

全元文

41

鳳凰出版社

封面題字 啓功

國家『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重點規劃項目  
國家教委人文科學研究『九五』規劃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十五』重點項目  
江蘇省『十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李修生 主編

# 全元文

鳳凰出版社

4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元文. 第 41 冊/李修生主編. —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0643—820—3

I. 全... II. 李... III. 古籍—中國—元代—全集  
IV. Z424. 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39652 號

- 書名** 全元文(四十一)  
**主編** 李修生  
**責任編輯** 卞岐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地址** 江蘇出版集團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郵編 210009  
**集團網址** 鳳凰出版傳媒網 <http://www.ppm.cn>  
**經銷** 江蘇省新華書店  
**照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印刷者** 如東縣印刷廠有限公司  
如東縣掘港鎮通海路 15 號 郵編 226400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7.375  
**印數** 1—2000 冊  
**字數** 372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7—80643—820—3/I·218  
**定價** 43.00 圓  
(鳳凰出版社圖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全元文》編纂工作委員會

顧 問（以姓氏筆劃爲序）

白壽彝 周 林 郭預衡 啓 功 劉迺和  
鍾敬文

主 編

李修生

副主編

龍德壽 曾貽芬 李夢生 吳小平 彭久安  
編 委（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明澤 卞 岐 朱瑞平 李 軍 李 鳴  
李修生 李夢生 何本方 吳小平 邱居里

邱瑞中 卓連營 周少川 姜小青 查洪德  
徐 勇 曾貽芬 張文澍 郭立傑 彭久安  
鄧瑞全 樊善國 魏崇武 龍德壽 羅 超  
資料工作人員

李仲祥 楊玉芬

第四十一冊責任編委

李夢生 黃仁生(特邀)

目 錄

全元文卷一二八三

楊維禎 一

哀三良

懷延陵

弔伍君

弔望諸君

悲舒王

弔陳了翁

憂釋

乞巧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〇



全元文卷一二八四

楊維禎 二

禹穴	……	一二
鎬京	……	一三
黃金臺	……	一五
泰時	……	一六
麒麟閣	……	一八
鳳凰池	……	一九
曹娥碑	……	二〇
磨崖碑	……	二二

全元文卷一二八五

楊維禎 三

太公璜	……	二四
正考父鼎	……	二五

全元文卷一二八六

楊維禎 四

孔子履	二七
斬蛇劍	二八
承露椀	三〇
銅雀瓦	三一
八陣圖	三三
鐵箭	三四

狩麟	三六
神羊	三七
些馬	三九
罵蟲	四〇
拒鬯	四二
蒼草	四三
琴賦	四四

杖賦 ..... 四六

全元文卷一二八七

楊維禎 五

伏蛟臺賦 ..... 四八

蒿宮賦 ..... 五〇

金蓮炬賦 ..... 五三

八陣圖賦 ..... 五四

太液池賦 ..... 五六

方諸賦 ..... 五七

柱後惠文冠賦 ..... 五九

刺史屏賦 ..... 六〇

全元文卷一二八八

楊維禎 六

旅葵賦 ..... 六二

未央宮賦	六三
姑蘇臺賦	六六
又	六八
象載賦	六九
紫微垣賦	七〇
封禪賦	七二
均田圖賦	七四
玉筍班賦	七五

全元文卷一二八九

楊維禎 七

弘文館賦	七七
九府圖法賦	七八
玩鞭亭賦	八〇
千秋金鏡錄賦	八二
閔忠閣賦	八三

周公負成王圖賦	八六
鹵簿賦	八八
會通河賦	九一

全元文卷一二九〇

楊維禎 八

泰元神策賦	九四
首陽山賦	九六
五雲書屋賦	九八
角端賦	一〇一
翠雪軒賦	一〇三
進善旌賦	一〇四
景鍾賦	一〇六
會稽山賦	一〇七

全元文卷一二九一

楊維禎 九

渾天儀賦 ..... 一〇九

殷輅賦 ..... 一一一

記里車賦 ..... 一一二

器車賦 ..... 一一四

三神山賦 ..... 一一五

舜琴賦 ..... 一一七

白虎觀賦 ..... 一一八

天衢賦 ..... 一二〇

全元文卷一二九二

楊維禎 一〇

龍首渠賦 ..... 一二二

天籟賦 ..... 一二四

簡儀賦	一二五
浮磬賦	一二七
石經賦	一二八
柏梁臺賦	一三〇
海鹽賦	一三二
金人賦	一三三
飛車賦	一三五

全元文卷一二九三

楊維禎 一一

蓮花漏賦	一三七
記里鼓車賦	一三九
土圭賦	一四〇
忠烏賦	一四二
孫贖祭龐涓文	一四三
弔賈太傅文	一四四

全元文卷一二九四

顏太師些	一四五
哀和陵辭	一四六
桂軒辭	一四七

楊維禎 一二

鄒氏遺訓序	一四八
李參政倡和詩序	一四九
漁樵譜序	一四九
牡丹瑞花詩卷序	一五〇
丞相梅詩序	一五一
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	一五二
姑蘇知府何侯詩卷序	一五三
送祝正夫赴召如京序	一五四
送陳錢趙三賢良赴京序	一五五
送松江師黃公入吳序	一五六



送三士會試京師序	一五七
刑統賦釋義序	一五七
監憲決獄詩序	一五九

### 全元文卷一二九五

楊維禎 一三

送帖山提舉序	一六〇
送關寶臨安縣長序	一六一
送龍孔陽序	一六二
送慶童公翰林承旨序	一六三
送高都事序	一六四
送魏生德剛序	一六五
送司農丞杭公還京詩序	一六六
又代馮縣尹送序	一六七
送淞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一六八
送檢校王君蓋昌還京序	一六九

送馮侯之新昌州尹序二首	一七〇
送楊明歸越覲親序	一七二
送斷事官李侯序	一七三

## 全元文卷一二九六

### 楊維禎 一四

曹氏世譜後序	一七四
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	一七五
送山西省參知政事陳公序	一七六
送都督府指揮龔使君序	一七八
兩浙運判王侯分漕序	一七九
送華亭縣丞盛侯秩滿序	一八〇
送團結官劉理問序	一八一
余公參政序	一八二
送提控案牘李君秩滿序	一八三
送張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一八四

送張憲之汴梁序	一八五
送倪進士中會試京師序	一八六
送華亭主簿張侯明善序	一八七
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一八八
送陳汝嘉漕掾秩滿序	一八九
送陳仲剛龍頭司丞序	一九〇

全元文卷二二九七

楊維禎 一五

送張從德之湘鄉州判序	一九二
送錢伯舉衢州錄判序	一九三
送王茂實慈利州同知序	一九四
送蘆瀝巡檢范生序	一九五
送郭公知事還湖州序	一九六
李經歷治績序	一九七
送海鹽知州賈公秩滿序	一九八

送監郡觀間公秩滿序	一九九
送旌德縣監亦憐真公秩滿序	二〇〇
王學錄秩滿序	二〇一
送徐州路總官雷侯序	二〇二
送平江路推官馮君序	二〇三
送理問所知事馬公序	二〇四
送馬彥遠旌德教諭序	二〇五
送孔漢臣之邵武經歷序	二〇六
送江浙都府吏倪光大如京師序	二〇七

## 全元文卷一二九八

楊維禎 一六

送劉主事如京師序	二〇九
送省理問所提控范致道序	二一〇
送杭州路推官陳侯執中序	二一一
送李景昭掾史考滿詩序	二一二

送沙可學序	二二三
送嘉興學吏徐德明考滿序	二一四
送理問所掾史王安正考滿序	二一六
送浙江西憲書吏李公錫序	二一七
送李仲常之江陰知事序	二一八
送彭彥溫直學滿代序	二一九
補過齋叙	二二〇
鄉闈紀錄序	二二一
送甘肅省參政王公序	二二一

全元文卷一二九九

楊維禎 一七

鹿皮子文集序	二二三
留養愚文集序	二二四
聚桂文會序	二二六
曹士弘文集後序	二二七

王希賜文集序	·····	一一八
再序	·····	一一九
楊文舉文集序	·····	一二〇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	一二一
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	一二二
春秋百問序	·····	一二三
春秋定是錄序	·····	一二四
褚氏家譜序	·····	一二五
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	一二六

全元文卷一三〇〇

楊維禎 一八

吳復詩錄序	·····	一三八
趙氏詩錄序	·····	一三九
李仲虞詩序	·····	一四〇
張北山和陶集序	·····	一四一

郟韶詩序	二四二
兩浙作者序	二四三
衛子剛詩錄序	二四四
玉山草堂雅集序	二四五
郭義仲詩集序	二四六
雲間紀遊詩序	二四七
金信詩集序	二四八
蕉函律選序	二五〇
梧溪詩集序	二五一
齊藁序	二五二
孫氏瑞蓮詩卷序	二五三
詩史宗要序	二五四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二五五
富春八景詩序	二五六

全元文卷一三〇一

楊維禎 一九

送鄒生奕會試京師序	二五八
送強彥栗遊京師序	二五九
謝生君舉北上序	二六〇
送吳子照遊閩序	二六一
張先生南歸序	二六二
送韓奕遊吳興序	二六三
送齊易岩序	二六四
送何生序	二六五
送李志學還吳序	二六六
送劉生人閩序	二六七
送王公人吳序	二六八
吳氏歸本序	二六九
送于師尹遊京師序	二七〇



送沈均父序 ..... 二七一

全元文卷一三〇二

楊維禎 二〇

送周處士還山序 ..... 二七二

送鄭處士序 ..... 二七三

送王熙易客南湖序 ..... 二七四

太史印譜序 ..... 二七五

西山序 ..... 二七六

送如一翁歸曲江草堂序 ..... 二七七

風月福人序 ..... 二七八

送朱生芾蒲溪授徒序 ..... 二七九

送韓諤還會稽序 ..... 二八〇

贈櫛工王輔序 ..... 二八一

陶氏菊逸序 ..... 二八二

淮海處士壽豕募資序 ..... 二八三

葉山人省親序	二八三
送琴生李希敏序	二八五
送墨生沈裕序	二八六
贈筆史陸穎貴序	二八七

全元文卷一三〇三

楊維禎 二一

高僧詩集序	二八八
冷齋詩集序	二八九
雪廬集序	二九〇
竺隱集序	二九一
一漚集序	二九二
三境圖論序	二九三
瑞竹圖卷序	二九四
毛隱上人序	二九五
送用上人西遊序	二九六

送照上人東歸序	二九七
送象元淑公住持南湖序	二九八
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	二九九
送奎法師住持集慶寺詩序	三〇〇
送儀沙彌還山序	三〇一
琦上人孝養序	三〇二
抹撚氏注道德經序	三〇三
送鄧煉師祈雨序	三〇四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存目)	三〇五

全元文卷一三〇四

楊維禎 二二

贈杜彥清序	三〇六
周月湖今樂府序	三〇七
李庸宮詞序	三〇七
沈氏今樂府序	三〇八

沈生樂府序	三〇九
瀟湘集序	三一〇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三一〇
杏林序	三一〇
贈醫士莫仲仁序	三一〇
無聲詩意序	三一〇
圖繪寶鑑序	三一〇
送寫神葉清友序	三一〇
送周仙客談祿命序	三一〇
送楊懋昭占數序	三一〇
送何心傳序	三一〇
贈相士孫德昭序	三一〇
送陳生彥高序	三一〇
朱明優戲序	三一〇
優戲錄序	三一〇

全元文卷一三〇五

楊維禎 二三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三二五
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記	三二七
杭州路重建北門迎恩館記	三二九
湘西憲府經歷司題名記	三三〇
海漕府經歷司記	三三一
海鹽州重修學宮記	三三二
長興州重修學宮記	三三四
長洲縣重修學宮記	三三六
紹興新城記	三三八
重修西湖書院記	三四〇
華亭胥浦義冢記	三四一
陸州李侯祠堂記	三四二
二陸祠堂記	三四四

魚浦新橋記 ..... 三四五

### 全元文卷一三〇六

楊維禎 二四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 ..... 三四七

吏部侍郎貢公平羅記 ..... 三四九

樊公廟食記 ..... 三五一

聽雪舟記 ..... 三五三

大樹軒記 ..... 三五四

知止堂記一 ..... 三五五

知止堂記二 ..... 三五六

守約齋記 ..... 三五七

一笑軒記 ..... 三五八

三友堂記 ..... 三五八

雪坡記 ..... 三五九

凝香閣記 ..... 三六〇

壽齋記	三六一
衍澤堂記	三六二
正心齋記	三六三
歸來堂記	三六四

全元文卷一三〇七

楊維禎 二五

內觀齋記	三六六
中定齋記	三六七
約禮齋記	三六八
學詩齋記	三六九
鈍齋記	三七〇
則齋記	三七一
月山記	三七二
小瀛洲記	三七三
愛日軒記	三七四

修齊堂記	三七五
南樓記	三七六
生春堂記	三七八
尚志齋記	三七九
藍田山三一精舍記	三八〇
松月軒記	三八一
竹月軒記	三八二

全元文卷一三〇八

楊維禎 二六

借巢記	三八四
營丘山房記	三八五
南漪堂記	三八六
純白窩記	三八七
鄉林記	三八八
固齋記	三八九



榆溪草堂記	三九〇
槐陰亭記	三九一
春草軒記	三九一
悅親堂記	三九三
好古齋記	三九四
尚樸齋記	三九五
虛舟記	三九六
五雲窩記	三九七
文竹軒記	三九八
五檜堂記	三九九

全元文卷一三〇九

楊維禎 二七

養浩齋記	四〇一
書聲齋記	四〇二
著存精舍記	四〇三

全元文卷一三二〇

西雲樓記	四〇四
野亭記	四〇五
野政堂記	四〇六
尚志齋記	四〇七
朱氏德厚庵記	四〇八
碧雲軒記	四〇九
松月寮記	四一一
有竹人家記	四一二
春遠軒記	四一三
春水船記	四一四
松月軒記	四一五
水竹亭記	四一七
楊維禎	二八
小桃源記	四一九

松室記	四二〇
夏氏清潤堂記	四二一
賓月軒記	四二三
碧梧翠竹堂記	四二四
槐圃記	四二六
光霽堂記	四二七
雙清軒記	四二八
邵氏有竹居記	四二九
聚桂軒記	四三一
桐香室記	四三二
明誠齋記	四三四
溪居琴樂軒記	四三五
桂隱記	四三六
水南軒記	四三八
耕閒堂記	四三九
舊時月色軒記	四四〇

全元文卷一三一一

楊維禎 二九

東阿所記	四四一
中山堂記	四四三
遂初堂記	四四四
晚軒記	四四五
顧氏永思冢舍記	四四六
思亭記	四四七

竹林七賢畫記	四四九
聽雪齋記	四五〇
蔣氏凝碧軒記	四五一
石林茅屋記	四五二
蒼筠亭記	四五四
李氏全歸庵記	四五五
張氏瑞蘭記	四五七

怡雲山房記	四五八
村樂堂記	四五九
善慶堂記	四六〇
嘉樹堂記	四六一
小桃源記	四六二
玉山佳處記	四六三
書畫舫記	四六五
信齋記	四六六

全元文卷一三一二

楊維禎 三〇

呂氏真賞樓記	四六八
移春亭記	四六九
竹近記	四七〇
來德堂記	四七一
清如許記	四七二

熙春堂記	·····	四七三
存拙齋記	·····	四七四
青雲高處記	·····	四七五
素行齋記	·····	四七七
筆耕所記	·····	四七八
改過齋記	·····	四七九
敬聚齋記	·····	四八〇
安雅堂記	·····	四八一
邵氏享德堂記	·····	四八二
不礙雲山樓記	·····	四八四

全元文卷一三三

楊維禎 三一

建德路重修兜率寺記	·····	四八六
郡安寺重建佛殿記	·····	四八八
鷄足山安定蘭若記	·····	四八九

隆福寺重修寶塔并復田記	四九一
惠安禪寺重興記	四九三
方丈室記	四九四
清溪亭記	四九五
竹雪齋記	四九六
望雲軒記	四九七
半雲軒記	四九八
海屋記	四九九
小蓬萊記	五〇〇
鳴鶴軒記	五〇二
玄霜臺記	五〇三

全元文卷一三一四

楊維禎 三二

天風海濤樓記	五〇五
錫老堂記	五〇六

江聲月色樓記	.....	五〇八
舒嘯臺記	.....	五〇九
讀書堆記	.....	五一〇
夢蝶軒記	.....	五一一
真仁堂記	.....	五一二
海峰亭記	.....	五一三
靜學齋記	.....	五一四
游庵記	.....	五一五
五湖宅記	.....	五一六
書烏馬沙侯德政記後	.....	五一七
書錢氏世科記後	.....	五一八
書負蝨傳後	.....	五一九



# 全元文卷一二八三

## 楊維禎 一

楊維禎（一二九六——一三七〇），後也署名維禎，字廉夫，初號梅花道人，又號鐵崖、鐵雅、鐵史、鐵笛道人、鐵心道人、鐵龍道人、鐵冠道人、抱遺道人、東維子等。諸暨（今浙江諸暨）人。泰定四年（一三二七）進士，授天台縣尹，任職三年後因故免官。回家隱居近四年，改紹興路錢清場鹽司令，「領職五年，以父憂去」（《上巖巖平章書》）。隨後母亦去世，居鄉丁外內艱。至正元年（一三四一）服闕，携妻子徙錢唐，欲補官，不果。於是浪迹於錢唐、吳興、姑蘇、崑山、松江之間達十年，以授學賣文爲生。至正十年十二月以同年友薦舉而補杭州四務提舉，爲「典市之官」。十六年七月淮吳兵陷杭城，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專治刑獄。十八年三月，朱元璋右翼統軍元帥胡大海攻克建德，元將移刺九九兵敗，廉夫避地富春山中。是年冬，除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但因兵亂未上，而於十九年春回杭州。是年十月，以張士誠屬官松江同知顧逖招，不往，携家徙淞，授學爲生，直至終老。明洪武三年（一三七〇）正月，應詔至京師修禮樂書，「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五月謝世，年七十五。《明史》卷二八五、《新元史》卷二三八皆有傳（宋濂撰《元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志銘》、貝瓊《鐵崖先生傳》）。宋濂稱其爲「文章鉅公」；「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一生著述宏富，今存者尚有《鐵崖先生古樂府》十卷、《鐵雅先生復古詩集》

六卷、《鐵崖古樂府補》六卷、《楊鐵崖詠史古樂府》（有明成化刻本一卷和清乾隆刻本四卷二種）、《鐵崖先生詩集》十集、《楊鐵崖先生文集》十一卷、《麗則遺音》四卷、《鐵崖賦稿》二卷、《東維子文集》三十卷、《鐵崖文集》五卷、《楊鐵崖先生文集》五卷、《楊鐵崖先生文集全錄》四卷、《鐵崖漫稿》五卷、《鐵崖先生集》四卷、《史義拾遺》二卷等若干種。但由於其作品以往從未編刊全集，以致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較為紛繁複雜的版本狀況，不僅同一文集系統的幾種刻本或抄本間存在差異，而且不同文集之間也互有重復。故本書所收楊維禎文，基本上按原集（包括刻本、抄本）分卷次序在去其重復的前提下作整體逐錄：凡出《麗則遺音》者，以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麗則遺音》四卷為底本，校以元刻本《新刊麗則遺音古賦程式》（簡稱元刻本，藏於國家圖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麗則遺音》（簡稱文淵閣四庫本）；凡出《鐵崖賦稿》二卷者，以清仁和勞氏據何元錫編定本影抄的《鐵崖賦稿》二卷（藏於上海圖書館）為底本，校以清無名氏抄《楊鐵崖先生文集》一卷本（簡稱清抄一卷本，藏於國家圖書館）；凡出《東維子文集》者，以明正德、嘉靖間刻本《東維子文集》三十卷（簡稱明正嘉刻本，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為底本，校以四部叢刊影印鳴野山房鈔本《東維子文集》（簡稱四部叢刊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東維子集》（簡稱文淵閣四庫本）以及明弘治刻本《鐵崖文集》五卷（簡稱明弘治刻本）、明末諸暨陳於京漱雲樓刻本《楊鐵崖文集》五卷（簡稱明末陳於京刻本）、清抄本《楊鐵崖先生文集全錄》四卷（簡稱清抄全錄本）；凡出《鐵崖文集》者，以明弘治馮允中刻本《鐵崖文集》五卷為底本（簡稱明弘治刻本），校以明末諸暨陳於京漱雲樓刻本《楊鐵崖文集》五卷（簡稱明末陳於京刻本）、清抄本《楊鐵崖先生文集全錄》四卷（簡稱清抄全錄本）；凡出《楊鐵崖先生文集全錄》者，以清抄本《楊鐵崖先生文集全錄》四卷（藏於國家圖書館）為底本，校以清張月霄愛日精廬抄本《鐵崖漫稿》五卷（簡稱清抄漫稿本，藏於南京圖書館）；凡

出《鐵崖漫稿》五卷者，以清張月霄愛日精廬抄本《鐵崖漫稿》爲底本，校以清新舊抄配本《鐵崖漫稿》五卷及明抄本《鐵崖先生集》（簡稱明抄四卷本）；凡出《史義拾遺》者，以明嘉靖十九年任轍刻本《史義拾遺》二卷爲底本，校以明末諸暨陳於京漱雲樓刻本《史義拾遺》二卷、崇禎五年可竹居刻本《史義拾遺》二卷。另從賦集之外的文集中輯得辭賦九篇，編爲一卷，補入賦集之後；又輯得單篇散文八十餘篇，編爲四卷，補入文集之後。

### 哀三良

訪西戎之霸國兮，歷岐豐之故疆。過橐泉之古墓兮，敬有弔乎三良。曰子車氏之伯叔兮，實百夫之稱特。既委質以事君兮，雖殺身其不惜。然君子有不死兮，死不以其私。貴以義而制命兮，矧命亂而不治。感一語以自信兮，誓九土以同歸。哀三仲之稱良兮，異乎顛之從違。何嗣子之弗君兮，又驅良而無遺。百七十人之同死兮，不啻備而腐之。雖戎索之陋風兮，亦秦人之家法。傷王靈之不振兮，肆諸侯之專殺。後驪山之從事兮，海鳧鳥以深藏。詔後宮以從死兮，知秦德之不長。嗚呼戲哉〔一〕，古無殉死兮秦實不仁，良不可贖兮徒百其身。黃鳥兮嚶嚶，哀良之死兮不如無生。臨深穴兮穴已平，霜露瘖兮天無情。些吾文而敬弔兮，激天籟而悲鳴。

〔一〕嗚呼戲哉：文淵閣四庫本同。戲，元刻本作「嘻」。

## 懷延陵

延州季札，吾聖人予其賢，又表其墓。太史遷發其仁心，慕義無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爲聖人貶札咎札，不爲季歷而效子臧，以致辭國生亂。吁，是說也，顛計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尚爲知《春秋》者哉。札自以諸樊爲義適，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州于皆庶也。壽夢欲越三長嫡而立一季庶，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況三伯仲俱無太伯、仲雍之奔。季子棄室而畊者，正也。及夷末卒而欲致位於札，札之見微，固已逆料光、僚之必悖於其後，故剛執始終之志。又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謂聖人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憑以爲善惡之斷，求經之陋者也。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尊於上也，謂名爲貶，得乎。余作《懷延陵辭》，因復置辨，使談經者，不失聖人之旨，則不枉乎季子之道者也。

昔三吳之開國兮，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兮，聿荆夷而不從。嗟後之人弗率兮，將自同於啓戎。去諸姬以日遠兮，十有四葉而稱王。叶雄。夫何乘之逆德兮，又鍾之以順嗣。既博物又閱覽兮，仍約中而通理。識周之所以東兮，基之所以南。聖之所以憾兮，德之所以慙。類北學於周公、孔子兮〔一〕，羌不讓夫東鄰。過齊晉之大邦兮，警貪功與好直。魯宗卿之岌岌兮，憂好善而不擇。辨鐘聲於戚邸兮，危夫人之燕巢。受衣紵於僑之贈兮，蓋驩然若神交。故受授於非其所受兮，律千鈞

於一髮。苟奸國於不義兮，寧子臧之附節。巢既隕乎諸樊兮，闔薦戕乎戴吳<sup>〔一〕</sup>。天將啓乎季子兮，抑剪喪其夷孤。悲上國之使歸兮，賴先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兮，進縛諸而退以待也。鴟夷載於江中兮，遊鹿上乎荒宮。問七王以何在兮，歌至德之遺風。遵閭門以彳亍兮<sup>〔二〕</sup>，感特書之題竈也。矢吾辭以白心兮，比徐君之縣劍也。

〔一〕類北學於周公孔子兮：北，底本作「北」，據元刻本改。〔二〕闔薦戕乎戴吳：戕，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三〕遵閭門以彳亍兮：閭，文淵閣四庫本作「閭」。

## 弔伍君

吾讀伍員事，未嘗不悲。員處父兄之不幸，而訖至倒行逆施，蓋大不獲己者。而世多之，以爲名，不可也。當員急于反讎，遂不顧急售吳光，而進縛諸。殺人之父，以報己之父，彼州于之子，則將何所報哉？此員失也。而況父兄痛仇費無極也，無能有兵於費，而鞭墓以仇君，益失也。然員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讎，而又爲夫差復父之讎，之死不畔，以畢志於其所事，則忠爲有餘矣。惜其君不終用，逆料後日沼吳之禍，徒以表其言之明。故予作哀員辭，雖過其孝而多其忠云。

竊獨悲夫讒人之喪邦兮，甚楚子之熊居。平王。朝吳已去兮，繼出蔡朱。何嗣子師之不幸兮，

與讒而爲伍。君一過已多兮，奪婦。遂及城父。殺建。嗟奢二子兮，一死一生。死不可以莫之就兮，生不可以莫之行。脫身東走兮，乃至吳鄙。吳新有君兮，光。楚日以駭。叶喜。不三年其克報兮，繼人郢於州來。胡罪人之斯失兮，而不燿夫厲階。誓包胥以必復兮，鞭王靈以爲乖。犯讎天之弗遑兮，曾不異夫鬪懷。懷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必犯是，余殺汝。」當罇諸之進士兮，始已失其策也。知反讎之急兮，行之倒而施之逆也。吾猶尚論其孤忠兮，保先君之嗣也。栖越子於會稽兮，灑靈姑之耻也。越靈姑浮戈擊闔廬，闔廬卒於郢。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何甘饋之豢吾兮，忘腹心之巨毒也。黃池業乎成霸兮，忽姑蔑之在目也。劉七士以何益兮〔一〕，知員員一作人。亡而國隨。迫甬東之乞死兮，始地下之慙知。已矣乎，國以人而張兮，亦以人而亡。始讒費之禍國兮，終嬖詬之亂邦。荃不察夫忠貞兮，矧外迷而內荒。訪胥山之遺廟兮，聲烈烈以稱王。怒濤忽其殷足兮，些靈馬於橫江。

〔一〕劉七士以何益兮：兮，文淵閣四庫本作「乎」。

## 弔望諸君

吾觀戰國之相雄兮，曷有庶幾乎王者之師。惟夫子之出其時兮，而不軌於衆馳。當其合秦趙於

濟西兮，拓汶篁以薊植。下連城之破竹兮，曾何有乎莒墨。在兵法有脫兔兮，胡三年之及拒。豈其力之不能兮，抑要功於弗舉。昔穆子之在鼓兮，城可獲而弗爲。必食竭而力盡兮，然後取焉鞮以歸。觀夫子之持重兮，方戒令於鈔掠。曰封墓以表閭兮，有孟津之遺略。新王不以閭人兮，豈成名於小慧。託微罪以去國兮，遂乖身於上計。後吾不可以逆慮兮，紛成敗而智愚。去千秋而尚友兮，曰有人乎草廬。誓之死以鞠躬兮，傷日中而濛汜。援夫人以徵昔兮，增長悲於不已。

### 悲舒王

偉夫子之得君兮，若阿衡之於成湯。衆方疾步而競趨兮，意遲遲而不行。幡然一起兮，景星鳳皇。材博而利兮，論高而強。志堅而不拔兮，行不撓而愈剛。赤舄几几兮，尊之以師臣。四海呼舞兮，南方聖人。俾三代以同風兮，匪堯舜則不以陳。洗經學之污陋兮，與讀法而咸新。經固有其造兮，政豈祈於厲民。舉周官之勦說兮，胡獨忌夫《春秋》。宜天有變而弗畏兮，人有讒而易售。平。聽鳴鶡以爲鳳兮〔一〕，唾窮麟以爲跛牂。松柏老而剪棄兮，喜植榆之驟長。激長河使崑崙兮，豈滔天之能當。瑟一解而絃絕兮，抱徵角以自傷。何夫子得君之專兮，烈又如是其卑也。曰事必待於自明兮，豈明良之相知也。至要君之蹇淺兮，乃以廉耻而自京。帝托勃其有人兮，知夫子反身之未誠。覽嘉祐之闕辨兮，乃成之以知言。吾令鵜鳩以些魂兮，薦吾悲於九泉。

〔一〕聽鳴鶡以爲鳳兮：元刻本同。鶡，文淵閣四庫本作「鶡」。

### 弔陳了翁

彼紹聖其何時兮，惟黨人之蔽滋。邪與正不兩立兮，君子常屈乎其時。執往論而爲國是兮，熙豐荆黨。彼以不孝之僞名〔一〕。元祐溫黨。惇身服乎狙險兮〔二〕，申二蔡以爲朋。何夫子之弗黨兮，曰在彼爲舉知。固知蹇蹇之爲予患兮，甘茹毒其如飴。嗟夫子之寡師兮，將以殲其渠魁。仗尊堯以爲義兮，玷余身於舐摧。尊堯集以下爲罪魁。觀泰陵徽宗。之英識兮，亦聽聰之易寤也。何操舟之倒榜兮，謂長梁其不可渡也。遭余道夫九江兮，且又濟夫南康。顧窮飛其曷逝兮，紛網羅之高張。嗟公道之不立兮，今之人又數化。指蔡薺輩。初既要予以陸狄一作狄。兮，又何倒戈以前御。誓嫉邪以死直兮，雖顛越其非所辱〔三〕。審取舍以乾乾兮，生有重夫所欲。南北裂其有萌兮，知夫人之禍世。三十年之來徵兮，卒符言於前筮。吾嘗愛元城劉器之。之爲剛兮，夫子又李杜之齊名。慕危節以感激兮，此千秋其若生。

〔一〕彼以不孝之僞名：彼，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作「彼」。

〔二〕惇身服乎狙險兮：狙，元刻本作

「狙」。〔三〕雖顛越其非所辱：顛，原作「顛」，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憂釋

天之何爲使聰明而無信兮，明畏之無神。賢不必福兮，壽不必仁。不義而富兮，好禮而貧。蹠以考終兮，聖泣袂於踣麟。治綫身於非罪兮，再疾於哲人。曾日食以萬資兮，汲九鑿於旬之期。郎三葉而不邁兮，七世或襲其遺。飽侏儒欲死兮，長九尺者飢。司造虧羨兮，偏既反而曰迪。逆其猶景響兮，吾壹不知惠從之所歸。匪仁吾弗依兮，匪誼吾弗據。培德植之翹翹兮，顧俟時乎吾將茹。夫何好修者見殃兮，曰告予以不淑。飢饉降喪兮，艱我水菽。三釜需養兮，風拔庭木。言陟於圯兮，背樹隨覆。填孰哀其岸獄兮，變孰恤其困飢。惡青蠅之伺物兮，肆射工而含機。紛碩鼠之貪婪兮，亦既樂萋楚之無知。曾歛歔而佗僚兮，適窮困吾此時也。鮮民之不如無生兮，何久處乎此罹也。吾令箕伯叱風兮，溢乎余將逝也。指閭闔以開關兮，跪敷衽於帝也。愍夜田以貸恩兮，貨車子以可假。感寄輦以泄私兮，亦逃資於晝火。昇懷鳩以薦休兮，賂銅鈎又爲禍。漫鑄山以饜餓兮，抑富私而不果。彼蒼茫以無端兮，固遭遇之無恒。既克定其誰憎兮，諒靡人而弗勝。逢逆境以順受兮，乃先民之所程。褊不怨夫漂瓦兮，匯耳外之蜚聲。吾何爲不豫兮，其無以心而累形。曰相訓而助信兮，吾將俟久於天人之監明。諍曰：棘人變變條其歎兮，不自先後彙百蓼兮。輪根屈盤別利器兮，事會膠轕見貞士兮。休迫應物好惡眊兮，窟若囚拘豈識道兮。夷險遷乘鱣變化兮，泰宇泊然吾何疑於裂荊兮。

## 乞巧

效柳儀曹

楊子振衣內涵，蹠足外庭，龍火迫汜，織阿弦晶。天高無雲，仰見明星。倬彼雲漢，複道其昂。兩宿東西，脉脉相望。已而童子有請於前者曰：「今夕七七，天女紅織。帝命嬪於河西，而河鼓是匹〔一〕。神官役烏，填者箠翼。兩旗既褰，七襄攸昵。是以人間之世，穹樓開張，雜組經緯，瓜果招靈，蛛絲格瑞，可壽可嗣，可富可貴。心開目明，手便足利。凡有所求，靡不如意。先生以拙累官，曷不隨而祠之乎？」楊子聞言，將信將疑。爰命童子，舉峻几，薦潔卮，列爪牙，插竹綏，仰叩靈匹，俯瀝凡辭，再拜稽首稱臣而晉告於天之孫曰：「切念微臣某寔病至拙，靈匕莫鍼，神機莫抉。冥心頑尸，倥儻僂屺。謇言贅行，彎卷鶻隄。他人有心，百慧橫生。舉一反三，推縱達衡。算無遺策，籌無不成。臣獨不然，關聰塞明。利在而趨，害萌而背。首鼠兩端，觀望進退。動輒得宜，步無狼狽。臣獨不然，手矚足礙。周容以爲度，詭隨以爲遷。鳶肩以立，羔膝以前。低頭出跨〔二〕，矯笑承拳。破怒而嬉，枘鑿相便。臣羞見之，執方愈堅。柔和熟軟，滑稽宛轉。突梯炙膏，截截善論。移易是非，售佞若蹇。簧口電舌，聽者舞抃。臣欲效之，喉若有鍵。人之巧宦，鑽隙尋岐。頻要銀艾，時更色衣。意匠所發，隨觸其機。右官左調，我獨差池。特行兮遭媚，皎志兮逢疑。法吏棄事，以賅是非。翻手升降，我執弗依。甘即曲罰，以爲世嗤。彼寔盜蹠，迺名之爲隨夷。凡此拙疾，更僕不了〔三〕。竊聞

天孫司天之巧，幸逢歡旦，仰瞻姣姣，乞與餘恩，實臣蒙之再造也。」辭訖，收聲屏息，俯伏以聽命。寥廓中若有所令曰：「勗哉某，我巧不可加於汝，亦猶汝拙不可加諸人也。相汝下民，淫巧滋新。至德有世，填填瞋瞋。道術相忘，野鹿標薪。煩告瀆訓，巧於說言，非以泄民之天者耶。刑羅憲網，巧於法術，非以賊民之質者耶。雕龍騁馬，巧於譚辯，非以離民之款者耶。搃仁提義，巧於文章，非眩民以多方者耶。醜讒魁貪，巧於機械，非淪胥民以敗者耶。是以知詐漸毒，民極佻巧。盱盱以爲誕，瑣瑣以爲狡。相壽相張，相啟相矯，世巧靡究，帝心是慄，我之所有，豈自秘寶<sup>〔四〕</sup>。獲罪於帝，無所事禱。勗哉，其保爾之拙，庶近大道。」楊子聞靈音，慄而懼，少焉怡而悟，於是再拜稽首：祇承靈命。退而引酒以自歌。歌曰：彼木者樗，不才而自如兮。彼獸者狙，恃巧而卒自屠兮。巧者自巧，吾不知其巧，愚者自愚，吾不知其愚兮。游無爲兮爲途，休無用兮爲居。吾不知抱朴翁之徒，還真子之徒兮。

（以上明末汲古閣刻本《麗則遺音》卷一）

〔一〕而河鼓是匹：河，原作「何」，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低頭出跨：頭，原作「頸」，據文淵閣四庫本

改。〔三〕更僕不了：僕，原作「僕」，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豈自秘寶：寶，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

本作「寶」。

# 全元文卷一二八四

楊 維 禎 二

禹穴

會稽山爲南鎮，見周《職方》。至於今，祀典不廢。人以不見《禹貢》爲疑。《禹貢》書治水起止，自揚州止於震澤，故會稽與淞河皆不登載。禹穴在會稽山，見《皇覽》，又見太史書。人以葬衣冠爲疑，考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則禹穴在會稽無疑也。《真誥》以禹醉鍾山而仙去，此異說之謬也。又以穴藏禹治水秘策者，尤謬。故辨其說，以爲賦。

追太史之東遊兮，躡夏后之巡踪。過會稽之鉅鎮兮，登宛委之神峰。曰群聖之所栖兮，闢陽明之洞府。問東巡之故陵兮，固已失其定所。繞古屋之雲氣兮，瞻袞冕之穹窿。雷霆掣夫鐵鎖兮，梅之梁兮已籠。愀空山其無人兮，挂長松之落日。枕荒草之阡眠兮，栖專車之朽骨。忽白日其有爛兮，射五色之神晶。闕神迹於一竇兮，眩太陰之窈冥。世以爲衣冠之壙兮，神書之寶也。圭璧出

乎畊土兮，彼巨石者不可扣也<sup>〔一〕</sup>。曰玉匱之發書兮，遽困淪而天飛。賴餘策以汨鴻兮，復韞櫝以闕之。夫以四載之跋履兮，亦云行其無事。錫玄圭以告成兮，始龜文之來瑞。何誕者之夸毗兮，異九疇而不經。使穴書之不泄兮，夫豈汨陳其五行。觀連天之巨石兮，妙斧鑿之無痕。南笥削乎其玉立兮，東娥接其雷奔。塗峰歸其西北兮，執玉帛者萬億。夫既游而遂息兮，吾又何疑乎窳窳。綿祀典之常尊兮，石豈泐乎一拳。妄鍾山之金酒兮，又何附會於妖仙。噫嘻，南望蒼梧兮，東上會稽。九疑瀕洞兮，窆石悽迷。秦之望兮低徊，悲沙丘兮不西。客有釃酒荒宮而和之以歌曰：「稽之鎮兮南之邦，紛萬國兮來梯航。若有人兮束一方，酌予菲兮薦予芳。舞大夏兮象德，泳東海兮西江。」

〔一〕愀空山其無人兮：愀，原作「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彼巨石者不可扣也：巨，原作「臣」，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鎬京

有西都賓問於北都主人曰：「昔宗周之經邑也，眷我西土，實惟作京。烝哉武王，適觀厥成。主人亦嘗聞其說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土懷之素，發古思之幽。博我以王道，弘我以宗周。」賓曰：「唯唯。夫姬德之興也，始於后稷，封自邠土，長於公劉，克篤前祜。去邠即豳，躬服勞苦。太王

肇迹，艱難岐下。國人懷歸，從之如雨。文王述業，有此武功。既伐於崇，遂邑於豐。武集大統，奄有四方。遷都卜宅，於昔有光。肇造區夏，世有哲王。受此丕基，王配於京。叶居良。大哉，王之受命而都之也。俯協白鱗之符，仰寤赤烏之禎。承以天命之眷，正以寶龜之靈。越豐水之東，而宅是鎬京。實以繼十六王而始居，開八百年之太平。考其地勢，爲古雍州，爲今京兆。函崱二華之踞其左，褒斜隴坻之界其右，終南太一之表其前，洪河涇渭之帶其後。天邑亢爽，惟神皋之所託；上腴廣衍，乃奧區之所受。於是辨方位，建國鄙，經歷九軌，城隅九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翼翼巍巍，四方所視。若其五十封族，八百分邦。壯我屏翰，守我井疆。維城磐石，根深本強。使天下輪運而輻輳，宜其綿世陔於久長。想夫踳踳之僚，鴛趨篋羽。肅肅之後，駿奔踵武。執珪執纁，貢球貢紵。九夷之長，八蠻之主，賁贄聯絡，膜拜偃僂。楛矢來於肅慎，獒獸獻於西旅。紛重舌而九譯，僉來王而順序。于時開明堂，臨辟雍，旒冕密勿，衣冠會同。盛禮興樂，於論鼓鐘。庭實千品，旨酒萬鍾。舞掉八佾，歌洋九功。漏澤霑甘雨，仁聲逐祥風。此鎬京之盛概，而非曩日岐豐之可以比隆矣。迨夫成王五遷，卜維洛食。土中是據，土圭攸測。風雨交會，貢賦均適。協周召之經營，朝萬方之玉帛。遷殷頑兮是處，務密邇乎王室。何艷鄙之復還，固未忘於故邑。慨歷世之十二，念萬物之失生。觀《魚藻》之興刺，將不樂乎鎬京。日嬖色以自縱，乃遂焉而逢殃。叶英。吾已知宗周之不競，而轍一東于王城矣。賓之言未已，而主人喟然歎息曰：「客誠好古之流歟，惜乎信耳而遺目也。子能知古昔之西京，而未知今日之北京也。皇矣上帝，求民之莫。叶陌。大哉至哉，乾坤元德，作我父母。天

開地闢，乃眷北顧。此維與宅，蓋自帝堯啓都，召公拓迹，慕容不能稱此土，完顏不能據茲域。惟聖人之應符，環衆星而拱極。累疊聖之洪基，貽萬葉之燕翼。若其前溥沱，後居庸。雪山峙其西，太行屹其東。拊上谷爲脊膂，控中夏爲腹胸。曾不恃乎巖險與襟帶，未足擬諸其形容。蓋其光宅四表，仁深草木。曆開八百，狹周基之興龍；形得百二，悼秦關之失鹿。八方士女，同后妃節儉之風；萬里衣裳，比公子信厚之族。故城郭之大，在無外之寰寓；宮室之美，在可封之比屋。使漢京之賦，賦之而未盡；雖周鎬之歌，歌之而不足。賓幸生乎元世，夫何信耳而遺目。「賓乃快墨不言，慄然下意，逡巡辟席，謝罪而退。」

## 黃金臺

懷美人兮天一，方曰燕然兮故邦。耿寒照兮析木，黯雲蕪兮武陽。瞻崇臺之千尺兮，敬弔昭王。南山松柏兮，度材孔良。載掾載椽兮，厥土燥剛。上干瀕洞兮，下鎮鴻龐。出沒塵霧兮，蔽虧景光。增黃金之改觀兮，聳具瞻乎四旁。吾不知壯麗之所出兮，曰聘士之遑遑。嗟甘棠之子孫兮，胡崎嶇於蠻貊。鍾噲之遺禍兮，受強齊之控扼。嗜若虓虎兮，威若雷霆。蹇吾冲之嗣祚兮，哀力單而勢輕。弔遺黎之疾苦兮，銜前人之憤烈。思英雄以共奮兮，庶國耻其可雪。千金一擲兮，聘席之珍。尺璧非寶兮，寶於仁人。市遺骨以招駿兮，續龍媒其奮趾。劇不召而自至兮，鄒聞風而亦起。毅委

質以駿奔兮，爭來輕於千里。蓋一誠之感激兮，固非誘金之所餌也。寶鼎九廟兮，金城四壁。大邦懷勢兮，小邦畏力。振吾旅於臨淄兮〔一〕，迫窮寇於莒墨。齊器設於寧臺兮，故鼎返於磨室。灑九京之宿憤兮，誠一時之偉績也。嗚呼，鹿之臺以賄敗兮，瑤之臺以侈亡。雲夢盪乎游盤兮，姑蘇鳩乎內荒。戲馬鄙於刑印兮，銅雀泣乎分香。哀章華與望海兮，踵神明與柏梁。編以金玉兮，絡以綺組，羅列垂棘兮，錯落玄圃。國土一空兮，禍國之府。想昭王之清風兮，增激古之慨慷。去千載如一日兮，金之臺至今其有耿光。嗚呼噫嘻，望碣石兮山峩峩，涼風蕭蕭兮易水波。訪故址兮何在，招望諸兮悲歌。易可竭兮碣可磋，高臺之風兮不可磨。

〔一〕振吾旅於臨淄兮：淄，原作「緇」，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秦時

有西都賓問於北京主人曰：「蓋聞大漢元鼎之紀，當世宗武皇之二十有三年也。冀州睢壤〔二〕，文鼎獲焉。渥洼之水，天馬出焉。越五年，天子感神異，若望見太乙之神，修禋天文而秦時立焉。主人亦嘗聞其制而識其故已乎。」主人曰：「未也。」賓曰：「酈時之制，雖始於秦人，而五時之名，實備於漢氏也。五色之氣，雖已神於孝文，而白麟之獲，實始應於武帝也。維五年之冬月，實維建子。朔



曰辛巳，而冬至在是。蓋天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此千載之殊值也。天子於是建泰時，臨甘泉，取乾位，郊上玄，衣尚黃，玉尚瑄。爾其爲制也，園壇突峙，仰法紫垣，方觚旁角，八風外宣。祔以五帝之佐，環以群臣之偏。尊以太一之禮，祭以特性之顛。于時天姥練日，雨師盪塵，百辟顯相，千官駿奔，九旗彗列，萬乘雲屯。羽林欣飛之警蹕，相如曼倩之草文。李協律之譜樂，太史談之紀神。趙代秦楚，無相奪倫，麟鳳龜龍，諸福畢臻。天子於是次皇邸，莅竹宮，庭燎既張，玄冕致恭。望拜太一，儼若見其猶龍。夕夜明於西向，揖朝采於大東。是時恒有神光異氣，上屬于空。雲馬風車，交迎並從。抃群后，舞群童，呼萬歲，歌九功，蓋雲合而雷同。至今郊祀之志，封禪之頌，登載其儀容。後世雖有作者，蔑以過大漢五葉之隆矣。」主人曰：「異哉，余之所聞也。余聞天子祀天於園丘，祀地於方澤。園丘在國之陽，方澤在國之北。配祖於冬至，祀天之時。配父於季秋，饗帝之夕。故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周人禘嚳而郊稷。未聞祠貴神於乾位，誇景光之赫奕。其爲禮也，陶匏其器，藁秸其席，黃鍾太蔟之律，大羹玄酒之食。貴一德之享天馨，非在乎黍稷。此報本反始之盛舉，豈淫昏之得以比跡也。彼元鼎之好異，詭天神以見之。信亳人之鬼道，立泰祝之淫祠。襲垣平之所妄，甚黃蛇之可疑。日不拜於東郊，褻天神與地祇。貽後嗣之故事，豈萬世之攸儀。宜乎異時，甘泉罷，泰時隳。時木既拔，竹宮亦披。天實譴夫悖禮，神何取夫格思。方今聖天子將有事乎南郊，採禮於宗伯，講樂於咸池。子不觀光乎上國嚴簿之盛，而過侈女樂仙壇龍馬駢駒之屬爲衡譚之所訾者，不亦卑乎。」賓乃憮然避席，曰：「鄙人不學，幸聞高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吾知治國之

易也。」

〔一〕冀州睢壤：睢，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作「睢」。

### 麒麟閣

壯西京之翼翼兮，觀宮闕之穹窿。鬱雲雨以上出兮，見傑閣之橫空。層覆隔乎光景兮，虛樞敞乎八風。聯天祿之北兮，翼未央之東。肇鄴侯之經始兮，繼武皇之重規。獲獨角之奇獸兮，遂被號爲扁題。懷皇度以增大兮，至甘露之丕承。曩單于之崛強兮，今匍匐而來庭。呼萬歲而稱臣兮，實雪耻于白登。予何修而至此兮，實賴予之股肱。既崇爵以報功兮，復審象以度之。儼洋洋乎在上兮，聳具瞻之在茲。來遠人之快覩兮，曾不啻鳳麟之與景星。後予生以尚論兮，將某某以指評。若博陸之稱首兮，胡獨氏而不名。寵之以殊禮兮，迺冠履之自凌。何末路之少恩兮，顧寡妻之弗刑。偉金城之老臣兮，實漢家之叔虎。富平龍頷之論功兮，追平嬰之智武。丙魏洋乎其有聲兮，並謀謨以濟世。何毅者之不弘兮，或含弘而不毅。陽城宗國之良兮，建平比功於朱虛。少府得乎易學兮，僅以筮而幸之。太傅貞而不撓兮，失保躬之明哲。睿穹廬之老使兮，紛獨有此姱節。嗟丹青之所畫兮，何以過吾子卿。何列序之特卑兮，曾未諗其殿陛。自屬國之見薄兮，吾以恨霍氏之无情。曰黃

于與朱尹兮，又遺棄夫丹青。傷靈修之雜伯兮，實未盡乎典刑。嗚呼，我思古之明良兮，寫聖經之畫工。文謨武烈去之千載兮，猶若見其聲容。逮書之以旂常兮，銘之以鼎鐘。歎忠信之已薄兮，重輪奐之尊崇。雖子雲之追頌兮，敢三代其同風。粉墨忽其蕭瑟兮，曾歲月之去幾。矧恩失於保終兮，名先閣而已毀。迨永平之追迹兮，繼雲臺之峻嶒。洎天策之懷功兮〔一〕，兀煙閣之凌兢。或椒房之掩美兮，或逆德之齊名。紛雜糅夫芳穢兮，羌有玷兮丹青。嗚呼，麒麟燕麥兮，銅駝棘荆。曰臺曰閣兮，雲煙滅冥。吾將求亮天功於二十二人之目兮，耿不沒之寒星。

〔一〕洎天策之懷功兮：洎，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鳳凰池

客有韜玉虬兮駕蜚鸞，訪西方之美人兮，西之池兮名丹。曰鳳鳥下浴兮，映北海之豢龍。吾終疑其慌惘兮，曾何託其遺風。焉遑遑以更索兮，貴空聞而賤睹。遭吾道夫天路兮，覲鈞天之帝所。帝服齊于中宮兮，續五采其來儀。餐琳琅以爲實兮，飲醴泉以爲池。中心抱乎至忠兮，足履文而尾武。非七德之兼修兮，曷應治乎下土。咨爾鳳之寥寥兮，何久不至乎此池也。池託爾其一非兮，羌治忽之所係也。鳳告余以臆兮，豈託我之無池。自阿閣之失壘兮，遙矰繳而去之。虞《韶》成而止庭

兮，姬德盛而鳴岐。忽巢覆而卵破兮，去孟虧已遠。而曰鸞臺與鳳閣兮，媿吾池於天上。苟離離其不集兮，雖名官而實喪。魯之鳳惟丘兮，奈遭時之德衰。漢之鳳襲雄兮，胡隱見之失宜。鸚集府以欺世兮，鸞復指以自誤也。池既失於奪之兮，彼又蹲而不去也。志不啻乎鷦鷯兮，苟一枝以自安。固醴泉玉實以飲食兮，又何異嚇腐於鸚鸞。故寧翔千仞以高舉兮，覽德輝而後下。朝吾鳴於崑崙兮，夕吾飲乎砥柱。彼太液與唐中兮，侈千門而萬宮。託黃金以鑄我兮，使轉樞而翔風。七十丈之別風兮，竊空名其何益。繼高臺之興廢兮，資騷人之感激。天目屹其飛舞兮，跨形勝乎一方。嗟地褊而德薄兮，吾何栖乎此岡。幸帝運之一開兮，瑞式符於天老。拓靈沼以爲池兮，吾盍出兮有道。客迺歌曰：「池之水兮澄澄，鳳千年兮一鳴。鳳兮鳳兮，協圖出而河清。」載歌曰：「鳳鳥兮冥冥，池千年兮一清。池兮池兮，資爾鳳之一鳴。」

### 曹娥碑

昔湘纍之徇國兮〔一〕，甘以死而傷生。身雖殞而心不懲兮，同楚楚爲國殤。夫何娥之眇軀兮，亦前修之允蹈。彼忘死以爲貞兮，茲捐軀以爲孝。惟娥之烈烈兮，曾稚年之未笄。當吾父之善泗兮，習婆娑以爲戲。陽侯忽其不仁兮，哀曾波之墊溺。娥呱呱以哀鳴兮，旬七日而罔食〔二〕。扣龍之宮不得其戶兮，化精衛而莫爲力。儼見父於重淵兮，奮輕身於踊擗。嗚呼，惟仁足以殘肌兮，剛足以錮

志。誠足以開金石兮，孝足以動乎天地。風濤爲之折裂兮，蛟鼉爲之四奔。抱父尸以叩出兮，儼膚髮之猶存。諫江頭之長老兮，泣孤舟之過客。抱遺骸以祭告兮，異鮑生之刻木。叶墨。嬖完父於傷槐兮，媚代父於醉津。緹縈氏之上言兮，除肉刑於特恩。曰予中人之可企兮，匪拔俗而絕倫。嗟娥之爲教兮，習締葛以爲紅。豈師傅之夙詔兮，誦烈女之遺風。惟純誠之天出兮，奮百代而獨立。宜廟貌之永存兮，表雙阡於江邑。迨元嘉之元祀兮，得賢長於八厨。屬邯鄲以秉筆兮，樹穹石於龜趺。追古雅以述作兮，比西京而莫踰。深石陰之旌語兮，信贊美其非譽。夫何後宗人之孟德兮，過靈祠以駐馬。摩道傍之殘碑兮，感外孫與幼婦。三十里之校智兮<sup>〔三〕</sup>，曾何足以爲師。昧綱常之大節兮，絜長短之度辭。彼小兒之舐犢兮，又何尤於德祖。酌大江以爲酒兮，搯江花以爲脯<sup>〔四〕</sup>。些英英之孝娥兮，及遑遑之瞞甫。彼主將其可奪兮，勁吾衷其莫禦。願激清流於東江兮<sup>〔五〕</sup>，洗遺污於鄴土。嗚呼，銅雀麋鹿兮，西陵狐鼠。耿孝魄之長存兮，照江月兮千古。

〔一〕昔湘纍之徇國兮：徇，原作「狗」，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旬七日而罔食：罔，原作「岡」，據文淵閣

四庫本改。

〔三〕三十里之校智兮：校智兮，原作「校智兮」，據元刻本改，文淵閣四庫本作「校智予」。

〔四〕搯江花以爲脯：搯，原作「檻」，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願激清流於東江兮：願，原作「顧」，據元刻

本改。

## 磨崖碑

招猗玕之聲叟兮，訪古蹟於岐陽。瞻穹崖之桀立兮，摩萬仞之青蒼。儼鬼靈其呵護兮，曰頌中興于大唐。觀其森鉤錯畫兮，蛟龍蟠拏。嚴辭密義兮，日光玉華。燕許既仆兮，韓李未葩。去雅未遠兮，光價倍加。當天寶之末路兮，豸裊兒於虎穴。弄漁陽之剽兵兮，積潼關之戰骨。蹇青驪以西狩兮，疲馬嵬之苟活。劍既犯於怒鋒兮，環又何尤乎汚血。嗟靈武之收兵兮，何履位之倉皇。祚殆危於贅旃兮，機不問於毫芒。苟執溫清之小節兮，不匹馬而北方。則千麾而萬旃兮<sup>(一)</sup>，肯復致忠於耄荒。咨李郭之猷謀兮，徇巡遠之大節。成王翼其小心兮，尚書奮其英烈。羌復復之不時兮<sup>(二)</sup>，偉四三之俊傑。擁夾道之黃髮兮<sup>(三)</sup>，復見唐之日月。瑞黃河之清流兮，凱京師之汗血。迎上皇以來歸兮，嘯長慶之歡聲。歛南內其不祥兮，起膝下之天兵。使權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嗟豺虎於厥家兮，又何律君臣於虜廷。此殘碑之墮淚兮，與凍雨而交零。至考頌以論體兮，垢磨石之小疵<sup>(四)</sup>。用魯史之筆法兮，寄清廟之歌詩。挈大唐之罪案兮，異瓊琚之賞辭。宜後來之墨客，紛石刻之是非也。亂曰：「已矣乎，國不貴於無難兮，難貴圖於未形。五王持兵兮，唐室再興。胡封豕之復豢兮，撼蟠李其幾傾。幸六聖之遺祚兮，復鑾輿於兩京。穹厓齊天兮，侔德武丁。臣結作頌兮，佐唐光明。嗚呼休哉，配迹風雅兮，製作如經。繪日月之重光兮，垂天人之休聲。晞吉父以作頌兮，又何

羨乎臣結之銘。」(以上《麗則遺音》卷二)

- 〔一〕則千麾而萬旆兮：萬，元刻本作「方」。
- 〔二〕羌復復之不時兮：復復，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作「收復」。
- 〔三〕擁夾道之黃髮兮：擁，元刻本作「雍」。
- 〔四〕垢磨石之小玼：玼，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作「疵」。

# 全元文卷一二八五

楊 維 禎 三

太公璜

客有游乎東海之疆，渭水之陽，考申呂之封裔兮，見大風之泱泱。夫惟老漁之人兮，蹇齟齬而番髮。逝辟地於危邦兮，紛獨守此娉節。歲月不我與兮，哀朕時之不當。彼神魚之出水兮，孰從孕夫瑞璜。自夏后氏之名珍兮，實取形於半璧。曰大國之是錫兮，非夫人之苟得。何直鈞之寓意兮，迺珍物之見貽。具神工之成刻兮，知剗之莫施。曰姬受命兮呂佐之，功之成兮報在齊。惟良弼之間生兮，天固有所賚也。羈吾珍而不耀兮，時固有所待也。五百祀之膺會兮，龍雲而虎風。尚父之望兮，望吾先公。元龜示兆兮，非彫非熊。傾一見於大蒐兮，神合而道同。躋後載而西歸兮，登師臣於三事。爾無覲色兮，我無貳志。人無間言兮，總百寮於極位。錫公衮之被服兮，解朝歌之鼓刀。邁洗耳之廢義兮，配審象之神交。貨通九府兮，兵衍六韜。一戎定治兮，鷹揚牧郊。自師文而傳武兮，



洎幼冲之左翼。勒景襄之殊勳兮，銘昆吾之偉績。首營丘之報功兮，兼五侯之封域。信神物之開先兮，協著蔡而罔忒<sup>〔一〕</sup>。嗟神魚之久化兮，吾固莫質其是非。吾獨悲夫符命之興兮，襲劉李之僞一作緯。辭。識梁而夢鄧兮，紛卜鬼而稽疑。彼夢臧之曠議兮，又恍惚其奚知<sup>〔二〕</sup>。雖其神道之託兮，不既治道之賊也。吾固知評璜刻九字之書兮，不若佩尚父丹書二十字之刻也。諱曰：「蒼姬受命兮，呂佐旌。玉璜示兆兮，吾何憑。取人以身兮，聖有經。放勳示法兮，揚仄陋而明明。」

《尚書中候》載玉璜之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旌者，理也。又一云：「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藝文類聚》又謂剖鯉腹，得書，文曰：「呂望封於齊。」

〔一〕協著蔡而罔忒：罔，原作「冈」，據元刻本改。

〔二〕又恍惚其奚知：惘，原作「惘」，據元刻本改。

## 正考父鼎

客有孔林子問於鐵崖先生曰：「人知三代傳鼎定于郊廓以卜世，而亦知吾聖祖仲尼氏之有世鼎乎？」先生曰：「未也。」客曰：「自夏后氏之明德也，鑄金九鼎，以象九州，協于上下，以承天休<sup>〔一〕</sup>。桀有昏德，鼎遷弗留。殷紂弗率，繼遷于周，孰知吾聖人之後也，而有孔丘。雖祚滅于宋，而祖廟有鼎，實重于遷洛，而見非於義士之流者也。當弗父何之嗣國也，曰既嫡而且賢。輕千乘於一芥兮，授

之弟而弗傳。及我正考父，又甘佐戴與武宣，位極人臣，讓德益虔。廟有重器，金耳玉鉉。於是而鬻，於是而饋。寶共儉以愈力，恐祿食之過饗。既僂偃而益俯，走循墻而若蹟。銘斯文以不墜，實貽謀於萬年。有明德者必達，符臧紇之知言。吾猶惜魯人之善知而不善用，使必達之效，僅見於夾谷之歸田。他日郛大鼎之納廟<sup>(二)</sup>，又徒以寄忠憤於魯軌之編。豈非天乎？」先生愀然曰：「傷哉，辭能知孔鼎者，知其一而猶未知其二也。余聞鼎之於易也，其時義大矣哉。革既變而法立，志有在也。革既變而無制，亂之待也。考父氏之知革也，故制器立法以成乎志也。饋鬻於是者，若不足以餽余口，而達明德于後者，實足以勸上帝也。滅于宋而奔魯者，若不足以容一時，而師於魯以準天下者，實足以開萬代也。是其鼎也，大其大，而與天同其函；重其重，而與地同其載也。故九鼎乎百王者，可軒而可妣也。楚子旅之所不能問，而鬼臾區之所不能對也。辨其名于周漢者，不得以人其佞。託萬子孫於山甫者，不得以襲其詭也。茲孔氏之世鼎若是，而又何必仲尼之當世也？」客乃憇而起，爲之頌曰：「周客續殷，尹我東土。禮物既修，文獻攸聚。聖人七祖，曰正考父，傷禮之衰，追道尚武。商頌既作，刪詩特取。惟茲有銘，重鼎大呂。一命再命，曰僂曰偃，以餽余口，亦莫余侮。作羹何人，覆餗公所。染指朵頤，甘蹈鑊斧。維祖之孫，有達在下。萬帝王師，光鼎于祖。予小子某，學禮于俎。載晞奚斯，式頌于魯。」

〔一〕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以，元刻本作「用」。

〔二〕他日郛大鼎之納廟：他，元刻本作「它」。

## 孔子履

按《晉書》：「武庫火，累代之寶及吾先聖履、漢高斬蛇劍、王莽頭並焚焉。」人以爲履丁厄數，不知履可焚，而履之道雖萬劫火不可焚也。且聖人之履，與逆臣之馘，並室同珍，司馬氏失芳臭之辨矣，宜火之焚馘，而有以累履也。鄉校命賦以孔子履<sub>(一)</sub>，謹再拜而爲之賦曰：

繫尼山之降聖，實禮服之攸師。冠天圖而肖象，履地方而取儀。曰大聖之所履，豈遠異夫文綦。惟玉趾之所託，遂有貴於後來。吾想履之几几，協周公之赤舄。或過廟之躩如，或去邦而削迹。或審步於矍圃，或遲行於故國。羌是履之必俱，隨仕止與久速。去之五百年兮，歷嬴劉而典午。赤帝子之手劍，新室氏之首虜，何並室而同珍，失嫩惡之去取。俾篡逆之餘烈，累神明之步武。吾又哀司馬氏之逆德，而何尤其武庫也。嗚呼，履之器可炮兮，其則永存。履之迹可屈兮，道萬世而長伸。故放四海以布軌，極后土以躡跟。嚴尺寸而不頗，垂百聖之所遵。行帝道而帝，履素臣而臣。又何與漢三尺而共弔，悲玉石而同焚。彼有銜文豹於乾溪，結色絲於鳳陵。爭霸者之遺迹，背王法之繩繩。編明珠以養客，偕長劍而上廷。羌徇規而改錯，匪先民之攸程。織仲子以傲祿，納東郭以矯名。葛既褊於魏俗，革又變於趙靈。提嶺上之隻景，翥雲間之雙鳧。進圯橋之所墮，逐黃石之有無。是又佛老氏之誕幻，奚啻霄壤之殊途。匪聖之堂吾何升？匪聖路其吾何趨。雖瞠若乎其後兮，矢吾行

之弗渝也。諱曰：「青絢赤纒履之造兮，由仁行義履之道兮。履可化兮，道不可槁兮。非履之寶，惟道以爲寶兮。展矣君子，亦允蹈兮。」

〔一〕鄉校命賦以孔子履：校，原作「校」，據元刻本改。

## 斬蛇劍

先是，台人楊景義嘗有是賦，僕心壯之。故復擬其製，以爲後賦。

昆吾之鋼，赤堇之英。叶汪。火鳥之色，彗雞之芒。茲非赤帝子之劍，而開卯金氏之王者乎？當殷高宗，有事鬼方，寔有神劍，傳太上皇，佩之以遊，豐城之岡，睽茲神室，潛示鬼工。叶扛。爾其合媧皇，聚祝融，走風伯，檄雷公。星流枉矢，電掣妖虹。曄曄煜煜，氤氳融融。霍然霧散，颯然風從。上皇於是而解佩，而漢家之劍於是乎擅其雄。爾乃粵砥斂白，鵜膏瑩彤。飛蜿蜒於秋水，出天矯於九重。紫燄慘愴〔一〕，若煙生於火樹；金環錯鏤，疑血領於驪龍〔二〕。掩夜光於龍泉太阿，追飛形於畫影騰空。剗蛟螭於水裔，戮罔象於江中〔三〕。誇俠概於趙客，試利技於袁翁〔四〕。登盟壇以結信，賜尸革以害忠。泥切藍田之玉，肉斷南山之銅。曾何足以盡其用，而辱其鋒也哉。故是器也，天有所必授，神有所不爭。繞以百寶之櫝，款以七星之銘。精神自利，孚尹旁升。紫氣貫斗，夜橐龍鳴。

耻匹夫之躍冶，期真主以通靈。苟大枋之一失，寧滅迹於豐城。彼白蛇之當道，肉已帶夫鮑腥。夫何督亢之匕不能割，而博浪之椎不能撻。必斯劍之一拔，號鬼母之冥冥。叱吒風雲，霹靂雷霆。洗滌塵於九宇，開塞霧於三精。四百年之基由是而啓，而三尺之業於是乎成。是宜陳之西序，與赤刀而同位；藏之武庫，與黃鉞以同名。填宗社之守器，傳歷代之同榮。嗚呼，白蛇兵，白馬刑。漢佞興，漢賊成。感忠臣之疾視，誓志士之結纓。誅牀前之昵昵，戮投閣之兢兢。斬千里之青草，落中原之黃星。悼是劍之不可請也，徒忠憤之填膺。自靈金之府虛，歸晉人之武庫。胡逆順之忘辨<sup>〔五〕</sup>，與莽鉞以同附。宜煙燄之屬天，累聖人之遺履。余猶喜是器之尚靈，曰衝屋而去也。賦已，於是復招之以辭曰：「寶劍歸來乎，毋上天。扶正直，提顛連。寶劍歸來乎，毋下土。昭聲明，偃威武。寶劍歸來乎，毋四方。誅兇佞，旌忠良。大一統，制八荒，于千萬年奉我王。」

《玉塵》載：蜀寶劍，當安史、黃巢之亂時，劍皆生黑煙屬天，此寶劍之靈也。然則晉人以逆鉞與寶劍同藏，武庫之火，安知非劍所致耶。

〔一〕紫燄慘愴：愴，文淵閣四庫本作「澹」。

〔二〕疑血領於驪龍：血，文淵閣四庫本作「皿」。

〔三〕戮

罔象於江中：罔，原作「冈」，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試利技於袁翁：袁，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作

「猿」。

〔五〕胡逆順之忘辨：忘，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作「罔」。

## 承露杵

按漢武故事：建章宮作承露盤，高二十丈，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一〕。夫仙人之事，莊士所不道。吾獨怪漢公卿未有議露杵之非者。至魏亦建于芳林園，曹植且有銘，遂若習爲故事。余補漢人之缺，爲承露盤賦，極其盛而約之以正云。

當漢興之七十有餘載也，爲五葉之武皇。國富兵強，威武載揚。北伐匈奴，南平氏羌。東定獬豸，西通康郎。珍貢集于宗廟，謳歌叶于樂章。繇是封泰山，塞宣房，立辟雍，開明堂。寶鼎既出，芝房薦芳。海效巨魚，渥注龍驤。白麟朱鴈，交走並翔。符瑞來備，天休滋章。神人見而呼我以萬歲，方士進而啓我以休糧。爾迺作柏梁，造銅柱。神明通天，千門萬戶。太液開池，神州移嶼。望翠蓬兮東方，歎弱水兮中沮。念青精之可飢，憶龍根之可脯。棗如瓜而漫聞，李如瓶而曷覩。於是仙人有掌，承露有盤。擢金莖於雙立，奠玉杯之特安。取靈液於雲表，和玉屑於晨餐。殆將洗腥腐於肉食，度生死於玄關。當其宵潤彤簾，曙寒金索。樹瘖玄蟬，池警皜鶴。涼風生於玉階，灑氣薄乎羅幕。感節序之易流，傷形容之非昨。豈知三危清墜，百尺高瀦。融若丹汞，錯若璇珠。盤綴玲瓏，疑清眸之泣鮫室；杯傾滴瀝，如明水之泫方諸。痼者服之，身痿兮載起；老者飲爾，顏朽兮還朱。同吉雲之色味，異姑射之空虛。天子於是幸建章，及柏梁，馮玉几，進霞觴。邀西母之青使，駐上元之瑤裝。歌法興玄靈之曲，鼓

飛瓊冷虛之簀。酌我以天酒，挹我以神漿。配丹丘之寶甕，陋萊山之綵囊。徧賜群臣，流恩汪洋。群臣於是再拜，上千萬壽，天顏不老凋三光。泰元神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兮，開皇祚於無疆。則是盤也，非徒戒武皇之淫慾，寔將以資大漢之靈長者乎。嗚呼，仙掌折，玉杯缺。嶽圖既灰，蟠核未茁，海童不歸，嵩呼亦歇。感銅仙之自弔，墮鉛淚於永別。望修門兮，空歌白雲之鄉；瞻茂陵兮，孰返秋風之轍？向非輪臺悔禍，富民軫憂，則彼孤高之盤，不傾漢家之大器；而沆瀣之液，不孳漢兵之積體。而武皇之雄，其又不爲龍死鎬池，而鮑臭沙丘者乎。吾猶悼當時公孫丞相，夏侯始昌，倉軍安樂，相如壽王，皆無益於正球。而殿上小兒，且以不儒不老，雜譎誕而逢迎。則知燕齊妖妄之士，豈獨五利與文成。嗚呼，安得起阿衡太公之輩於斯盤也，與之刻丹書之刻，銘日新之銘，以一洗武皇多慾之病也哉？

〔一〕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杯，元刻本作「杯」，下同。

## 銅雀瓦

金華劉仲車得是瓦於里毗，體半存且廢，復完以膠漆。背有銅臺字，左右篆銘。有涪翁記云：「艾城王文叔爲洛川守，得此於深水。」允謂古匪謬。故予爲賦之。

客有陶唐氏甄名，來自鄴下，與會稽楮先生論交。先生曰：「子辭高而卑，去合而分，偃傲兩

露<sup>(一)</sup>，讒避風雲。將涵泳聖涯，嘖嘖道真。其出處得失之大故，亦可得而聞乎？」甄曰：「唯唯，惟漢建安大將軍操，挾天子威，芟夷群盜，瞻彼維京<sup>(二)</sup>，宮室咸燒，睠茲鄴土，新厥層構。殆將追始志於譙東，談詩書而訓甲冑也。予泥塗之人，稼穡是利，大鈞有造，適用於器，以爲太柔則坏，太剛則甗。和我以丹鉛，濟我以火齊，不剥脫，不砥礪，而出我于成劑。繇是躡雲梯，登金雀，翼觚稜以特峙，軼埃壒之混濁，與燕黃金以爭高。吾之承魏恩者，亦不薄矣。」先生愀然曰：「枉而搏，寧直而蟠。蹈海絕秦，畊野傲燕。彼卧龍所不事，石羯所不爲，非許月旦所評之奸乎？子不登明堂上靈臺則已，而何立鼎峙乎中州，冒九錫於其間。凌霄漢其若此，故不如監門而抱關。」甄曰：「馬既負乘，雀亦告災。嗟我鴛侶，碎礫飛灰。有幸不幸，璜沉璧埋。解子逃難，謾何取材。陵遷谷易，甘遜不諧。越八百其歷，而起我于深水之涯。太守拾遺，如獲渭潭。太史審象，如見傅岩。青黃溝斷，律呂爨焦。千年瓦礫，一日瓊瑤。陶弘通譜，撲滿絕交。斂眉包羞，端眼獻嘲。直筆如杠，斂鐔淬銳<sup>(三)</sup>。泓然所藏，咳唾成章。誅奸不死，發德彌光。非吾斯文之一大昌乎？」先生啞爾曰：「大節一折，萬事瓦裂。雲斬其佞，蘇泣其別。吾子既創高危，宜悟明哲。毀身削名，理照食溲<sup>(四)</sup>。又何聘几席之貴，資筆削之直，老忠義之研磨，將何辭於孟德。子殆爲銅臺之罪案，於穎獨無泄而面獨無墨乎？」甄色如土，不敢作聲，扣之復鳴。曰：「甄實頑鈍，未周規矩。多壽斯累，懷璧而賈。閱西陵之傳舍，僅四紀而弗有。舍金華之仙伯，復流落乎誰手？忽暗投乎渠農，孰爲甌而爲玖？分甘與破甌同棄，而老甌同朽。投膠漆以自堅，又爲卯金氏之友也。」先生蹙然曰：「汝補陋于尺天，孰與同文於天下也？賣耻於故



國，孰與尸解於九土也？取弔於騷人，孰與忘言於老圃也？義士絕餐，孰回西山？故侯不名，孰奪東陵？爲子計者，野雞拔尾，林鹿闕聲，又何起缺足於半土，志折脅於客卿。魏既失之而弗能有，黃既得之而弗能留。自謂求田而問舍，又崛強而依劉。徒知三獻以爲寶，未知一毀而解仇者歟。已矣乎，器以名而累形兮，名以盜而亂實。非夫人之具眼兮，孰封黥而謝蹙。豈擲地而金聲兮，猶未忘於瓦礫。削款識與瘞文兮，庶還初而返質。」甄迺蹙然而起，退而徵中書生，紀先生之纂述。

〔一〕偃傲雨露：雨，元刻本作「與」。

〔二〕瞻彼雒京：雒，原作「頌」，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歛鏹

淬鏹：歛，文淵閣四庫本作「欽」。

〔四〕理照食渫：理照，元刻本作「理昭」，文淵閣四庫本作「埋照」。

## 八陣圖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劍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裔兮，迺獨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獫狴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之俊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秘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迹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没靡常。奇不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

至動於至靜兮，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之水兮，砮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礚礚。彼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鬼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算不出於八奇。賊之望而走兮，甘巾輜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逮尚父之六弢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生靈之血肉。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陣之獨覺兮，軼軒皇與大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歛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醜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訪魚復之砂磧兮，弔廣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 鐵箭

事見《臨安志》，箭今在杭城外南新橋北。大若杵，然鏃首出土面，人撼之可動而不可拔也。父老云：「掘土深，則箭隨土陷；培以土，則隨土以高。」此其神異也。

絕折水之橫江兮，睇天目之游龍。挾訪古之碩生兮，憩予以龍陽之新宮。忽臨睨夫夷塹兮，鉅鏃礪乎其若春。故老指以告予兮，曰錢王之鐵箭也。若鼎水之號弓兮，羌至今猶睭睭也。方開平之四禩兮，新沙築以成堤。陽侯不受吾職兮，將沼國而鯨鯢。王馮馮以赫怒兮，閱群殼於水犀。憤一

矢以加遺兮，敵海若使不西。奠西民於衽席兮，實神妣之功齊。觀周棠以存召兮，過漢渠而想白。矧茲矢之未亡兮，留全吳之霸澤。吾想矢之經工兮，實取乎赤堇之銅。奮神槌乎豐隆兮，鼓神鞞於祝融。聿是矢之躍冶兮，豁月星之晦蒙。資要離以鬻血兮，誓干莫其爭鋒。於是服以百寶之室兮，發以千鈞之弩。乘風雲以奮旅兮，搖日月之大羽。射長矢於天狼兮，誅宏昌若驪鼠。裹山林以錦綈兮，迎父老以毬馬。霸吳越而奄有兮，允一時之雄武也。吾嘗觀勅濤於江上兮，愁鬼憤之依憑。諫旗鼓以北下兮，陳昆陽之千兵。波躍櫓如慶忌兮，浪擘山如巨靈。紛望景而辟易兮，羌孰得而與京。茲持滿而一激兮，心金石以貫之。海若爲予退舍兮，豈人力之能回？叶爲。迺知卓山而泉湧，援戈而轉日。一沉勇之激兮，羌不速而疾也。彼漢皇之武略兮，決瓠子以興歌。棼淇園之竹落兮〔一〕，終慮殫而爲河。彼秦王之雄發兮，傳虜箭以肆夸。脫突厥之虎穴兮，危長矢其幾何。故知吳越之鐵箭兮，可與貫隼之肅楛、東房之垂竹，歷百世而不磨也。客有些酒江上而和之以歌曰：「三箭兮天山，壯士歸兮漢關。一箭兮海帖，左江右湖兮按以萬堞。占斗氣兮江之干，泣鬼母兮雷霆拔山。逐飛劍兮劍上天，些故國兮三千年。」父老云：「此矢則龜目紅矣。」（以上《麗則遺音》卷三）

〔一〕棼淇園之竹落兮：棼，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作「棼」。

# 全元文卷一二八六

楊 維 禎 四

狩麟

獲麟之說，諸家不同。或謂秦西興之瑞，或謂漢受命之符，或謂夫子將歿之徵，或謂夫子經成之祥。修母致子之說，蓋陋矣。近代傳經者，遂比於韶成之鳳。夫以麟爲應經而出，是麟之靈也，出而見獲，靈何在焉？故公羊以爲異，而杜氏謂《春秋》感麟而作，經因以爲終，其理爲長。吾夫子固嘗歎鳳鳥不至，蓋歎道之窮而帝王之瑞不出也。大野之麟，胡爲乎來哉？因獵而獲，則是麟混於群獸，而爲虞人之所擒耳。獲之云者，悼之之辭也。悼之者，悼其出非時，而爲虞人之所擒也。故聖人感之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句。所感而作，因以爲終。故獲麟後二歲而孔子卒矣，何瑞之足云乎？王通氏謂以天道終者，即此意也。故今亦不能外是說而爲賦。昔素王之作經也，其感乎麟之瑞乎？且天之未喪斯文兮，鳳鳥已不至也。天之將喪斯文兮，麟

又胡爲而出叶吹。也？于嗟麟兮，祥乎異也。吾聞玄枵之精〔一〕，首四之靈，抱至仁之性，拔不類之形。心兮好生，趾兮不踷，角兮不觸，頰兮不抵。音純美兮協律呂，步周旋兮中規矩。出惟應期兮，居必擇所。不犯獲穽兮，不罹網罟。稽之在古，或遊於苑，或爭於囿，或出於郊，或在於藪。匪家所蓄，不世而有。仁主在位，靈獸來擾。叶受。繫王風之下降，彼潛形其已久。嗟嗟玄聖，衰姬紱麟。負一角而困世，蹇蹙躓於風塵。削迹于衛兮，伐木于宋。接淅於齊兮，絕糧於陳。雒龜不出兮，儀鳥不至。周公無夢兮，亞聖隕身。驗天道兮如彼，察人事兮如此。道不行兮，吾其已矣。仁哉麟哉，胡爲來哉？生不逢聖虛其應，出非其時失其歸。西狩之獲世所疑，反袂拭面涕沾衣，《春秋》制作亶在茲。彼以爲底文成之祥兮，何見蹈於鉏商也。以爲悼將歿之徵兮，豈樂天之稱聖也。聖達乎其位兮，麟實瑞乎后皇。聖出非其時兮，麟遂異乎素王。彼大野之所獲兮，又何異夫犬羊？諱曰：「時之治，麟爲瑞，吁嗟麟兮。時之否，麟爲異，吁嗟麟兮。爲《春秋》之所起，爲《春秋》之所止，吁嗟麟兮。」

〔一〕吾聞玄枵之精：玄，原作「元」，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神羊

按《異物志》：東北之荒，有獸名獬豸，狀如羊而一角。性至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

則昨不正者。古以任法吏比之。予獨悼高元禮所教其奴侯思止之言，而有以不學辱豸者。因感而爲賦。

異矣哉，毛族之中有至忠之表，至直之風。青衣翠羽，突角孤峰。骨如立鐵，心如渥丹。叶東耳通腦而匪鸚，首叩定而非熊。食必擇夫芳薦，棲必偶夫孤松。步不罹於機獲，鳴實中乎金春。蓋嘗出乎軒轅之世，而用乎放勳之宮。帷薄以之而取肅，狴犴以之而折中。迨乎芑國，獲茲神羊。秦奪后服，賜乎爾肱。故任法吏象之，則冠爲惠文，班爲押綱。朱繡乎衣裳，鐵石乎肝腸。甘摧身以立勇，誓碎首以全剛。佞山觸而必折，狼石碎而莫當。龍鱗敢於批逆，薤本嚴於校強。故其斷如咎繇，決如弦章齊桓獄臣。刺如葛豐鮑永，按如綱張滂范。高臺爲之震電，白簡爲之飛霜。皇綱以之正，國法以之張。斯無愧任法獸之稱號，而有以立惠文冠之顏行。故是獸也，上應乎法星，地尊乎柏府。其揚若鷹，其視若虎。晉崔鴻爲中丞，號老虎。名配乎皂雕，王志愔號皂雕御史。號儕吾驄馬。桓典號驄馬御史。顯則麟儀而鳳師，隱則狐號而鯁舞。彼其峻酷有鷲，碩貪有鼠。貂不足兮狗續，鷹既蒼兮虎乳。麋耗我穀祿，流離我子女。又有志梟兮聲鳳，行獍兮軀麟。懷狼子之性，詭騶虞之仁。雜糅我邪正，回惑我僞真。法雖嚴於疾惡，帝實難於知人。非爾一觸兮，枉直之行辨；一昨兮，正譎之論分；則壬人何由而膽落，善類何由而氣伸？嗚呼，蟬之戴也，僅取其潔；貂之服也，徒尚其溫。曷比茲獸，匡正義存。此其儀在位而比德，載于圖而絕倫者也。夫何不識字之有譏，爲任法臣之所辱。遂有自截爾角，自塗爾目。郭彰嘗言：劉敞御史曰，我能截君角。踞南牀而成癡，南牀曰癡牀，言至此者，皆

驕傲而癡也。眊白筆以自福。辛毗曰：御史簪白筆以奏不法，今直備位，但眊筆而已。名或移於白兔，王弘義事。檄或過於狼毒。同上酷吏事。是不悖吾豸之辨紫朱，而失吾豸之明直曲者乎。亂曰：「皇天開乎正氣兮，比叶氣而生嘉。草爲指佞兮，獸爲觸邪。莽師劉歆賣國兮，李父輔國悖家。金谷拜塵兮石，潘，柿林聚汗王伾，叔文。何爾獸之弗如今，乃心異乎匪他。冠鐵柱兮峩峩，循吾繩兮不頗。雖不量鑿以正柎兮，矢余心其不阿。」

〔一〕薤本嚴於狡強：校，文淵閣四庫本作「拔」。

## 些馬

楊子至錢清之明年，舊乘馬老而不任，遣奴錢塘市壯馬。奴得賈胡馬，濟江中流，陰霧四合，風浪猝作，舟如颺箕，奴與馬幾溺。幸而濟，奴歸語主曰：「主福得良駿，良駿幾累僕。」意者西域異種，神物所忌，恐非主厩中物也。至則格應于圖，誠良駿也。在度爲駉，在歲爲馱。身如織文，蹄如截鐵。首印渴烏，耳插卓錫。尾如流彗，目如方諸。主人賞其神駿，抖其風塵，命奴洗馬西江之濱。馬臨流振而嘶，嘶而踴，已而泳於中流，莫知所逝。奴告主人，主人躡躅西江上，皇皇焉計無得而挽〔一〕。則自咤曰：「齷官，賤役也。良駿，天骨也。駕天骨于賤役之地，使屈首喪氣，若跛

牂繫狗<sup>〔一〕</sup>。宜駿之見水泳而去，主者不得有也。」主人悲不自己，酒辭而些之曰：

吁嗟駿乎，汝其糜沒九淵，填于海鱗之空乎？抑越景超光，以返于房星之宮乎？將升崑崙，抑負瑞圖化滎河之龍乎？其將覲湘纍以從其忠乎？毋亦犒車白乘，隨革屍之憤，忽往忽來於江中乎？又辭曰：「靈奇倣儻生渥流，肉髮星尾文龍虯，協圖特出兮應世求。嗟我何幸兮逢沙丘，逝八極兮隘九州，觀閭闔兮歷玉臺以遨遊。忽泳水兮爲龍爲龜，叶丘。重瀾馳逐兮奴不善泅。鹽車坎壈兮爲駿愁，逝一躍兮釋累而離尤。吁嗟齋淪兮蓄怪幽：三角八尾兮豨鬣牛頭，崑牙嚙口兮囁海舟，嗟爾駿兮紛逢仇。駿不歸來乎貽我憂，超越倒景兮乘雲浮。駿兮來歸乎，江險不可以久留。」

〔一〕 皇皇焉計無得而挽：無，元刻本作「亡」。

〔二〕 若跛牂繫狗：牂，原作「羗」，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罵蝨

楊子自鐵崖山中客錢塘，初宿市舍，脅未暖席，有物噪身，若芒刺然。已而噪肉皆起癩疹，十指爬搔不得停，搔訖即成瘡痂。亟命童秉燭，枕褥間了無一物。復睡則噪如故。遂挈胡牀，露坐待旦。明日問舍長。舍長曰：「此壁蝨也。當茲早氣熯然，城中舍皆是物。」問何狀，命童剔牀第空出之，蝨非蝨，蚤非蚤，以爪掐之，其臭令人嘔惡。楊子歎曰：「異哉，有是物也。昔玉



溪生、荆舒老人先後爲嫉蝨之作，而未有指斥是物者，豈其潛於昔而出於今，抑其幸見漏於指斥也？」余既楚其毒，迺作文罵之曰：

「維爾蝨之種類不一也：在狗類蠅，在牛豕類蟻，在人處緇而白，處白而緇者，其么若蟻。不知又有爾類，蟠腹而輕身，纖足而勁脣。或青或紺，或黃或紫。白晝潛藏，昏黑坌起。脫走如珠，狙刺如矢。使人脇不得以帖席，肱不得以曲几。追蹤捕痕，若亡若存。遁景朽空，滅跡密紋。湯沐所不能攻，掌指所不得捫。但見肉斑鱗其成瘰，膚室粟其生龜。音親。怒牀几而欲剖，避衾褥而欲焚。嗚呼爾蝨兮，蜂則有蠆兮蜂可祛，蝎則有螫兮蝎可誅，嗟爾么類孰能屠？騰蛇神兮殆即且，即且狡兮制蝨蛛，嗟爾么類又誰祛。咨大化之好生，恐一物之弗紓。胡爾惡之兼毓，爲吾人之毒荼。飽膏血之毒脣，資肥腩之臭軀。吾將上告司造，殄爾類，非無辜也。」辭畢，是夜夢有被玄袞裹絳腹而至者〔一〕，若有辭曰：「吾即見罵爾文者。辭義既嚴，敢不退避？然吾小毒小臭，爾亦知世有大毒大臭者乎？奸法竊防，妨化圯政，剝人及膚，殘人至命，鬪若豺虎，齧甚梟獍〔二〕，此非大毒大臭者乎？爲國之病，而司臬不屏。其或分民曲直，任國是非，義無避位，仁不讓師，則丹書是絰，皂櫝見遺。彼大毒臭，又何憚不爲乎？且吾起伏適節〔三〕，消息乘機，白露灑空，勁風吹衣，蟬脫而退，莫知予之所歸。子試絜夫大毒者毒無已時，大臭者臭無窮期，孰爲可詈不詈乎？子不窮南山之竹以爲辭，而詈予瑣瑣不已，戲乎！」於是楊子增憤加怖，涕泗不支，霍然而覺，不知蝨之所之。

〔一〕是夜夢有被玄袞裹絳腹而至者；裹絳腹，元刻本作「果絳腹」，文淵閣四庫本作「裹絳幅」。

梟鏡：盪，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作「盪」。

〔二〕且吾起伏適節：節，元刻本作「即」。

〔二〕盪甚

## 秬鬯

曰若稽古，列山氏兮，農用天下，百穀利兮。彼美靈苗，非藁芑兮。一稗二米，獨異秬兮。聖人有貴，取爲釀兮。和以鬱金，泔醎盎兮。汁獻音涉。出香，芬其暢兮。臭以達陰，鬯實尚兮。酌彼黃流，輝玉瓚兮。社壇禁門〔一〕，疊瓢展兮〔二〕。凡裸讀曰理。凡醴，乎逼反。有概散兮。或嚴大肆，共其泚兮。掌以鬯人，美潔誠兮。孚于上下，通三靈兮。思昔公旦，卣有命兮。詞曰明禋，禮何盛兮。召公維翰，繼受釐兮。文侯捍艱，亦受賚兮。晉侯再拜，敢畔君之賜兮。彼魏公九錫，何休命之悖兮？吁嗟秬鬯，生世世兮。薦德報功，我思古之制兮。

〔一〕社壇禁門：禁，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作「禁」。

〔二〕疊瓢展兮：疊，元刻本同；文淵閣四庫本

作「纍」。

## 著草

予比年以來，喪訟病患，交侵並集。毗陵孟侯宗鎮屢爲予布策著之，無以謝不敏，退而作著賦，且復作《憂釋》以自廣，此又予之心著也。

客有靈氛，手執筮兮。惠而告我，草之靈兮。上蔡之野，少室陽叶刑兮。孕毓陰陽，葆元精兮。仁風旁翼，甘露零兮。神龜下守，紫霧騰兮。燁燁焯焯，盈百莖兮。辟易神奸，贊幽明兮。收厥枯荄，復精氣兮。擇賢而畀，稽疑志兮。韜以纁帛，阜囊闕兮。納於櫝中，北牀置兮。捷策定數，發貞悔兮。粵若定策，肇羲皇兮。歷代是寶，假有常兮。相乎靈龜，孰短長兮。塗山之兆，夏后王兮。百穀之筮，周室昌兮。國家將興，必有祥兮。神幾發動，亦孔彰兮。大哉聖人，參天地兮。鬼神吉凶，不相悖兮。何智有所不勝，人有所不逮兮。畫方者矩，畫圓者規兮。嗟彼枯莖，物有所濟兮。爾有大疑，謀及筮兮。我聞其言，如醉醒兮。我有人疑，所未明兮。請索蓍茅，爲余正兮。盜蹠考命，顏闕生兮。陽虎據位，孔卒行兮。或弱冠司袞，而七十食牛兮；或三葉皓首，而七世珥貂兮。或死滅以賂，而官以幽兮；或捐印俱走，而閣以投兮。姣好媼女，惡孟媼兮。寶器康瓠，擲天璆兮。玄柜焚棄，鉤吻以爲羞兮。吁嗟乎，幹流迴冗，紛推遷兮。禍福去就，我不知其然兮。於是靈氛端策，爲余占兮，卦遇玄鳥，曰道無嫌兮。汝獨修潔，衆皆貪婪兮。毋驚爾直，而園爾廉兮。天其未定，天

懵懵兮。亦既有定，靡弗勝兮。逍遙自然，與道息兮。毋惑所不通，確守而則兮。占言惟吉，玄鳥白兮。再拜吉占，服之無斃兮〔二〕。

〔一〕我不知其然兮：知，元刻本作「其」。

〔二〕服之無斃兮：今，文淵閣四庫本作「乎」。

## 琴賦

天台蔡仲玉，以琴訪予水南山北樓。希音窅然，而無近世新聲之變。蓋蔡君力執古道，而深造樂情者也。於其別也，作琴賦以贈。

伐孤桐兮龍門，斬靈梓兮泗濱。配美木兮陰陽，繩朱絲兮君臣。准遺則兮泰皞，比正律兮伶倫。成綠綺之雅製，于以御夫至人。蓋其理中和，復精真，宣八風，明彝倫，感天地，動鬼神。桑濮不能間其邪，而鄭衛不能入其淫者也。夫白虞歌既杳，襄教不宣。東市絕調，高山毀絃。黃鍾擯棄，正始沈焉。鼃咬遷變，下俚嗑焉。歎人器兮俱喪，孰能傳其不可傳？吾子佩焦尾，象前賢，躡子野，排田連，起千載而非後，追太古而無前。得非瘖萬雌而雄鳴，藹凡翹而孤騫者耶？爾其觚酒登，爐薰熱，僎清風，介朗月，拂素雲，揮白雪。朱絃既絲〔一〕，玉指作挽。宮羽相宣，角徵參發。雅韻依永，長歌赴節。愉焉款款，悽焉屑屑。蕩焉裔裔，苑焉咽咽。繹焉如縈，擲焉如折。汜焉如沸，荆焉如竭。煥

若春温，靄若甘霖。粲若榮葩，蕭若枯林。高者拔焉而峻，下者濁焉而沉。急者矢焉而激，緩者紆焉而深。央央坎坎，噦噦悵悵。鏗鏗磕磕，栗栗淋淋。如冷泉漱澗，籟動谷鳴。如巫山夜雨，隴水秦聲。如村翁野老之嬉笑，如鶯喉鵲語之伊嚶。如大風飄瓦而軒磕，如胥濤鼓譟而澎湃。至若詳其曲引，則優柔温淳，長養恢渾，郁乎南風之薰也。融怡和順，溥博沉澹，洋乎流水之潤也。愴怳坎壈，惻怛慳，戚乎履霜之慘也。憔悴虺虺，徬徨低徊，摧乎別鶴之哀也。其憂也深，其思也長。其樂不淫，其哀不傷。滌煩決塞，導和養康。懲躁寬鄙，立懦摧剛。可謂至德之精音，而三歎於一唱者矣。已而中聲五降，均曲成闕，箛弄向闌，敏手暫輟。銀蟾在天，星漢明滅。主賓頽然，仰視空闊。於是命酒起舞，而爲之歌曰：「攀芳洲兮芙蓉，拏扁舟兮葦叢。渺極浦兮千里，望遠岫兮橫空。吾將與子泝洞庭，歷九峰，登玉霄，攀閬風。招漁父之往棹兮，探湘靈之遺踪。訪遐奏於涓子兮<sup>〔一〕</sup>，引高吟於泰容。窺人寰而曾舉兮，託遺響兮無窮。舉天籟以成吾音兮，寫余心之太沖。又何有乎虧成兮，三尺之桐。」

〔一〕朱紘既絲：絲，元刻本作「練」。

〔二〕訪遐奏於涓子兮：涓，文淵閣四庫本作「涓」。

## 杖賦

余今年初度，踰強年之二，已有子貢倦而願息之心。故吏四明魏鞞，得鐵靈杖以壽余。因感而賦，酒餘，且命鞞歌之以自強。

伊珍木之託根兮，乃在儋崖之山。孕祝融之火德兮，食炎海之醜。次得大椿之春秋兮，曾不計年之幾千。絜其長兮協八尺之度，圍其大兮倍徑寸之圍。爰有至人，制其自然。不雕不削，樸全其天。觸頭角兮豸起，鏗指甲兮金宣。爭青藜之吐燄，陋邛竹之中乾。臨葛陂而未化，配九節以不刊。空而擲之，若雷公掣火，逐烏尾之蜿蜒；握而即之，若飛仙縮劍，袖青蛇之連蜷。故假其威可以折衝乎外侮，論其壽可以竊比乎銅仙。昔太師之謝疾，孔光。賜靈壽以優賢。迨元老之褒崇，楊彪。亦延年之寵頒。自非高年與碩德，尊更老之衣冠。若盜聲之處士，樊英。曾何足以上煩。茲珍木之自重，不與鳩玉以同班。苟所杖之非人，固不如隨策於魯連。顧斯杖之納交，適先生之解官。當先生今年之初度，去杖鄉之期尚十有九年。胡爾杖之介壽，相世步之多艱。先生方倦游而欲息，復賈勇而挽前。鄙丈人之荷蓀，招太乙而吹烟。或梯之以奔月，或跨之以入淵；或採桃核於西崑之池，或摘菡萏於太華之巔。凌萬里於一息，歛曾舉於九關。排閭闔以自許，誓持危而扶顛。托六尺以不負，心寸鐵以同堅。茲鐵靈之爲杖，微斯人其孰專？既託先生之金石，長與君兮周旋。重爲歌曰：

「杖兮杖兮，爾之生也勁且良。又靈且壽兮，神隱顯之不常。山中之人兮壽而康，今何日兮杖以自強。與爾杖兮相羊，鬼工避射兮，豺虎避俛。與爾杖兮靈長，崆峒齊道兮，南極齊光。與爾杖兮既安且藏<sup>(一)</sup>，慎勿見水踴躍，去變爲干將。」（以上《麗則遺音》卷四）

〔一〕與爾杖兮既安且藏：藏，文淵閣四庫本作「臧」。

# 全元文卷一二八七

楊 維 禎 五

## 伏蛟臺賦

按《真君許遜傳》，晉永嘉時誅蛟精於鄱。蛟既誅，復理鐵券於鄱湖口〔一〕，植靈柏於西山，用制蛟之餘孽也。柏不幸毀於至正甲申。明年，鐵券走其所。鄱陽道士胡道玄，於東湖之濱夜見神光燭天，電火下擊，於是就掣所得鐵券。遂築臺東湖之濱，曰「伏蛟」，仍瘞券其下，守以銅仙。始真君仙去時，言五陵當出地仙八百人，振其教而嗣吾事者在鍾陵。今鎮蛟之券千年而變〔二〕，變而蛟復爲孽。一旦先幾，俾道玄得之，豈非神陰有授于道玄，而符鍾陵之言乎？前太史虞公集已爲誌其事，而鐵笛道人楊維禎過其臺，復爲之賦云：

神禹氏之鎖支祁也，水帖東南，民宅下土。閱三千餘年，而大江之西復洪〔三〕，民苦。曰有慎郎，修容吐語。潛妖匿怪，出沒洪所。或化黃牛，或嘯玄虎。呼之則鼃作而鯨吞，吐之則雲涌而霧聚。



利劍莫施於倏飛，犀兵曷用乎周處？於是汝南異人，旌陽宰官，當赤烏之歲首，降金鳳于人寰。馳神情於玄覽，縱道眼于遐觀。木夔無以肆厥詐，石魍無以遁其奸。嗟爾慎郎，遨遊豫章。偷龍宮之寶藏，竊仙閨之異香。幻長眉而美目<sup>〔四〕</sup>，被黼衣而繡裳。托交于長沙之市，而卒婚乎刺史之堂。方其載飲載食，且冠且裾。惡氣將蔽於南昌，腥涎薦被於鴻都。險何止乎鬼工<sup>〔五〕</sup>，暴奚啻於鱷魚<sup>〔六〕</sup>？法官方士，電策雷驅。又孰得以執其辜，俘厥誅乎？若乃策杖縮地，得旨太清。銅符鐵券，金丹寶經。五神告妖而首謁，三老指蹤而前迎。試三五之飛步，按三尺之蒼精。老蜃一斥，海波四平。靈柏消海桑之讖，鐵符垂帶礪之銘。要以一千年之久，制以八百師之冥。嗚呼，真人功亦盛矣。劍光燭地，雷丁躅空。鍾陵之占斯應，西山之植攸同。穹臺是築，東湖之東。軼雲雨於天半，恬汜濫於地中。光地仙之故跡，建水府之新功。觀其西，則雲氣冉冉，煙骨重重，雲君騎鶴，羽客呼龍，非逍遙真人之峰乎？瑤草披披，玉樹差差，錦魚上化，朱鷺齊飛，非洪崖仙子之磯乎？其東，則青霞鳳騫，蒼蘿龍蜒，簷牙啄月，旋題刷煙，非吳彩鸞寫韻之軒乎？西山雨歇，南浦雲停，竹窗雞語，華表鶴鳴，非徐孺子高風之亭乎？挹其前，則滕王之高閣與秋屏而爭聳<sup>〔七〕</sup>；拱其後，則梅子貞之坡與蘇墩而比隆<sup>〔八〕</sup>。是臺也，蓋將絕後而莫躡，追古而同風。鬼母泣乎當道，龍公返乎故宮。札瘥天昏之氣弭，雪霜風雨之候從。蓋非旌陽之靈，不足以安千秋之治，而符五陵之雄。非道玄之玄，亦不足以膺五百之運，而應八百之功。是旌陽之道至道玄而益顯，而道玄之澤與旌陽而罔窮也歟。賦已，於是復爲檄蛟之辭曰：「吁嗟蛟乎，歸來乎。玉龍揚靈，蒼龍騰英，九天不可以遽陞。吁嗟蛟乎，歸來兮。」

豐隆裂膽，鬱攸焦頭，下土不可以久留。嗚呼，裂四海，碎九州，嗟爾蛟乎尚遨遊。定乾綱<sup>〔九〕</sup>，鎮坤維，四海一隅今同歸。吁嗟蛟兮，爾何爲。臺伏蛟，礪銅石。民降土，奠枕席。吁嗟蛟乎，無反側。」

〔一〕復理鐵券於鄱湖口：鄱，原作「番」，據何元錫校改。下同。〔二〕今鎮蛟之券千年而變：鎮，清抄本

《楊鐵崖先生文集》一卷作「填」。〔三〕而大江之西復洪：復洪，清抄一卷本作「洪復」。〔四〕幻長眉

而美目：幻，清抄一卷本作「幼」。〔五〕險何止乎鬼工：險，清抄一卷本作「除」。〔六〕暴奚啻於鱷魚：

鱷，清抄一卷本作「噩」。〔七〕則滕王之高閣與秋屏而爭聳：清抄一卷本同，高，何元錫校刪。〔八〕則

梅子貞之坡與蘇墩而比隆：清抄一卷本同，貞，何元錫校刪。〔九〕定乾綱：乾綱，清抄一卷本作「綱乾」。

## 蒿宮賦

按《大戴禮》及《呂氏春秋》皆著成周蒿宮之事，然未嘗經載詩書，而特見於秦漢儒者之言，君子疑焉。或曰，結蒿以爲宮，如堯宮之茅，楚宮之蒲耳。清廟茅屋，亦以昭其儉也。以蒿可柱，則方外之士談如瓜之棗，如扇之桃，如船之藕，皆可憑信。後世夸大，如漢唐之君稱以符瑞者多矣，而皆未聞瑞蒿之足以柱宮室也。歐陽子曰：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如玄鳥大人跡之類，以稷契有聖德，故神其事耳。蒿宮非此類也歟？愚生幸際盛時，不尚符瑞，敢假問答之

辭，折衷以爲蒿宮之賦。

客有洛下生，見於北京先生，曰：「昔蒼姬氏之作邑于豐也，實爲艷宮。而不知爲周人之盛觀者，乃有鎬京之蒿宮也。惟周之德動於坤極，嘉禾既生，華平亦植。曰神蒿之高茂，挺若豫章之與松柏。仰卿雲之上承，垂甘露之下澤。大不知其幾圍，窮不計其幾尺。亶后皇之嘉樹，異凡卉之自形自色也。于時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後市。明堂大開，洛寢中起。資修柱於神蒿，創危棟之特峙。體唐木之不雕，懲璇臺之傷侈<sup>〔一〕</sup>。爾迺右靈臺，左辟雍，複道嬋娟，重屋玲瓏。四阿旁翼，大室中隆。蒿宮法寢，在乎其中。天子不齋不戒，則不得戾乎斯宮。是蓋靈祇之昭鑒，而天人之所交通者也。天子於是穆穆其容，翼翼其敬，蜩蝓蠖濩，收視反聽。表賢簡能，班常布政。逆釐乎三神，祈福于百姓。斯蒿宮之特名，于以昭揭上帝之休命也。後代靈宮異室，千門萬戶。建木蘭以爲椽<sup>〔二〕</sup>，樹文杏以爲柱。尚詞臣之鋪張，移一時之誇詡。矧靈植之不常，而可以乏揄揚於往古乎<sup>〔三〕</sup>。」先生啞爾笑曰：「異哉，子之所聞也。吾聞諸《爾雅》，繁之醜，秋爲蒿，初生曰藪，暨長爲萩。艾蒿爲冰臺，藪蒿爲薹蓀。蘆蒿曰莪蘿，葍蒿曰蔚牡。斥之曰邪，邢博士之正心；剡之爲矢，張將軍之假手。奚有柱石之大材<sup>〔四〕</sup>，爲梁棟之重負。借蒿宮之有名，亦不過茅屋之昭儉於清廟而已耳。在漢之時也，以果名宮，蒲萄扶荔。以木名宮，五柞枏栢。或莛若而椒風，或林蘭而草蕙。托物之芳，治德之穢。迨其宗祀乎明堂，封禪乎梁父。金芝九莖，產于齋房；玉獸并角，遊于春圃。風聲來于西那，連理植于樂府也。在唐之日也，紫宮既正，離宮日繁。太和翠微，蓬萊含元。紫桂芳椒，襄

城飛山。玉華合璧，嶺秀峰蘭。或義托地理，名取仙寰。而貞觀盛治之際，連理之木生于玉華，華平之花出于武關，君臣動色，遐邇交觀<sup>〔五〕</sup>。而神蒿之柱，亦未聞書其史官<sup>〔六〕</sup>。故知蒿宮之事，述於秦漢之儒，而不同嘉禾之登于《書》，棣華之頌于《詩》也。吾故疑其不如蘭橈杏梁之弗近誣也。況子徒知在古之蒿宮，而未知今日三雍之有宮也。方今聖天子嗣大歷服，治具一新。五帝比德<sup>〔七〕</sup>，三王同仁。萬國修乎方貢，四遠呈其來寶<sup>〔八〕</sup>。天子於明堂布政之宮，感尼父之歎魯國，念孟軻之陳齊君。昭修禮樂，統和天人。廣一元之所運，與萬物而為春。於是陽岡集鳳<sup>〔九〕</sup>，靈圃來麟。嘉禾協象，靈茅應辰。辟雍茁三秀之草，靈臺見五色之氛。諸福之物，莫不畢臻矣。子何徒信耳不信目，而尚拾陋儒之陳言，以啓萬代之君，誇奇喜怪以為神也？「生於是逡巡避席，曰：「僕陋人也，徒聞法官以蒿，未聞法官以道也。微先生之教，則以中國靈蒿，求十丈之神蓮，千尺之影木於海外之島矣。」遂喜而為之歌曰：「堯茨不剪兮，禹室不穹。明堂啓周兮，有蒿之宮。匪蒿之為瑞兮，儉德之崇。」先生從而和之曰：「惟冀作宮，今之鎬兮。合宮同德，衢室同道兮<sup>〔一〇〕</sup>。明堂布政，天人之交兮<sup>〔一一〕</sup>。如松之茂，如木之苞兮。如地之員，如南山之高兮。吾不知宮之為蒿不為蒿兮。」

〔一〕 懲璇臺之傷侈：傷，清抄一卷本作「喪」。

〔二〕 建木蘭以為橈：清抄一卷本作「建木蘭以為橈」。

〔三〕 而可以乏揄揚於往古乎：乏，清抄一卷本作「之」。

〔四〕 奚有柱石之大材：奚，清抄一卷本作

「胡」。

〔五〕 遐邇交觀：觀，清抄一卷本作「歡」。

〔六〕 亦未聞書其史官：官，原作「宮」，據清抄一卷

本改。〔七〕五帝比德：帝，清抄一卷本作「皇」。〔八〕四遠空其來賓：遠，清抄一卷本作「夷」。〔九〕於是陽岡集鳳：集，清抄一卷本作「儀」。〔一〇〕衢室同道兮：室，原脫，據何元錫校補。〔一一〕天人之交兮：天，清抄一卷本作「大」。

## 金蓮炬賦

曰若稽於唐之十五葉也，偉大中之臣鄰。上從諫之有主，下納誨之有人。蓋將進善政於貞觀之祖，而鑒致亂於天寶之君者乎〔一〕。爾其群臣退朝，百司休署。守城憑萬雉之雄〔二〕，司闈嚴九關之禦。合金獸之連環，閉千門而萬戶。朱樓月白，金鐘破夢以宵鳴；紫禁風清，玉漏穿花而夜語。時則天子兢兢圖治，不遑寧寐，沉吟金鏡，恭默丹宸。追創業之多艱，念守成之不易〔三〕。夜迢迢其未央，思從臣之清議。乃有詔於翰林〔四〕，斯臣絢之在侍。備顧問于玉音，揚大對乎九陛。曰嘉言之有補，裨聖聰之未至。天子於是下明命於司炬，徹金蓮之寶炬〔五〕。因夜直於玉堂〔六〕，來吾道夫先路。感明良之相逢，致千載之恩遇。是炬也，匪荷之蓋，匪葛之籠。取髓於丹豹，求膏於赤龍。粲爛兮金菡之英，煒煌兮蒼精之蟲。吐祥氛之五色，續瑞氣之千紅。動彤庭之花影，見紫極之天容。蛾翅交飛，隔絳紗之暖霧；螭頭欲墜，落金剪之春風。誠可鄙列錢於西京，陋青玉於秦宮。瑩若覲天威於咫尺，推光被於九重者乎。嗚呼，吾觀是炬之光且榮也，于以揚天子之清光，于以昭聖人之明德。再

觀是炬之錫而出也，非惟著唐主之仁愛，實以表臣綯之忠赤。沿後日之故事，宋翰林之有軾。既賢主之簡知，宜希恩之嘉錫。一崇德而尚賢，法前王之遺則。偉內府之寶用，恭承恩於夜直。於是乎玉堂之儔<sup>〔七〕</sup>，金馬之匹，固當廣木天之餘光，燭閭閻於隱側也。賦已，而爲之歌曰：「寶炬降<sup>〔八〕</sup>，黃金闕，射綵虹兮貫銀月。寶炬歸，白玉堂，映五星，輔三光。昭聖恩<sup>〔九〕</sup>，揚忠烈，千秋萬歲光不滅。」

〔一〕而鑒致亂於天寶之君者乎：致，清抄一卷本作「至」。

〔二〕守城憑萬雉之雄：憑，清抄一卷本作

「禺」。〔三〕念守成之不易：成，清抄一卷本作「城」。

〔四〕乃有詔於翰林：詔，清抄一卷本作

「韶」。〔五〕徹金蓮之寶炬：徹，清抄一卷本作「炬」。

〔六〕因夜直於玉堂：因，清抄一卷本作

「回」。〔七〕於是乎玉堂之儔：玉，清抄一卷本作「王」。

〔八〕寶炬降：寶，原作「寶」，據清抄一卷本

改。〔九〕昭聖恩：恩，清抄一卷本作「明」。

## 八陣圖賦

余嘗遊于白帝城，覽于魚腹浦。覩石磧兮依然，粲歷歷兮可數。此非武侯八陣之圖，而綿亘於今古者乎？是圖也，天衡在外，地軸居中。八陣爲雲，八陣爲風。三十二陽，則風與天衡而並位；三十二陰，則雲與地軸而共宗。天地之前衡爲虎翼，天地之後衡爲飛龍。風爲蛇蟠<sup>〔一〕</sup>，蜿蜒乎西

北；雲爲鳥翔，軒翥乎南東。蓋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而每一陣以相從。凡行軍而會陣，或設疑而補伏，皆游軍二十四陣之功。中外有輕重之互異<sup>〔二〕</sup>，陰陽有剛柔之不同。主客先後之有數，彼此虛實之相通。一守一戰，妙用無窮。固不知其端倪，亦孰明其始終？撫遺蹟以夷猶，良有感於予衷。想夫是圖既成，變化不測。乾坤回旋，山川失色。風淒雲慘，神號鬼泣。數定兮莫移，理妙兮莫測。極垂大法以示人，爛昭昭其如白日。彼常山之蛇不足以言其彷彿，而六花之陣不得以見其萬一。此唯所以思武侯於當年，而歎天才之不易得也。方其漢業衰微，九州騰沸。孫權據吳，曹瞞僭魏。當時惟劉玄德，其猶漢室之裔乎？而且三顧草廬，殷勤懇至。則武侯之出處，蓋在于天下之安危，而不在於一身之顯晦。蓋將繼炎劉四百之基，而不爲鼎足三分之計。其趨劍閣之險<sup>〔三〕</sup>，負全蜀之利<sup>〔四〕</sup>，所以經營於胸中者，欲馘魏吞吳以克復漢家之神器<sup>〔五〕</sup>，掃清中原以造高光之盛際。而所謂八陣之圖，方將用夫一二。奈何人心雖定，天命不回。木牛流馬之徒巧，而秋風五丈之堪哀。街亭既往而莫及，祁山徒至於載來。何上天之相厄，使大業之中頽。愚於是頌出師之表，撫八陣之圖，而知其忠誠貫日月，氣節橫風雷。惜乎天不遂其志，而用不盡其才也。乃爲之歌曰：

「天下兮三分，漢業兮如雲。彼蒼蒼兮何心，使吾侯兮功不成。八陣圖兮魚腹浦，我思侯兮心獨苦。天地兮無窮，與斯圖兮終古。攀古柏之虬枝兮，拜君侯於祠下<sup>〔六〕</sup>。」

〔一〕風爲蛇蟠：蛇，清抄一卷本作「地」。

〔二〕中外有輕重之互異：互，原脫，據何元錫校補。

〔三〕其趨劍閣之險：清抄一卷本作「其趨劍閣之除」。〔四〕負全蜀之利：負，清抄一卷本作「有」。

〔五〕欲馘魏吞吳以克復漢家之神器：吞，清抄一卷本作「吐」。〔六〕拜君侯於祠下：拜，清抄一卷本

作「肆」。

## 太液池賦

維漢武皇，威武奮揚。外裔賓服〔一〕，中國富强。侈千門而萬戶，壯城池之金湯。羌有感於多士，肆多慾以祈長生。於是神明通天，望鶴柏梁。廓神遊乎八極，而資大漢之靈長。爾乃鑿太液之神池，壯清觀于未央。倒青天兮練淨，耿銀河兮鏡明。三山鼎峙以中立，魚龍踏浪而群驤。石鯨吼壺天之翠雨，白麟舐丹鼎之玄霜。花島春晴，舞藏珠之神鳥；滄洲雲暖，覆映木之瓊芳。偉奇景之畢觀，與瀛海而相望。天子於是闢石室，開金堂。御以飛龍之舟，揭以雲霓之幢。啓青鸞之琅械，邀金母之瑤裝。授五岳之真圖，賜紫錦之霞囊。奏瑤池白雲之曲，鼓崑邱彩鳳之簧。啖千歲之蟠實，酌九天之神漿。殆將脫腥腐而輕舉，馭浩氣而高翔。遠而望之，何異引風颿於弱水；近而視之，其猶遡星槎於天潢。睇始元之黃鵠，眦儀鳳之踰躄。感靈瑞之來備，符漢德之明昌。翼後王之繼作，仍於此乎徜徉。幸飛燕於雲舟，駟虬龍而並行。觀鳴鶴之小娃，擷菱蕖之秋香。肆羅襪之凌波，結翠縷於珠裳。勅飲飛之金鎖，纜桂柁於滄浪。颯涼風之西來，慮弱質之莫當。故七寶避風之榭，又



截然屹立乎其傍。嗟斯池之淫洏，其能衍漢澤於無疆。厥後玉環繼跡，流鶴于唐。築高臺之百尺，挹明月之夜涼。始霓裳之歌舞，終錦襍之荒亡。則是池也，適爲禍國之窀，而不足以爲治國之光。嗚呼，影常娥於皓月，獲巨魚之明珠。飲秦酒之鉄杯，乘昆明之樓航。是皆無益於治道，吾獨怪忌諫於忠良。此所以騷人墨客，感慨於百世之下，徒資弔古之彷徨。噫嘻，安得澤吾善也，有周文之靈沼；除吾惡也，有大禹之刑塘。然後傾太液之水，以一洗武皇之宴荒也哉。

〔一〕外裔賓服：裔，清抄一卷本作「夷」。

## 方諸賦

玉兔之英，老蟾之精。雲開鏡明，珠孕水清。貫陰氣之至象，發奇津於凜零。此所以藏取水之實用，而著方諸之美名者歟。想夫大蛤顯瑞，陰燧發珍。美素石之瑩潔，佳奇珠之孕真〔一〕。沉埋已久，進用何新。忽玉府之登崇，與璜尊而並陳。至若禮嚴明堂，聿崇祀事。庭設燎之有光〔二〕，器盛黍之既備。絜三酒之惟具〔三〕，亦六尊之咸至〔四〕。既明火之聿來，思明水以爲貴。乃命司烜，修其職位。奉寶鑿而取新，列上尊於五齊。致方潔之美液，如大羹之至味。當其寒兔泣霄，老鶴淚天。璇宮開啓，瑤階濕沾。孰茲鑿之磨拭〔五〕，來泚泪而清連。地上升而默致，天下降而通玄。鑿得水而爭

輝，水貯鑿而彌妍。登然如響甕之得露，滴然如漢盆之得泉。凝潤澤之厭浥，浴元氣之渾全。佐王祭之事畢，與陽燧而功肩。吾求其初，則其成於湛恩爲波之遠，至和爲源之深歟。天酒未曩之降，仁澤無形之臻歟。其在五行之理，則金生水之津歟。其在五星之內義，則水輔太陰之倫歟。故不得其物類之兆，而必其理感之因而已。天地中間，太乙是主。水精之生，萬物之母。雲從神龍，風從嘯虎。彼以類而相感，亦其理之所寓。況方諸之毓英，與陰精而同祖。宜天一之所生，實陰胎之有取。爾乃尚其味於五味之本，和其齊於說齊之序。故夏后之尚重，由王人之潔著。又何以一其於祭祀，而同於萬物之欣覩也？嗟夫，物貴適用，士貴逢時。方今大德麗天<sup>〔六〕</sup>，四海春熙。琳琅效貢，怪石售奇。明鑑是明，仁寶不遺。豈尚明水之陸贄，而獨取龍榜之昌黎？蒼生仰熙，帝臣願爲。將崇皇元方諸之本，陋唐人明水之卑。

〔一〕佳奇珠之孕真：孕，清抄一卷本作「溟」。

〔二〕庭設燎之有光：有，清抄一卷本作「且」。

〔三〕繫

三酒之惟具：清抄一卷本作「羌三酒之且具」。

〔四〕亦六尊之咸至：亦，清抄一卷本作「有」。

〔五〕孰茲鑿之磨拭：孰，清抄一卷本作「就」。

〔六〕方今大德麗天：德，清抄一卷本作「明」。

## 柱後惠文冠賦

昔楚王之伯略，惟畋獵之是勤。飛蒼鷹於雲夢之澤，逐黃犬于漢水之濱。當其逐竄群獸，辟易衆禽。獬豸何來，神羊始聞。闊臆婪尾<sup>〔一〕</sup>，奮鬣舐唇<sup>〔二〕</sup>。正直威勢，竦颯精神。發聲雷響，瞋目電焚<sup>〔三〕</sup>。勁烈毫毛，糾纏骨筋<sup>〔四〕</sup>。豹見之而隱南山，犀避之而入海津。虎嘯風而屈首，兔入月而遁身。狐不敢於假威，狼亦收其野心。其狀也，觸籓之牴不能比<sup>〔五〕</sup>，卧沙之羶寧足倫？蘇武不可得而牧，王良不可得而擒<sup>〔六〕</sup>。忽見獲于雲夢之藪，蠡目豺聲之君。執法是簪，因鄭氏而獻囚於晉，爲周衰而見取於秦。龍顏奮興，豸冠再新。是冠也，不皮不鞞，不絲不綸，不飾珠玉，不崇金銀。矧鵠尾之非寶，陋氎毛之徒珍。匪錦里之烏角，邁諸葛之綸巾。許子素冠之卑陋，老氏黃冠之異紛。小冠子夏，烏帽參軍。皆不若是冠之正直，而可以革邪佞與奸囂。故湖廣名之爲獬豸法冠，張子目之爲柱後惠文。爾其御史是職，官儀縉紳。自出漢庭，親承帝恩。居天下紀綱之地，佐朝廷耳目之臣。光耀狐裘之袂，風生繡衣之襟。懷狼心者不敢以當道，包梟志者豈可以遁群<sup>〔七〕</sup>？察猛虎之苛政，求率獸於病民。狗尾望風而降，羊胃削迹而論。指斥佞夫，扶植正人。登未央之宮，升金馬之門。近天威之咫尺，立玉階以敷陳。載秉白簡，仰竭丹誠。將軍坐背闕而見斥，御史不識字而即論。暴勝服之而持斧，張綱戴之而埋輪。有温造而官僚始懼，得李勉而朝廷始尊。賈琮朱博之稱職，桓典

到都之咸循。此則柱後惠文之稱，實由柱後惠文之得其人也。伊我皇元，遠邪舉仁。相以熊兆，將以虎賁。聖德昭昭，符瑞紘紘。驗原隰之騶虞，出郊藪之麒麟。軒轅白澤之必至，有周旅獒之載臻。御史凜乎秋霜，郎官應乎列辰。西北之獸，光乎惠文。洗楚秦之荒陋，振漢唐之晦湮。予將升虎臺而拜天顏，獻豸賦而陳楓宸。

〔一〕闊臆婪尾：婪，清抄一卷本作「於」。

〔二〕奮鬣舐唇：舐唇，清抄一卷本作「砥脣」。

〔三〕瞋目電

焚：電，清抄一卷本作「雷」。

〔四〕糾纏骨筋：骨筋，原作「筋骨」，據何元錫校改。

〔五〕觸籓之羝不

能比：能，清抄一卷本作「可」。

〔六〕王良不可得而擒：而，清抄一卷本作「其」。

〔七〕包梟志者豈可

以遁群：梟，清抄一卷本作「梟」。

## 刺史屏賦

李唐氏之有天下也，實創業於文皇。既大統之繼承，視生民其如傷。覽九有之博大兮，念撫字之未遑。惟刺史之任責兮，係生民之否康。得千里之一才兮，恐寤寐之或忘。筆素屏之在目兮，將懲惡而勸良。此貞觀之治所以浸明而浸昌，而刺史一屏所以昭萬世之休光也。是屏也，廓然而方，危然而直。橫玉殿之中央，映丹宸之邇密。非圖白波青障之淋漓，而供耳目之戲玩。非繪窈窕娉婷

之艷麗，而資中心之淫佚。揭翰墨之芬芳，浩縑素之潔白。樹宮寢之深沉，隔仙凡於咫尺。當其玉筍拜班，紫宸退朝。適萬機之逸暇，方少憩而逍遙。思閭閻之休戚，係守土之臣僚。泚香露於陶泓，沐玄雲于鈿毫。向屏障而親題，蔚奎翰之昭昭。列州郡之鉅細，分姓名之卑高。志治政之得失，明黜陟於疲勞。所以激昂天下之俊乂，而莫不思翱翔于九霄也。於是智者效力，善者竭忠。遐陬黔黎，輦下困窮，罔不周知而洞明，咸在乎太陽下照之中。嗚呼，急於求賢，斷自宸衷〔一〕。嗟嗟仁主〔二〕，疇能與同？顧是屏之上列，豈樹塞於深宮？而一時人才之區別，非潁川之黃與渤海之龔，曾何足以比隆也哉？慨文皇之既逝，移暗主之相仍。拊遺編而太息，徒憂心之沖沖〔三〕。當宋世之五葉，書《洪範》於御屏。知天位之艱哉，與天命之難忱。若《無逸》之圖繪，恒惕惕而兢兢。是誠足以追貞觀之盛心，與文皇而並榮也。（以上《鐵崖賦稿》卷上之一）

〔一〕斷自宸衷：衷，清抄一卷本作「忠」。

〔二〕嗟嗟仁主：仁，清抄一卷本作「明」。

〔三〕徒憂心之沖

沖：沖沖，清抄一卷本作「沖沖」。

# 全元文卷一二八八

楊 維 禎 六

## 旅獒賦

夫何西域之神獸兮，挺奇姿之雄虓。毛五色其異兮，形四尺其高。其類雖龐兮，其名則獒。當夫姬武克商，四裔來王<sup>〔一〕</sup>。九夷之國，八蠻之荒，莫不通道里以底貢，跨山海而梯航。於是獒也<sup>〔二〕</sup>，出幽岩之盤紆，越流沙之汪洋，踰葱嶺之遐陲，來上國以觀光。觀其容止俊特，筋骨權奇。龍臆虎脊，殊文異姿。耳聃聃兮葉妥，尾蕭蕭兮彗垂。日光炯乎星射，足勢矯乎風馳。性辨慧而解意，才聰明以識機。寧虞人之從欲，逐走獸以忘歸。方之以天狗，不足比其精神；浴之以咸池，才可澤其光儀。故其動必擇群，出必適時。一號而狐狸遠避，一抹而神駿不追<sup>〔三〕</sup>。猛氣不群，豈勁獬狂狻之可伍；雄姿拔類，非宋獺韓犴之敢窺。此周人所以謂旅獒爲聖人之瑞應，而重西土之產宜也。是故重華玄德而鳳凰來儀，神禹文命而龍馬賦形。匪智力之可致，類因人而見徵。獒之出於盛時也，又豈

無其事而虛其應也哉？彼其槃瓠五采，解報國仇；鵠倉九尾，蒙恩葬丘。矧棄人而用犬〔四〕，隨所嗾於晉侯。是皆禮不合於聖典，事或出於繆悠。縱彼武王，撫臨萬國。偃武修文，萬邦懷德。宜其有非常之貢，而應非常之績。配越裳之素雉，侈王會之名物。而太保方且作訓于王〔五〕，錄于史冊，毋畜非性，毋作無益，百度是貞，不爲物役。觀寶賢之誠語〔六〕，實老臣之忠識也。方今聖人御世，四海宴然。不寶遠物，而所寶惟賢。輩三王而作侔〔七〕，與唐虞而比肩。郊藪麟出，阿閣鳳騫。鼈牛獻於疏勒，馴象貢於南安。豈特旅獒之有獻，且見四靈之畢臻矣。

〔一〕四裔來王：裔，清抄一卷本作「夷」。

〔二〕於是葵也：是，清抄一卷本作「楚」。

〔三〕一抹而神駿

不追：抹，清抄一卷本作「秣」。

〔四〕矧棄人而用犬：用，清抄一卷本作「困」。

〔五〕而太保方且作訓

于王：太，清抄一卷本作「大」。

〔六〕觀寶賢之誠語：誠，清抄一卷本作「誠」。

〔七〕輩三王而作侔：

作，清抄一卷本作「不」。

## 未央宮賦

龍卧沙丘，鹿走秦關。斬白帝於中霄，斷三尺之芒寒。望碭雲之應瑞，肇炎祚之開端。若乃鴻溝不限，垓下無兵。狡兔既獲，良犬斯烹。基嶠函以建業，據天府而作京。而未央之壯麗，實鄴侯之

經營。想其背陰負陽，延庚揖辛。定乾坤之方位，倣太紫之儀形。厚土豐隆，崇基增成。鑿石于山，伐木于林。川浮陸載，神輸鬼行。萬人舉築，千夫揮斤。抹之繩繩，琢之丁丁。工倅獻巧，離朱司明。灑汗雨飛，噓氣雲興。咎鼓弗勝，如雷如霆。曾日月之幾何，而巨構之崢嶸。於是雙闕翬飛<sup>(一)</sup>，崑崙嶽崑<sup>(二)</sup>。蒼龍蚴蟉於東廂，白象蜿蜒於西清。貫天閣之嚴謐，闢九重之幽深。仰杳眇而無見，洞俯達而無垠。繚以周垣二十八里，按成數于列星。歷闕門而直上，陟甬道以旁升。但見夫洞豁嶮峭，聳牙突兀。心驚目眩，轉盼迷惑。鳩衆巧以爭能，因瓌材而成質。抗龍首以疏殿，勢隆崇而岌峩。巨虬梁于拱端<sup>(三)</sup>，綦虹闌於砌側。繡栴繽紛，雲楣的皪。蘭橈生香，文檣奪色。圓窠方栴，層架疊出。彤簷引風，鸞鳳軒翥。鼇脊摩霄，蛟龍辟易。軼雲雨于前榮<sup>(四)</sup>，拖虹霓於四壁。激日景以內虛，納浮光而外闕。繪花卉之蒙茸，幻仙靈于金碧。奇形異狀，變化不測。盱盱皓皓，郁郁熠熠<sup>(五)</sup>。粲兮爛兮，不可徧識<sup>(六)</sup>。至若武庫雲湧，太倉山立。別館紆迴<sup>(七)</sup>，長廊修直。閒房娉媚，層樓崩圯。彌山裕谷，櫛比鱗緝。望不能盡，步不能及。此未央之宮，爲關中之第一<sup>(八)</sup>。迨夫建元之時，武皇御極。增廣乎前修，恢弘乎舊式。窮奢極侈，靡所顧惜。削瓊琢瑤，雜以瑊玢。玫瑰琳珉，瑀鏤鏤刻。木蘭文杏，五采華飾。玉户金鋪，參差翕絕。華榱壁璫，鳴風耀日。青瑣熒煌，丹墀赫奕。前修後廣，左平右城。黃金爲帶，白玉爲礪。錯以照乘之珍，間以和氏之璧。則未央之宮，益隆于往昔。嗚呼噫嘻，是宮也，鄼侯之經始，武皇之增益。撫遺編而博覽，未嘗不爲之太息。固無責於建元之多慾，而每罪夫相國之無術。方其鮑魚未息，羸緒方強。役驪山，建阿房，勞民生以自樂，



僅二世而國亡。此漢之所以興，而秦之所以亡。于斯時也，萬姓皇皇。朝攻莫戰，扶傷裹創。共想望于息肩，蘇民力以安康。何建邦之七年，即經營乎未央。偉高帝之一怒，慨盛德之難量。曰民生之勞苦，何過度於宮室？誠仁厚而莫忘。嗟爾鄭侯，三傑之良。乃曰因天下勞苦，可以治宮室，何是說之披猖？夫以汹汹之多難，以力役之擾攘。匪弔民之盛事，俾群黎兮永傷。且謂不壯不麗，無以示威，尤見其學術之荒唐。夫以創業垂統之一初，固宜發政施仁于四方。以王道而爲本，以盛德而爲綱。苟或不然，雖山川之險不足恃，又何宮室之可防？且謂後世之無以加，曾不知五葉而生武皇。夫以支鵲露寒，宣溫清涼，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立仙掌于建章，校羽獵于長楊。營宜春而結棠梨，亘長樂而趨明光。皆鄭侯之作俑，而未流之浸長。使鄭侯有王佐之才，而輔賢明之主。茅茨以崇夫堯，卑宮以法夫禹。則漢可同于三代，而高帝可比夫湯武。奈何不此之務，而維彼之舉。是所以未央之既成，而炎德之不溥矣。安得會赤松子于鴻蒙之間，而與之一論此語乎？

〔一〕於是雙闕翬飛：闕，清抄一卷本作「缺」。〔二〕崿嶽嶽嶽：嶽，清抄一卷本作「嶺」。〔三〕亘虬梁

于拱端：拱，清抄一卷本作「拱」。〔四〕軼雲雨于前榮：前，清抄一卷本作「下」。〔五〕郁郁熠熠：郁

郁，清抄一卷本作「燁燁」。〔六〕不可徧識：徧識，清抄一卷本作「編識」。〔七〕別館紆迴：紆，清抄

一卷本作「紆」。〔八〕爲關中之第一：關，清抄一卷本作「關」。

### 姑蘇臺賦

吳山嵯峨，吳水淥波。問姑蘇其何在，傷春草之遺坡〔一〕。當夫春秋季世，闔閭奮武。滅徐伐越，援蔡敗楚。迨夫差之傳國，遂爭雄乎伯主。既勢強于外敵，遂志荒于內蠱。爾其伯長黃池，讐栖越嶠。進美人於會稽，回春風于一笑。謂館娃之宮不足以極崇高，謂響屨之廊不足以供瞻眺。于是乃築崇臺，于水之涯。經之營之，輦石漕材〔二〕。紛百堵兮交作，隱萬杵兮春雷。何成功之敵後，羌不日而崔嵬。遠而望之，則上摩蒼穹，下壓后土，日月蔽虧，山川掩翳。凝晴雲以不飛，却坱埃于無際。近而視之，則崇基盤薄，壁立巖巖，白堊塗附，玫瑰雜綴。繚周垣以縈迴，幾歷階而後能至也。于是朱萼宿霧，畫棟棲煙。金環鑄獸，翠瓦藏鴛。危闌屈曲以依倚〔三〕，迴窗玲瓏以駢聯〔四〕。想宮車之至止，擁西子之嬋娟。瞻玉容于雲表，盼蛾眉于天邊。恍神女之憑虛，異秦嬴之驟鸞。天風至而笙歌遠揚，白日照而簾幙高褰。渺縱目于千里，曠游情于八埏。散深宮之幽思，極娛樂于群仙。若乃蘭芷春香，燕鶯曉語。燕銀葉以氤氳，對菱花而延佇。綵鳳斜欹〔五〕，金翹低拊〔六〕。妙光華于艷粧，丐君王之一顧。每登臺以游觀，暢情懷而容與〔七〕。展華筵以共樂，酌桂漿於鸚鵡。行素鱗于玉盤，出紫駝于翠釜。樂已甚而忘疲，忽流光之西去。于是日沉極浦，雲暝長河。芙蓉披風，遠樹交柯。微月初出，歡情愈多〔八〕。笑言綢繆，朱顏半酡。有酒如澗，不醉如何。何烏啼之未已，忽歲月

之蹉跎。載鴟夷於鏤劍〔九〕，致烏喙之揮戈。高臺已傾，往事如夢。人已去而燕子聲空，春欲回而野棠陰重。撫遺基而永歎，嗟聲色兮安用？自艷媚之一蠱，雖有國而誰共？弔伍君于胥門，曾不滿夫一慟。論東吳之爲國，亦襟江而帶湖。暨夫差之雪耻，而勾踐之囚拘。猗伍胥之忠貞兮〔一〇〕，將繼黃池之伯圖。何宰嚭之亂國，受種蠡之擲揄。進尤物于若耶，築高臺於姑蘇。自美色之炫目，而夙志之已孤。胥既亡而莫救，國遂没而身俘。太伯之廟已湮，而闔閭之城已墟。致敵人之一笑，貽萬世之嗟吁。嗚呼，靈臺之築，文王以之而興周。金臺之築，燕昭以之而復讐。何姑蘇之一成，而吳國之爲丘？彼與民而同樂，或尊賢而禮優。此惟樂于女色，而與賢以爲仇。所以爲臺者既異，而所以處夫臺者又不侔。姑蘇固不媿乎黃金，又安與靈臺而並求也哉？于是爲姑蘇臺之賦以亂之，歌曰：「臺之築兮民勞，君之怒兮怒夫不高。女色兮迷人，日夕兮愒愒。月明兮烏啼，君王之宴兮不醉無歸。敵已至今不知，人已去兮臺亦墮。弔麋鹿之遺址，撫怒濤其同悲。」

〔一〕傷春草之遺坡：坡，清抄一卷本作「陂」。

〔二〕輦石漕材：漕，清抄一卷本作「槽」。

〔三〕危闌屈

曲以依倚：依，清抄一卷本作「並」。

〔四〕迴窗玲瓏以駢聯：聯，清抄一卷本作「驄」。

〔五〕綵鳳斜

欹：欹，清抄一卷本作「欺」。

〔六〕金翹低拊：翹，清抄一卷本作「撓」。

〔七〕暢情懷而容與：與，清

抄一卷本作「予」。

〔八〕歡情愈多：情，清抄一卷本作「惊」。

〔九〕載鴟夷於鏤劍：夷，原作「革」，據

清抄一卷本改。

〔一〇〕猗伍胥之忠貞兮：猗，清抄一卷本作「倚」。

又

駕扁舟於具區，過夫差之故都。考平生之史冊，探今日之姑蘇。當夫春秋之季，始聞闔閭伐郟戰楚〔一〕，列會兵車。終以夫差奮武，橫開伯圖。大邦懷畏，小邦走趨。天地爲之改觀，風霆爲之馳驅。當是時也，內有志謀之士，外有雄悍之夫。吳辟則虎，越辟則狐。南強北伯，莫之抗予。由是志驕而溢，量窄而膚。舍敵國之外患，乃築臺而自娛。于是鳩工累土，運畚載塗〔二〕。矗九重于日表，通咫尺于天衢。影沒滄浪之水〔三〕，勢壓虎丘之隅。結坤之絡，振乾之樞。五岳屹立乎霄漢，三山飛出乎方壺。彼方積薪而卧，我乃宴鳩而居〔四〕。宜其勢高則傾，器滿則虞。覆亡莫救，禮義放疏〔五〕。致使亡社而滅國〔六〕，何異拉朽而摧枯？爾其游觀爲沼，歌舞成墟。春風走鹿，夜月啼烏。鯨吞乍浦〔七〕，龍作太湖。江雲吞吐，海雨模糊。嘯飢鳶于島嶼，悲落鴈于洲蘆〔八〕。劍精掩一抔之土，水犀滅萬軍之夫。居人悵快，行客踟蹰。固欲暢懷而登眺，無乃愴古以嗟吁。仲雍之祀，誰其忽諸？指血未乾，懷寶迷吳。疾攻心腹，諫拂龍魚。妖女尚媚容于脂粉，忠臣已吼血于屬鏤。金香時鬱乎樓闕，鐵甲夜啓乎闐闐。甬東之耻，深慚伍胥。使勾踐得伸乎烏喙，黃金合鑄乎陶朱。顧茲臺之既傾，空對景而歛歔。後之銅雀，愧分香而賣履。及乎戲馬，空叱咤而暗鳴。嗟二雄之覆轍，曾不鑒於茲乎。

〔一〕始聞闔閭伐郟戰楚：郟，清抄一卷本作「剡」。〔二〕運畚載塗：塗，清抄一卷本作「俞」。〔三〕影沒滄浪之水：沒，清抄一卷本作「漫」。〔四〕我乃宴鳩而居：鳩，清抄一卷本作「鵠」。〔五〕禮義放疏：放，清抄一卷本作「故」。〔六〕致使亡社而滅國：亡，清抄一卷本作「夷」。〔七〕鯨吞乍浦：乍，清抄一卷本作「詐」。〔八〕悲落鴈于洲蘆：蘆，清抄一卷本作「渚」。

## 象載賦

聖德昭兮皇風赫，和氣流兮休祥集。昔漢德之方炎，偉武皇之御極。詠赤鴈于雅歌，知象載之司出。吾想西方之英，山嶽之靈。聚彩毓秀，攄奇吐英。孕瑞物于岩竅，昭斯世之太平。鍾元氣以爲質，妙大巧于無形。軻輶軫軸之咸備〔一〕，輟輶輓輓之天成〔二〕。蓋象乎任載之車，所以爲瑞世之徵也。上圓類乎穹昊，下方法乎柔祇。斧斤之迹既泯，而輪輻之製不遺。應規合矩，或似無而有；軒前輕後，或似是非。實化工之所造，非人力之能爲。于是群仙驂乘，山靈捧轂。望長安之迢遙，瞻帝居之肅穆。造父之徒不能御，渥洼之馬不能服。遡墟埃以回旋，駕清飈以馳逐。仙關曉起，與玉輅以爭輝；輦道塵清，使金根之退伏。念轍迹之無繼，望先驅之神速。煙霏碧樹，騰瑞彩於晴虹；露濕瑤階，眩祥光於清旭。並芝房以纚美，侍竹宮之祈祝。蓋地不愛寶而效靈，天眷武皇而錫福。此所以詠于侍臣之歌，進於太史之錄。然是時也，未央建章之纚屬，千門萬戶以相紆。內爲求仙之

舉，外爲瀆武之圖。方將殷朱輪以逐北，望指南於飛車。無輪臺之一詔，殆漢室之爲墟。如是則象載之出，恐適以媚君之不德，而爲天下之厚誣。且與其瑞于異物，孰若瑞于吾人。如嵩岳之降神，生申甫之良臣。運元氣於樞機，載斯文於鈞衡。軼吾皇于太古，輓吾民于太平。豈不勝夫象載非載而不可以用，似輿非輿而不可以乘？如是則象載之出，未必不爲方士之怪誕，以惑君之聰明。雖然，瑞固有應，應必有徵。山出器車，著于禮經。出匪其時，爲世所輕。使象載也，果出於唐虞之上，與鳳凰以來庭，又未必不爲珍矣。浮雲蒼蒼，往事堪傷。未央之銅駝荆棘，茂陵之石馬荒涼。何當裒仙人之清淚，與論夫象載於渺茫。

〔一〕軛輒軫軸之咸備：咸，清抄一卷本作「成」。

〔二〕輻輳輓輓之天成：輓，清抄一卷本作「軌」。

### 紫微垣賦

翰林主人問於大比賓曰：「子亦知夫天上紫微之垣乎？」賓曰：「二氣既闢，九天獨穹。圓方相涵，浩蕩無窮。星藩十五，天門九重。維七在西，其八在東。跨中元之浩蕩，接北極之鴻蒙。左樞右樞之夾戶，天乙大乙之當墉。三爲庶子之居，四爲後宮之權。上宰少宰之以次，上丞少丞之相從。二位在大贊府而優游，兩輔處陰德門而從容。女史柱史之守<sup>〔一〕</sup>，天柱大理之恭<sup>〔二〕</sup>。勾陳橫尼之指

北，天皇獨在而居中。五帝內座之後門，十六華蓋之并杠。名傳舍之九星，如庖丁之衆傭。八宿號八穀之後，六曜名六甲之雄。四辰名爲四輔，三台自以三公。天府階之峯嶺，文昌室之穹窿。惟文星之淡淡，似月形之朦朧。天棊天牀之設，天柱天牢之充。樞精突兀，北斗高冲。璇璣權衡之粲粲，闔陽瑤光之瞳瞳。環太微之正衛，朝太陽之昭融。東垣比夫上相<sup>(三)</sup>，西垣比夫上將，而垣之貴要無過乎紫微之宮矣。」主人莞爾而笑曰：「此因天上紫微垣也<sup>(四)</sup>。若夫燕山之地，冀都之封。天吉其相，地靈其鍾。拱大殿之丹墀<sup>(五)</sup>，待未央之紫宮。襟高臺於龍虎，帶巨關于居庸。創華省之崔嵬，顧都堂之崑崙。疏桂卓越乎青雲<sup>(六)</sup>，畫棟高凌乎太空。軒欄繚繚而婣娟，窗楹周迴而玲瓏。崧岩赫澤<sup>(七)</sup>，燐灼岌衝。面天顏之不遠，知民望之有崇。滂漉溉注，爲鳳池之滌。崛岉磊砢<sup>(八)</sup>，爲瀛洲之蓬。薇花開廊間之紫，蓮萼泛幕底之紅。東吏戶禮，西兵刑工，相君居要于中，令曹司各職乎乃功。大陰陽之調燮，廣天下之會同。鳳閣空誇乎武后<sup>(九)</sup>，薇省徒詫于玄宗。門下不語之以同日，尚書又直在其下風。總十省之領袖，關一人之四聰。不多門之是出，惟一揆之攸通。此非人間之紫薇垣也歟？」大比賓曰：「方今錢唐淞水，武林胥岡。巨湖在西而漾漾，大江東去而溶溶。環四道而新作南省，拓闡闡而據乎要衝。東民子來，不日是攻。西蜀之柏，徂徠之松。南山之梓，嶧陽之桐。奔會雜集，翥鳳蜚龍。上承恩於天帝之澤，下懷德於柱國之公。此又人間第二之紫微垣也<sup>(一〇)</sup>。況今大比之歲，歌乎鹿鳴之工。歷都堂而北覲，伏丹墀而對恭。觀三登之取士，奚異禹門之登龍？愚也不敏，方將探洙泗于硯沼，列五嶽于筆鋒。春宮較藝，上國觀光。奏三千禮樂之字，披二十八宿之

胸。十年鳳池之到，則紫微之垣安知不置吾七尺之躬乎？於是主人喜而爲之頌，頌畢而效三呼之嵩。

〔一〕女史柱史之守：清抄一卷本同，女史，何元錫校刪。

〔二〕天柱大理之恭：清抄一卷本同，天柱，何元

錫校刪。

〔三〕東垣比乎上相：上，清抄一卷本作「土」。

〔四〕此因天上紫微垣也：因，清抄一卷本作

「固」。

〔五〕拱大殿之丹墀：殿，清抄一卷本作「明」。

〔六〕疏桂卓越乎青雲：桂，清抄一卷本作

「柱」。

〔七〕崧岩赫澤：澤，清抄一卷本作「燁」。

〔八〕嶠岫磊礫：礫，清抄一卷本作「聞」。

〔九〕鳳

閣空誇乎武后：乎，清抄一卷本作「于」。

〔一〇〕此又人間第二之紫微垣也：二，清抄一卷本作「三」。

## 封禪賦

噫吁嘻，封禪何始也？五三無其憲，其秦漢之侈心乎？六籍無其載，其緯書之誖淫乎？由人主之好名，紛佞臣之逢欲〔一〕。故勞民而張費，貽一時之慘毒。崇封降禪，其祀兮何志？泥金塗玉，其秘兮何辭？上不足以格皇穹，下不足以福蒸黎。不過誇詡功德，而爲長生不死之祈者乎？昔重華之巡守，至于岱宗之下，嘗燔柴以告至。豈五色之封土，惟昧者之罔覺〔二〕？鑿鉤命之簧鼓〔三〕，證禮器之升中。封泰山而禪梁父，遂一趨而問惑妄。殊流之原祖，登分丘而礪石，謂卒業之有取。然



而立名紀功，何二葉而亡羊。致海內之虛耗，亦封巒之啓行。或巨蹟與三呼〔四〕，受面罔於聾盲〔五〕。世祖拒群臣之請，亦先代之懲羹。何讖文之重蔽〔六〕，遽轉石而紛更〔七〕。彼有後元之主，分獨守其儉節。天監之君，聆嘉謨而遽輟。迨貞觀之採議，德太微之警宇。何開元之旋踵，又天人之敢拂？噫吁嘻，考封禪之不經兮，信非三代聖王之對越。孰能闡正經之通議，滅緯書之曲說？嫉邪如魏公，尚以其時爲未可〔八〕。達道如昌黎，猶縱其君之蹈轍。痛草儀於身後〔九〕，紛相尤於佞舌〔一〇〕。夫郊上玄於圓丘，祀申儀于方澤〔一一〕。徧靈祇于四望，有山川與喬嶽。躬秉精以端誠，侈天子之禮樂。茲祀典之所昭，焉皇皇其更索。自伯者誇大，管氏猶不能以格非。七十二君之無稽，又焉用夫誕爲？尚論古人，獨一許懋之建議，闢衆邪於直筆。其曰聖主不封禪，而凡主之不應兮。豈非百代之元龜，而足以箴時君之痼疾？

〔一〕紛佞臣之逢欲：紛，清抄一卷本作「續」。〔二〕惟昧者之罔覺：惟，清抄一卷本作「羌」。〔三〕鑿

鉤命之簧鼓：簧，清抄一卷本作「篳」。〔四〕或巨蹟與三呼：蹟，清抄一卷本作「績」。〔五〕受面罔於

聾盲：罔，清抄一卷本作「圖」。〔六〕何讖文之重蔽：何，清抄一卷本作「胡」。〔七〕遽轉石而紛更：

而，清抄一卷本作「之」。〔八〕尚以其時爲未可：清抄一卷本作「時以其爲未可」。〔九〕痛草儀於身

後：草，清抄一卷本作「芊」。〔一〇〕紛相尤於佞舌：舌，清抄一卷本作「古」。〔一一〕祀申儀于方

澤：申，清抄一卷本作「方」。

## 均田圖賦

按五代周世宗以《均田圖》賜諸道，蓋均田之制創自後魏孝文，而其圖則李唐元氏獻於德宗者也<sup>(一)</sup>。因作《均田圖賦》，曰：

嗟阡陌之一開兮，肆兼井之不仁。制不可以率復兮，乃議田之是均。鬱林林之黎元兮，資稼穡以爲生。既教養之無法兮，宜貧富之不平。繫口分而畫野兮，允經國之大式。必邑地之相參兮，限田萊而有極。土不遺利兮，人無餘力。派頃田于單陋兮，制強宗之侵陵。獲資生之大利兮，免豪右之倍徵。此均田之大略兮，見寫圖之詳悉<sup>(二)</sup>。將損多而益寡兮，致齊民之歸一。相爾疇之紛紛兮，畝爲數其秩秩。受露田之四十兮，配桑田之二十。定盈縮于還與受兮，各分牛以自給。強不敢于占奪兮，弱猶得以播殖。圖雖卷而不盈兮，備輿地之所有。粲良策于指掌兮，念生靈其獨厚。懿元魏之文辟兮，獨有志乎古制也。荃用夏以變易兮，昭太和之康乂也。唐有臣曰元稹兮，圖均田于德宗。幸皇覽之見收兮，路逶迤而不通。迄柴宗之顯德兮，巧留心于務農<sup>(三)</sup>。頒積圖于諸鎮兮，均境內之租庸。雖不能伯仲于魏之君兮，亦拔萃于五季也。視貞元之聚斂兮，誠何足與議也。慨圖遠而名存兮，異索駿之丹青。倘按圖以取則兮，吾固知其有成。伊李秘之農書兮，與斯圖其表裏。當中和而進獻兮，亦務本之深意。彼輿地非無圖兮，徒經營乎版籍。豳風之亦有圖兮，亦勤勞夫稼穡。豈若

名田之與限兮，紛總總其可行也。實醇儒之良計兮，均井地之不平也。亂曰：「均田有圖，唐所作兮<sup>〔四〕</sup>。厥制初行，魏之度兮。桑井思復，孰諗其故兮？索空圖於實效兮，庶幾太平之助兮。」

〔一〕而其圖則李唐元氏獻於德宗者也；氏，原作「楨」，據文意改，下同。

〔二〕見寫圖之詳悉；悉，清抄一

卷本作「息」。

〔三〕巧留心于務農；巧，清抄一卷本作「乃」。

〔四〕唐所作兮；唐，清抄一卷本

作「稹」。

## 玉筍班賦

維人才之用舍，關治亂與盛衰。上實勞于慎取，下寧粥以自卑。肇貢舉之選士<sup>〔一〕</sup>，亦取法於成周。或論秀於鄉里，或舉逸于山丘。觀大唐之得士，首登瀛之有耀。迨揭榜於元和，紛龍吟而虎嘯。當長夜之初元<sup>〔二〕</sup>，亦大比之急賢。何錢公之知舉，累宗敏之私牽。幸後來之有選，蓋前日之所儼。曰海內之名士，咸茅拔而茹聯。乃若唐薛稱首，袁郁在中。堂堂之姿，蹇蹇之風。錚錚鐵中之玉，濯濯人中之龍。凡得與夫甲乙之列者，莫不清俊而奇秀，磊落而雍容也。宜其絕一榜之龍虎，班玉筍以爲名。玉以譬人才之貴，筍以方人品之榮。吾想其臚傳既唱，袍笏初承。冠章甫以山立，珮琳琅而鏘鳴。皎如玉樹之隔塵埃，瑩若金莖之歷青冥。彼蔣氏之風標，又豈足以當夫是稱？吾猶感玉

筭之諸生，異娥眉之供奉。孰爲將相之英，孰爲文學之重？奄寺何術而可制，河隍何道而可統？矧宗閔之黨魁，來群小之匆匆。宜太和之當國，欲進士之罷科。知唐薛之虛聲，異韓李之可誇。是則玉筭之雅評，曾不若蒼州之石出奇於表墓<sup>〔三〕</sup>，顧渚之紫錫名於貢茶也。嗚呼，抱荆山之三獻者，必待識而刳。韞崑山之一片者，必待賈而沽。懷嶰筦者，叶律于雌雄；蓄柯亭者，遇賞於吹噓。吾豈無望於今日之文衡，列朝班于王除。立玉筭之萬丈，肅朝端之楷模。蓋將與龍儀而鳳師，爲異世而同符也。（以上《鐵崖賦稿》卷上之二）

〔一〕肇貢舉之選士：肇，清抄一卷本作「羌」。

〔二〕當長夜之初元：初，原作「羌」，據何元錫校改。

〔三〕曾不若蒼州之石出奇於表墓：原作「曾不若蒼州之石出奇於表墓石筭」，據何元錫校刪「石筭」二字。

# 全元文卷一二八九

楊維禎 七

## 弘文館賦

基唐皇之肇造，煥重華於乾坤。度神京而置館，錫嘉名曰弘文。維時四海瞻天日之表，八方掃雲霧之氛。播同書乎萬宇，倬爲章于九門。樸斲之勤，示丹雘于後世；輪奐之美，昭堂構于至尊<sup>〔一〕</sup>。此豈非貞觀十四年之盛典，而有光於文子文孫者乎？想夫館之肇造也，穀旦既涓，梓人是責。取徂徠之松，暨新甫之柏。斷文杏以爲梁<sup>〔二〕</sup>，矧芳椒以爲壁。簷牙固見于兩端，椽題不知其幾尺。爰鳩僦功<sup>〔三〕</sup>，爰著成績。碧瓦鱗次而與與，朱甍虹貫而奕奕。如翬斯飛，如跂斯翼。宣后皇之經營，俾君子其藏息。至若天開道山，地接岩廊。學舍衍千百區之盛，部書裒二十萬之強。聚牙籤錦軸之類，分金匱石室之藏。來西閣綺疏之步，挹東觀芸草之香。矧天策之開雖久<sup>〔四〕</sup>，而瀛洲之登未央。自攀鱗附翼之徒，筮翔鵬振鷺之行。若虞姚之與蔡褚，若德言之與歐陽。莫不衣冠濟濟，環

珮鏘鏘。賦本官以如故，兼學士之異常。去威顏於咫尺，近龍鳳之清光。夜直擁青綾之被，天機粲雲錦之裳。朝參既罷，燕見帝旁。乃萬機之暇，審百爲之方。講論古昔之言行，商略政事之紀綱。儲三品之俊秀，備諸生以頡頏。配都俞于元凱，歌喜起于明良。魚水之會，風雲之祥。符泰階之兩比<sup>〔五〕</sup>，萃有虞於一堂<sup>〔六〕</sup>。此弘文之館所以追琢其旅，而金玉其相。靡徒侈一時之美觀，實以賁當代之文章。雖未足以經緯天地，而庶幾黼黻于大唐也。彼天祿石渠之登，與金馬玉堂之署。信雲感而風從，來拔茅而連茹。何漢武迎風之成，爲儲胥露寒之所。慨多欲之荒唐，匪群英之容與。嗚呼，文學已廢，弘文已開。偉貞觀之庶幾，爛雲漢之昭回。至今千載而下，猶恨夫生之遲莫，而不得預登瀛之群材。顧斯館其弗見，唯貫道之文尚有接夫後來。

〔一〕昭堂構于至尊：構，清抄一卷本作「構」。

〔二〕斷文杏以爲梁：清抄一卷本作「斷辛夷以爲楣」。

〔三〕爰鳩僦功：爰，清抄一卷本作「奚」。

〔四〕矧天策之開雖久：天，清抄一卷本作「夫」。

〔五〕符泰

階之兩比：比，清抄一卷本作「岌」。

〔六〕萃有虞於一堂：清抄一卷本作「萃有虞之一唐」。

## 九府圖法賦

維聖人之創物，心化工之範模。夏后貢赤銅於州郡，殷湯鑄莊金于國都。務國用之通變，實幣

金之權輿。蒼姬大老，載於後車。鷹揚牧野之郊，馬躍孟津之渚<sup>〔一〕</sup>。爰建大功，爰立嘉謨。遂立九府之圜法，曰輕重焉以銖。想夫陰陽爲炭，天地爲爐。奇銅成聚，寶貨刻圖。仰觀俯察，錢制是區。外圜而實，內方而虛。圓象天體，方象地隅。積如疊葉之荷，散如落莢之榆。便通遠近，貿易有無。流行於市井，充滿于里閭。故當時之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莫不充然而有餘。而況九府立法，九式均輸。二公制作，周官掌諸。職金職幣之黨，掌財掌帛之徒。或操或縱，或歛或紓。宜其用之於天下以足貨食，傳之於一國以富貯儲。景王之世，錢輕世虞。通子母之兩權，行輕重之殊塗。故穆公之遺論，信異代之同符。道乖事冗，時異世殊。變秦文之半兩，來漢武之五銖。紺錢白金之異狀<sup>〔二〕</sup>，五分赤仄之爭銖。三官既鑄，而群盜屏息。五十變制，而賊莽就誅。光武復銖兩之制度，漢章用布帛於斯須。創號白水之真人，壞法郿塢之吏胥。四銖直百於劉備，大泉當千于周瑜。時世愈變，奸僞愈趨。或純用于鉛錫，或間鑄于鐵鈇。晉宋多弊，齊梁過愚。邁萊子之鵝眼，矧荇帶之青蚨。白鹿馬文之似，龜背龍文之如。東西錢之貫陌，子母錢之血塗。細眉匹絹之更名，赤郭青郭之多摹。三十五文之至極，二十八品之難拘。或斗米之千直，或風飄而水浮。楊堅之泉通流布，隋煬之皮裁紙糊。嗟奸僞之日長，曾莫返於古初。李唐建國，高祖創功。至建元之武德，行元寶于開通。古七銖之相重，時二銖之爲鎔。千錢百兩之積，六斤四兩之庸。遠近便益，最爲折中。更式泉寶，重見乾封。禁惡錢於大寶，定九爐于玄宗。黑錫文鉛，白鑞青銅。開元通寶，語異文同。飛錢首于京兆<sup>□□</sup>，交緝見于乖崖張公。此圜法之末流，爲錢幣之始終。皇元奮興，成周並隆。繫

大臣之助順<sup>〔一〕</sup>，協太公之非熊。九府既法，九式是宗。錢兼金以流布，鈔權貫以通融。孔方兄之面目肉好，楮先生之聲價斗穹。書生未達，陋巷固窮。逢西都之朽貫，鄙鴻都之臭銅。願持青錢之交，萬選上清之童。肯徼銅山之倖，而方自誓乎首陽之風。

〔一〕馬躍孟津之渚：渚，清抄一卷本作「瀦」。

〔二〕紺錢白金之異狀：紺，清抄一卷本作「英」。

〔三〕繫大臣之助順：繫，清抄一卷本作「羌」。

## 玩鞭亭賦

湖陰傾，江左輟。大龍升<sup>〔一〕</sup>，巴駿騰。暮抵姑孰，朝發秣陵。彼老妖之據穴，驚赤口之繞營。於是飲漿村嫗，留鞭旅亭。逗五騎之追逐，表一龍之纂承。此七寶之鞭，所以開江左百年之鴻業；萬丈之亭，光典午中興之汗青也。想是亭也，采椽烜赫，碧瓦晶熒。簷楹飛舞，欄檻縱橫。吞長江之鋪練，啣遠山以來青。環于湖爲襟帶，列當塗爲障屏。方其五星竟天，群醜播腥<sup>〔二〕</sup>。典午奔竄，琅邪繼仍。居敦導于樞要，謠五馬于衆聲。宜其同心秉政，共中原之恢復，快江左之中興<sup>〔三〕</sup>。夫何劉隗既進，刁協亦升。導既心于王室，敦乃闕夫上京。噓逆謀以火熾，睨神鼎如羽輕。爾其銀鞍初被<sup>〔四〕</sup>，天駟不鳴。風飛千里，電繞孤城。虵矛賤士，覲天顏於咫尺；玉帳老奴，落妖魄於敵庭<sup>〔五〕</sup>。



則晉明之是行也，其亦躍馬檀溪之昭烈，脫關函谷之武靈矣。若乃寶鞭既留，追騎群驚。老嫗示鞭，知黃鬚之已去；五丁傳玩，免鮮卑之却行。則晉明之是鞭也，不爲滎陽黃屋之信<sup>〔六〕</sup>，乃爲白登出奇之平矣。是故沈充見戮，錢鳳就刑。剪賊奴之草蔓，綿典午之雲仍。亭以鞭而紀績，鞭以亭而增榮。崔嵬江澚，鄙鎮江之陋策；駐延豪傑，消泣雨之填膺也。嗟夫，方琅琊以懷帝之命而臨江左也，曾無覲王之戰；以愍帝之諭而膺重寄也，曾無應兵之援。徒聞長安近遠之語，未聞國家緩急之諫。受宗社之托，而昧其萌禍；因時事之艱，而利其有難。殺稽糧之吏，而柱血倒流；制渡江之將，而病卒功半。既政綱之一紊，曾建國之可暫。如賊子敦者，寧不淪胥而謀篡也耶？且西晉流移，職茲曠誕。受詔之日，導既居司空之職；冊妃之際，亮又爲中書之監。徒下聖人真假之歸，未息朝士清言之訕。使皇嗣聽其翼虛駕僞，崇浮煽謾，又何異登膠舟而泛巨浸，操朽索而御追電？如亂臣蘇峻者，又寧不拒詔而背叛也耶？嗟使晉明者上諫其父，痛懷愍，念家國，北面討賊；一以太公爲心，任祖逖，用陶侃，何有不平乎？百年之患，下傳其子，黜浮侈，登淳實，南遷以來，一轉囂風。則聽應詹，納能遠，亦未可量晉祚之衍曼。則是亭之建也，得不如泗上傳漢高之作長，蕪婁紀光武之進飯。惜乎，帝之計不出乎此，幸逃讒于虎口，得茲鞭之一玩。誠使夫敦者回悖逆<sup>〔七〕</sup>，竭忠盡，立大節，去讒間。誓清中原，肩琨與逖；尅復神州，儕導與鑒。固可全晉舊物，迎帝北歸，爲元勳之冠。則是亭之建也，得不題精思而紀德裕之計事，額燕喜而記昌黎之頌贊。又惜乎敦不出此，徒立三策以速蠟席之裹屍，夢繞太陽而甘生民之塗炭。吁王老婢，生爲逆臣，死爲愚鬼，不能爲韓李不足惜。馬道畿文武兼

資，才略過人，不得爲高光，斯實可歎。余嘗追論典午氏之三戰也，又不能不太息其遺編。開陣圖於斜谷，出巾幗於五原。不將星之墜漢，奚覩天才於狼顧之宣？擁淝水之貔貅百萬，喚公山之風鶴九天。不草木之化兵，曷敗雲母於千里之間〔八〕？何無忌舉大事而可畏，劉下邳擅英雄而率先。不孫祐之矢下如雨，又焉能斬九錫南面之玄？斯時也，安得起晉明而乘巴滇，崇高亭而玩遺鞭也耶？

〔一〕大龍升：大，清抄一卷本作「火」。

〔二〕群醜播腥：醜，清抄一卷本作「胡」。

〔三〕快江左之中

興：快，清抄一卷本作「恢」。

〔四〕爾其銀鞍初被：鞍，清抄一卷本作「鞭」。

〔五〕落妖魄於敵庭：

敵，清抄一卷本作「虜」。

〔六〕不爲滎陽黃屋之信：滎，清抄一卷本作「榮」。

〔七〕誠使夫敦者回悖

逆：誠，清抄一卷本作「仍」。

〔八〕曷敗雲母於千里之間：間，清抄一卷本作「堅」。

### 千秋金鏡錄賦

繫晉陽之開迹兮，實肇基於有唐。惟重熙而累洽兮，奕五葉而彌昌。開元之盛際兮，民欣欣其樂康。臣九齡之何幸兮，獲避罪而爲相。承后皇之嘉惠兮，心冲冲其莫忘。千秋之令節兮，日吉而辰良。群臣紛其總總兮，進金鏡之熒煌。光華炯其凌亂兮，爛昭昭其無方。燭天顏于不老兮，與日月以齊光〔一〕。固衆人之所好兮，非臣心之所急。跪敷衽以獻錄兮，捫寸心之歷歷。鬚眉見夫妍好

兮，固于鏡而有取。鑒當世之吉凶兮，必覽觀夫往古。歲月忽其云邁兮，老冉冉而將及。惟后皇之未艾兮，願修名之早立。仰放勳之勞來兮，亦既慕乎重華。禹湯儼而祇敬兮，文武用而不差。自前世以固然兮，奚不守夫此度<sup>〔一〕</sup>？雖微臣之昧昧兮，竭愚情以匡輔。何桀紂之荒淫兮，既窘步而失路。彼幽厲之披猖兮，又隕身而弗寤。撫紀載于前聞兮，孰不懷夫憂懼？君心雖不至於此極兮，臣不敢不爲之先慮。集美惡以成編兮，願出入以省觀。將不貽夫後患兮，格君心于宴安。千秋萬歲兮，同金鏡以不刊。嗟時俗之渙澀兮，何佞倖之紛紜<sup>〔二〕</sup>？競諛悅以自容兮，曾讜言之莫聞。臣自念夫疏遠兮，君之恩兮已深。固知蹇蹇之爲患兮，不忍違夫素心。或有裨於萬一兮，又何恤夫此身？雖九死其猶未悔兮，願吾君兮聖明。嗚呼，金鑑之書兮，先皇所傳。無逸之圖兮，先臣所編。臣固不敢比夫往者兮，獨孤忠之拳拳。倘后皇之鑒觀兮，保唐祚兮億萬斯年。

〔一〕與日月以齊光：以，清抄一卷本作「兮」。

〔二〕奚不守夫此度：奚，清抄一卷本作「胡」。

〔三〕何

佞倖之紛紜：何，清抄一卷本作「胡」。

## 閔忠閣賦

閣在京師城南。故老相傳，唐太宗伐東夷，遠涉蒼海，無功而旋。於是帝深傷陣亡之衆不

可以恩覃也，乃創斯閣，若將招之，庶忠靈之有托也，遂以閔忠名閣云。今閣尚存，雖大內龍樓鳳宇，有不及其雄者。夫太宗是舉，亦平生好大喜功之過也，君子何取焉？然猶憫忠於六師<sup>〔一〕</sup>，而萌悔過之善，則與秦穆郊迎之誓，漢武輪臺之悔同。皆足以收人情於既泮，保國祚於顛危者也。騷人詞客，尚有取于此，以爲之賦云：

真龍飛兮晉陽，加海內兮威揚。當群雄之馳逐<sup>〔二〕</sup>，開帝業之搶攘。既內安兮中土，復決討兮東方<sup>〔三〕</sup>。涉蒼海以耀武，乃見剴于小邦。於是帝心懇切，聖意彷徨<sup>〔四〕</sup>。傷六師之塗炭，感衆魂之散亡。乃創飛閣，相去北陲。雖以閔飛魂之無托，招忠靈之有歸，實以悔前事于既往，存戒心於將來。此閣以閔忠爲名，而猶存後聖之鑒戒，若有衆靈之護持，而至今閱千祀而不墮也。觀是閣也，重威幽都，壯觀冀方。右太行之峨峨，左蒼海之湯湯。居庸掩映乎其前，薊門逶迤乎其旁。天山拱顧，易水流長<sup>〔五〕</sup>。右陵萬歲之飛棟，左壓金臺之洪梁。瞰星辰于下界，軼雲雨于空蒼。崒如五嶽干霄而屹立，峨若三山出海而昂藏。巍巍峩峩，曄曄焯焯。引流景以內照，煥金碧其外環。聳牙撐柱，俯后土之固鞏；哈呀洞豁，仰天宇之重開。鰲背摩空，風鸞鏘金而欲翥；璇題刷霧，雲螭爛錦而層堆。岌乎如麒麟之出漢而壁立，業乎如凌煙之冲霄以龍回。若其深簷跋翼，層構翬飛。彤綵半濕，晴文始輝。動清潢之微瀾，留落照之餘暉。雲擁寒蟾而珠簾影轉，風連清露而玉漏聲遲。實忠靈之攸托<sup>〔六〕</sup>，而衆魂之依歸。泣鬼母於秋郊，挽神隊于東垂<sup>〔七〕</sup>。望朝聲而神斷，泊箕野而涕悲。此閔忠之所以馳名于往古，而爲悲歌慷慨之士之所懷思也。愚嘗歷幽都，訪陳迹，至閔忠之墟，而重爲文皇太

息也。當其諫復於遂良之言，忠起乎大亮之策，而興是役者，徒得於張亮世勣輩之啓邊功談戰術也。遂使暴萬骨於窮荒，殘生民於遠役。海上之兵不返，塞北之血塗地。使非衷由天啓，臍悔自噬，發閔忠之心，爲恤民之計，不待武曌、玉環之厄，而幽都之地，豈得以爲唐室之利也〔八〕？我元宅冀之區，全燕作都。構奎章之傑閣，而文命方朗；創宣文之弘規，而文治誕敷。九宇賓服〔九〕，百獸率舞。方且挾金臺之市才，而況閔忠之尚乎？賦已，復繫之歌曰：「于嶠有誓〔一〇〕，秦伯強兮。輪臺有悔，漢獲康兮〔一一〕。東伐有閔〔一二〕，唐治張兮。吁嗟君心，暴復良兮。一反而復，易天壤兮。吁嗟唐之君兮，過以爲戒，悔以爲尚兮。」

〔一〕然猶憫忠於六師：憫，清抄一卷本作「愍」。

〔二〕當群雄之馳逐：當，清抄一卷本作「羌」。

〔三〕復決討兮東方：方，清抄一卷本作「羌」。

〔四〕聖意彷徨：仿，原作「仿」，據清抄一卷本改。

〔五〕易水流長：流長，清抄一卷本作「長流」。

〔六〕實忠靈之攸托：實，清抄一卷本作「羌」。

〔七〕挽

神隊于東垂：垂，清抄一卷本作「夷」。

〔八〕豈得以爲唐室之利也：清抄一卷本作「未必不爲狐鼠之利也」。

〔九〕九宇賓服：宇，清抄一卷本作「夷」。

〔一〇〕于嶠有誓：于，清抄一卷本作「子」。

〔一一〕漢獲康兮：獲，清抄一卷本作「懋」。

〔一二〕東伐有閔：伐，清抄一卷本作「夷」。

## 周公負成王圖賦

按《家語》，孔子觀乎明堂，見周公抱成王負斧戾之圖。至漢武帝，使黃門畫以賜霍光，則其圖固有所祖矣。余讀光傳，未嘗不廢卷而歎曰：嗟乎，光受顧命，擁昭立宣，以匡定社稷。使大臣不疑，百姓不貳，亦不負於帝矣。奈不無負於周公乎。自受襁葆之任<sup>(一)</sup>，顓制國命。上官既誅，昌邑既廢，後威遂至於震主。而況寡妻弗刑，子弟日橫。宣帝芒刺於光，豈惟驂乘之際乎？光素不學，無修己之術，家庭之教，固周公之罪人也爾。吁，周公七年而反政，猶窮窮其慎畏也<sup>(二)</sup>。光顓制至二十年之久<sup>(三)</sup>，而不知退避。周公子孫封於魯，傳世者三十。而光之族，一日而赤。人之才德相懸，固如此哉。或曰：光不幸遭宣帝寡恩之主爾，孝昭明過周成，信任大將軍，有毀者坐之。惜乎天不假年，光弗及終事也。吁，誠使孝昭與光始終，又果得成王之康周公於魯者乎？因論次其事，而賦其圖云：

溘余遊此明堂兮，閱天府之圖書。曰典逸與王會兮，固縱覽而無餘。忽遊目而反顧兮，儼赤烏之模糊。茲非吾尼父之所嘗見，而周公抱成王負斧戾之圖歟？慨余生之好修兮，遂披圖而求索。遭予道夫西京兮，若予心之有獲。昔炎漢之龍興兮，歷五葉之武皇。堯門立于鈞弋兮，戾苑廢于博望。志落落以多華兮，景翳翳以將暮。雖服食之有方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視嗣子之在亂兮，尤隱

衷之所慮也。曰托孤之大節兮，微重臣其孰屬也？美長鬣之諤諤兮，實漢家之柱石。方出入乎禁闈兮，慮尺寸之或失。夫何黃門之有圖兮，迺委裘之攸寄。匪徒示乎觀美兮，重顧命之可貽。光拜稽首兮，實兢實懼。曰惟冲人兮，是調是護。顧六尺之既托兮，雖九死其不易。出納政令兮，左右正直。統御庶士兮，匡定社稷。雖不周于古之人兮，願依周公之遺則。兀砥柱於中流兮，受萬國之朝宗。四海想其風采兮，咸曰漢室之周公。迨昌邑之再禪兮，好棄忠而蔽美<sup>(四)</sup>。顧茲圖之遺命兮，指皇天以永矢。爰按劍之有律兮，叱殿前之唯唯。璽組一解兮，行絕自天。金門涕泣兮，社稷忘顛。二百人之一勦兮，亦足以慰先帝於九泉。吾切悲夫子孟之貪婪兮，何持盈之弗悟也？顛制以二十年之久兮，曷不改乎此度也？階黨人之根據兮，彼又專之而不去也。昔周公之退政兮，猶窮窮其畏懼也。功在周室兮，報在魯也。嗚呼，勢不可以縱兮，權不可以久持。孰有滿而不溢兮，穹而不危。自淳于之失策兮，放妻酰于椒房。啓上心之一悟兮，恨昭臺之夜長。撥一剗於後昆兮，終亦罹夫禍殃。赤族氏於千戶兮，流污水於平陽。君子知霍氏之顛覆兮，固不在驂乘之日也。斬元勳而不殛兮，又豈爲寡恩之失也？賦已，復爲辭以誅之曰：「君以臣而信兮，亦以臣而疑。臣以權而寵兮，亦以權而危。彼勳德之格天兮，茲功烈其何卑。彼世封之三十兮，茲九族之如斯<sup>(五)</sup>。遊魂不食兮，霍叔餒而。問宸圖以何在兮？歛明堂其驚飛。顧麟閣其亦圯兮，慚愁雲之四垂。」

〔一〕自受襁葆之任：襁，清抄一卷本作「強」。

〔二〕猶窮窮其慎畏也：窮窮，清抄一卷本作「窮之」。

〔三〕光顯制至二十年之久：顯，清抄一卷本作「副」。

〔四〕好棄忠而蔽美：棄，清抄一卷本作「慎」。

〔五〕茲九族之如斯：如斯，清抄一卷本作「頓夷」。

## 鹵簿賦

蓋聞古者天子出則備法駕，所以示至尊，嚴儀衛，亦所以新一代之制作也。豈徒誇多鬪靡，炫世駭俗而已哉〔一〕？《漢·天文志》以出駕次第謂之鹵簿，此鹵之名所由始。蓋鹵者，盾也。一人執盾，以簿其衆也。後世因之弗易。朝廷參考古今，斟酌時宜，以舊用一萬二千人爲多〔二〕，承詔以六千爲之。衆寡適均，文質兼備，實方今之盛事也。臣愧不才，獲叨侍從，歡欣鼓舞，獻賦闕廷。雖不足以鋪陳巨麗，姑以備上方採擇云耳。其辭曰：

盛哉，聖皇之御極也。乾坤清寧，雨暘時叙。德洽仁浹，禮修樂舉。觀人文以宣朗〔三〕，粲儀章之畢覩。莅南郊以祀天，稽載籍于前古。蹇微臣之多幸，獲榮觀乎鹵簿。方其肅肅廊廟，雍雍百辟。議禮考文，按圖稽冊。俾太常以討論，命翰林以治擇。而鹵簿之制，已可得而識矣。於是繕寫成章，上塵聖聽。天顏怡怡，以允衆請。詔有司以從事，紛百工以順令。羽毛齒革之繁，璣組玄纁之盛。遠萬國以來庭，或一朝而並進。技藝之巧畢陳，杼軸之聲相應。殷春雷兮在行，爛雲采兮多勝。迨器備而功成，極禮文之全盛。於是涓穀旦，嚴儀衛，莅南郊，禮上帝。瞻大明之殿闕，而帝室嵯峨；



出麗正之門屏，而天衢迢遞。步闐闐之崇宏<sup>〔四〕</sup>，望蓬萊於尺咫。飛廉翕絕以清塵，兩師奔騰而灑地。一人執盾以先驅，萬夫捷獵而群至。賁育之勇，夾道而疾馳；彪虎之威，執殳而相繼。侈儀章之盛美，紛服飾之華麗。臣也昔聞鹵簿之名，今見鹵簿之制。其車則指南辟邪之殊，記里金根之異。武岡雲罕，先後陸離。闐戟皮軒，紛紜附麗。雲起雷興，驚天動地。離散別追，淫淫裔裔。車何數乎千乘，馬曷稽乎萬騎？續紛往來，輻輳相繼。將軍陪乘，太僕執轡。輶輻膠輶，焱拉奮厲。軫軌駘轡，汹汹沸沸。則鹵簿之車，蓋不可勝計。其儀則有日月之常，蛟龍之旂<sup>〔五〕</sup>，雞翹豹尾之藻飾，幟蓋繖扇之設施。雲霞爲旒，雜沓紛披。虹霓爲環，忽乎高低。金戈玉戟，前行後隨。曝瑯天矯，黃麾委蛇。雀錯問珂，幡纒參差。旖旎從風<sup>〔六〕</sup>，雜襲蔽虧。上千青雲，照耀光輝。則鹵簿之儀，蓋又有不可周知也。於是聖皇乃乘玉輅，鳴和鸞，秩秩徐行，神怡體安。百官景從，萬人聚觀。祥煙霏霏而散野，慶雲靄靄以行天。日月爲之改觀，山川爲之爭妍<sup>〔七〕</sup>。圖靈曉衛，方祇晝喧。駭耳目之聞見，傾京邑之駢闐。都人野老，接袂摩肩。紛紛袞袞，星聚晷連。盈衢塞途，誕衍緣延。喜意洋溢，歡聲相傳。微臣何幸，身親見焉<sup>〔八〕</sup>。臣嘗博求典籍，載稽古昔。黃帝作車，太昊是式。有虞陶唐，因之無易。夏后建旂旄而辨尊卑，殷人制大輅而崇儉德。迨及蒼姬，禮文備極。設五輅與九旗，洵隆隆而赫赫<sup>〔九〕</sup>。秦嬴火炎，煙消圖冊。歎典禮之不存，徒興嗟于陳迹。漢武既作，殷勤求索。祠天甘泉，輿服修飾。出駕次第，纒乎有秩。是曰鹵簿，儀章翼翼。南北諸朝，沿革不一。晉陽龍興，太宗御極。房魏群公，討論密勿。大駕時行，隊仗名物，各有等差，無以復益。此唐鹵簿之盛，所以底隆于

昔也。方今聖德麗天〔一〇〕，群賢承式。禹臯司聰明之寄，夷夔任禮樂之職。崇道德以爲儀衛，建禮文以爲干戚。固不待黃屋左纛，而後天威嚴；亦不待龍旗鸞輅，而後皇風赫。仁澤春融而法度可想，聖恩天覆而典章可則。如是則鹵簿之設，所以黼黻皇猷而鋪張聖迹〔一一〕。德不及於聖皇，道或替於今日。而欲舉鹵簿之大禮，崇虛文以華飾。見其窮奢極侈，傷國用而蝨民力，而鹵簿亦爲之悞鬱矣。是則今日聖皇之德，所以光輝乎鹵簿。而今日之鹵簿，又所以超漢唐而莫能及也。微臣幸遇昌辰，獲觀盛事。開耳目之蒙蔽〔一二〕，駭見聞之殊異。私喜填中，鄙才縈思。既承令於詞臣，當洗心以頌美。侈今日之威儀，啓後日之觀視。無屈宋之奇才，幾操觚而生愧。望闕庭而獻賦，聊鋪張夫巨麗。賦畢，又繼之以詩三章。其詩曰：「鹵簿在途，武夫前驅；被服執殳，洵美且都。邦家之儀，天子之威。旂常秩秩，車輿翼翼；群黎百辟，和樂且懌；邦家之休，天子之德。和鸞鏘鏘，在彼周行；朱芾煌煌，袞衣繡裳；自天降康，萬壽無疆；邦家之祥，天子之光。」

〔一〕炫世駭俗而已哉：炫，清抄一卷本作「眩」。

〔二〕以舊用一萬二千人爲多：爲，清抄一卷本作

「蓋」。

〔三〕觀人文以宣朗：觀，原脫，據何元錫校補。

〔四〕步闕闔之崇宏：崇宏，清抄一卷本作「坦

夷」。

〔五〕蛟龍之旂：蛟，原作「交」，據清抄一卷本改。

〔六〕旖旎從風：旖旎，清抄一卷本作「猗

猗」。

〔七〕山川爲之爭妍：妍，清抄一卷本作「岍」。

〔八〕身親見焉：身親，清抄一卷本作「親

身」。

〔九〕洵隆隆而赫赫：洵，清抄一卷本作「羌」。

〔一〇〕方今聖德麗天：聖德，清抄一卷本作「大

明」。〔一一〕所以黼黻皇猷而鋪張聖迹：清初一卷本作「一以黼黻皇猷而鋪張聖德」。〔一二〕開耳目之蒙蔽：蔽，清初一卷本作「閉」。

## 會通河賦

文軌會通，朔南大同。定鼎幽薊，丕聞皇風〔一〕。當忠武之挺出，實冠世之元功。揮戈南指，江左攸降。凱聲渡河〔二〕，旋節山東。顧詹齊魯，汶泗融融。思其達於上國，通漕運而無窮。於是稽首拜手，而上奏曰：「臣受命南征，實賴帝德。四海爲家，南北混一。方轉輸之有程，收貢賦之委積。彼車運之行陸，終有罷于民力。宜穿鑿乎河渠，庶舟楫之裨益。」皇覽曰：「俞，汝其圖之，博加采訪，允合其宜。」由是太史之掾，首陳其良籌；都漕之臣，繼相其地理。乃引汶泗，起安氏，底臨清，合漳水。繪形勢於新圖，徵沿革於陳紀。不舒而遲，不棘而駛。視綿亘之所經，實三百有餘里。爾乃司徒庀役〔三〕，鼙鼓勸功。畚鍤叢叢，疏鑿冲冲。庶僚雲集，貴游景從。傾冠蓋而忘形，佩鞞鞞之必躬。曾日月之幾何，竟不勞而成功。割平地之中斷〔四〕，合衆流而來宗。譬若人之咽喉，貫百體而當中。東合齊魯之交，北達燕薊之衝。此非昭代之偉績，所以錫名爲會通者乎？於是利舟楫之行水，陋車馬之眯塵。如意行而必達，亦奚勞乎問津？乃若觀風問俗之史，方伯連帥之臣，靡靡信邁，迢迢于征。近而淮浙，遠而八閩。江潢截乎南紀，交廣達乎朱垠。莫不軸轡相屬，出御河而南臻。至於荆

揚之金，朱提之銀，象齒參差，元龜黼黻，翡翠火齊，琳琅晶熒，珍十襲而來贄，萃筐篚而孔殷。莫不奔走率職，由南國而來賓。若乃宇宙澄寂，八風悠揚。或罟而漁，或販而商。或自近郊，或自遐方。駕舩舩，運餘艗。千艘並纜，萬里連檣。舟子搦棹，涉人橫榜。偃波濤而靡靡，鼓碣磕而浪浪。莫不快川源之浩浩<sup>(五)</sup>，樂河水之洋洋。下至水族之靡，游泳之微，若鱣若鮪，振鬣揚鬣，莫不沐浴乎膏澤，樂恩波而無涯。此又會通河之利，所以連絡於京畿者也。當今天啓文運，風動八區。觀光之士，彬彬于于。吾聞登高作賦，可爲大夫，於是慨然觀禹迹而歎曰：「汶水出於萊蕪，泗水登於卞墟。二流會合於濟，貫大野之所瀦。今會通之發源，得非漳水安氏而合汶，由博興而入海者乎。衡漳合於黃河，至矜磔而稍改<sup>(六)</sup>。自河流之東南，獨清漳之人海。今會通之得交會，得非漳水東北至異城，而入北河者乎？切傷夫昔之開渠者，如邗溝之水東跨上國而爭雄，永濟之渠竟事東裔而敗績<sup>(七)</sup>。雖後世之利源，忍當時之歎息。孰知夫天平地成之後，漳衛之水始交會於今日。斯乃順天時而合地宜，而非私出於胸臆者也。」用頌皇元之不功，配禹績於無極。頌曰：「惟皇建業，揮戈南極。師武臣力，底定丕績。河伯效靈，川祇率職。會通有河，神其助闢。近自淮甸，遠而南域。奔走奉貢，玉帛來辟。天清地寧，風波帖息。自南自北，往來如織。舟人載過，醜酒戲劇。顧瞻洋洋，如在衽席。魚鼈咸若，庶類繁殖。嗟我群黎，孰知帝力？庶僚獻謀，廟算無敵。是用作頌，勒茲貞石。維此河渠，永配水德。」（以上清抄本《鐵崖賦稿》卷上之三）

〔一〕丕聞皇風：丕，清抄一卷本作「不」。〔二〕凱聲渡河：凱，清抄一卷本作「覲」。〔三〕爾乃司徒庀  
役：役，清抄一卷本作「投」。〔四〕割平地之中斷：割，清抄一卷本作「割」。〔五〕莫不快川源之浩  
浩：清抄一卷本作「莫不視五兩之動靜」。〔六〕至矜礫而稍改：矜，清抄一卷本作「於」。〔七〕永濟  
之渠竟事束裔而敗績：裔，清抄一卷本作「夷」。

# 全元文卷一二九〇

楊 維 禎 八

## 泰元神策賦

繫神明之昭事，爰有祀而有宗。豈嘉生之徼福？實本始之報功。黃帝郊而接萬靈，虞舜柴而禋六宗。夏商以降，備於周公。制禮作樂，明堂辟雍。厥後享祀無度，民黷神聰。齊臣辨封禪於小白，晉又惑鬼怪於葭弘<sup>〔一〕</sup>。秦襄祠白帝以創西時，秦文夢黃蛇而時雍東。始皇騶嶧，立石登封。上太山而祠四帝，休諸阪而遇五松。天意待五，赤帝興隆。定五載於馬上，仗三尺於關中。置太史，奉北時之祠；詔御史，治汾社之豐。迨至孝武，比迹祖龍。招縮臧以議巡守，來少君以談海蓬。獲郊雍之一角，開鬼道之八通。望氛異於公孫，信誣妄於少翁<sup>〔二〕</sup>。立通天之臺，置甘泉之宮。泰時重於建始，河東創於元封。正錦得鼎，黃雲下霧。集獲符應，乘矢路弓。采秘禮於齊卿<sup>〔三〕</sup>，符神策于鬼谷。謂朔旦冬至，而黃帝實同。得天之紀，終始始終。曰曾孫之聖者，當鼎出而神通。援申公以左

驗，義不草於所終。于時辛巳朔旦，甲子首冬。月建子位，律應黃鍾。復迎日而椎測<sup>〔四〕</sup>，實協紀之奇逢。后皇于是祠上帝於明堂，行封禪於岱嵩。既獲麟以彰應，復射鹿而祭供。犧牲精乎少牢，太武，粢盛潔於黍稷，種<sup>〔五〕</sup>。鑑取明水之潔，盤盛甘露之濃。親舉玉趾，禮見誠衷。爾乃具太乙壇，三陔是崇。五帝五色，月白日彤。朝朝夕夕，望拜行宮。璧六寸而奉瑄<sup>〔六〕</sup>，旗三星而吐燿。燔燎在庭，龍光在空<sup>〔七〕</sup>。德星出而淵耀，壽星見而昭融。美光有燦於清夜，黃氣上接乎靈穹。風車雜沓，雲馬靈霞<sup>〔八〕</sup>。千態萬狀，不可殫窮。聿來贊饗，神若有降。紫衣爍電，黼服耀虹。赫若天顏，肅焉靈風。曰天以泰元神策，授皇帝厥躬<sup>〔九〕</sup>。使既周而復始，保是數於無疆。后皇於是乎敬拜，望太乙而愈恭。是策也，非智兮非略，非謀兮非機。詹尹不可端而視，臧穀不可挾而窺。太乙之應，元運之推。神明降祐，策數有歸。比圖呈於河馬，類書獻于洛龜。珞珞子兮曷議，鬼臾區兮何知？蓋將與大禹之石函兮同秘，周公之金縢兮並貽。上昭祖宗之統啓，下水子孫之祚垂。故寶鼎爲授神策之器，泰時爲開神策之基。一十二萬以爲偶，而九千六百以爲奇，此封禪長生之期也。嗟夫，吾嘗論太乙非郊祀之神，封禪非郊祀之儀。群儒采集，曰書曰詩。彼丁公偃霸之所議，又何愈乎文成五利之師乎？彼奉車子侯之暴死，又何有乎蓬萊諸神之冀乎？右者大路所歷，黎元不知。夫何甘泉先驅而失道，禮月奉引而復迷？后土還而船遇風厄，祠雍至而宮阡雨危。甲午災林光之門，乙酉焚柏梁之臺。祥瑞未至，咎徵頻來。宜窮樂大之誅，致有谷永之譏。歷宣成而未改，至賊莽而可悲。雞當鷺鴈，犬爲鹿麋。一千七百之神，三萬七千之祠。光晏向歆之罔談奚補？咸順陽由之亂說無稽。

獨丞相衡挺出乎紛議，而長安南北郊之庶幾也。嗚呼，神之策兮，十二萬之積兮。何卯金之祚，止四百兮？不若鼎湖之策兮，三百八十而索兮。豈若邾鄆之數兮，八百四十而極兮〔一〇〕？洪惟今日之一元兮，出庶物之首也。先天而爲先，後天而爲後也。郊神明于南北，陟祖考于左右也。履泰于泰階之符，體元于乾元之壽也。鄙太乙禳之昏淫，毫人忌之鬼道。人九九八十一萬，曾不足以數計。而又何必論秦穆之錫而昌，漢武之增而授者也？

〔一〕晉又惑鬼怪於萇弘：又惑，清抄一卷本作「人殺」。

〔二〕信誣妄於少翁：誣妄，清抄一卷本作「武

妖」。

〔三〕采秘禮於齊卿：采，清抄一卷本作「來」。

〔四〕復迎日而椎測：椎，清抄一卷本作

「推」。

〔五〕粢盛潔於黍稷種種：種，清抄一卷本作「桂」。

〔六〕璧六寸而奉瑄：璧，清抄一卷本作

「辟」。

〔七〕龍光在空：空，清抄一卷本作「宮」。

〔八〕雲馬靈靈：靈，清抄一卷本作「靈」。

〔九〕授皇帝厥躬：皇，清抄一卷本作「黃」。

〔一〇〕八百四十而極兮：極，清抄一卷本作「華」。

## 首陽山賦

太虛既判，二氣一原〔一〕。地濁以黃，天清以玄。森而融者爲水，結而峙者爲山〔二〕。東岱宗而雄竦，西太華而高騫。南祝融之拔地，北恒嶽之連天。惟首陽之環偉兮，曰華山之中劃。掌跖施乎巨



靈兮〔三〕，河流忽其開坼〔四〕。矧孤竹之二子兮，聿高風之是宅。宜名光乎天壤，若尼山之名洙泗，而傅巖之名虞虢也。爾其地鎮乎冀兗，疆蕃乎豫梁。迴崖疊嶂，若馳若驚。文嵐翠靄，若翺若翔。深根巨乎洪河，高標出乎太行。吐雷首之氣宇，揮龍門之輝光。觀其雲堂參差，天磴峻嶒。萃律欽岑，礧磊崢嶸。白帝高司兮，運金精之浩顛。三峰却立兮，俯汾流之清泠〔五〕。至若玉井有蓮，玉女有盆。蘿月挂鏡，石窠引尊。酌醴泉而爲飲，茹瓊蕊以爲殮。茅龍杞狗之異狀，玉芝瑤草之殊芬。則有霓裳仙子，鶴駕神人。出沒飄忽〔六〕，御風挾雲。其狀萬萬，胡可殫論？於是余與客攝衣而上，若躡星虹，涉峭嶠，攀蒙茸。扳古柏兮萃萃，披幽莖兮叢叢。掇薇茁兮樂飢，恍箭括兮天通。是知秋雨既霽，翳日初晶。曠余情兮太白，遊余目兮西傾。訪二墨之故家，覽孤竹之遺城。頌采苓兮坐石，賦秋興兮滿亭。嗟荒祠之就圯，缺封冊于仁清〔七〕。羌沈吟而悲感，吾將酌而些其神之靈也。曰商受之爲君兮〔八〕，撥前人之所植。迨周德之勃興兮，滌兇殘之蠱螫〔九〕。嗟先生之遁跡兮，處北海而濱流〔一〇〕。聞聖昌之作興兮，因躡屨而歸周〔一一〕。當重鼎之遷洛兮，既天命之有屬。何扣馬之一諫兮，異八百之歸國。寧暴骨於山椒兮，毋寧岐土之食粟。寧巢軒以爲徒兮，毋寧周家之臣僕。歌采薇之歌兮，信孤清之警俗。嗚呼，彼獨夫之是誅兮，吾三綱之是扶。彼有讓乎荆蠻兮，吾亦返德乎唐虞。故知蒼姬八百之祚，鼎鼎而有盡；首陽千仞之節，落落而有餘也。不亦百世之師乎？賦已，客復爲之歌曰：「盜跖兮高墳，穴爲田兮木爲薪。彼孳死兮何人？首陽之丘兮嶙峋。與天齊高兮，與地不淪。特立獨往兮，孰匹與鄰？噫，彼君萬乘而馬千駟兮，又何足較亡之與存？」

〔一〕二氣一原：原，清抄一卷本作「元」。〔二〕結而峙者爲山：結，原脫，據何元錫校補。〔三〕掌跡施乎巨靈兮：施，清抄一卷本作「幼」。〔四〕河流忽其開坼：坼，清抄一卷本作「拆」。〔五〕俯汾流之清泠：泠，清抄一卷本作「冷」。〔六〕出沒飄忽：沒，清抄一卷本作「渡」。〔七〕缺封冊于仁清：缺，清抄一卷本作「歎」。〔八〕曰商受之爲君兮：爲，清抄一卷本作「不」。〔九〕滌兇殘之蠹螫：螫，清抄一卷本作「赦」。〔一〇〕處北海而濱流：濱流，清抄一卷本作「夷猶」。〔一一〕因躡屨而歸周：因，清抄一卷本作「固」。

## 五雲書屋賦

余讀唐鄭仁表之言曰：「天瑞五色雲，人瑞鄭仁表。」及觀晉人王子敬、謝敷之事，其讀書處常有五色雲見。乃知山中賢人行藝固應乎天也。易京之占曰：「西方嘗有五色雲，其下有賢人隱也。」京之占質以王、謝之事，不以驗乎？鄉人韓諤氏以五雲生自號，又以號其讀書之室，非生有王、謝隱德，其能繼五雲之應乎？生十世祖爲魏王琦，擢第之日，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彼王、謝隱德山中，五雲尚爲之見；況魏王，則五雲之應也宜矣。生讀書通經史，其爲人忠信孝友，以著書立言爲不朽。是有志於丕承先緒，則雲之五色，爲生言屋之瑞，蓋可知矣。乃爲叙之，而賦其五雲書屋云。詞曰〔一〕：

夫何天地扶輿之氣，萃東南之一區。鍾慶雲之五色，兆天瑞而同符。曰典午氏之隱德，在爾獻與爾敷<sup>〔二〕</sup>。依山結屋，避地讀書。文應奎壁之府，秀拔斗牛之墟。宜天瑞之所在<sup>〔三〕</sup>，被賢人之攸廬。爾乃安陽北第<sup>〔四〕</sup>，會稽東道。王者之孫，人倫之表。室有五雲之莊<sup>〔五〕</sup>，書有五雲之藁。騰華蓋之龍葱，觸草堂以繚繞<sup>〔六〕</sup>。芒經緯乎五星，光盤旋乎二曜。辨祥侵於煙雲<sup>〔七〕</sup>，割陰陽於昏曉。集瑤海之飛仙，回高空之游鳥。蹇乎若鷓鴣之變化<sup>〔八〕</sup>，轟乎若虬龍之天矯。金枝玉葉，不專奇於涿鹿之墟<sup>〔九〕</sup>；層臺高觀<sup>〔一〇〕</sup>，漫溢美於太山之杪<sup>〔一一〕</sup>。矧公超氏五里之霧飛，劉訐氏半天之霞皎<sup>〔一二〕</sup>，可以較其美惡大小哉？吾嘗會禹會之地，望秦望之峰。左挹霞城之麗，右控海門之雄。其陽則有宛委玉笥之崗，屹乎龍嵒，與塗山而並起，直上摩乎蒼穹<sup>〔一三〕</sup>。其陰則玄洲弱水之島，浩乎空濛，與卧龍而爭奮，若飛來兮方蓬<sup>〔一四〕</sup>。悲歌弔古，則越勾踐之高臺，既野狐之穴土<sup>〔一五〕</sup>；而唐小蓬之仙閣<sup>〔一六〕</sup>，亦海蜃之飄風矣<sup>〔一七〕</sup>。綿矣哉，五雲生之居也。開藏室，植環堵。繫石依楹<sup>〔一八〕</sup>，交柯結戶<sup>〔一九〕</sup>。發造化之靈秘，占山川之奇聚。於是積鉛槧，布毫楮。首裁鷓鴣冠，身衣緼褚。截蒲以爲編，燎泉以爲炬。左圖右籍，朝劬夕苦。厲精覃思<sup>〔二〇〕</sup>，懸髻刺股。涉獵百家，出入千古。韋編爲之三絕，岳鹿爲之連柱。下泝濂洛，上宗鄒魯。舐排佛老，攘斥荆楚。馳騁乎翰墨之場，逍遙乎仁義之府。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sup>〔二一〕</sup>：「此五雲生讀書之所也。」予方掛冠南下<sup>〔二二〕</sup>，挾冊東歸。扣舷一曲之鏡，策杖五雲之扉。啓爾宋宗之牖，講爾董生之帷<sup>〔二三〕</sup>。鹿啣花而出洞，恍若見處士於斗北<sup>〔二四〕</sup>；鶴啣魚而集堂，駭若接夫子於關西。吾見生之學日以積，名日以馳。不舉逸於丘壑，即採

秀於鄉闈。收科名於奏瑞之史，復相業於頌歷之詩<sup>〔二五〕</sup>。庶有以秀五色之秀<sup>〔二六〕</sup>，而輝五雲之輝也。

〔一〕本篇自序二百二十二字原脫，據清初印溪草堂抄本《東維子集》卷十六補。

〔二〕在爾獻與爾敷：獻，

印溪草堂抄本作「敬」。

〔三〕宜天瑞之所在：在，印溪草堂抄本作「存」。

〔四〕爾乃安陽北第：爾乃，

印溪草堂抄本作「迺有」。

〔五〕室有五雲之莊：莊，印溪草堂抄本作「居」。

〔六〕觸草堂以繚繞：以，

印溪草堂抄本作「而」。

〔七〕辨祥侵於煙雲：雲，清抄一卷本作「光」。

〔八〕蹇乎若鷓鴣之變化：蹇，

印溪草堂抄本作「攀」。

〔九〕不專奇於涿鹿之墟：墟，印溪草堂抄本作「處」。

〔一〇〕層臺高觀：印

溪草堂抄本作「高觀層臺」。

〔一一〕漫溢美於太山之杪：太，印溪草堂抄本作「泰」。

〔一二〕劉訐氏

半天之霞皎：訐，印溪草堂抄本作「許」，清抄一卷本作「訐」。

〔一三〕直上摩乎蒼穹：蒼穹，印溪草堂抄本

作「青蒼」。

〔一四〕若飛來兮方蓬：兮，印溪草堂抄本作「乎」。

〔一五〕既野狐之穴土：既，印溪草堂

抄本作「慨」。

〔一六〕而唐小蓬之仙閣：而，原脫，據印溪草堂抄本補；小，清抄一卷本作「以」。

〔一七〕亦海蜃之飄風矣：飄，原作「漂」，據印溪草堂抄本改。

〔一八〕鑿石依楹：印溪草堂抄本作「倚石

為楹」。

〔一九〕交柯結戶：印溪草堂抄本作「鑿翠為戶」。

〔二〇〕厲精覃思：厲，印溪草堂抄本作

「勵」。

〔二一〕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印溪草堂抄本作「雖世遠而代遷，孰不曰」。

〔二二〕予方掛

冠南下：予，印溪草堂抄本作「余」。

〔二三〕講爾董生之帷：帷，印溪草堂抄本作「幃」。

〔二四〕恍若

見處士於斗北：印溪草堂抄本作「恍然見夫子于北斗」。

〔二五〕復相業於頌歷之詩：頌歷，印溪草堂抄本

作「頌曆」。〔二六〕庶有以秀五色之秀；色，印溪草堂抄本作「雲」。

## 角端賦

客有東印度生，問於北京先生曰：「蓋聞我聖祖皇帝之駐師於我竟也，貔貅百萬，虎賁三千。神武不殺，休徵開先〔一〕。曰有奇獸，扣開而前。聳一角之異狀，通四裔之方言〔二〕。以爲麟耶，未聞其善語之琅然。以爲猩耶，未聞其一角之拳焉。以爲豸耶，又未聞其形屬而尾馬。以爲騶吾耶，又未聞其奉異書而達幽玄。故吾將以爲瑞耶，則曠萬世而未覩。以爲非瑞耶，則適符我聖祖皇帝膺天運之年。某也，東方陋生〔三〕，耳所未聞，目所未覩，幸先生有以啓予之井管也。」先生啞爾而笑曰：「子邊夷也，亦知天開帝王之瑞乎？昔我太祖皇帝之有天下也，肇迹和寧，拓基祈連。廣禹之甸，大堯之天。叱風雲于紫塞，揭日月于中原。肅王師之赫赫，示王道之平平。於是東征而西怨，南征而北怨。當鐵關之既闢，振神兵而欲班〔四〕。奇獸來格，萬人擁觀〔五〕。祚陳八百之歷〔六〕，暴戒獨夫之殘。其率獸也，若虎拜而稽首；其解語也，若鞮譯而進言。問之耶律之侍臣，稽之騶虞之獸官。則知是獸也，在星爲鹿首，而在物爲角端者也。觀其縞質綠章，珠姿玉趾〔七〕。性閑而神靜，體瓌而貌詭〔八〕。映流彩於花驄，散飛光於綠耳。躡滄海而洪濤不驚，超天駟而紅雲四起。朝刷乎閩風之圃，夕洗乎天河之水。若乃光生華夏，魄奪戎羌。鹿閭薦彩，虎臺呈祥。目散電以彪駁，尾流星而蛟驤。或龍

儀而若翥，或鸞盼而欲翔。日行三萬，不減于神禹之飛莧；背長特角，豈讓於軒轅之飛黃？奉書而至，蓋將比負圖之獻瑞；鞮譯而語，又豈徒服皂之珍良？爾其塵清海寓，春滿天墀。與麒麟以盆入，偕鳳鳥以來儀。增瑞牒之德色，發史筆之光輝。皇猷以之歸美，帝德以之博施。彼林邑之象拜起周章而隨乎人意者，何足貴？九貞之驪鹿角駒形而字於外囿者，無足奇。又豈知天下平，則一角之獸來？蓋聖人間五百年而生，則斯獸亦間五百年而出，所以符大一統之宏規。彼其九尾獸應，而海宇未一。并角獸獲，而海內已耗。又豈可與今日角端之應，同日而論大一統之兆也？「生乃再拜稽首，起忭而爲之歌曰：「德及蜚走兮，澤洞幽明。鳳鳥在陬兮，麒麟在垆。邁四靈兮，應千齡。嗚呼，瑞之至今，四方來庭<sup>〔九〕</sup>。」先生亦從而和之曰：「似豸非豸兮，其形至神。似猩非猩兮，其言至仁。天下將一兮，有開必先。嗚呼，瑞之至今，國有聖人。」

〔一〕休徵開先：先，原作「光」，據清抄一卷本改。

〔二〕通四裔之方言：裔，清抄一卷本作「夷」。

〔三〕東方陋生：方，清抄一卷本作「夷」。

〔四〕振神兵而欲班：班，清抄一卷本作「斑」。

〔五〕萬人擁

觀：觀，清抄一卷本作「歡」。

〔六〕祚陳八百之歷：清抄一卷本作「作陳八百之曆」。

〔七〕珠姿玉趾：

珠，清抄一卷本作「殊」。

〔八〕體環而貌詭：環，清抄一卷本作「壞」。

〔九〕四方來庭：方，清抄一卷本

作「夷」。

## 翠雪軒賦

客有丹丘煉師，問於希聲道人，曰：「吾子方外之遊，而亦嘗聞絳雪之名乎？」希聲道人曰：「未也，願據造化之精英，吐鴻論之崢嶸。」師曰：「唯唯。崑崙之丘，崆峒之山。曰有瑞雪<sup>〔一〕</sup>，濛濛漫漫。不雲而雨，不采而殷。色壓珊瑚之樹，光凝瑪瑙之盤。其積也，幻瓊林而草木絕；其融也，漲瑤池而水丹<sup>〔二〕</sup>。偃佺服之而蟬蛻，桂父餐之而羽翰。吾將與子陪群仙之絳節，而服食於其間，可乎？」希聲道人鄙之，曰：「子徒蠱志於虛無，馳情於怪詭，庸詎知吾白雪之爲美也？縞兮若妍，琅然而圓。撩亂陽春之景，飄飄太素之天。脆桐聲於嶧陽，耿玉彩於藍田。意若浮雲柳絮之飛揚，勢若離鸞別鶴之聯翩。嗟伯牙之魂冷<sup>〔三〕</sup>，復誰觸其冰弦？所謂曲彌高而和彌寡者，不瘳于吾子之託虛仙者乎<sup>〔四〕</sup>？」客未決其辨囿，而同資於淇泳主人。主人盱衡而喟之曰：「絳既失之，白亦未爲得也。客亦知夫非絳非白而有翠雪之雪歟？梁城之隙，漂洲之曲。築笏叢生，篔簹交屬。猶箬籬籠，檀欒楠蠹。碧凝而冬鮮，藍飛而晨肅。斐几噓寒於雲夢<sup>〔五〕</sup>，銀牀枕影於淇澳。琅玕凍而玉氣蕭森，螺翠輝而壺光郁煜<sup>〔六〕</sup>。舞青鸞之尾尾，而離列霓裳；卧碧蛟之鱗鱗，而倒涵冰玉。觀之者如持蘇子卿之節，聽之者如奏虞簫韶之曲。煩熱以之而蕩灑，清風以之而沐浴。若其天籟初息，林月將出。黑墜淨掃，冷翠欲滴<sup>〔七〕</sup>。彩鳳棲而夢驚，蒼虬化而僵立。蔚乎若玉龍之田，夜耕瑤草之煙；炯

乎若翠岫之叢，曉泣湘筠之濕。至若炎雲四赭，火鳥上飛。展青蕪之縷縷，點蒼屑之霏霏。始颼颼而夏爽，漸冥濛而晝迷。粉節貫碧雲之逕，藍光射紫苔之磯。儼乎如遊蔚藍之天府，颯陰風之襲衣。嗟夫，王猷清嘯，阮籍幽尋。或隱於溪，或集於林。嶰谷中伶倫之律，柯亭表中郎之音。何千古之翠雪，獨闕古而彰今？彼藥杵玄霜，吁其誕矣。桃溪紅雨，吁其俗矣。豈若茲雪之爲清，配君子於淇澳也？今夫長竿梢雲，勁節貫歲，非吾後彫之操，崇高之志乎？籊籊競爽，銀柯互倚，非吾子孫之蕃，兄弟之義乎？除風雨而爲瓦爲椽，和陰陽而爲箭爲笙，又非吾定律之器，取材之地乎〔八〕？二子者，徒爲絳白之辨，而豈知吾蒼雪之得名，而淇濱之濟美乎？「二客者，於是相顧失色，斂容屏息，目眈口訥，彷徨終夕。但聞脩脩有聲，清聽如笛。悵立雪而忘歸，漱主人之寒碧。」

〔一〕曰有瑞雪：雪，清抄一卷本作「雲」。

〔二〕漲瑤池而水丹：丹，清抄一卷本作「舟」。

〔三〕嗟伯牙

之魂冷：冷，清抄一卷本作「令」。

〔四〕不瘳于吾子之託虛仙者乎：瘳，清抄一卷本作「廖」。

〔五〕兼

几噓寒於雲夢：几，原作「凡」，據清抄一卷本改。

〔六〕螺翠輝而壺光郁煜：郁，清抄一卷本作「燁」。

〔七〕冷翠欲滴：冷，清抄一卷本作「令」。

〔八〕取材之地乎：材，清抄一卷本作「才」。

## 進善旌賦

仰聖皇之御極，闢賢路之榛荒。揭進善之干旌，用招徠於四方。表亭亭而獨立，爰子子于中央。



卓崇竿之裊娜，紛翠羽之飛揚。爛然若雲氣之舒卷〔一〕，燦然若霞彩之紛披。晶熒熒兮眩耀，光總總兮陸離。風飄飄兮起舞，羽搖搖兮翬飛。上以補九重之采聽，下以詢芻蕘之諛諧。敷和氣於兩間，播仁風於八區。闢四門而進賚，民獻忠而奔趨。非是旌之爲美，孰能布聖化之宏規？想夫球琳琅玕，可以美土貢〔二〕，而不足以達下民之情。關石和鈞，可以美王府，而不足以致好察之誠。是旌也，外以布聖德，下以宣皇風〔三〕。訪衢室而下問，諮總章兮焉窮。夫以貴而下賤兮，雍然若春陽之載熙。徵庶民而無私兮，煥然若日月之行空。昭昭而進諫，猶江漢之朝宗。沛然如虎嘯而風，洞然如雲興而龍。親下民以昭質，乃允執於厥中。沛仁恩於萬里，達四聰於九重。于以進天下之善，于以表巍巍之功。豈屑屑之銅匱，區區之謗木，所能彷彿而比隆哉〔四〕？吁，世有遷變，道無古今。觀羽旂而懷舊蹟，撫霓旌而騁雄心。浩浩萬古，往事如雲。豈知進善之爲器，不以聖遠而遂湮。歷天地之悠久，幸典籍之猶存。想前古之遺制，非後世之可承。嗟唐虞之云遠，寤斯意之孰明？懿休明之文運，羌公道之肆行。駢公車之章奏，聆諫鼓之肆宏。彼閭閻之休戚，洎畎畝之同心。無幽隱而弗達，罄有懷而畢伸。將見同天下之善以爲善，又豈特子子乎一旌以盡其聲名也哉？

〔一〕爛然若雲氣之舒卷：舒卷，清抄一卷本作「卷舒」。〔二〕可以美土貢：土，清抄一卷本作「上」。

〔三〕下以宣皇風：皇，清抄一卷本作「王」。〔四〕所能彷彿而比隆哉：所，清抄一卷本作「孰」。

## 景鍾賦

崆峒之西，赤城之東。紅光浮浪，紫氣騰空。焯然如燭龍之炯碧，煥乎若霞彩之舒紅<sup>(一)</sup>。非雲非霧，乍明乍蒙。粵有帝軒，破蚩尤，偃武功。平涿鹿，宣皇風。詔臯氏，驅祝融。考制度，立景鍾。于是啓坤珍之華瓌，萃太白之精雄。鼓天地之爐鞴，命神工而陶鎔。飛廉驅風而下效，豐隆鼓橐而來從<sup>(二)</sup>。翳清塵之絢爛，淹日景之瞳矓。爾其赤文焯焯，神采煌煌。出乎其型，爛然而彰。繫金索之炳煥，懸寶界以軒張。灑光在側，熏心在傍。左列大音，右聯隱常。奠五方之正位，協聲律之短長。卓立乎瓊瑤之臺，超越乎金玉之堂。森環乎四隅，鯨震乎中央。此其所以取象乎天地，而經緯乎陰陽。天子于是乎秉蒼玉之圭，衣火龍之章。拜手稽首，獻于先王。金奏在廷，大聲洋洋。紛五音之繁會<sup>(三)</sup>，間竽瑟之浩湯。雍雍和鳴兮，匪雷霆之震怒；肅肅戾止兮，播金石之遺音。故能消融乎查滓，流通乎精神。昭風俗之盛美，開萬世之文明。微帝軒之有作，孰能成寶器于上古，啓神金於沈淪也哉？觀其龍脊炳耀，虎形躩踞。外圓法天，內圓抱虛。冠百工而首出，播仁風於四時。此景鍾之得名者，所以爲律呂之本，而爲韶濩之基也。今聖天子嗣服無疆，仁同遐邇，功邁虞唐。列筮鏞之在廷，鼓金玉之鏘鏘。愚生幸逢昌盛之世，沐浴於膏澤之鄉。洗平生之俗耳，聆清廟之樂章。則景鍾之至和，猶足以爲治世之宮商者乎？

〔一〕煥乎若霞彩之舒紅：煥乎，清抄一卷本作「燁然」。  
〔二〕豐隆鼓囊而來從：鼓囊，清抄一卷本作「擊柝」。  
〔三〕紛五音之繁會：會，清抄一卷本作「位」。

〔二〕豐隆鼓囊而來從：鼓囊，清抄一卷本作「擊

## 會稽山賦

揚州之域，斗牛之墟。有山峩峩，是爲會稽。上窮碧落，下鎮坤維。內鍾五嶽之秀，外宏英淑之姿。亂芙蓉之卓削，渺丹桂之參差。根盤盤其幾里，勢犖犖而多奇。千巖競秀，萬壑爭趨。轟然瀉蒼玉之秋水，乍焉走石上之瓊珠。不雨而色自潤，不激而音自如。觀其峰巒萃嶺，前後相失。鳴泉百雷〔一〕，躍下雲窟。喬松萬株，舞破烟骨。晴暉扇和，嵐翠猶滴。起白煙之裊裊，倚青冥之岌岌。宜其土老而石頑，雨淋而日炙。曦娥之所隱避，偃佺之所遊逸。混元氣之淋漓，鎮三吳之故域。渺雲水之汪洋，澹煙林之明沒。遂使水陸魚鳥，群崖草木，若飛走乎文王之沼囿，似生育于陶唐之陽谷。其或颯然而風生，滄然而雲集。靈怪恍惚，變化出入。老鶴戲風而鸞翔，玄猿抱子而人立。感巡狩之寥寥，紀泰功之寂寂。慨春秋之季世，何血刃之交逼？吳至此而寒心，越恃此而誇績。曾不遞乎幾世，遽煙消于一日。是知水不在深，國不在險。惟修德以永昌，顧山川其寥閭。予于是覽今思古，艤棹中流。飄然而上，逸然而遊。俯臨蒼玉之水，仰看萬仞之秋。官闕翬飛于翠崦，蓬萊對立

於遐陬。鑑湖之水未波，若耶之雲不流。壯東南之都會，絕溪山之一州。青連秦望之秀，翠橫飛翼之樓。登高望遠，把酒消愁。誦靈運蘇仙之句，憶謝安杜衍之儔。至今騷人墨客來會于此者，其有念神禹之德，思神禹之憂者乎？言未既，煙消萬里，天澄四壁。氣鬱鬱其嗟我，勢巍巍其削立。四顧茲山之已遠，但見層崖之一色。（以上《鐵崖賦稿》卷下之一）

〔一〕鳴泉百雷：鳴泉，清抄一卷本作「嗚呼」。

# 全元文卷一二九一

楊維禎 九

## 渾天儀賦

客有談天者，遇太史公，曰：「厥初瀕洞胚渾〔一〕，孰知其行焉？鴻靈幽棻，孰有言焉？迨其玄黃判，清濁分，上天象，下地文，象推度測，空軫紛紜。或謂崑崙倚蓋，天儀孟覆，中高四下，三光顯伏。或謂蒼蒼在上，非其正色，仰而瞻之，高遠罔極。或謂南低于地，北高于天，北昂南下，若車之軒。或謂確乎在上，形安不動，魄乎在下，體靜而重。黨門角啄，吾徒曷從？先生世學，敢折其衷。」太史公喟然而嘆曰：「異乎，幻語之亂人也久矣。子有意于窺管，若請爲子雲之披。昔重華之作后，首七政之務齊。有玉其衡，有璿其璣。璣以爲圓窮之運，衡以爲執度之窺。玄渾健而旋左，二曜交而右馳。紛列宿之明概，錯蠙珠之陸離。九萬八千餘里，考目擊而非遠；三百六十五度，昭指掌而可推。創往古未聞之象器，開萬古無窮之渾儀〔二〕。所謂天地不能蘊其靈，有生不能參其智者矣。」

爾其作前聖，述後賢。鮮于下閔，遺制是沿。壽昌平子，精幾是研。取類于鳥穀〔三〕，擬象于彈丸。天乘動乎氣，地附靜乎天。體南北之二極〔四〕，運三辰之循環。屹嵩高峻嶒而中立，分黃道九行之次纏。匪蓋之倚，匪車之軒。匪無體之云遠，匪有窮之或安〔五〕。法歷代之寶器，信自然之渾天也〔六〕。故時不待莫莢之推，日不待土圭之測。環運衡隨，輪飛水激。庶曜之隱顯，五行之順逆。辰十二之疾徐，氣二八之消息。續旁魄於穹窿，囿範圍于文尺。驗密室之同符〔七〕，不窺牖而可識。子何談天之正則，楛于諸子之說鈴之感耶〔八〕？客充然有得，攝衣辭退。太史公曰：「未也。抑吾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所以觀天象之粗，道所以通天德之粹。偉天德之出，寧普雲行而雨施？夫聖人固有一身之深儀，足以參天而兩地。相彼八尺之規，徑寸之明，特其土苴之細耳。方今一元廣運，七政順齊。清臺範圍之器，後天而罔墜。皇上經綸之道，先天而弗違。隆道器之兩備，方重華而並馳。此所以調玉燭而平泰階，還治古之雍熙也。」客躍然而謝曰：「井眚小夫，未聞博議。今發其蒙，問一得二。」

〔一〕厥初頌洞胚渾：渾，清抄一卷本作「暉」。〔二〕開萬古無窮之渾儀：儀，清初一卷本作「化」。

〔三〕取類于鳥穀：穀，清初一卷本作「馨」。〔四〕體南北之二極：體，清抄一卷本作「極」。〔五〕匪

有窮之或安：或，清抄一卷本作「日」。〔六〕信自然之渾天也：天，清抄一卷本作「然」。〔七〕驗密室

之同符：驗，清抄一卷本作「鳴」。〔八〕楛于諸子之說鈴之感耶：楛，清抄一卷本作「楛」。

## 殷輅賦

伊古人之創物，起車制於轉蓬。資引重以致遠，爰辨質而得中。在陶唐氏有彤之名，黃屋儼駕，白馬是乘。繼有虞而夏后，曰鸞鈎而異稱。造有殷之馭世<sup>〔一〕</sup>，惟朴素之是旌。鄙金根之瑞色<sup>〔二〕</sup>，破飛車于玉闌。羌匪文而匪陋，故愈渾而愈堅。其制伊何，輿輪盤旋。兩轄如翼，式轂象圜。守中以軸，上輕下軒。成禮以軾，引力以轅。材必求質，工不求全。故鋪越席以昭儉，護蒲輪以示安。載十二旒而以郊以廟，建大麾則以封以畋。茲殷制之適用，以製朴而器完。蓋常論是輅之制也，有愛民之心，有務本之道。夫以萬乘之尊，九土之浩。球琳琅玕，厥貢惟寶。珍材奇木<sup>〔三〕</sup>，窮搜極討。初何儉一人之制作，而斥衆製之華好。蓋車之爲車也，身之所乘，足之所蹈。其體至賤，其用至勞。非務彩以觀美，惟攻堅之有造。何後世之求備，徒費饒而過巧。朱總組輓，不覺其華。黃金碧玉，不究其非。豹尾黃麾之隊，幘蓋翠羽之儀。皮軒闐戟之雜襲<sup>〔四〕</sup>，朱綱書香之陸離。或肆多欲于甘泉，或夸侈度于江都。殆不計巡遊之去住，而滿元后之規模。當春秋之季世，閔大聖之窮途。抱經綸之治具，無聖主之下車<sup>〔五〕</sup>。傷慶封之美習，甚周人之尚輿。此顏子淵請問于爲邦，聖人備四代之制，而殷之輅與虞之韶、周之冕同有取也。方今聖天子觀乎會通，行夫典禮。損益得宜，文質兼美。雖萬乘之嚴駕，汰鹵簿之繁儀。表皇儀于周製，被華袞於舜垂。又必得殷人之大輅，乘六龍以繼時。此

宣尼之夙抱，克今日之見施。辭曰〔六〕：「殷輅周冕，聖之志兮。上服下乘，今之治兮。侍御僕從，罔不正兮。嚴簿法駕，奚足徵兮〔七〕？」出警入蹕，居鈞陳兮。吉行清道，吾將望屬車之塵兮。」

〔一〕造有殷之馭世：造，清抄一卷本作「迨」。

〔二〕鄙金根之瑞色：根，清抄一卷本作「杞」。

〔三〕珍

材奇木：材，清初一卷本作「才」。

〔四〕皮軒闐戟之雜襲：戟，清初一卷本作「戰」。

〔五〕無聖主之下

車：聖主，清初一卷本作「明王」。

〔六〕辭曰：辭，清抄一卷本作「亂」。

〔七〕奚足徵兮：奚，清抄一

卷本作「胡」。

## 記里車賦

考車之制，自堯有彤，舜有鸞，夏后有鈎，商有輅。至周大備，而有五輅，所謂篆縵墨棧，則又有上下之等，而未有記里鼓車之名也。按漢晉《輿服志》，西京大章〔一〕，即記里車之所起也。駕四形指南車，中署木人，行一里所，下層箱擊鼓，十里則上箱振鐃。唐宋時有若魏蕭嵩、盧道降之流，增廣其制，而記里車之盛蔑以加矣。唐柳宗元既已賦里鼓，而余復補賦記里車云〔二〕：惟聖人之大巧，心模範夫化工。故創物之成車，因有感於飛蓬。少昊氏之駕牛，人皇氏之乘龍。陶唐氏之馬白，有虞氏之鸞彤。夏后制旂旒，而尊卑分辨；殷湯施大輅，而儉德昭融。至成周之大



備，美車服之以庸。慨亡秦之不道，使古制之頓空。迨炎劉之六葉<sup>〔三〕</sup>，值天漢之年豐。始輿服之定制，祠甘泉之上宮。駕千乘與萬匹，車金根而烏相風。記里始見，鹵簿攸崇<sup>〔四〕</sup>。奈新室之亂制，及東京而尚蒙。後周依周禮之是尚<sup>〔五〕</sup>，楊隋酌漢制之相同。歷李唐之好古，遇英辟於太宗。於是舊儀修改，新巧益攻。獨轅突兀，雙輪運通。兩箱層於上下，植木人於西東。出累聖之異器，收匠氏之奇功。當其殘星耿耿，餘月朧朧，鳴虎柝于賁士，扱雞籌于元功<sup>〔六〕</sup>。劍佩迎春花之落，旌旗拂柳露之濃。望翠華之旖旎，響金環之玲瓏。萬馬秩秩，和鸞離離。潔塵清於黃道，瞻凌虛之絳虹。將軍陪乘而闐集，太僕執轡以正供<sup>〔七〕</sup>。有指南之前往，繼辟惡之後衝。皮軒闐戟之盛制，豹尾九游之如葱。金戈玉戚之爍爍，黃麾華蓋之叢叢。此記里之車所次，在鹵爲九九之中。行斯行而佑警蹕，立斯立而贊盛容。動一里而木槌礚礚，轉十里而木鼓鞳鞳。震無雲之雷霆，響不雨之靈霤。人樂機而有發<sup>〔八〕</sup>，木鐻擊以無窮。節其音可以表告行五十之次，觀其象可以執威儀三千之恭。始創典于魏徵，復修制於蕭嵩。制莫盛於有唐，賦兼奇於柳公。湮五代之泯滅，至趙宋之興隆。五改元於天聖，來盧相之道宏。宣制作之復舊，羌儀度之新重。名大章而兼用，此里鼓之始終也。迨乎皇元肇興，明良相逢。既周冕之是服，復殷輅之比踪。跨乎漢唐宋之品式，會乎今日嚴簿之考工。聖天子方祀事于南郊，備法駕之扈從。孰不欣欣而相告，願見車馬羽毛與鼓鐘也。賦已，遂作頌曰：「大章有車，肇西京兮。歷晉唐宋，里鼓名兮。皇元祖制，智巧并兮。春茲木偶，聽希聲兮。道我大路，有期程兮。佐我大禮，時止行兮。愚臣作頌，展聲名兮。光三雅以獻賦，又豈柳河西之擅文鳴也？」

〔一〕西京大章：原作「而西京大章」，據何元錫校刪「而」字。〔二〕而余復補賦記里車云：清抄一卷本作「奉云」。〔三〕迨炎劉之六葉：葉，清抄一卷本作「乘」。〔四〕鹵簿攸崇：攸，清抄一卷本作「偁」。

〔五〕後周依周禮之是尚：禮，清抄一卷本作「孔」。〔六〕扱雞籌于元功：功，清抄一卷本作「戎」。

〔七〕太僕執轡以正供：轡，清抄一卷本作「輿」。〔八〕人樂機而有發：人樂，清抄一卷本作「木樂」。

## 器車賦

河馬呈圖，洛龜負書。天瑞繼作，山出器車。維武陽之御極〔一〕，爲綴旒乎九區。既大中之是建，亦寬仁之宏敷。蘇雲霓之靄望，暨魚鼈而咸孚。地不愛兮至寶，協義禹兮同符。吾想夫靈根踞石，異榦披雲。煙光陰翳，霽色氤氳。日月煦其霜骨，雨露澤其晴紋。初婀娜以翦鬱，漸繁紆而盤困。方結象輿，圓轉中輪。交蓋兮枝撐，燦爛杠轂之陳〔二〕。遠而脫之，則前軌後軫之滑澤；迫而察之，則平衡曲輓之調均。山靈盡呵護之力，富媪躬拂拭之勤。是以不揉而規，不斷而矩。奚仲之所不能爲，公輸之所不庸斧。風至則和鸞之鏘鳴，雲覆則龍旂之旁豎。靜若脂牽而待時，動若發軔乎熟路。散瑤光於巖壑，揚頌聲于寰宇。慶者駢闐，觀者旁午。曲鈎縣線，驚奇肱之飛來；鳳蓋搖青，恍天仙之初下。寒藤絡漢室之蒲輪，碧葉舞人皇之六羽。則是車也，地植其產，天毓其祥。若將獻嚴乎鹵簿，表同軌乎太常。雨師洒塵，豐隆扈行。載龍顏兮穆穆，響玉珂兮鏘

鏘。故其參也，蓋假以渥洼之神駿；其御也，若待夫範我之王良。是蓋國家之大瑞，而巉巖寧得以闕藏也哉？於是銀甕輶光，嘉禾失色。流芳千古，祥標商室。瑞車由此而得名，木輅因茲而得法。非特以昭一代之盛治，實所以開後世金根之定式者也。然而愚嘗稽《戴禮》之正義，參《禮緯》之遺編。玉湘至乎山澤，車垂錡而曲圓。何武陽之武，寥寥千載，迺復見於太始之年。誇大乎象載之歌，侈列乎樂府之篇。嗟海內之虛耗，曷天瑞之昭然？吾恐武皇好大喜功，爰黼黻乎至治，不然則窮兵黷武，較殷湯其孰賢？況竹宮之光或以諛見，汾陰之鼎或以誣傳。又安知象輿之祥，不成於僉佞之賀言？嗚呼，西土鷓雀，托名鳳凰；姬公定制<sup>〔三〕</sup>，亦來王莽。撫世事之悠悠，歎風流而雲往。懷隆替于昔時，感天應於俯仰。吾安得莘野之阿衡，呼千秋之小車，而與之質是車之真妄也哉？

〔一〕維武陽之御極：陽，清抄一卷本作「揚」。

〔二〕燦爛杠轂之陳：杠，清抄一卷本作「兮」。

〔三〕姬

公定制：定，清初一卷本作「曰」。

### 三神山賦

巍乎三峰，夫何隔弱水之幾萬重，而岿巖乎滄海之東。軋洪濤而鼎峙，貫元氣之當中。道姿岷

其磅礴，秀色翳其蔥蘢。恍若無而若有，非人寰之可通。豈真仙之絕境，所謂方丈與瀛蓬者乎？爾其峻嶒崢嶸，崛岉巖巖。飛岑百丈，疊巘千重。軼崑崙之華蓋，削青天之芙蓉。剪修娥而翠濕，沐晴螺而黛濃。虹九霄之寥廓，窮八柱之鴻濛。潮湧而層巒舞浪，鰲冠而危巖峙空。遠而望之，若長雲峩峩駕秋影；近而察之，如浮壺隱隱泛流淙。固不能擬岱宗華嶽之大，諒亦非匡廬天台之可同也。若乃紫霞之府，瑤華之宮。金臺銀闕，翠戶朱櫳。熒光翕施，休氣瞳矐。歛陽而炳，忽陰而濛。冰雪夏寒，蟾精夜白。煙霞冬燠，扶桑曉紅。木公金母，玉女青童。導瑤笙之雙鳳，馭紫氣之七龍。赤霞火玉之委蛇，鸞旗火蓋之玲瓏。往往煙飛霧滅<sup>(一)</sup>，于此游燕而從容。鳴八琅之璈，撞萬石之鐘。玉塵積雪，霞醞流虹。一日而數世，一飲而三冬。又安知蚊蚋之甕盎，塵累之憧憧？復有茹芝之叟，採藥之翁。朝殮琪花，夕攬蒼松。耕秋雲之千頃，種瑤島之芳叢。黃碧鸞之膠，養白鹿之茸。絳雪候千年之火，玄霜杵百鍊之春。回紅顏於皓首，炯綠焰于青瞳。而凡羽化而蟬析委蛻而遺形者，皆可以彷彿其所，想像其容。是以學仙之徒，慕虛無而鍊金骨，庶幾乎超游氛而駕冥鴻。奈何隔幾塵於凡濁，歎刀圭之未逢。眺仙山之何許？竟浩劫而長終。彼秦皇之伯，漢武之雄。莫不蠱荒唐於方伎，極勞心之忡忡。巡海濱而眺望，尚偃佺之可從。何風舟之莫至，反若淪於萬仞之濼<sup>(二)</sup>。但見石梁赭兮崇墉，樓船去兮旋蓬，終莫能趨汗漫而上穹窿。噫，獨不觀騷人墨客，吟三泉之寒灰，感茂陵之秋風者乎。吾獨悲其疲精神於玄漢，卒何補于成功？徒留連而忘返，適以滋感慨於無窮<sup>(三)</sup>。乃作游仙謠以招之，辭曰：「神山鬱蕭森，積翠中天臺，丹梯萬丈不可上，美人兮歸來。瑤草天上碧，

紅杏雲中開，白兔之藥不可得，美人兮歸來。歸來兮無正，白雲悠悠隔煙水。神仙渺茫如何如〔四〕，何不歸來返故居〔五〕？」

〔一〕往往煙飛霧滅：滅，清抄一卷本作「滅」。

〔二〕反若淪於萬仞之濼：反，清抄一卷本作「返」。

〔三〕適以滋感慨於無窮：滋，清抄一卷本作「茲」。

〔四〕神仙渺茫如何如：何，清抄一卷本作「胡」。

〔五〕何不歸來返故居：何，清抄一卷本作「胡」。

## 舜琴賦

重華御天，巖廊宴安。溥無爲之盛治〔一〕，樂清燕而澹然。導和氣于雅樂，揮南風之五絃。此舜琴之嘉名，所以得于禮經家語之所傳也〔二〕。原夫蒼靈耀德，赤精御世，削桐繩絲，爰肇厥制。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前廣後狹，尊卑之義。小大其絃，君臣之位。妙神聖之制作，實修身而致治。惟有虞之作樂，與古先而同意。爾其掄瑰材，詔工師，抽檠桑之獨繭，剪嶧陽之鳳枝。載斲載髹，以縵以徽〔三〕。拭玄霜之湛湛，耿玉繩之離離。翕張陰陽，蓄洩風雷〔四〕。固不讓乎雲門空桑之樂，又何取乎爨餘震焚之奇？所以備九成於簫韶，資搏拊于后夔也。若乃化景晝麗，九宇穆清。袵衣景薄，玉殿風生。乃弛宮縣鳴琴，薦妙琴于瑤宇，散雅韻于彤庭。指徐徐而送響，趣悠悠而養情。蕩蕩乎高山

大川之深峻，浩浩乎太和元氣之流行。和清彈以再歌，有三歎之遺音。感長養之至化，亶萬古而憂深。方其九土蘊隆，氣烈朱光。南風之薰，六合清涼。宜宮商之發闋，善吾民之樂康。若乃四海之廣，貨財所興。南風之時，萬室阜盈。冥節奏之揚厲，樂吾民之富殷。仰聖人之用樂，與天地而同仁。匪鏗鏘之是尚，實一念之在民。表泉流之盛德，偉玉潤而金聲。蕩要妙與淫哇，極廣大而高明。宜宣尼有勃然之歎美，而昌黎有得于壁水之儒生也。嗟夫，聖世云遠，大音不完。詫躍魚而舞鶴，誇別鶴與離鸞。何世道之愈降，噫新聲其日繁？抱大雅其何之？慨知音之獨難。倘奮袂以自獻，其不爲鼓瑟齊門者幾希矣。愚生何幸，獲際昌辰。上有帝舜之君，下有后夔之臣。闡禮樂之神化，陶八荒而一春。集大成於衆美，固無棄乎小鳴。願揚音於治世，希登進於虞庭。

〔一〕溥無爲之盛治：溥，清抄一卷本作「遭」。

〔二〕所以得于禮經家語之所傳也：語，清抄一卷本作

「禮」。

〔三〕以縵以徽：徽，清抄一卷本作「微」。

〔四〕蓄洩風雷：雷，清抄一卷本作「雪」。

## 白虎觀賦

咸關雲飛，龍首天齊。紫宮廓然，白虎巍巍。夫何峙中天之華觀，而岿堯未央之西。實游觀之禁宇，而鴻儒碩士之始能躋也〔一〕。方其芒碭龍興，房星耀精。金戈西馳，電掃風行。納奉春之長

策，據秦雍而作京。帝敕相國，胥宇宮庭。屹秘殿之旁翼，鎮坤維之金行。轟金門之岌業，表層觀之崢嶸。擬神仙之長年，掠清涼與宣溫。競秀於金華，儷美於麒麟。是雖清閑之內署，而亦不出於二  
十八里之嚴城。爾乃掄瑰林，鳩良工，訪禮周公，相攸度庸。按太皞之右墟，挾闔闔於當中。崩男崔  
嵬，崛吻穹窿。轟乎亭亭，鬱乎葱葱。虹峙千尺，翬飛半空。接素娥於金樞，留羲轡之晚紅。室緯落  
闌干之外，游雲挂闕角之東。瑤宮博敞，綺戶瞳矓。清霄接銀潢之夜色，炎曙動宮樹之微風。竦九  
關之雙闕，映別殿于雲中。是觀也，所以表天子之制度，爲文章之闕宮者也。于是孝成臨軒，發策髦  
英。亦由斯而進止，偉直言之杜欽。逮乎東都，亦有斯名。故孝章之崇文，爰講議乎五經。稱制臨  
決，迺下綸音。郎官博士，洋洋簪纓。名儒碩學，于于縉紳。丁樓成桓之徒，班固賈逵之倫。暨廣平  
之王屬，皆論列而詳評。讎校同異，商確古今。咸撰集而議奏，每于此乎時登。嗟哉子雲<sup>(一)</sup>，名著  
才能。觀其奉天地六經之對，自宜爲王朝蹇蹇之臣。何深博而有謀，而止爲王氏人幘之賓。逮議經  
之諸子，皆表表于儒林。惟孝公之令問，以才高而見稱。不獨論難之明，見推遜于諸儒，而殿中無  
雙，亦流譽于時人。偉孟堅之博士，比遷董與卿雲。惜殺身以失義，竟淪迷乎世紛。若桓仲之聖行  
篤實，賈景伯之儒術通明。亦皆克世其所學，而弗替其家聲。獨成封與樓望，空無傳之可徵<sup>(二)</sup>。是  
則白虎之觀，洵爲漢庭之弘麗，而白虎之諸儒，亦表經世之才名。而千載之下，尚公論之能伸也。猗  
歟聖元，宅都于燕。皇居帝宇，峩峩九天。虎關魏闕，復隔風煙。承明金馬著作之富，木天青瑣典籍  
之繁<sup>(四)</sup>。使六經之道昭回于雲漢之表，而承制之士彬彬乎賈董之賢。崇茅茨土階之儉質，而何炎

劉宮闕之足論？望玉堂今天上，粲冠珮兮群仙。爛彩筆其如虹，燭文明于八埏。吾將瞻大明，謁崇天。扣龍墀而虎拜，呈披腹之琅玕。倘見收於虎榜，當不遜于漢庭之直言也。

〔一〕而鴻儒碩士之始能躋也：始，清抄一卷本作「所」。〔二〕嗟哉子雲：雲，清抄一卷本作「夏」。

〔三〕空無傳之可徵：空，清抄一卷本作「羌」。〔四〕木天青瑣典籍之繁：繁，清抄一卷本作「凡」。

## 天衢賦

太虛穹窿〔一〕，修衢行空。橫灝氣之莽蒼，跨八表之空濛。可以觀天象之所經，放休徵于時雍。實史志之所記，而《易》象之所庸也。觀夫碧宇無際，炯炯房星，煌煌明堂。闕天關以洞開，貫黃道乎中央。陰環經其北陸〔二〕，陽烏出其南方。石五色以甃塗，柱六鰲以爲梁。矗崢嶸以坦直〔三〕，豁曠朗而無旁〔四〕。雲煙空寥，游氛斷影。鳥道滅沒，急羽蹇翔。駕剛風于廣漠，截河漢之微茫。彷彿乎複道之垂虹，逶迤乎龍尾之高驤。仰天路之砥平，騁六達之康莊。燭龍標轡，扶桑曙光。金樞耀彩，桂海秋涼。五辰聯珠，郁煜森張〔五〕。咸同途而順軌，符泰運之明昌。陰道應而水兵，陽道啓而旱喪。是則推七政之攸行，察治道之災祥者也。若乃帝青晝朗，暘芒晨熹。萬里一碧，雲豁通達。鵠冲霄而遐舉，鷗運海而橫馳。奮水擊之三千，迅扶搖之一飛。快縱翮之逍遙〔六〕，曾何足以少羈。是宜驂



鸞翳鳳之真仙，飄飄乎御風騎氣而徘徊。孔蓋兮嵬嵬，翠衿兮披披。飈車旋回，上捎日規。羽輪無聲，翩如翬飛。鏘珮環兮霄半，挾星斗而往來。曾何慮乎車塵馬迹之決驟，又何有乎蜀道九折之嶮巖？吾將凌汗漫，超赫戲，遵亨衢以上征，躡青雲以爲梯。左招兮昂精，右接兮騎箕。手分天章，沐穎銀漪。搴桂花於高寒，紛紅雲之滿衣。仰天門之蕩蕩，陟天府之巍巍。隔氛埃于下土，又何啻于雲泥？侶群仙以遨遊，而和明月之歌辭。歌曰：「天之衢兮迢迢，浩空行兮清寥。聘余轡兮將遠遨，聆夕響兮鳴皋。」又歌曰：「廣開兮天衢，乘風雲兮疾吾驅。焱上浮兮攀帝車，帝之所兮瓊居。」  
(以上《鐵崖賦稿》卷下之二)

〔一〕太虛穹窿：穹，清抄一卷本作「空」。

〔二〕陰環經其北陸：經，清抄一卷本作「徑」。

〔三〕轟崢嶸

以坦直：直，清抄一卷本作「夷」。

〔四〕豁曠朗而無旁：曠，清抄一卷本作「曠」。

〔五〕郁煜森張：

郁，清抄一卷本作「燁」。

〔六〕快縱翮之逍遙：快，清抄一卷本作「挾」。

# 全元文卷一二九二

楊 維 禎 一〇

## 龍首渠賦

商顏蒼蒼，洛水泱泱。夫何走深源之幾千里，馳汗漫之流長。散波濤於雲雨，若神物之所藏。豈非所謂龍首之渠，灌重泉於東方者乎〔一〕？想夫漢武臨軒〔二〕，皇風穆清。鑿渠灌溉，民利大興。偉嚴氏之陳詞〔三〕，曰：「臨晉之齊民，將引流而西注，當首超於洛濱。」何數言疊疊，切中其喜功之心。於是萬卒東來，畚鍤如雲。趨事雜遝，囊鼓弗勝〔四〕。乃自徵而首功，越商嶺之遙岑。豁磅礴以瀕洞，浚淵泉而瀟淪。兩崖如壁，一帶河橫。引清流之浩渺，湛灑影之泔澄〔五〕。微風颺而成漪，甘雨挹而無聲。澶漫潺湲，衍遞紆縈。長川遠瀉，逝水如傾。何高岸之善崩，獨用力之難成。乃鑿井而下通，貫泉竇之泠泠。蘇甃連滋〔六〕，千環抱月。龍蛇捲窟，萬穴生雲。注伏泉于地脉，分河潤于泉扃。溉原田之萬頃，易高畝而豐登。成生民之大利，流炎漢之至仁。方其健夫奏功，異物效靈。

神芒歛其陸離，厚土爛其稜層。得蜿蜒之蛻骨〔七〕，崩頭角之崢嶸。土花蝕領珠之碧，海月射斷甲之腥。厚土纏綿，尚有雲雷之氣；餘波噴薄，尤聞風雨之聲。舉手傳觀，萬目皆驚。覩茲靈異，互相揣稱。此龍首之渠所以爲千載之利賴，而史冊尤著其佳名也。嗟夫，河渠之作，生民之利。勞費之惠，濫觴有自。鄭白起涇水之歌，當時陳渭渠之計。汾陰褒斜，擾擾相繼。是皆西門史起有以啓其源，而滋茂陵多欲之弊也。吾于是有感矣。老龍泥蟠，閉骨泉底。適有遭于一時，尚流聲于千祀。矧我聖元，撫有疆理。黃河湛而自清，海波帖而不起。黍稷雲興，倉庾山峙。三農樂耕鑿之天，康衢歌太平之美。文昌之祥，四靈萃祉。爲士者固將攀龍鱗之變化，乘風雲于萬里。橫滄海而快飛騰，奚暇雕蟲於河渠一杯水哉？

〔一〕灌重泉於東方者乎：於，清抄一卷本作「之」。

〔二〕想夫漢武臨軒：臨，清抄一卷本作「陵」。

〔三〕偉嚴氏之陳詞：氏，清抄一卷本作「罷」。

〔四〕囊鼓弗勝：囊，清抄一卷本作「囊」。

〔五〕湛灝影

之滋澄：滋，清抄一卷本作「泓」。

〔六〕蘇翬連滋：滋，清抄一卷本作「泓」。

〔七〕得蜿蜒之蛻骨：

蛻，清抄一卷本作「脫」。

## 天籟賦

若有人兮在南華，唾明璣兮吐青霞。竦天機之峰峭，齊物論之紛譁。徵南郭與子遊，發天籟之雄誇。謂萬殊而一致，伊自然而非他。假有聲以設論，索無言之謬訛。譬大鈞之噫氣，鼓群響而相和。雖吹萬之不同，俾自己其誰那。倘反身而觸引，一視聽於無涯。此漆園之玄曠，縱辨口之懸河也。方其六合陰霾，八極塵驅。怒襲土囊，雲起砲車。飛廉鼓橐〔一〕，屏翳橫途。旋羊角而寥廓，翔颺母于歸墟。矯六鷁之健羽，折大鵬之南圖。轟騰礪礪，若塵馬之決驟；震蕩澈冽，若海怪之歎噓。巨壑爲之怒號，萬竅爲之暗鳴。或耳鼻之噓吸，或杵臼之泔汙。莫不遇形而成響，觸象而爭呼。勢颺颺而噴薄，氣颺颺而吞屠。掠萬呀于一映，鼓元氣于太虛〔二〕。若乃流雲半空，皓月千里。焱泠泠以徐來，激蓬蓬而颺起〔三〕。衍漾于青蘋之末，回翔于松柏之底。度花梢而欲秋，至空山而如水。波濤半空，笙簧在耳。隨披拂以成音，實吹噓之所使。夫然後知理無大小，物有定形。方吁喁之迭唱，亦隨寓而爲聲。疑比竹之何似，若吁嗟之未平。度萬有之自取，孰能逃夫化鈞？悟一理之弗貳，爰徵之乎在人。彼群喙之異響，徒騰說而紛爭。泯是非于無言，斯蒙莊持論之權衡也。嗟夫，物有不齊，維物之情。黜聖不容于一視，涇渭不能以同清。雖造化之匪殊，實物論之搶攘。而何狙公非馬之辨〔四〕，論堅白異同之縱橫，肆誇言之丕誕，馳虛無而竊名。殊不知大鈞塊坱，品物茲亨。風雲雨

露之發育，山川草木之生成，高下異趣，洪纖異論，皆至理之顯著，曾何混乎重輕？吾將覈玄玄，竄真經，佩無言之至教，希聖賢之善鳴。

〔一〕飛廉鼓橐：清抄一卷本作「封夷鼓橐」。

〔二〕鼓元氣于太虛：太，原作「大」，據清抄一卷本改。

〔三〕激蓬蓬而颺起：颺，清抄一卷本作「颺」。

〔四〕而何狙公非馬之辨：狙，清抄一卷本作「狙」。

## 簡儀賦

穹窿赫戲，坱圠無涯。萬化幽紛，廓乎旁馳。猗聖神之制器，括靈造乎玄機。却凡飾以居約，握乾象而獨窺。超妙識于千古，其我皇元之簡儀乎？思昔重華聖神，璣衡再陳。七政攸齊，爰考天文。俾周髀宣夜之絕學，獨渾天之有聞。昉壽昌之銅儀，放遺制於古人〔一〕。比汴宋之有作，世增飾以紛紜。惟我世皇，周咨文臣。乃詔百官，廷集縉紳。峩峩郭公，敷奏是伸。謂日道之去極〔二〕，何燕抃之弗鈞！致曆法之參差，將推步其曷遵？宜因其舊，用圖厥新。乃相爽塏，乃造重棚。良工獻技，神巧畢陳。倚蓋如傾，月規下停。員機運行，鸞輪無聲。易華而質，疏室而明〔三〕。當二極于四游之軸，鏤百刻于南北之傾。赤道橫施而上載，經星環繞而上征。準周天之度數，或盈虛之奇贏。彼五運之所履，斯乃加于地平。勒千隅而措置，挈四游于四衡。觀游儀而知去極之遠近，究立地而

考去地之途程。或用一而測日，或兼二以推星。實置之于臺端，映高表之亭亭。偉聖明之制器〔四〕，歷考古而宜今。妙侔功于造化，肇錫之以嘉名。若乃崇臺夜朗，中天氣清。銀河露下，室緯珠明。金徒報花間之箭，漏鐘傳應刻之聲。則有太史效職，憑高仰觀。注青瞳于懸鏡，候流晷之旋盤。神戒承于坤軸，天運準于乾端。規魄環馳而盈縮，萬熒委照而流遷。休徵兮何象，應咎兮何纏？含陰德之密運，括大鈞之陶甄。雖九萬一千餘里之遠，不能逃于是器之周旋。甘石未能探其妙，于落莫能識其緣。此皇元之制作，所以超萬古而無前也。方今聖神撫運，丕闡珍符。德合乾健，道配坤輿。擬靈臺之姬文，齊曆象之姚虞。三能煥爛而齊階，五星藻曜而聯珠。雨暘時而清潤，品物遂而昭蘇。秉欽天之至敬，創授時之宏模。混六合而一春，播三正於九區。書生幽介，考古劬書。盛作賦之臨川，徵銘辭于鉅儒。手攀軫參之魁，浮游析木之墟。拜天門而載歌，以頌泰元神策之皇圖。歌曰：

於昭靈臺，岌崇崇兮。儀象制器，聖之功兮。去繁而簡，要且中兮。崑崙磅礴，運太空兮。晷度周迴，斡天工兮。三辰齊光，名時雍兮。萬世作則，垂無窮兮。

〔一〕放遺制於古人：放，清抄一卷本作「故」。

〔二〕謂日道之去極：日，清抄一卷本作「臣」。

〔三〕疏

室而明：室，清抄一卷本作「空」。

〔四〕偉聖明之制器：明，原作「皇」，據清抄一卷本改。

## 浮磬賦

若有物兮，厚土之精，清角之英。蕩泗波兮砥砮，倚湍磧兮雲橫。秋水之骨蒼然而突兀兮，射杲日之晶熒。若根著之弗麗土兮，汎汎乎長流之清泠。元氣磅礴，變化不可測兮，何嶙峋破礪之殊形<sup>〔一〕</sup>。辟邪天祿踞以蹲兮，琅玕冰玉周阿而羅生。龍堆岌岌，隱鯨脊兮，蛟螫血碧，沁鐵而凝。文章錯以晝麗兮，光景爛而宵明。蘸天影而泛流兮，激清濤而弗沈。漾漾乎月林之仙鏡兮，隱隱乎長江之落星。陽侯惕息以呵衛兮，天吳盱眙而夜驚<sup>〔二〕</sup>。拂而睨之溫然玉潤兮，叩而搏之鏗然而鳴。粵有識乎浮磬兮，余獨懷乎神禹。汨鴻貽以平成兮<sup>〔三〕</sup>，爰制貢乎九土。維徐州之所產兮，指泗濱焉而取。命良工使治之兮，瓊沙石錯刮磨乎光晷。股鼓博狹截然中度兮，厥聲比乎律呂。嶧桐羽翟旅進岩廊兮，回重瞳乎當寧。閭闔九重豁以洞達兮<sup>〔四〕</sup>，盛簫韶其容與。樹羽五采爛飛揚兮，翔然怒獸哈呀乎簞箴。儼笙頌之垂兮，振鏗鏘兮擊拊。音穆穆以感物兮，獸踰踰其率舞。蹇至樂之莫聞兮，慨寂寥乎千古。瀛石若羽固不足信兮，夫何詫乎犍爲之水澗？陪尾之源浩以淪游兮，磬崩劣乎參天。浮游廣覽悠悠而思兮，亦何爲乎深淵？淫哇靡曼之可聆兮，寧不爲爾而撫然？橫奇寶於道周兮，何弗採而捐之？嗟無句之已遠兮<sup>〔五〕</sup>，孰摩挲而援之？探奇姿於深壤兮，濯碧蘚於秋泓<sup>〔六〕</sup>。圭璧天成洞乎尹兮，亟徒襲夫璆琳<sup>〔七〕</sup>。矢琢磨以成器兮，吾將上獻于虞庭。倘知音之賞識兮，庶不負

於金石之音也。希登進於宮縣兮，于以和頌歌于太平也。辭曰：

磬兮磬兮，古音之希兮。桑濮娛人，瓦缶其雷兮。地不愛寶，嗟博雅其誰兮？叩之則鳴，將俟夫后夔兮。

〔一〕何嶙峋破礮之殊形：破礮，清抄一卷本作「吸哦」。

〔二〕天吳盱睢而夜驚：睢，清抄一卷本作

「睚」。

〔三〕汨鴻貽以平成兮：貽，清抄一卷本作「貼」。

〔四〕閭闔九重豁以洞達兮：兮，清抄一卷本

作「乎」。

〔五〕嗟無句之已遠兮：清抄一卷本作「嗟夫句之未遠兮」。

〔六〕濯碧蘚於秋滋：滋，清抄

一卷本作「泓」。

〔七〕亟促襲夫璆琳：促，清抄一卷本作「湜」。

## 石經賦

若有客兮，握秋兔，滴寒蜍。披奇問字，考古劬書。思木削而塵飛，披汗青而蠹餘。迅天風之送駕，曠玄覽于中區。摩斷刻於浯溪，而歎蒼崖之老冰雪；探禹文于岫嶼<sup>〔一〕</sup>，而悲夫秋雨之泣靡蕪。慨雅道其曷徵？訪石經于東都。孤城黯其莽蒼，鴻儒翳乎丘墟。熠秋蓬之野燐，啼斷壁之窮颯。撫餘蹤而睥睨，亦有念中郎之所爲者乎。於是臨風慨想，顧景遐思。惟炎劉之叔季，尚文風之熙熙。偉蔡氏之碩學，探先哲之玄機<sup>〔二〕</sup>。陋世教之訛謬，當建寧而闡微。迨熹平之四禩，參颺言於棠谿。



正典籍之義理，摭群說之紛披<sup>(三)</sup>。挫華說于已著，收缺文于既隳。繁校讎之就緒，發先物之沈幾。匪堅砮之刻鏤，孰能壽斯文于無期？乃鍛乃厲，載航載梯。剪翠壁之層雲，剖丹巘之嵐霏。爾乃摩挲蒼壁，振拂青編。照金莖於瓊露，磨汞鼎於朱鉛。模李曹之書法，迹篆隸而雕鏤。織芒生風，山骨縷碧。細筋入髮，煙痕浸丹<sup>(四)</sup>。躍蛟鼉於海鏡，舞鸞鳳於冰天。釵頭鼎足之屈曲，崩雲垂露之聯翩。穹龍負祉，昂首而雄峙；蟠螭抱額，翔翥而欲旋。泣中宵之鬼魅，動清漢之波瀾。惟四十有六石，揭辟舍之當軒。映朱門而落落，侈成功之不刊。《書》《易》《公羊》，據金行之正位；《魯論》《篇帙》，按青陽而左編。維《禮經》之信置，屹相尚乎南垣<sup>(五)</sup>。廓至理之昭晰，綯妙墨而無前。倚層霄之炳爛，耀飛藻之連蜷。表巍巍而揭立<sup>(六)</sup>，爲後學之蹄筌。至若素宁朝啓，贊扉晝喧。觀者環堵，摹寫精研。翰墨灑秋屏之雨，車塵咽紫陌之煙。偉金聲而玉振，播文明于八埏。蓋將邁前修之洪業，與金石而同堅。昭一代之盛典，亘萬古而獨傳也。抑孰知夫善人云逝，雅道隨傾。焦桐絕響，柯竹無聲。想嶄嶄之數碣，已寂寞於風塵。蓋有登峴山而墮淚，弔九江而傷神者矣。何魏人之遷鄴，竟半毀於淪淵？迨隋皇之博雅，爰再入於長安。雖秘書內省之是儲，終列礎負柱之堪憐。宜鄭公之憫古，存十一於隳漫。肆哀集於磚甃，卒莫克夫真完。況夫千古，井井空城，衣冠宮闕之影滅，荒基敗迹之連營。慨風流而雲散，嗟大雅其曷徵？求向之嚴辭正誼<sup>(七)</sup>，健畫奇文，磨穹而軋厚，耀日而垂星者，而今安在哉？但見秋草兮青青，土花兮鱗鱗。牧豎擊文階之火，寒流想襟珮之音。使騷人墨客往來而興懷者，徒弔古而沾襟。噫！此霸漢之餘迹，何必感此於登臨？方今大道爲公，車書大

同。煥離明兮洞開，貫奎芒兮當中〔八〕。盛典冊於秘府，流文教于辟雍。人皆明經之士，戶皆禮樂之風。屹乎砥柱，以障川東。金石在人心，不必蒼崖之萬仞；政教在方冊，不必篆刻而雕蟲。使六經之道與太虛而比壽，亘天地以無窮。何暇誇春蛇秋蚓之姿媚，借重于石刻之穹窿也哉？于是憑高俛仰，喟然而歌曰：「斷石兮殘經，黯荒涼兮漢京，煙沙浙瀝兮秋風驚。」又拜手稽首而歌曰：「我元兮聖神，握符兮闡珍，文獻盛兮圖書陳，鞏金匱與石室兮，前無古而後無今。」

〔一〕探禹文于岫嶼：岫，清抄一卷本作「岫」。〔二〕探先哲之玄機：機，清抄一卷本作「微」。〔三〕擴

群說之紛披：說，清抄一卷本作「言」。〔四〕煙痕浸丹：丹，清抄一卷本作「舟」。〔五〕屹相尚乎南

垣：垣，清抄一卷本作「恒」。〔六〕表巍巍而揭立：揭，清抄一卷本作「竭」。〔七〕求向之嚴辭正誼：

正誼，清抄一卷本作「又正」。〔八〕貫奎芒兮當中：芒，清抄一卷本作「芭」。

## 柏梁臺賦

巍乎高哉，崇臺百尺，俯臨乎通衢。名既曜乎緗帙，狀復寫乎皇圖。何柏梁之鉅麗，實有冠於西都。帶隴首而特立，持土木之洪模。既定基于一簣，爰累土於連車。表以工倕，贊以公輸。相空山之文柏，挺勁節之絕殊〔一〕。撼雲霧而蓊鬱，吸雨露而紛敷。貫太陰之深黑，剪翠榦之扶疏〔二〕。堅凝

勵刃之質，鱗皴溜雨之膚。乃斷乃琢，乃援乃揄。命巨靈以畢力，尚海石之可驅。爰假千歲之質，以壯九重之居。扶以杙楹〔一〕，支以構櫨。引以雕題，連以綺疏。參錯乎碧瓦之相映〔四〕，詰曲乎藻井之相扶。走陽烏於高棟，踞陰蟻于阿隅〔五〕。中天之巍峩兮，連陰而接影；閣道之峭峻兮，積塊而累蘇。於是即馳道，出周廬，金支眩日，翠旂拂虛。法駕夙陳，雅雅魚魚。或奉橐而承蓋〔六〕，或秉筆而相輿。奕奕星陳，隨風左趨。拜手稽首，賡歌都俞。七言之歌以效技，萬年之觴以舉娛。酒酣樂作，眸容愉愉。於是論思之臣有若東方之徒，上引邃古，下陳黃虞。述長年久視之道，叙蓬萊方丈之符。指七圍之銅盤，微浮雲於天逵。彼外物之仙客，欲霜縷而雲裾。挹露華之涓滴〔七〕，若蛟螭之微濡〔八〕。斟瑤漿以爲醴，瀹瓊草以爲蔬。玉屑乍飛〔九〕，輕塵不汗〔一〇〕。一啜兮若幽憂之可却，再舉兮凜凡慮之能據。若陟丹丘，若登方壺。駕玉螭之蚴蚪，如卜鄰乎太虛。笑傲鴻蒙，俯視八區。天子萬年，樂胥有餘。時有從臣，承制仗內。引書誦詩，談說道藝。徐徐主臣而前，追明先王之高誼〔一一〕。舉聖哲之弘謨，迴虛無之逸轡。曰靈臺之經始，望氛祲而察災異。四聰達而無隱，四目明而無蔽。若日月之行天，垂休光於億世。惟聖制之法古，有遺蹤之可企。明刑威，溥德惠，求賢良，輔不逮。彼神仙之微茫，實大人之當計也。於是從駕之臣欣然滿意，稱聖明，呼萬歲。

〔一〕 挺勁節之絕殊：勁，原脫，據何元錫校補。

〔二〕 剪翠翰之扶疏：翰，原缺，據何元錫校補。

〔三〕 扶以杙楹：楹，原缺，據何元錫校補。

〔四〕 參錯乎碧瓦之相映：映，原缺，據何元錫校補。

〔五〕踞陰蛻于阿隅：阿，清抄一卷本作「河」。

〔六〕或奉橐而承蓋：奉，原缺，據何元錫校補。

〔七〕挹露華之涓滴：涓滴，清抄一卷本作「滴涓」。

〔八〕若蛟蛻之微濡：蛟蛻，清抄一卷本作「蛟蛟」。

〔九〕玉屑乍飛：乍，清抄一卷本作「作」。

〔一〇〕輕塵不汗：汗，清抄一卷本作「污」。

〔一一〕追明先

王之高誼：清抄一卷本作「進明先生之高誼」。

## 海鹽賦

鯨波際天，蛟門飛煙。截流雲於銀浦，峙群玉於瓊田。徵夏后制貢之書，考管氏海王之篇。知海鹽之爲利，實民用之所先。青齊之境，吳越之墟，斥鹵萬里，宵烹夜煎。因潤下之至味，取作醎之自然。爾乃牢盆庀司，亭民輸力。鏗鏗廣場，刮磨荒磧。畦塍棋布，墳壤山積。朝雨零而潤滋〔一〕，晴嗽上而蒸濕。且鍤且畚，載醜載羸。淪龍堆而沃澍，溜甘雨而滴瀝。灑天地之清流，瀉土膏之湛液。溝泠漫淫，陂池衍溢〔二〕。於是函以鼎釜〔三〕，燎以薪蒸。萬竈煙青，晴燦若雲。響鯤濤於乍浦，漂蜃沫於餘腥。浩浩綿綿，泓泓渟渟。若瓊漿之生肥，異甘露之清泠。熾焰俄息，陰液漸凝。結霜花而出素〔四〕，耀皓質而流晶。水壺寒而露白，蛟淚泣而珠明。沙草春暉，雲痕無際。扶桑曙赫，飛霜再零。侔色酥肪〔五〕，爭芒日星。精熒洞射，的礫稜層。鄭之霏霏，扣之瑤瑤。富媪卑技而效珍，飛水若休目而夜驚。此所以倚頓不能比其富〔六〕，張融不能賦其文也。至若聚囷成山〔七〕，環埒爲陵。

萬車汗牛，千艘貫繩。漕渠轉輸，以佐國經。往往清流大臣，來持節而督賦；而豪氓悍夫，或竊利以干刑。是東南煮鹽之爲大，又豈井池木石之產所能抗衡也哉？嗟夫，利之所興，害之所隨。齊謹鹽筴而富隆，漢榷鹽課而無遺。彼李唐之亭監<sup>(八)</sup>，亦遺意之可推。何計利之爲害，乃寢漫而至斯<sup>(九)</sup>。赫聖神之當御，恤民力于凋疲。削重額以寬征，沛仁恩于無涯。海波清而不揚，孽貨阜於京坻。舉賢才之敖鬲，妙調和于鼎鼐<sup>(一〇)</sup>。使海濱之下士，亦因物而取規。願有致于形鹽，希薦用於盛時<sup>(一一)</sup>。

〔一〕朝雨零而潤滋：而潤，原缺，據何元錫校補。

〔二〕陂池衍溢：衍，清抄一卷本作「漫」。

〔三〕於

是函以鼎釜：函，清抄一卷本作「亟」。

〔四〕結霜花而出素：霜，原缺，據何元錫校補。

〔五〕侷色酥

肪：肪，清抄一卷本作「飭」。

〔六〕此所以倚頓不能比其富：頓，原作「賴」，據清抄一卷本改。

〔七〕至若聚困成山：困，清抄一卷本作「園」。

〔八〕彼李唐之亭監：監，清抄一卷本作「鹽」。

〔九〕乃寢漫而至斯：寢漫，清抄一卷本作「鋟鋟」。

〔一〇〕妙調和于鼎鼐：鼐，清抄一卷本作「鼎」。

〔一一〕希薦用於盛時：盛，清抄一卷本作「明」。

## 金人賦

若有人兮，在乎古先。孰範其形兮，俾壽其傳。口三緘而致謹，體百鍊而彌堅。茲非后稷廟之

金人，所謂古之慎言者乎？原夫深潛玄默，君子之德。慎言寡辭，聖謨作則。何哲人之垂訓，乃鑄金以爲式。于是輸良鏐，徵冶師，鑿攸噓，飛廉吹<sup>〔一〕</sup>。鼓天鞞於鴻爐，爛赤波之淋漓。快陶鎔於一瀉<sup>〔二〕</sup>，宛胚臙之乍離。德容儼其溫厲，神采郁其光輝<sup>〔三〕</sup>。口緘默而至三，若靜專而自持。謹捫舌之飾戒，慎追駟之愆儀。豈若後世銷鐘鐻而侈功，摩銅狄而夸奇者哉？乃銘其背，洋洋訓辭。諄諄乎多言多事之戒，昭昭乎神人禍福之幾。謂細微之不可忽，謂強勝之不可爲。勿有上人之心，勿爲先人之思。鑒天道之能下，體江漢之能卑。惟溫良而慎德，乃積累之所基。粲名言之歷歷，誠達進退之樞機。非往昔之謨訓，曷儆戒之如斯？宜周人之尊慕，置宗廟而事之。凜乎若聖賢在前而不敢忽，若神明在上而不敢欺。逮宣尼之來觀，識龜鑑之昭垂。舉手摩挲，載讀載惟<sup>〔四〕</sup>。謂實中而情信，重贊美而嗟咨<sup>〔五〕</sup>。此《家語》之所記，足以爲後學之箴規也。猗歟聖賢，所慎者言。不知其人之安在，與陵谷而俱遷。徒使人悲荆棘之銅駝，弔露盤之銅仙也。登高想像，古訓不磨。用以自箴，再思再歌。歌曰：

人之有言，德之仇兮。躁妄之發，實召訖兮<sup>〔六〕</sup>。念彼哲人，慎厥修兮。惟初則仁，無易由兮。嶷嶷金人，告爾猷兮。奚不鑒茲<sup>〔七〕</sup>，以寡尤兮。爾母囁囁，默默以休兮。訥爾出話，庸行之求兮。有德有言，斯若人之儔兮。

〔一〕鑿攸噓，飛廉吹：清抄一卷本作「噓鑿攸，走封夷」。

〔二〕快陶鎔於一瀉：快，原脫，據何元錫校

補。

〔三〕神采郁其光輝：郁，清抄一卷本作「燁」。

〔四〕載讀載惟：惟，清抄一卷本作「樞」。

〔五〕重贊美而嗟咨：贊，清抄一卷本作「質」。

〔六〕實召訖兮：召，清抄一卷本作「吉」。

〔七〕奚不鑿

茲：奚，清抄一卷本作「胡」。

## 飛車賦

玉關之西，奇肱之陸，斲木爲車，從風而飛。夫何去中華之四萬〔一〕，覽德耀而東來。若稽古昔，商邑巍巍。妙轉蓬之一悟，藉雕樸於人爲。斤回斧運，日鼓月揮。泣鬼工於半夜，覺神造之莫窺。爾乃轉扶搖，轡崦嵫，屏翳御，飛廉隨〔二〕。飈驅月竄，霧驛坤堆。望荆河而稽顙，焱發軔而上馳。迅雷扶輳，喬雲承輒。不羽而翔，匪翼而翬。奔輪行空，削月兩規。輶軒凌虛，跨虹百圍。掣龍門之陰鞞，脫駟馬之塵羈。轆倒景而騫翥，排廣漠而毳氈。追阿香之驚霆，軼羲馭之金雞。曾何數乎九衢之決驟，又奚慮乎峻坂之嶮巖？鴻垂雲而何隘，鷗運海而獨遲。萬里一瞬，彼轂孰推。碧落無聲，厥牽孰脂。超絕蠓蠓，繆葛陰暉。指鶴駕而莫擬，認鸞輶而欲非。不必範以驅馳之法，何暇驂以六極之儀。隱兮鱗兮，恍若仙槎泛影渡銀漪；飄兮忽兮，翩如羽輪乘風凌丹梯。工倕不能喻其巧，造父不必測其機。于斯時也，泰運式齊，鏘天衢之和鸞，偃南巢之干旗。蹇浮空而來下，穆皇覽而載嘻。觀茲奇器，先物沉機。謂彼窮髮，殫神竭思。虞流俗之弗敦，鑿智械而益漓。矧黃屋之非心，伊

木輅之是宜。顧先路其曷騁，又焉用夫此爲？混大巧于無迹，剖輟輻而弗施。信化機之密勿，匪下民之所知。何逡巡於十禩，乘東風而導之。于以知遐荒格化於中國，又以見聖人耀神明於靡遺也<sup>〔三〕</sup>。皇元御極，八空薦禧。以德爲車，無遠不綏。木獸犬驛之域，貫胸乘布之涯。踈輿服象，賂輦馴犀。混萬方而同軌，效貢職而交歸。車服之盛，超前有輝。輿圖之廣，亘古所稀。將見飛車之應，不獨專美於有商，而又出於文明鉅麗之時矣。（以上清抄本《鐵崖賦稿》卷下之〔三〕）

〔一〕夫何去中華之四萬：萬，清抄一卷本作「方」。

〔二〕屏翳御，飛廉隨：清抄一卷本作「御翳屏，戒封

夷」。

〔三〕又以見聖人耀神明於靡遺也：靡遺，清抄一卷本作「外夷」。



# 全元文卷一二九三

楊維禎 二

## 蓮花漏賦

偉蓮漏之遺器，何運思之入神。越古制而特奇，冠近代而絕倫。琢珉爲壺兮地靈悚，鍊金作花兮元氣春。水斟龍湫之冽，箭剡半山之真。此其大略之所陳爾。若乃石壺按地而常靜，金蓮擎天而不欹。玄機蘊兮密密，靈葩燁兮菲菲。疑鬼工與神化，嗟天設而地施。中舒荷蓋，下冒清漪。布枝幹方維之有序，恍雨珠露玉之未晞。飛虬借潤於上匱，渴鳥吐沫於下池。壺腹膨脗兮，水或淺而或溢。花心虛圓兮，箭可降而可升。意其蹈襲乎金莖之遺意，髣髴乎玉井之餘清。夜聲四寂，屢聞滴瀝。天風一吹，若浮芳馨。于以驗寒暑昕昏之來往，于以知時刻更點之分明。是以候分二十四氣，箭凡四十八易〔一〕。每一氣而兩籌，大率七日半而又更其一。雖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此。矧二百十六萬分繞一歲者，悉包括而無忒。縱風雨雷電霾曠冥晦，而遲速度亦不紊。

乎推測。於此見作之者幾妙而精微，若有神人以爲之區畫。謂如含造化於胚臍，必於草木焉顯露其蹤跡。亦猶見牡丹而悟物理之榮枯，玩早梅而知乾坤之消息。此則燕肅創之於近臣，殆亦周官挈壺之所職也。若夫刻漏之作，肇自有熊。渾儀本放勳之舊器，璣衡實重華之初功。夏殷相因，厥制攸同。迨成周而大備，邁萬古之高風。立水平之法以正四方，觀土圭之景以求地中。鷄人咸服其絳幘，挈壺常直於翠宮。由是庸之於軍旅，則守警有節；施之於朝廷，則興居有容。知夏曆無出於漢之霍融，改舊章復有隋之袁充。一陰騁其私智，一陽言其至公。於是差毫釐而繆千里者有之矣，視哲王之遺法，不能得其中庸。奚燕氏之生晚，窮天道於邈遐。鑿翠琰之修壺，鑄金蓮之幽葩。水浮箭而不溺，花報時而無差。揆之古人用心則太巧，然至今誇尚於陰陽家。懿元帝之拓室，聳清臺之岿堯。建漏水兮法軒轅，命羲和兮規唐堯。寶曆頒兮民心澤，玉牒鏤兮聖功高。由是三光全而寒暑平，四時正而雨暘調。匪二帝三王之制作，不足以比隆於今日，而區區於蓮花漏，曷敢競於皇朝也哉<sup>(一)</sup>？

〔一〕箭凡四十八易：底本原作「箭凡四四十八易」，衍「四」字，據明末馬宏道抄本刪改。〔二〕曷敢競於

皇朝也哉：明末馬宏道抄本作「皇明」。

## 記里鼓車賦

車有制則尚矣，鼓記里以僅傳。感智者之創始，用攄發於危言。想至巧之心得，開妙斷於物先。啓神機於虛漠，抽秘思於幽玄。遵大路以順驅，邁希聲而罔愆〔一〕。迹雖假於人爲，製似出於天然。協銅虬之晷刻，合黃道之次躔。表吉行之往歷，警遙程之淹延。陋籌箭之徒勤，演推步之空專。是乃垂不言之嚴告，肅衆聽之深權也。其始則神匠設謀，群工遜智，真宰洩巧，祇靈失祕。運風斤之重輕，剗陽木之堅緻。動剗剛以屢施，藏樞機以密置。規比金根而得殊，範並皮軒而迥異。豈吹獵之是需，實禮文之宜備。脫渥彩於丹青，略麗飾於翟翠。俗彈力以莫爲，衆目駭心而爭視。觀其虛輪暈耦，橫轅倚輓，平廂層構，低高間施。木鏤象以互立，手潛奮而有携。列鼓鐻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逢逢而運規。途倍立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堠之旁羅，已默測而先知。地險易以足度，道迂修而必稽。使亥章乘之〔二〕，可以計四維之贏縮；周穆得之，可以節八駿之驅馳。若迺肇修封禪，爰以禋祀。一駕攸發，萬乘躬履〔三〕。紛坤迴而乾旋，從藹星陳而雲委。翕如陰閉而晦冥，霍若陽開而迤邐。簞鹵簿之盛列，聯屬車之次序。接司南之魚魚，依羽蓋之纒纒。紛鼓吹之外擁，混旂常以間處。耀文物於華夏，聳觀瞻於遐邇。其聲之發也，守信而不移。其體之動也，通行而不倚。其制作也，豈味道之人？其偶象也，類識微之士。

玄雲變暝，罔偷善應之機；大明啓途，亦告攸經之里。固宜以祕器而見尚，奚可固常輿而等擬也。原夫往聖攸式，後士克承，庸標令典，厥播嘉名。降炎漢以罕記，臻李唐而著稱。雲騁長以登進，燕匠智以聿成。是知工倕謬擅無前之巧，般輸謾襲傳後之能矣。客或有言：引重致遠，民生獲濟，任載周行，天下之利。此車輿之是用矣，奚取區區之小智？愚曰：不然。材有短長，物有鉅細。奮彼所能<sup>〔四〕</sup>，識見於世。苟寸善之可錄，在盛時之不棄。而況是車雖微，可崇可貴，巧侔陰陽，思通天地。量周八紘而不昧其所從，轍環千里而不滯於一軌。方今車書大同，文明照被<sup>〔五〕</sup>，物無微而不登，器無遠而不至。車必備太常之陳，而充儀衛之利。客將歆艷而詡稱，人何以不用而興訾議也？

〔一〕「遵大路」二句：底本原無「驅」字，據明末馬宏道抄本補；又此二句在清抄全錄本作「遵大路以順邁，達聲而罔愆」。〔二〕使亥章乘之：亥章，明末馬宏道抄本作「章亥」。〔三〕萬乘躬履：原作「復」，據明末

馬宏道抄本及清抄全錄本改。〔四〕奮彼所能：彼，原作「跛」，據清抄全錄本改。〔五〕文明照被：被，原作「彼」，據明末馬宏道抄本及清抄全錄本改。

## 土圭賦

伊蒼姬之測候，審微妙於分銖。將舊痕之是驗，求地中於四隅。維聖神之用智，契化工而畫區。

運巧思於靜默，悟天機於須臾。懿制作之精緻，爲度景之權輿。此土圭之所以名，超衆技而變殊〔一〕。昭令範於侯邦，著良法於王都。召玉人以敦琢，尺五寸而弗逾。搖無瑕之瑤琨，曾不翅乎砮砮。比璧琮其異制，惟五色之與俱。體貞白而縝栗，質潤美而混如。術既通乎天人，價宜重於璠璵。爲羌曜靈之騰海，駕五色之羲車。輝爛朗乎玫瑰，彩陸離兮珊瑚。揚先烈於層霄，布和煦於太虛。臨中天而下照，晃龍領之赤珠。屬馮相之揆測，宜汛掃而屏居。莫古維之向背，復東心而躊躇。置索生於沃壤，謹操直而平敷。表八尺兮矗矗，端與影其相符。驗廣輪之適中，究往牒而非誣。景短縮而炎蒸，六合烘而爲爐。景舒長而寒極，萬民凜其裂膚。景朝則陰霏不斂，景夕則天風大呼。惟夏至之晝分，與圭等而無餘。得地中之方正，曾何舍乎茲歟。慨靈器之惟役，實造化之感孚。匪測候之精詳，將建國之正途。難宣夜之無傳，陋周髀之迂徐。獨渾天之可徵，尚且載乎遺書。矧土圭之簡易，與水平而相須。曠萬世之寥閭，豈識者其絕無？予方仰大明之當天，睇萬里之亨衢。願攀雲而上征，期附翼乎金烏。（以上明弘治刻本《鐵崖文集》卷二）

〔一〕超衆技而變殊：殊，底本作「珠」，據明末馬宏道抄本改。

## 忠烏賦

悼侍御史大夫晁錯也

錯號智囊，而不能保其軀，何也？錯之智，豈不知口讓多怨耶？錯患諸侯王強大不可制，即賈誼之憂於帝者，故請削地，以尊天子，安宗廟，所謂萬世利者是也〔一〕。七國反，以誅錯爲名，帝又信讒於袁盎，故錯斬東市。世不悲其智，而哀其忠。良史如太史公，猶以變古亂常、取亡其軀病錯也。烏乎，錯志不白矣，故予爲錯賦忠烏。烏名鬼雀〔二〕，以其鳴告凶咎也。異乎飛駁之烏〔三〕，專媚人以喜兆，而驕人於覆亡者。予以錯比烏，而盎則爲駁耳。其辭曰：

瞻高臺之巍巍兮，官執法之大夫。栢蒼蒼其正色兮，惟烏焉乎是居。嗟爾烏乎，孰辨雌與雄？豈直反哺兮，爾曰告凶。哺名爾孝兮，凶稱是忠。胡主人之弗督兮，昧休咎之明徵。反傷以作忠兮，嫉忠以爲病。彎射日之勁弓兮，殪吾靈曰鬼烏。杜忠告之利嚙，來搖尾乎畢逋。豈不知口語之招尤兮？寧弋死而不悔也。抑哺母以將雛兮〔四〕，寧鬼烏之鬼餒也。錯父知禍先死，其母、妻、子無少長，皆棄市。彼飛駁之附人兮，異吾性之峭貞。紛屬耳其楂兮，不啻朝陽之鳳鳴。烏既忠斃兮，駁亦以佞屠。盎進說梁王嗣事，梁王怨盎，使刺客殺盎。嗟烈士之殉忠兮，固異乎怵迫之小夫。

〔一〕所謂萬世利者是也：萬世，明崇禎刻本作「萬歲」。

〔二〕烏名鬼雀：名，底本作「鳴」，據明崇禎刻本

改。〔三〕異乎飛駁之鳥：鳥，底本作「烏」，據明崇禎刻本改。〔四〕抑哺母以將雛兮：母，底本作「毋」，據明崇禎刻本改。

## 孫臏祭龐涓文

擬辭

臏與涓同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使爲廢人。馬陵之死，卒死於臏手〔一〕。大樹之算，不違尺寸，臏之謀亦神矣。其事可爲媚勝己、虐同志而禍卒伏於不意之戒者，故擬臏祭涓文。

吾與汝兮，尚父同師。巨細工苦兮，惟器之隨。鸛不可以頸鳧兮，螭不可以足夔。汝不督夫物類兮，必欲己勝而人罷。平聲。人之有伎兮〔二〕，媚以蔽之；人之有履兮，斷以廢之。吁嗟，將軍之諱短兮，非兵法之用奇。顧馬陵之負愜兮，不啻二陵乎避馳。燭火舉信兮，將軍弗疑；伏弩萬發兮，將軍弗知。收汝骨於大樹之下兮，豈躓者之能爲？羌禍福之倚伏兮，吾將視來者之鑒茲。

〔一〕卒死於臏手：卒死，明末陳于京刻本作「卒敗」。

〔二〕人之有伎兮：伎，明末陳于京刻本作「技」。

## 弔賈太傅文

吁嗟大夫兮，洛產之材。洛產，用楚產語。天既材之以產兮，豈掩草萊？帝辟子以博通兮，歲起之至大中。歛以適音謫。而置兮，嗟孰罪其余訃？帝改聽以信娼兮，娼兮以齒之卑。去去長沙兮，敬吊楚纍。服告予以當逝兮，曾蕙荆乎何疑叶牛？宣室再召兮，迺詎鬼幽。終於不遇。誓改秦索兮，述我漢經。此誼本志〔一〕。念靈修之玄默兮，又何賺賺於未能？烈日必焚兮，刀必以割。彼體髀之鞭兮，豈微芒之可慙作確？封國亡制兮，指大而股。老而與反上弗威兮〔二〕，鼠嘯而虎。國人不以爲憂兮，今之政者殆而墜。靈修如弗及兮，又踰河而去之。妙自不在強用氣力。已矣乎！國其不我知兮，吾憂國而不忘。賴先言之有徵兮，崛吳楚之合從。叶倚，見得誼有高識。梁山崩兮河水漂，哀若人兮不可招。些以服之臆兮，離形以自超。曰吾累之永遺兮，羌爽然其意銷。只就《服賦》結底，亦太史公意。木曰：先生弔賈太傅文，僅二百餘言，而太傅之出處、得喪、去就、死生，皆備見焉。然其辭不脫乎楚聲，此其難也。尚論古辭，豈在韓子田橫文下？

〔一〕此誼本志：本，底本作「不」，據明崇禎刻本改。

〔二〕老上弗威兮：威，明末陳于京刻本作「戚」。



## 顏太師些

君子論顏氏二烈，祿山成於前，盧杞成於後。世道不幸，風紀之幸也。予獨悼建中之君，爲兩相所蔽而不少悟，何也？李元平，妄人也。信闢播以爲將相之才，而使之敵希烈。顏真卿，貞人也。信盧杞以爲談說之客，而使之喻希烈。元平爲賊輔，而真卿爲賊殺。建中之君烏得不蒙塵於奉天？抑予於太師有憾也。李泌度其君肅宗。不能保己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權之日。真卿何不量其君德宗<sup>〔一〕</sup>。不能保己之不傾，而高舉於盧鬼亂治之時。齒且八袞矣，吾不知太師之不去何耶？待舐血之訴，觸其所惡聞，吾又不知太師之求容何屑耶？卒以餘齒，陷於死地。借頰舌之賜，免軍旅之勞，其究如此。讀其史，悲其時，而爲之些<sup>〔二〕</sup>云：

烏乎，鳳皇不翔兮，鴟鴞肆其強梁。麒麟得以中傷兮，豈云異夫犬羊？君子之與小人兮，水火不以相容。叶王。危吾類其無類兮，固已業業於汾陽。子儀。棄僕射於瑯崖兮<sup>〔三〕</sup>，楊炎。豈不感余之類傷？嗟嗟夫子之決於大次兮<sup>〔四〕</sup>，而不決於既耄之行藏。嗟嗟夫子兮，忠之剛；嗟嗟夫子兮，烈以煌。烈以煌，凋三光兮不可以亡。抑揚兩至，大節終不可滅。

〔一〕德宗：底本作「德守」，據明末陳于京刻本改。

〔二〕棄僕射於瑯崖兮：棄，底本作「矣」，據明崇禎刻

本改。〔三〕嗟嗟夫子之決於大次兮：次，明末陳于京刻本作「節」。

## 哀和陵辭

唐昭宗

余爲楊涉論後，讀和陵在華州舉鄙語曰：「紇千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因泣下沾襟，未嘗不悲和陵爲萬乘之尊，而不得同紇千一雀也。紇千守死于寒耳，和陵漂泊寒餓，不知死所。出其偶，何后。委身賊臣朱三，至於親捧玉卮，而卒不能免椒殿之禍。天下臣子，未聞有一人爲君父問賊者。烏乎，極天下之哀，無以過之矣。謚曰愍，吾故吊之以殤辭曰：

哀哀爾殤之生兮，不如無生。體守闊達兮，志氣精明。誓恢往烈兮，寤寐人英。十九葉之零祚兮，屬屬望乎中興。彼碭山之遺虜朱三。兮，差冤勾之黨伍〔一〕。黃巢。志懷山以沃日兮〔二〕，云迴天之勁柱。唐加朱號曰「回天再造功臣」。佩白玉之璽兮，冠通天之冠。曰破助龐。而翦巢兮，黃。實沙陀氏之屏藩。李克用。夫何忠不力以用兮，用不力以忠。雀栖栖于紇山兮，望生土其奚從？烏乎！大枋失之始兮，豈貽謀之不終？（以上明嘉靖任轍刻本《史義拾遺》）

〔一〕差冤勾之黨伍：差，明末陳于京刻本作「嗟」。

〔二〕志懷山以沃日兮：沃，明末陳于京刻本作「汨」。

## 桂軒辭 有序

桂生於秋，依於岩，蓋隱之花也。故小山之招者託焉。代之誇鄒林美燕山者，非桂本志也。包陽有桂軒者，爲馮君元卿之所築。馮君有問學，且有志於當世，而不屑於仕進。今老矣，遂築是軒之所，將以終隱云。夫古之君子，不必以仕爲賢，亦不必以不仕爲高，仕而不得行其志之爲患耳。仕而不得行其志，苟非時之弗偶，則材之弗良也。方今明天子在上，側席求人如不及。馮君幸生逢其時，其材又非可以無用於世者，方且惴焉深藏遠遁，分甘與小山之招者同群焉。蓋與夫代之夸鄒林美燕山之爲榮者，異日道也。使彼揚揚露才，竊一名以自侈，夫又不足，不致中踏而貽故林之羞則不止者，聞其風，亦可少媿矣。嘻，桂之軒，人人得有也，而有若馮君者之不媿於桂，則豈矣。是則馮君之才之號，實世教之所繫也。因其友程生之請，爲作桂軒辭一章。其辭曰：

桂樹叢生兮軒之陽，沐雨露兮含風霜。王孫不歸兮，春草歇而不芳。軒中之人兮，壽而康。折瓊枝以爲佩兮，澆金粟以爲糧。軒中之樂兮，樂無央。

桂樹業生兮軒之陰，虬龍盤拏兮猿狖笑吟。王孫不歸兮，實勞我心。（據明初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三〇 以上黃仁生、梁惠點校）

# 全元文卷一二九四

楊 維 禎 一 二

## 鄒氏遺訓序

吳常熟鄒君玉氏，自旌德宦遊歸，理故園以老焉。其垂訓子孫嚴其顛畫者，凡若干件。來謁余於姑胥邸次，曰：「某髮已種種，懼一旦捐子孫去。故述誠若干件，雖話言拙直，使奉成規行之，亦不致畔名教墮門地。且將勒石，位置奉先之宮。幸得子言重引之，庶吾後之人知所警也已。」吾聞傳曰：「名門右族，成立如升天，覆墜如燎毛。」何難易之相懸遽絕甚如此！蓋創者勞而守者安，創者儉而守者奢，創者畏而守者驕也。為祖父者慮焉，故有身後之誠，雖古先哲王不能無之。書之竹帛，琢之盤盂，以遺乎後之人，蓋懼耳聽口授者易為滅絕，而託諸竹帛盤盂者，可不刊而垂無盡也。君玉氏之《遺訓》，著于金石，非竹帛盤盂之意乎？為其子者，幸得諸耳提面誨，子子孫孫，又幸得諸示無窮者，則鄒氏後人續初繼業，雖百世而可也。雖然，子弗祇服厥父事，此無先之訓也。恐無先之訓

矣，故吾重告之，使之恒有其先，庶畔名教隳門地者免矣夫。

### 李參政倡和詩序

淇上野逸李公〔一〕，以世澤起身，十年至參大政江浙行垣。未幾，惠冠文江南端，其所建白，有不合，即引去，退處白沙，日與布衣士談文字爲樂。其來江浙時，孤舟匹馬，絕無左右之孚以奸政；其舟所載，又絕無他長物，不過隨身所讀書籍耳。其下交無雜賓，而天台蔣常翁廼以詩人獲登其門，相與倡和，流布人間。嘻，公以八位之貴，不以下交寒素爲厭；蔣常翁以一介之微，不以上交公相爲抗等。此季世僅見之事，而議者猶以公進布衣爲術者，吾不知其說已。常翁裝潢其詩成卷，非以侈自遇，實以表著賢公卿下士之猶有古風也。故余爲叙其卷，使世之登樞要、隔寒微者見之，宜於此焉耻矣。

〔一〕淇上野逸李公：公，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 漁樵譜序

詩三百後，一變爲騷賦，再變爲曲引、爲歌謠，極變爲倚聲制辭，而長短句平仄調出焉〔二〕。至於

今樂府之靡，雜以街巷齒舌之狡，詩之變蓋於是乎極矣。嘉禾素菴老人，過予雲間邸次，出古錦樸一帙，曰《漁樵譜》者，凡若干闕，雖出乎倚聲制辭，而異乎今樂府之靡者也。吾嘗求今辭於白石、夢窗之後，斤斤得寄間父子焉。遺山天籟之風骨，花間鏡上之情致，殆兼而有之。蓋風骨過酋，則隣於文人詩；情致過媠，則淪於譚官語也。其得體裁亦不易易，嗣餘響於寄間父子後者，今又得素菴云。夫譜之云者，音調可錄，節族可被于絃歌者也。詩三百曷無一不可被于絃歌〔一〕？吾不知亦先有譜後有聲邪，抑先有聲後有辭耶？寄間分譜於依永之殊，其腔有可度不可度者，則何如，敢于素菴乎質焉？素菴齟然而笑曰：「嘻，吾忘律呂於漁樵歟！乃中，烏知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許事哉！」雖然，擊轅之歌，野人之雅也。吾譜殆亦自當楚雅乎！素菴名抱素，字子雲，裔出吳越王，有起進士弟，號竹鄉翁，家置萬卷堂者，其曾王父云。

〔一〕而長短句平仄調出焉：仄，原作「異」，據弘治刻本改。〔二〕詩三百曷無一不可被于絃歌：曷，弘治刻本作「篇」。

## 牡丹瑞花詩卷序

余讀後山氏《叢談》載廣陵芍藥曰〔一〕：金帶圍者，無宿種而出，出則群吏有應其瑞。居台揆者

如韓魏公琦、王岐公珪、荆公安石，皆應其瑞，爲不誣也。於乎，草木無知，何預人事哉！蓋德動草木，草木充焉，非偶然也。江浙省檢校李木魯子升之庭有牡丹，雪中作花，其大如斗，其色如魏家紫者，人咸謂李木氏之瑞也。夫牡丹、芍藥，類也，芍藥有當其瑞者，子升不當牡丹之瑞耶？明年，子升繇檢校除淮幕憲府，其瑞亦不誣矣。庸詎知異日子升不躋人臣極品耶？吾固有俟於子升矣。抑吾於牡丹有感焉者。世有花工如宋單父者，能變木芍藥爲千種姿，亦能使不令而華，人力奸化工迺爾。或謂子升之冬花，烏知不有人力奸造化者乎？茅山外史張公雨，神仙人也，能頃刻而開花者也，特爲子升賦花，屬之天瑞，爲異時衫色之讖。吾讀其詩，信爲子升氏之讖也。人又何疑於是花云？子升出其詩，并圖卷一通，求余叙。於是乎書花之開。至正九年十二月某日也。

〔一〕余讀後山氏叢談載廣陵芍藥曰：後、談，原作「后」、「譚」，據文淵閣四庫本《後山談叢》改。按，該書又名《後山叢談》，故書名仍之。

## 丞相梅詩序

至正二年春，江浙行省丞相朵兒只公以清靜寧一之治報于上，上召入宰天下，公拜命且行，顧瞻後庭，有手植穉梅一本，俾移植于明慶寺之殿陽。邦民聚觀，載抃載舞，咸手加額曰：「丞相棄我去，

是足以係吾人之思已。見梅如見丞相焉。」於是僧古源采民之言以永歌之，搨之人士從而和之，凡若干什。昔召伯相周，布政南國，舍於甘棠之下，後之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此《甘棠》之詩所以作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而《甘棠》之詩作；丞相之德布于江浙，而手植梅之詩作。若古源者，謂得古詩人之性情非歟？丞相去今幾十年，而是梅輪困扶疏，碩大繁茂有加于昔，搨民于是有所瞻仰，公卿于是有所感慕，後之人于是有所興起，而想見其形容。一木之植，千載之情繫焉。吁，草木有託于人者，固不在地之有厚薄，而在德之有久近也，信矣！而況護持之力，又出於金僊氏者乎？丞相氏之德以栽之，金僊氏之力以培之，吾見斯梅與孔老氏之植檜同無朽矣。不然，南門之栢有四十圍者，一蕭欣能伐之，可不懼哉！古源以詩來屬余序，余爲之言如此。夫思其德而愛其樹者，人之情也；愛其樹而永歌以頌美之者，詩人情性之正也。序詩人之意而不忘乎戒懼者，亦文人忠厚之至也。是爲序。

### 送經理官成教授還京序

前濟寧郡教授成君彥明氏，以文墨長才爲今天子錄用。洪武元年春，遣使行天下經理田土事，而成君在選中，分履淞之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圍。閱歲終，魚鱗圖籍成，父老咸喜其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帳不欺。積七不毛之土，并附以見。裝潢手卷，來拜草玄閣次，求余言以爲贖。千萬因成君



致意，萬一大農下問，先生之言亦有取藉年云。予悼唐宇文融爲括田使時，開元之治已久，天下戶口未嘗有所升降也，而融括籍外之田〔一〕，得客戶八十餘萬，羨田稱之，往往出於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二〕，民抱冤者無於所訴。今天子招徠南北流移，天下土田於廢棄之餘，非襲融之敝迹也。而成君之所履，又皆得屯耕有亡之實，可以助明天子均田之政，豈開元歛臣可同日語哉！於其行也，書此爲序。

〔一〕而融括籍外之田：之田，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編戶爲客：編，原作「徧」，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姑蘇知府何侯詩卷序

清明之朝，吏仁厚，不仁厚無以興其治；昏亂之世，吏沓虐，不沓虐無以趣其亡。而守牧之係爲最焉。守牧號民父母，非上下疾痛相關，如出肺腑，不可稱父母。元末藩鎮赴仆，守牧寄於戎行，大偏小校，民望素不厭，惟與珥筆胥橐囊縱群不逞〔一〕，啓告訐門，羅織善良，以媮削創罷。司察于民牧者，又以墨敗紀，吾民將孰從而號呼也哉？蘇民羅張氏之阨，如芟草獮禽，殆絕生理。大明龍興，天子選守牧，勞來安集於板蕩之餘，而侯實應選。民拜更生，如脫焦火。乃者京師起發遷徙，蘇爲甚，雍容處決，民不知擾。金谷事暇，即以庠序爲務，祀殿論堂，廢如逆旅舍，公一新之，弦誦鳴兩廡，如

承平時。嘗以勞民事稽怠，奔命闕下，將以戎律加之，請忍死一言，曰：「殺一郡牧以活萬生靈，某含笑入地矣。」上仁其言，賞刑爲賞秩。吁，若公者，可以稱民之父母矣。天子仁明，方選天下賢守牧入政堂，與大臣講治欵。公簡知既有素，吾將聽公之大用，而爲天下之民之慶，豈直一郡而已哉！吾徒朱敏哀郡人士之詠歌，不遠數百里求余文引諸首，故書爲序。

〔一〕惟與珥筆胥囊囊縱群不逞：筆，原作「聿」，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祝正夫赴召如京序

吳元丁未春，番祝正夫知淞之上海縣。明年，以治狀稱最。海寇之變不四三日，轉蹀血爲衽席地，民爲建生祠，君子有勝殘去殺之頌。又明年，司臬者毛責細故，停其治三月。士庶老稚日夜號泣，如襁脫慕父母，於是什什伍伍，不遠千里走闕下，慟哭爲侯請。天子驚曰：「祝挺者，出吾特選，俾卧治海邦，而司臬者敢忘之！」覆罪司臬，侯復峻用〔一〕。天日朗明，群情闐悅。於其行也，會稽楊某餞之以言曰〔二〕：「昔聖人稱宓不齊曰：子賤，君子也，霸王佐也。單父之宰，屈以小試也。吾於祝正夫既脫州縣勞，亦以王佐之才屬之，惟正夫自任焉。」正夫書座右之言曰：「天下事見得理便做，弗計死生禍福。」觀是言也，正夫知自任也，不待余言之囑矣。

〔一〕侯復峻用：復，原作「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會稽楊某餞之以言曰：稽，原作「訖」，據文淵閣

四庫本改。

## 送陳錢趙三賢良赴京序

皇明龍興之一年，天子思與天下之賢人共圖天下之治事。於是遣南北訪賢使凡若干人，而浙士之拔等者，曰陳睿、錢某、趙某，人以治才與學術兼屬之。使者採諸輿論，內幣起之，三人者受不辭。會府令與計偕，爲浙士舉首。其行也，來別東維先生，請一言爲警教。先生酌之酒而告之曰：「代以試經藝舉於鄉者，至三四千人。會於春官第其可取者，然後上名於天子。天子賜出身，吏部授之官，不能二百人。其爲選也，艱矣。士有窮經老死而不得與於選者，吏部或以旁恩及之，其爲情也，亦苦矣。今三人名一聞於使者，不必試於鄉，與乎四三千之數，督於春官，與乎二百之數，可謂步之驟而其選不艱也，得之易而其情不苦也。雖然，三人者，朝奏即暮召矣。天子遊心於經史，有顧問焉，厲精於政事，有試可焉。此非誠抱天人之學、民社之具，鑿鑿乎天子任耳目股肱之寄，爲名九卿，才六部，良二千石，躋民於泰和，而措邦家於泰山之安，則其膺選而去也，已不誦愆，人不議忝，不然，却而慮也，心亦寒已哉！」二三子避席謝曰：「幸先生警教，德甚大。」重酌之酒，曰：「士窮而約易守，達而汰易遷。易守則德人之忠言，易汰則陰黜之矣。二三子毋陽德吾言而陰黜吾忠，吾將慶二三子之

有成也。往矣，勉之。」申年十一月十五日。

### 送松江師黃公入吳序

松師黃公彥美以疾謝職於淮吳大府，手不執兵，戰不衛戶，金鼓不振，馬不駕，凡百日。大府以詐疑，力疾而往辭，始獲允。未幾，大府復以養疾吳門召，幸其疾瘳，大用之。寮將而下，及淞郡官、市老、野叟〔一〕、方外之民，無不扞手交慶，以爲賢傑用大，則惠益大矣。各執壺漿牲具，張于西門外，以伸頌禱。老客卿會稽楊公就，舉爵以規不以頌，曰：「黃公之報所事於西夏侯，義亦至矣。臺平去聲。不曰幾死讒鑄，幸公論反平，丹書雪，志又伸矣。丈夫事畢矣，他復奚望哉？」公聞規起，作長跪禮，復爵維禎曰：「先生言議入肺肝，凜若沃冰雪。所不解甲服經居廬西夏侯墓者，有如皎日！」予曰：「遑矣哉！」遂行。

〔一〕野叟：原作「野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三士會試京師序

至正己亥夏四月，江浙省試吳越之士，吾門弟子在其選者，三人焉。南士曰忻忭，色目曰寶寶，曰何生。三人者，擇日赴春官，來別曰：「先生何以教我？」余既期其大對爲漢晁、董，而又勉其大器以宋李迪也。三人請迪故。迪蓋從於种放先生者，業成試京師，种先以書見柳先生，開留迪客門下，出題與門下共賦。迪賦出諸生右，開驚曰：「君必魁天下，且爲宰相。」異時果然。余同年李中承稷，今之柳先生也。三人者，以余言見之，并以文爲贄，中承當以迪故事待三人〔一〕，并以文之占三人，顧魁多士，爲太平宰相，三人者誰先？惟三人焉勉之，勿多讓迪。

〔一〕中承當以迪故事待三人：三，原作「二」，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刑統賦釋義序

古者帝王恃以治天下者，大經大法而已，未所謂律也。世道既降，巧僞橫生，法家者流，始制律以鉗天下之民。奸日滋，則律日煩，亦時使然也。蓋律令起于秦，定于漢，律法刑統遂大著于唐

宋，而傳霖氏爲之賦刑統，以便律學之誦習。夫繩墨陳而天下之曲直不能逃，規矩設而天下之方圓不能越，律固球弊之繩墨規矩乎？穎濱蘇子曰〔一〕：「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君子於其言可以占世變矣。我朝混一海宇，承平百年〔二〕，方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繇科第入官，凡讞一獄、斷一刑，稽經援史，與時制相參，未有吏不通經、儒不識律者也。保定梁公彥舉，蚤歲爲宗正府掾，嘗從府使者及省部官讞獄河南江北，閱案愈多，而審律愈精，人咸服其明允。後司泰州筦庫，遂著《刑統賦釋義》一編，上探經傳律疏史鑑有可證者，而又折之以己意，推諸苛密而歸諸仁厚，蓋傳霖氏之忠臣矣。今年維禎備員杭課提舉，幸與公爲同寮，平市之暇，嘗論及古典及今之通制，且出此編以示余，始嘆公不惟精於法家之律，而又明於儒者之經史也，豈非時之通才也哉！嗚呼，鄭子產鑄刑書，叔向氏譏之，懼民棄禮而質之於書也。故曰先生議事以制辟，不知後世又有微於書而不竟者，律其可廢乎？賦刑統者，既舉律而約之；釋義者，又即賦而精之。俾後之蒞政者，有所稽而準焉。足以權衡世變，扶植世道，而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蘇子之所感論者，豈誣我哉！公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諸經史，以文其律家之學，蓋知所本哉。余三復其編，而深有所取，且僭爲之首序云。

〔一〕穎濱蘇子曰：穎，原作「穎」，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承平百年：承，原作「丞」，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監憲決獄詩序

自軍興來，民不幸兵死者，無所愬；其諸誤繫諸有司者，幸而有愬已，有司又付之不理，訖與叛人戮死〔一〕，蓋殺民者，殆狗豕之不若，官以李爲職，亦莫之卞已。嗚呼，民之塗炭也，極矣！余讀杭拔官朱蓮峰君誌監憲公平反冤獄事，爲之慨嘆不已。其言有曰：「求獄不於其情，而欲以筆札求之乎？」是言也，平獄之本也。若監公者，真神明人哉！真仁長者哉！使今握兵在邊，執法在廷者，皆如監憲公之處心，菑其不有吊，冤其有不白而枉死者哉？於乎，孝婦銜冤，天爲亢旱；鄒衍繫獄，六月降霜；天之於冤人報應如此。今旱暵甚矣，監公之決獄，人人不自以爲冤，吾見隨車之霖至矣。杭大夫士咸作歌詩以美之，而推予爲叙首，予樂爲之書。至正己亥秋八月既望序。（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

〔一〕訖與叛人戮死：戮，原作「戮」，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全元文卷一二九五

楊 維 禎 一三

## 送帖山提舉序

天下之仕之難，莫難於司杭征也<sup>(一)</sup>。歲一辦額賦十鉅萬，雖輦轂地宣課者不贏是<sup>(二)</sup>。無母錢以爲之本，無旁司以爲之倖<sup>(三)</sup>，歲無論風雪陰雨水旱兵燹，懋遷民通不通<sup>(四)</sup>，臨制者月鈎季校，額稍褪即戮辱其人，不啻罪姦僞，且不得以他故愬。其法外無漏，內始獲。於是密立關纂，使亡賴、游徼絡繹而鈎攔之<sup>(五)</sup>，其故脫而漏籍爲游徼資者，殆且過半。蓋制無課吏祿食，俾就食其征，則不可責其人之不盜也。又其漏者多勢要者，不幸一敗獲，不一日二日，用上官令追呼脇持，不從，句挾衙校群小，竟排戶撒其推去，如取寄物。賦之陷而不登類此。間有不畏強圉，誓以文法律人，人即中傷之。且人官五日，職輪課綱一署其帳曆，勢不得登登醇白自引于亡過之地。故吏是者潔人汗出，號投墨海；完來殘去，號入火獄。故曰：天下之仕之難，莫難於司杭征也。今幸肆大之恩，若洞見其



難狀，舊之積陷，既一日而燭除；新之日賦，又據實而取焉；使墨海火獄而復有潔白清涼之日。於是舊官如帖山氏者，始尋與吾徒給解而去。吾既酌之酒爲彼此賀，而又過求余文。故道其不幸於難仕，而又幸其得殊恩而墨海火獄有潔白清涼之慶也。於是乎書。

〔一〕莫難於司杭征也；莫難，原脫，據下文「故曰」句意補。

〔二〕雖輦轂地宣課者不贏是；課，原作「諫」，

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無旁司以爲之倅；倅，原作「俠」，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懋遷民通不

通；民，文淵閣四庫本作「無」。

〔五〕使亡賴、游徼絡繹而鈎攔之；繹，原作「緯」，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關寶臨安縣長序

北庭關寶氏擢春官第，天子賜進士出身，往監臨安縣。以嘗從余遊，且余同年德流公之子也，過錢唐乞一言爲別。余告曰：方今盜起淮潁間〔一〕，挺禍于江浙。民耗於兵興，罷於奔命者四三年弗復休。民之良胥陷於盜，招之而未歸。嘻，豈吾民之樂爲盜哉！撫字乖而飢寒之偪也，水旱相仍而田不減賦，妻子相流而農不息徭。其被害之原〔二〕，懸於州與縣，州縣不聞之府，府不聞之省臺，借或聞而不信，以至吾民財竭力窮。財已竭，力已窮，而賦徭愈急，徵求愈繁，民死道路者相藉。幸而生者，其不去盜也幾希。生時百里邑爲試政之初，當推其情，曰：「上恤乎民，則民吾赤子；上不恤之，

則民吾寇盜也。」不可畏哉！邇者皇帝下明詔，哀痛遺民，誠以民爲邦本，而本不可使戕而耗也，蠲之以賦，寬之以征，裕之以力，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sup>〔三〕</sup>，且申誠守牧者，務在康濟生民<sup>〔四〕</sup>，上承明天子之德意，下軫吾赤子之困窮，招寇於民，慎勿驅民於盜。吾將見疲者甦，流者復，休養生息，以還中統、至元之治，必自臨安始也。生以余言勉之。

〔一〕方今盜起淮潁間：潁，原作「穎」，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其被害之原：被，原作「秋」，據文淵閣四

庫本改。

〔三〕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馭，原作「遇」，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務在康濟生民：民，

原作「其」，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龍孔陽序

士有行年六十而強力如三二十人，居貧困不支而恒如富盛人，曰番之龍孔陽也。今年客錢唐，吾嘗與之往來，見其才氣學識，甄綜天人，議論古今要害，以節量天下之成敗治亂，如鏡照著卜，如孔鑰勘而左券合也。蓋可附諸古豪傑者，而與今之豪傑盜虛聲以誤天下者，蓋異日道也。然而急材者弗之舉也，使之蓄其有而無所於施，則取文墨氏筆櫝以代司寇之斧鉞<sup>〔一〕</sup>，誅伐古之儉人，諛子以警今之似者。吁，此孰使之然哉？乃至正乙未秋八月，中書兵部黃公昭承天子明命出，吊民江之左，

采天下之言以選天下之才吏，其於豪傑之遺去者，意氣足以徠之，權力足以振之，吾將賀孔陽氏之有賢知己也。無幾，孔陽來別曰<sup>〔一〕</sup>：「余不時與子相嬉娛矣。余橐鉛槧，已偕黃公計吏，卜明日行，子何以贈我？」吾偉黃公之能得孔陽，而孔陽之爲黃公得也，則爲之言曰：天下無事，中材奉三尺而有餘；天下多故，則雖豪傑應變而不足。安危優劣之相縣，而一時人才之所值者，真有幸不幸哉！今天下亦多故矣，人才非幸之時矣。行矣，孔陽！毋自幸也。重爲我告黃公曰：拔一者，孔陽；拔類者，亦孔陽。蘭悴而蕙傷，鵠舉而鴻悅。類不類，吾將問諸黃公，黃公問諸孔陽。

〔一〕則取文墨氏筆牘以代司寇之斧鉞：筆，原作「聿」，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孔陽來別曰：曰，原作「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慶童公翰林承旨序

承旨非古官，始唐以文學士備顧問，出入侍從，因時參謀議，納諫諍，署以翰林，遂號內相，惟承旨尊爲東閣第一人，誠以其人老執故常，練達當世之務，凡天子機命，內外密奏，朝廷有大議擬廢置不時豫他人者，承旨得專受專對，而安危成敗之決在焉。吁，仕之重若是，而世以承旨爲安老置散，不誤設官意乎？至正十五年冬，江浙省平章慶公拜翰林承旨，東之人驚相謂曰：「朝廷以江浙爲東

南大方面，寇盜日橫，楮幣日塞，民日不聊生，天子授公密命，賜五綬龍衣，金虎雙珠之符，俾專理東方，以便宜行事，假以歲月，期其克有成功，遂陟相位已。日廼今一旦挈而置之散地，於公優也，東人何恃耶？」會稽楊維禎爲之解曰：「朝廷以公世臣，且負重名天下，出釐東土，島夷革心，貓兵受令，文恬武熙，折衝千里於笑談尊俎之外<sup>〔一〕</sup>，吳越遺民不見兵革者幾三年，可謂無負明天子東方之寄。今天子內治益切，歸公於東閣，蓋有寄之重於東方者已，庸詎知承旨非安老而置散？承旨非安老而置散，則有任天子之重者，公知之，天子知之，固非安老而置散也的矣。」公之行也，傳提舉王本而下爲詞詩凡若干者，推余爲叙，余不辭，亦欲使公知東南之士有知公之深者，固異於東南之人也。公燕見天子時，天子或問公以承旨於東南士論爲何如，則吾文可出矣。於是乎書。

〔一〕折衝千里於笑談尊俎之外：衝，原作「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高都事序

《傳》稱子產爲政，其所能者亡他，能材彼其人焉而已耳。材彼其人，人各能其所能，而子產之能無不能矣。裨諶能謀，子太叔文而能行，馮簡子能斷大事，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sup>〔二〕</sup>，且一辯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又善於辭令。子產問四國之爲於子羽<sup>〔三〕</sup>，使裨諶謀而簡子斷，然後授太叔行之。

是以鄭無敗事，子產善於材使之力也。江浙平章左倉納失公徂征淮夷，總制於金陵，急以材使人才爲首務，曰善謀，曰善斷，曰善行而善辭令者，皆禮羅於幙府，使各竭其所能，此子產氏之善於能人之能也。高子，今之秀而文者也，又善知四國之爲，與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而善於辭令者也，是高子一人而兼古者二人之爲。此總之者之選於子，如子產之選於太叔、公孫揮也。宜其有補於總制，而總制者無有敗事，都之以幙府元僚不爲過已。抑余有詰於高子者，今日之兵有曰貓曰鶴者，罔測甚於虜，人知以貓鶴禦虜，不知以虜待貓鶴，既有烈於虜者，吁，知四國之爲而辨其人之族姓、班位、能否者，其有不訥於此乎？不訥不智，訥不言不忠，言不力不勇，總制之稱善於材使者，疑不若是，故於高子申以問之。

〔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國，原作「海」，據《左傳》改。

〔二〕子產問四國之爲於子羽：國，原作「海」，據

## 送魏生德剛序

庠序師有主教，其次有正有錄，正錄而下有訓導。訓導出主教自辟，或提學官以物論推擇之，位若卑而其人之德行文學，則主教者之副相也。主教其人，或下之非宜，副相實賓師已。故庠序不得

賢主師，得一賢賓師亦足以重學校也。吾同年同知安慶公之子關國用氏，以明經擢第，來監杭之臨安，以守令治本莫先於學校，每朔望下學，憫其教非所教，養非所養，弟子員多闕乏，人材無所成就，大懼無以奮聖天子崇傳責効之意。於是走吏不遠百里外，捧檄幣于同門魏德剛氏，禮爲庠序大學師。德剛戒行來別余，求一言。今盜起淮泗，挺禍于天下郡縣。爲郡縣者，方以募兵調賦，造弓矢器械爲急務，奚暇治學哉？而國用以書謂余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教。絕衣赤幘，包城絡野，翦以斧鉞而不勝者，有司之教衰而禮義之維缺也。吾其可以廢學校一日之教哉？魯邑絃歌，不以劉項攘搶而暫廢，今盜狗鼠爾，吾又可以魯邑絃歌之俗棄其民也哉？」余既喜而復其書，於魏生之行也，必叙以送之，且期其納民於禮義而還太平於今日，當自臨安始。

### 送司農丞杭公還京詩序

余友曹文炳過余次舍，談大司農丞杭公之履歷行事。公當儒塗世家，鍾峨眉之秀，負殊才，遇今主上開國金陵，以青年經術取法史，以法史取郡邑牧，以郡邑牧取相幙賓，踰月而御翰親除今職，不十年，自下史至九卿，進取捷速<sup>〔一〕</sup>，才之不負人也如是。出使吳松，經理僧道故官田土，曾無苛督徼僥以話言爲期會，訖不刑一箠，而事集於兩月之間。今還京報命，郡人士贈言未有當公意者，望吾子一言出庸衆人右，且不爲投之暗也。余復之曰：農，國本也。少昊氏以扈設正，蒼姬氏以稷開國。

秦漢以來，曰治粟，曰大農，曰春卿，曰司稼，皆所以崇本也。今稽古建官，以大司農首列九卿，可謂知天下之本矣。而杭公方以才諳當御選之筆，言聽計從，非農之福耶？其經理而歸也，輿人誦之，考功書之，吾又何敢以老羸而辭於一言？遂爲序，而又係以古風人之辭，曰：十年農星晦無光，太史昨夜占五潢。國家大本重穀祿，曰奎曰胃明天倉。中書垣次大司農署，秩列九卿尊大府。春耕籍畝冬藏冰，六十五官分九扈。杭公均輸少卿屬，賦足國家民亦足。農田漕運一時了，文如錦繡人如玉。歸來奏議帝曰俞，詔書寬大賜民租。太平治象今日見，不用再講貞元宰相均田圖。

〔一〕進取捷速：捷，原作「捷」，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又代馮縣尹送序

司農在周官爲太府，掌九賦九貢。秦爲治粟內史，屬官兩史，屬官兩丞。漢有司農丞，謂之中丞。唐置丞六人。今主上開國金陵，他府寺有未遑立，而農正司先之，蓋以錢穀金帛委積所在，天子籍田耒耜，京師百官祿廩，朝會祭祀賞賚之所給，其務農重穀，寔爲富國強兵之本。故職司者，非康成之文學，牟融之達務，不以授之。元年冬十月，大司農丞杭公仲玉奉命來淞經理田賦。功成，册上無漏無溢，其用法不徼，馭下不煩，不越三月而事集，郡縣稱美其人曰：「無杜中立繩吏之急，而有鄭

莊千里不齎糧之効。」嘻，其治行可知矣。抑余有告於仲玉者。主上新收浙地，官民田土夙有成籍，然佃人租額，歲爲地主有增無減，阡陌日荒，莊佃日貧，至於今，蓋窮極無所措手足矣。農丞之秩，上亞大卿，而司吾庶土之生者，歸覲主上，主上問吳民疾苦，倘有以言之，三吳之農幸矣。是爲序。

### 送淞江同知李侯朝京序

有明受天新命，開基金陵，百辟効職，百將効忠，實君臣千載一時之會，所以劫大業，臣妾天下，皆國家善於用人也。實定李侯浩，字師孟，材足以任重，智足以撥亂。淞歸附初，奉命來爲二守，蓋以股肱心腹之舊，授以勞來安集之寄。歷政甫期，賦役高下以均，倉庾出內以平，功過黜陟以明，利害興除以當，關梁啓閉以嚴，獄訟審錄以寬，淞士庶拜頌爲古循吏。今年春，中使銜命下郡，取爲機近法從，侯不稅冕行，郡士民攀挽不可得，乃什什伍伍相與餞之西關之郊，舉爵於余，乞一言爲贖。余舉爵酌侯曰：「天子任股肱心腹之臣如侯者，不幾也，侯慎之。」再酌曰：「侯歷民間，往當以生靈之憂爲己憂<sup>〔一〕</sup>，以答天子之大寵命。」三酌曰：「海寓尚有未賓服者，願侯佐天子平定之，無久勞金革爲也。」侯反爵謝余曰：「某不武，敢忘先生之規？」已而上海祝大夫持縹軸來求書爲餞，於是乎書<sup>〔二〕</sup>。

〔一〕往當以生靈之憂爲己憂：生靈，清抄全錄本作「士庶」。

〔二〕此句後，清抄全錄本有「余抱遺老人楊



維楨也。歸見余老友太史劉公、翰林陶公、祭酒許公、御史傅公，附致維楨意。

## 送檢校王君蓋昌還京序

士生亂世，不以窶而苟售，必遲遲堅忍，俟其人焉而後興，此非志之遠、識之卓、毅然大丈夫不能，若今中書檢校王君蓋昌者是已。余歸老淞學，君與富春吳毅、桐廬章木、會稽張憲<sup>(一)</sup>、山東馬成、吳門楊激，咸在高才生之列。時秦郵張氏據有六州，儉佞朋進，權椎盤脫，謠於市者弗可計，或有率君往者，君曰：「咄哉，醜爾！秦郵豈王郎之主哉？吾非惡仕也，顧仕有時，吾方慎俟其人也。」已而君辭余，客泗水，轉徙下邳，艱苦窮阨，人有所不堪，君方彈鋏自哦，泰然無幾微見顏面。皇明受天明命，君自賀曰：「天下定矣，仕有吾主矣。」徐守臣薦其所有于相國，見主上於謹身殿，敷奏頃，上偉其儀度，礪其論裁，大器之，特授中書檢校。嘻，非其慎仕待時，訖於真主之遇，其能戾契致是哉？吾謂志之遠、識之卓者，非其人歟？今以使事至淞，首謁大成宮釋奠先聖，繼訪余草玄邸次，展師友拜，留若干日行，郡守盛昇醺之泮堂，諸客咸賦詩爲君侈，且爲淞學校侈，又必推余爲首叙。余重舉酒祖之曰：「宰相，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檢校，拾遺舉缺，又贊宰相以治天下者也。天子倚治於相，相資失於檢校。檢校，相之弼友也。任重矣哉，任重矣哉！」書以爲序<sup>(二)</sup>。是年二月日叙<sup>(三)</sup>。

〔一〕會稽張憲：稽，原作「乚」，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書以爲序：書，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三〕是年二月初日叙：原無，據清抄全錄本補。

### 送馮侯之新昌州尹序 二首

余曩過田野，見父老四三人聚首相與言縣令馮侯之賢者，或泣或歎。扣其故，則曰：「自侯下車將二期，民沐其福者不可枚計。其馭事也簡，其調役也均，其徵賦也仁，其理獄也雪而明。民聽其令，無有捍格，自公自平，若出鈞石之制者。二期所行，殆如一日，而執臬者以毛髮細故裁之，吾民疾苦顛連無告者三月，不啻失父母。」余聞其言而識之。今年春〔一〕，天子遣使行各道，覈郡縣吏名實，審侯之行爲至忠，績爲上最，使復於上，上曰：「馮公者，出吾御選，宜其政之不負吾法也。」於是嘉其功，陞新州守。民又咸涕泣曰：「吾以侯爲吾大官會府中，今不可得，天何斂吾父母恩以恩彼人哉！」吾嘗論吏之良否，爲民之戚休，得一良則一郡喜，失之則一郡憂，故漢吏重良二千石。今侯自縣陞郡，推華亭之治爲新昌之政，吾知其爲中朝良二千石矣。異日復來甦吾民，余日生望之。

〔一〕今年春：原作「今夕年春」，衍「夕」字，據清抄全錄本刪。

又

華亭爲松江望邑，貢稅財賦當浙之什伍，編戶至百萬。迄乎兵燹，向之繁富者百不一二，爲邑者亦難乎其治矣。丁未春，烏江馮侯尹是邦，以勞徠安集爲己任，流離者返之，瘡痍者起之。閱兩期而邑始成署所，民欣然如痿者之起行，執熱者之濯清風，弱喪者之歸故鄉見父母也<sup>(一)</sup>。是年夏四月，海寇作，誑誤逮華亭者幾百數。侯誓死力辯於統兵，曰：「華亭素善地，古二陸文物之邦，民非畔法軌而從人於逆者。」統兵允其請，而郡之生靈更生於聖代者，皆馮父之力也。民爲建生祠頌其德不忘。其愍民之窮，凡可爲民所者無不爲。上聞其人，識其姓氏，以爲可吾之良二千石者，遂陞守新州。民父老幼釋奔餞於西關之外，遮馬首而泣曰：「吾田之賦侯均之，吾丁之役侯節之，吾訟之鬱而不平者，侯伸以理之。今去也，均吾節吾而伸以理吾者將誰望歟？」其遑遑之情，不啻子之失慈父，而立於四顧無人之境<sup>(二)</sup>。余爲解之曰：杜甫氏有言，元使君得結輩如十公，落落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今使馮使君輩參錯天下列郡，豈有萬物不吐氣者哉？新昌之生息皆鋒鏑之餘，吾想民流未復，地荒未闢者，望吾侯父母之至如望歲然，將見頌聲作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真我朝良二千石之慶也。他日秩滿，歸贊中書政堂，其澤天下者，可勝計哉！吾民其俟之，又復何憾？

〔一〕弱喪者之歸故鄉見父母也：喪，原作「衰」，據清抄全錄本改。

〔二〕而立於四顧無人之境：四，原脫。

據清抄全錄本補。

### 送楊明歸越覲親序 二月八日

仕與親孰重？曰：親。仕有時乎？為親，則仕非重乎？曰：祿足以逮親，則仕；祿不足以逮親，則仕無愈乎啜菽飲水之為親樂也，仕又何重乎？宗姪子明辭烏府檄而歸里，為堂有垂白之母也。身雖居闕下，心耿耿乎定省之前，東眺斗山之北<sup>〔一〕</sup>，白雲之思常在心目。今年春，自白下理舟楫過淞，謁余草玄閣次，急以別告。問何之，曰：「白雲之思日夕在倚門之廬矣。今乃行，請翁一言以為教。」余以明在閭里時，十歲以孝悌稱。洎長，豪爽不羈。侍親強健，又孝婦善事姑，遂起宦情，欲伸所抱。兵變，備涉險患，志不直遂，而親且老矣，庭前風木寧不有感乎？宜且歸之晚也。於其歸也，序以送之，又係之詩曰：天西白雲天東飛，烏臺春之烏依依。高堂游子歸未歸？堂前春草生春暉。行行舟發彭郎磯，勿遣霜霜露露沾人衣。

〔一〕東眺斗山之北：眺，原作「睡」，據清抄全錄本改。

## 送斷事官李侯序

大梁李侯文彬氏以世居執法，有決讞才，簡知於今天子。天子親賞拔爲中書斷事，轉都督斷事，克於其職，凡邊民有誣誤，郡牧有不白案，出使推覆，咸以平允取信朝廷。今年奉旨以田蕃覆實事至淞，旬浹間得成帳報于上。淞官吏父老喜侯勾檢得失不苛擾而一辨，群來乞言於會稽楊維楨。維楨聞侯任天子耳目寄者已期年，大明之古遺直也，則爲之言曰：斷事在古爲士官，周爲寇，晉爲理，秦漢爲廷尉，今爲大理斷事。天下事有不平者平於君，君以平於斷事，斷事之寄不輕也較然矣。獄必以果而斷，斷必以明而審，明果俱至，又必不爲上所效旁所撓，則其法始伸，職斯究矣。有其明，有其果，而又無其旁撓上效者，其稱譽比古漢于張。用是占侯之峻躋華要，內中書郎、外部使者，郡二千石〔一〕，不俟龜蔡證矣。吾與天下之民共望之。洪武二年九月十日序。（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二）

〔一〕內中書郎外部使者郡二千石：郎、外，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全元文卷一二九六

楊 維 禎 一四

## 曹氏世譜後序

廣陵曹時復以祖父世譜來告曰：「復以兵變去其鄉，已十有七年。幸祖宗墳域、先人某水某丘尚在，兵息，將挈家還鄉。得先生一言叙其譜，庶吾某與後之人不忘其先之所出、卒葬之歲月也。」按《譜》：曹氏，譙國人。自幾世祖某徙居于汴，曾祖成之又自汴遷廣陵之蜀岡。大父某，浙行省僉使，妣周，繼王。宣使君卒，王以盛年守節。考某，翊正司照磨，贈爵奉議，汴梁路治中，妣霍氏太康縣君。太康君善理家，考游宦於外，子六人，皆太康君力教而有立。長子時升，廣帥府奏差〔一〕，蚤世。次時泰，爵奉議，留守司經歷。至正癸巳，某相奉詔招討江淮海道，相擇從者，以時泰行。泰奮然無讓，歷險涉海，鯨浪猝作，舟覆而沒。相聞其死忠，贈某官。妻鄭氏，子一。次時益，翰林院典書，蚤有文名〔二〕，三淮兵梗，奉母及孥脫難出虎口，辟地于杭，以疾卒。妻李氏，子三。次時曾，海道府掾，起漕抵京師，上多其

功，賞官嘉禾照磨，道海還吳，值風，舟沒萊州洋。妻，舅氏霍仲臯女，通書史，喜讀古《孝義傳》，時貴人有聞其才，欲效其志。誓曰：「曹氏世稱忠孝門，妾敢如庸婦人畔名教<sup>(三)</sup>，苟夫兩姓以辱其門乎？」卒謝絕之。妯氏鄭與李聞其志節，相率守嫠而忘他志。李氏一子，力紡績，資之出就外傳，使勵學，罔隊前聞人世胄，諸子亦相率有成。三節氏胥有請於復曰：「願歸故鄉，守吾舅姑墳墓，且使諸子有耕稼地，吾屬死首丘，無纖毫憾！」復之歸計遂決。行舟泊吾門，霍氏持茗且爲吾老妻壽，後再有啓曰：「某不幸，三伯氏天命，而丘嫂三氏同一守節，先生秉鍊史筆，傳信過國史，倘畀餘論獎重之，非直三節有恩，曹氏一門，其有光矣。」鐵史論曰：歐陽史著五代，死節臣不多見，得王凝氏斷臂妻一人，特表以愧男子之不如者。今曹氏一門，男有沒王氏，婦有守貞節非一人，得於喪亂流離中，皆不愧凝妻，代有歐太史，其不在列傳乎？萬一遺史氏，則吾錄之以繫諸曹氏譜，亦使亡國臣有不如三節氏者愧云。

〔一〕廣帥府奏差：帥，原作「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蚤有文名：文，原作「父」，據四部叢刊本改。

〔三〕妾敢如庸婦人畔名教：名，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送經理官黃侯還京序

今天子龍飛金陵，奄有四海，版圖歸職方者過唐越漢。兵興以來<sup>(一)</sup>，土田阡陌無定籍可稽，由

是立大司農，掌庶土九賦九貢<sup>〔三〕</sup>，又遣使行天下，以經界爲重務也。而北庭黃侯萬里氏在選中，分按華亭履田事<sup>〔三〕</sup>。事畢還京，邑士朱輝爲繪田問竿尺圖，以見侯勤於王事而敏有成功也，持其卷來謁東維先生於草玄閣，求一言以重其行。先生器其人品才氣，爲相門之後，辭不獲，爲叙其事於圖尾。又採民謠爲詩一章，章八句。侯，前朝中書右相國孫，大參也，速公之嗣也，讓門廕于弟<sup>〔四〕</sup>，自起身倬直，歷太和縣監、濟寧行垣官勾，皆有休咎<sup>〔五〕</sup>。今以才幹履畝于松，其報最于上所優賞爵秩，苟又分符三吳之地，吳民之所望也。侯尚以予言勉之。詩曰：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爲籍，四海均田喜有圖。海市魚鹽開斥鹵，泖鄉穰稔熟膏腴。賞功行見承殊渥，此地重分漢竹符<sup>〔六〕</sup>。

〔一〕兵興以來：興，原作「與」，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掌庶土九賦九貢：掌，原作「堂」，據清抄全錄本改。

〔三〕分按華亭履田事：田，原作「出」，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讓門廕于弟：于，原作「子」，據

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皆有休咎：咎，清抄全錄本作「譽」。

〔六〕此地重分漢竹符：竹，原作「以」，

據清抄全錄本改。

## 送山西省參知政事陳公序

參政起北魏，而歷代因之。我朝經綸草昧之初<sup>〔一〕</sup>，設天下省署凡若干所，各以參相主之，名次



丞相，而實則行丞相事也<sup>〔一〕</sup>。嘻，方面之寄，重矣。茶陵陳公由兵部尚書輟爲松江郡守，未期月，政成，天子又選陞山西參知政事。瀕行，索別於會稽楊某。某餞之言曰：「唐蕭瑀參相事，太宗稱曰：『瑀言事不以利怵死懼，真社稷臣。』」魏徵參相事，天下米斗三錢，太宗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之効也。」今公在吳元初以鯁正諍朝廷大事，不以死懼。參議朝章，詔令律書，糾正切劘，垂一代之大典，以平日聖賢之學談仁履義，匡弼帝躬，務致堯舜，此瑀、徵之才之志也。天子簡知，天下想望風采也久矣。山西創立方面，統州六十有三，爲南北京腹地，天子時巡之所，首選重臣行丞相事，公當其選，吾見其益厲忠蓋以答重寄。勞徠流移，薦進遺逸，弓刀遺俗，咸襲衣冠，人朝宿衛，群元仰給，至外戶不閉，旅不齎糧，使洪武之治出唐貞觀之上，公稱社稷臣不在瑀、徵之下，非某一人之望，天下人之望也。」洪武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叙。是日，淞江通判方從善、推官孔道原、經歷石宗亨祖帳西門外，舉酒爲公別，而令門生朱芾錄予文爲贖。

〔一〕我朝經綸草昧之初：綸，原作「論」，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而實則行丞相事也：也，原作「地」，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都督府指揮龔使君序

予友濠梁龔君希魯以文武才屢奉天子命出使思播峒蠻等絕域，得其要領，還報天子，天子多其功，授中順大夫、京畿漕使。秩未滿，轉指揮大都督府使。都督昉於唐，行軍征討在其本道者曰大都督，大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外任之重無比焉。今制革，拒使節度使，在朝立大都督府，指揮正副，凡三十有六員，鉞鉞彫戈，山玄朱組，視古班儀爲有加，非智足以參朝議〔一〕、勇足以總師干、勳勞夙著者，不得居是選也。天子耳目官有不言者，指揮出，使得言之，指揮之鯁正強直且爲天子信近臣，非特掌嚴環衛而已也。希魯以布衣不十年處宥密地，位益崇，心愈下，兢兢焉無一毫倨氣矜色。君子占其人爲右資之厚德重器〔二〕，而況足迹所歷，博覽天下之民風吏弊，他日衍衍論奏〔三〕，徐吐吾民不平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當，稱天子信近臣，是在希魯矣〔四〕。希魯行，索言以贈，於是乎書。

〔一〕非智足以參朝議：議，原作「美」，文淵閣四庫本作「義」，據文意改。〔二〕君子占其人爲右資之厚德

重器：厚，原作「原」，據清抄全錄本改。〔三〕他日衍衍論奏：奏，原作「秦」，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是在希魯矣：是，原作「旻」，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兩浙運判王侯分漕序

聖天子以南服之土地人民未復版圖，不忍加兵，選通經練時事者，喻威德使歸諸正。於是王侯某以大司農司都事在選中，馳傳至吳，浙省大臣謂蕞爾之寇，首鼠之日久，懼辱天子信使，留弗遣。又明年，省大臣承制授侯判兩浙鹽運事，分司海上，竈萌瀟插聞侯名，皆手額慶，携提老稚，謹呼羅拜，願受其條教，退則更相告戒。惟令之共修牢盆，積薪草，維法程石，益拓池盪，相時率化，無愆陰奔湍。少一戾期，則各知赴功以登歲課，鞭笞愁苦之聲不聞。猜既吏窟倉場者，奸無所宿，好譁者或設誣辭污蠹侯，侯行愈厲，焚香矢于神，曰：「某行負朝廷，欺民庶，神不吾祐。否則，有以直吾枉粵管而譁者死。」民益駭。嘻，凡爲天子命吏，惟誠可以格天，微而至於昆蟲草木，其感應捷若影響，況於逆虜乎？況於醮丁乎？侯以中原世祿家爲朝廷風紀臣，不幸不揚聲虜庭，喻禍殉國難，及司海王之賦，究治本而力行之，又不幸爲猜既者所害，遂矢於神，神報之若響。嘻，民可欺也，天其可誣哉？吾悼世之橫吏受方伯連率之寄者，欺公罔上，鍛鍊民以遂其奸，天若罔聞者，未定故也。定則寧有遺噍乎？吾嘉王侯之能以誠任諸己，又能格諸神，錄其治行爲他吏勸云。

## 送華亭縣丞盛侯秩滿序

昔西門豹爲鄴令，魏文侯誨以就功名成名之術，無他，使其取諸人以爲善而已耳。鄉邑先受坐之士，必敬而禮事之，又使求其掩美揚醜者參驗之。蓋以幽莠似禾，驪牛似虎，白骼似象，砭硃似玉〔一〕，此物以似而亂真者，取人亦然，其得不審虛？廣陵盛侯彥忠二尹於華亭，下車之初，首詢邑士之先受坐者，以師禮事之；其次可友者，以友義待之。又必於掩美揚醜者，覆而信其人；其人之翻覆傾危者，遠而去之，如避仇敵。故其取諸人以爲善者，不可數計，旁及乎方外之士，亦所不遺。故其爲治最，績徹上府，民之頌聲不歸令長而歸之二尹。一考之內三易令長，如閱過客，而侯安於佐位，覆如令長，民恃之如慈親，戀戀焉惟恐其秩滿而去也。嘻，二尹之賢於令長也，可知矣。探其治本，則聰明不作，智數不自用，而爲吾聰明智數者取諸人，如西門豹而已耳。彼三易如過客者，其道相反，故其優劣之判如此。上府才其能、賢其德，陞以佐大郡，賓省幙，又何過耶？其去也，方外士自延慶而次凡十人，徵吾文以餞別，故吾樂書其治爲侯之贖，且爲他吏之勸云。

〔一〕砭硃似玉：砭硃，原作「武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團結官劉理問序

至正廿六年秋七月，東藩吳主行郡縣團結之政，選使之郡，大參周公躬至嘉禾諸郡，而理問劉侯至淞江。侯集民高年，用酒食禮推擇爲衆所綱者萬夫長若干人，下至隊長若干甲，大小相維<sup>〔一〕</sup>。叟贈以言，歸爲國主告：古者團結之政，蓋已見於管仲之理丘兵矣<sup>〔二〕</sup>。仲之軍令始於五家之軌，卒伍定于里，軍政成乎郊，禍福相共，緩急相死，此霸國團結民兵之法也。然王家之兵，莫壯於臨淄。蘇秦曰：臨淄之戶七萬，計下戶亦三男丁，三七可二十一萬。蓋臨淄之民素富而實，其俗鬪雞走犬，六博蹋鞠<sup>〔三〕</sup>，車轂擊而人肩摩也。故齊之國以臨淄而強，天下莫能當。世降五季，則團結禦寇者適以長寇，民有所謂白甲軍者，又皆不受令於公家者也。梁貞明五年<sup>〔四〕</sup>，吳團結民兵徒保衛鄉里。今侯以文武才略輔國主之政，爲國理兵，管氏之令其有不可舉行者乎？吾將叩侯：以吳藩屬郡之民如齊臨淄者有幾哉<sup>〔五〕</sup>？不則吾懼所結者，大抵五季之白甲而已耳。於乎，後世霸國不患世無仲<sup>〔六〕</sup>，而患無臨淄之民也。吁，安得民如臨淄者，與侯論伯國團結之政也哉！

〔一〕下至隊中若干甲大小相維：此處語意不暢，疑有缺誤。或「甲」字當作「人」。

〔二〕蓋已見於管仲之

理丘兵矣：仲，原作「仉」；丘兵，原作「丘丘」，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六博蹋鞠：蹋，原作「踰」，據文淵

閣本及《史記·蘇秦列傳》改。

〔四〕梁貞明五年：貞，原作「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以吳藩郡

之民如齊臨淄者有幾者：幾，原作「畿」，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六〕後世霸國不患世無仲：仲，原作「仉」，

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余公參政序

參政不見官於周，起於後魏，隋唐因之。亦以職相者或有不及，故使參焉，職雖下相一等，而抗其職者在焉，則貳台衡燮元化，蓋亦行相事矣。參之位也，不亦重已哉！非老成有謨議、堅凝而勁正者，弗足以居之。淮行省在吳門，太尉張公實領之。參預其政者，或出自辟，而自辟者非一己好惡之利，亦公論之出也。秦陵俞公希賢，嘗以正諫居參諮幙府，諫有不從，輒求去。凡上公府有大刑政大典禮，必先預其議，反覆裁訂，至當其可而後止，府中稱骨鯁臣。予聞昔忠肅魯公參大政，權貴人憚其骨鯁，目爲魚頭參政。公以參諮府骨鯁參政相垣，其不爲魚頭魯公乎？然昔之魚頭內忠於天子昇平之朝，今公匡救於藩國反正之日，其糾撥亂邪風力凜凜焉者，不又難於昔之魚頭乎？於戲，一邪正之進退，一國之安危繫焉。惟公之系安危者，至以身之去就爭之，吾見上公府之有人，而淮之民蒙利，利及於江浙之民者，於公是已。予辱與公友，樂公有操，而期公之有爲。故叙以言之，公必

有以證吾言之不人妄也。

### 送提控案牘李君秩滿序

府控牘官視大郡照磨，官不出吏部選，而二千石以賓禮禮其人者，爲其贊治於二千石也〔一〕。華亭以戶口之庶升松江會府，賦稅輸四十萬。自淮兵度江駐吳爲方面，松以近輔雄緊爲吳犬牙地。初以將官帶二千石事，馬步帶法曹，邇者兵革稍戢，郡府還牧守，而別駕判推尚多缺焉。幕有提控案牘二，其分寄者，豈惟文案哉？官民僧道及海塗土田之賦，加舊十六，戶口、徭役、獄訟、聽斷、營造、供億，亦倍蓰於曩時。雖府長得人而幕佐乏材，長亦不能主辦〔二〕。故其選也，必擇才具絕人者居之，其責比古長史司馬而功居半刺，其罷軟不勝任者不敢覬而處焉。邗城李君實氏輟淮東憲史，居控牘于松，戶口、徭役、獄訟、聽斷、營造、供億，加以一時濬河築城，漕饟之劇，皆能相其府長，了於從容談笑之頃，上不失責，而下不寡恩，野無怨聲，府有坐嘯，宜爲長所賓禮，異於罷軟不勝任者。今秩滿去，長如失其友，寮如失其師，民父老如失其耆蔡、衡石。其行也，張于西關之外，父老談道其能且賢者，謁文於會稽楊某以祖之。予客松，耳目其贊治者，與父老之言合，於是乎書。九月初四日，其交承維揚秦文繹彥思求書上軸。

〔一〕爲其贊治於二千石也；千石也，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長亦不能主辦；辦，原作「辨」，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張先生赴河南幕府序

昔孔門諸子言志，有勇士、有辯士、有聖士之分，而聖士始可爲王佐才也。子路願得白羽如月，赤羽如火，鐘鼓者震天，力槩者連地〔一〕，將而攻之，前無敵國，夫子許以勇士者其人也。子貢欲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夫子許以辯士者其人也。惟顏淵異二子之撰，願相明王，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二〕，人物繁阜，鑄庫之兵化爲農器，夫子許其聖士者此也。余爲之慨然曰：「聖門諸子不幸生於亂世，而有可以強兵、可以排難、可以宰天下而安百姓者，其才無不備。由、賜之強兵排難者，隨才以見矣，大不幸顏淵之相業不見於時也。吾嘆今世果無其人乎？抑有而無國君以主之乎？吾不得而知也。」迺者河南省督罕公以天下大將軍佐天子中興，不遠數千里，起張先生某於天台鴈宕之間。先生隱居避世，學顏淵之學者也。學顏淵之學，則志顏淵之志。今赴河南，繇之見明天子，將以顏淵子之望望其王佐之治已。吾聞河南公幕府有君子營者五千人，奮長戟盪三軍如由之能者，有其人矣。騰辯舌伐甲兵如賜之能者，亦有其人矣。顧未知銷兵爲農器、撥亂還王道者有其人乎無也？果無也，吾於先生屬之。先生能展顏子之所能，



使由、賜其人無以施其能，則河南之業成矣，先生之志行矣。慎勿曰：「蘭茝不與鮑魚同肆，臯夔不與逢比同時。」

〔一〕力槩者連地：力，文淵閣四庫本作「刀」。

〔二〕陰陽和調：陰，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送張憲之汴梁序

會稽張憲與奉元趙信，俱游吾門。二人者各負忠義之氣、經濟之才，而未遇大知己以施諸行事也。至正甲午，憲嘗以布衣上書辯章三旦公，公奇之，列置三軍之上，出奇料敵，言一一中，表爲某官，非其志，弗就。乙未春，寇復陷常湖，又以策干苗部之總兵者，不能聽，輒去。嗚嗚泣下〔一〕，醜酒祝期偉人佐世。太尉張公聞憲名，辟以行人，俾游說江東，且輸平于淮安，來別曰：「憲行，必見察大將也。得吾師一言之教，憲有以藉於察公矣。」予聞唐相臣裴度之佐主中興也，延攬遺傑，恢復失土，入縣瓠者以愬之勇，獻德棣者以耆之辯，一武一文，各適其用，此所以成功之易也。今大將，人期爲唐之度也，豪傑歸之唯恐後，顧一得一耆、愬已乎〔二〕。倘得，昇寇不足平矣。信既行，予以愬期之。子復踵往耆之所長，當屬子已。子勉之，使大將之門三千客中十幾人內，稱有趙、張兩奇士，豈惟光吾門也哉？

〔一〕鳴鳴泣下：鳴鳴，原作「鳴鳴」，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顧一得一耆愬已乎：一得一，文淵閣四庫

本作「得一」。

## 送倪進士中會試京師序

華亭倪中，字德中，予在瓊溪時，嘗從予游。於學有異能，解行修志立，一時行輩推服之。至正壬寅，浙省貢士三十有一人，中名上游。明年會試，以病不行。今年丙午，會試于京，優其蹈海而來者，即奉大對，倫魁又不限南士，天子親以制科策于大夫〔一〕，詢以時政之急，中以極言骨鯁應之，其爲漢南第一人必矣。自兵興來，士氣不振將二十年，朝廷貢舉未有卓然輩出，追隆延祐、泰定之盛，授牒以出者，類亡治狀，至是羴牒換繡，更晉取逢，呼吸折節以賣其所自出，若是者，豈徒辱科，其辱國甚矣。自漢舉賢良，榮以仲舒，而辱以公孫宏；唐舉進士，榮以陸贄、韓愈，而辱於皇甫鎛、王涯之流；宋舉進士，榮以韓琦、歐陽修，而辱於丁謂、王介甫之輩。於乎，士之出於一日場屋，言辭俯仰之頃，遂爲天下後世成敗毀譽之繫如此。此今天子之厲精發情而親策于大夫〔二〕，務得真材之用也。甲上第，科以之榮、國以之華者，吾有屬於中矣。中尚以予言勉之，期無負予師，無負予明天子也。

〔一〕天子親以制科策于大夫：于，原作「子」，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此今天子之厲精發情而親策于大

夫：于，原作「子」，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華亭主簿張侯明善序

天下錢糧計所百萬，而吳爲最；吳州辟計所百所，而淞爲甲。淞兩邑：華亭、上海，歲亦一百五十餘萬。自張氏來，兵賦繁興，民力瘳矣〔一〕。重罹錢氏之禍，群萌凋喪流走者十六七。今逢聖明，統有南北，首立司農，經理土畝，慎選守令，申以農事，所重在乎國賦也。守令于淞者，往往如履陷穽，則以民貧賦劇〔二〕，律之簿責者甚嚴，而恐恐乎咎之及也。郡守林公下車，未遑他事，首以國賦爲第一義，攸屬之官，與以期會，申以賞罰，而華亭主簿張侯明善所分堡社，督力有方，獨奏先集之功。堡父老無怨言，且群謁鍊史先生，乞文以送之。予喜侯爲曹濮公卿之胄，青年敏學，有治才，盍侈之言？而況重以群公之命，遂爲叙其事，而以詩四章：

淞租一百五十萬，比似他邦十倍過。不是乘除贏縮妙，催科下下穿人多。

白粲紅鮮百萬艘〔三〕，張侯三法獨稱優。黃堂賞罰明懲勸，綵帳旌功第一籌。

道不拾遺戶不關，田萊盡闢驛橋完。金陵天使如相問，此是萍鄉好宰官。

風雲有路開騏驥，枳棘無巢宿鳳凰。東閣相君爲座主，便從玉筍立朝班〔四〕。

〔一〕民力瘵矣：瘵，原作「單」，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則以民貧賦劇：貧，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三〕白粲紅鮮百萬艘：粲，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四〕便從玉筍立朝班：文淵閣四庫本作「便從玉

筍贊當陽」。

## 送譚知事赴河南省掾序

濟南譚君清叔由奎章閣屬吏授儒教〔一〕，再轉而爲平江路知事，於幕員在經歷左。然吏抱牘進，不涉其筆，長不敢先事，故府中事無鉅細，得持可否。君參幕員以來，議可贊不，咸一一當。理府疑比未決，輒就諮訪。吏伏民隱未露雪，又能發白之。同列風裁以君振，長官賓對以君肅，然猶以不得行平生志爲慊慊。年考未滿，而河南行省辟爲屬掾。濱行，吳人士爲祖帳西風門，而乞余言以爲君贈。予惟今之負才而仕者，往往限資格以爲進退，而吏部於恒格外崇選用之科，或一再歲輒遷，甚近者或七八月、四三月，未嘗有及考者。吁！用賢法當爾也。今譚君暴起身閣史，不二十年躋七品秩，贊留守，佐行垣，非其才名操行足以遭於時，而行丞相府又推中朝選用之科爲急賢之務，曷致是乎？夫河南爲省控要會，於四方禮樂文物，海內之所瞻而尚焉者也。君出贊重，俾政令以成，行丞相方面之功，亦可以少伸所用矣。用彌大，聲彌振，中朝急賢者又以選用法拔而進之，由是以佐相府者上佐當宁以大流惠于天下，豈不在譚君乎哉？惟君益勉所至以奮所選而已耳。至正七年十月廿

有二日序。

〔一〕濟南譚君清叔由奎章閣屬史授儒教：史，原作「史」，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陳汝嘉漕掾秩滿序

國朝入仕之門莫尚進士科，然士之懷抱才藝者不能人由科而進也。轉科之業入司檟吏爲起身者，制書亦許之。故儒者以司檟吏積勞而階于宰輔者，亦往往有焉，不必其劣於進士科也。華亭陳汝嘉，世業儒，始以文學自奮，躋於場屋，於是用毘陵郡侯薛公之辭爲司檟吏；及考漕府，復以汝嘉之才復辟爲案牘之司；今復書考，又將轉之於帥閫；過此，則陞省垣，入流品，官州縣，而有民社之寄矣。吾聞汝嘉之吏于郡也，廉而克勤，佐其守以行者歷歷可稱道。居漕府也，屢駕風舶涉洋海，周之以智慮，濟之以忠誠，故調粟至京，如履砥道而往，功捷而數亡折閱，上所眷其勞而賚之者甚厚。嗚呼！以汝嘉既往之行觀之，則將來之績蓋有可言者已。汝嘉年方強而志甚遠，循格而進，都窮秩，食厚祿，可指日俟。況其材實益茂，聲猷益大，執政者一汲引之，踰資級而上，則世之以司檟吏起身，階至宰輔者，吾不敢以之期汝嘉乎？惟汝嘉之母曰：「吾不得上賜進士出身，爲儒者詬病。」吁！彼進士出身，庸詎知其踣而不得峻躋其格極者，又豈少也哉？其行也，吳之大夫士咸賦詩以

錢之，而取余言爲叙首云。至正七年秋八月廿有一日。

### 送陳仲剛龍頭司丞序

番陽陳君仲剛，繇貴溪主簿遷浙之龍頭鹽司丞，見余錢唐，以余嘗令於亭，請曰：「君獨無言教我乎？」余曰：「治莫難於亭也，久矣。治農者，農出租稅，視旱澇有所蠲置。治亭者異是。歲集盈數，約以三伏，伏計以旬，旬虧則簿責，歲虧則祿奪爵貶，其著爲令甲。雖饑饉之年，雨澇之月，不得以妨工控愬，此職於亭者之難爲也。漕府飛符蚤夜下，督責吏火急如律令<sup>(一)</sup>。吏鷹擊毛摯，徵其私者甚於公，而亭益憊矣。亭官出語爲亭地，即以格令甲坐之，即坐又不得損職去，被繫徽纏如胥靡之徒。故職於亭者往往不得不較蜃其性，牛羊其民人，苛誅趣辦以爲奇功，且可擅名聲資進取。豈弟仁厚，務爲善政，覆不足爲賢，而重得咎旤，然則齷無善政，勢端使然也。君豈弟仁厚人也，善政施于貴溪之民而移之于亭，得無法垂其政、勢格其志耶？然而君子爲政，與其不得譽於上，或者苛誅趣辦爲奇功，不知其下之病，而上之累益甚矣。故齷病至今日而極，非亟理其本，雖筦乘不能善其後也。大司農方思治病之本，減估直以通民食<sup>(二)</sup>，蠲羨額以紓亭力，截日更新，吏專選廉良，勿俾苛刻者重病之。君新吏也，奉法順流，與亭更始，善政之行適會其時矣。司之令豫章胡君，余所善，更以余言講求其本末，異日課浙齷最者，不與龍頭第一將誰與？」（以上

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三

〔一〕督責吏火急如律令：令，原作「零」，據文意改。  
本改。

〔二〕減估直以通民食：估，原作「佑」，據文淵閣四庫

# 全元文卷一二九七

楊 維 禎 一五

## 送張從德之湘鄉州判序

保定張君從德，自其先僑居吳中有年矣。君以門廕，初倅溧陽，再轉諸暨，皆以憂不赴。制闕〔一〕，倅湘鄉，其行也，吳士大夫悉知其世德與其爲人。先大夫省齋公博極經史，勵志力行〔二〕，官登三品秩，名實布于中外。君蚤學不勌，晚志操愈高，爲克紹所基者。故皆樂爲歌詩以餞之，而屬余有以序諸類。予聞而喜之，曰：自昔寓公子弟之居吳者，類以馳馬、走狗、擊鞠、博戲爲事，否則甘色嗜聲，淫寄覓而亡其歸，先人之業蕩然矣。豈復有以學爲事志操爲先者？及其廕仕也，鮮克其任，而斬其世澤者有矣。吾嘗親視張君在貧賤而有休色，於富貴則不無憾然者，非有學者能爾乎？夫行潔則可以聞道，志一則可以立功。道聞而功立，豈直倅一州而可哉？湘鄉，古熊湘之屬邑也，地有三江五湖之壯且險，其民往往湍悍難治，而其士也，則清而文，爲可善也。國初，以其戶齒之繁而陞



州，君倅於彼，以吾所謂聞道立功者理之，吾未見湍悍之難治，而且見清文之易爲化也。況省齋公平日治道之講者，君聞之稔矣，豈得悖吾言哉？於君之行，遂書爲叙，而吳人士之詩係于後云。至正七年秋八月十有八日。

〔一〕制闕：原作「制閱」，據文意改。

〔二〕勵志力行：力，原作「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錢伯舉衢州錄判序〔一〕

國家懲前朝守令顓城之弊，止設監長，次及副貳，並出制命，又非異時私辟，使有主客勢。嘻，顓弊去矣，不知窮州下邑民日貧，戶日耗，聚群行吏持之，又弗免十羊九牧之撓。唯郊關之內、塵處之民，領之者曰錄司。司設官僅三爾〔二〕，官弗冗，事亦釐。錄判者，雖秩卑員末職下〔三〕，旁于遊徼，而一司之政，得彼此持可不、議短長，錄監守行弗率，判所守貞，所出直而達，遂爲民儀，嚮類覆上監守。嘻，官豈可以崇卑、正副計哉？吳中錢君伯舉以故家台州通守之津屢試仕筦庫，民休戚情悉矣，吏成敗事諗矣，今登秩爲衢州錄判官。伯舉年益增，學益優，又以其熟民情吏事者佐理于錄，吾見衢之民慶其來之莫矣，況衢之君子類好文墨而敏於義事。市人出郭而娛，登前山，臨背水，飄飄然有神仙之思，其習隳奸者寡矣。第未知監與守與伯舉同志乎不也？果同焉，吾將慶伯舉之佐理益易易也，

豈曰錄判顯職游徼而止哉？伯舉勉之，以徵吾言可也。至正七年秋九月初吉。

〔一〕按，此序爲送錢伯舉任衢州錄判官而作，篇名和正文中「錄判」官名，原作「錄類」，今據文意及《元史·百官志》改。

〔二〕司設官僅三爾：僅三，原作「基二」，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雖秩卑員末職下：卑，原作「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王茂實慈利州同知序

潭州縣職者以同知比縣之丞，上監守長焉，下通倅季焉，同知者得便文自營其中，故勢權劣，訾詬輕，黠胥奸民率制之者寡矣。其人之悅厓檢者，往往樂居之。嘻，此豈國家肇建守佐之意哉？守令之選，其淆也久矣。同知其事者，苟能以吾民爲念，一貞其身，而左右前後靡不正〔一〕，未有不行乎願行而推利下人者也。發政施令，覆出監守上，固不得以地爲限矣。昆陽王公茂實，簽省齋公之孫也。初承世澤，爲下砂令，考滿，轉同知慈利州，所與遊者咸爲之慶，以其驟加秩三等爲優，又不居守將責望之地，而在其貳焉，可以便文自營矣，豈不優甚哉？余嘗交茂實吳中，知其志甚遠，每每悼民窮，疾官敗，則知茂實之材將有爲於時而伉其官，不以同知爲遁責地喜也。吾所論同知發政施令覆出監守上者，將於茂實焉徵之。抑吾聞慈利乃赤松隱遁之鄉，其山多隱君子，以詞章出仕者，有騷人

之遺風焉。故爲慈利者甚易，吾見茂實之得治民蚤，而其退之暇，又得水山之樂於騷人羽客之儔也，是則茂實之優者已。於其行也，予既與客崇酒以別之，酒餘賦詩者若干首，而遂以余言爲叙引云。至正七年秋九月序。

〔一〕而左右前後靡不正：前後，原作「後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蘆瀝巡檢范生序

友生白子昭，爲余言樂城范生廉卿之爲人。樂風堅忍隱厚，其人廉節而好禮，貞信而少文。廉卿本其風之微，而習經術於南中儒先生，術成，無所於試，迺就門廡，官巡檢蘆瀝。廉卿，雅士；巡檢，引弓民長也。以雅士長引弓職，大盪若才。今佩武器擁邏士領職〔一〕，其所與游者，則既爲慷慨譎詩，相與張飲西津，重傲一言以序其去。余既聞廉卿雅士而樂之，及聞職蘆瀝，則不寧盪才之懼。蘆瀝，鹽榷之司在焉。鹽萌依私榷爲命，雖流死比交跡不以屬心，在令巡榷官一失其覺分其罪，罪官不幸再三失，小輟祿，大貶爵，而其失或遠出所邏外，波聯蔓牽，莫之雪白。漕府猜既吏聚積如牛腰，明漕長不曲直，即有曲直，吏輒以律雌黃其明。嗟乎，榷之逮不辜法端使然哉！故余於廉卿之巡檢蘆瀝，不寧盪才之懼也！雖然，國家於鹺病之劇，方議更而新之，求天下之善言鹽筴者是諷是採。

廉卿試以其得於所學者爲探風者言之，使法不逮不辜，余之懼也，庶幾其或免矣夫。

〔一〕今佩武器擁邏士領職：擁，原作「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郭公知事還湖州序

杭，江以南望郡也。在宋爲行都，今爲行垣所，郡治領州一、縣八、錄事司四。其俗具五氏而不一，其民習踳爭巧，媮而不和厚，故奸伏易乘，獄市滋起，吏重應上取下，什百于它郡。非長以能材，佐以良幹之屬，捷應辦工發擲者，不能得治名。迺者總筦某去，經歷某又去，兩知事坐不任廢，府事麻沸狼籍無與理者，惟今湖州知事河中郭公仲敏以佐治令聞徹省府，相君簡識其人，而傷杭治之難，無與承乏者，乃特移職于茲。知事位在經歷下，其識贊三尺，平以左右二千石者也。公至，則既鞅轄屬曹，而裁決予奪，實又兼二千石之職。時未期月，而府事債者起，滯者疏，破者補，又牙齟齬者無不妥帖順易，相府而下，察憲漕所疾呼急諾，又罔不周旋如意。於是攝職稱治，民驩然誦之爲良幹官。今復政而去也，杭官吏相與張飲西亭以餞，而乞餞言於維禎。維禎念民無賴於吏久矣，以吏苟於公而急於私而已矣，有能移其私於友與親者尠矣，矧能移其私於官乎？能物其官於本位者尠矣，矧又能物其官於他之位乎？故維禎開杭吏無治狀，至於廢而去，未嘗不悲其才之窮。及聞杭人譚郭公

之政，又未嘗不嘆其才微而無私之治足以及人之廣如此也。

### 李經歷治績序<sup>〔一〕</sup>

經歷，古郡功曹之官。功曹，太守所自辟也。經歷今出吏部選，用七品印章，奏三尺平控吏牘進退<sup>〔二〕</sup>，上以齊二千石長吏之異同，而下以內群書佐於成軌，此其體益隆而責亦重矣。朝廷慎其選，與守令同，以廉明者、有操尚者居之，故郡不得良二千石，幸而得一良經歷，郡可治。徽州路經歷李君，其代滿歸廬陵，其從子出其郡人士所書治績<sup>〔三〕</sup>，求余文叙以送之。予惟李君之政班班可書，徽人士侈紀載者皆能之，抑今之稱良經歷者，蓋未有君之職其職也。君之簡訟詞，革濫卒吏，未足稱良于經歷也；平質劑于市，明爰書于獄，畫委輸之法，而州縣之官便安之，未足稱良于經歷也；惟其政有弗正于上，必務引其人去弗正以就正，如曲木之就繩，悍馬之就馭，吁，此真良經歷矣。余聞徽之犴金也，歲監官取其羨爲己有，君還羨於民，以準他歲犴之數。徽之祿廩也，田不足而取諸山，山不毛則白取諸佃，君收實入而蠲白取爲久久定則。鄉之宿豪餌官府爲奸也，抑之不得行，土胥相爲根柢，持短長於官也，格之無所置手足。所謂上之異同有所齊，而下之成軌有所內，經歷至此信可以稱良也。余閱郡經歷凡若干人，往往陷於隨而不立，未見職職如李君者，其能已於言乎？故爲約其政件言之，且視人以吏師，非徒紀載也。

〔一〕李經歷治績序：治績序，三字原缺，據四部叢刊本補。〔二〕奏三尺平控吏牘進退：控，原作「鞫」，據

文淵閣四庫本改。〔三〕其從子出其郡人士所書治績：績，原作「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海鹽知州賈公秩滿序

天下公論不在公府，而恒在閭巷，之民若甚愚，而是非之心則甚白也。邦大夫之政，其失者議於市，謗於道，而其善者亦嘖嘖不容口，故欲稽守令善惡，不察守令而察閭巷之言得之矣。余過海鹽田間，往往逢伯格長頌其州太守之治，問守爲誰，則宛丘賈公禧也，余已心賢之。未幾，州人士張玉集其錢行歌詩凡若干首來請曰：「自海鹽升州置守，其得民譽未有若今賈公之最者也。曩時廉吏郡形迹，仇視吾大姓家，訟多不獲其平〔一〕。公廉無嫌是避，即理直，大姓必舉；即不直，雖貧弱誅不少借。故獄者積歲不決者，部使者多以屬公而得其平。亭吏罷輒者撓寮佐，庸闖者蔽吏胥〔二〕，雖令出無私，有不能以直遂者，公一施令，群佐虔若卑弟生之聽嚴傅老，胥順流其風旨，又肅然若家老之奉其尊，行之以正，限之以信，故令有司可於上而惠無不達於下也。先是，吏卒巡田里如蟻不絕，公至，立削跡。上府聞之，因檢戒左右無奸州以其非令者。又州民與亭族交，其習蠶馬焉，易生事。公申以條教，悉改心歸化，無異時剽輕之風。此其得譽於民而布之州府士之詠調，實有徵焉。幸子一言叙詩首。」余以其言與其伯格長之頌合，又以今之爲守令者往往課米鹽，奉期會，不復知有伸民情、消

民隱、懇懇然以厚民成俗爲事者，遂樂爲之叙，以風告他吏云。

〔一〕訟多不獲其平：平，原作「乎」，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庸闕者蔽吏胥：闕，原作「闕」，據文淵閣四

庫本改。

## 送監郡觀閭公秩滿序

劉子曰：「忠孝不修，他善無取。」吁，臣子之職無他，忠與孝而已耳。韓非子曰：「親之孝子，君之背臣。」吁，忠孝固不能兩美也。今有人焉，於子不爲悖，而於臣不爲背也，豈非臣子之全美乎？吾於錢唐守將見之者，閭公是已。公下車以來，先問民利害休戚，而務去其害與戚者。郡有猜禍吏與夫強宗世家不仁於人，必痛鉏治之，猶之牧羊，去其害群而群始蕃；猶之理疾，剷殺其病本而病始平。民之怙法者必刑，誑誤者必思出之，即不出，如梗在咽，必吐乃已，此公理法也。紅巾賊陷杭，凡扞城守土之臣〔一〕，不微遁，即賣降爾，公獨佐監憲某官、監兵某官與賊持者十有三日，阽危于矢石數四，城池破毀而復完者，公之雄謀大節作於人者矣。時則高堂太夫人屏居密所，公猶衷戎衣朝夕觀如平時，不貽其親有一日憂。故出不稱背臣，人不稱悖子。吁，若公之忠之孝，吾所謂臣子之美非歟？今代而去，郡之民如去其父，僚吏如去其師。去之日，民父老若干人走予次舍，謁文志去思，又

持其謠送之卷請序，以爲郭西門供帳。予親見公之忠孝治狀，有爲世道勸者，於是乎書。至正十四年六月三日。

〔一〕凡扞城守土之臣：扞，原作「杆」，據四部叢刊本改。

### 送旌德縣監亦憐真公秩滿序〔二〕

國朝監官，郡邑咸設達魯赤，於官屬爲最長。其次有令有丞有簿尉，又有案牘官，以首領夫六曹之吏。凡事會之來，吏與令丞得相可否議論，然後白之達魯赤，其署事也，亦然。其職秩爲甚尊，而職任爲甚優。朝家近令以六事責守令，達魯赤任與令等，昔之尊而優者，今轉煩劇矣。宣之旌德縣亦憐真公，始由省署而典符印，累監望縣，三調至於今職，且四載，宣上德以及民，而使民無愁嘆之聲，山林草澤咸知向化。大府藉之以集事，同寅恃之以取則，民有所賴而不恐，吏有所憚而不肆。六事之備固無可議，而於學校尤加之意焉。延師儒，廣生徒，月書季考，凡邑之人士咸囿於教養樂育中〔三〕，弦誦之聲相聞，是又知所本矣。往年淮寇渡江，列城殘毀，延及旌德，而公首奮忠勇剋復之，百里之命，於茲有寄，是以兼資文武而才足以有爲者也。今年夏，政成，上考。余學徒馬某職教於縣，承公勉勵作興之力，於其行也，求余文以贈。馬生之言有信，於是乎書。使他日之史館傳循吏



者，有所采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廿有四日。

〔一〕本篇原題缺「序」字，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凡邑之人士咸囿於教養樂育中：士，原

作「六」，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王學錄秩滿序

至正八年夏四月，平江學錄王君達卿書滿去，自教授而下，泊郡之大夫士與君經游者，咸詩賦歌以餞，而屬予爲首叙。予方遊於蘇，視蘇學之廢也，甚矣。提學者非不薄責教也，而教無以教；鉤稽養也，而養非所養。郡膠庠之大，覆不如一齊民之家塾有程有則也。幸而官於是，事有憂焉，憂而有爲焉，學之錄王君是也。蓋王君有孝有行人也，曩之養非材者，王君有以去之；材失養者，王君有以引之；養之非其敦，敦之非其術者，王君又有以糾而正之。他人日從其失〔一〕，王君日修其勤，故蘇學之廢而稍正，伊王君是賴。於是士之議者曰：「學校不得良校官，得一錄足以興教，猶之郡不得良二千石，得一錄亦足以興治也。」以王君之克官于錄若是，則積階爲郡幕官不能佐治于二千石者，吾弗信已。雖然，以王君之學愈修、行愈力、志愈遠大也，又豈藉一文學之掾積爲資級而起哉？君應進士舉，余嘗視君大《易》之義矣，深微而潔淨，又嘗視其賦也，麗而則；其代言也，溫潤而簡古。

連不幸未售主司，則主司之未明也。一遇明主司，君之未售者售矣。售則道山壁水其選也，尚暇爲人司二千石吏牘之勞哉？嘻，抑之久者伸必遠<sup>〔一〕</sup>，懷之大者發必洪，吾言有俟於君矣。

〔一〕他人日從其失；他，原作「它」，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抑之久者伸必遠；抑，原作「哲」，據文淵閣

四庫本改。

### 送徐州路總管雷侯序

至正八年夏，天子以徐州之域風氣悍勁，因以饑饉多寇盜，民困於昏墊。八年春，遂統有四州七縣之境，爲會府，一時僚吏艱厥，選守長爲尤艱。於是海道都漕府萬戶雷公某以首選爲總管，陛見其人，申之以丁寧訓戒而後往。嗚呼！以徐州爲中原剗府，雷公爲其開府守將，非其人之才賢負宿望一時且簡在上心者，曷當此哉？余聞雷公之爲棣州也，棣，寇盜之衝，歷能守若干人，無以爲禦，公不特善禦，且有以化遣之，至今棣人稱雷防禦噴不去口。其帥于海漕也，前漕而去者，多直魚龍之淵，剽盜之巢藪，人銷舶解，公起漕，凡一百八十萬，不十日舟湊直沽，道鯨濤如坦途，粟無升合遺。若公者，可稱朝廷幹臣，無負上選任者矣。吁，以棣州之化，道海之庸，推而大之，於徐州也，其有不稱重選、奮上訓旨者乎？雖然，吾方有感於地氣之王衰者。吳楚爲古要荒蔡放之所，逮今爲衣冠玉

帛之鄉。徐豫爲中土，而鞠爲山莽者十六七，一邑生齒，有弗敵江以南一旅之聚，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東，司牧者弗能禁也。今二千石以地闢戶羨爲著令，公之爲徐州也，治最對著令，吾見中土之富庶與今吳楚地同，又豈憂赤子弄兵者本末止哉？公尚以余言勉之，徐州之人日夜望之。是年九月三日，吳人士咸賦歌詩以餞，而會稽楊某爲之序。

### 送平江路推官馮君序

平江路推官許下馮君秩滿，蘇父老留不可，則相與述爲歌謠以送之，求予言登載其所善以爲之序。予客蘇未久，不識其所善，詢之父老，則曰：「由東嘉經歷治最任高等，升任刑官于蘇。蘇，煩劇郡也，獄訟繁興，奸僞百方出，上游之署有行丞相府、監漕官、都水使司、海道都司，或所爲政不直，則賣直者乃聲于上，受謗責在須臾間，而況貳推者？闕君獨任大府獄事，其視犴獄常欲爲陷死者求生路，惟恐失附于律。成案具吏多受獄貨，欺情僞於君者，在署審成案未訖，退參所疑於父老賓客，故月朔作鄉約於父老賓客，使之過有以告。君之於刑官敬事類此。」予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推官又命死生決也，何可以不之敬乎？孔子於言偃之宰，首以得人爲問。欲其資於人者，施於首政也。矧獄之不自用而審取諸人以爲明者乎？明智如臯陶，淑問如臯陶，其獄之疑，猶有資於神羊之所決者，馮君任推訊而能取諸人以裕諸己，忠信清明見諸歌謠，不必資於神物以爲聰，則馮君不賢於臯陶

已乎？夫臯陶舉而不仁者遠，馮君舉而在高位，吾見其民之有賴其仁者矣。故書。至正八年冬十月。

### 送理問所知事馬公序

行中書省，古之藩國方伯連率之寄也。地大任重，故其法揆嚴，體統峻，宣布政條于百司庶府，惟大綱是張是主。凡細之務不至于執政之堂，乃署理問所于垣內，若法曹議府焉，所以發奸伏、伸抑枉、平允治法也。官其所者，非才且賢莫勝其任，而幕府之員，又議法之所起也。東平馬公某爲江浙行省理問所幕府官，剛毅有爲，善持法才，每詳刑決政，上其議於相府六曹，莫不韙之，而百司庶府仰之以爲準。由是知所官之才且賢，又莫急於幕府員之才且賢也。予喈代之居高位、享厚祿者，率多世勛中貴之曹，奴隸其部屬，牛羊其人民，以好惡決是非，以喜怒行賞罰，頤指奔走，孰敢少拂其情？爲其部屬，而又執筆居幕府員，獨能持議不屈，與魏魏赫赫者相抗，而求歸於口是，若馬公者，予所謂才且賢者，非歟？公之所以持平曹取重政府者，決非聲音笑貌之所得也。蓋公自公卿子弟練習朝章，起身憲府吏，爲大郡從事，遂以廉能擢相府掾，由掾爲今職，其能明庶事、決大議者可知已。秩滿，上名春官，明天子方急法則之臣以理天下之幽枉，必有以處之矣。於其行也，叙以爲別。

## 送馬彥遠旌德教諭序

百里之治有長，長選於吏部而承命於天子。百里之教有師，師選於學而承檄於丞相垣。師若輕於長，然長不教民無以爲治，教民必使專出於師，則師之道實甚重於長也。故師道尊者，百里之長禮之爲賓，不敢以勢上之。吁，主百里之教者，其可自待之微乎？錢唐馬生彥遠由明經舉爲師儒之官，初去爲晉陵縣教師。人以彥遠才德受貢於卿大夫，宜達於天子，以爲通都大邑之吏，而低徊偃蹇爲教師於十室之邑，疑其自視有慙慙然者，又豈知縣教師之係有重於縣長者乎？吾聞旌德，山水邑也，地不肥沃而多出秀民，昔之擢高科爲大儒者，往往有焉。今歷歲大比者凡十數，而士未有占貢籍者，豈人才之異於昔哉？亦職教者亡狀之過也。彥遠居家孝於親，與朋友交，信義自立，而講藝於晉陵者，皆聖賢之遺旨，當世之要務也。今去爲旌德師，以其修於家者興其人之孝悌忠信，以其講於道者作其人之經濟才略，吾見旌德之士以行藝歌《鹿鳴》而來者，皆推言其自於教師，則彥遠之道行有以佐一邑之治矣，有何計百里之吏窮卑彼此哉？況彥遠道益大，聞益彰，其躡峻資，取高位，與通都大邑之吏相頡頏，特跬步地耳！十室之邑，果足以久稽彥遠乎？長旌德者亦憐公、楊寶公，皆右文以爲治也，必以予言爲然。

## 送孔漢臣之邵武經歷序

國法慎守令之職，號曰選用，幕而元僚亦不委之鈐曹常格，以其司守令出內之喉舌也。今天子既申明守令之制，而尤重幕元僚之選，選必以廉靖有風才者居之，雖閩蜀二廣去天萬里遠，三歲必遣使者抵其方面，用天子命以署置其官。慎選守令與其幕元僚，同一中書、吏部之嚴也。奔競者往往爭入其選，以利轉階之速，而不知司選者其如此，才而賢者陞，而不才不賢者其黜多矣。襄國公孔君漢臣始繇胄監伴讀，出從事徽州〔一〕。丞相府聞其賢也，辟爲屬掾。年勞滿，而司閩選者有署爲經歷邵武。蓋孔君之廉足以寡欲，知足以警微，剛而易以鬪，故以武名。然小人勇於惡，君子亦勇於爲善也。君，先聖之五十四代孫也，胄監之秀也，丞相府之素推擇也。推其善以及君子，而化覃於小人，吾見邵武咸以道義相高，而人人有鄒魯之風，不必擊斷鷙猛以成二千石之理者，非君而孰與於此乎？君往哉，毋徒謂人官遠微利而轉階之速云爾〔二〕。其行也，取道吳，淞之士咸爲歌詩以餞。而余適會于其鄉人張彥明所，且介彥明徵余序，故序之卷首云。至正九年四月四日。

〔一〕出從事徽州：徽，原作「微」，據四部叢刊本改。

〔二〕「毋徒謂人官」句：徒，原作「從」，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江浙都府吏倪光大如京師序

自成周選士之法廢，士有逸而他出焉者。吏道滯於儒者，目吏爲俗；流於吏者，目儒爲迂。二者始相兵而不相謀矣。漢唐士有起自書佐卒吏，至名宰相，如曹、蕭輩者，固不可望十一於千百。且以今吏言之，例限七品秩，復開以四品而不次登顯榮者〔一〕，往往列八位而不黜也。若者起，恪守陳編，刻畫章句，執一自用，不達時宜，其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非講之不詳，一旦在官，顛倒悖亂，全與道戾。故由科第取官者，其政績不能不愈於吏牘起身者〔二〕，則亦有愧於古之士矣。然吾亦有感於今之吏者，揣摩徂伺，深詆巧文，力制長牧，氣壓豪氓，稱爲能吏，苟媮刻薄，恃以爲治具，而欲望其國理民安，是亦卻行而求前矣。虎林倪君光大，蚤年讀經史，欲由儒進，志伸弗遂，試吏于江浙都府，周行推之爲儒吏。柳子厚曰：「士之習爲吏者，恒病于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三〕。」倪君以術飾吏治，吾知其給而能肆、放而能制者也。況其事七十之親以孝聞，交朋友以信自任。夫孝與信，忠君愛民之所出也。君推之於吏治，以日涉穹位，食厚祿，上列八位，以任國家之大事，非君誰望哉？又豈得與州邑俗吏循資格爲進級者同日語哉？今赴京師上計錢糧事，來別予吳門，而吳之士君子又爲詩以壯其行，且推予爲序，遂引於卷首若此，時見予望光大者遠云。至正八年十月甲子序。（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四）

〔一〕復開以四品而不次登顯榮者：榮，原作「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其政績不能不愈於吏牘起身者：吏牘，原作「史牘」，據文淵閣四庫本及文意改。〔三〕「故放而不制」以上六句：原文作：「士之習吏，恒病于少文，故給而少文不肆；飾於華者，又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據《柳河東集》卷二十二《送李判官往桂州序》改。



# 全元文卷一二九八

楊維禎 一六

## 送劉主事如京師序

聖朝設官，莫嚴於守令，莫要於風紀。風紀上明天憲，守令下逮民情。然居風紀，往往由守令之得其職者以喻下情，而後可以申上憲也。審官於守令，風紀者不已重乎？大梁劉公文大，初用茂才掾廣憲<sup>〔一〕</sup>，以識大體稱同知於姚州事，大得民譽，力行覈田事<sup>〔二〕</sup>，富者惟見，貧者力紓，建窮摘伏<sup>〔三〕</sup>政號神明。轉上海尹，剔弊蠹，振廢墜，察譁民之撓于政者，積訟盡疏，獄市遂理。杜浦民有殺越人于貨<sup>〔四〕</sup>，公至，亟改過自新，胥吏濫而詐者，遣歸讀書。公暇，建社學，行鄉約禮，凡民間簿書期會，揭信于牆屋，聽民自詣。胥隸意公三年不出郊關，民扶老將幼聽教誨，行禮讓，刑錯不用，由是大化。秩未滿，司舉者以公廉能遷主事戶部，民泣而留不得。行未幾，丁內艱，執喪如禮，躬廬幹山之墓，民趨役者如子然。始公尹邑之日，咸謂公登風紀，臺省薦剡且交上矣，而遷主戶部事，與典邑諭民情者

不殊科，皆御史之階也。制闕，覲京師，吾知其不留部矣。職風憲者方與循守令交調，公其不副邑民之望乎？果爾，公去州郡承宣之勞，而將受明天子耳目之寄，以東南民間利病不能徹當宁者，公悉究知其情矣。某事利，某事弊，某法因，某法革，使民無所疾苦，而明天子無赤子之憂，非吾之人所期望、公之所不自讓者乎？邑人士歌詩以送者，皆德於公而不能自己者。辱與公交最善，知最悉焉，故叙其所歌詩而又著民之期望於公者如是。至正九年秋八月七日。

〔一〕初用茂才掾廣憲：掾，原作「椽」，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力行覈田事：田，原作「由」，據四部叢刊

本改。

〔三〕建窮摘伏：建窮，疑作「發奸」。

〔四〕杜浦民有殺越人于貨：于，原作「子」，據文淵閣四

庫本改。

### 送省理問所提控范致道序

論吏者曰：「吏廉無才，不若亡廉而才。」嘻，才吏之推重於世者如是，矧又才而廉者乎？論者之推從可知也。山東范君致道由簿出佐，至提控理問所案牘，蓋今之所謂廉而才者乎。君在幕所在者，府訊鞠事下，持三尺論裁，諸曹林立，咸心儀君，聽關決，然後抱成案上署所，所官意三二，君攘決辨是否歸諸一，至其確於辨也，上政事堂與宰相而下爭枉直。故難決事必經君，即不經君必後有失。

君既以廉律身，廉則公，公則明，而又有才以制之。其應事也，如鏡見微惡；議法也，如度短長；權定輕重，毫杪不少忒。嘻，制謂理所，爲行中書法部，得廉而才如范君者爲賓佐，非理所官之幸，廟堂法部之幸也。參府莊嘉王公嘗奇其才，被命南征，特辟君幕府，君即勇往，參贊戎機雄略。君交盡其才〔一〕，而廉者之所推，無往而不理。年勞滿，理所官咸嘆息不忍其去。吾謂理所官爲一所惜，以君之廉爲天下信，以君之才爲天下服，范君當爲天下用。在古王制，辨論官才而告於上者，司馬職也。今之居是職者，方復王制，范君之名在辨論列，則范君自此將爲天下大吏矣。拯吾民於塗炭，還太平於聖王，非范君，吾誰望？范君尚以吾言力論。

〔一〕君交盡其才：盡，原作「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杭州路推官陳侯執中序

余嘗讀史，竊嘆于定國之治獄，無冤則福流子孫。而燕士呼天，六月飛霜；東海殺孝婦，三年大旱，其變係于國者如是。代人法吏興一獄，至蔓延數百人，積歲不能決，卒陷之死地，其傷天地之和者有矣。我朝奄四海爲家，深慮一夫有不平者，內有刑部，外有刑所，郡又置推官，專刑獄之事。蓋以變之所係者大〔一〕，故慎之也。余來錢唐，見杭之推官陳侯執中者，有定國之風焉。杭之爲郡，地

大民多，最號繁劇，刑之頗辟，獄之放紛，有不可勝言者。侯居杭三年，人仰之若父母，畏之若神明，咸頌之曰：「陳侯未來，政苛獄繁。陳侯既來，反薄而敦。民蹶于阱，陳侯生之；羊狼貪狠<sup>〔二〕</sup>，陳侯懲之。于嗟陳侯，執法不煩<sup>〔三〕</sup>。風霆霜露，生意流行。」余聞而嘉陳侯以士君子待杭之人，遂有士君子行，且不忘陳侯之德而歌舞之。乃至正十一年九月，侯去杭覲京師，士大夫謁余西湖之西，出所集詩若干篇，推余序之，故得論其事略。抑余聞陳氏之先有曰寔者，嘗爲大丘長，以德重於世，而澤流子孫，陳侯豈其後邪？今陳侯治獄無冤又若此，則省府上之，臺憲察之，必將大顯于天朝，而福之流于子孫者固未可一二數也。惟陳侯其勉之。

〔一〕蓋以變之所係者大：所，原脫；大，原作「文」；據文淵閣四庫本補改。

〔二〕羊狼貪狠：狠，原脫，據

文淵閣四庫本補。

〔三〕執法不煩：煩，原作「頌」，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李景昭掾史考滿詩序

濟寧李君景昭，爲江浙行中書省掾也，以才器受知于丞相府凡若干，名稱赫甚。考滿還里，大夫士咸作歌詩以道其意戀慕之私，詩成一卷，俾予序首。予爲之言曰：夫世之所謂善於世其家者，豈徒傳珪襲組之謂哉？其家法之所以貽於後者，必將繼志承訓，圖以趾前人之美，而不隕其家聲焉。

爾。惟君之先大夫文昌公以文學政事爲時名卿，其家則官規夫人之所取法，而況於其子孫乎？蓋吾於是而知君之善於繼承也。始君游成均，卽有雋名，繼用公蔭，授鄴州鄆城縣丞。既爲推擇爲掾，君廉以律己，公以蒞事，特文墨議論，參贊碩畫，奉上接下，罔有弗周，非所謂能趾前人之美而不隕其家聲者乎？昔者季孫行父之言，以謂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其後，行父九十爲魯名卿。由是言之，世之所謂善於其家者必若行父而後可。若君者〔一〕，豈非行父其人歟？夫善於世其家者，忠孝之道也。道人之善而不能無言者，詩人情性之厚也。序詩人之意而必本其父兄者，厚之至也。時之知君者，尚以予言爲不佞哉！

〔一〕若君者：若，原作「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沙可學序

我國家混一天下，地大民衆，既內立中書以總其綱，外復設行省十以分其治。而方面之重，土貢之多，江浙寔居最省，故釐其地者，其人爲尤難。某年，某官來總行省事，求從事掾之賢能者，首得一人焉，曰沙可學氏；又得一人焉，曰高則誠氏；又得一人焉，曰葛元哲氏。三人者用而浙稱治，蓋三人者，天府登其鄉書，大廷崇其高等，而拜進士出身，賜任州理佐理之職者也，宜其於簿書之繁劇、筆

積之纖細有不屑焉，而三人者屑焉，何也？或曰：「掾年勞視州若縣加半，三人者，蓋利也。」夫天子之所委重者，惟一二大臣簡在上心者，爲股肱於內外。內相爲天子得人爲朝廷，外相爲天子得人爲四方，欲內外無治，不可也。矧江浙之方面重而上貢多，從事之掾不擇其人之賢能有治才、足以贊畫諾、辨是非可否、明治理得失成敗而推習文法、利刀筆者是取，則何與爲治哉？治不治較諸一州一邑，其大小輕重何如耶？今某官之求賢能掾於三人者，始能羅而致之以禮，三人者又能終不負其所求，而相與以有成也，則三人者豈果利於年勞而私使其身圖者邪？可學秩且滿，大臣留之不，將薦之中朝。其於行，書吾言以爲贈。蓋士以外相得人爲天子賀，而不己有用之學，爲進士出身者勉。

### 送嘉興學吏徐德明考滿序

聖朝三歲一大比，興其賢者能者布列中外，蓋欲收儒效於天下，而致隆平之治也。猶慮所選者有遺才，州郡庠序司之吏復用文學生，使以儒釋吏事，其望儒之效切矣。吏出於儒者，學升於州升於郡，等而上之，或憲漕吏<sup>(一)</sup>，或理曹、帥闔吏<sup>(二)</sup>；又等而上之，則人流，鈐于吏部簿、部縣寮知幕府，坐祿位而治人矣<sup>(三)</sup>，殆非刀筆吏胥起巡尉所者可同日較崇卑也<sup>(四)</sup>。朱方徐德明氏世業儒，其祖父皆以孝弟忠信爲家風，朝廷以孝義旌其門，德明之才器涵育薰陶有自來矣。至正八年，侍父遊嘉禾，肄業郡庠，學正應公學焉，爲學司吏。德明之司積于學也，凡春秋二丁朔望，祭奠師儒之文告，生徒

之膳養，金粟之勾計，營繕之書庸，殫智竭慮<sup>〔五〕</sup>，一以奉公爲心。曩太守凌公留意學校，嚴季試以作人才<sup>〔六〕</sup>，習大樂以奉祀事，德明奉承厥役，靡倦于勤有成績<sup>〔七〕</sup>。至正三年，教授康公來領學事，藉其協贊者居多。越明年，府檄本學官吏自徵租人<sup>〔八〕</sup>，德明奉行惟謹，推之以誠，約之以信，佃夫輸逋莫不悅服。其有積日門丁佃甲，相根株爲乾沒者，德明又能廉得之，不煩垂楚而徵復元額。觀德明之才敏學優，有功於學校者如此。推此以往，何試而不可乎？年而既滿，浩然有去志，士友挽留不可，相與崇酒于觴，載肉于俎，餞之東關之外。德明又枉舟過余次舍，求一言爲行驢。夫千尋之木，必自毫末而生<sup>〔九〕</sup>；萬里之途，必由跬步而始繼。自今將見德明仕進之階日高而日遠，曰漕曰憲曰理曰節，人流鈐於省部，吾所謂坐祿位而治人者，可指日俟。德明以予言勉之<sup>〔一〇〕</sup>。至正之三年秋七月日序。

〔一〕或憲漕吏：吏，原作「史」，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或理曹帥閫吏：吏，原作「史」，據文淵閣四庫本

改。

〔三〕坐祿位而治人矣：人，原作「人」，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殆非刀筆吏胥起巡尉所者可同

日較崇卑也：吏，原作「有」；卑，原作「庫」；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殫智竭慮：殫，原作「禪」，據文

淵閣四庫本改。

〔六〕嚴季試以作人才：嚴，原作「政」，據文意改。

〔七〕靡倦于勤有成績：績，文淵

閣四庫本作「績」。

〔八〕府檄本學官吏自徵租人：租，原作「祖」，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九〕夫千尋之

木必自毫末而生：木，原作「本」；毫，原作「豪」；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一〇〕德明以予言勉之：予，原

作「子」，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理問所掾史王安正考滿序

至正之三年〔一〕，江浙行省理問所掾史東平王安正考滿，杭士友咸餞以詩，詩成卷，屬於會稽楊維禎爲之序。予惟仕之由吏進者，積年勞於簿書〔二〕，循資格於流品者，常才之所能而能人之不能者，必英才俊特者也。吾見其人者，安正王君者也。淮賊猖獗一時，繫仕版者非質懦而懼、識鄙而逃，則詭軍功以資捷進者爾，孰有憂國如家〔三〕，委身殉職，不以利鈍得失爲却顧者哉〔四〕？邇者平章教化榮祿公統兵西討〔五〕，屬掾在選中者，安正爲首列。安正起身理所，議事用法，人稱允。及在軍中，獻納謀畫，卒能參贊成功。凱還計賞，當擢高要，而安正退就前考，不敢自有其功以取一階半級之榮，亦可以知安正之克守其正，與一時繫仕版、詭軍平功以資捷進者不侔矣。方今國家急才於有爲有守之人，安正雖不以軍勞資進取，而爲國求才者，吾知其不安正捨矣〔六〕，惟安正戒嚴以俟。至正十三年秋九月十日序。

〔一〕至正之三年：之，當爲「十」之誤，至正三年尚無淮寇事。

〔二〕積年勞於簿書：於，原作「扛」，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閣四庫本改。

〔三〕孰有憂國如家：孰，原作「執」，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不以利鈍得失爲却顧者

哉：顧，原作「碩」，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邇者平章教化榮祿公統兵西討：章，原作「童」；討，原作



〔計〕，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六〕吾知其不安正捨矣：捨，原作「拾」，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浙江西憲書吏李公錫序

朝廷設官分職，百司庶府要而重者無越於風紀，天子之耳目寄焉，生民之血脈貫與。臺內外以總其綱，廉訪十二道以張其目。官於是者必思慎簡迺僚，而書佐之吏，例以通大法，敦風操者在選列也。而士之欲出身自見於世者不幸不爲卿大夫所薦，則亦於是願觀其所爲主焉。燕城李公錫之爲浙右憲書吏也，繇憲府某官知其操行文藝之異而推擇之〔一〕，公錫於某官，觀其所爲主，乃褒然而來，如魚水之相得，官徵之相宣。其爲人廉介耿峭，才高而識遠，司憲之長，泊幕府之寮，無不以其言議爲可否，而公錫之執簡獻贊者，未嘗不出於三尺之公。嘗侍某官調兵某所，而贊畫之長，弭戢之功，彰彰顯著。今年秋，年勞已滿，瀕行，吾屬餞言以爲別〔二〕。先是，公錫繇成均造士筮仕善祐庫使，遂歷刑部吏，都水庸田照磨。今以職官爲憲府吏〔三〕，是其老成〔四〕，才識諳時，宜達政體，有以贊畫評佐中書之政者，可日月冀也。嘻，此海內之人所周望，豈直吾屬之望而已哉？於其行也，序以爲引。至正十三年冬十月吉序。

〔一〕繇憲府某官知其操行文藝之異而推擇之：異，原作「吳」，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吾屬餞言以爲

別：吾，原作「五」，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今以職官爲憲府吏：吏，原作「史」，據上下文意改。

〔四〕是其老成：是，原作「昱」，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李仲常之江陰知事序

江陰，古延陵邑也，在唐爲州，宋爲縣，復爲軍。今地利日廣，民齒日繁，處以散州，直隸省部，與他列州屬會府者實殊，故居幕府者皆受天子命，與會府之賓僚等也。其地左姑蘇，右京口，前控大江，後帶滄海。鵝鼻爲神禹之軀，席帽爲郭璞之宅。翠君中立，石鳳旁飛，此又其流峙之勝也。故鄉有魚稻之富，市有珠犀之珍，人秀而文，有淮楚之風，其官府事簡，自宋以來稱道院。間兩浙宦游於其地，不亦優且樂哉？然近者盜作魚龍之藪，撓及漕賦，文股椎結，且以江國之衣冠者相貨。居官是邑者，不無憂焉〔一〕。東陽李君仲常去爲其州知事。仲常博識而敏於才，好謀善斷，掾內府十餘年〔二〕，以通了稱，其應外務固恢乎其有餘裕矣。仲常往哉，佐其長以善道，率其下以先勞。吾見江陰之治，有江山風月之勝，魚稻珠犀之富，而無魚龍之藪之警以病吾政也，不在仲常乎？贊畫之暇，形爲咏歌，幸有以寄我。

〔一〕不無憂焉：憂，原作「優」，據文意改。

〔二〕掾內府十餘年：掾，原作「椽」，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彭彦溫直學滿代序

學者司計主金穀出內之吝，猶有司之有庾氏也。庾得其司，則民無箕斂，官無悖出之患；計得其司，則農無失征，士無失養。然則校有官主教，而計主養也，養足而後教可以行，則計之有功於學校，又豈可以有司出內之吝賤其人乎？故著令必慎選其人，年勞滿者爲諭錄起階；近更令，雖以府邑主櫝吏易諭錄，而負才譖者得以一介之士上佐二千石出政令，其功德之及民者，順且易也。視諭錄五年十年不得升次以行其志，即得佐府邑，去老死不遠者，孰優孰劣乎？會稽彭彥溫氏，家世儒者也，鄉大夫嘗以經行舉之有司，弗售，猶不遠數百里從師于吳下，由是吳學辟爲學之司計。其職乎計也，能稽籍以爲人，量入以爲出，撙節其橫費，而金穀之用恒有餘，是其力于計而有功於學校者也。年勞已滿，教之官及學士大夫咸惜其去，而恐繼者之未得如彥溫氏也。然彥溫階此以司政櫝於府邑，以佐二千石之行事，將見及人之力有大於學校者，學士大夫又何惜乎？其去也，咸送以詩而屬予爲序。彥溫爲予鄉閭生，其仲彥明又從予遊，故序。

### 補過齋叙

松江守陳府公初蒞政，屬吏皆移病於外，首鼠進退。公曰：「吳兒欲以習詐爲俗耶？」下令召見諸曹吏書佐〔一〕，視其可用者，於若干人中得蕭蘭，獨稱悃愾吏，呐呐似不能言者，而中則慧，了識事體。府公前每白事，必兼數曹，無一誤失者，諸曹疏誕者學之而弗能萬一，府公益獨奇之。蘭愈恪謹，退公輒閉置斗室，翻閱往史及今令甲書，又自命其齋曰「補過」，取諸聖經之訓「進盡忠，退補過」也。介其外舅閔翁求一言於子楊子。楊子喜淞之民上有良二千石，下有悃愾吏，一郡之慶也。爲之叙曰：昔李孝伯不就郡功曹，曰：「委質事人，亦何容易？」懼以職小咎大，爲身辱耳。子今以悃愾之質，加以周密之理，以行乎賢府公之成規，過且無有，又何有於補云？然古之大吏亦有閉閣思過者，矧郡功曹在擬議三尺書之末者乎？於是乎叙，而繫之以銘辭曰：

過而不聞，實懼尼父；過而能補，人爲舜禹。惟蕭史氏，匪利筆刀。補過盡忠，允中功曹〔二〕。

〔一〕下令召見諸曹吏書佐：吏，原作「史」，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子今以悃愾之質」至「允中功曹」十  
七句：原文將「以悃愾之質加以周密之理以行乎賢府公之成規過且無」二十三字置于「允中功曹」一句之後，顛  
倒錯亂，且有衍字，今據清抄全錄本改正。

## 鄉闈紀錄序

軍興，貢舉事中廢，士皆以弧矢易鉛槧之習。至正十八年冬，中書下議，驛梗，外省士人會試必道海，道海必候風信於夏，許先期春貢。於是，江淞行省以至正十九年夏四月群試吳越之士，斤斤百餘人。議者謂：「戎馬生郊，何暇閉門角文墨伎？」時左轄崔公專提調，僉憲鄭公又監督之，而大相開府達公力主於上，平章光祿張公特助金穀之資，假群堂爲貢院所，不一月竣事，選中左右兩榜凡三十有六人，備榜十有五人。郡守謝節既以《鹿鳴》典故宴士，又梓行選中程文，及簾內外官唱和詩，亦聯附于篇首，編成，徵余叙。余既預考文事，不得辭。夫文事得於盛明之時，常不足紀；記得於喪亂多故之秋，得非常也〔一〕。合叙以視後，遂書。是歲五月朔日。

〔一〕「記得於喪亂多故之秋，得非常也」二句：文淵閣四庫本作「而得於喪亂多故之秋，則非常也」。

## 送甘肅省參政王公序

自昔內外臣重輕逸勞之體各有差，故調有左右之辨。國家幅員之廣，漢、唐、宋所未有也，篤近

舉遠，衆建行省，省各置首貳，平章丞參是也。雖遠方面如雲南、甘肅，而內中書臣交相出入，不以輕重勞逸爲辨與，況天下在太平全盛之日，則凡內臣之出參遠方面者，豈果爲左乎？大梁王公可舉以文墨舊臣出參甘肅省政事，吾黨之士謂公宜居中論事，陳王道上前，致其主於三代之隆也，而出治於邊，遠在萬里外，豈不可惜哉〔一〕？是未識國家衆建省理及吾聖人篤近舉遠之意也。甘肅，古西戎地，自受國家節制，爲冠帶之區，數十年來，興材取士，其風一變，與諸夏等。然則寄一邊之重，而廣之以聲教之盛，非老成文臣不能，宜公受命，跋涉萬里外，雖不在天子之側不吝也。是行也，公其可自左哉？公之行也，自吳之海漕，吳人有賦詩以餞者，使余爲之叙，故爲公道其職之重，而且解左調之疑公者也。至正七年冬十月初吉序。（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五）

〔一〕豈不可惜哉：可惜，原作「誠主」，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全元文卷一二九九

楊維禎 一七

## 鹿皮子文集序

言有高而弗當，義有奧而弗通，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有也。又況言厯而弗律，義淫而無軌者乎？自孔氏後，立言傳世者不知幾人焉，其滅沒不傳，卒與齊民共腐者<sup>(一)</sup>，亦不知幾人焉。姑以唐人言之：盧殷之文凡千餘篇，李礎之詩凡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六十卷，裸詩文凡九百餘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傳也，言厯義淫，非傳世之器也。自今觀之，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原、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又其次王通、韓愈、歐陽脩、周敦頤、蘇洵父子，逮乎我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數君子，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奧而通也。虞、李之次，復有鹿皮子者焉，著書凡二百餘卷。予殆讀其詩，曰：「李長吉之流也。」又讀其賦，曰：「劉禹錫之流也。」至讀其所著書，而後知其可繼李、虞，以達乎歐、韓、王、董，以羽儀乎孔孟也<sup>(二)</sup>。蓋公生于盛時，不習訓詁文，而

抱道大山長谷之間，其精神堅完，足以立事；其志慮純一，足以窮物；其考覽博大，足以通乎典故；而其超然所得者，又足以達乎鬼神天地之化<sup>〔三〕</sup>。宜其文之所就，可必行於人，爲傳世之器無疑也。予怪言龐而義淫者，往往家自摹刻以傳布于世，富者怙資以爲，而貴者又怙勢以爲，意將與十一經、歷代諸子史並行而無敝，不知屈氏而次，彼雖欲不傳，不得也。必藉貴富以傳，則貴富滅而文亦滅矣。嗚呼！貴富者不足怙以傳，而後知文之果足以傳世也<sup>〔四〕</sup>。文如鹿皮子而不傳，吾不信也。予與鹿皮子同鄉澗之東<sup>〔五〕</sup>，而未獲識其人，其子年持文集來<sup>〔六〕</sup>，且將其命曰：「序吾文者，必會稽楊維禎也。」於是乎序。鹿皮子，陳氏，名樵，字君采，金華人，居圍谷礪<sup>〔七〕</sup>，常衣鹿皮，自號鹿皮子云。

〔一〕卒與齊民共腐者：與，原作「於」，據弘治刻本改。

〔二〕以羽儀孔孟也：也，原作「子」，據弘治刻本改。

〔三〕又足以達乎鬼神天地之化：化，原脫，據弘治刻本補。〔四〕而後知文之果足以傳世也：原

文在「文」與「之」字間衍「予」字，據弘治刻本刪。〔五〕予與鹿皮子同鄉澗之東：與，原作「以」，據弘治刻

本改。〔六〕其子年持文集來：年，原作「季」，據弘治刻本改。〔七〕居圍谷礪：圍，原作周，據文淵閣

四庫本改。

## 留養愚文集序

括之士，以時文名於今日者，有林君則氏、葉見山氏、徐景熹氏、劉伯溫氏、項子華氏，以古學名



者，則有鄭息堂公、洪樂閑公、葉壺谷公、留萬石公。時文、古學，使通能之，則有不工者矣。留君睿養愚，乃萬石公之從孫也〔一〕，過余姑蘇所次，出鉅冊一編，視曰：「此睿之雜著也。先生號知文，幸爲睿評，而賜之序首焉。」予始讀其傳、誌各一首，客來輟之。夜張燈繼續讀之，箴銘詩賦樂詞些語凡若干首，皆聲毗法合，各適其職。明日又讀其時文，所攻《尚書》義若干通，又辭敷義鬯，不謬夫古史氏傳心之旨。爲之大異，曰：「古學與時文不通能，而何留君之通能乎？」予聞括爲山水州〔二〕，而留君所居山水爲尤勝，山有曰龍曰鶴曰文曰錦曰九樓，溪有曰好溪，石有曰響石〔三〕，潭有曰神潭，山川潤氣，出爲雨雲，清明之英，爲日月之華。小秀于草木，而大秀于人。留君其大秀者歟？不然，括士之不兼長者，留君不克兼也。雖然，學古而後文古也，文之諧於古者必不諧於今。韓子論時之文曰：「予大慚者，人以爲大好。」留君有志於今文，爲進取計，則不可以不慚者爲之矣，以慚者爲之則於古者不能不悖矣。留君將何以處此？留君曰：「睿寧以古不慚者病於今，毋寧以不大慚於今者病於古也。」遂書爲序。

〔一〕乃萬石公之從孫也：乃，原作「仍」，據弘治刻本改。  
補。 〔三〕石有曰響石：有曰，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二〕予聞括爲山水州：水，原脫，據弘治刻本

## 聚桂文會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乎古，而未有立體製、定格律以爲去取，如唐宋以來號爲舉業者也。韓愈氏病之，以爲「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也，諗矣。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文則追古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然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若師儒義試之所爲取爲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大比開，而作者或有遺珠之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試開，而作者或無擅場之手<sup>〔一〕</sup>，則諸生之負主司也。嘉禾濮君樂閑爲聚桂文會於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取三十人，自魁名吳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壽諸梓而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裁，而葛君藏之、鮑君仲孚又相討論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公之，士譽榮之。即其今日之所選，可以占其後日之所至已。今士以藝選者<sup>〔二〕</sup>，莫盛於江浙，而江浙之盛，饒信爲稱首者，鄉評里校之會，歲不乏絕也。今饒信之盛移於嘉禾，嘉禾之賢守長實爲集賢凌公，顓務古文而崇化文物。故家聞風而起，繼濮君之爲會者，方來而未已。文會之士<sup>〔三〕</sup>，有名世者作，不惟斯文增重，而嘉禾之文風義俗從而振焉。則文會之作，固有補於司政者不少也。斯文鋟梓，濮君又求一言以叙首，於是乎書。

〔一〕而作者或無擅場之手；而，原作「之」，據弘治刻本改。〔二〕「即其今日之所選」至「今士以藝選者」三句間；原文脫「可以占其後日之所至已今士以藝選」十五字，據弘治刻本補。〔三〕「顛務古文」至「文會之士」五句間；原文脫「物故家聞風而起繼濮君之爲會者方來而未已文會之」二十二字，據弘治刻本補。又「務古」二字，弘治刻本作「書右」。

## 曹士弘文集後序

余生晚，不及識廬陵曹先生。及來錢唐，獲覩《與劉志善書》，書言劉光伯、杜子美諸人之學不聞道，王氏、陸氏之學爲無用之空談，獨有志於述禮樂，徵文獻。余已異其爲人，恨不得與之共世同里閭，接其言議也。未幾，其子希顏以《南陵遺稿》來，則知先生抱有用之才不見於世，而見者惟此耳！吁，編簡零脫，曾無幾矣。詩凡若干篇，文僅二十有九首，皆津津焉善言世故。綜之以往史，而宿之以聖賢之理，非代之學者繆悠無邊畔、蕪澁險怪以爲辭者之所可及也。觀其翁彥揚之讓議，則范史不無佚鴻予歎之悖，李庚伯之孝紀，則鄆人對亦不無忍薄之愧。議之近於情而依理，雖古之人懼焉，況今之繆悠爲學而蕪怪爲文者邪？先生之學之才如此，而世不材其人利其道，豈不媿當代君子乎？予求先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一〕，不能爲愧，蓋益甚矣。孟子以「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尚論其世也。先生往矣，猶幸其詩文有存者〔二〕。謹爲之編次，及正其脫訛，而且志其尾，以

寄余尚友之心云。

〔一〕予求先生其人於今之所接者：先，原脫，據弘治刻本補。〔二〕「先生往矣，猶幸其詩文有存者」二句：底本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 王希賜文集序

干將之器，利可刺鍾，然其利之司於人者，有當不當焉。君子以禦寇，利也；盜持以殺人，亦利也。文章，大利器也，而妄庸者輕用之世，無時分寸，利而危至於殺人。吁，可不慎諸？故司文者不以輕屬妄庸，戛戛乎難其人者，誠以利器之雄偉不常而有推陷廓清之功者也。自今求其人於六籍而下，斤斤鄒一人，楚一人，燕一人，西漢三人，唐二人，通、愈。宋三人。周程在焉。今姚牧庵。虞邵庵。而次，未以數斷。之數人之文，實代之利器，而利之當於人者也，皆雄偉不常而有推陷廓清之功者也。今之妄庸者蔓衍草積，動自侈大，曰：「吾文鄒楚而降之文也，當有傳也。」布於今與後，不必越五年十年，其蔓衍草積者已與糞土同腐，傳何有乎？括蒼王廉氏，爲文凡若干篇，遭兵火而失者過半，今拾遺稟及續爲文又若干卷。王子讀書二十年而始敢爲文，蓋有利器之本，其爲人礪礪有奇節，又有利器之操者也，知其利器不無用於世。不無用於世，則其傳於人與妄庸者異也，必矣。書以序之。

## 再序

我朝文章肇變爲劉、楊，再變爲姚、元，三變爲虞、歐、揭、宋，而後文爲全盛。以氣運言，則全盛之時也，盛極則亦衰之始。自天曆來，文章漸趨萎靡，不失於蒐獵破碎，則淪於剽盜滅裂，能卓然自信，不流於俗者，幾希矣。吾嘗以近代律今之文，僅得與曾鞏、蘇轍、王安石、李清臣、陳無己之流相追逐相亡而中衰也〔一〕，已不得步武於陸游、劉克莊、三洪、矧葉適、陳傳良、戴溪乎？不得步武於葉適、戴溪、陳傳良、矧晁、張、秦、黃乎？不得步武於晁、張、秦、黃、矧二蘇、歐陽乎？時則舉子之伎興矣，不惟代無作者，而鑑識衡定爲之先者，無其人也，亦久矣。吁，吾於此求夫篤於自信、不爲流俗所移者，東浙之士僅四三人〔二〕，曰王廉氏，其一也。其爲文不諧於人，人則以鑑識衡定者屬於吾，吾每爲之起畏，諗其追古作者，則西京而上，秦與燕也，楚之《騷》也，春秋之《國語》也，班固、崔駰而下弗論也。若是者，其時於一己之獨，不以一代之氣運盛衰爲高下者也，豈不偉歟？吾使魏生鎮錄其追於古者，而告諸學古之友云。

〔一〕僅得與曾鞏蘇轍王安石李清臣陳無己之流相追逐相亡而中衰也；亡，原作「已」，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東浙之士僅四三人；僅，原作「斤」，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楊文舉文集序

文章非一人技也，大而緣乎世運之隆污，次而關乎家德之醇疵。當世運之隆，文從而隆；家德之醇，文從而醇。士以文墨爲能事，幸而生乎昭運之代，又幸而出乎明德之家，若吾宗文舉者，非其人也乎？文舉，通微先生之嗣也。先生領臺檄主文淵閣時，予實列同考〔一〕，聽先生言議，凜然爲起立，知先生之學出道江張氏，張氏之學出紫陽朱子，故其爲議論文章不一於正不出也。二十年來，先生之墓，樹拱矣〔二〕。幸先生有後如文舉，獲見予吳門次舍，示所著碑、銘、叙、誌、箴、頌、論、贊凡若干卷，累日讀之，喜其識職而各毗于律〔三〕，理督而其言沛如也。予自居吳門，閱今之名能文者無慮數十家，類未有及文舉者，則知文舉之得其本於家，而又丁乎氣運之盛於國家者，非庸衆人之所同也，昭昭矣。抑吾臨文有感也，先生入翰苑不兩月，輒謝病歸，高文大冊不一二見諸史院；而文舉之文亦多遐方下邑之所撰錄，未及鋪張乎帝畿也〔四〕。嘻，文舉之文，豈遽盡於是編也哉？夫蘭臺芸館，文章之居；編摩述作，文章之職也。居其居而書夫言職者，或有矣。顧有得其職而不居其居者，吾不信也。文舉尚以吾言俟之。皇元一經業且作矣，文舉尚以吾言勉之。至正戊子十二月序。

〔一〕予實列同考：考，原作「孝」，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先生之墓樹拱矣：「墓」、「拱」二字，原作

〔宰〕、〔共〕，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喜其識職而各毗于律；于，原作「千」，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未及鋪張乎帝畿也；畿，原作「幾」，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春秋左氏傳類編序

三《傳》有功於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見，褒貶白也〔一〕。然考經者欲於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之厭。於是，類編者欲出焉。鉅鹿魏生德剛初授《春秋》經學於應君之邵，應君歿〔二〕，又執經於吾，吾於三《傳》有所考索，必生焉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三〕，每一事各爲始終而類編之〔四〕，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昔鐸椒、虞卿輩各作《左氏鈔撮》，其書蓋約言之編耳，未知求經統要也。生之是編，豈《鈔撮》可以較小大哉？予念其用工之勤，俾繕寫成帙，傳於同門之士，生且求言以爲序。予於《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於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有因傳而蔽者〔五〕，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協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而其不協者〔六〕，雖三家大儒言之亦黜也。生尚以予言有以定是於傳家，則經之如日月者，不患不明矣。生勉之哉！是爲序。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朔序。

〔一〕而後是非見褒貶白也：見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二〕應君歿：歿，原作「殆」，據弘治本刻改。

〔三〕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貫穿者：貫穿，原作「穿貫」，據弘治刻本改。 〔四〕每一事各為始終而類

編之：而，原作「其」，據弘治刻本改。 〔五〕有因傳而蔽者：有，原脫，據朱彝尊《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七補。

〔六〕「而其不協者」以上三句：原脫「協於經者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而其不」十八字，據弘治刻本補。

## 曹元博左氏本末序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為聖經之按。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而好之，始立《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又其後，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注釋。夫左氏為聖門弟子，又身為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為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也。雲間曹元博氏，復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為《左氏叙事本末》若干卷，類之精，訂之審，以惠學者之觀覽<sup>〔一〕</sup>，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作傳，為仲尼忠臣<sup>〔二〕</sup>，杜征南作注，為左氏順臣，非忠臣。今元博序其本末，抑為左氏順臣乎？忠臣乎<sup>〔三〕</sup>？蓋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往往駁過於誣<sup>〔四〕</sup>。元博既序



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又愛而知其惡，謂爲丘明之忠臣也，豈不偉哉？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一〕以惠學者之觀覽：惠，原作「傳」，據弘治刻本改，文淵閣四庫本作「博」。

〔二〕爲仲尼忠臣：忠，弘治

刻本作「素」。

〔三〕忠臣乎：臣，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四〕計事往往駁過於誣：「駁過於誣」，原作

「博過於註」，據弘治刻本改，文淵閣四庫本作「傳過於註」。

## 春秋百問序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於《春秋》。疑而不決，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予家藏是書凡六卷，嘗授之無錫孟生季成，季成又傳之於華亭曹君繼善之子元樸，樸以其傳之不廣也，特鑄諸梓，而徵予爲序。是書也，失其首辭，久不知爲何人所著，或以爲萬孝先，先又不知爲何時人。觀其設爲問畬者，往往與予補正之意合，寔有以釋是經筆削之疑。予令孟生勿秘所授，而未及板行于世。今曹君父子能推所秘於人，不遂吾之初心而賢於漢儒之私《論衡》於一己者乎？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古，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之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辨，不可也。學者於《春秋》，苟讀而

未有疑，疑而未求釋于心，而遽觀是書，又安知《百問》之下爲學者病，而著是書者之所慮乎？然則是書之廣傳也<sup>〔一〕</sup>，爲益爲病<sup>〔二〕</sup>，則固存乎其人焉。

〔一〕「然則是書之廣傳也」以上三句：原文脫「又安知百問之下爲學者病而著是書者之所慮乎然則是書」二十四字，據弘治刻本補。

〔二〕爲益爲病：原文脫「爲益」二字，據弘治刻本補。

### 春秋定是錄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怯蔽，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sup>〔一〕</sup>。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怯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余怪三家既有蔽焉，而諸子又於其蔽者析宗而植黨，爭角是非，不異訟牒，使求經者必由傳，而求傳者又必繇諸子，是非紛紛，莫適所從，經之杲杲者晦矣。世之君子既晦於求經，復於諸子求異其說，是添訟於紛爭之中，惡物蔽目，而又自投以翳者也<sup>〔二〕</sup>。維禎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儒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爲《定是錄》。說協於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與奪千載之是非！何僭自甚，亦從其杲杲者決之焉耳！後之

君子倘以錄猶未是，改而正諸，豈敢諱乎？

〔一〕則亦不能不假於詞也：假，原作「暇」，據文淵閣四庫本及弘治刻本改。

〔二〕而又自投以翳者也：

翳，原作「醫」，據弘治刻本改。

## 褚氏家譜序

褚氏之系，出自微子，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號曰褚師，因氏焉。其在衛有褚師子申、定子者，蓋其族之仕於衛者也。漢元成間，有褚先生大以行顯，嘗補司馬遷《史記》。六朝以來，褚陶、褚裒皆以文學名。至唐，褚亮博學才敏，預瀛洲學士之選，其子遂良爲顧命大臣〔一〕，遂良由河南徙錢唐〔二〕，其子孫所居號褚家塘，後有徙居茗城者，亦以褚姓其巷。今聚族烏程之朱塢，即自茗城來也。其祖爲世超〔三〕，墓在朱塢後浜，冢舍曰光遠菴云。世超生世隆，生大理評事琳，琳生省幹溶，溶生宋□□郎提幹大同，大同生宋迪功郎淮安縣丞士登，士登之子：長宣教郎友龍，次仲龍。友龍無子，以仲龍之子將仕郎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天祐爲嗣焉。天祐三子：長錫珪，善州教授；次錫琦；次錫瑜，蒙古學正。善州四子：嗣良，嗣英，嗣俊，嗣賢。錫琦無子，以嗣英爲其後。自士登以前，凡十世，皆以詩書起家，由科舉入仕者代不乏人。宋革，故居遭兵燹，子孫亡其實錄，嘉言善行不復可考矣。嗣英於

族叔祖桂岩公所訪得家譜，令其子桂繕寫爲冊，冊成，乞予序。予謂君子之澤五世，褚氏已踰十世，而其來者尚未艾也。桂之爲伯仲者凡六人，皆從碩師習舉子業，里以衣冠之族稱焉。歲大比，鄉大夫錄以充賦者，褚氏子孫居多。吾卜褚氏祖之積者厚，而嗣英之培其積者益至，吾見褚氏之來者益衍而大，以五世之澤論君子者，又豈可以律於褚氏之澤哉？褚氏子孫尚以予言勉之。

〔一〕其子遂良爲顧命大臣：顧，原作「碩」，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遂良由河南徙錢唐：徙，原作「從」，

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其祖爲世超：超，原作「迢」，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

錢唐爲宋行都，男女疇峭尚嫵媚，號籠袖驕民。當思陵上太皇號，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女流也。若暮待詔爲沈姑姑，演史爲張氏、宋氏、陳氏，說經爲陸妙慧、妙靜，小說爲史惠英，隊戲爲李瑞娘，影戲爲王潤卿，皆中一時慧黠之選也〔一〕。兩宮游幸，聚景玉津內園，各以藝呈，天顏喜動，則賞賚無算，此太平朝野極盛之際。今當此刀鳴鏑語時〔二〕，故家遺老或與退壻畸媿談先朝故事，未嘗不興感隕淚也。至正丙午春二月，予蕩舟娵春，過濯渡，一姝淡粧素服，貌嫻雅，呼長年艤權，斂衽而前，稱朱氏，名桂英，家在錢唐，世爲衣冠舊族，善記稗官小說，演史於三國五季。因延致

舟中，爲予說道君良嶽及秦太師事，座客傾耳聽<sup>〔三〕</sup>，知其腹笥有文史，無煙花脂粉。予奇之，曰：使英遇思陵太平之朝如張、宋、陳、陸、史輩，談通典故，人登禁壺，豈久居瓦市間耶？曰忠曰孝，貫穿經史，於稠人廣衆中<sup>〔四〕</sup>，亦可以敦勵薄俗，則吾徒號儒丈夫者爲不如已。古稱盧文進女爲女學士，予於桂英亦云<sup>〔五〕</sup>。（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六）

〔一〕皆中一時慧黠之選也：黠，原作「點」，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今當此刀鳴鏑語時：此刀，原作「壯力」，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座客傾耳聽：聽，原作「聳」，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於稠人廣衆中：衆，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五〕予於桂英亦云：亦，原作「爾」，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全元文卷一三〇〇

楊 維 禎 一八

## 吳復詩錄序

古風人之詩，類出於閭夫鄙隸，非盡公卿大夫士之作也。而傳之後世，有非今公卿大夫士之所能及，則何也？古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學之成也，尚已，故其出言如山出雲、水出文、草木之出華實也。後之人執筆呻吟，模朱擬白以爲詩，尚爲有詩也哉？故摹擬愈偪而去古愈遠。吾觀後之樵擬爲詩<sup>(一)</sup>，而爲世道感也，遠矣。間嘗求詩於摹擬之外，而未見其何人。富陽吳復見心持詩來，讀其古什凡若干首，決非摹擬而成者，知學有古風人之旨矣。吁，使復達而有位，爲朝廷道盛德製雅頌，復之作不爲古公卿大夫士之作乎？吁，又使人人如復，不以摹擬爲詩，古詩不復作者，吾其無望於後乎？復益勉之，以徵吾言焉，可也。

〔一〕吾觀後之樞儷爲詩：樞，原作「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趙氏詩錄序

評詩之品，無異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氣，詩之醜好高下亦然。風雅而降爲騷〔一〕，騷而降爲《十九首》〔二〕，《十九首》而降爲陶、杜，爲二李，其情性不桀，神氣不群，故其骨骼不庳，面目不鄙。嘻，此詩之品，在後無尚也。下是爲齊梁，爲晚唐、季宋，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氣可知已。嘻，學詩於晚唐季宋之後，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乎騷雅，亦落落乎其難哉！然詩之情性神氣，古今無間也。得古之情性神氣，則古之詩在也。然而面目未識，而謂得其骨骼〔三〕，妄矣；骨骼未得，而謂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謂得其神氣，益妄矣。吾友宋生無逸，送其鄉人趙璋之詩來，曰：「璋詩有志于古，非錮於代之積習而弗變者也。是敢晉于先生，求一言自信。」余既訝宋言，而覆其詩，如《桃源月蝕》，頗能力拔于晚唐、季宋者，它日進不止，其於二李、杜、陶，庶亦識其面目，識其面目之久，庶乎情性神氣者併得之。璋父勉乎哉！毋曰「吾詩止於是而已也」。至正丁亥九月望，在姑蘇錦秀坊寫。

〔一〕風雅而降爲騷：降，原作「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騷而降爲十九首：騷，原脫，據文淵閣四庫

本補。

〔三〕而謂得其骨骼：謂，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李仲虞詩序

刪後求詩者，尚家數，家數之大，無上乎杜〔一〕。宗杜者，要隨其人之資所得爾。資之拙者，又隨其師之所傳得之爾。詩得於師，固不若得於資之爲優也。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各有詩也〔二〕。得於師者，其得爲吾自家之詩哉？天台李仲虞，執詩爲贄，見予於姑蘇城南，且云學詩於鄉先生丁仲容氏。明旦則復謁，出詩一編，求予言以序。予夜讀其詩，知其法得於少陵矣，如五言有云：「湛露仙盤白，朝陽虎殿紅。詔起西河上，旌隨斗柄東。西北干戈定，東南杼軸空。」置諸少陵集中，猝未能辨也。蓋仲虞純明篤茂〔三〕，博極文史〔四〕，而多識當朝典故，雖在布衣，憂君愛國之識〔五〕，時見於詠歌之次，其資甚似杜者，故其爲詩，不似之者或寡矣。吾求丁公之詩似杜者，或未之過，則知仲虞之詩列乎家數者，不得於其師而得於其資也，諗矣。雖然，觀杜者不唯見其律，而有見其騷者焉；不唯見其騷，而有見其雅者焉；不唯見其騷與雅也，而有見其史者焉。此杜詩之全也。仲虞資近杜矣，尚於其全者求其備云。至正戊子九月丙辰序。

〔一〕無上乎杜：上，原作「止」，據弘治刻本改。

〔二〕則人各有詩也：各有，原作「有各」，據弘治刻本改。



〔三〕蓋仲虞純明篤茂：茂，弘治刻本作「實」。

〔四〕博極文史：史，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五〕憂君愛

國之識：識，弘治刻本作「誠」。

## 張北山和陶集序

詩得於言，言得於志。人各有志有言以爲詩，非迹人以得之者也。東坡和淵明詩，非故假詩於淵明也，其解有合於淵明者，故和其詩，不知詩之爲淵明爲東坡也。涪翁曰：「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氣味乃相似。」蓋知東坡之詩可比淵明矣。天台張北山著《和陶集》若干卷，藏于家，其孫師聖出其親手澤，求余一言以傳世。蓋北山，宋人也。宋革，當天朝收用南士，趨者瀾倒，徵書至北山，北山獨闕關弗起，自稱東海大布衣終其身。嘻，正士之節，其有似義熙處士者歟？故其見諸和陶，蓋必有合者，觀其胸中，不合乎淵明者寡矣。步韻倚聲，謂之迹人以得詩，吾不信也。雖然，世之和陶者，不止北山也，又豈人人北山哉？吾嘗評陶謝愛山之樂同也，而有不同者，何也？康樂伐山開道人，數百人自始寧至臨海，敝敝焉不得一日以休，得一於山者猶矣。五柳先生斷轅不出，一朝於籬落間見之，而悠然若莫逆也，其得於山者神矣。故五柳之詠南山可學也，而於南山之得之神不可學也，不可學則其得於山者，亦康樂之役於山者而已耳。吾於和陶而不陶者亦云。至正八年夏五月六日。

## 郊韶詩序<sup>〔一〕</sup>

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爲也。詩本情性，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雜；下而言之，屈詩情騷，陶詩情靖，李詩情逸，杜詩情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雖然，詩不可學<sup>〔二〕</sup>，詩之所出者，不可以無學也。聲和平中正，必由於情，情和平中正，或失於性，則學問之功得矣。或曰：《三百篇》有出於匹夫匹婦之口<sup>〔三〕</sup>，而豈爲盡知學乎？曰：匹夫匹婦無學也<sup>〔四〕</sup>，而遊於先王之澤者<sup>〔五〕</sup>，學之至也。發於言辭，止於禮義，與一時公卿大夫君子之言同錄於聖人也，非無本也。我元之詩，虞爲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者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近復得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郊韶也。韶詩清麗而溫重，無窮愁險苦之態，蓋其強力於學，聖人諸子之書無不畢究者，亦且二十餘年矣。韶年尚盛而學未止<sup>〔六〕</sup>，探其本之所出<sup>〔七〕</sup>，極其作之所詣，蓋得騷之情，則騷之聲<sup>〔八〕</sup>；得雅之情，則雅之聲矣。又豈直在元詩一人之數，追逐李、張、丁、項輩而止乎？韶勉之而已。其詩成帙者若干卷<sup>〔九〕</sup>。

〔一〕郊韶詩序：郊，原作「刻」，據弘治刻本改。

〔二〕詩不可學：詩，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三〕三百

篇有出於匹夫匹婦之口：二「匹」字，原皆作「疋」，據弘治刻本改。〔四〕匹夫匹婦無學也：匹夫匹婦，原作

「疋婦」，脫「匹夫」二字，據弘治刻本補改。〔五〕而遊於先王之澤者：王，原作「生」，據弘治刻本改。

〔六〕「韶年尚盛而學未止」以上三句：原文脫「聖人諸子之書無不畢究者亦且二十餘年矣韶年尚盛而學」二十五字，今據弘治刻本補。〔七〕探其本之所出：探，原作「深」，據弘治刻本改。〔八〕蓋得騷之情則騷

之聲：原文脫「騷之情則」四字，據弘治刻本補。〔九〕其詩成帙者若干卷：詩，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 兩浙作者序

曩余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俞原明、張志道論閩浙新詩，子肅數問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余兩浙無詩。余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閩有情性，浙皆木石肺肝乎？」余後歸浙，思雪子肅言之冤。聞一名能詩者，未嘗不躬候其門〔一〕，採其精工，往往未能深起人意。閱十有餘年，僅僅得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季和，其二天台丁復仲容、項炯可立〔二〕，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一元鎮，其二老釋氏，曰句曲張伯雨、雲門恩斷江也〔三〕。昔王、劉二子能重河朔〔四〕，矧七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惜不令子肅見之。嘗論詩與文一技，而詩之工爲尤難，不專其業，不造其家，冀傳於世，妄也。蓋仲容、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準老杜，可立有李騎鯨之氣，而君采得元和鬼仙之變，元鎮軒輊二陳而造乎晉漢〔五〕，斷江衣鉢乎老谷，句曲風格夙宗大曆，而痛釐去纖艷不逞之習。七人之作備見諸體〔六〕，

凡若干什，目曰《兩浙作者集》，非徒務厭子肅之言，實以見大雅在浙方作而未已也。若其作者繼起而未已也，又豈限以七人而止哉？

〔一〕未嘗不躬候其門：躬，原作「窮」，據弘治刻本改。 〔二〕其二天台丁復仲容項炯可立：原作「其一天

台項炯可立」，據上下文意改。 〔三〕雲門恩斷江也：恩，原作「思」，據弘治刻本改。 〔四〕昔王劉二子

能重河朔：王，弘治刻本作「黃」。 〔五〕元鎮軒輕二陳而造乎晉漢：漢，原作「淡」，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六〕七人之作備見諸體：之，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 衛子剛詩錄序

余人淞，見世家子弟凡十數人，能去裘馬之習以文墨爲事者，蓋寡矣。城西衛子剛，蓋山齋別駕公之孫也，首贊詩見余，既而復出《敬聚齋詩稿》一編。讀其古詩如《秋夜曲》、《白苧詞》，其排律如《九山讌集》，五言律如：「江水深深碧，梨花淡淡明。九農勞畚耜，三泖足風波。」七言律如：「亞夫舊是將軍子，賈誼初傳太傅官。玉人嬌列錦步陣，銀筆醉調金縷衣。醉吹銀笛五老洞，閒拾瑤草三神山」<sup>〔一〕</sup>。其絕句如《消寒圖》一首，音節興象，皆造盛唐有餘地，非詩門之顛主者不能至也。昔人論詩，謂「窮苦之詞易工」<sup>〔二〕</sup>，驩愉之詞難好，子剛之工不得於窮苦而得於驩愉，可以知其才之高出等

輩，不得以休戚之情限也。子剛之年未踰壯，而其詞之工已如此，使復益之以春秋，才愈老茂，而詞愈高古，又豈止今日所觀而已哉<sup>〔一〕</sup>？至正九年夏四月廿有九日序。

〔一〕開拾瑤草三神山：閒，原作「聞」，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謂窮苦之詞易工：謂，原作「詩」，據文淵

閣四庫本改。

〔三〕又豈止今日所觀而已哉：今日，原作「令月」，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玉山草堂雅集序

崑山顧仲瑛哀其所嘗與遊者往還唱和及襍賦之詩，悉鋟諸梓，編帙既成，求余一言以引諸首。余來吳，見吳之大姓家友於人者，往往市道耳，勢要耳，聲色貨利耳，不好聲利而好雜流者寡矣，矧好儒流乎？不好儒流而好書數者寡矣，矧好文墨章句爲不朽之事乎？仲瑛嗜好既異於彼<sup>〔一〕</sup>，故其取友亦異。其首內交於余也，築亭曰某亭<sup>〔二〕</sup>，以尊余之所學也；設榻曰某榻<sup>〔三〕</sup>，以殊余之所止也。余何脩而得此哉？蓋仲瑛之慕義好賢，將以示始於余；示始於余，而海內之士有賢於余者至矣。故其取友日益衆，計文墨所聚日益多，此《草堂雅集》之出於家而布於外也。集自余而次凡五十餘家，詩凡七百餘首，其工拙淺深自有定品，觀者有不待余之評裁也。其或護短憑愚，持以多上人者，仲瑛自家權度，又輒能是非而去取之。此集之所次<sup>〔四〕</sup>，其有可觀者焉。攬之者，無論其人之貴賤釋

宿，及老釋之異門，總其條貫，若金石之相宣也，鹽梅之相濟也，蓋必有得於雅集者矣。得於雅集，則亦有得其爲人者焉。仲瑛讀書之室曰「玉山草堂」，故集以之名。其自著有《玉山璞稿》<sup>〔五〕</sup>、《玉山樂府》行于時云。至正九年夏五月十有二日。

〔一〕仲瑛嗜好既異於彼：嗜，原作「者」，據弘治刻本改。

〔二〕築亭曰某亭：某，原作「其」，據弘治刻本

改。

〔三〕設榻曰某榻：某，原作「其」，據弘治刻本改。

〔四〕此集之所次：原脫「集之所」三字，據弘

治刻本補。

〔五〕其自著有玉山璞稿：璞，原作「瑛」，據弘治刻本改。

## 郭義仲詩集序

詩與聲文始，而邪正本諸情。皇世之辭無所述，間見於帝世<sup>〔一〕</sup>，而備於《三百篇》<sup>〔二〕</sup>，變於楚《離騷》、漢樂歌，再變於琴操、五七言，大變於聲律，馴至末唐季宋，而其弊極矣。君子於詩可觀世變者類此。古之詩人類有道，故發諸詠歌，其聲和以平，其思深以長。不幸爲放臣逐子、出婦寡妻之辭，哀怨感傷，而變風變雅作矣。後之詩人一有嬰拂，或飢寒之迫，疾病之楚，一切無聊之窘，則必大號疾呼，肆其情而後止。間有不然，則其人必有大過人者，而世變莫之能移者也。予在錢唐，閱詩人之作無慮數百家，有曰古騷辭者，曰古樂府者，曰古琴操者，談何易易，習其句讀<sup>〔三〕</sup>，其果得爲古風人

之詩乎〔三〕？不也。客有語予詩之學，則曰有《三百篇》、楚《離騷》、漢樂歌之辭。生年過五十，不敢出一語作末唐季宋語，懼其非詩也。以此自劾，而又以之訓人，人且覆誹我，則有未嘗不悲今世之無詩也。幸而合吾之論者，斤斤四三人焉，曰蜀郡虞公集、永嘉李公孝光〔四〕、東陽陳公樵其人也；竊繼其緒餘者，亦斤斤得四三人焉，曰天台項炯、姑胥陳謙、永嘉鄭東、崑山郭翼也。翼蚤歲失怙，中年失子，家貧而屢病〔五〕，宜其言之大號疾呼，有不能自遏者，而予每見其所作，則皆悠然有思，澹然有旨，興寄高遠而意趣深長，讀之使人翛然自得，且爽然自失，而於君親臣子之大義，或時有發焉，未嘗不嘆其天資有大過人者，而不為世變之所移也。予在婁江時，翼持所作詩來謁序。今年，學子殷奎又挾其編來杭申前請〔六〕。於是乎書。翼字義仲，東郭生其自號也。至正十一年十二月廿有二日。

〔一〕問見於帝世：問，原作「問」，據弘治刻本改。

〔二〕習其句讀：句，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

補。〔三〕其果得為古風人之詩乎：「其」字上原衍一「獨」字，據弘治刻本、文淵閣四庫本刪。

〔四〕永

嘉李公孝光：孝，原脫，據文意補。

〔五〕家貧而屢病：而，原作「其」，據弘治刻本改，文淵閣四庫本作

「甚」。

〔六〕「學子殷奎」句：奎，原作「今」，據弘治刻本改。

## 雲間紀遊詩序

詩有為紀行而作者乎？曰：有。「北風其涼，雨雪其雱」〔一〕。惠而好我，携手同行。「此民之行

役，遭罹亂世，相攜而去之作也。《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此大夫行役，過故都宮室，彷徨而不忍去之作也。後世大夫士行紀之什<sup>(一)</sup>，則亦昉乎是。幸而出乎太平無事之時，則爲登山臨水，尋奇拾勝之詩；不幸而出於四方多事，豺虎縱橫之時，則爲傷今思古、險阻艱難之作。《北風》、《黍離》，代不乏已。錢唐莫君景行自壯年棄仕，泊然爲林下人，然好遊而工詩不已。雲間有遊，所歷名山巨川、前賢之宮、隱士之廬、名勝軒亭之所，一一紀之以詩，蓋非《北風》、《黍離》之時，則非《北風》、《黍離》之詩，固依約時之治亂以爲情之慘舒者也<sup>(二)</sup>。莫君此集，好事者且傳爲尋奇拾勝之作，鋟梓以行，莫君何幸也！集凡若干首，來謁予序。予方被命爲錢唐閔令，日有官勞，無隙晷及文墨自況。海隅失太平者三四年，方將有大夫行役之艱，而不能如景行之從容笑歌於山水之樂也。因觀是集，感慨係之。至正十四年秋八月十有四日書爲序。

〔一〕雨雪其雱：雱，原作「旁」，據文淵閣四庫本及《詩經》改。

〔二〕後世大夫士行紀之作：行，原脫，據文

淵閣四庫本補。

〔三〕「固依約時之治亂」句：約，原作「灼」，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金信詩集序

言工而弗當於理，義窒而弗達於辭，若是者後世有傳焉？無也。又況言龐而弗律，義淫而弗軌



者乎？自《三百篇》後，人傳之者凡幾何人？屈、賈、蘇、李、司馬、揚雄尚矣，其次爲曹、劉、阮、謝、陶、韋、李、杜之迭自名家，大抵言出而精，無龐而弗律也；義據而定，無淫而弗軌也。下此爲唐人之律，宋人樂章、禪林提唱，無鄉牛社下俚之謠，詩之敝極矣。金華金信氏從余遊於松陵澤中，談經斷史，於古歌詩尤工。首誦余古樂府三百，輒能游泳吾辭，以深求古風人之六義<sup>〔一〕</sup>。又自賀曰：「吾人門峻矣，大矣。吾詩降而下，吾不信也。」一日使爲吾詩評，曰：「或議鍊雅句律本屈、柳《天問》，某曰非也。屬比之法，實協乎《春秋》。先生之詩，《春秋》之詩歟？詩之《春秋》歟？」余爲之喜而曰：「信可與言詩已。」於是絕筆於近體，所爲詩有春草軒所編，如古琴操、《趙璧詞》<sup>〔二〕</sup>、《荆卿篇》、《博浪椎》<sup>〔三〕</sup>、《月支王頭飲器歌》，其氣充，其情激，其詞鬱以諧。吁，信之詩有法矣。此豈一朝一夕之致耶？其素所畜積，蓋至今二十有餘年矣。今天子制禮作樂，使行天下采風謠入國史<sup>〔四〕</sup>，東州未有應之者，吾將以信似之。

〔一〕以深求古風人之六義：求，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趙璧詞：璧，原作「壁」，據文淵閣四庫本

改。〔三〕博浪椎：椎，原作「推」，據四部叢刊本改。

〔四〕使行天下采風謠入國史：人，原作「人」，據

文淵閣四庫本改。

## 蕉凶律選序

詩至律，詩家之一厄也。東坡嘗舉杜少陵句曰：「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動影搖。」「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是後寂寥無聞。吾亦有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報甘泉宮。」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爲近之耳<sup>〔一〕</sup>。余嘗奇其識而韙其論，然猶以爲未也。余在淞，凡詩家來請詩法無休日，<sup>〔二〕</sup>《騷》、《選》外談律者十九。余每就律舉崔顥《黃鶴》、少陵《夜歸》等篇，先作其氣而後論其格也。崔、杜之作，雖律而有不爲律縛者，惜不與老坡參講之。上海蕉夢生釋安者，集有元名能詩家，自虞、馬而下，律之唐者，凡三百餘首，帙成，命曰《蕉凶律選》，携以索余引，梓行海內，以警詔翫戢怠滯之音。選中多有雄渾合坡舉似者，第軼出崔、杜上頭者，未見一二。編末過取余放律硯硬排鼻者凡十餘，蓋安學詩於吾門，亦有日矣，是宜所取，雅合余所講者。是集行，則皇朝風雅之選于昧者，君子有所不遺。

〔一〕「爲近者耳」以上十一句，節引於《東坡志林》，而文字略異，如「吾亦有云」四字，《東坡志林》作「小生亦云」；「爲近之耳」四字，《東坡志林》作「亦庶幾焉耳」。「露布朝馳玉關塞」，其「塞」字原作「寨」，據《東坡志林》改。

## 梧溪詩集序

世稱老杜爲詩史，以其所著備見時事。予謂老杜非直紀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辭隱而見，如《東靈湫》、《陳陶》、《花門》、《杜鵑》、《東狩》、《石壕》、《花卿》、《前後出塞》等作是也，故知杜詩者，《春秋》之詩也，豈徒史也哉？雖然，老杜豈有志於《春秋》者？《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值其時，有不容己者，杜亦然。《梧溪集》者，江陰王逢氏遭喪亂之所作也。予讀其詩，悼家難，憫國難，採摭貞操，訪求死節，網羅俗謠與民謳，如《帖木侯》、《張武略》、《張孝子》、《費夫人》、《趙氏女》、《丙申紀事》、《月之初生》、《天門行》、《竹笠黃》、《官柳場》、《無家燕》諸篇，皆爲他日國史起本，亦杜史之流歟？逢本山澤之士，其澹泊閒靖，是其本狀，而有《春秋》屬比之教，故予亦云《春秋》之詩也，採詩之官苟未廢也，則梧溪之《春秋》得以私自託也。不然，何其屬比于册者班班乎其無諱君是也？訂其格裁，則有風流俊采、豪邁跌宕，不讓貴介威武之夫者，兼人之長，亦頗似杜。吁，代之勦故殘餘欲傳於世，稱爲作人，而逢詩不傳，吾不信也。至正十九年冬十一月初吉序。

## 齊藁序

詩之厚者，不忘本也。先民情性之正，異乎今之詩人，曰某體六朝體，杜夔州、孟襄陽、李西崑也，安識所謂推本其自者哉？高唐盧昇氏，三廬相家莊惠公之孫也。十三善爲詩，嘗從河東張先生遊，南來又相從余於分唐杖履間，集其所自爲詩一編，曰《齊藁》。齊，蓋其所出，故以名，示不忘其本。睠焉故鄉，邈若隔世，昇尚能對余畫地爲山川，及條其舊俗，纖悉可終，宜其詩之特也乎。原今觀其詩，多協古詩人比興，風容色澤，類揖遜乎先生之世卿大夫周行也，此豈今人妄一男子談漢魏、六朝、夔州、襄陽、西崑者耶？吾是以器而重之。今聞虛瑩之寇退，吾將約昇循海而南，跡師尚父所封之履，登泰山日觀，歷數山河之舊。河西善謳者，吾無間。將以尋小白君臣之霸烈，而泱泱之大風尚在〔一〕，述爲制作，當唱予而和汝。

〔一〕而泱泱之大風尚在：泱泱，原作「滅滅」；大，原作「貴」；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孫氏瑞蓮詩卷序

淞之東曰黃浦，浦之東曰橫溪，溪之上，孫善之家焉，家有園池之勝。至正七年五月朔日，池上出瑞蓮，一茄而雙花，遠近聞者爭覩，曰蓮之層曰瑞，菡萏雙而茄獨者亦曰瑞。既而善之會賓友，燕池上，皆舉酒爲善之賀。觴餘，各賦詩，凡若干首，哀而成卷，因子友許君如心來乞序。余謂凡天地間物產之異，若人不以爲怪，必以爲瑞，然怪非自怪，因人而怪，瑞非自瑞，亦因人而瑞。人有怪之，微物雖瑞而瑞猶怪，人有瑞之微物，雖怪而怪猶瑞。芝中產于商顏之隱，瑞也，見于元封虛耗之君，覆怪矣。嘉禾產于共和之時，瑞也，見于赤烏搶攘之年，覆怪矣。吾聞善之累世家風孝友，善之又個儼有奇節，慕義而強仁，瑞蓮之產，非其邁種德之驗乎？德有瑞驗，花有瑞符〔一〕，謂蓮非孫氏之瑞乎，吾不信也。善之益芸而學，益種而德，天之生祥下瑞爲孫氏顯章，殆未艾也。嘻，蓮無一茄而雙花，間有，則人稱以爲瑞物；人無累葉而不分，間有〔二〕，則人不以爲瑞人乎？《唐史》曰：「天瑞五色雲，人瑞鄭人表。」此瑞人說也。善之勉焉，尚有以膺此稱也夫。

〔一〕花有瑞符：符，原作「苻」，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間有：原作「聞有」，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詩史宗要序

《詩》之教尚矣。虞廷載賡<sup>(一)</sup>，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彰<sup>(二)</sup>。《關雎》首夫婦之匹，《小弁》全父子之恩，詩之教也，遂散於鄉人，采於國史，而被諸歌樂，所以養人心，厚天倫，移風易俗之具，寔在於是。後世風變而騷，騷變而《選》，流雖云遠，而原尚根於是也。魏晉而下，其教遂熄矣。求詩者類求端序於聲病之末，而本諸三綱、達之五常者，遂棄弗尋，國史所資，又何采焉？及李唐之盛，士以詩命世者，殆百數家，尚有襲六代之敝者<sup>(三)</sup>，唯老杜氏慨然起攬千載既墜之緒，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爲一代詩史。下洗哇媠，上薄風雅，使海內靡然復知有《三百篇》之旨<sup>(四)</sup>。議論杜氏之功者，謂不在騷人之下。噫，比世末學咸知誦少陵之詩矣，而弗求其旨義之所從出，則又徇末失本，與六代之弊同，余爲太息者有年<sup>(五)</sup>。龍江殷生謁余錢唐次舍，袖出手編，目曰《詩史宗要》。觀其篇什<sup>(六)</sup>，首君臣，終朋友，一根極於倫理，表端分節，顯要正訛，或有宗趣<sup>(七)</sup>，炳然而日星列，沛然而江漢注，挈焉而領張，洞焉而鑰啓，千百五篇之大旨，博而約之于一帙之中。其忠君孝友之至情，鷓鴣鵲鴝之餘韻，使習其讀者，油然而有感。衰年得此<sup>(八)</sup>，弗覺病懷灑然，若能言吾之所欲言者。後學小子，操是嘉量以廣品諸作，又何騷雅之弗近，而聲詩之教不還於古哉！生重以序請，遂書其卷首如此。生名惟肖，字起巖，汝南人，嘗從游於余，與海內名士李公孝光<sup>(九)</sup>、張公天雨、段公天祐爲忘

年詩友云。至正十三年九月十日在錢塘之五柳園亭寫〔一〇〕。

- 〔一〕虞廷載賡：賡，弘治刻本作「歌」。
- 〔二〕兄弟之義彰：彰，原作「章」，據弘治刻本改。
- 〔三〕尚有襲六代之敝者：襲，原作「襲」，據弘治刻本改。
- 〔四〕使海內靡然復知有三百篇之旨：復，原作「沒」，據文意改；三，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 〔五〕余爲太息者有年：太，原作「大」，據弘治刻本改。
- 〔六〕觀其篇什：篇，原作「編」，據弘治刻本改。
- 〔七〕或有宗趣：或，弘治刻本作「咸」。
- 〔八〕衰年得此：年，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 〔九〕與海內名士李公孝光：公孝，原無，據弘治刻本補。
- 〔一〇〕至正十三年九月十日在錢塘之五柳園亭寫：錢，原作「分」，據弘治刻本改。

##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詞翰，一詩一簡，類有動於人，然出於小聰狹慧，拘於氣習之陋，而未適乎情性之正。比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師表六宮，一時文學而光父兄者，不得並議矣。予居錢唐，聞女士有曹雪齋氏，以才謂稱於人，嘗持所著詩文若干篇，介爲其師者丘公求見〔一〕，自陳：「幼獲晉于酸齋貫公、慨之李公〔二〕、恕齋班公，而猶未及見先生也。幸先生賜一言以自勵。」今年予在吳興，復偕乳母氏訪予洞庭太湖之上，爲予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

之悲，引《關雎》、《雉朝》琴操以和《白雪》之章<sup>〔三〕</sup>，予然後諗雪齋氏之善人倫風操<sup>〔四〕</sup>，述作又其餘爾。吁，大家氏之後，不為猶有人乎？予聞《詩》三百篇或出於婦人女子之作，其詞皆可被於弦歌，聖筆錄而為經，律諸後世，老於文學者有所不及，其得以磬磬女人棄之乎？若雪齋氏之述作也，本之以天質者而達之以學，發之於咏而協之以聲律，使生於《三百篇》之時，有不為賢筆之所錄者乎？故上下刪取其所作能追古詩人之風與其琴調善發貞人壯士之趣者，為《曹氏弦歌集》。他日太史氏或有採焉，截其過而適之中，約其偏而合之正，則王道之事畢矣。豈直大家氏之後猶為有人之慶哉？至正五年十一月序。

〔一〕介為其師者丘公求見：求，原作「其」，據弘治刻本改。

〔二〕「溉之李公」四字：底本原脫，據弘治刻

本補。

〔三〕引《關雎》琴操以和《白雪》之章：雉朝，原作「朝雉」，據文意改。

〔四〕予然後諗雪齋氏之

善人倫風操：後，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 富春八景詩序

富春自嚴子陵耕釣後，至今一草一木與客里俱高。予觀烏龍、金華諸山，如奔猊渴驥夾江而下，與越之千巖萬壑、吳之龍飛鳳舞者會而同盡于海，其中朝潮夕汐<sup>〔一〕</sup>，一往一來，耀人耳目者，又天下



之奇觀。山川鍾秀，間世而起者，孫仲謀之稱孤江左<sup>〔一〕</sup>，葉中書人相本朝，他如名臣韻士，仙蹤梵蹟，不可一二殫紀。昔柳之愚溪僻在荒服而見采柳子，黃之赤壁鞠爲戰場而見賦坡公，遂皆有以表見於世。富春品題獨未表見於昔人，豈造物者之有待於後人乎？至正乙未，余游富春，與其邑人馮正卿及子韓魏二三子相與品題時八景，先是吾里人張世昌有其六詠，其詞未傳，要之比興體製，非徒求工於景物<sup>〔二〕</sup>，兼欲道其人物名節之盛，必有待乎能言之士，使後日如李翰林之嘆崔顥於黃鶴樓<sup>〔四〕</sup>，閩都督之奇王勃於洪都府，則富春山水當與愚溪、赤壁感柳、蘇之遇者，同一德色。品題之奇，其可苟也哉！余唱詩八首，二三子者和之，而予序之如此。（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七）

〔一〕其中朝潮汐：潮，原作「淖」；汐，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補。

〔二〕孫仲謀之稱孤江左：仲，原

作「中」，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非徒求工於景物：工，原作「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使後

日如李翰林之嘆崔顥於黃鶴樓：崔，原作「出」，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全元文卷一三〇一

楊 維 禎 一九

## 送鄒生奕會試京師序

漢儒明經，貴不倍其師說。能不倍其師說者，上召用之，高下其材，爲博士、郎、大夫、部刺史，馴至九卿、丞相、御史者，不少也。吾是以知漢士之近古也。其爲術也，有師宗；其爲行也，有操尚。未始以經術自進，爲售利祿之具也。去古日遠，則下之干進者以經術，而上亦以是設科而取之。然今日得之，明日棄之矣。視前日之所業者，不啻象龍芻狗物也。尚欲責其不倍師說於終身而不弃者，可得乎？吳郡鄒奕弘道，其大父爲士表，吾之友也。士表樂善好客，教子孫尤切切，不重千金費，遠延碩師居其家，此奕所以經之明而材之達也。今年秋，江浙鄉試，以《詩經》充赴有司者凡七百人，中式者僅十人而已，而奕又爲其魁，蓋其得於祖父師之講明有素者，可知已。將如京師，以余爲大父執行也，拜而乞言。故余爲陳漢士之近古者望之，況今天子既復科以取士，又且掄選經術之老

者侍講筵，進士之有經術者，固將以次召用，如漢之九卿、丞相、御史者，不難也。奕之得於祖父師之講明，其可一日而忘去乎？奕勉之。大父不及見矣，異時果於無負所學也，豈惟慰望於其師，實慰汝祖於地下也。至正丁亥冬十一月初吉序。

### 送强彦栗遊京師序

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知古人君子未嘗不遊也。而世之遊者漫矣，志無以自信，貿貿焉行四方以萬一乎詭其所遇，取盈而復以菑其身以累其人<sup>〔一〕</sup>，往往是也。若乃君子之遊，延陵君子之不幸生於東徼也，志不有其國，而獨志於上國之遊，以歷見夫華產之人物、先帝王之遺風善政<sup>〔二〕</sup>，以廣其耳目之陋、意氣之隘，約而反之，於中有合不合，斯遊之不可已也。嘉定强彦栗，生於延陵君子之鄉，曩嘗勇不自禁，出吳關，歷毗陵、句曲，折而上金陵<sup>〔三〕</sup>，遂絕大江而北涉洙泗，以翱翔乎闕里，過涿野以蹈厲燕趙之俗，而遂達乎京師，以觀天子之光。京師窮貴人有奇其才，挽置於宿衛，而彦栗徑決去，不暫留。是其志不在區區利達，而所存者大矣。今有不憚數千里行役如曩時，過吳門別余，曰：「余行李如京，不能與子久處已。」余壯其遊不難，而其志又不苟也，知其遊似昔君子上國之遊，而非代之漫焉而詭其所遇者類也。他日歸，復見予吳門，聽子之言議，覘子之心胸，有以驚異予者，而後知子之遊不可以已者如是。顧吾在吳，栖其困滯，如退羽之鴻，不能以丈尺奮飛。於子之

行也，其不投袂而起乎？

〔一〕取盈而復以菑其身以累其人：復以，原作「以復」，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先帝王之遺風善政：

王，原作「華」，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折而上金陵：折，原作「拆」，據四部叢刊本改。

### 謝生君舉北上序

上饒謝生鈞從余遊者十年，通《春秋五傳》學，其才日茂不已。自幼博行孝睦，人無間言，往嘗以行藝書于黨正，連試有司弗售，不一咎有司，而咎其學未至也，益進脩弗勑。今年秋，來別余曰：「鈞辱先生教，而未有仕路以行先生學也，辱在泥塗，鈞耻之，先生耻之，幸吾鄉應奉張公有以挾鈞京國之行，謹造請先生，幸先生賜一言以警鈞。」余爲之喟然曰：才弊於無先，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士之通患也。士負才行，有不幸老死于三家之村，千室之邑者，不尠矣。往往思借交青雲之士，卒而奮焉〔一〕，尺長斗滿，皆得以伸所有〔二〕，而況於才之茂行之卓者乎？生往哉！吾聞張公，大相府之賓卿也。相府以好賢聞天下，張公以薦言相府〔三〕，生患才之不懋，行之不卓耳，不患無其先與其黨者矣。吾見張公之不以嫌而避賢也，吾見生之賢不以次而進也。《傳》曰：「大夫將昌，以其得士。」張公以之。又曰：「庶人將昌，以其得子。」謝氏父以之。又曰：「線因鍼入，不因鍼急。女因媒成，不因媒貞。」生以之。

〔一〕卒而奮焉：卒，原作「幸」，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皆得以伸所有：伸，原作「神」，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張公以薦言相府：薦言，文淵閣四庫本作「賢薦」。

## 送吳子照遊閩序

雲間吳生照將遊閩，以四明臧彥誠之書來乞序其行，具言：「生年少負邁往之氣，加以博學好古，慕先生之奇文章如慕太史公，蓋將歷覽形勝，結交豪傑子，以開豁其心胸，發舒其意氣，或者有所資以成其才也，乞先生一言申其志。」余謂古百越地，在《禹貢》揚州之域，物之貢聞天下，而人才之出未多見，豈山川磅礴之氣未發泄歟？抑王者德化之所未覃也。漢以來，封疆之郡縣之覃以詩書禮樂之澤，然後人才輩出，與中州文章道義之士等。至我朝涵養，外徼如圻內〔一〕，士之擢高科躋臚仕者磊磊相望，官於其地者弗以冒嶮巇、犯瘴癘爲難，其山川足以豁心目，人才足以取師友〔二〕。生之往也〔三〕，登覽或遇隱君奇士有相識者，或未識而已相知者，詢及於余，即啓行橐出余《鐵笛傳》及《史鉞》、《絕辨》凡若干言〔四〕，必有以奇我者奇生矣。他日歸吳，尚有以徵吾言。

〔一〕外徼如圻內：圻，原作「拆」，據傅增湘校記改。又，該句五字，文淵閣四庫本作「樂育之既久」。

〔二〕人才足以取師友：師友，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三〕生之往也：原作「生有師之往也」，衍「有」

師」二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四〕即啓行囊出余鐵笛傳及史鉞絕辨凡若干言：余，原作「於」，據文淵閣四庫本改；絕辨，原作「絕辦」，據文意改，疑即指其《正統辨》。

## 張先生南歸序

澗士多無恒，經治亦往往不顯。有一年輒更，或半年纔更而竊中科，以故士之經愈不顯，且又視經師之利不利爲嚮背意。學經將已明道也，豈計利不利哉？以科利而學經，則科一利而經復棄矣，終亦必亡而已矣。嘉禾張生汝霖獨於經治有專習，曩余在錢唐時，首以父命來受《春秋五傳》學〔一〕，更鄉舉者三，而藝未競。生不以咎有司，而咎經術之未至，益恒若力所習經，有加無已。坐誦行思，恒若無悔者，故又負笈不遠水陸尋余九山之澤，以終其業焉。非其學經志於明道而不計科之利不利者歟〔二〕？吾義其不畔吾門，又奇其性之有恒而志之必有成也，嘉禾之野，其得遺其人也哉！吁，《春秋》主斷之書，志成者及之也，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春秋》之教也。若生之志，蓋已得《春秋》之斷，而其道已得《春秋》之教矣。他日推之任也，天下之治孰禦焉？彼習經以利科，科一利而經復棄，終亦必亡而已者，又何議焉？

〔一〕首以父命來受春秋五傳學：來，原作「朱」，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非其學經志於明道」句：志，

原作「忘」，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韓奕遊吳興序

同里生韓奕從余受《詩》、《春秋》學，行日脩，才日茂，其爲文如雲興鳥合，未見其止也。今年從予呂氏塾<sup>〔一〕</sup>，輒思汗漫爲神京遊，余止之，復有請<sup>〔二〕</sup>，曰：「奕從先生學，幸知經史行墨。然聞先生奇氣，多發於東西洞庭，大小二雷、七十二弁之峰，今將訪先生舊遊，魚龍虎豹風煙林壑之音，遇以擴所見而終所業焉。幸先生賜一言以警教奕也。」余嘉其志，曰：「人之學，猶海也，水沿河溯以弗至于海不止，海集衆流而後爲百穀王也。學其可以小自滿哉？洞庭之西有蔣氏義門、劉范世家在焉，巽毅、鳳麟皆從余游者也，皆好學不勸而知學之不可以小滿也，又當不遠數百里尋余柳之鄉而卒業焉。奕往哉！與之洞庭上讀書，然後繇洞庭而浮大江，度洪河，上北嶽，以盡天下之大觀，吐而爲書，以獻萬言于明天子也，蓋發軔乎此行已。奕勉哉！」至正十年三月三日序。

〔一〕今年從予呂氏塾：予，原作「矛」，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復有請：請，原作「清」，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齊易岩序

太極，理也，一陰一陽生焉，教之所出也。尸物如天地，而不能逃乎十二萬九千六百之紀，而況於萬物乎？周與秦合，不能逃乎五百一十六之數，伯而王，又不逃乎十七之記，而況於一身乎？聖人作《易》前，數之用於著龜，神矣，然未聞一語一畫爲之兆也。兆於一語一畫之微，而捷乎著龜之著，數之用，益神矣。此先天之學，在魯爲梓慎，鄭爲裨竈，齊爲國甘公，漢爲眭京，晉爲管郭，唐爲袁桑，宋爲邵子，元爲傅氏初菴，菴之宗爲齊氏易岩也。易岩之言曰：初菴之傳，得之建昌廖學海，學海得之於蜀杜可大，可大得之於王天悅，天悅實受之邵子也。天悅之學幾絕，葬其書玉枕中，蜀寇發塚出秘書，可大賄盜之人不能傳，而學海以直言得罪，配軍籍漢陽，道遇可大，可大已知其姓名，曰：「吾數當傳子。」爲偕見郡將<sup>(一)</sup>，出軍籍，館諸道官爲弟子。國初，有聞于世皇<sup>(二)</sup>，世皇將召之，學海業已語其女曰：「我若干日死，死若干日，朝廷命來。我已死，且索我書。我書當傳者，傅氏立名人也。其人在某所，某日來。異日官極品，汝賴之。官且賜田若干頃矣。」已而果然。初菴之沒三年，而易岩始生，初菴垂死，謂其徒曰：「汝曹口耳之學，徒得吾膚，淑吾書而得吾髓者，其齊氏某乎？」易岩生四歲，知讀《易》，長於河洛七緯、太乙九宮之數，及星算鳥占、嘯風鞭霆之術，罔不洞究，故於初菴之學，峻躋峰極，非一時儔輩可幾也。予嘗異天人之學，父子不相授也。其授於人者，亦有數



焉。則其觀於物者，可知已。易岩之觀天者，吾不識之。其觀物者，吾見其於一語一畫得知者衆矣。雖然，予於易岩有問矣。道之難傳甚於數也，堯以是傳之舜者，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而及於孔子、孟軻，孟軻死，不得其傳焉。嘻，道之傳者，其亦有數乎？無數乎？軻之後，其可無傳已乎？易岩曰：「道之傳，天也，亦人也。」是陰陽太極之說也。易岩去余而之京師也，請書以爲序。

〔一〕爲偕見郡將：偕，原作「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有聞于世皇：聞，原作「問」，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何生序

何生伯翰氏，其先西夏人也，祖息簡禮嘗錄僧事于杭，因家焉。父益憐質班早喪，翰生五歲，依舅氏，舅氏因以母姓姓之。母素賢，通文史，既寡，以節自誓，教翰有法，日出就外傳，夜歸課其業。年十六歲受經於予，通《春秋五傳》、毛氏《詩》，尤長於《易》。遭時喪亂，士以弓刀之習易鉛槧，翰獨負郭闢圃，奉菽水于母。暇則退處小室，理故書，收緝予平生遺落文章，遂補注吳復所編予《古樂府集》行于時，人稱其學該識廣，復不能過之。今年夏，文闈復開，翰就試。先三月，靈鵲巢其書舍木，見其扶梁啓離戶，占者知其爲中隍之兆，而不知其學有素也。將會試春官，同門友爲賦詩，供張西門

之外，求予爲叙，遂爲書其世出行藝之概于卷首云。

### 送李志學還吳序

太尉府僚友官以百數，惟右轄李公椎魯少文〔一〕，可以屬大事；參左右轄官者，亦以百數，惟軍諮李君雍容諷議，可以贊大功。故占東諸侯之後事者，亦不於其兵強弱、馬壯敝，而以其參諮幙府者得人與不得人也。今之所謂閭里豪乘時而奮，類鳩於安鄙於肉食。嗚呼！菜傭而欲倚之以集事，亦誤乎。必其雄才卓識，負王伯略，可以登公輔之器者，然後可與成大事，立大功，若今李君者，殆其人矣乎！吾聞河間多禮法士，而李君者，殆其人矣乎！吾聞河間多禮法士，而李君者，夙抱其節，承教詔於賢母如嚴師傅，當戎馬猾夏時節，即慨然有平河洛志，而況太尉府得知己乎？雖然，西虞之拔冗以進，將以伺吾釁也，未足爲吾憂。忽又無故而退，無以乘吾間也〔二〕，未足爲吾喜。君歸太尉府，太尉問君西虛實狀，吾攻守利害何如，君必有以對，對必有御戎要略爲太尉規者，慎勿爲閭里豪鳩而鄙者談也。至正乙亥夏六月壬申序〔三〕。

〔一〕惟右轄李公椎魯少文：椎，原作「推」，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無以乘吾間也：間，原作「問」，據文

淵閣四庫本改。

〔三〕按：至正無乙亥，或爲「己亥」之誤。

## 送劉生入閩序

古公卿等絕卑賤，其與圖事，必有取於卑賤之士。士之奇特鯁正，亦願奮之以所有，上下至於交相得，而後事可圖已。漢叔孫通有兩生不能取〔一〕，項籍有韓生、齊王信有蒯生不能用，鮑生爲蕭何取，陸賈爲陳平取，王生爲釋之取，吳公之取賈生，田延年之取尹翁歸，暴勝之之取雋不疑，之六君子負守將之尊、執臣之貴，而未嘗挾以自尊貴，必有取於大人者，以其奇特鯁正可與圖事者也。今公卿不取士久矣。吾始於貢公見之。公以戶部尚書入閩，天子益以理財贍兵者責焉。四方士待公行者幾何人，而錢唐劉生獨以過人之才及其骨鯁風裁爲公所知，公取生惟恐失之，生亦願答以其所有，惟恐不逮。吾見貢公之出，遐方王事，確乎其有成算，恢乎其有成功也已。夫召陸諸生不失其所失，而六君子之道益光。生思奮於貢公而益光於貢公者，其不得自行召陸諸生子哉！生嘗以茂才被肅政使丑的公之薦授校官，不就。今樂知於貢公而起也，其以奮知己較然不自欺也諗矣。杭人能詩者歌之，君信其人序之。生名中，字庸道，世山東人。

〔一〕漢叔孫通有兩生不能取：生，原作「往」，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王公入吳序

王者人才得於鄉，三物之所取是也。戰國人才得於客，四豪之所養是也。兩漢人才得於薦，公卿之相推轂是也。唐人才得於科，懷牒以自試是也。士之興，至於唐宋之科，其去王道也遠矣。今取士不免於科，軍興來，科亦廢，不幸又不得於薦，則得於客耳。三吳之會，爲今淮吳府也，客之所聚者，幾七千人。吾求客於戰國，得孔伋焉，孟軻焉，荀況、魯連焉，毛遂、馮驩焉，牛畜、荀欣、徐越焉〔一〕，而秦、儀輩、妾婦爾，不足以客進也。淮也，吳之客七千，異於妾婦者幾人？有所謂越乎，欣乎，畜乎，驩乎，遂乎，連、況乎？連、況不可，況軻乎、伋乎哉？或曰：淮吳有王明氏者，澄不清，撓不濁；有俞賢氏者，言中倫〔二〕，行中構；有用仁氏者，廉範乎靡俗，治幾乎循吏；有陳敬氏者，納言骨鯁風裁古也；有姜儀氏者，人倫臧否冰鑒美也。淮吳之客何劣於戰國哉！縉雲王生，時以儒科廢，於古文學有年，將挾之以入吳，別予於杭湖上，求一言以行。予方疑論淮吳之客，而生將客焉〔三〕，往哉！吾將卜淮吳之客於生也，諗有五人者，五人引其類以進。生不爲今遂、驩，其爲畜、欣、越矣。苟妾婦也，其歸矣哉！

〔一〕牛畜、荀欣、徐越焉：荀欣，原作「荀忻」；據《史記集解》改。又，下文有「欣」字同。

〔二〕言中倫：

中，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而生將客焉：「生」字下原衍「人」字，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吳氏歸本序

錢唐吳觀善，字思賢，自杭之淞，謁東維先生曰：「善之外高祖徐防禦氏，在宋爲小兒醫，贅壻曰范防禦氏，范無子，又贅宋四門教授吳氏子從明，字公亮，承其家而嗣其業。南渡後，自汴徙家杭之東青門。從明生德誠，提領平江醫學；德誠生仁榮，杭州路醫學錄；仁榮生四子，長即觀善也。善通經史學，不顯工岐黃氏之書，嘗讀《文正范公傳》，公幼隨母適朱，而未嘗一日敢忘其本生，卒復范姓，君子反本之道也。善隨外甥氏宗于范，今將反本於吳，禮也。已作堂先廬之東，名以歸本，丐先生大手筆一志，庶吳氏子姓有以知水木本源之義也。」吾悼秦法，子壯則出贅，世襲以爲風，父道不正，遂不子其子而子其壻，致宗祀不明，氏族亡辨。有司詔民者，又不以釐而正之，至使一門沓著戶籍，其壞倫紀也甚矣。善能反本於徐、范二宗之外，而亟歸正於吳，非讀書達禮篤正之君子，能至是虔哉〔一〕？此鍊史筆之，故吾樂與之文，使代之不肖子姓蹈秦風之痼弊者，有所倣也夫！

〔一〕能至是虔哉：哉，原作「三」，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于師尹遊京師序

士有學周孔之藝者，不幸不薦于有司，而其志不甘與齊民共畊稼，則思自致于京師，不幸其藝又不偶，始不免資小道，干王侯，以冀萬一之遇者，十恒八九。若星風之占〔一〕、支干之步、色鑑骨摩〔二〕，以及瞽巫妖祝、驅丁役甲、丹沙黃白水火之術，凡可以射人隱、簧人惑、一詭所遇者，無不屑為焉。而其近儒道為貴官徹卿心敬而身禮者，則無出於岐黃氏之伎也。蓋岐黃氏之伎，司人死生命，而百家衆伎之莫能尚也。高自獎其道者且曰〔三〕：「上醫醫國。」吾嘗在京師，視岐黃氏之流封闕笈中，藏擁侍女〔四〕，從百金馬王侯庭中，或出入禁掖，無所顧忌，小則要金千賚，大則要暴位顯要，不以一旦疏賤為嫌也〔五〕。嘻，若是者，豈吾道之左使然耶？抑公卿不樂於正薦士之所致耶？先生曰：「讀至此不一唱三嘆，非知言已。」天台于師尹與其兄舜道嘗從余游，舜道以經學中進士第，而師尹連不得志于有司，今不遠萬里遊京師，來丐予言以別。予曰：「師尹懷才藝，不耦于時，何分於中外彼此哉？」師尹曰：「儒伎不利。吾旁挾者〔六〕，岐黃氏之伎也。不耦於此，將有耦於彼乎？」予悲其藝成而未利，而壯其志之必有成也，於是乎序。

〔一〕若星風之占：占，原作「古」，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色鑑骨摩：摩，文淵閣四庫本作「靡」。

〔三〕高

自獎其道者且曰：其，原作「妄」，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藏擁侍女：擁，原作「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不以一旦疏賤爲嫌也：且，原作「且」，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六〕吾旁挾者：挾，原作「俠」，據文意改。

## 送沈均父序

予友漕使拙齋公爲予談太末有奇士曰沈平氏，字均父，自號自量，宋少師某之七葉孫也。其爲人斬斬有風操，人有過，面折之，疾浮屠氏如糞蛆。明經，試有司，弗售，即焚棄舉子伎，以岐黃術自隱。至正中，境有桀民弄兵者，守將莫孰何。君起，率鄰邦大俠合券甲，用澗垣總戎令，禽之若狐兔，盡夷其穴巢，一邑賴以安。又龍邑令翟某者貪沓〔一〕，與豪斷民相根株，鬪齬其民無屬饜，君件其狀，走部刺史白之，翟與根株連坐，徙實邊，人稱快。佗墨吏見君曰：「此白衣言事生也。」吾聞而異其人。無幾何，君游淞，相見，視其貌若荏而中精悍無敵，質所行爲不誣，宿留九山，月餘別去，淞人士能詩者歌以餞之，而以首屬余。余以士有匹夫而任人倫世教之重，一言一動切於救時，如負祿位者，謂非毅然豪杰之士不可，如魯仲連、郭林宗、石徂徠其人而已。世降以還，士氣不作，代果無若人乎？吾於均父見士氣之猶古也。嘻，世有任人之言責往往爲瘖蟬伏馬而吐不平者，乃在中澤之士，世道不幸，亦世道之幸歟？後之求均父者，於吾文有徵，其得以詭托者信爲扁倉流乎？是爲叙。（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八）

〔一〕又龍邑令翟某者貪沓：沓，原作「杏」，據文意改。

# 全元文卷一三〇二

楊 維 禎 二〇

## 送周處士還山序

余讀魯莊公之《春秋》，未嘗不義曹劌之爲人也。劌非魯之在位大夫也，又非魯之疇人鉅室也，公將與齊戰，在位者亡言，而劌出見公，開說戰論，劌豈懷利以要君、盜名、以奸世乎？魯爲齊弱，誠不忍其君將或北，而其宗社之或偵也。噫，使魯在位君子皆如劌之憂，爲其君深謀而遠計，魯有不霸乎？長勺勝齊之後，劌遂爲大夫矣，君子賀魯之有劌，又賀劌之言効於魯，非要君以奸世者也。南州處士周靖氏，當紅賊陷吳興，上戰守之策於統兵主將，將聽其言而未用<sup>(一)</sup>。參相楊公舉其人，以爲可以置之樞機之地，薦章數上，處士又拂衣而去。夫處士豈有要於君、奸於時者耶？參相之力舉處士也，亦豈有私於處士耶？將用劌於長勺之後也。處士不受薦辟，至拂衣去，則有信其非盜名懷利也，諗也。處士道過杭北門，出所陳策見予，予喜其言已達於時之君子也，言之利不利不在己，而



卒返諸故山，處士將不得班於曹子乎？一命之榮不足爲處士賀，子將賀其言有效於時之君子，如曹子之效於魯也<sup>〔一〕</sup>。於是乎書。

〔一〕將題其言而未用：題，文淵閣四庫本作「題」。

〔二〕如曹子之效於魯也：如，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送鄭處士序

朝廷選用文武吏，於大小無位無以稱選，則下詔丘園，慮有傲世而去者，求之如弗及。獅山處士鄭子美氏，隱居山中四十年，言者聞□□□朝廷用，用起之中使詣門勸駕者至再，而處士起就道。所與游者自吳詢而下若干人，咸爲歌詩以送之，又屬會稽楊某爲之叙。某辭不獲，則將有詰於鄭子者。「嘻，今之舉逸人，非太平文典已。國家失太平五六年，吏日不遑支，民日不聊生也，始急俊傑於在位之外，鄭子挾何術往？嘻，淮之右，江之左，寇之挺禍者不狹矣。子能帶劍挺鉞，出入戎馬，轉鬪數千里，使兵不知疲而敵不知禦乎？」曰：「未能也。」寇無臣主，阻山負海，各據要害以稱孤長，子能單騎至其所<sup>〔二〕</sup>，談笑而道之，使即投戈倒幟復爲良黔首乎？」曰：「未能也。」哀哀生齒，路死鋒鏑<sup>〔三〕</sup>，復死征斂，子能吊死存疾，徠流亡，安反側，使復有更生之地乎？」曰：「未能也。」未能，子與今在位吏畢爲廢物，縣官責名將不利處士。」鄭子栗然起曰：「贈吾言者盡頌，未有如先生稱詞之危

也。幸先生有以教我。」於是舉酒，申之以祝詞，詞曰：「安危成敗料如著，功過賞罰信若時。主弗貳臣臣弗欺，離以獨照，驥不匹馳。小人退兮，君子以大來。叶。填九鼎，豎四維，狂流橫潰兮仍東之。持國是兮臣所職，叶知。臣不職兮神聽之。」詞畢，鄭子再拜，酌酒酌較而行，曰：「所不知規者有如較。」

〔一〕子能單騎至其所：至，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路死鋒鏑：路，原作「潞」，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王熙易客南湖序

軍興，仕者弗由中出，多由外便宜版授。版授者不時祿食，則陽陽而去矣。其人也，進無祿仕，退又或失其生產生事，眇眇焉不獲置其身於有所，雖賤夫賈販富人相幹屑爲，又甚牙校權貴之貴依憑根穴，以持郡縣短長，武斷脇制，而後可以裕一身及一家之養。吁，此士下下之爲也，去盜寧幾哉！高等者無祿，則歸畝爾。晦無以歸，卧山蹈海爲魯連子、爲夷齊子爾。有甚不獲已，挾技爲門下客，而技亦傳者之技也，不然，去賈幹而下又幾哉？東州王子熙易有仕才而無所於仕，爲貧而起，則將有版授之者，又以虛役無廩食之及，則去而挾其技爲宛陵南湖之客。南湖，蓋今禮部貢公之家也。南湖給告歸休業，又上覲。王子之行，出其招而往也，顧未知王子執所技往何出。王子曰：「噫，吾技，父師教吾以聖賢之技也。將使貢公相天子，不欲食於農，不資兵於盜，不以物估醴楮價於

天下之民而已矣。舍此求吾，去賈幹而下者無幾。吾爲魯連子而已耳，夷齊子而已耳。」余偉其言與其執技，遂叙以別，且爲告南湖曰：「南湖不舉客則已，舉客當自王子始。」

## 太史印譜序

予嘗悼字有戴侗《六書故》<sup>〔一〕</sup>，而四目之文始鑿矣。幸不鑿者，存韻之十五篇，字凡百四十，爲篆籀本。又不幸爲分韻所鑿，字有翔人者矣，如鏘鏗鋸竈人鍾鼎；河脢澠餽，又續人《圖經》、《隱訣》諸書；四目氏之法，至此誠一厄矣。齊郡太史子玄氏，博古如子產，識字如子雲，嘗續注《爰歷》、《埤雅》，是編則漢魏晉唐官私印文也。摹印在八體之一，則是編去古爲近。然吾觀漢文多簡古，雖篆亦與隸等，無枝脚之蔓。及觀唐文宋文，皆有衍出於繆者，豈漢文去古尚近而唐宋去之日遠日繆耶<sup>〔二〕</sup>？抑漢士識字者多而唐宋識字者少耶？吾於子玄問之，子玄曰：「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說，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則先生云漢傳識字者多，信矣。」雖然，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孔子之書僅六而已，而四文翔人，蓋又漢人益以方篆之體，假聖文以欺後人耳！予於漢人不能無憾，而於唐宋又何責焉<sup>〔三〕</sup>？遂錄以爲《太史印譜》序。

〔一〕予嘗悼字有戴侗六書故：戴侗六書故，原作「六書故戴術」，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豈漢文去古尚

近而唐宋去之日遠日繆耶？漢文，原作「漢漢文」，衍一「漢」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三〕而於唐宋又何責焉：責，原作「貴」，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西山序

東陽有蔣君子者，家在東晝水、西峴山之間。家之西，又闢地理泉石華竹，曰沱曰谷，曰屏曰洞，曰亭壇臺圃，其凡十有四所，總而命之曰西山別墅。君時時輿太夫人者燕游其中，或與東閭西里仕而歸者飲酒賦詩以樂其樂也，其攬物爲詩凡若干首，自金華先生而次，和其詩者又凡若干首，好事者遂圖其墅，哀其詩而求一言於會稽楊子。楊子曰：嘻，嘗品人地於西山，吾有其論：西山有薇，食周餓夫，而餓夫之特立獨行，師表百代者，實無負於西山。周以降，山出爽氣以納乎韻，人之抱世以王，馬曹拄頰當之，然馬曹者不得爲餓夫之清，而徒清於譚焉爾。事不料理，高視西山，曾無裨於典午氏。宗社之廢，西山負馬曹，馬曹負西山耶？蔣君子者有仕才而不仕，蓋幸生承平之世，與餓隱時異，不敢詭高於食薇，顧行其素於西山，耕穀蠶絲足以養吾之身，華草月露足以養吾之心，職於孝者以事親，職於義者以奉賓。視西山之爲晴爲雨，爲霏爲爽，皆吾之四時朝暮。被吾聲歌者，一草一木咸有德色。是又君子之素，不必強同於拄頰者之云。嘻，持吾論以品人地於西山，若蔣君子者，西山何負於君子，君子何負於西山乎？予未識君子，繇金華先生識之，未游其墅，繇先生之詩若游之。於是乎叙。

## 送如一翁歸曲江草堂序

曲江錢如一翁，自冠年工五字詩及七言大章，嘗以《詩經》義領鄉薦，而不償于祿仕。人咸稱其詩，詩似杜，其平生艱窶窘阨，亦近似之草堂。錢塘，即曲江也。如一應辟藩閫者二十餘年，仰給升斗孔子廟，草堂亦荒矣。少陵避亂于郾，轉秦州，流落劍南，蜀亂逃梓州，再歸成都，而草堂在浣花里者，屢破矣。其破也，有王錄事、王司馬輩爲之脩起，至宋呂相鎮成都，又爲作草堂故址，繪先生像於中。翁數嘗寇亂，今亂定，獲歸錢唐，第未知草堂不爲風雨所破，則爲戎馬所躐躪，果無恙不〔一〕？吾聞今浙垣大一辨章朱公方偃武事，延致舊德碩儒，俎豆於雅歌壺矢間，太平有象，於此乎見。車騎虛左，或過翁草堂，問風雨無恙，即有恙，不有脩起於錄事、司馬者，其不爲翁重構如成都呂相乎？果爾，相國之尊賢爲不誣矣。吾於如一之行卜之。

〔一〕果無恙不：不，文淵閣四庫本作「否」。

## 風月福人序

白樂天晚年歸休洛中，娛老者琴歌酒賦，有鄧同、韋楚、元、劉爲唱和友，蠻、素、容、滿爲樂酒具，又有晉公爲雅道主，優游蔗境十有餘年〔一〕，身不陷甘露禍轍，自謂福人。然其詩有「病共樂天相伴住〔二〕，春隨樊子一時歸」，則其懷抱猶有惡者。吾未七十，休官在九峰三泖間，殆且二十年，優游光景，過於樂天，有李五峰、張句曲、周易痴、錢思復爲唱和友，桃葉、柳枝、瓊花、翠羽爲歌飲伎，第池臺花月主者乏晉公耳。然東諸侯如李越州、張吳興、韓松江、鍾海鹽，聲伎高譙，余未嘗不居其右席，則池臺主者未嘗乏也。風日好時，駕春水宅，先生舫名。赴吳越間，好事者招致，效昔人水仙舫故事，蕩漾湖光島翠間〔三〕，望之者嘖羨龍仙伯，顧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小海生，賀余爲江山風月福人，且貌余老像，以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六字太師銜。伯顏太師。此二句，本先生句也。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擔擔。天年直至九十九，先生四世祖楊佛子，享年九十九。好景長如三月三。先生嘗自言：遇憂不憂，遇病不病，遇喪亂不喪亂，胸中四時長是春也。故自號嬉春道人，名其所居窩曰「春不老」，有嬉春小樂章一百篇。小素小蠻休比似，桃根桃葉尚宜男。先生八十，精力不衰，瓊翠尚有弄瓦弄璋之嬉〔四〕。」余和之云：「紅兜羅巾白氎衫，金鑾致仕得頭銜。家無撲滿誰從破，世有鍊柳人自擔。黃白未嘗傳八八，陶八八傳丹與顏真卿〔五〕。龍蛇奚用辨三三。人間黃閣在平地，付與西京妄

一男。」全不爲險韻所縛。先生嘗曰：「有才力者，韻愈險，句愈奇也。」

〔一〕優游蔗境十有餘年：蔗，原作「蔗」，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然其詩有病共樂天相伴住：共，原作

「與」；住，原作「在」；皆據《白氏長慶集》卷三十五改。

〔三〕蕩漾湖光島翠間：問，原脫，據清抄全錄本

補。

〔四〕瓊翠尚有弄瓦弄璋之嬉：瓊，原作「璫」，據上下文意改。

〔五〕陶八八傳丹與顏真卿：陶八

八，原作「陶陶」，據清抄全錄本改。

## 送朱生芾蒲溪授徒序

余讀漆園叟論士有六好，六好繫於己，亦係於時。余丁時變，且老矣，無能爲矣，不能擬於朝廷士尊主強國者，則亦願脩仁義，爲平世教誨者之歸。若刻意尚行高論，怨誹爲亢，如鮑焦、介推、申屠狄之徒，決弗爲已。吾門朱生芾，與余同罹喪亂，而不得安於所好者，負書劍來別，曰：「某得七寶瞿氏爲西席主，庶幾以學于先生者施于人，敢求一言以爲別。」吁，芾以仁義爲脩，處亂世而得爲平世之士，遂其願於吾願之未能者，非吾道之幸歟？芾往哉！益慎厥脩，無効尚論陷厥亢〔一〕。

〔一〕「益慎厥脩」二句：清抄全錄本作「蓋慎厥脩，毋效高論怨誹而爲亢者云」。

### 送韓諤還會稽序

安陽韓氏，自宋魏公至今凡十世，散處北南者，代有賢子孫，如諤者，其一也。諤不特以世家稱於人，尤以好古博雅稱，以清脩敏學稱，其燕處之室曰「讀易齋」云。入其室者，不問可知其爲文獻故家子姓也。迺隱居西湖之上，與伯雨張公爲師友，學益進，行益脩，重爲之喜而畏焉。顧視鄉之出而仕者，離親戚，棄墳墓，將以榮身及家也。不知世變日可畏〔一〕，名一挂牒書者如挂臬籍，錮而禁可也，放而竄可也，斧質而孥而族可也。思一返其故鄉，非其君哀其老而憊，憊而瀕於死，乞與休告，則法亡得而去也。今君道尊於身，心泰於世，進退自如，駕一葉舟絕江如東也，歸拜其鄉之父兄師友，塗迎門候〔二〕，獲見風采者，如見神仙。吁，其得錮而束之乎？放而逐之乎？斧質而孥而族而僇之乎？於其歸也，其不悽而慕之乎？抑吾聞鄉之黎老人民非者已過半，而城郭亦非其舊矣。君於風露之夕，馭鶴於小蓬閣上，賦海嶠之詩，得無有同聲而應，過城頭話甲子，詔時人以學仙而去者，爲我志之，書者爲何人？夢道士而飛鳴者又爲何人？老鄉客楊某在由卷之寄寄巢書。

〔一〕不知世變日可畏：世，原作「他」，據清抄全錄本改。

〔二〕塗迎門候：門，原作「問」，據文淵閣四庫本



## 贈櫛工王輔序

嘉定王輔，世業七子技。輔自幼機警，聰記強識，能誦余古歌行百十首。介其鄉閭翁先生拜余草玄閣下，自陳曰：「輔承周左轄公贈以『櫛耕』二大字，人遂以櫛耕道人呼輔。敢乞大人先生一言以發之。」先生笑曰：「子以鑷代耒<sup>〔一〕</sup>，豈果知耕者乎？雖然，世以不耕爲耕者多矣。漁以釣耕，賈以籌耕，工以斧耕，醫以鍼砭耕，卜以蓍蔡耕，兵者以弓刀耕，胥者以聿櫛耕，伶者以絲箎耕<sup>〔二〕</sup>，游說者以頰舌耕，浮屠氏以梵唄耕，老子氏以步虛耕，神仙方士以丹田耕，高至於公卿大吏以禮樂文法耕，耕雖不一，其爲不耕之耕則一也。豈止輔之櫛也哉？」然余有詰於輔曰：「爾櫛之耕，耕於田叟野嫗而已耳，亦嘗耕於薦紳第一流人乎？」輔曰：「輔蟣蝨漢耳，烏知第一流人乎萬一。大人指教之。」余曰：「代有中秉鈞軸，外攬英俊，納天下於太平之域者，髮嘗一沐而三握之。子以吾言往拜其履，進爾櫛以握其所三握者，爲余祝曰：『中國有聖相，越裳氏之雉其來矣！』」輔再拜領言去。

〔一〕子以鑷代耒：代，原作「伐」，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伶者以絲箎耕：箎，原作「莞」，據清抄全錄本改。

## 陶氏菊逸序

毗陵陶氏，前朝文獻家也。在宣和間，有爲翰林檢閱者某扈駕南渡，其五世孫爲墿圃君某，仕常郡教授，因家毗陵。國初，以宋遺老徵不起，家延顧師竹山蔣公教子弟。時石田馬中丞公實從學其家，與其孫靖爲同窗友，馬在南端薦授之，靖無仕宦志，乃法陶朱治生產，饒於資，禮賢養客，無所愛憎，親故有急者賙之，死者棺槨之，鄉稱義士。至是四世同居，一家千有餘指，孝友雍睦，人無間言。兵興，毗陵陷，其子澤與兄和者奉母孝徙居吳下。和隱迹於燒墨，澤亦托菊自號曰逸民。司徒隴西公聞澤才行，固起爲參佐，不獲已應命。未幾，辭以歸，更折節下帷，讀祖父書，家無甌儲，晏如也。今東遊海上，尋菊泉於谷洲，訪余老圃更生及傳延年者，酌酒賦詩爲樂。別去，索語以贈。爲叙名節，而又爲賦詩《菊逸之歌》。歌曰：

菊之澹兮北門之秋，菊之靖兮栗里之丘。菊之逸兮審夫去留，老余圃兮海之陬。飲菊泉兮谷之洲，微斯人兮吾誰與儔？

## 淮海處士壽冢募資序

吾聞古不預樵墓，後世有預樵者稱爲達生。若夫作長室以燕客其中者，范子敬也；作壽藏以圖前哲與之相主賓者，趙臺卿也。是則預樵墓爲幽宅計者，非達生之士能爾乎？然有達生而欲效范、趙之爲者，力無及焉，吾恐未免相率爲囊引鍤埋之流也。淮海處士錢子材先生，以光陰爲百代之過客，齒且老矣，而不以死爲諱，欲買不食之地豫營壽藏，非取資人不可也。昔趙秋資人之不能葬者，獲他日餅金貴富之報，處士受施於抔土之恩<sup>〔一〕</sup>，他日豈無結草之報乎？吾貧無以贈，故贈此以爲仁人義士之告，庶相與資之以成其達云。

〔一〕處士受施於抔土之恩：抔，原作「坏」，據弘治刻本改。

## 葉山人省親序

客有談金華葉山人之爲差者，音沓。曰：「山人，方士也，善公孫娘舞器。」又曰：「山人，方士也，工鴻寶枕中。」又曰：「山人，從衡士也，少年當挾策北走燕<sup>〔一〕</sup>，南走粵，東西吳蜀也。」又曰：「山

人，義俠士也。張吳氏以偽爵屢要之，屢不應<sup>〔一〕</sup>。惠粟帛及門，轉以散民之操乞瓢者。有弟爲兵所殺，又掠其子，山人仗劍要於途而還之。<sup>〔二〕</sup>此客之議其差，不得名其爲人也。一日服道來謁東維先生於草玄閣次，自陳曰<sup>〔三〕</sup>：「某幼從許先生門人遊，長又獲登侍讀黃先生門。遭時喪亂，家窶，慈母逝，嚴親且老，出山謀祿養，而祿不可苟奸。今五十其齒矣，將歸故山，無以見其親。奈何？奈何？幸先生賜一言爲某終身教。」予怪其人生許黃之鄉，承師友講習之素，不爲無學者，顧乃泛焉無歸，如弱喪者。吁，亡羊者多岐，亡術者多學，宜子之書劍弗成，吏隱兩廢，而徒取差者之議也。吁，壯士者傷秋，孝子者愛日。傷秋已往，愛日方來。子其亟歸，庭前風木當有曾子之所侍者，堂上菽水獨無子路之爲權者乎？子其亟歸，勿復孟浪蹈差人之議也。予居與金華爲鄰邑，異日聞烏傷山中有葉孝廉名應天庭之聘，移孝作忠<sup>〔四〕</sup>，爲大明名臣，吾有望於山人，山人以吾言勉之。

〔一〕少年當挾策北走燕：少，原作「小」，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張吳氏以偽爵屢要之屢不應：二「屢」

字原皆作「婁」，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自陳曰：曰，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移孝作忠：

作，原作「化」，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琴生李希敏序

先王作樂必有以動物，而後有以協治也。其本在合天下之情，情合而陰陽之和應<sup>(一)</sup>；陰陽之和應，天下其有不治乎？有虞氏之鼓琴也，南風爲之解愠而阜財；師曠氏之作清角也，玄鶴爲之長鳴而迅舞，聲之動物捷矣。至下鴻漸杜氏之奏羯鼓也，猿鳥犬羊亦爲之躑躅，如其疾徐之節，則具聰靈以爲人，而有聞樂不動者乎？不然，則其聲之感人者未至也。余來吳中，始獲聽泗水楊氏伯振之琴於無言僧舍，余爲之三嘆不足，至於手舞足蹈。歸而求之，尚覺余人之流通也。吁，亦至矣哉！以予之有感於一日之琴者如此，則知先王協治之音動於物之捷也，不誣矣。後之以琴過我者無慮百數，而未見有楊氏之至也。晚得李氏希敏氏，庶幾其近之。生自喜其工之至有獲予賞識也，持卷來求言，遂爲書先王協治之盛者語之。抑聞先王之教琴，必配瑟以和陰陽也。《禮》稱「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詩》曰「如鼓瑟琴」，又曰「琴瑟在御」，知古之琴未嘗獨御也。蓋琴統陽，瑟統陰，伯牙氏鼓琴而馬仰秣，瓠巴山鼓瑟而魚出聽<sup>(二)</sup>，魚陰物，馬陽物也。陰陽各從其類應，琴瑟毗而後陰陽和，陽不可獨而無佐也。今之士以琴自命者多，而未有以瑟鳴者。吾將與子求海上師以學焉，庶不畔《詩》《禮》教，而先王協治之音，其或可以見也歟？

〔一〕情合而陰陽之和應：情合，原作「情合合」，衍一「合」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仰秣瓠巴山鼓瑟而魚出聽：秣，原作「株」；瓠，原作「弧」；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伯牙氏鼓琴而馬

## 送墨生沈裕序

墨，玄造之以色也。藏於晦而暴於久者，莫尚於玄。而墨，玄之用也。然藝于是者，有工拙焉。工者，玄之用也愈久而愈通，拙者反是。此墨之藝有絕稱於世也，其犀利可削木〔一〕，其清勁可入水而不化，天下傳爲寶，而賞鑒者隔物手之，而可以知其爲天下之精絕也。吁，藝于墨者，其可以妄庸之工得之乎？三衢沈生裕，自其大父東臯子代爲墨，以絕藝繼古聞人之稱，故裕所傳若有心法之秘者，非人之所能識也。李氏父子墨近來爲貴，至久而後，黃金可得，李氏父子墨不可得。東臯之墨已不可得，而裕所傳，欲以目前賤之也，豈爲知墨者哉？裕以所製蒼璧贈我，且乞一言以發之，故爲道其傳之遠，工之絕者，使人知裕不可以目前賤之。其遊京師也，且俾持余說見於同鄉黃集賢、同年趙禮部，則沈氏之墨不俟久而貴也必矣。至正八年春二月序。

〔一〕其犀利可削木：木，原作「本」，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贈筆史陸穎貴序

韓子爲筆作《穎傳》，穎莫貴中山之毫。漢制，天子筆皆用兔。蒙恬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歐陽通以狸毛爲主，覆以免毫，則知穎不獨貴於兔也。宣州諸葛氏傳筆有二等，高貴者，柳公權求而與之。又語其子曰：「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請退還。」未幾，果退還，即以常筆與之。蓋高貴者，非右軍不能用也。石晉時，有奇士夜傳佳筆，曉出闔戶，以竹筒銜壁外，人置錢其中，佳筆躍出，筆其筆床曰「穎」，擅名于館閣諸公者久矣。至其孫，遂以穎貴名焉。常以豐狐之毫或麝毛須製以遺我，且曰：「史鍊史<sup>〔一〕</sup>鍊心穎也。」予用之，勁而有力，圓而善任，使舍其製而用它工，則不可書矣。故鍊心之穎，人罕得之，而人亦不能用也。其以穎自貴，何以異於唐諸葛首奇士哉？予舍其穎之可貴，而又能自貴，不以輕信於人也，故爲序以贈，使世之大手筆知其自負所貴，非吾溢美之也。至正甲辰夏五月朔序。（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九）

〔一〕請退還：請，原作「清」，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史鍊史：原作「屯鍊史」，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全元文卷一三〇三

楊 維 禎 二一

## 高僧詩集序

三山雷隱禪師，予以師友之者幾二十年。其謝事歸隱于蓮峰也，嘗以本朝詩僧之作委其選輯，自端而下凡若干人，時詩凡若干首，持來徵序。孔子論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以浮屠之教棄倫理而宗空無，其爲書又務爲宏闊勝大之言，無有「興觀群怨」之事、鳥獸草木之情，而何有於詩？然自吳興沙門晝以來，不以空無爲師，而以詩文命世者，代不乏絕，錯以成章，非徒侈乎風雲月露，而尤致君親之慕。其與吾魁人碩士往來倡和，因時以悲喜，隨事以比興者，風雅宗焉〔一〕。是其人雖墨也，文則吾儒，非墨而空無。世之大夫士招而歸諸同，文之代不爲異也。昔歐陽子序秘演之詩，以爲秘隱於浮屠，與吾石曼卿隱於酒，皆世之奇男子也。第未知雷所選之士，孰爲今之奇男子？吾老矣，於吾曼卿之輩未能見；隱於浮屠者或



見之，吾將與雷從之遊。

〔一〕風雅宗焉：宗，原作「亦」，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冷齋詩集序

曩余在錢唐湖上，與句曲外史、五峰老人輩談詩〔一〕，推余詩爲鐵雅詩。雷隱震上人、復原報上人，傳余雅爲方外別派。繼又得祁川行己方上人，齒雖少，氣則盛，才則宿也。持所製見余，曰《鍊龍》、《玉鸞》二謠，鏗然有金石聲〔二〕，余已奇之。今年至祁上，上人出《冷齋全集》求余評，內有和余古樂府題，其辭多警策〔三〕，余益奇之。嘻，可與震、報同列吾派矣。余觀上人之才，蓄天地藏，而又採諸歷代之載籍者〔四〕，日積而不已，而終惜上人之才不用於邦國而用於山林，與二休輩爭篇什之工也。雖然，余聞太保劉公，沙門出也，大中忻公又以文字禪動黼座，一言一行皆有裨於世主，吾儒流偉之。上人才諳日懋〔五〕，聲華日大，將簡知上所，不得與二休輩較篇什工拙，而與二賢者相頡頏于九天之上也，余有待焉。上人勉之，以徵余言之不人妄也。洪武己酉立秋日會稽楊維禎在雲間拄頰樓書〔六〕。

〔一〕與句曲外史五峰老人輩談詩：談，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二〕鏗然有金石聲：鏗，原作「鑑」，據文

淵閣四庫本改。〔三〕其辭多警策：策，原作「榮」，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而又採諸歷代之載籍者：諸，原作「緒」，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上人才譚日懋：人，原脫；譚，原作「縉」；據清抄全錄本補改。〔六〕洪武己酉立秋日會稽楊維禎在雲間柱頰樓書：原無此句，據清抄全錄本補。

### 雪廬集序

宋南渡後，大夫無文章，乃得於高安上人圓至者，方嚴陵有是言也。始予怪其言之自薄，及取至文覽之，則於江子參寥輩誠有過之者，其脩辭有古作者法。吾中國聖人與西方聖人有合不合者，二之，則不是；一之，亦不然；則必推極初之母者言也。善夫，至之能文也，至後未有接之踵者。閱七八十年，而得江在外史新上人，余老友劉海持《雪廬》一編過我，徵序言。觀其脩辭幾近至，而論道亦似之。其曰佛以神道設教，以輔國君治本，使民從化，不俟刑驅。且贊今天子以西天佛子為帝者師，所以崇其治本者耳。善乎新之言佛道，道之返其初於母也。其勉人必以問學思辯以行其道，而振其教，則其文非穿空鑿幻、務資口吻於人我者也。於是命筆胥錄其編凡若干首，使與至文同梓於肆云。至正丙午夏五月朔日，抱遺道人書于雲鐵史藏室。

## 竺隱集序

季代儒者談浮屠氏學十八九，而未見浮屠談吾儒者。自晉慧琳推吾白學，貶裁其本教，逮唐有衣冠外臣曰一行，宋有上天子書曰契嵩，我朝有《筠溪牧潛》之集曰至，秣陵《蒲室》之集曰訢<sup>〔一〕</sup>，歷千餘年，僅僅四五人耳。江左道上人有編曰《竺隱》，余喜其吐辭運旨<sup>〔二〕</sup>，未嘗有本教闊大不經之言。其雅頗近韓，暢近歐，而簡白近太史公，求之浮屠文中，駸駸乎爭駕牧潛；而於蒲室也，殆將過之。此余較其格裁而言，究其論道，則其不合吾道者，亦蓋寡矣。道嘗以書來曰：「吾子執文柄，呼鐵史，寸善必賞，不在人求，不善而受議，亦心服無憾。故道以不腆之文，不自知其合道與否，印子一言。」余自離亂棄官十餘年，以觚簡著作爲事，絕交于勢要，而一時方外有文句近古，亦收而錄之，而況有文不畔吾道、追古作者如《竺隱》編者乎<sup>〔三〕</sup>？樂爲援筆而引諸首<sup>〔四〕</sup>，不辭。

〔一〕秣陵蒲室之集曰訢：訢，原作「忻」，據文意改。

本改。

〔二〕余喜其吐辭運旨：辭，原作「露」，據文淵閣四庫

爲援筆而引諸首：諸，原作「計」，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樂

## 一漚集序

雲間釋訓師受業郡之普照寺丞，事天竺如庵真公、玉岡潤公，入徑山得直指於元叟端公，游謁大士鷹窠僧迦淮泗，尋一有於毗陵姑胥，末參獅林天如子，今歸老故山之化城，築別室爲燕休所，自命曰漚隱，錄其平日詩偈題曰《一漚草》者凡十卷，求余一言傳諸其人，且曰爲人膾炙者，元叟派外有吾鐵雅派焉。晚年詩律益嚴礫，唱余和汝者，與吾門八駿爭後先。吾聞東山空法師有詩人陳黃派後〔一〕，自以爲齊己、貫休，不得祖師圖者，詩累之也，從而自諱焉。余亦曰：「師有伽陀妙天下，又何必詩？詩又何派？自其集而觀之，感化齊物，傷今吊古，背漚之醍醐甘露，探其學，則讀吾輩書多於貝葉鈔，故其托物比興者吾風人之情，而觸物悟身者，其內典之教也，姑舍勿論。吾與師論漚旨，漚之生何生滅何滅？余嘗讀師海月祖象，謂月之景光在月乎？在海乎？海月不在海而海且何在平？知海月之無在不在，則知漚之在矣。」師起謝曰：「吾之漚可一而萬，萬而一矣。」遂書爲序，使人知師之上祖師圖者，固自有在。

〔一〕吾聞東山空法師有詩人陳黃派後：人，原作「人」，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三境圖論序

余讀經子九流之書，恨有未盡，而身毒國之書，鞞譯于不可誥者，固有未暇。杭之淨性寺主僧無爲師觴余東塔院，談出世法。初聞其說娑內蘇迷盧外爲七金，水爲四州，東爲弗菩提，南爲閻浮提，西爲瞿耶尼，北爲鬱單越，地各袤數十萬由旬。又曰持地山外爲香山、雪山、寶山，山上有池，名阿耨達，東北山水至積石山，潛流地下，爲黃河之源。以吾聖元幅員之廣，西極河源，東盡震旦，窮步章永不能萬由旬，而此日月世界不知在鬱單越耶，閻浮提耶？又曰日琉璃寶廣二千四百有餘里，天子天民居之；月宮水晶寶城，其廣如日，天后天女居之。不知二千四百有餘里宮城之內，誠有陰陽晝夜乎？有，則又孰爲之日月乎？又曰念根者，性之原，即命也。人天性，地獄性，一念別爾。彈指頃見三十二億百千念，念念成形，形有識，以吾天命之性，未嘗有地獄，不知一念爲人天，爲地獄，可爲性原乎？又曰墻壁瓦礫具有佛性，瓦礫又有念念不乎？又曰千物出後世却乃壞，天地生滅，在菩薩一吹唾中，未知菩薩之力有吹而成，孰與不唾不滅，使之爲無生滅耶？而又使之不能不滅於十二萬，斯之後何也？余時未辯所言，即嘿嘿別去。明日師復謁余邸次，出所著《三境圖論》，其論所演不出所言者<sup>〔一〕</sup>，其圖又曰因境生象，因象生見，生想、生道。余爲披圖誦書，蓋有不得其續。師且過索余言爲引重。余孔子徒也，言不相謀，得非云者。有非其徒所能決，回必將決於言不相謀者

邪〔三〕！夫苟合卦體於人佛之道者，《易》之罪人也。故余爲錄其言，以啓折中者，引于卷之端，非苟合也。抑余聞中土三寶有象，四十二有章，實身迦景摩騰、竺法蘭始。今三境有章又自師始也，貪佛者欲不爭傳競習而得乎？嘻，使三境者誠灼灼不誣，其罔諸法度群想出大允而優人乎四聖之域者，當無勝矣。則是書非台祖之宗子，外道之金城，四十二章之羽翼驂乘歟？師名並學，自號無爲子，台盤石人。脫白于杭之芝阜，受天台旨于知先，今主淨性寺云。

〔一〕其論所演不出所言者：演，原作「瑣」，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回必將決於言不相謀者邪：邪，原作「邦」，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瑞竹圖卷序

竹見於《易》於《書》於《詩》於《周禮》。《易》言卦象，《書》言地宜，《詩》比德君子，《禮》述器於樂也，而未聞以瑞言者。然竹心虛，虛故靈，故與人心往往有感應之機。娥皇、女英哭舜於三湘之野，而湘竹爲之斑然；漢文帝孝於母，而子母筍生白虎殿；唐隴西地饑，而竹爲結米如粳實，民賴以活者百萬數。蓋湘野之文義所感，白虎之萌孝所感，隴西之實仁所感，竹之靈若此，謂非瑞應可乎？雲間心海上人植竹於庭，而有產雙莖並幹者。雙莖並幹，不常得於有竹之所，則歸之海瑞應亦可也。

或曰：心海爲沙門之民，不染於物者，烏有所謂仁義孝節之所感慮？予曰：人情物狀，世容有僞。惟天出之物，不可以僞參也。物不可以僞參，則不可以爲動；物於天出者，其必有以也夫！其徒虛碧氏爲繪竹形來求予言，以記不朽。上人高德余未知，而信其動物者，故爲志之，且使其徒之物我之相感應於理者，不可以離而去也。至正十年十二月朔旦序。

## 毛隱上人序

客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襪橐謁余雲間次舍者，問其出，吳興儒氏子也；問其業，縛筆也。余怪縛筆非沙門事，則曰：「余祖禰業，余弗忘其先也。且自矜生而穎悟，六歲善讀書史，日記萬餘言。長而善草隸詩書，誦於父命爲浮屠，而俚浮屠，惟以習歌唄<sup>〔一〕</sup>、擊鐃考鼓、利人死喪爲事，無所用吾善書記者<sup>〔二〕</sup>。遂服先業，自號毛隱。蓋將附穎而逃吾浮屠氏之耻也，且可挾以見世之賢人君子，如閣老青城先生尚及見之，而喜余之爲，且貽余以詩。今幸願見夫子也，竊嘗誦夫子《三史統辨》數千言，至今口不忘。」余覆其流誦，沛然若大江之奔，決無少哽也。於是異其人曰：「人生之初，受魄於陰，魄盛者多善記。昌黎伯稱毛穎善記，亦豈非以其明眎之裔<sup>〔三〕</sup>，彝月合太陰之精，受魄爲尤盛故爾耶？上人以毛隱自號，非徒欲祖穎裔，而又將傳穎心，至於博纂洽記，述爲文章，資世之賢人君子，以文明昌天下乎！不然，何舍子浮屠事而復其先業，以僕僕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上人之

志有所鬱而未信，可知已。用上人之伎者，毋徒用於字書官府市井貨泉之注記，釋老巫覡之書鈔而已也。抑昌黎言毛穎有時而禿不任事，遂以謝老退<sup>〔四〕</sup>，且有中書不中書之議<sup>〔五〕</sup>。吾將還子顛毛，返子儒衣冠，萬一列諸鴻生碩士，聽受指畫，俾免冠之際，毋得以老退議子者<sup>〔六〕</sup>，子以爲何如？」上人避席載拜<sup>〔七〕</sup>，曰：「夫子倘有意拂試我<sup>〔八〕</sup>，我將加巾冠，載筆以從。」至正九年十二月叙。

自跋曰：余爲此文後，上人者遂幡然爲賈浪仙故事，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衰，折而入浮屠家，如毛隱者多矣。謹錄似方外友覺隱、玉罔、雲谷諸公發一笑云<sup>〔九〕</sup>。

〔一〕惟以習歌唄：唄：原作「咀」，據弘治刻本改。 〔二〕無所用吾善書記者：善，原作「菩」，據弘治刻本改。 〔三〕亦豈非以其明眎之裔：眎，原作「昧」，據弘治刻本改。 〔四〕遂以謝老退：謝，原作「詩」，據弘治刻本改。 〔五〕且有中書不中書之議：下「書」字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六〕毋得以老退議子者：「子者」二字原脫，據弘治刻本補。 〔七〕上人避席載拜：拜，原作「操」，據弘治刻本改。 〔八〕夫子倘有意拂試我：拂，原作「佛」，據弘治刻本改。 〔九〕謹錄似方外友覺隱玉罔雲谷諸公發一笑云：底本原無此句，據弘治刻本補。

### 送用上人西遊序

金僊氏之教，上爲坐，次爲遊，下爲誦習也。滅去動息，歸于頑空，坐而得之；聞觸知覺，會於真



原，游而得之；誦習者，一出一人之學耳。然其游也，不趨乎靈山勝水之聚，求即夫大浮屠之神者，耳目其聲光，則亦僕僕與販丁役卒等爾。四明用上人，蓋有志乎浮屠氏之游，天台、廬阜、羅浮、南嶽，蓋嘗徧歷焉。將自虎丘達金陵，馴致乎五臺之山。其徒自妙聲而下凡十餘人，贈之言而去，又持其卷來請予一言。蓋上人由吾儒而學浮屠，以爲浮屠闊大之言以誘愚，非以誘賢也，故又未忘於吾儒之教，蓋吾儒亦有游矣。孔子轍環天下，太史公歷覽天下之名山大川。孔子不游，無以成《春秋》；太史不游，無以成《史記》。吾嘗見浮屠氏之文史矣，擴諸外學〔一〕，輔諸內典者，曰橘洲，曰石門。吾誦之于，大抵得諸游耳。上人之學得諸游，他日東歸，有所見於言語文字〔二〕，足以繼石門、橘洲者，不屬之上人誰屬乎？不然，僕僕乎與販丁役卒等者，固汝教之所無取也。上人尚以予言勉之。

〔一〕擴諸外學：諸，原作「詩」，據弘治刻本改。〔二〕有所見於言語文字：於言語，原作「予語言」，據弘治刻本改。

## 送照上人東歸序

四明山水與天台並秀〔一〕，說者以比海之方丈、蓬萊，則其鍾爲人物，宜有清明俊傑者出以應時需也。國家開鄉選法已三十餘年，而破選之荒者僅史馴孫氏、程端學氏，而來者無繼焉。豈其人好

隱，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以余交浮屠，南北之秀凡數十人，而明亦寥寥無聞焉。晚始得斷江恩師<sup>〔一〕</sup>，繼得照師覺元，才之難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止，從游於吾門，稱方外弟子。連日夜記書數千言，屬詩文若干首，孜孜自課以爲常，故其行脩業進，今日與昨日之不等夷也。獨惜其學成終歸無所於用，不得應吾盛時賢良之選，以接史程氏之躅，君子不獨爲明之才難惜也。秋高東歸，來別曰：「照也，有母焉，久不覲，心感感焉。矧先生篤倫紀之教，敢辭而歸。」予益歎照之性近於道，而才足與有爲也。使照還鬚髮、加冠巾、有祿位民上，其不篤吾倫紀之教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才之難，而僅得如照者，又逃於浮屠，而未知其返也。故於其去<sup>〔二〕</sup>，余甚惜之，而申以告之。

〔一〕四明山水與天台並秀：山水，原作「水山」，據弘治刻本改。

〔二〕晚始得斷江恩師：晚，原作「晚」，據

弘治刻本改。

〔三〕故於其去：於，原作「三」，據弘治刻本改。

### 送象元淑公住持南湖序

予嘗論浮屠之教足以裨闔宇宙，玩弄人世，歆豔王公大人，遂以法門位吾孔子之次，非徒以閎闊不經之文，亦其徒有異比丘，至靈甚睿，人仰之若古神明者得之。皇帝既定南京，奄有朔服，以天下版籍不白，浮屠民脫兵而遺者十不一二。徵賦動力疲於上，農夫斃版築以萬萬計。已而高望鴻德

者，示化顯神於不可蹤跡之中，天子聞之爲之動色。太史氏錄其人，使有所考，重選精進闍梨，立大壇場，設人天佛事，主以天界，大龍象教門阡仆而一日起立。吁，是孰使之然哉？南湖在秀，當兵車使駟之衝，兵燹後，穹殿湧堂已入焦土，其徒縮以痺蓋，僅如逆旅舍，住山者代難其人矣。象元師由杭之大名<sup>〔一〕</sup>，輒以陞茲座<sup>〔二〕</sup>。吾聞其人於元叟、雪窗、古鼎之間已久，顧今齒愈夙，才愈老，道愈神，其於秀主勝地，起廢補缺，完而大之，使文布述，粲然如承平時，是不難者。至其妙通大知識，一言一動，有以上贊大明之化，靈跡異迹，照著一時，俾王公大夫仰之爲古神明，如前所稱，則其教也，當與吾孔子之教相表裏。西方聖人之道，誰得而廢之？吾以勉象元而還以自勉。青龍集戊申冬十一月廿有一日序。

〔一〕象元師由杭之大名：名，原作「各」，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輒以陞茲座：輒，原作「輟」，據文淵閣

四庫本改。

## 送蘭仁二上人歸三竺序

余在富春時，得山中兩生，曰蘭、曰仁，天質機穎，皆有用世才，授之以《春秋》經史學。兵興，潛于釋，來游雲間，別余曰：「釋氏有衡台派，由北齊悟龍樹三觀法以授南嶽，南嶽以授智者。智者因悟法花之秘，於是約五時，張八教，總括群籍<sup>〔一〕</sup>，歸諸一宗，復述止觀書，教理既白，觀行兼明，以是

傳之章安。章安傳之法花，法花傳之天宮，天宮傳之荆溪，而其道大備。會昌之厄，教帙亡去。吳越王求其書於海國，得諸高麗觀師，四明由之而中興，三竺由之而弘演，猶孔聖之道由河洛而大振，由許李而大行。儒釋盛衰，實相倚伏。今丁世變，剝毀于兵，經火劫，厄甚會昌。學者解散，遺籍漫然，莫從稽正。某輩將參承故老，由二竺始。幸先生一言爲指南。」余謂之曰：文武之道，具在方冊，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汝佛之教亦然<sup>(一)</sup>。二子齒甚穉，志甚宿，學甚武，能以宗乘與吾聖典合而爲一，以載諸行事，以俟昭代之太平。吁，汝乘不墮，則吾道其亦興矣乎！

〔一〕總括群籍：原作「總括總括群籍」，衍「總括」二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二〕汝佛之教亦然：然，原作「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奎法師住持集慶寺詩序

天子即位之元年，於浮屠氏之教既立僧省，以土賦奔命京城者以萬計，而露殍者三千餘人，高德之寂而去者十有二人。上命僧統曇師，傳錄之遺而得恩歸故山者數十人，而會稽方舟奎師由旌德新領天竺之大集慶住持事，於是薦紳士及其同袍莫不謂法社之得人。予聞主集慶者，由宋南峰佛光而下，若元之無極、宗周、天岸諸公，皆僧中大龍象，而桂子山之蟾兔尚有光也。今方舟踵其躅，清標古

韵之所及，吾見桂子之山若增而高，蟾兔之窟若闢而朗也。於其行也，書以贈之，同盟之士歌以餞者，係諸後云。

### 送儀沙彌還山序

海內兵變，三教之厄，浮屠氏爲甚。壇塔資爲烽燎，幸存者宿爲戍舍，沙門之桀，至有易廬改服以從，山臺野邑毀去〔一〕，幾與會昌之厄等。其能卓然自立，不忍償其法門者，百無一二。大阿蘭若力扶象教，又以徭賦同瘦編戶，其暇拔漏身，譚覺路，越濁悟昏，以爲教乎？驪峰，余客富春舊遊地也，方外友雪舟尊者月一招致，至則爲宿，留旬浹而後去。時沙彌儀年甫十二三，侍師左右，應對進退，一一中軌，則余山中所爲文，三過即能背誦。去之十餘年，驪峰兩罹兵燹，而雪舟亦隔世矣。寺之徒日解散，儀獨結茅爲蓋，守其故址而不去。今年，不遠四百里謁余雲間，談山中往事，恍如雷比丘夢。竟三日告別，索一言歸爲山靈重。吁，浮屠氏遭兵不改業，又不自償其法門，如儀者能幾何人？於其來也，不無感焉。其歸也，不無望焉。吾老未木，尚及見驪峰宿草復還舊觀，吾復大書歲月，出窟鍾以落之，有日期也〔二〕，儀勉之耳。同袍曰仁曰蘭，在雲間者，當詩以繫吾卷。

〔一〕山臺野邑毀去：邑，原作「色」，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有日期也：期，原作「斯」，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琦上人孝養序

韓子曰：人有儒名而墨行、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游乎？曰：揚子雲稱在門牆則退，在夷狄則進。蓋儒焉而行墨者退可也，墨焉而行儒者進可也。浮屠文暢以慕吾道，周游天下，必有請於縉紳先生之教，故爲韓子所進焉。夫彼之教以蔑君親之倫，而吾之道以有人倫爲教。今有人焉，宗浮屠之教，而又一旦幡然自外其說以還吾道，君臣父子之懿也，又豈非君子之亟予乎？琦上人，吳之儒氏也。自幼落髮爲浮屠天平山中，壯遊四明雪竇，見石室禪師，深器之，俾職記室。後浮游淮湘間，以肆其輕世之志。未幾，丞相府以東土名宿所推，俾主毗陵龍興禪寺，留不期月，忽自喏曰：「出家以能脫俗而去，使俗高而慕之，以爲不可及也。奈之何又挂名官府，罷送迎道路，覆爲俗所厭邪？且余母耄矣。」即飄然荷包笠<sub>(一)</sub>，尋先人舊廬於蠡澤之上，而先廬敞矣。今將築屋一區，以養其母而終其天年。計未知所出，首以其事告予。蓋上人嘗以儒行爲余友者也，今又還天倫之懿，職其孝於母，以風動其儔輩。吳人多孝親而義於成人之盛事，聞上人之風，其不有勇棄金粟，如棄執鉢浮屠以佞土木偶者，吾不信也已。上人出予言以往。吾明年至蠡上，將覩子之室突如化成，堂上之親無恙，且當爲子奉豆觴爲壽云。至正八年秋七月序。

〔一〕即飄然荷包笠；荷包，原作「戒色」，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抹撚氏注道德經序

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聖人載道於言，未嘗不簡易著明，自非不愚之極，皆可得而白也。故曰：「道若大路然。」老氏之道，與吾聖人之道本無二也，引以爲異者，私知求之之過也。於是乎有真無之論，要非老氏之本也。金人抹撚氏仲寬以吾聖人之學注老氏之書，深諱儒者以虛無、以絕滅禮樂、以慘刻術數言老子，而必欲證其道以同吾聖人。蓋其讀老之見有獨至，而自信者篤矣。觀其十一章，首闢虛實之論，與夫真無妙有之譚，十三章深折滅生脫患之說，二十二章極其至精於真實信驗，三十七章以天下之事相生相代爲理之必至，五十三章爲備論修齊治平之道，八十章爲歷叙至治之化，以還淳返樸，望於後聖之治。於此見老氏之學，非虛無之祖；而老氏之道，非機謀術數者之所爲也。坦乎其言，實訓詁諸家之所未見也。吾於是感無極翁之論無，即老子有生於無之旨，而惜鵝湖諸子之疑於無者，未見抹撚氏之論也。其高第弟子爲四明董自損，嘗受師旨爲同歸論，今將板竹其師所注老氏經若干卷，持其編來見予錢唐，丐一言以引首。予頗是其說，故爲之序云。至正六年冬有十月望序。

### 送鄧煉師祈雨序

洪武二年夏旱，松陵太守陳府公初下車，首詣瞿曇祠求雨。十日不降，守怒，欲焚曇像〔一〕，浮屠氏拜以免。六月二十日壬午，移禱于鄧煉師法壇，明日移壇公宇，守自製心詞一章，告天曰：下民六月之旱無伸，所求上天三日之霖，有感斯應。鄧爲奏章上帝，然後役五雷丁甲，呼吸鬼物。是日少女風從西北起，迅雷一聲振屋瓦，大雨如注。一日雨，二日雨，三日大雨足。淞民咸拍手相慶，曰：「此府公方寸中雨，而非鄧之法力，則亦無以成其誠感之速也。」守命屬吏於琮乞一言於東維先生，爲鄧之勞。先生爲叙其事，而又侈之以歌曰：

東海水，枯沃焦，神工無處尋天瓢。松陵太守閔民苦，疾呼鄧師誅魃妖。誅魃妖，役丁甲，蚩尤鼓風旗倒插。搜龍龍走白龍潭，迅雷夜擊干將匣。於乎，縣令不積薪，將軍不拜井。爐煙一穗達丹誠，三日甘霖雲萬頃。君不見漕家糧船星火急，瓜洲渡頭河水澁。蒼天蒼天不悔旤，海民盡作枯魚泣。鄧師鬼工煩叱訶，稻田粒粒真珠多。松陵太守報新政，和氣化作擊壤堯民歌。（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〇）

〔一〕欲焚曇像：像，原作「象」，據清抄全錄本改。



## 送鄉人韓道師歸會稽序〔一〕

〔一〕按此篇正文與上卷《送韓諤還會稽序》大同小異，但稱所送之人爲「會稽道師致用父」，又文末署「老鄉客楊維楨」之前多「至正十三年青龍集癸巳七月七日」一句，或有資於考證，故刪其正文而仍存其目。

# 全元文卷一三〇四

楊 維 禎 二二二

## 贈杜彥清序

余曩遊海上之小金山，泊舟赤松溪上，午夜月明如水，聞水東歌聲，纍纍乎如貫珠，已而又聞紫鸞聲穿起林杪，如雲端仙人挾笙鶴而去。異而問其人，則曰：「真定杜清氏之轉喉引商聲之歌，間以湘竹之龍鳴也。」余明發開舟，不及識其人。今年秋，再遊海上，道過赤松，而清來相見，爲余作慢辭古調及秦樓三弄，遂出楮求一言以別。昔賈充在落，會夏統氏之客舟，充以會稽土地間曲叩之，統爲歌大禹氏朝會之歌及伍胥小海之唱，其音節慷慨激裂，天風雲雨爲之響應，又掀髯作一悲嘯，沙塵煙起，止之而後已也。吾後日舟還溪上，約吾竹西老人，當重叩爾土地間曲，如仲御氏之不忘其鄉者，豈無龍山朝會萬國授化之遺音乎？竹西當爲余協調于櫂杪之檀而發余鐵龍之不平者，夢寐以之。

## 周月湖今樂府序

士大夫以今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庾吉甫、楊淡齋、盧疏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籍則有如貫酸齋、馬昂父。其體裁各異而宮商相宣，皆可被於絃竹者也。繼起者不可枚舉，往往泥文采者失音節，諧音節者虧文采，兼之者實難也。夫詞曲本古詩之流，既以樂府名編，則宜有風雅餘韻在焉。苟專逐時變，競俗趨，不自知其流於街談市諺之陋，而不見夫錦臙繡腑之爲懿也，則亦何取於今之樂府可被於絃竹者哉？四明周月湖，文安美成也公之八葉孫也，以詞家剩馥播於今日之樂章，宜其於文采音節兼濟而無遺恨也。間嘗令學子吳毅輯而成帙，薰香摘艷，不厭其多，好事者又將繡諸梓以廣其傳也，不可無一言以引之，故爲書其編首者如此。至正七年十一月朔序。

## 李庸宮詞序

大曆詩人後，評者取張籍、王建，而建之宮詞非籍可能也。宮掖之事，豈外人所能道哉？建雖有春坊才，非其老璫宗氏出人禁闥，知史氏之所不知，則亦不能顯美于是。本朝宮詞自石田公而次，亡慮數十家，詞之風格不下建者多，而求其善言史氏之所不知，則寡矣。東陽李庸仲常爲宮詞四十

首，流布縉紳間，不特風格似建，間有言史氏之所弗知〔一〕，如金合草芽、胡僧扇鼓、漢記琵琶、興隆巢笙、內苑籍田、室蠶繰事是已。蓋仲常以能詩客于館閣諸老者，且十有七年矣。其吏于徽政及長信，得聞見宮掖者，亦熟矣。然則代之善爲宮詞者，豈直愼怨興象之似建爲得哉？觀是詞者尚以是求之。至正戊子八月甲午序。

〔一〕間有言史氏之所弗知：言史氏，原作「史言氏」，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沈氏今樂府序

或問：騷可以被絃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絃，則騷其不可乎？或有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曰：騷之下爲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況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以聲文綴於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二〕，則出於關、庾氏傳奇之變，或者以爲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雎》、《麟趾》之化，漸漬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媒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盧、滕、李、馮、貫、馬、白，皆一代詞伯，而不能不遊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邇年

以來，小葉俳輩類以今樂府自鳴，往往流於街談市諺之陋，有漁樵歎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爲何如也？吳興沈子厚氏，通文史，善爲古詩歌，間亦游於樂府。記余數年前客太湖上，賦《鐵龍引》一章，子厚連和余四章，皆傲鐵龍體，飄飄然有凌雲氣，心已異之。今年，余以海漕事住吳興者閱月，子厚時時持酒肴與今樂府至，至必命吳娃度腔引酒爲吾壽，論其格力，有楊、盧、滕、李、馮、貫、馬、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無小葉俳輩街談市諺之陋。關、庾氏而有傳，子厚氏其無傳，吾不信也已。書成帙，求一言以引重，因爲論次樂府之有古今，爲沈氏今樂府序。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十四日序。

〔一〕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勸，原作「觀」，據弘治刻本改。

## 沈生樂府序

張右史嘗評賀方回樂府，謂其肆口而成，不待思慮雕琢。又推其極至，華如遊金、張之堂，冶如攬嬌、施之祛〔一〕，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具是四工夫，豈可以肆口而成哉？蓋肆口而成者，情也；具四工者，才也。情至而此，賀才子妙絕一世，而文章鉅公不能擅其場者，情之兩至也。我朝樂府辭益簡，調益嚴，而句益流媚不陋〔二〕。自疏齋、酸齋以後，小山局於方，黑劉縱於圓。局於

方，拘才之過也；縱於圓，恣情之過也，二者胥失之。松江沈氏嘗從余朔南士間，聽於音，往能吹余大小鐵龍，作《龍吟曲》十二章，遂遊筆樂府，積以成帙，求余一言重篇端。披其帙，見其情，發於成於才者亦似矣。生益造其詣，以小山之拘者自通，黑劉之恣者自搏。生之樂府不美於賀才子者，吾不信已。生讀書強記，有誌晉人帖、南唐人畫，樂府特其餘耳。有求生之才者，勿以是掩之。

〔一〕冶如攬嬌、施之祛：冶，原作「治」；祛，原作「祛」；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而句益流媚不陋：

原作「而句益蓋流媚不陋」，衍「蓋」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 瀟湘集序

余在吳下時，與永嘉李孝光論古人意。余曰：「梅一於酸，鹽一於鹹，飲食鹽、梅，而味常得於酸鹹之外，此古詩人意也。後之得此意者，惟古樂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為韙，遂相與唱和古樂府辭。好事者傳於海內，館閣諸老以為李楊樂府出而後始補元詩之缺，泰定文風為之一變。吁，四十年矣！兵興來，詞人又一變，往往務工於語言，而古意寢失〔一〕。語彌工，意彌陋，詩之去古彌遠。吾不意得《瀟湘集》於四十年後，尚有古詩人意也。瀟湘為洮陽唐升氏，字伯奮，自湖湘流離，越江漢，歷閩嶠，抵金陵，過錢唐，上會稽，周流幾萬里，無居與食，然不肯少貶事王侯，覓知己，顧容與於吟

咏，求海內知言以質其所能，此升之見余草玄閣也。其詩多傷賢人君子不得志，而不肖者合於世也。其樂府、古風謠平易不迫，非有所託不著，至憤頑嫉惡、慷慨激烈者，聞之足以戒，而言之無罪矣。《三百篇》以六義見諷刺，瀟湘詩人不合於古風人者，寡矣。於是賞會之餘，爲之評點，使覽者知我朝之詩如《瀟湘》者，亦可刻金石、流管絃，豈非吾儕遺老之至望哉？至正丙午三月望日序。

〔一〕而古意寢失：失，原作「矣」，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醫莫切於對證，證莫切於對藥。藥投其對，牛溲、馬渤、癩狗之寶，能擅功於一時。不然，黃金、水銀、鍾乳、琅玕、沅之沙、婆律之腦、蛇之黃中，無益其貴也。餘姚醫學錄苗君仲通論著《備急活人方》，會粹諸家所載、祖父所傳、江湖所聞及親所經驗者，筆成一編，世有奇疾，醫經所不備，醫流所不識，獨得於神悟理會而著爲奇中之方，此其難也。夫人不幸抱奇疾，至於醫經不備、醫流不識，遂謂無藥可治，使病者待期以盡，不亦可悼也哉？妄庸者亂投藥餌以探疾，重不幸速其斃，是醫殺之也。是書一出，備醫經之未備，識醫流之未識，使天下不幸抱奇疾，有對疾之證，對證之藥，不重不幸爲妄庸醫之所殺，是不大可慶歟？昔甄權不著方書，其言曰：「醫者，意也，不可以著書。」權蓋以意得者

自秘，非淑後之仁也。君推其獨得，喜與天下後世共，其用心廣狹何如哉？鋟諸梓，而過徵余序，於是乎序。

## 杏林序

江陽許守中氏，業醫已十數世，至守中名愈大，施愈廣。人以疾邀者，無分貴富賤貧輒往，往輒效，而例不求施，鄙宋清之施藥受券爲市醫，而切慕董杏林之爲人。淞謝侯伯照嘗俾工畫者圖杏林以爲贈，而又求言於予。予惟杏自托吾聖人爲壇緇帷之林，而六經之教始及天下，澤覃於萬世無止。噫，杏之盛也，蔑加此已。神仙者流如董奉氏，亦托杏爲施，成林於廬山五老之間，其施雖隘，杏之惠猶未絕也，其不愈於羯鼓催花，驕兒婦人以造化立坊碎錦，侈客於午橋之游衍者乎？若托之卯金之帝，有曰實大如梨，文頰如橘，食其味者可以辟穀而上仙<sup>(一)</sup>，則吾未之信。而奉之杏也，即嵩山之杏耳，將無信乎？嵩之杏以萬計<sup>(二)</sup>，其民遇飢年皆賴杏爲命。而奉之以杏一器，易穀一器，以贍飢者，藉杏以爲施，仁亦至矣，又何必神辟穀之杏乎？吁，此奉狡獪術也。守中氏以其施爲心，而不藉狡獪，以爲神杏之植多植寡吾曾不計，而況計粟之易多易寡乎？此其爲仁，近吾聖人之仁，而非狡獪之仁也。使守中有計較心，又何愈於宋清乎？守中聞余言而謝曰：「擴予仁者，先生之教也。」



〔一〕食其味者可以辟穀而上仙；原作「食其味者可以辟穀而上仙」，衍一「者」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二〕嵩之杳以萬計；萬，原作「葛」，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贈醫士莫仲仁序

淞之張涇有醫術過人，名於士大夫者，曰莫仲仁氏。予來淞，未識其人〔一〕，仲仁首謁余，扣其術，莫能對，顧相視一笑耳。從者曰：「仲仁氏病聾。」余怪聾若是，何以聰於五聲之醫乎？易其人且疑其術異，而隣有以其病召之，即療若神者，始驚其術。且又介馮生淵持卷謁文，生爲件狀曰：「邑人某病蠱，衆醫莫療〔二〕，仲仁氏以峻劑吐蟲若干升，生立愈。又某病寒，逾九日讖口發狂，陰且縮法死，仲仁氏徐以常藥理之而平。又某病噤痢，不食，餘七日氣始絕。仲仁氏投以湯飲，即內食飲而起。又大官某氏病瘵，醫衆爭進藥期勝，仲仁氏望之而走，曰：「雖扁鵲不可醫已。」出門而斃。」諗爾，則仲仁氏聾於耳，未嘗聾於心與目也。桑君教扁鵲者以飲上池，而使之視其五臟若神鏡見膽耳〔三〕。故鵲兄弟三人皆善醫，長兄神於視色，仲兄神於視毫毛〔四〕，醫固不貴於聰聽，而貴於明視也，諗矣。余聞古至人者，有明而不視，聰而不聞，蓋養明於不視而無不視，蓋養聰於不聞而無不聞。若仲仁之聾，其養聰者非歟？不然，聾者視明，瞽者聽聰，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仲仁氏聾於耳，宣其聰於心與目者，非妄庸師之可及也。今之妄庸師〔五〕，有推而爲國師，衣繡驅良，從者後先，以出入於

王公貴人之門，遇疾則雜投藥石，以希倖中，中輒繳美譚於文章家，以登載其能，不中，不以咎之也。若是者，曷可勝算？而仲仁氏覆以病，遽見遺於野，是戢勁翻於鷓之退〔六〕，藏逸蹟於駿之伏者也。其求余言，與夫衣繡驅良、飾繆陋以繳美譚者異，故予樂畀之以言。至正庚寅春王三月有二日拜手書。

〔一〕未識其人：未，原作「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衆醫莫療：療，原作「潦」，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而使之視其五臟若神鏡見瞻耳：瞻，原作「瞻」，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仲兄神於視毫毛：毫，原

作「豪」，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今之妄庸師：原作「今之妄庸師師」，衍「師」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六〕是戢勁翻於鷓之退：翻，原作「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無聲詩意序

雲間陶叔彬氏有畫帙，題曰《無聲詩意》，皆錄代之名畫也〔一〕，請予文序其端。東坡以詩爲有聲畫，畫爲無聲詩，蓋詩者心聲，畫者心畫，二者同體也。納山川草木之秀，描寫於有聲者，非畫乎？覽山川草木之秀，叙述於無聲者，非詩乎？故能詩者必知畫，而能畫者多知詩，由其道無二致也。叔彬名畫以詩意，不惟知畫，其知詩矣。詩之弊，至宋末而極。我朝詩人往往造盛唐之選，不極乎晉魏漢楚不止也，畫亦然。吁，此豈人性之有異哉？世運否泰之異耳。第未知叔彬所蓄之畫，繇宋而

唐者幾何？繇唐而晉魏者又幾何？求之勤而藏之夥，他日使余見之，某畫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也，尚有以卜余論之不誣人哉！是爲序。

〔一〕皆錄代之名畫也：畫，原作「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圖繪寶鑑序

雲間義門夏氏孫名文彥，字士良，集歷代圖繪寶鑑凡若干卷，由史皇封膜而下，訖于有元，凡若干人。其詳博補郭若虛之所遺，其用心亦勤矣〔一〕。其子大有持其編謁予草玄閣〔二〕，曰：「鄧椿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先生，海內名人〔三〕，與歐陽文忠、東坡、山谷、後山、宛丘、淮海、月岩、漫士、龍眠諸公等聲價，敢乞一言標其端。」予曰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妄庸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嶽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數百人〔四〕，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才賢、山林道釋、世胄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神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

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猫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真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真者即能奪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吾顧未知寶鑿中事模擬而得名者，士良亦能辨之否乎？雖然，梁武作歷代書評，米元章作續評，非神識高者不能。吾欲作《歷代畫評》以繼蕭、米，士良父子當有以贊予之品藻也。而吾所屬大有《圖畫紀詠》，則當亟成以繼《寶鑿》云。是爲序。

〔一〕其用心亦勤矣：原作「其用亦勤持矣」，據清抄全錄本改。〔二〕其子大有持其編謁予草玄閣：謁，原作「謂」，據清抄全錄本改。〔三〕海內名文人：名，原作「智」，據清抄全錄本改。〔四〕應詔者至數百人：數，原作「如」，據清抄全錄本及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寫神葉清友序

古今稱傳神者，晉之顧長康氏。長康寫照非徒得人之形似，而併以其情性精爽者得之，此古今之稱妙也。其寫裴叔則頰上益以三毛，而裴之神明見；寫謝幼輿置之岩石之裏，而謝之情性知。傳神而不得其精爽情性，徒求規規之形似，其去土木之偶奚遠哉？天台葉清友昏，其父可觀覲京師，嘗寫天顏，被命爲提舉梵像監。清友紹其家傳，嘗爲予寫鹿冠吹笛之像于五湖之間，談者謂非徒得予

形骨，而又得予神明，不在長康氏之下也。予嘗論傳神如長康氏，可謂絕古今之妙矣，抑律之在古殷之畫工〔一〕，則長康氏又有所不能也。高宗夢賢於野，俾畫工以像求之，得諸傅說惟肖，說以夢交於畫工也，吾不知畫工何以而得肖於君之像也。畫工之神，蓋有陰敝造化之妙者矣。聖天子方寤寐求賢，版築之下，亦有其人，或俾圖像，子試以畫工之神於商者神於今也，長康氏之稱妙者，又何足爲清友道哉？

〔一〕抑律之在古殷之畫工：畫：原作「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周仙客談祿命序

予嘗於談祿命者爲之言曰：「德勝命者昌，命勝德者亡。」推祿以命，孰愈推祿以德？因舉古德二事：五代王延政守建，遣一部將報事軍前，後期當斬。歸語其妻連氏，連氏急遣逃之，且資之金。部將潛投江南李主，隸查文徽麾下，徽攻延政，部將領師。城業陷，下令曰：「有能全連氏一門者賞。」連氏急告曰：「將軍不活建民，妾請先死，誓不獨生。」部將爲之戢兵，全城不殺。至今連氏爲建大族，世食祿位，官至卿相。宋王方贊，上遣均兩浙田稅，錢氏時毒斂，畝至三斗，贊陡減二斗。使還，上責陡減田額，贊對曰：「畝賦一斗，此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宜復循僞國弊政？」上

喜，可其奏。至今浙田著爲令，贄之遺澤也。官驟升右司諫，至京東轉運鹽使，生五丈夫子：臯、準、覃、鞏、罕，準子珪，官至宰相。夫以一將婦一稅使存心仁厚，其福身福家以覃其子孫之慶者如此。今食祿貴人，任人家國事，不肯出一言立一政以利天下，惟務全身保妻子以爲福人能事，而身或有不全，妻子或中走其門者無虛日。仙客談祿必先警其凶吝〔一〕，更宜推古德事以啓之，如連、王氏之福身福家以覃其慶於子孫者〔二〕，仙客之術將有古君子之教也。故疏以告之。

〔一〕仙客談祿必先警其凶吝：吝，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二〕如連王氏之福身福家以覃其慶於子孫者：王，原作「二」，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送楊懋昭占數序

自星命之學代神蓍，而《易》之數荒矣。天地之大，不逃乎數，而況於萬物乎？天地有定數，則寒暑乘除有定算〔一〕。《書》曰：「先其算命。逸書。」今之數家有算術，而可以推步人之吉凶悔吝，亦神蓍之余靈已乎！西蜀楊懋昭，算數以決人事，人推爲神算，非其算過於蓍蔡者乎？吾觀世之術數亦衆矣，必據人之生年月日時，否必傳聲傳字畫，而後數可依也。懋昭不然，占人意於冥交默接之中，而數生焉，數生而卦象出焉，卦象出而《易》之繇灼見於休咎之應。吁，亦神矣。故曰：算過於蓍

蔡，而知大《易》前民之用者未忘也。雖然，卦爻，數也，有理焉。理制於數，而理之順亦足以役數。嚴遵以《易》占人，而必依數言理，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蓋約數以理也。邴吉以陰德延齡，貢禹以守節愈疾，非理之順者足以役數乎？懋昭言人以數，蓋亦參之以理？庶先天後天之道備，而《易》之教行矣。懋昭避余言，書其說以去。

〔一〕則寒暑乘除有定算：暑，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送何心傳序

世之非相地者曰：「古之葬者，授地於百司，無相地之術也。昔之聖人仰觀俯察，求利於吾人，至於農獵之賤，無不推其利害以詔於人，使相地之術果信，何其教不在農獵後也？」余嘗辨之曰：卜其兆，或以爲藏者安不，不可無也；卜其脉絡形勝以爲生者貧賤富貴壽夭賢昏之辨，則未必有也。《詩》云：「既景乃岡，相其陰陽。」則岡之陰陽，亦有係於相宇之便不便者。《書》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雒食。」則之東西，亦係於遷邑之利不利也已。然擇丈尺之窆，以覬福於百年之腐骨，使人之愚子孫藏其祖考十年五年不即土者，則狐首指蒙之書之過也。天台何心傳，宋大學博士瓜隱先生之孫也，家有六宜樓，以延海內之名師傅。講習之餘，有傳其師玉平山人相地之術，將挾是以遊京師，

求余一言以自傲。余謂京師有公劉之相宇，姬旦之遷邑，子之術亦有應於詩書者不乎？不然，以狐首指蒙之書占一抔之土，以虛喝既利以售其術於人之愚子孫，吾固未之予也<sup>〔一〕</sup>。玉平之師之曰：「悟流峙之法以闡河洛之闕藏<sup>〔二〕</sup>，探動靜之機以識乾坤之妙用，此陰陽者流之上術也。」心傳有傳於此，則吾之所未予者，其知免矣夫！至正八年九月十日序。

〔一〕吾固未之予也：未，原作「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悟流峙之法以闡河洛之闕藏：闡，文淵閣四庫本作「闡」。

### 贈相士孫德昭序

戰國以來，聖人之道不行，士之急功利者變而為遊說，為滑稽，為刑名，然以三寸舌簧鼓天下之向背者，則異甚於從衡捭闔之術也<sup>〔一〕</sup>。漢有天下，風俗稍一。被從衡捭闔者，知其伎之窮，則又轉時為談天相人之術，敗君誤世者往往有焉，而明昭往史亦不少也。唐以後習相人術者，益紛紛焉挾是以為食，則其售於人者急，而罔於人者宜無所不至。揣摩臆度，言與其術，自兵而有弗計也。嘻，以相求相者，將有利於己之貴富慶祥；以相相人，尤將有利於人之貴富慶祥耳。故相人者言慶言祥，則求相者喜；言妖言禍，則求相者怒。相人者將以為利也，又安得言妖言禍以犯人之怒而絕己



之利哉？毋怪其揣摩臆度之說與其術，自兵而有所弗計也。雲間孫得昭氏，於金陵山中得異人相術，其授受不苟，其談相於人也，善則云善，惡則云惡，善不善也由乎人，利不利也由乎天，而吾所首之術不明由人由天者有所改也。所謂士之仰不愧、俯不作者歟？相術而有人若是，蓋亦近乎道，以君子之論有所弗惜也。因其乞言，遂書以爲序。至正九年夏五月十四日。

〔一〕則異甚於從衡掉闔之術也：掉，原作「押」，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下句「掉」字同。

## 送陳生彥高序

藝必貴乎精，精而後化〔一〕，化而後神。師曠氏之鼓琴也，奏清徵而玄鶴集，奏清角而風雲猝變者，非其精而化、化而神之效若是歟？君子論古樂之人而動物者必曰琴，而箏、篳篥有所不預焉。於乎，大雅之音無聞也，則知今之樂有精而化、化而神如師曠氏之琴也〔二〕，獨不動物乎？松陵陳生彥高博學多才藝，尤邃于音律。余嘗於三泖水雲之區，聽其鼓十三弦之操，作商聲調，林籟激發〔三〕，轉徵音而魚龍悲嘯。緣情而鼓，欲樂則樂，欲悲則悲，故喜者或墮淚，戚者或起舞，所謂藝之動物者非歟？余聞晉謝仁祖喜箏，歌《秋風》一詞而受遇於桓溫，亟引歸府。生嘗東游甌越，達官貴人有以溫之引仁祖者引生矣。今且給事漕府，將有祿位於民上矣。吁，非其藝之動物，而遇於人者至是

乎？吁，一藝之精尚耳，而況藝之尚於生者乎？因其請言，故爲藝說以奇生之遇，而歎儒人遇有不如生者，非藝之罪也，藝之精而至於神者，未至於生也。至正庚寅三月十五日序。

〔一〕藝必貴乎精精而後化；二「精」字，底本皆作「積」，文淵閣四庫本皆作「積」，據上下文意改。

〔二〕按

本篇正文底本只存四行，至「如師」二字止，自「曠氏之琴也」以下據四部叢刊本補。

〔三〕林籟激發：籟，四

部叢刊本作「瀨」，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朱明優戲序〔一〕

百戲有魚龍、角觝、高繩、鳳皇、都盧、尋幢、戲車、走丸、吞刀、吐火、扛鼎、象人、怪獸、舍利、潑寒、蘇莫等伎，而皆不如俳優侏儒之戲，或有關於諷諫，而非徒爲一時耳目之玩也。窟礪家起於偃師獻穆王之伎，漢戶牖侯祖之以解平城之圍，運機關舞埤間，闕支以爲生人〔二〕。後翻爲伶者戲具，其引歌舞，亦不過借吻角唼唧聲，未有引以人音。至於嬉笑怒罵，備五方之音，演爲諧譚，嚙啞而成劇者也。玉峰朱明氏，世習窟礪家，其大父應俳首駕前，明手益機警，而辨舌歌喉又悉與手應，一談一笑，真若出於偶人肝肺間，觀者驚之若神。松帥韓侯宴余偃武堂，明供群木偶爲《尉遲平寇》、《子卿還朝》，於降臣昏辟之際〔三〕，不無諷諫所係，而誠非苟爲一時耳目玩者也。韓侯既賚以金，諸客各贈

之詩，而侯又爲之乞吾言以重厥伎。於是乎書以遺之。時至正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有三日。

〔一〕本篇底本原缺，今據四部叢刊本補。 〔二〕闕支以爲生人：闕，四部叢刊本作「關」，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於降臣昏辟之際：昏，四部叢刊本作「民」，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優戲錄序

朱儒奇偉之戲，出於古亡國之君〔一〕。春秋之世〔二〕，陵轢大諸侯。後代離析文義〔三〕，至侮聖人之言爲大劇，蓋在誅絕之法。而太史公爲滑稽者作傳，取其譚言微中，則感世道者深矣。錢唐王曄集歷代之優辭有關於世道者，自楚國優孟而下，至金人玳瑁頭，凡若干條，太史公之旨，其有概于中者乎！予聞仲尼論諫之義有五，始曰諂諫，終曰諷諫，且曰：「吾從者諷乎！」蓋以諷之效，從容一言之中，而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者之所不及也。觀優之寓於諷者，如漆城、瓦衣、雨稅之類〔四〕，皆一言之微，有回天倒日之力，而勿煩乎牽裾伏蒲之勃也。則優戲之伎雖在誅絕，而優諫之功豈可少乎？他如安金藏之剝腸，申漸高之飲醜，敬新磨之勉戮疲令，楊花飛之易亂主於治，君子之論，且有謂臺官不如伶官。至其錫教，及於彌侯，解愁具死也，足以愧北面二君者，則憂世君子不能不三喑於此矣。故吾於曄之編爲叙之如此。使覽者不徒爲軒渠一噱之助，則知曄之感，太史氏之感也歟！

至正六年秋七月序。（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 以上黃仁生、馮昌梅點校）

- 〔一〕出於古亡國之君：亡，原作「忘」，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春秋之世：秋，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三〕後代離析文義：析，原作「拆」，據四部叢刊本改。 〔四〕如漆城瓦衣雨稅之類：雨，原作「兩」，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全元文卷一三〇五

楊維禎 二三

##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天地位而水爲之脉絡，脉絡運而天地之功成〔一〕。古者水病民，神禹氏治之，功與天地等。代之職水者，雖小大不侔，其得一日廢耶？此周之匠人稻人，漢之水衡水司空之官所由著，而今之都水使者之司所由立也。大德初，司置平江，曰行都水監。泰定年改庸田，遷松江，以置不常，人視爲疣舍，故棟宇弗葺〔二〕，寄署于它所。至正元年，重置司平江，秩隆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官與風紀重臣交調，御兼行工部事，掾屬亦皆視司臬吏遴選，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視昔有加。八年，都水使者左答納失里公來，謂今聖天子切切焉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也，故署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他所，事體弗稱。先是請於朝，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郡治西財賦府故基若干畝〔三〕。於是鳩工庀材，經始於是年十月八日，不三月告完。中堂弘敞，掖室靜密〔四〕，幕司

曹舍，鱗次翼張。旁爲繚垣，前爲崇閣，氣勢突兀，規模備具。吳父老咸扶藜仰瞻<sup>〔五〕</sup>，嘖嘖稱贊，以爲不自意垂白復見是司之新也。既而群工竣事，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宇<sup>〔六〕</sup>，相與舉酒落成。幕元僚沙君來請于維禎，願有以記。維禎考中吳水患，自宋季兵部韓殿省郊寘<sup>〔七〕</sup>，父子經營，規畫亦詳矣。其溧陽五堰<sup>〔八〕</sup>，江陰十四瀆、宜興大吳等瀆<sup>〔九〕</sup>，松江曰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也。然未若我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足以消其震盪漂忽之變也。大德間，三江陸塞，平章徹里氏濬治功成，民到于今稱之。邇者洪河暴決，折而西北流，天子一念動坤載，遣使沉璧而河復故道。吁，官都水者，上以聖天子之心爲心，下以徹里氏之功爲功，三吳之民尚有昏墊而無訴者乎？抑相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世未有順於理而利不興，亦未有逆諸理而害能除者。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順理也。鯨之反是，則以方命。命者何，即理也。以水爲職者，職與理應，雖湯湯可乂，不則天下之治水者，皆鯨也，可不慎哉<sup>〔一〇〕</sup>！左公字廷憲，居憲府，使雲南，巖巖有風采。奮髯之頃，奸膽盡落，到官視民，飢溺猶己。是年十二月，除浙東閩帥。大使尚公有用，字繼賢，是年九月卒于官。副使散竹，字質卿。康公若泰，字魯瞻，是年五月除國子監司業。僉事觀音奴公，字國寶，是年十二月除福建憲。僉事王公仲溫，字輔卿。照磨李岷，字公錫。分事董役者，掾吏錢璠、奏差蔡琳、李報也<sup>〔一一〕</sup>。繫之辭曰：

邈哉法象，類玄與黃，坎德流長。雷雨在上，江河在下，吐納陰陽。維坎之德，惠迪惟吉，從逆惟殃。帝憫下土，具區茫茫，忽焉震盪。周官稻人，漢司水衡，利修于農。叶。爰設司存，保

彼東方，臬臣之良。爲天子使，材負且幹<sup>〔一〕</sup>，不吳不揚。相彼天時，以順地理，恩肥海邦。水居其壑，土反其宅，昆蟲蟄藏。畊食鑿飲，男樂其作，女修其紅。叶。年穀屢登，順成八方，其蠟悉餐<sup>〔二〕</sup>。叶。職臣報功，曰我水庸，長發農樣。作郎反。

〔一〕脉絡運而天地之功成：脉絡，原脫，據明弘治刻本補。〔二〕故棟字弗茸：字弗茸，原作「其署」，據明弘治刻本改。〔三〕仍得撥地郡治西財賦府故基若干畝：郡，原作「群」，據明弘治刻本改。〔四〕掖室靜密：掖，原作「挾」，據文淵閣四庫本改；靜，明弘治刻本作「靚」。〔五〕吳父老咸扶藜仰瞻：扶藜，原作「扶黎」，據明弘治刻本改；文淵閣四庫本作「杖藜」。〔六〕長貳率僚屬位正新宇：宇，原作「守」，據明弘治刻本改。〔七〕自宋季兵部韓殿省郊亶：季，原作「李」，據明弘治刻本改。〔八〕其溧陽五堰：溧，原作「漂」，據明弘治刻本改。〔九〕宜興大吳等濱：興，原作「具」，據明弘治刻本改。〔一〇〕可不慎哉：慎，明弘治刻本作「懼」。〔一一〕奏差蔡琳李報也：報，明弘治刻本作「振」。〔一二〕材負且幹：材，明弘治刻本作「販」。〔一三〕其蠟悉餐：餐，文淵閣四庫本作「通」。

### 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記

《禹貢》九州方物，而茶不在列。蓋古之茶在藥品，而未爲食品也。至唐茶飲始盛，不惟華人嗜之，回鶻氏亦驅馬相市。言利者不得不與鹽筴同科，故始稅於趙贊，增於王播，而榷於王涯，茶遂爲

財賦之原，而後之爲國者不能去矣。宋置樞務，立交引法、貼射法，又或弛禁，以均賦茶戶。然有法無人，則官與民反病矣。我朝立轉運司於江西，而江浙置提舉司三，官與民無交病之弊，則司以法存，法以人舉耳。常湖之司併平江而爲一，蓋又御膳之所在，體隆事大，與他司異〔一〕，故號都司。用四品印章，增設監長一員，幕司陞提控按牘。曩昔時，署所痺陋〔二〕，至正七年，副提舉嘉禾張公霆發來，始拓其地，增創廳事〔三〕，後樓若干楹。都提舉東平趙公深又買民地，開門道，建儀門二。至正九年，達魯花赤普理翰笏禮公又重修東樓，即宋清風樓也。樓乃其額之舊，棟宇翬飛，瞻仰改觀，司之署始雄而麗，與事達魯花赤體稱。三大役之贊成者，提控按牘呂君天祐也。普公嘗宴予清風樓上，遂以記始末請。夫奉辟玉食，臣子事上之敬。推恩庶食，臣子及下之仁。事上敢不慎厥職？及下必承流於上。方今聖天子眎民如傷，神窮煦若〔四〕，未嘗忘於一飲一食之頃，其肯屬民以自養乎？居是職者，有一豪之厲於下，則略大德於上，其得爲奉法良吏乎？予聞良長貳之爲政，察於下蒙，協於僚議，得肅於胥徒之役。凡屬之吏効職而復期，江之商山之丁，皆願出涂而服勤於其土。宿垢剗刮，大課流通。蓋事上之敬盡，而及下之仁亦至矣，宜并書爲來勸。普公字景淵，那海憲監之嗣也。趙公字伯淵，婁歷臺憲。張公字彥榮，亦由宣徽推擇而至云。

〔一〕與他司異：司，原作「日」，據清抄全錄本改。

〔二〕署所痺陋：署，原作「暑」，據四部叢刊本改。

〔三〕增創廳事：廳，原作「聽」，據四部叢刊本改。

〔四〕神窮煦若：清抄全錄本作「伸窮煦若」。



## 杭州路重建北門迎恩館記

杭爲宋行在所，宋既內附，以其地置行中書省、行宣政院、財賦都府、肅政府。轉運、儒學、軍醫、金帛、雜造諸司，鱗比棋布。歲時，朝廷遣使者頒詔旨，宣錫命，金幣、斧鉞、裘貂、上尊，與夫名山大川古宮刹祠廟御香寶器，不絕於道。使至之日，省憲而下，百司庶府之官無不奔走，戒金革儀仗、聲妓部曲，導前擁後，以爲郊迎之禮。益偪以迎官寺，則失諸慢曠；以迎一舍一驛之外，則過於勞。故酌其地於郊關之外，以爲迎送之次，此北門之館所由立也。館創於至元元年，承恩之額書于右丞圖魯公。至正十二年秋七月，紅巾寇杭，燬館。寇退，越三月，而監郡觀閭氏倡損己俸，命仁和縣屬吏首起其廢，爲屋凡若干楹，堂室廳軒，泊垣墉門宇<sup>(一)</sup>、更衣之亭、治飪之厨，凡坐卧飲食器用之什<sup>(二)</sup>，無不完整，且更書其顏爲「迎恩」，尊皇華之出也。興工於是年十一月某日，明年正月某日告成<sup>(三)</sup>，公遣仁和丞某來請記。余謂周官之法，凶禮無力政。力政，士功也。杭城不幸罹朱鬢氏，兵燹之餘而力政是舉，非所謂時屈而舉贏者乎？抑論之，力政有緩急，緩不得舉，急不得廢。迎恩之館，爲皇華使者之賓送，奉王制而尊天使，臣子之敬也。朝覲貢賦，送往而迎來，又臣子之忠也。執忠與敬，臣道在茲，而可以一日廢乎？宜不得與時屈舉贏者律之也。其費緡錢若干不書，書其廢興始末以爲記<sup>(四)</sup>。然公之爲政知所先後，其興弊於城郭殘破之餘者，蓋不止是。出風教者，先聖大成之宮。砥

礪死節者，忠臣血食之廟。及倉庫關梁之要害，固已陸續而舉，予又當附《春秋》義筆削焉，以爲民力重云。至正十三年正月日記。

〔一〕泊垣墉門宇：泊，原作「泊」，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二〕凡坐卧飲食器用之什：食，原

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三〕此句原脫「明年正月某日」六字，據清抄全錄本補。

〔四〕此句原脫一

「書」字，據清抄全錄本補。

### 澗西憲府經歷司題名記

澗西肅政司經歷也憐帖木公語予於帥正堂曰：「凡官寺署所，必有顯名，非徒志歲月，著爵里。編其名位於此，將有辨名實於彼者，可不畏哉？吾幕府舊有石，登載殆已徧，今石承其後，請子記以文。」予讀柳子《中丞壁記》曰：「由號觀實，使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公之言，蓋知所敬者已。予嘗論朝廷選官，莫難於法則之司，而尤莫難於賓佐之寮也。賓佐者得人，其持義也大〔三〕，立節也貞，執法也確，議事也詳。允一司之法則，其有以私而撓者乎？故憲幕府得一良經歷，一道之政無不理，三尺之法無不信。職于茲者，可不敬哉！然則題名之誤也，豈爲金石美觀而已哉？後之覽者，當有知公之敬者，敬其事如柳子之所言者也。公字文卿，河西人，起身臺譯史。性忠朗峻

直<sup>(三)</sup>，有文武才略，以從大夫某公平寇有功，升是選云。至正癸巳九月丙寅記。

〔一〕請子記以文：子，原作「予」，據清抄全錄本改。〔二〕其持義也大：持，原作「時」，據清抄全錄本改。

〔三〕性忠朗峻直：峻，原作「凌」，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 海漕府經歷司記

至正八年十二月甲子，重建海漕府成。初，府理所就，吳人漕萬戶朱張氏之故居也。歷六十餘年，弊不可支矣。今始撤而新焉，且拓其北而大之。經歷司署所在拓內，而常熟、江陰千戶所前三年而創者，在府東偏，遂轉爲經歷司，仍治署所于城之東北隅。常熟、江陰土木功竟，府長貳將其幕賓寮各正位卜序，相與舉酒落其成。而經歷孫公來謁予曰：「始憂府署役大，弗即成，今幸官不知損，民不知勞，訖有成功以及於幕署也。中偏表裏，同一華煥，願子有以記之。」予謂《春秋》，一門一闕之作必書，謹王制，重民力也。今海漕之署制，得爲民力有遺焉？幕署之痺陋，併得轉其便而爲之，可不書乎？議者有疑漕幕署，無風紀所關、刑名所寄，軍旅賦徭繕修之屬金出納者，一歲兩漕耳。簿書期會，一利刀筆掌之有餘也，何足稽清選之才、六品之秩哉？曰：非也，魚龍之國，去天千里遠，武夫帆檣，與文肌被髮之族鄰，險易之相伏也，利害之相乘也。一幾弗營，一微弗防，漕政之成敗，國

家之治忽係焉。句稽情僞之辨不辨，期會征役之當不當，未論也。居幕司而贊畫諾者，其可無其人乎？此吏部選其幕賓僚，不減選於其府長貳也。幕之長於經歷，次曰知事、照磨，又夾輔幕元寮者也。三人者，各職其所當爲，以相其府長貳之所不逮，其得以一日自是優閑之署，而不知有大累賢勞者乎？且異時公卿牧守之選，由茲而起，則知居是司者，其人皆沛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尚矣！併書爲記，使繼孫公而來者，不徒思其署舍之勞而已也。孫公名震，字仲遠，金陵人。起青臺書史，歷憲延師闈〔一〕，至行垣屬掾〔二〕，多獻可替否。今輔漕政，廉績勤敏，府署之成，贊謀之力尤多。知事鄧繪，字元素，金臺人。照磨衛權，字衡甫，洛陽人。同寅叶恭〔三〕並有雅譽云。

〔一〕歷憲延師闈：延師，清抄全錄本作「廷帥」。

〔二〕至行垣屬掾：掾，原作「椽」，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同寅叶恭：叶，文淵閣四庫本作「協」。

### 海鹽州重修學宮記

至正六年夏六月，松陽葉侯繇守令重選爲海鹽州，下車之三日，率僚吏及校官弟子員詣學行釋奠禮，顧瞻學宮，循就圯壞，戚焉曰：「司千里之政化者，長吏也。爲政化之所出者，學校也。今圯壞迺爾，何以長吏政本哉？」於是與校官吏役議其所當葺理者〔一〕，捐俸金爲之。先發學廩見儲，復征

其宿逋，計得中統鈔若干緡，遂鳩工庀材，計日竣事。侯躬冒祥暑，視其役不少憚。大成殿素淺逼<sup>(一)</sup>，一遇祭奠，則樂無所置，更創樂軒、燕居閣，肖聖象其上，勢壓且不支，故役最艱，費最大，名修而實則作也。東西廡爲從祀先賢之舍，象設采色，剝蝕者復葺。四齋室宿弟子員，涼燠失宜者，今且明敞深潔，以至庖馭、庫庾、井區，無不完飭。經始於是年之七月，四閱月而訖工<sup>(二)</sup>。明年春，州之士李桂、朱克剛等，以其事來請于維楨<sup>(四)</sup>，願有以述歲月<sup>(五)</sup>，併著侯績。余聞海鹽斥鹵之邦<sup>(六)</sup>，牢盆民去文肌卉服之夷不遠<sup>(七)</sup>，不易以禮義化也久矣。侯不鄙薄其民，不律以柱後惠文，而以禮義之，其用心仁矣。皇元之興將百年，子孫長治，外夷嚮化者，大抵學校維持之力耳。予悼近之長民者，方以操切爲術，急功赴利爲能，視學官爲儒者迂務，正化之所自出，茫乎弗講，故嘗論守令不識政體，豈以操切爲術功利爲能者<sup>(八)</sup>，雖立學官，與秦吏燔書籍、滅學校者同科耳<sup>(九)</sup>。嗚呼！若而人者，不負學校明制守令重選哉！侯不鄙海邦，首務立綱陳紀爲治法，而不敢一日廢庠序之教，可謂識治道。循吏可以副學校明制守令重選，豈非海邦之民之大幸哉<sup>(一〇)</sup>！仰侯之爲政，以崇學爲先，而承上以直，臨下以簡，化通民和，而爭訟日息，刑罰日省。《傳》曰：「教者，民之寒暑也，不可不時。事者，民之風雨也，不可不節。」若侯之政，又可謂節事而時其教者也，是宜書。侯名彥中，字大中。嘗以才敏有風操，爲江南行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助成者，同僚達魯花赤也先不花，同知劉塔失、徐晟，判官牛世安、栗興祖，教授黃棟也。程工給使者，州吏沈嗣昌、徐士毅<sup>(一一)</sup>，學吏徐志仁，學直郭子傑也。

- 〔一〕於是與校官吏役議其所當葺理者：官吏役，原作「官吏」，據清抄全錄本改。〔二〕大成殿素淺偏：大，原作「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四閱月而訖工：閱，原作「關」，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四〕以其事來請于維禎：于，原作「子」，據文淵閣四庫本、清抄全錄本改。〔五〕願有以述歲月：述，原作「述」，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六〕余聞海鹽斥鹵之邦：鹽，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七〕牢盆民去文肌卉服之夷不遠：肌，原作「飢」，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八〕壹以操切爲術功利爲能者：切，原作「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九〕與秦吏燔書籍、滅學校者同科耳：吏，原作「史」，據傅增湘校記改。滅，原作「威」，據四部叢刊本改。〔一〇〕豈非海邦之民之大幸哉：豈，原作「以」，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一一〕州吏沈嗣昌徐士毅：吏，原作「史」，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長興州重修學宮記

余客遊吳興，涉長城界〔一〕，見新田辟，絃誦聲相聞。入其境，夜漁不取鱉，篁箬間無嘯聚。人郭，挈壺氏之職謹，孔聖之廟斥而新焉。問爲政，則州長魯忽達侯之化，閱六年而成矣。未幾，州庶老介吾學徒劉巽來謁學記，曰：「長興，吳夫概王之城池也。昔爲縣，今陞州。學，本邑人宋少傅劉公涉所建。金虜燹餘，自縣東徙今太平橋東〔二〕，縣令趙汝謐建戟門、杏壇、藁桂堂，張公明增建藏書閣，而學之規始具。我朝至治間，州長撒都魯丁重修禮殿，而堂閣門宇廢而不立者有矣〔三〕。至正五年，州長魯忽達侯至，朔望必眎學，宣布教條〔四〕，凡繫風紀者，與淳師老德講行之。州之士以文學備

采擇場屋者<sup>〔五〕</sup>，往往興焉，然學之營繕事重，民力未果。十年夏六月，侯始勸諸好義，捐俸金爲之倡，知州韓公惟德因而和之；董役者，州吏俞文淵；儒之趨事者，劉坦、吳鼎、趙良珪也。殿增而隆，析左右翼屋<sup>〔一〕</sup>，中堂從廡及兩厦四齋，靈星、大成之門，庖漏庾庫，咸煥然一新<sup>〔六〕</sup>，堂陰復創亭，曰光霽，閱三月告成。廢興始末當有紀<sup>〔七〕</sup>，未得名能文者，而幸遇吾子焉，願有以書之。余歎三代之衰，庠序之教皆苟道也久矣。漢爲近古，其教無聞。蜀得文翁立學，始變鄒魯之俗。東都興，北州之學者，僅稱常山必恭耳，況其下乎？烏乎<sup>〔八〕</sup>！三代而下，學校之興廢，固基乎循吏之得失也。我朝州縣所在有學，雖尸教有官，作教之効則守令<sup>〔九〕</sup>。令非人而欲學校之教行，亡矣。學校之教亡<sup>〔九〕</sup>，而望風俗之變，難矣。朝廷以教化責守令<sup>〔一〇〕</sup>，今侯以教爲治，寬假歲年，其効始著。烏乎，吾是以知循吏之効之急於得人也<sup>〔一一〕</sup>。吾以庠序之化，又必久於其道而後成也。文、宓而下<sup>〔一二〕</sup>，不又有繼乎<sup>〔一三〕</sup>？朝家設學之意，不爲勿負乎？民之望於大夫士者，不在是乎？是可書已。侯字得之，世家北庭，平章保保公之適子也<sup>〔一四〕</sup>，嘗遊成均，兩膺鄉薦，所至風采政事，皆有可稱道者云<sup>〔一五〕</sup>。

〔一〕涉長城界：城，清抄全錄本作「興」。〔二〕自縣東徙今太平橋東：徙，原作「從」，據清抄全錄本改。

〔三〕而堂閣門宇廢而不立者有矣：宇，原作「于」，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宣布教條：布，原文漫漶，據

文淵閣四庫本補。〔五〕州之士以文學備采擇場屋者：場，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六〕殿增而隆

而隆「至」咸煥然一新「六」句：「而」、「析左右」、「漏庾庫」、「咸煥」九字原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及清抄全錄本酌補。

〔七〕廢興始末當有紀：紀，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八〕況其下乎烏乎：乎烏，二字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九〕學校之教亡：亡，原作「居」，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一〇〕朝廷以教化責守令：守，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一一〕吾是以知循吏之効之急於得人也：得人，二字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一二〕文必而下：必，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一三〕不又有繼乎：又，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清抄全錄本作「爲」。〔一四〕平章保保公之適子也：後「保」字，原文漫漶，據傅增湘校記補，清抄全錄本作「八」。〔一五〕皆有可稱道者云：有，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長洲縣重修學宮記

有元一天下，自京師達郡縣，咸建學宮，急教以爲王化基也。今天子文致太平，尤以教養人材爲大務，士往往以行藝興，而學官益重矣〔一〕。長洲由吳縣拆也，始以驛舍爲孔子廟。大德六年，縣從移驛材構治所，而學幾廢矣。至元再元之三年，縣長元童以禮勸郡人陸得原新之，閱未二十年，而殿堂齋廡，僅支風雨，藩庸破盪，往來成蹊，而況殿墀未墁，泮池未鑿，從祀未有像龕，校官未有次舍，講室未有文席，弟子員未有几憑，師生交病，非所以嚴學校之規也。至正八年某月某日，教諭王季倫始至，顧瞻嘆曰：「此非創始之罪，校官因陋之罪也。」且廉其歲租，皆乾沒於奸宄之徒，非一日積矣。



迺白于監縣奄都刺<sup>〔一〕</sup>，使力陳于郡守蕭公，黜其奸之尤者，而租入稍還其舊。由是制其出入，取廩稍之贏<sup>〔二〕</sup>，起廢補缺，而長洲之學始與他邑校同稱完美<sup>〔四〕</sup>，而克以財力相其成者，則陸氏婿徐君某爲首，而郡人黃公某次之。至正九年某月日起作，明年四月某日告成，而季倫年勞亦書滿矣，扁舟道淞上，尋余三泖澤中，請書其事。予聞孟子論教，必先於足食，食不足，教無所於施。長洲地下而水悍，歲賦五十萬碩，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而暇治禮義哉！司教於其縣者，愒乎其難矣，而況學之人又從而盜焉，學政不舉固也。予曩在姑胥，熟知季倫氏有文有學，又有治事才。天不廢斯文於長洲，而季倫氏以史館修寫勞來爲其縣師。予親見其施設有方，田之據於浮屠者，復之；欺於佃者，履其畝而政之。然後汰其不學無行濫於籍者三十餘人，而禮其知名之士，以率上下焉，宜其養裕而教有成功也。奄刺侯崇師重道，蓋不下元童氏，而蕭公於士實有擇敬，而季倫獲其敬且信爲獨至。一時巨家豪右又樂勸相之<sup>〔五〕</sup>，於是亦可以知季倫氏之爲師儒者矣。邑之士來遊來歌者，尚率聖人之教，以副師儒之望<sup>〔六〕</sup>，並無忽其前功，又將葺于後者，無窮也。季倫字季倫，番陽人，故宋職方郎仁允之孫云。至正十年五月十六日記。

〔一〕而學官益重矣：矣，原作「以」，據清抄全錄本改。

〔二〕迺白于監縣奄都刺：于，原作「子」，據文淵閣

四庫本改。

〔三〕取廩稍之贏：贏，原作「贏」，據四部叢刊本改。

〔四〕而長洲之學始與他邑校同稱完

美：洲，原作「州」；與，原作「於」；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一時巨家豪右又樂勸相之：巨，原作

「臣」，據傅增湘校記改。

〔六〕以副師儒之望；「之」字上原衍「如」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 紹興新城記

至正十二年秋九月，越人築新城，明年春三月告成。郡高年余文昌等謁余錢唐次舍以記請，且道其事始末曰：城本宋南渡蘄王韓世忠之所築〔一〕，闢而廣之，周垣凡四十五里。入我朝七八十年，馴至圯廢。淮夷梗化，挺禍于大江之南，狼籍州郡如無人之境，守封疆者始思城郭之所恃。而我紹興距錢唐僅百里近〔二〕。錢唐既陷，越人皇皇焉，挈幼扶老，走山浮海以遁，不知長林大藪賊之烏合烏鈔者尤甚，則又犇播來歸，戶以數計者，萬又五千。時則浙東肅政府分鎮于越，而僉事篤滿帖穆公勞徠吾民者，寔有以爲之倚也。既而集父老，喻之曰：「城池，大役也。豈易勞吾民？然勞于始而利厥終。錢唐大方面，賊直抵行垣者，以城池之廢也。始蘇界常湖賊越門而去者，以城池之新固也。汝民所自聞，幸相與懲苟且，思經久之圖。」民始難之。公又爲條告其貲力，先輟俸金，率郡縣吏，及郡之民饒於財者，不足則以田爲之，賦糧二十石上出若干緡錢，築若干丈尺，四十石上數倍之，三石五石助貲，辦各有差。無田者，傭工而就食。民乃悅來，如子聽父事，量功命日，不期月落其成。城爲趾厚凡四尋，爲身盡尋有四尺〔三〕，面凡七尺，外銅鍵石〔四〕，而又壘壁四尺爲埤堦〔五〕。戍有木譙，衛有校聯，藺石渠答之具，無不整備。城爲趾門凡五，水門者六，四門又各爲甕城，唯趾爲重門，以代

甕城，門皆梁石爲洞，上各置望樓，又倚北之叢山爲伐虎之亭。城既新，門亦稍更舊名：東五瑞，今曰雲瑞〔六〕，水曰朝宗。東南稽山，今曰會稽，水曰東明〔七〕。西常喜，今曰常禧，水曰澄清。西北西郭，今曰承恩，水曰拱辰。北曰昌安，今曰泰安，水曰永定。南水曰植利，今曰興利。役大事重，非名文家無以書吾子郡人也。幸有以屬比其事于石〔八〕，不唯識廢興歲月，且俾越之人萬子孫知有金湯不拔之固，與民社相永永也〔九〕。余惟《春秋》，城內與外者，凡二十有九，聖人一一書之，謹王制，重民力也〔一〇〕。而城虎牢之書，責鄭有險而不守〔一一〕，覆棄爲寇資，則知城築興於要害者，固亦《春秋》之所許也，而況於越襟大海、肘長江、申禹氏之巡邱〔一二〕，句踐氏之伯基，有國者之雄藩也。其得與荒城野郭夷而眎之乎？吁，一方之役小，四海之繫大，一時之勞暫，萬世之利永也。雖然，城之掌固者不易，城之守固者尤不易。守非直三巡三鑿之戒也，忠義爲之維，道德爲之維；道德爲之塞，衆心爲之憑，守固之上也。職於是者，尚思有以勵己德，結人心，據卧薪之忠憤，以無忘昔人執仇之義，以雪吾大國之耻，其可也。不然，守政不修，舟人皆敵國也，雖有金湯，吾爲此懼！是爲記。公系出國族，通文史，嘗爲南臺監察，折獄辨訟，扶樹名理，嚴嚴有丰采云。

〔一〕城本宋南渡蘄王韓世忠之所築：渡，原作「度」，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二〕而我紹興距

錢唐僅百里近：錢，原作「築」，據清抄全錄本改。〔三〕爲身盡尋有四尺：盡，清抄全錄本作「凡」。

〔四〕外銅鍵石：銅，清抄全錄本作「錮」。〔五〕而又壘壁四尺爲埤堦：壁，原作「辟」，據清抄全錄本改。

〔六〕今日雲瑞：此四字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七〕水曰東明：明，原作「門」，據清抄全錄本改。

〔八〕幸有以屬比其事于石：于，原作「干」，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九〕與民社相永永也：與，

原作「興」，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一〇〕重民力也：民，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一一〕責鄭有險而不守：險，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一二〕申禹氏之巡邱：清抄全錄本作「神禹氏之

巡邱」。

## 重修西湖書院記

厲人臣之風化者，曰忠曰清。其推風化於綱常之地者，又寔繫乎六經之道，聖賢以之而立教，時王以之而致治。嘻，斯亦尚矣。杭之西湖書院，故宋鄂王之第也。宋季更國子監，人我朝建書院，祠三賢。三賢者，處士林公逋、郡守白公居易、蘇公軾也。岳以精忠死國，其大節無異議者。處士以潔身獨善，合乎道之清。蘇、白皆志忠鯁<sup>〔一〕</sup>，有遺愛，實裨於風化，而無忝於六經之道，以祠之不可廢者。至正十有六年春，浙省丞相金紫達公、浙西監憲丑公各捐俸金新之。比明年大閱，募兵益衆，聚廬益隘，軍棲於寺觀，演於庠序，院之新者隨毀。平章光祿張公諗其故，長院者白之。明日令下，驅部伍徙營翼。院之缺者補之，弊者易之，弱不支者壯之。三賢諸像，彰施粉繪，六經版籍，重加修補，白堊黑黝，煥焉曄焉，視舊觀爲有加。於乎，庠序風化之所出，況是院也，孤臣之精忠，三賢之清節，

關於風化者不細。故光祿公惕焉神會，而於戎馬之隙，振斯文於既往，起清風於後來，使岳、林、蘇、白四君子之澤，與六經之道同於不朽。其功於名教，豈曰淺哉！工既畢<sup>〔三〕</sup>，山長應子尚承公命徵余文於雲淞之上，勒石以紀歲月，且使後之人知光祿公之休武而修文者類此。故予不辭，爲之書。至正二十年四月八日記。

〔一〕蘇白皆志忠鯁：志，原作「惡」，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工既畢：畢，原作「考」，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華亭胥浦義冢記

葬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屍曰捐。衣以周身，棺以周衣，槨以周棺，土以周槨，禮也。自夷鬼陀林之教行<sup>〔一〕</sup>，始有畔中國之禮<sup>〔二〕</sup>，而忍棄其親者，人心之陷溺也久矣。吁，可憫哉！淞之民，類不以禮葬其親者，人謂無丘陵之地，則有付之水火，亦勢使之然也。仲尼觀延陵季子葬其子，其坎深不至於泉。淞之葬也，獨無坯土可窺乎？此華亭夏君尚忠義冢之所以作也。得不食之地于胥涇之東，周垣一里所，爲之封域，名義冢，使藏無地者歸焉。什伍曹其子孫氏各樹識表，而有異日展享之托。又規地一隅爲精舍，俾浮屠者主之，以掌其籍焉。其有貧不克葬者，又出資力以助之。於乎！君之

用心亦仁矣。文王更葬朽骨，而天下恩之；宋世良、賀蘭祥輩收瘞暴骸，而境旱得雨。夏君之仁，其不有感於天人乎？吾聞君之先人清潤處士<sup>〔三〕</sup>，嘗憫人積喪不足土者<sup>〔四〕</sup>，捐金粟至千斛，緡弗計。義冢之舉，其又不爲善繼先志者乎？余固樂書其事，而況君重有請也，於是乎書。君，郡之義門敦武公孫，字士文，承直郎鎮江路府判官，棄而歸隱，益讀書，習禮文事，又創立夏黃書院，以祔享其外祖橘隱公，其好古崇禮類此。

〔一〕自夷鬼陀林之教行：夷鬼，文淵閣四庫本作「佛氏」。

〔二〕始有畔中國之禮：中國，文淵閣四庫本作

「先王」。

〔三〕吾聞君之先人清潤處士：人，原作「人」，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四〕嘗憫

人積喪不足土者：足，文淵閣四庫本作「人」。

### 睦州李侯祠堂記

侯諱士龍，字士龍，姓李氏，世客汴之亳州。祖某，繇世將轉郡守。侯生而有膂力，身不滿七尺，精厲繁悍，其膊腕彊破硬上，可用甲指搯行蝨。自幼憇角觚戲，長投石拔距絕等倫，後誦孫武子書，志萬人敵。澗帥某聞其人，聘致帳前，試其弧矢伎，走馬遠採二百步，馬上反臂，連五發連五中，衆大譟，以爲特奇。試犀劍，光指牛領，限尺寸位數，一擊領斷，不差分釐。又工老君拐法，雙股連環，百

斤鉅刀，上下舞如木片，鋒氣薄人，毛髮豎立。歛寇金鈴氏〔一〕，恃驍武無敵，侯生禽之，復縱以利械，又禽之。以功自千夫長陞徽州判官，同知睦州兼民兵總制。在職撫農閱兵，民仰之如父，倚之如堅城。時澍帥升樞闈于睦，養士至數十萬，梟將凡十有八部，獨稱侯爲巨擘。西兵過城，樞命侯出關迎送，西兵毫革無動。金倉氏入寇桐埠〔二〕，樞集諸將議，侯建上中下策。樞不用上用其下，衆潰，將皆擁主遁，侯獨乘奔雷馬，挾步卒數十人，乘丙夜突戰，敵不備，被傷甚衆。又乘銳取其敵將首，縣馬項底，出萬人中，萬人皆辟易，莫與抗。渴奔錦沙泉，取所佩藥，視從者云：「吾報主盡矣，勿令敵斫吾頭。」遂飲藥，倚馬而逝。時至正丁酉十月四日也，年二十有五。閱若干日，示夢睦老人曰：「吾死已作神矣，尚能扞菑剽惡，以利吾睦人。」明年春，睦人爲立祠錦沙墓所，請余文爲志。昔魯御縣賁先死職〔三〕，魯君誅而表之。侯死職，其職烈未上聞，司文事者盍有志？故吾爲志諸祠，且係之誄曰：於李侯生力士兮，於李侯死厲鬼兮。辟吾惡兮，離吾祉兮。誄吾以文，立忠軌兮。離，去聲。

〔一〕歛寇金鈴氏：寇，原作「寂」，據四部叢刊本改。〔二〕金倉氏入寇桐埠：寇，原作「冠」，據四部叢刊本改。〔三〕昔魯御縣賁先死職：先，四部叢刊本作「父」。

## 二陸祠堂記

唐人詩稱陸敬輿爲華亭人，君子論三代以下王佐人物，仲舒、孔明後，即及敬輿。是敬輿足以重地靈於是邑矣。守是邑者未之建白<sup>〔一〕</sup>。余謁淞學，合釋奠禮以祀者，乃有二雋焉。問之庶老，則曰陸士衡、士龍也。二陸自昭侯遜來，世爲華亭人。今縣西二十五里有華亭谷，谷之傍有山曰崐，陸氏之先葬焉。機、雲之生，時人以玉出崐崗比之，因名山。山之北又有機、雲兩山，亦以兄弟得名。邑士曹君繼善於山之陰，翊屋若干楹，祠二陸像其中，名二陸祠堂，且曰：崐之陰，其故宅。其《懷鄉詩》有「婉變崐山陰」者是也。知其魂魄之必返於此，故屋於是而祠之，願有以記。餘案史稱機長七尺，其聲如鍾<sup>〔二〕</sup>。少有異才，文章冠世。雲六歲能屬文，與機齊名，中州之人號曰二雋。末節仕成都王，皆遇害。嗚呼！文章至東京之季敝矣<sup>〔三〕</sup>，建安諸子傑然角立，而士衡兄弟乃得以名文蓋世。中州之人見之如景星慶雲，誠可謂一時之雋矣，獨惜其急於功名，至末途猖蹶，豈非文章擅名者，得夫間氣之所鍾，而去就弗是者，皆未知聖賢之學歟？至今士之人吳者，咸仰二高之遺風，而未嘗不悼華亭夜鷗不勝清唳之悲也<sup>〔四〕</sup>。堂以祠之，蓋邑人不忘其鄉，故而祭之以社之義，以爲人物之準，君子之論缺如也。然崐秀傑之氣，代未嘗絕，華亭秀傑之士，亦代未嘗無，即余之論以其未得夫間氣之鍾者，益自勉；以其未得夫聖賢之學者，益自傲。豈非曹氏建堂之意乎？名世者作果符吾言，吾



於士人失敬輿之祀之嘆，殆亦免矣夫。

〔一〕守是邑者未之建白：「守是邑」三字原缺，據清抄全錄本補。

〔二〕「其《懷鄉詩》有「婉孌崑山陰」者是

也」以下六句：原文脫「者」至「其」共三十二字，據清抄全錄本補。

〔三〕文章至東京之季敝矣：季，原文作

「秀」，據清抄全錄本補。

〔四〕而未嘗不悼華亭夜鷗不勝清暎之悲也：暎，原作「淚」，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魚浦新橋記

至正十三年秋八月，蕭山縣魚浦新橋成。浦耆老許士英來謁予錢唐，曰：「浦之西北距澗江，東南達明、越〔一〕，抵台、婺。商旅提携，樵蘇負荷者，胥此乎道焉，晨出莫返，奔渡拏舟，不無蹴蹋覆溺之患。縣主簿趙君某，領帥檄來鎮于茲。兵事既飭，大協民望，爰集耆老而告曰：『是浦爲民涉之病，盍易舟而梁乎？』浦民咸響應無忤詞，橋不三月而底于成。長凡五百尺，洞十有五，洞楹十有六，隄其兩旁，棧板欄翼亘其長〔二〕。吁，昔無而今有，實功之難也。橋出沒于潮汐之險，又難也。先是，紅寇陷杭，君方蒞政，浦之西南依山徼，群惡少乘隙虐民，民相挺解散，君盡按捕之，一境賴以安〔三〕。今橋成，又免民於險阻，即向者弭盜安民之心，復推其効於是橋也。願子誌以文，且爲趙君頌〔四〕。」余曰：出事於昔人之所難，而得於今日之所易，非浦之不可以橋於昔也，惠而知爲政者尠

也。若趙君之不難於是橋，謂惠而知爲政者，非歟？鄭子產，春秋惠人也。至捐一車，則人皆以爲吠<sup>〔五〕</sup>。彼溱洧之可涉，民猶病之，況是浦之難，奚啻十倍？長吏以民者，可以不知爲政乎？西門豹鑿十二渠，渠各有橋。至漢長吏以橋絕馳道，相比不便，欲合三渠爲一橋，鄴父老確弗從，以爲西門君法式不可更，長吏終聽之。惠政之及人者，至今照耀史冊。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趙君之存心得之矣。浦民歌誦，當不減鄭輿人之頌<sup>〔六〕</sup>。君之法式，當與鄴父老同一確守。豈非百世之利也哉！浦父老復以橋名請<sup>〔七〕</sup>，於是顏其橋爲「惠政」。吁，君之惠政不惟是也。君名誠，字君實，世家于溱云<sup>〔八〕</sup>。銘曰：

江水湯湯，界浦之疆。涉浦作渡，民病于杭。趙君爲政，惠而有方。誰謂浦廣，不可以梁？惟彼梁也，西門之光也。德之長也，民之不能忘也。（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二）

- 〔一〕東南達明越：達，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二〕棧板欄翼亘其長：翼，原缺，據四部叢刊本補，文淵閣四庫本「翼」作「干」。〔三〕一境賴以安：境，原作「竟」，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四〕且爲趙君頌：頌，原作「頌」，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則人皆以爲吠：吠，清抄全錄本作「嘆」。
- 〔六〕當不減鄭輿人之頌：輿，原作「興」，據文淵閣四庫本、清抄全錄本改。〔七〕浦父老復以橋名請：請，原作「謂」，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八〕世家于溱云：云，原作「公」，據清抄全錄本改。

# 全元文卷一三〇六

楊維楨 二四

##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

聖天子君臨天下垂二十載，周知物情，以守令去民爲最近，而不可以弗之重也，乃下明詔，嚴守令之選，以作興治道，職是者宜其謹忻鼓舞，滌濯奮揚，以副上德意。夫何廉恥日衰，奸僞日滋，不幸一日有變，民環視而起，不受條令，至殺長吏以應寇，而莫之能禁。朝廷又大發兵，而臯有不勝窮者，遂致兵連不解<sup>〔一〕</sup>，彌曠歲月，而民愈以病告。弱者填委溝壑，壯者從而汙染，綿亘數千里地，田萊爲蕪<sup>〔二〕</sup>，邑里爲墟，雖有高才明智之士，縮手鈐舌<sup>〔三〕</sup>，無救弊之術。跡其所從來，皆守令不振職之過也。吁，民憤之積也久矣<sup>〔四〕</sup>，存千百於一二，而特異於庸衆人。職銓曹者無以旌別，而司文墨者又無以表彰之。嘻，何以爲世道勸邪！知常熟州豫章王公某在任五載<sup>〔五〕</sup>，政平訟理，民大和悅。既而請老以歸，則民懷其德，爲其立石誌去思<sup>〔六〕</sup>。吾友王元裕既叙公所爲善政，而又徵予文以屬比

之。其言曰：公爲政顓務以德導民，以禮坊民，主敬勸學，躬行率下，民爲之翕然嚮化。謂農桑爲衣食本，歲課民墾田、種樹、浚渠、築堤必以時。是用築華蕩圩，開耿涇港、四叉河，爲堤五十餘里，以備旱澇；均里胥徭役及商征田賦，以大寬民力；廣常平義倉儲蓄，以救菑卹患。自是人人相安於無事而詞訟自簡，衣食給足而恥入盜籍。又順民情之所欲，葺福阜泰山神祠，爲民祈年報本，人以是知公所存之心，惓惓愛民，而惟恐有弗及也。盜有朱鬘由江東侵軼浙右，列郡騷然。至逼常熟境上，公從容集州兵設調度以禦賊，而人心不搖，咸相率從公誓以死守弗去。寇聞風不敢近，民得安堵如故。嗚呼，上之視下，不啻猶子弟，則下之視上，不啻若父兄。此固人情報施之常，而實則天理之所在也，豈獨常熟之民性有異哉？彼專務以殘民，民亦思以殘報，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乎？吁，居守令而欲得民心者，視諸常熟亦反求諸己而已矣。始公繇江浙行省掾屬調常州路經歷，轉湖州路烏程縣尹，有惠政，民刻石頌德。歲未滿，改陞江西省檢校官，又有能聲。秩滿，以守令選爲是州，而民德公尤甚。故已去而猶思之不置，所謂居其位振其職，懽忻鼓舞，滌濯奮揚，以副上德意者，非歟？向使長淮之西、大江之南以及荆漢閩廣之間，受命以蒞民者，得人人如公，則盜必不起，其起，必不蔓延若是之極也。予爲是記，於世道有感，書遺其民，使刻諸石，爲嗣公者勸。公名某，字德剛，豫章某里人。至正十四年夏五月朔日，承務郎、杭州宣課副提舉、權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楊某記。

〔一〕遂致兵連不解；致，四庫本作「至」。〔二〕田萊爲蕪：萊，原作「菜」，據清抄全錄本改。〔三〕縮手鈴舌：鈴，原作「鈴」，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民憤之積也久矣：憤，原作「墳」，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知常熟州豫章王公某在任五載：某，原作「其」，據清抄全錄本改。〔六〕爲其立石誌去思：去思，原作「云」，據清抄全錄本改。且原文僅錄至此句止，顯然未完。今據清抄全錄本補入「吾友王元裕既叙公所爲善政」以下五百多字，以恢復全文本來面貌。

## 吏部侍郎貢公平糴記

至正十三年春三月，中書吏部侍郎貢公奉詔使江湖，民陷賊者曲宥之，刑殘之家免以土賦。朝廷又慮餽餉不繼〔一〕，賑貸不給，發內帑錢三十餘萬錠〔二〕，俾公於稔地與民和糴〔三〕。公抵吳興，諗民有儲粟者，聽自陳糴，凡六萬有畸，於時直益其十之二，先付直，後納所直粟，且下令曰：「朝廷以和爲糴〔四〕，官不得齊刑，吏不得抱案〔五〕，差若等以三，吾與若一以和爲義。」官府始笑之曰：「民疲久矣，悍卒扣門叫囂，猶不即奉命，今若此，事其可集耶？」公曰〔六〕：「民爲爾給儲多矣，吾今以誠待之〔七〕，彼亦以誠應我。」既而民果聽令，相與議曰：「往時物輸官而直不給，雖給，且垂橐而歸。今公先與直，毫髮不以干有司〔八〕，吾何幸也。」復與平斗斛，使輸粟者自概〔九〕，司庾不得高下其手〔一〇〕。縣吏與豪民，有假是以漁獵者，公徵得之，皆置諸法。父老以手加額曰：「公之爲政，吾前未之聞

也。」廼相與詣某，求書其事于石〔一〕，以爲平糴後法。余惟管仲有輕重之權，李悝有地力之教，而平糴之法出焉，大要哀多益寡〔二〕，稱物平施，使民適足而已。歷代祖之，漢曰均輸，曰常平，唐始置和糴使，宋有博糴便糴之科，皆爲美制，而任之不得其人，則亦無異於強取也。今公以內帑錢若干，不經有司之散斂，親與民市，告以信令〔三〕。民之聽之，若子聽父，不三日，飛艚輓舶，填塞津隘〔四〕，米積於地，概不暇給。未越月，廩入於永寧，泰定，民不知擾，而粟已盈數，蓋得和糴之本法，而足以宣上德意也，豈非朝廷任得其人之效歟？不然，彫城療郭，富家豪室，轉在草野，救死且不贍〔五〕，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此其事爲可書也已。漢耿壽昌以平糴便益，賜特爵關內侯〔六〕。公入覲，吾見公之得賜爵也。雖然，賜爵一己利耳，吾聞公有篋中書，凡一綱二十目〔七〕，皆切於議大政、決大利害，而天下資以爲治者，條陳于上，寔吏部獻內職也〔八〕。嘻，此其利吾人者，可一二計哉？又南父老之至望也。公名師泰，字泰父，宣城人，起身胄監，嘗爲名御史云。時江淞行省檢校李思義以省委事相糴事，而郡監亦思哈公與有勞焉，故併書之。

〔一〕朝廷又慮餽餉不繼：繼，原作「維」，據清抄全錄本改。〔二〕發內帑錢三十餘萬錠：錠，原作「定」，據

明弘治刻本改。〔三〕俾公於稔地與民和糴：與，原作「興」，據清抄全錄本改。〔四〕朝廷以和爲糴：

糴，明弘治刻本作「義」。〔五〕吏不得抱案：吏，原作「史」，據明弘治刻本改。〔六〕公曰：公，原作

「令」，據明弘治刻本改。〔七〕吾今以誠待之：以，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八〕毫髮不以干有司：

毫，原作「豪」，據明弘治刻本改。

〔九〕使輸粟者自概：自，原作「目」，據明弘治刻本改。

〔一〇〕司庾

不得高下其手：庾，原作「度」，據明弘治刻本改。

〔一一〕廼相與詣某求書其事于石：「某」、「石」，原作

「其」、「后」，據明弘治刻本改。

〔一二〕大要哀多益寡：益，原作「孟」，據明弘治刻本改。

〔一三〕告以

信令：令，原作「今」，據明弘治刻本改。

〔一四〕填塞津隘：隘，原作「溢」，據明弘治刻本改。

〔一五〕救死且不贍：贍，原作「瞻」，據明弘治刻本改。

〔一六〕賜特爵關內侯：特，原作「持」，據明弘治刻

本改。又清抄全錄本此句作「特賜爵關內侯」。

〔一七〕凡一綱二十目：目，原作「日」，據明弘治刻本改。

〔一八〕寔吏部獻內職也：內，明弘治刻本作「納」。

## 樊公廟食記〔一〕

至正十有二年秋，寇自徽犯江浙，政府參知政事樊公宿衛于省，省吏皆次第引去，獨公被甲上馬，率宿衛兵不滿伯什，急出省攻賊。從者止之〔二〕，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省坊口，遇它遁將，以兵孤且散，控其馬首返。公怒，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逆寇于天水橋，巷戰以死。公在江浙政府凡二年，贊其首相興利去弊不爲猜〔三〕，禍吏中格，力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職雖參，實與相相提衡〔四〕。故政府有便利東南人者，胥公之出。吁，仁矣哉〔五〕！伯夷稱仁，以將軍葬首陽，天下傷之。不得全屍，故云將葬，事見《韓非子》。樊公稱仁，以將軍葬

天水，東南人傷之。吁，又豈知其自決於義，而人自畏愛有甚於生死者乎〔六〕？義既決，雖碎首塗地〔七〕，無悔焉。死不安於自決，而出於有激，出於無獲已，皆非死義。而義利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凡遭禍亂，有首鼠義利，以奸法策者，不死司寇，幸而死疑似。吁，何可以亡辨哉！故伯夷死，天下謂之義；樊公死，天下謂之忠。夫忠與義不可以聲音笑貌掩而得之〔八〕，必決於忠〔九〕，安於素有，而天下至尤之物不能易得也。自昔死鳴甲雍門狄，死徇劍楚囊，死銜鬚漢溫序，死嚼齒張巡，死嘔血陳，死郢州黃從龍、潭州李芾，類皆若是。吁，若是者〔一〇〕，始可與言封疆之臣、社稷之鎮矣。議者謂全節未必成功也。吁，節無增損，功有成敗。無增損者內，有成敗者外。《春秋》錄死節，亦計其內，而外有不計焉。岐功與節，以律天下之忠，非《春秋》義已。公之死，其僕曰田丁者，亦徇主死，人比春秋蒯贖之僕云〔一一〕。去公之死兩期月，姚園寺僧雪，率杭之人為公立祠於天水院，肖公之像，歲時祀之，樹石于門，徵余文以書，於是論次其死烈如此。公名執敬，字時中〔一二〕，獨航其自號也，世為鄆人。其世出仕歷，見別傳云。

〔一〕此篇在清抄全錄本中題作「江瀾行省參知政事樊公廟食記」。

〔二〕從者止之：止，原作「心」，據清抄全錄本改。

〔三〕贊其首相興利去弊不為猜：利，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四〕實與相相提衡：與相相，原作「興」，據清抄全錄本改。

〔五〕「故政府」句至「仁矣哉」十八字，底本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六〕而人自畏愛有甚於生死者乎：人，原作「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七〕雖碎首塗地：塗，原作「塗」，



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八〕夫忠與義不可以聲音笑貌掩而得之：夫忠與，原作「興」，據清抄全錄本改。〔九〕必決於忠：忠，清抄全錄本作「中」。〔一〇〕若是者：者，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一一〕人比春秋蒯聵之僕云：云，原作「玄」，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一二〕字時中：中，原作「申」，據清抄全錄本暨元史本傳改。

## 聽雪舟記

陵陽劉尚賢氏，遭逢今天子龍興，由倬直爲浙垣胡公相府大賓僚，自命其退公之室曰「聽雪舟」，介吾徒金信氏致其詞云：「某於十年前慕先生之風於富春山中，願一接見無由。今幸軍旅事息，鉦鼓之聽，移於虛舟風雪矣，幸先生屑一言爲記。」余異之曰：「軒以舟名，舟以雪聽，此江湖漂泊之境也。」夜深，郭索聲瑟瑟，兩冰竅瘁，不得熟寐，非煙水之窮旅，則草溪之寒漁耳。尚賢身服韃囊者十餘年，值天子偃武尚文，將陟清階，侍鈞天所，以聽九奏之樂矣。其於雪也，奚暇爲窮旅寒漁之聽哉！抑有說，聽雪以聲，固不若聽雪以理者之爲聽之深也。今夫雪出玄而尚白，似化；藏於密而散放六合<sup>(一)</sup>，似道；將集而霰先焉，似幾；陰涸而合，睨而消，似時；匿瑕藏疾，似量；無論高下夷險，一稱物而施，似平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尚賢於其具德，反諸己而有之，則聲不在雪，其取數於聽者，不既乎多矣乎？不則，雪舟之聽，窮旅寒漁耳。」信以是說復命，越十日，尚賢馳書來謝

曰：「某不敏，始識聽雪以聲，不愈於聽雪以吾子之聽爲至也，請錄諸軒爲記。」

〔一〕此江湖漂泊之境也：境，原作「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藏於密而散放六合：放，文淵閣四庫本作「於」。

## 大樹軒記

烏江馮侯仲榮氏，有先人之宅一區，在霸王廟東。自其大父某手植三槐，今皆合抱，爲百年舊物。侯益封培之，扁其軒爲「大樹」。侯來華亭，治暇過余次舍，談及故家喬木，曰：「吾家節侯公軍次大樹，軍中號大樹將軍。吾固不知其樹爲何木，木居何地？今予家樹出於吾祖手植，吾敬之，亦呼大樹，敢徵先生一言以爲誌。」侯少時以戎行侍主上，其說主以除殘理冤，以成湯武之業，與節侯意不殊。其侍主晨夜草舍，上聲，止也。或至飢疲，與節侯之豆粥麥飯亦不殊。爲人謙退不伐，亦似之。節侯在關中得軍民譽，乃召言者咸陽王之譖，賴帝曠度，釋其所疑。侯亦以律外役犢胥，招執梟者劾，賴主上簡知有素，枉隨雪而神益大。赤眉之平定安集，弘農群盜胥化爲良，鄧禹之不能者，節侯能之。上海之變，脇以逮華亭，名在死籍，人不敢任者，侯以百口任之，轉死而生者殆萬齒，此又節侯之所不能爲也。取前胄之號，以字今日之軒，孰云不可？侯今去州縣勞，陟中書幕府，位益高，

施益大，譽益彰，又烏知不拔於不次？使秉鈞軸以贊聖主太平之治，大樹之澤，其必有振爾祖，而大樹之號，其不有光於節侯乎？侯謝曰：「某也願力先生之言，以赴先生之所期也。」書諸軒爲記。

〔一〕與節侯之豆粥麥飯亦不殊：豆，原作「菹」，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枉隨雪而神益大：神，原作

「伸」，據傳增湘校記改。

## 知止堂記 一

世之高士，嘗比宦坑爲魚之逆鬚筍也。筍一人，雖有具龍之體，欲翔鱗迴鬣，以掉尾江湖之間，烏乎，難矣！故淪胥而沒者，滔滔是也。恬而避者，自陶鴟夷、張赤松、疏大夫、陶處士而下，曾幾人哉！老子之經有警人者曰：「知止不殆。」其言也，可與悟者道，而難與淪胥者告也。雲間老人夏謙齊氏，爲某監漕官，年未致事也，即勇退歸里，名其燕處齋之堂曰「知止」，是有味乎老氏之言哉！老人去世已五十年，兵燹來，堂燬去，其四葉孫頤貞猶能力護趙文敏所言之顏，登於北山新堂，不忘先也。貞力學有仕才，丁時艱而不仕，知進退出處者也。使其仕也，宦之坑人者，能坑其六尺之軀哉！今年秋，貞讌予於堂，以落其顏之新登者，且請記，於是乎書。

## 知止堂記 二

愚者不知止，沓者不知止，達者知之。知而不止，與不達等。陶朱泛五湖，留侯從赤松，知止也。使不知止，則革屍夷族，爲伍、韓二子而已耳。此謝公伯禮名堂之義，非愚沓者之所能識也。謝爲淞望族，至伯禮始以仕籍顯，官卿部〔一〕，至奉訓大夫。年未五十即掛冠歸隱，謂其子若孫曰：「若知夫馬與舟乎？舟之運也，滿風送帆〔二〕，捷若流矢，千里可一息逮也。貪捷不止，則瞿塘、灩澦在檣櫓犇突之間。馬之馳也，星流電掣，快意所乘〔三〕，可朝燕而暮越也。貪逸不休，則太行、井陘在銜勒之下。吾年未及致事，而志已勸矣。祖父之某丘某水，足以耕釣。師友賓客，足以觴豆讌樂。而一一家老，足以主辦王賦。苟不知止，漂颺之患將在我矣。」遂以「知止」命退處之室。東藩大臣屢挽不起，至以疾謝免。參政周公伯琦既爲書其室，而復求予記。予爲之喟然曰：「伯禮之賢於人也遠矣。今之仕者〔四〕，惟患進不銳，升不高，孰肯先幾於赤松五湖之侶，稱達人於時乎？於乎，上蔡之犬，華亭之鶴，貽悔其身及其子孫者幾何？人視謝氏之堂，其亦少警乎？」書其說爲記。

〔一〕官卿部：部，原作「郡」，據四部叢刊本改。

〔二〕滿風送帆：原作「帆」，據文意改。

〔三〕快意所

乘：乘，原作「爽」，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今之仕者：今，原作「金」，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守約齋記

淞汪氏自其曾大父敦武公由棗陽從淮安王南度，至其考君澤，三世皆以武符襲將門世澤〔一〕，至文裕始以文學換門廕，教諭當塗、毗陵兩邑，升蘭溪州正。所在有教績，自名其書齋曰「守約」。夫世俗之約，與聖門之約異。服破褐衣，飯脫粟飴，儉薄其身而一毫不以利於人，非守約也。陽讓陰競〔二〕，研極利害，守鼠兩枋〔三〕，雖大義弗勇於應〔四〕，非守約也。簡倫理，削禮法，土木形骸，率性而徑發者〔五〕，又非守約也。孟子嘗曰守約矣。孟施舍之約，不如曾子之約者，以舍徒力於氣，而曾子循諸理，而持其要者也。守約若曾子，可矣。孟子之心學，蓋出於此。其功用極於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吁，守至約而功至大〔六〕，此聖門能事也。雖然，曾子之約，必自博始。不博以文，不約以禮，又烏知曾子之守者哉！文裕心學進於是，始知施之守者不足多，其於三葉將祖不大有光乎？文裕以吾言勉之而已。

〔一〕三世皆以武符襲將門世澤：符，原作「苻」，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二〕陽讓陰競：陽，原

作「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部叢刊本作「佯」。〔三〕守鼠兩枋：枋，文淵閣四庫本作「端」。

〔四〕雖大義弗勇於應：大，原文漫漶不清，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五〕率性而徑發者：性，原作「狂」，據文

淵閣四庫本改。

〔六〕守至約而功至大：大，原作「天」，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一笑軒記

廬陵張昱氏居南垣都司，而命其寓軒爲「一笑」，求余言爲志。聖門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余烏知張子之樂何樂，而必爲張子推笑爲何笑乎？張子無樂而笑，則其笑爲僞矣，誰敢當張子之笑乎？莊子以開口笑，一月中不過四五日，此概常情而言。魏宗室萇一生不笑，宋包拯笑幾比河清，一笑之難，有如此者。晉陸雲有笑疾，梁王筠見人必笑，一笑之易，有如此者。張子一笑，不以樂，必居一於此乎？不然，張子一笑，吾不得而推也。雖然，陳希夷一笑，而天下自此定。季義父一笑，而天下自此敞。笑哉，笑哉，可畏也哉！吾將質諸張子，毋輕一笑。

### 三友堂記

河間公子李志學氏，蚤年讀書九華之山，嘗結草堂於山之陽。今仕虎林，開元戎府，客堂一所，爲藏脩之地。一日，將客渡錢湖，人茅步，登鷲嶺，憇客晚亭，見有三人者，草衣木形類木客，各以辭相提唱。一客曰：「五鬣老仙赤松裔，青牛歸來已千歲。仙客元是風雨師，不識人間漢秦帝。」一客

曰：「渭水龍孫孤竹種，海波影拂珊瑚動。一竿持寄蟠上公，釣得雙璜六鰲重。」一客曰：「玉龍聲嘶五更了，綠衣倒掛扶桑曉。梅仙相見大樹間，梨花夢落春雲小。」三人者見公子，各以辭就評，公子異之，曰：「赤松氏者，蓋傲兀世變而不知有秦封者也；孤竹氏者，治將矣，仕則蒼姬氏之治也。」梅仙者，又夢覺人間世，而將脫履於蠻煙蠻雨之國也。赤松似吾初節，孤竹似吾志，梅仙又似吾末境也。三客者，行若異，其歸一也。吾將尚而有之，延致於客堂。」遂命其堂曰「三友」而顏之，其客鐵心道人志之。道人者，將進三益於公子，期公子為歲寒交也。」因錄三友辭，而為之誌。

〔一〕治將矣仕則蒼姬氏之治也：治將矣仕，四字文淵閣四庫本作「將仕矣治」。

〔二〕期公子為歲寒交也：公，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雪坡記

淮陽謝公既得余雪坡文，曰：「先生為余立言，殆吾座右箴矣。」然余視今之取富貴者，真幻耳。奚以異於雪之不可控搏者耶？先生言蘇雪之悞於幻，亦有味哉！請我終其說。余曰：「投雪於爐，以閉堅者，幻也。至人者，一體諸盈虛消息於雪也，目擊道存而訖，亦允所客必於其間。吁，雪之資於道者如是。幻云何哉，幻云何哉？」余聞今淮海之傑五人焉，公存中。公自幼喜讀書，一

遍即了大義。年踰三十，不屑爲章句儒，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杭爲南大都會，加以師旅，因以飢饉，雖有大才智，不能善其後。公守將於斯，談笑而理之，三軍無驕容，百姓無菜色，蓋必有度越今之大才智者，人不得而識也。吁，觀其寓雪於坡者則得已！世之豪傑，身罹喪亂，私其托於礪京，於金塢，於狡兔穴，自謂保固厥身，至若子孫無止，不知人境一易，如大幻物，適偕之以速斃。吁，可哀也哉！惟高識之士，得於盈虛消息之外，於不可控搏者是托，若雪坡者是也。其友俞孚齋錄吾文去，曰：「知道於雪坡，如先生者是爲真知。蘇雪堂之幻人於道矣，雪坡能味幻，其何遠於蘇也哉！」

〔一〕殆吾座右箴矣：箴，原作「鍼」，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幻云何哉幻云何哉：此八字原作「幻云幻

云何幾何哉」，據傅增湘校記改。

## 凝香閣記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分治江浙之三年，築城堡，脩倉庾，廣亭臺，闢田疇，休兵息民。於是詳延海內方聞之士，談仁義，講禮樂，收東南遺書於寶賢之館，而名燕處之室曰「凝香」，徵記於客鄉會稽楊維禎。維禎喜公之厭兵樂治也，遂爲之言曰：善乎！韋應物之詩曰：「兵衛森畫戟，燕處凝清香。」吾取其詩有文武道，森戟之兵，不忘武也；凝香之燕，不厭文也。文武脩而天下之事無不理



矣。今士有深山長谷而出者，咸曰：「吾聞光祿公善尊賢也，善養士也，善求善內諫也。」無不忻然相告曰：「南垣有賢相臣如此，民其瘳矣乎！」光祿公下士如周公，取友如仲山甫。士友之在其席者，有帷幄之籌也，有樽俎折衝之道也，廣廈細旃之廟謨也，非是無以入其室者。於是，橫經論道之頃<sup>〔一〕</sup>，投壺雅歌之餘，清香之凝於一閣者，不翅如道山風日，穆然其舒且遲也<sup>〔二〕</sup>。君子觀凝香之凝，如《大易》之論鼎，可以凝乎命也。凝之旨也，遠矣哉！光祿公上以佐天子之太平，下以安黎民之永定，吾於凝香乎占之。然則是香也，五木百蘊不論其侈矣，瑞麟辟邪不論其貴矣。鰲山數十仞，燕沈沃甲，聞數十里者，適足以招吊民之闕也。吁，豈知吾凝之有其道哉？豈知吾凝之有其道哉！書諸室爲記。

〔一〕橫經論道之頃：頃，原作「頃」，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穆然其舒且遲也：遲，文淵閣四庫本作「和」。

## 壽齋記

論得壽之道者有三：李少君謂丹砂可化爲黃金，金成，以爲飲食之器，則益壽。此方技家之論壽也。廣成子曰：「必靜必清，毋勞女形，毋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此道家氏之論壽也。孔子曰：「仁者壽。」子思子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sup>〔一〕</sup>。」此吾儒氏之論壽也。方技以術，道家以智，儒家以

德，德爲上也。淮陰湯公仁，字壽之，承旨趙公嘗爲書之於燕處之堂，今年登八袞矣。爲其子者中書省宣使某，與諸孫持酒以慶公之高年。宣使某又命座客劉仲威氏，不遠數百里，求公壽說於予，將以光其身，而且垂慶於後人也。予謂齒踰七十，子孫目繫乎四世<sup>〔一〕</sup>，湯氏之福於壽也，不誣矣。顧未知其得壽之道，出於方技乎？道氏乎？儒氏乎？仲威曰：「湯公素以詩禮教子孫，不遠千里延明師，若劉正安之徒，且將捐田若干畝立義塾，以淑及里中兒矣。湯公豈方技氏、道家氏之習乎？」夫德莫大於文王，文王謂武王曰：「我壽百，吾與爾三焉。」是壽不出於天，而果出於德也，信矣。公之德充，則公之壽可以及其身，而延子孫矣。湯氏之祖若孫，尚以予言勉之。

〔一〕有大德者必得其壽；壽，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子孫目繫乎四世；繫，文淵閣四庫本作「擊」。

## 衍澤堂記

太史公自叙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顛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上嚙世德，子孫固不嫌於自銘也明。泰州孔希道氏，自著宣聖五十六孫。泰州之派，實繇宋朝散公端朝出守泰，得賜田建家廟於州之東北，地因名孔家堡。朝散七葉孫瑛，仕中山府教授。希道，瑛子也，遭罹兵難，挾家廟碑渡江，與溫衢之派參會不誣，蓋以世德自重如此。所次之舍，又以「衍澤」二籀文顏之，來淞首謁

予草玄閣，求言以爲志。予謂聖人歿千五百年，自衍聖公襲封而下，文子秀孫，得試胄子監以表嫡氏者，尠矣。況散而四方，墜在編戶，稍知自拔，游庠序以爲食，或者又以譜裔，不自遭黜者不免。若希道氏爲先聖仕裔，欽欽乎恒懼世德之不嗣。入吳，執經於名師傅，且將試有司，與胄監之士角，庶聖澤千五百年之衍於我者，未艾也。嘻，聖人德厚，其流光，其澤隆，萬世而不斬。嗣其世者，又克光其載德，其載德，其澤，不益衍矣。此係希道之自期，而吾儕以期希道者。吾聞君子談世澤者，不在累名疊爵，而在行應禮義。希道行脩而名至，其衍澤也，何以尚茲？

## 正心齋記

淞江萬戶侯石伯玉氏，自顏其燕居之東室曰「正心」。伯玉嘗謙予其所〔一〕，在客列者，皆士之卿大夫之賢。或雅頌投壺，或鼓琴賦詩，不知伯玉之爲武夫長也。明日且請余文，曰「記正心」。余曰：士抱豪傑才〔二〕，而知聖賢之學，亦寡矣。而況才已顯，宦已成，恐恐焉懼心之不正，思求聖門切己之學者乎？予觀代之萬戶侯，往往以少年子弟襲先爵，伎以習武爲名，懵不喻於學，剛愎自用，侈盛自驕；又幸而生於太平之世，武無所於用，惟務臂鷹走馬，挾弓矢爲畋遊〔三〕，已則魚羔擊鮮，招無良狎徒，酣歌舞爲事者，比比也。而豈有英年老志，切切乎正心之學，又求儒先生之言，著之座右以爲警省如石侯者哉？故爲之言曰：人之所以正者，身也。身之所以正者，心也。心之所以正者，其

道何繇？敬而已矣。請以射喻。射者必正己而後發，內志正，外體直，而後不失於其正鵠，此非敬何恃哉？文士之心正者，占筆；武士之心正者，占射。伯玉知射之不可以心不正也，則凡臨事而懼，有大於射者，其可不恃正心之法哉？嘻，棘門之戲，不如細柳之肅；飛將軍之縱，不如程將軍之拘<sup>〔四〕</sup>。此敬與不敬，心正不正之效也<sup>〔五〕</sup>。伯玉尚以予言勉之。

〔一〕伯玉嘗謙予其所：謙，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士抱豪傑才：士，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

庫本補。

〔三〕挾弓矢爲畋遊：挾，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四〕不如程將軍之拘：拘，原作

「狗」，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部叢刊本作「徇」。

〔五〕心正不正之效也：心正，原作「心心」，據文淵閣四庫

本改。

## 歸來堂記

予人吳，首謁三高祠。以其去國者非忘君，還鄉者非懷土，而放迹江湖者，非方外敗教之士也。吳人至今高三人之高，而未知其繼其高者，范、張而後爲何人也？或曰：「上洋有章吉父氏，殆其人已乎？」吉父，少年以奇才爲丞相府舍人，未幾乘傳，遽爲宣使者，遂通籍貫，近宦遊京師者三十年，出貳尹江浙府，適以內艱去。制闋，鎮撫海道，裁數月，即幡然歸，曰：「吾髮種種矣，太夫人之年且

望耄矣<sup>〔一〕</sup>。城南有桑麻田若干頃，足以待祿養，士不知體<sup>〔二〕</sup>，人謂我何？人謂我何？」於是作歸來堂於室西偏，遂雅志也。余今年東遊，過青龍江，吉父之宅在江上，延致于堂中，具聲樂酒事爲余驩，因得奉觴爲太夫人壽<sup>〔三〕</sup>。明日，吉父請文記歸來堂。吾嘗慨晉處士之歸來矣，不知者以爲恥五斗之折腰，知之者以爲典午氏將踣，而不忍二姓之事人也。今吉父生于盛時，遭逢聖君賢相之明用於才也，而吉父且以才選登要路，年未及致仕<sup>〔四〕</sup>，而即退然以歸，則以母故，而愛日之誠有不能已者。處士之歸，其歸以義；吉父之歸，其歸以孝。孝義一道也，歸以義，非世道之幸；歸以孝，實風教之榮。歸來名堂，又豈蹈晉處士之迹以自高<sup>〔五〕</sup>，而求振夫鴟夷子、張季鷹之後者耶？雖然，吉父年未老，神爽峻而才識茂，進賢者未肯輒遺於吉父也。求忠臣於不孝門則已，如以孝門，則吉父其得卒志於歸來乎<sup>〔六〕</sup>？請以復吉父命，書諸堂爲記。（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三）

〔一〕太夫人之年且望耄矣：太，原作「大」，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足以待祿養士不知體：「足以待祿養」，五字漫漶；士，原作「上」，據文淵閣四庫本補改。〔三〕因得奉觴爲太夫人壽：太，原作「大」，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年未及致仕：仕，原作「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又豈蹈晉處士之迹以自

高：蹈，原作「跪」，據四部叢刊本改，文淵閣四庫本作「詭」。〔六〕則吉父其得卒志於歸來乎：志，傅增湘

校記作「老」。

# 全元文卷一三〇七

楊 維 禎 二五

## 內觀齋記

浮屠氏嘗有內觀之偈矣，其所謂內觀者，役心以觀心。有其說者遂謂以聰聽者聾，收以氣聽，則嘿而有雷霆；以明視者瞽，及以神視，則瞑而有嵩華；皆畔吾心學者也，儒先生闕之。儒先生所謂內觀，蓋聖人示人以自檢之幾也。故其教法施諸弟子者，往往發是幾，使之返照〔一〕，返照而後有以自悟其所學，謂之內觀之教。子使漆雕開仕，問子貢與回也孰愈，以從我於海屬子路，皆發之以內觀，而使悟其所自得者何如也。至於顏子、曾子，則得於內觀者大矣。曾子之言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推之爲「守約」，他日竟以魯得聖人之道者，此曾子內觀之大者也。顏子之言謂「瞻前忽後」而獨有見，其所立卓爾，子貢推之爲「聞一知十」，曾子亦指之「若無若虛」，他日意以遇而得夫子之道者，此顏子內觀之大者也。學子呂恂以內觀名齋，而請記於予。故予示之以聖人之教，要之以顏曾

之學，而戒之以浮屠氏之說云。

〔一〕使之返照：使，原作「是」，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中定齋記

道至於中而定耳，一越乎中，譬之衡也，首尾軒輊，豈有定則乎？道不適乎定，則爲仁兼愛也，爲義爲我也，爲直證父也，爲廉離母也，爲敬召君也，爲公賣友也，爲不疑焚妻食子也，其害道可勝言哉？堯以天下傳之舜，無佗，言中之執而已。舜之治天下也，用是中而已，然子莫亦執中也。子莫執而無權，是中而不知適乎定則者也。故聖人立中之教曰：「君子而時中〔一〕。」使人用中之有權度也。雖然，權度未易精也，權度未精，中固未可定也。精之何如，密於惟危惟微，而安於無思無爲，萬物之紛紛伏於前者，不逃吾掌握，而與之釋然於兩忘之間，此吾權度之至也。若是，雖乾坤之開闔，古今之往來，亦不越吾一定之內耳，矧萬物乎？姑胥申屠生衡，予既字曰「仲權」〔二〕，而又名其治業之齋曰「中定」，衡遂始志齋，故爲志如此。

〔一〕君子而時中：而時中，原作「時而中」，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二〕予既字曰仲權：仲，原

脫，據《西湖竹枝集》補。

## 約禮齋記

吳興蔣生毅，予既名其讀書之齋曰「約禮」，生遂有請曰：「願先生賜一言，書諸室以警教也。」志之曰：聖人之道，其高如天，其浩如海。泛而求之，穹焉莫知其所即〔一〕，蕩焉莫知其所之，至於老死而不得者，以無繩尺爲之約也。禮者，所以爲之繩尺之所也，此聖人以道教人，而必正以禮，所以約其歸也。聖人之道高且浩者，若無紀極，至約於禮，則有極矣。老莊氏善以閼闕之言言大道，而聖人之徒無取焉，形道太高〔二〕，而絕禮太甚也。聖門弟子稱顏子，始焉求聖人之道，仰之則彌高，鑽之則彌堅，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後；已如有所立卓爾者，竟以約禮得之。學顏子之學，以求聖人之道，是在生也，生勉之。

〔一〕穹焉莫知其所即：即，原作「郎」，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形道太高：太，原作「大」，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學詩齋記

吳興陳生魯，從余於雲間學經業，且曰：「某不敏，未敢學先生之《春秋》。而《詩》者，實與《春秋》相表裏也，願先生學《詩》，而復及於《春秋》也。」且名肄業所曰「學詩齋」，請記一言以自勗。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之數者，豈泥於章句文辭之末者所能得哉？孟子論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而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此孟子之善學《詩》也。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孔子錄夷王懿王之詩，迄於陳靈之事<sup>〔一〕</sup>，而三綱五常有不忍言者矣。故《詩》亡《春秋》作矣。吁，學者誠未得於《詩》<sup>〔二〕</sup>，又烏能得於《春秋》也哉？生學《詩》於《春秋》之先<sup>〔三〕</sup>，亦有理哉！雖然，食魚而味者，不知有食熊掌而味者，不知有膾炙<sup>〔四〕</sup>，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故善學《詩》者，不知有《春秋》，善學《春秋》者<sup>〔五〕</sup>，不知有《詩》。非謂二學不相通也，學經貴乎知味之說也<sup>〔六〕</sup>，生於《詩》知食矣，食而飽矣，而味不知，則謂之善學《詩》不可也。孔子固疾夫學《詩》而無知味之得者矣，其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sup>〔七〕</sup>，不達。雖多，亦奚以為？」生以予言勉之，他日授之政也，雖蠻貊之邦行矣，奚往而不達哉？

〔一〕 迄於陳靈之事：迄於陳靈，四字原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 故詩亡春秋作矣吁學者誠未得於

詩：「詩」至「學」八字原漫漶，據傅增湘校記補，文淵閣四庫本作「詩亡春秋作夫學詩」。

〔三〕生學詩於春

秋之先：「生」至「先」，八字原漫漶，據傅增湘校記補，文淵閣四庫本作「士學詩於千百世下」。

〔四〕不知有

食熊掌而味者不知有膾炙：「有食熊掌」，文淵閣四庫本作「有熊掌食熊掌」；「有膾炙」，三字原漫漶，據傅增

湘校記補，文淵閣四庫本作「有魚夫」，則此「夫」字應下斷。

〔五〕不知有春秋善學春秋者：「有」至「秋」，七

字原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六〕學經貴乎知味之說也：知味之說，原文漫漶，據傅增湘

校記補，文淵閣四庫本作「為學之專」。

〔七〕誦詩三百授之以政：「詩」至「以」，六字原漫漶，據文淵閣四庫

本補。

## 鈍齋記

雪城之西有家塾為經鋤，而世以詩禮傳家者，為倪用宣氏。即其居之西偏，顏之曰「鈍齋」者，則用宣燕處之室也。用宣之大父富陽公，予之舉主，用宣視予猶叔也，遂以鈍齋請志於予，且曰：「某不幸早孤，稍長即承門廕，役於筦庫之賤者三年，志不獲伸，而養廢於親，學廢於身，一旦勇自棄去，歸讀舊書，以待吾豆觴母氏。欲為世之趨走縣簿，站站焉效鷹犬之役，以圖躁競之進者，吾不能已。故名齋曰鈍云。」余疑用宣出紈綺家，春秋鼎茂<sup>〔一〕</sup>，宦軻之發，如舟縱下水，鴻迅順風，而遽以鈍自止，豈其情也哉？惟其豐於用而局於地，至於寵辱不驚，遲速不較，此非其學力之素，則天資之特

也。余悼世之士，我弁高足於連屨列埒之間，尋岐闖竇，病於隴斷，將一以捷于進也，不知足一躓<sup>〔一〕</sup>，則沒陷窞，卒不免爲人僂，其捷何在哉？回視鈍齋之鈍，優遊於水之陽、山之北，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舞裸之僮，外有賢師良黨之交際，樂其樂而不知世有崇高權貴、炎冷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其相越豈不霄壤哉？用宣之師爲張安國氏，友爲康伯齡氏，以其獨到之資，加之以師友之學，用宣之光其先而載德乎其後者，不可量已。外物之一利一鈍，又烏足以計吾短長也哉？

〔一〕春秋鼎茂：春，原作「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不知足一躓：躓，原作「蹟」，據四部叢刊本改。

## 則齋記

吳興趙生名柯，字仲則，又自號其讀書之室曰「則齋」。生以大父府判公與予同仕于台，而其外舅府推吳叔巽氏又予之舉主也，遂以則齋求說於予。予惟生之則取義於《伐柯》之詩，《中庸》嘗取是詩，以證道之未嘗遠乎人也。夫求柯於木，其柯之則，在此柯矣，人猶惑於彼此，睨而視之，以爲遠也。治人之道，於己取之<sup>〔一〕</sup>，未嘗遠也，以爲遠者，何異睨之爲惑者哉？聖如孔子，而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而已。生能以孔子之自謂未能者，不敢不勉，則其在是矣。《傳》曰：「能爲人則，不爲人下。」君子之欲上乎民者，無是則其可乎？故推是則

於身也，則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矣。推是則於民也，則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矣。故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於乎，此則之極功，而學之能是也，生以是則勉之哉！至正十年冬十月廿有五日記。

〔一〕於己取之：己，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月山記

月有山乎？佛氏謂月中之景，大地山河，謂之月有山可也。山有月乎？趙知微登天柱峰，得月於陰晦之秋，謂之山有月可也。夫月者水之精，山者石之積也。水與石不相人，而未嘗不相人也，此彥明氏得月之山，以爲物之奇會也。彥明昔爲開化縣，得此於金錢溪上，孤峰突起如一弁〔一〕，今之顛有白章，若月之弦者，彥明喜之，若獲拱璧，曰：「溪名金錢，而溪之神不以錢浼我，而以此月之山，吾烏得不拜神休以爲奇也。」遂名之曰「月山」，且繪爲圖，出以示予，請月山記。余笑曰：「此月山之假耳，圖益假，余何記？吾將與子梯九節杖，挾飛仙以遊於廣寒之宮，以俯攬乎海內外之名山，又將東上岱峰萬仞之頂，看黃玉輪出九地底，此全山之象，全月之真，恍乎惚乎，得諸泰初之鄰，庸衆人之烏睹者也。子能從之乎？」彥明曰：「吾不能，吾已得之月山之月云。」至正十年十一月三日記。

〔一〕孤峰突起如一弁；突，四部叢刊本作「特」。

## 小瀛洲記

神仙之說八方有鉅海，鉅海中有仙洲十，瀛洲其一也。漢武帝嘗延東方朔曲室，問十洲所在，及方物之名。謂瀛洲在東大海中，地方四千里，上生神芝玉石，山高千丈，出泉如酒，名玉醴泉，飲之令人長生。洲上皆仙家，其山川風俗似吳中。然其所也，可聞不可到也，故秦王開館選天下學士其中，地位高而人物勝，天下比之登瀛洲云。吳興褚壽之之居，有水木花石之勝，名其堂曰「小瀛洲」，壽之宴於堂上，以記請。非徒以山川風俗似瀛洲也，以其前之人有居瀛洲十八士之列也。壽之之先出瀛洲學士亮，亮子遂良居杭，其後有徙湖之南潯朱塢莊者〔二〕，遂爲湖州人。壽之，蓋瀛洲學士若干世之孫也。壽之伯仲凡四人，子姪凡十餘人。自五世祖淮安縣丞繇科第起身，代以詩禮傳家，壽之先府君棄仕侍親，壽之伯仲皆有仕才而不仕。其學而仕，而都清高之地，以繼登瀛之榮號者，不在諸子乎？余又喜諸子皆聰爽善學問，諸父益輕金重名師之聘，師有不憚千里而至者。吾知褚氏子孫光繼祖亮者，的的有人。今日居小瀛，不爲異日登大瀛之階乎？問其所者，又何必指神芝醴泉白玉之山乎？而況山川風俗之美類吳中者，不在他此也。書諸堂爲志。至正十年冬十一月序。

〔一〕其後有徙湖之南潯朱塢莊者；徙，原作「從」，據傅增湘校記改。

## 愛日軒記

予讀楊子書，至孝子愛日，未嘗不掩卷爲嘆嗟。夫孝，天誠之出也。惟其自知日不足者，吾知孝子之天之誠也至矣。吁，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此孝子愛日有不能自己，非有使而然也。故曰：孝，天誠之出也；愛日，誠之至也。錢唐市中有金孝子鑑者，築室于舍之南以養其親，顏之曰「愛日」，取楊子語也。嘻，金孝子之養親，殆出於天之誠之至也。朝於斯而省焉〔二〕，夕於斯而定焉，出於斯而告，反於斯而面焉，至於問所欲，推所與，承所欲以行，無不一於是。孳孳養親，惟見其日不足也。謂金孝子天誠之至，非歟？吁，愛日之書，蓋孝子天誠之托也。昔者仲由賤食藜藿，躬負米百里於親在之時，其後累糶坐，列鼎食，而悼其親之弗及也。嘻，是有愛日之誠，而不能俟乎貴富以爲養者也。狄仁傑，親在河陽，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以爲吾親舍其下，而瞻望弗及。嘻，是有愛日之誠，而有不能恒在膝下以爲養者也。金孝子者，家有奉親之資，又不肯輕仕，以一日去其親，蓋不俟乎後時之貴富，不在遠方之咨嗟而悼恨者也。嘻，金孝子之養親，豈非人子之大幸？而能乎季路、仁傑之所不能，使愛日之誠始終無怠，如大舜之慕其親者，吾爲紀茲軒於後子孫耳。後子孫皆以爾孝子之心爲心，是孝子一行純推爲一家之政，又使天下人聞其風而興起焉。孝子之感於

人，而動以天者，不可勝用。金孝子之行，爲世教之係者，又豈小補哉？魏生本信持其卷來，於是乎書爲金孝子爰日軒記。

〔一〕朝於斯而省焉：朝，原作「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修齊堂記

吾州諸賢〔一〕，有東西施家，西家之秀鍾於苧羅美人，而東家無聞焉。至宋始爲施宗聖者，學行尊於里閭，人稱爲東丘先生。東丘之後有鏐者，紹興中進中興雅頌，子姓繇東而西，多隱處吳門。吾人吳，得諸閭關之外爲仁傑氏，其先蓋自越來者，殆吾邑東丘之後已乎？吾初未識仁傑氏，吳中學子張守中，年十四，稱奇童，能夜誦經史書數千百言，日課大經義騷賦表章若干首。貴官女及里中多田翁爭壻張氏子，而獨爲仁傑氏所先，可以識其人矣。仁傑嘗招致余於所居堂，顧其題顏曰「修齊」，吳興趙魏公之所書也〔二〕，因擎觴拜以請記。余視閭關之居，皆貨財之亭，而其人皆五方商賈之伍也。日出而蚤營，日入而未息，所與言者，皆錐刀之末，乾沒之計也。與之語身修，則曰：「衣被文繡耳。」與之語家齊，則曰：「峻宇雕墻耳。」烏知吾聖賢《大學》之道哉？而仁傑乃獨拔乎流俗，以《大學》之學自律。仁傑蓋古之椎魯長者也〔三〕，素孝友於家。孟子推《大學》之教曰：「國之本在家，家

之本在身。」是知一身修，一家斯齊矣；一家齊，一鄉斯善矣。遠而推之〔四〕，千里之治，廣而充之，四海之均，不過一修齊而已耳。《大學》之言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感應之機，其捷固如此。修齊之化行，又豈獨善一身、齊一家而已哉〔五〕？吾聞吳俗多好內而外尚勇，有逞匹夫之鬪而殘厥軀，惑於兒婦之舌而亂厥家者，聞施氏之風，豈不有愧哉？施氏之化行，則吾之記斯堂，庶不爲空言也矣。至正十年十二月十日記。

〔一〕吾州諸暨：諸，原作「渚」，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二〕吳興趙魏公之所書也：吳興，原作

「吾與」，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仁傑蓋古之椎魯長者也：椎，原作「權」，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遠而推之：遠，原作「達」，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又豈獨善一身齊一家而已哉：身，原作「家」，據

文淵閣四庫本改。

## 南樓記

信都吳公僑居吳興，築樓岸雪水，北枕蒼弁，金蓋、玉几諸山拱在離嚮，因命樓曰「南」，且以自號〔一〕。置書萬卷樓上，一時名士，考經斷史及東南民事，必客是樓。余亦在客數，而徵記於余。余謂南樓在武昌名於晉庾亮氏〔二〕，代之貴家富室，高薨峻宇，徧陽而樓，皮玉帛，栖歌舞，以都山川風



物之勝者，以萬萬數，而亮後無名焉<sup>〔三〕</sup>。越數百年，而吳公之名於吳興者繼之，豈非樓倚於地之靈，而地又倚於人之傑也耶？雖然，亮非人傑也。亮本莊老氏學，善清談之士也，識闇才短，徒以周公親受重顧，四海惻心，奸臣肆志，非賴二三方岳，則東度之國幾至大弊<sup>〔四〕</sup>，末路之窮至欲竄山遁海。不獲已爲蕪湖之出，武昌之駐。其在武昌也，未聞有所經畧，顧欲任猜忌，黜大臣，諸佐吏皆束閣之物<sup>〔五〕</sup>，又未聞雄特其中，月色橫陳，秋思不淺，南樓之登，徒與浩輩談詠光景，曾無裨於中州多故越雷池一步也，其才不足與有爲如此。今公以北方之學<sup>〔六〕</sup>，相家之英，既出爲天子耳目，剷除奸惡，登進忠良；遭吳喪亂，又出而身任城社之重，而樓與門客寮友之所講白者，皆經國之道、弘濟時艱之策也。今日之吳興，豈與昔日武昌同一秋月哉？吁，秋月無古今，而人物有古今，庸詎知夫今人之不優於古也耶？登茲樓者，攬山川人物之勝，又安知無善賦大夫，飲酒山川之神，以述大業頌隆功<sup>〔七〕</sup>，以鄙浩輩之所談詠光景者哉？書諸樓爲記。公名鈞，字元播，平章冀國公之季子，御史中丞南鹵公之仲氏云。至正十三年夏五月記。

〔一〕且以自號：自，原作「目」，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余謂南樓在武昌名於晉庾亮氏：名，原脫，據清

抄全錄本補。

〔三〕而亮後無名焉：後，原作「浚」，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四〕則東度之

國幾至大弊：東，原作「未」，據清抄全錄本改。

〔五〕諸佐吏皆束閣之物：佐、束，原作「左」、「東」，據清抄

全錄本改。

〔六〕今公以北方之學：北，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七〕以述大業頌隆功：功，原作

「乎」，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生春堂記

嘉禾謝玉淵氏，名其燕處之堂曰「生春」，取靈運西堂詩句也。京兆杜伯原父既爲作小篆書之，而又徵記於予。予嘗過其家，必醺予堂之上，講《春秋》經學。嘗扣玉淵曰：「聖人以春一言加王正之上者，非史氏文也，《春秋》第一義也。傳經者慮周正非春<sup>(一)</sup>，則曰夏時冠周月。吁，寅正始春，人所知也，又豈知子正爲春之生之始乎？論三統者，以十一月乾之初九，陽伏於地，故黃鍾爲天統，春之所由以生，而爲萬物開闢之端也。使聖人假寅正於子月，是天時懸隔於王正者常兩月也，何以示信於人乎？生春之義，莫深於《春秋》，又豈汝家客兒吟弄草木者所能知乎<sup>(二)</sup>？」玉淵避席曰：「謹受教。」予曰：「未也。吾聞幽有谷也，壤美而苦寒，五穀不生，百草不殖，工律者一吹而春氣應，草木生，人之相天時有如此者。今深山窮谷，豈無固陰沍寒，歷春氣而不毛，雖太陽仰煦而有不能及者，使律氣均應不毛者，皆生生而不已，君豈無術乎？即生春者推之，物有被其賜者矣<sup>(三)</sup>，毋徒資之夢寐之間，爲吟哦之具而止也<sup>(四)</sup>。」玉淵崇酒携觴，鞠躬而謝曰<sup>(五)</sup>：「某不敏，不惟受生春教，且受《春秋》教也。」至正十三年秋七月十八日記。

〔一〕傳經者慮周正非春：慮，原作「盧」，據清抄全錄本改。〔二〕又豈汝家客兒吟弄草木者所能知乎：客，原作「容」，據清抄全錄本改。〔三〕物有被其賜者矣：被，原作「彼」，據文淵閣四庫本、清抄全錄本改。〔四〕爲吟哦之具而止也：止，原作「上」，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鞠躬而謝曰：躬，原作「臆」，據清抄全錄本改。

## 尚志齋記

余讀《陳勝傳》，未嘗不嘆士非志不立。勝以燕雀待傭儕，自待其志爲鴻鵠。勝之志在富貴，後亦訖不誣。吁，勝，人奴耳，矧不爲勝者乎？聖門弟子如顏淵、曾點、季路、公西華，聖人必以志發之。諸子之志無大於顏子，顏子願得明王輔相之，故其善適天下而無所伐，勞過天下而無所施。若顏子者，所謂大人君子之志，非歟？孟子曰：「士尚志。」尚如尚服、尚車之尚，蓋尊而主之之辭。然尚一也，而志有不同，不可以不辨也。崑山呂子正氏，名其燕處之齋曰「尚志」，介其友張希顏來謁記。予謂子尚易也，第未知子志安在？子正曰：「中也，學於聖門者徒，切有志焉，在季路氏之間也。顏何敢望哉？」予爲之喟然曰：「子之志不鄙矣，推是以往，不爲顏子也，吾不信也。顏子未達，陋巷之人耳；使達也，則春秋之伊尹也。學顏子學，志伊尹志，吾不以望子正其誰望？子正年方踰冠，而好學不倦，事承父以行，其志未著也，而所尚已如此，異時秉志以奮，吾

知其無能御者矣。書諸齋爲記<sup>〔八〕</sup>。至正八年夏六月記。

〔一〕不可以不辨也；下「不」字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二〕介其友張希顏來謁記：介，原作「蓋」，據清

抄全錄本改。

〔三〕在季路氏之間也：間，原作「聞」，據清抄全錄本改。

〔四〕顏何敢望哉：望，原脫，

據清抄全錄本補。

〔五〕予爲之喟然曰：予爲，原作「子謂」，據清抄全錄本改。

〔六〕子之志不鄙矣：

子，原作「予」，據清抄全錄本改。

〔七〕顏子未達：達，原作「達」，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下句「使達也」之「達」

同。〔八〕書諸齋爲記：諸，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 藍田山三一精舍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者，桐廬姚傑氏之所創也。山去桐江北三十里，北負鍾阜，與周顒氏隱地伊邇，其東香爐峭壁紫烟瀑布，如白蜿蜒掉尾雲際，西見天日，南見烏龍，冠停蓋佇，江水帶其下，如玉虹在地，繚山而去，此藍田形勝之會也。宜有仙人逸士之所都，而傑以三一精舍據其會，創於至正甲午，落成於明年。予過桐江，欲抵其所而未遑，傑乃圖山水狀，及其營造歲月，介予徒章木求言以爲記。予詰三一，則曰：「三者，孔、老、釋也。一者，道之歸也。其位置，中聖人，尊以文昌之殿，釋左之，老右之。」予疑三一者，既推尊孔氏，而孔氏之左右不無徒焉，何取老、釋耶？則又曰：「道之大者，莫如吾

聖人。其岐而去者，爲老爲釋。吾將約其岐而歸之大而正者。」此傑意也。近代縉紳大家，廟制不講，旁營三教之堂，且以孔、老、翼、瞿之尊，其侮聖教大矣。傑也迺於吾道陵夷之際，挈而尊之，彼二氏者若在弟子之列，化異端歸皇極，使皆知有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教，民之秀而出者，不沒溺於虛無寂滅之歸，豈非傑之用心弘而推化者廣也？故予樂爲之書，使詔諸里，以垂諸後人，不終爲異端如周顒氏之惑也。世教之補，渠曰小哉？公名傑，字君用，裔出唐之少監。今年八十〔一〕，耳目精明，結廬於雙柏間，以文酒自娛其天年，學者尊爲栢庭老人。其養徒之田，世人主奉者凡若干畝，砧籍見碑陰雲。

〔一〕今年八十：今，原作「合」，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松月軒記

吳興東去若干里，其聚爲南潯，褚氏樂閒君之世家在焉。至正甲午，先廬遭兵燬，其子質，字彥之，重創別業朱塢溪上，蒼松夾徑數百植，林下石床雲磴，廕以重軒。時焚香讀《易》其下，月夕則鼓琴，或歌騷，或與客嘯傲賦詩，仰聽虛籟，俯席涼影，儼若物外境也。遂即「松月」扁其軒，不遠二百里走雲間，請記於予。予交其父兄幾二十年，彥拜予爲父行，予視之異姓姪，義不可以老懶辭。夫蟠根錯節，貌風霜，心鐵石，閱歲寒而不與衆草樹同腐者，松之操也。乾坤一氣之清，鍾爲太陰，麗摩天而

與日代明，以成七政之功者，月之德也。彥取託於松月，松月不在松月，而在吾一氣之剛、方寸之明矣。爾祖瀛洲學士遂良，任顧命之重，當逆牝萌亂之時，不以萬死懼，抗顏而極諫，厥忠盛矣，彥爲其雲耳。音仍。甲午，諸兄罹不測之禍，彥捐軀歷險，誓不與共天，必復其讎而後已。遂良稱忠，彥氏稱孝。嘻，人之行莫大於忠與孝也。使彥立人之朝，當大任，必能操大節，又何忝爾祖哉？吾所望於彥者在此。其託物於剛與明者，於松月見之，豈果騷人墨客玩弄草木者比哉？彥作而謝曰：「某雖不敏，敢畔先生之教？請書諸軒以爲記。」龍集己酉秋七月初吉書。

## 竹月軒記

詩人以月配竹者，自六朝無聞焉。李謫仙有「何處我思君，天臺綠蘿月」<sup>〔一〕</sup>，月寄於蘿而不在竹也<sup>〔二〕</sup>。六一翁有「顏侵風霜色，病過桃李月」，月寄於桃李而不在竹也。老杜「竹送清溪月」，月又兼以溪言也。惟老坡「明月浸疏竹」，始專於竹，然坡得此景於方外之虛寂堂耳，而未見於士大夫之家。見於士大夫之家，吾今得於雲間義門夏公子益中之軒。予嘗夜宿其軒，少焉月出竹頂，益中坐客其下，仰見玉立數十挺，喬秀疏朗，若空谷佳人，將儔挈侶，訪主於虛庭，踟躕盤礴不忍去，而不知清夜之徂也。已而主客相與酌酒，盡醉，脫巾掛疏枝，或鼓琴，或吹匏擊石，與玉立君鏘瑤相春應<sup>〔三〕</sup>，籟縣於天而景散在地<sup>〔四〕</sup>，鈞韶鳴而龍鸞舞也。是時，主客頽然就卧，忽不自知其身世在白玉闕中、軟

紅塵裡也。席上客遂各賦詩，明日連書諸軒，主者因以「竹月」名軒，而推余爲竹月志。益中青年而才氣甚老，尊師樂友，化勢利之俗爲禮義之鄉，無忝奕葉義門之後，故樂爲之書。（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四）

〔一〕天臺綠蘿月：蘿，原作「夢」，據文淵閣四庫本及《李太白集》改。〔二〕月寄於蘿而不在竹也：蘿，原作「夢」，據上下文意改。〔三〕與玉立君鏘瑒相春應：春，原作「春」，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籟縣於天而景散在地：縣，文淵閣四庫本作「繇」。

# 全元文卷一三〇八

楊 維 禎 二六

## 借巢記

五十四「借」字，誰借得？

客有號鶴巢者，自杭而蘇而松，率假館以居。予一日過其館，改命曰「借巢」。或有笑者曰：「鵲有巢而鳩借之，鳩之拙也。鶴不能營一巢而借，亦拙甚矣乎？」楊子啞爾笑曰：「子亦知夫借乎？人一身外爲長物，物皆借也。吾試與子言借：衣冠借以束身，棺槨借以掩骸，土石借以周郭，山嶽借以積土，天地借以奠岳。極之於大，則大靈借以闢天地，何莫非借也？近而言之，琴筑借聲，綉綺借色，芻豢借味，鼎釜借烹，刀刃借割，壺豆借盛，金玉借斲，席借偃而策借扶也，車借駕而馬借馳也，旗幟借表而弧矢借威也，印章借信而露布借令也，權貴借勢而封爵借名也。遠而言之，丹青借圖而金石借刻，載書借誓，冊府借史，而聖人百家諸子之文借以寓道也，又何往而非借也？及其親也，妻借齊，子借嗣，父母借生，而吾六尺之軀亦借也。吁，借乎！借乎！何啻於一巢乎？」或者起謝曰：



「淺矣乎，吾之窺借也。吾因子言借，而知天地萬有之不有於我也。」楊子曰：「吾於天地萬有皆借也，而有不借者在。」曰：「何在也？」曰：「以天地萬有之借爲借者，萬有之客也。以天地萬有不借之借爲不借者，不客於萬有之客者也。子徒知吾有借，而庸詎知吾不借之借，而不客於客者耶？」不客者誰？」曰：「問諸有物，有物問諸有初，有初問諸有無，有無不可名，全以名其巢居。」客起謝曰：「請書爲記。」客爲隴右邾經也。

## 營丘山房記

贛之呂仲善氏早孤，事母劉以孝聞。長從鄉先生一靜謝公遊，通《易經》，以其餘力屬文賦詩，頗有古人風裁<sup>〔一〕</sup>。今天子一海宇<sup>〔二〕</sup>，招延俊乂，善以異等才登選胄子學。有書室在錦川之陽，陽坡之下，貯書數百卷，題其顏曰「營丘山房」，示不忘其義於前聞人也。出使于淞，謁抱遺先生於草玄閣，曰：「願先生一言以白吾志。」先生曰：營丘在虛危分埜，爲今濟南地，太公呂尚父之食邑也。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至十四世爲小白，主霸，以管仲富國匡天下，而太公之澤益遠且大。孔子曰：「微仲，吾其左袵矣。」多其功也。太史公曰：「太公尊賢智，尚功能，而其敝則夸奢虛詐而不情。」傷其俗也。善欲振其緒於營丘，而又直明天子之登賢以圖治，其以仲之富國匡天下者爲勉，而以俗之失不情者爲戒，則可謂善嗣營丘者矣。善謝曰：「請書爲記。」戊申冬十月朔戊辰記。

〔一〕頗有古人風裁：人，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今天子一海宇：今，文淵閣四庫本作「方今」，四

部叢刊本作「聖」。

## 南漪堂記

華亭葉生杞，家有林塘之勝，在黃龍浦西蕭公津上。讀書之堂南臨之，故名南漪。杞謁予草玄閣，求一言以爲志，至四三而不已。爲之言曰：「昔眉山蘇子嘗有是號矣，而生之堂又襲之耶？雖然，襲其理之所得，何嫌於襲耶？善言漪者，莫如《易》之《渙》，其曰〔一〕：『風行水上，渙。』此漪之極觀也。說者以爲風與水相遭，不能不爲之文也，此漪之說文也。予以爲漪之所以爲漪，蓋有爲之本者，其可不知乎？今夫水由地中行，源深則流長，其發岷峨，越崖谷，衝林莽，傾折回直〔二〕，束之爲峽，匯之爲渦，激之爲湍瀑，千變萬態，不可踪迹，然後達于江河，以朝宗于海，有本者如是哉！苟爲無本溝澮之水，朝盈而夕涸，求一漚之微不可得，奚有千變萬態、極觀於渙之漪者也？杞也有意於漪，其亦於本者求之否乎？」杞作曰：「唯唯。」

〔一〕其曰：曰，原作「日」，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傾折回直：回，文淵閣四庫本作「曲」。

## 純白窩記

用聖經代老莊，獨爲高出。

華亭縣北距六十里，其聚爲小萊。其吳越裔孫爲皋氏，先廬燬，皋復新作，又於堂右個闢窩一所，上結圓頂，下方四落皆堊爲雪色泥。寶牖六，又以雲母片霽之，渾然瓊穹廬也，名之曰「純白」。皋嘗宿余於窩，且徵純白誌。《賁》之上九曰：「白賁，無咎。」以其反本也。天下之文，莫文於白；文之純，又莫本於反本也<sup>〔一〕</sup>。吾聞皋壯年通經史及國語，間弧矢騎，以義俠廁狐貉游徼間，名貴人爭欲致門下。盜壓境<sup>〔二〕</sup>，皋呼鄉兵甲捍于淞之陰，鄉賴以安。又以白衣參諮贊帥越者，却寇酋，復臺紀，活遺黎數十萬。今齒及莫矣，功亦茂矣，假亦可體矣，故斂其神于反本之地，此純白之所以名也。皋有四子，若孫者五，皆玉立庭砌間，將有賦《白華》，稱潔白于時者，又知皋之反本貽世，世亦無窮也，皋氏子孫尚勉乎哉！至正庚子夏五月蒲節後三日寫。

〔一〕又莫本於反本也：本於，原作「於本」，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盜壓境：境，原作「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薌林記

淞之邑，帶江枕海。聚爲山者，曰笥曰雪曰神，曰小岷、小金。地皆平疇大陸，呀淵疏川。突而高，鬱而秀，蟠而踞之者，則喬木之林，大姓之所宅也。去邑之北五十里，其川爲蒲匯，匯北反爲小萊岸，小萊古屋百十楹者，九齡徐氏之居也。去居左介一百步，鑿池數十里，池上植松柏、栝檜、桂椒、梅橘、桃杏，草則芝蘭、菊芷、荃蓀、薰苴，鈎連彙列，四時之生，香未嘗一日斷也，因額池堂曰「薌林」。予過海上，九齡榻予堂者數夕。臨分，出楮筆曰：「先生海上還，嘻笑怒罵，皆成文章。醉墨所及，一草一木有光，於薌林獨無言乎？」予曰：草木之香細矣，因人而馨者，大且遠矣哉！栗里松柳以處士香，晉竹林以七賢香，濂溪蓮以茂叔香，羅浮村梅以蘇長公香，草木不以物香而人以人馨也，信矣。不然，雖梓澤平泉〔一〕，林木之綺交錦錯者不香也。吾愛齡之人品魁壘，操行極高茂，嘗與予論今人出處曰：「今之稱豪傑者，彎弧運槊走戎馬間，水出火入，即可苟且頃富貴。高者搖頰鼓舌，閤聲高議，以驚動所事。自謂陶王鑄霸以徼其所資，而爲士之大慶，不知大憂者在其踵。觸羅踏奔，卒自貽陪，而禍及其孥，權不能庇，勢不能掖。嘻，若是者懜甚，而悖亦滋甚。予不幸抵薌巖〔二〕，幸亟返故廬〔三〕，與一草一木同華而共實，先人之賜，先生之教也。」予聞其言，蹙之曰：「此吾子之德馨也，馨之彼於薌林草木者也。」故樂爲誌薌林，并錄其語，爲學之信且悖者告也。

〔一〕雖梓澤平泉：原作「雖梓澤乎泉」，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予不幸抵薶巖：巖，原作「戲」，據文淵

閣四庫本改。

〔三〕幸亟返故廬：亟，原作「極」，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固齋記

新經有鄉善士戴氏父者，遣其子貞從予遊。一日有請曰：「貞承名於父，承字於先生曰固，而藏脩之地，未得齋號以自勵，敢請。」予又字齋曰「固」，且求志。予告之曰：固非高叟之固也，亦非固我之固也。《乾》之爻言不云乎「貞固足以幹事」？貞不固，不足以爲貞。固非貞，亦不足以言固。固而貞，貞而固，而後事之幹立焉。故聖人許幹必於貞固，而不以亨與利也。生學與齒俱進，將入于官而有事於政已〔一〕。以《易》之所固者，植其本於不拔，本而幹，幹而枝，枝而花，花而實，伺之歲月，不患其不茂且碩也。生之貞，毋替於固也。復有喻生於固者，唐城南諸杜〔二〕，所居號居杜固〔三〕，以其風氣所聚也，宗祖所族也，子孫所完也，後爲妬者鑿之，血流者數日，而固者崩矣，杜抵固從而衰矣。地不可以不固如是，矧君子之操行乎？生力完所固，毋自鑿也。

〔一〕將入于官而有事於政已：官，原作「宮」，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唐城南諸杜：杜，原作「社」，據文

意改。

〔三〕所居號居杜固：杜，原作「社」，據文意改。

## 榆溪草堂記

至正庚子夏四月，余東遊鶴砂，回舟順流下黃龍浦，又東抵榆溪，見大榆數百章，皆百年物也。雨餘，新綠蓊鬱，若屯旌擁幄。樹底構草堂一所，堂主者陶中出迎客，供茗飲。床書充屋棟，茶竈筆床環左右。又將客步後圃，花樹紅白刺人目，折殿春玉桃花一枝供客<sup>〔一〕</sup>。是夜遂宿草堂，明旦，干余記。草堂之號，周顥嘗構諸鍾山，杜甫亦構諸浣花矣，然鳴騶入谷而山靈見移，脫巾據床而幾不免禍<sup>〔二〕</sup>。天下草堂萬萬也，而享有其身者尠矣。唯爾祖靖節翁自彭澤來歸，門種五柳，著傳以自況，義熙之節，良史書之，五柳之德色者厚矣。今子孫不堂柳而堂榆<sup>〔三〕</sup>，榆視柳等也，烏知異日不有傳榆溪先生在龍浦之東，如傳晉處士於五柳者乎？中曰：「某不敏，烏敢望吾前之人？請記爲堂以爲警。」

〔一〕折殿春玉桃花一枝供客：折，原作「拆」，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二〕脫巾據床而幾不免

禍：據，原作「據」，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今子孫不堂柳而堂榆：榆，原作「榆」，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

叢刊本改。

## 槐陰亭記

三槐見《周禮》，有三公之象焉。宋王祐氏手植三槐，而三公之位應于其後文正公旦。君子謂：王氏之槐，種德之符也〔一〕。海東王敏中氏爲三槐子姪，槐之樹之間者亦三，結亭樹間，扁曰「淮陰」，大參周公琦爲作篆書之，又介吾門管生訥求余言爲志。吁，王氏之子姓，何其祚之遠也！祚之遠者，德之長也。晉大司馬府，豈無手植之槐？識者占其樹婆娑而生意盡，則知司馬氏之槐，不如文正氏之槐〔二〕，開其先者厚而蔭其後者長，非尋常府寺之植可得而并稱也。敏中席槐之陰，思有以培植之本，則豈徒戒剪伐，如齊人之令仁以根其生，義以幹其行，忠信以要其成也。盛德大業，其有不光相門之植、文正之堂庠？敏中勉之，有以徵余言之不誣也。至正庚子秋記并書于挹清堂。

〔一〕種德之符也：符，原作「苻」，據文意改。

〔二〕「不如文正氏」句：如，原作「知」，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春草軒記

有詩

淞謝伯理氏，於其正廬左介爲謬音移。軒一所，命曰「春草」，本靈運語也，請予爲之記。予疑靈

運以詩名宋，而猶附麗於人以覓句，何也？在西堂時詩思苦甚，至假夢寐見惠連，而後得「池塘生春草」句，遂以爲絕奇。吁，此《三百篇》後詞人以興趣言詩者也，律以六義，何有焉？今人一草木取以點綴篇翰，極於雕鏤之工，詩道喪矣。談興趣者，猶以靈運語出於徑辭直指<sup>〔一〕</sup>，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無俟雕刻而大巧存焉，猶爲去古未遠也。伯理嘗與予論詩，大惡凌跨六朝，上探漢魏，故於春草有得焉。雖然，伯理方將以詩備理教及於民，豈必效永嘉詩人爭工於句字間者<sup>〔二〕</sup>？具慶在堂上，年俱高矣，朝朝下音潮。焉有諭焉者，夕夕焉有詰焉者，於是家庭之教出焉，倫理之行焉，家有悅親之堂，不忍一日違其色養。吏部以品推恩及其親，自謂罔極莫之報，時詠孟貞曜「寸草春暉」之句。是春草所托又有關於倫理者，惜永嘉詩人未之知也。吾合以論見春之資於倫理者，不獨在句字間也。係之詩曰：

草生西堂下，沱水含清漪<sup>〔三〕</sup>。鬢髮在堂上，游子今已歸。大兒佩紫綬，小兒著緋衣。嚴君親受禮，慈母奮斷機。春草承雨露，惟恐朝日晞。願持此日意，永報三春暉。

〔一〕猶以靈運語出於徑辭直指：徑，文淵閣四庫本作「一」。

〔二〕「豈必效永嘉詩人」句：嘉，原作「喜」，

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沱水含清漪：漪，原作「瀾」，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悅親堂記

謝氏繇陳留徙淞者，代有文行，爲衣冠望族。至德喜封君養高弗仕，生產益饒，門第益大。至正丙申，苗虜陷淞<sup>〔一〕</sup>，封君廬亦毀。明年復新作之，其子伯理率其二仲，奉親于一堂，晨昏於斯，不使析處以一日去其堂。予嘗名其堂爲「悅親」，今來杭，遂以記屬予。世之以爲悅者，無大於悅親矣。子夏問孝於孔子，孔子曰：「色難。」父母之色，間見於幾微者，孝子迎而順之爲難。迎而順之不難者，必孝子有至敬至愛關於親者，切若曾子之養志者是已。孟子不云乎：「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也<sup>〔二〕</sup>。」誠者，至敬至愛之謂也。今夫備羞水陸，列伎聲色，百拜上案於親者，非悅也。華服絺繡<sup>〔三〕</sup>，奇器金玉，寒更燠換於親者，非悅也。鍾畝阡連，子本泉溢，歲上券於其親者，非悅也。必悅之如曾子者而後可。伯理事親尚友，曾子悅親之道蔑有加於此矣。雖然，伯理方仕鄉郡，出有民社之寄，以其悅者身之，昆弟循之，而後國人因之，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矣。理之弟曰恒曰鼎，皆嘗從予游，恂恂然有古孝友之風。吾知謝氏風教，師於百世者有矣，豈直國人一時之法哉？異日和氣應孝之門，吾見瓢水之陽、風山之陰有同穎之禾、併柯之木產焉，田氏三荆有不能媲其美者。吾過封君堂上，尚能爲子賦之。至正己亥秋九月丙午記。

〔一〕苗虜陷淞：淞，原作「松」，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二〕不悅於親也：於親，原脫，據《孟子》補。

〔三〕華服絺繡：繡，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好古齋記

鄉友俞璣仲桓通經術，自命其讀書之堂曰「好古」，來杭請記於予。予爲之喟然曰：古之不諧於今者，久矣。孰以古爲好耶〔一〕？三代下，嗜好百出，好酒而鍾以隨，好傳篋而牧以亡，好勇而舉鼎以說臚，好獵而隊車以隕首，好游而賈害以利，好詼諧而售辱以戲，好書而污髮以爲顛，好畫而竊封以爲神，好鍛而倨以取禍，好石而拜以取喪，好鶴而乘軒以取滅國，所好不同，而所失亦隨以異。惟好古爲聖賢之學，愈好愈高〔二〕，而人於聖人之域。而凡世之所好者不一，足以動其志，此好古效也。今之人不古好，覆以好古爲野，謾髀無任，慆淫不道，逮至毀綱裂常〔三〕，自謂行於今者橫如也，不知步踏者在戶限外。吁，亦足省矣。蓋孔子嘗曰：「先進禮樂，野人也。」孔子之時，已待古爲野，而孔子豈敢以野待古哉？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仲桓之生，後孔子幾二千年，不溺於三代以下之偏好，而獨追孔子以爲古者而好焉，非有聖賢之學不能。仲桓今仕矣，任民社之責矣，以其好古者行於仕也，吾見民之還於古，而毀綱裂常者無以容於今，孰敢以野議好古之古哉？桓起謝曰：「謹受教，請書諸齋，以諗夫議古之野者。」至正己亥冬十月初吉記。

〔一〕孰以古爲好耶：孰，原作「敦」，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愈好愈高：兩「愈」，原作「俞」，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逮至毀綱裂常：逮，原作「還」，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尚樸齋記

太樸一散，勢不極於文不止也。殷質特尚，猶本乎樸。至周文郁郁，吾聖人不能不從時而救弊之僮，則欲從先進之野。至用四代禮樂，則取殷輅，亦貴其樸耳。使聖人得位，其不返樸於古，吾不信也。漢大臣師蓋公，還治於清淨無效，至寧謐三葉之君，又當率樸爲天下先，幾致刑措，此樸尚之效，不可誣也。維揚周信甫以「尚樸」名其齋，介松江守顧公謁記於予。予未識周君，而顧公稱周君篤厚古君子，務以一樸存心而待物，又以之佐太尉府收行簡之效，則知周君傷時之僮，欲返治於古，其亦慕聖人從先進者歟？其亦蓋公之可師於漢大臣者歟？今天子法漢治，文之。太尉菲食惡衣，以承天子之化，周君又以樸尚贊大府之政，一樸之係於天下者，大矣。樸名一齋，固不得爲周君私也，故予不辭而爲之記，且俾淞之能詩者，頌之如後云。

## 虛舟記

平原生居九鳳之山，以「虛舟」扁其一室。客有過而詰之曰：「聖人取諸渙〔一〕，剡木爲舟，以利天下。舟，濟世之具也，而子以虛名之，亦有說乎？」生曰：「余族居海壩，見風濤猝作〔二〕，估客之舟〔三〕，兵人漕人之艦〔四〕，如山如雲，胥溺沒於蛟鼉之穴，往者不可返，而來者未已也。嘗作吊溺文哀之，而顧余之虛舟〔五〕，孰得而溺乎？」客曰：「子之虛舟，將何載乎？何適乎？」生曰：「吾舟本虛，復何載？吾舟本往，復何適？」客訾之曰：「子之舟，殆不如丈尺之朽槎乎？槎神而能引客道天漢遊牛斗間，而子之舟何以自神乎？」生未知所對，厓山鐵道人在座，莞爾笑曰〔六〕：「客欲知夫舟之神且大者乎？天，一氣也；氣，水也。地，一舟也。地至重，而浮游於一氣旋薄之中，未嘗溺也，非至虛而至神能之乎？客以丈尺之室視舟，亦隘已。以大地之大視舟，則舟之虛者，六虛無以尚之。若是，則果老之舟鐵，務相之舟土，絡南公之舟葉，以之稱神者未矣。」客退往，生出楮筆，請書爲記。生名曠，姓陸氏，雲間人也。鐵道人，泰定間李忠介公榜第二甲進士楊維禎也。

〔一〕聖人取諸渙：渙，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見風濤猝作：風濤，原作「鳳壽」，據傅增湘校

記改。

〔三〕估客之舟：估，原作「佑」，據文意改。

〔四〕兵人漕人之艦：前「人」，原作「人」，據文淵

閣四庫本改。〔五〕而顧余之虛舟：顧，原作「願」，據傳增湘校記改。〔六〕莞爾笑曰：莞，原作「隘」，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五雲窩記

雲，天地之靈氣。其興也勃焉，其滅也忽焉。不可以色求，而色之變出焉：或以青、以黃、以赤、以黑，喬以同，以三素、以五采，而名亦隨之變。僞者談五雲，有以望而知帝者之止，占而知賢人之居，夢而文章之進，兆而知名進士之出，又托而為蓬萊仙境之求，而未有命之於居者。淞之璜溪呂希遠氏，吾以「五雲」名其居，則亦有說。希遠當客杭，從句曲外史張公遊，思其親不置，外史為揭其所寓曰「白雲」，取狄公思親意。已而歸耕溪上，養母以孝聞，且廬其先墓林薄間，曾見非烟非霧，蕭索輪囷，具五采以燭人者。吁，此五雲之瑞，孝感之應也。吾得諸璜父兄之言，易其名為「五雲」。因悼兵革以來，衣冠之士逃離解散，至有遺失親而獨忍生者，若希遠氏之不忍一日去其親，奉驩菽水於流離顛沛之秋，此非人瑞而何？有人瑞而後有天瑞，或者徒以占俟夢寐，賦咏山坳〔一〕，求生之五雲者，未為知生者也。余故著其說，錄諸窩為記。

〔一〕賦咏山坳：坳，原作「幼」，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文竹軒記〔一〕

潼川文同氏，自館職乞外調，屢歷郡守，有治狀，官至司封員外，充秘閣校理。其高情曠度，類神仙。文章有《丹淵集》，不在一時疇輩下，顧以畫竹知名，伎掩其人，君子所惜。在洋州時，構亭篔簹谷爲游息地，故於畫竹益工。時作古槎老枿，淡墨出神，謂之墨林，蓋非丹青家所能匹也。評其妙者，謂其胸有奇氣，壓十萬丈夫者，非繆。雲間義門夏士良氏，博雅好古，蓄書萬卷。外古名流迹墨，舍金購之弗悋〔二〕。於文人才士之圖寫，尤所珍重。居之西偏，有肅客軒，名之曰「文竹」者〔三〕，有文同氏墨君之手澤也。士良蓄畫凡百十家，而獨名文竹於軒，非文氏之墨君可貴，三百年之清風雅節可詠耳？雖然，篔簹谷多偃竹，同特愛之，嘗畫以遺子瞻氏，曰：「偃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其詩曰：「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四〕。」偃竹有不可偃者如此，與可以之，子瞻以之，士良之所藏，作於篔簹谷不問，顧亦問只尺之素有萬尺之勢不可偃者何如耳〔五〕。士良仕志未伸〔六〕，必有得於此者。不然，軒之外林林然麻生而棘立者，皆篔簹物耳，何獨以畫爲貴哉？抑吾聞夏先人止知公有《義荆圖》，兵餘，圖與堂俱燬，士良更命荆以偃竹，則又弗隊其先緒云。

〔一〕文竹軒記：文，原作「大」，據四部叢刊本、清抄全錄本改。

〔二〕舍金購之弗悋：舍，原作「含」，據文

淵閣四庫本改。〔三〕有肅客軒名之曰文竹者：文，原作「大」，據四部叢刊本、清抄全錄本改。〔四〕掃取寒梢萬尺長：梢，原作「稍」，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五〕「顧亦問只尺之素有萬尺之勢」句：萬，原作「方」，據文淵閣四庫本、清抄全錄本改。〔六〕士良仕志未伸：志，原作「忠」，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五檜堂記

至正庚子孟夏某日，予過黃龍浦，遊海上，觀三神山，經南北蔡。蔡之北者，有大族婿者徐亨，肅予至其家，入其門，則深庭別院，舉木天也〔一〕。已乃覽其園池之勝，林木蔚蔚，水石聯絡，遂燕一堂。亨拜手請曰：「堂未名，惟先生名。」予視堂陰五檜者，東軒老人之手植也，因命之曰「五檜堂」。又請曰：「堂既名，不可無誌，惟先生是誌〔二〕。」吾聞東軒老人好脩潔，精於物理，加之該博文史，折節待海內士，必延飲五檜下。人問檜，則曰：「槐之三，顯之必於天者。松之七，隱之必於人者。柳之五，又出天人隱顯之外〔三〕，而以綱常之隆替爲進退者。吾之進退，未嘗必於天，亦未嘗必於人也〔四〕。天之所以與我者，果不可必乎脫五乘化而盡。五檜者，鬱然於庭，使後之人見之，豈不求之於五檜七松之間耶？」是則予之命堂以「五檜」，或者東軒之人，其有待余於冥數者？是檜也，歷已百年，皆森聳奇崛，鬣而鱗，癭而輪，八臂九首而龍其身，節甚貞，氣甚清，掌月而珠擎，竅風而籟聲，饜雪而鐵撐，于以胚松柏之雲仍，而要歲寒之盟者乎？言未畢，亨起謝曰：「是可與五檜寫神已，請書爲記。」（以

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五

- 〔一〕舉木天也：木，文淵閣四庫本作「水」。  
四庫本作「措」。〔二〕惟先生是誌：誌，原文漫漶，據四部叢刊本補；文淵閣人，原作「天」，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三〕又出天人隱顯之外：隱，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四〕亦未嘗必於人也：



# 全元文卷一三〇九

楊維禎 二七

## 養浩齋記

淞之南陸氏，代爲衣冠望族。有佳公子彥章者，生而有氣節，讀孟子書，至養氣之論，深有概於心，輒自命其齋曰「養浩」，介其友郁彥學，來見余璜溪次舍，求一言爲誌。予奇其人，而爲之言曰：戰國之士，以氣雄者多矣，而未有言浩然者，獨孟子言之。其氣即天地之氣也，善養之，則吾之氣也，至大至剛，可塞乎天地。其視北宮孟舍之役於氣者，僅匹夫之雄耳。孟子之言是氣也，人皆以爲夸。千有餘年，子蘇子者始信之。其曰：「是氣也，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蓋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可以參天地而關盛衰者。」吁，此聖人之能事也。閱三百餘年，人又疑其言之夸，而彥章氏者信之。彥章不敢暴是氣，而又得其氣養也，故能處富貴而不淫，居患難而不懼，則彥章氏之用是氣，又豈北宮孟舍之雄匹夫者可以同日論哉？養之

充也，無一日之餒也，雖聖人之能事不爲難。彥章聞予言而喜，曰：「大吾養浩者，先生之言也。請書諸室爲記，且有以告人之疑吾夸者云。」

### 書聲齋記

余客淞，游亭林，尋所謂野王讀書臺者，已夷爲隧隴，化爲草棘。去臺之西北十里近，爲璜溪，溪有義門夏士文氏，歲聘文行之儒爲子弟師。六籍子史，下及百氏之書，凡數千卷，皆架插下頓。爲廡西之齋，童冠鴈次，蚤夜諷誦，聲徹行路，因名其齋曰「書聲」，而求誌於予。余聞魯恭王入孔子宮，聞金石聲而宮不壞。漢高皇過魯，聞絃歌不廢而邑不殘。書之聲感人也如此。孔子之武城，莞爾絃歌，亦爲子游喜。夏氏書聲聞于承平之日，未爲奇也，而聞于兵戈格鬪之頃，非一家之曲阜歟？吾爲吾道在東之廢慶已。雖然，士之讀書也，內以治身，外以治人，沈潛其中之所得，以究觀道德之微，性命之懿，以極夫禮樂教化之著，胥於書乎出也，豈直務聲而已哉？不然，誦習之日積，極詠之弗知，則其書之有聲聲於出口入耳者，雖工於洛生之詠，吾無取乎爾矣。士文尚以余告勉諸弟子師，師以余言勉諸弟子云。至正庚子秋八月初吉記。

## 著存精舍記

璜溪呂孝子曰恒曰恂，葬其考君來德公于漂水之原，治冢域如法。冢前甃文石壇及隧道，樹以椿桂栝栢。又並冢爲精舍，以奉春秋祭祀。祀必親眡牲器，不以屬人，俯仰齋慄，如親見其先之享者〔一〕，雖歲月去遠，爲之悲慕不已，名其舍曰「著存」，參政周公琦爲篆諸扁，以記請於余。世宜墓祭非古，然孔子冢孔里，魯子孫世祠其冢不廢，則墓祭有所祖矣。自廟制廢而上冢之禮重乎？漢人史傳書以爲孝子之榮，近代卿大夫官儼王者，而祖禰神明之舍則漫不加意，至有即宦上以爲家，遂棄墳墓千里外，過家上冢者亦罕矣。淫昏之思〔二〕，則祀之如其先，不以爲怪。烏乎，俗之壞而士大夫之不振若是！幸有神位主於冢舍，時節不失其所祀，援古祭義，致愛致愨，以存著其所不忘，如呂氏兄弟者，蓋寡矣。又惧其易世而著存者替，籍恒產以垂其規於遠久俾勿壞，豈非世教民彝之在，猶有所繫哉？是宜著存之可書〔三〕，而呂氏兄弟之事爲可錄也。予方提學傳司禮之廢者，將與士大夫講行之，呂氏兄弟嘗從予學者也，尚以予言力返廟制，使四方觀禮者於呂氏乎取法，而士大夫之復禮者自呂氏始，豈非予之所望乎？至正庚子春正月八日記。

〔一〕如親見其先之享者：享，原作「亨」，據四庫叢刊本改。

〔二〕淫昏之思：思，文淵閣四庫本作「鬼」。

〔三〕是宜著存之可書：宜，原作「冥」，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西雲樓記

雲間李氏以「西雲」銘其讀書樓，求志於予。予曰：爾家騎鯨公夢長庚而生。長庚，西方白虎七宿也，故名白，字太白。太白以星言，今不以星而雲言，何也？則亦有說。在《易》之《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雲之積不厚，不足以澤物。《小畜》爲卦，以風行天上，一陰亢五陽，所畜既寡，施何自而行耶？西郊之雲，施雖未及於物，尚往而不可止也。故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物德積而施行，如上九之積厚而雨降，事業蓋未易量也。抑余於天人之事有感於西雲者，西雲，儒而通天文學者也。今太白食昴，西方事也。天狼獨步東南，白虎伏而不動，九旂掩旗，七將斂手，懸弧服矢，不敢東向而射者，十年于茲矣〔一〕。妖氛奪奎壁，熒惑守井鬼，太陰宿室畢之墟，太陽食己未之月，亦西方事也。下民所不忍仰眎西雲，計何出？撫髀歎曰：「願以先王之學，上從六龍以飛，庶有以霈洗天之澍於東南也，先生姑俟之。」至正庚子立春日戊戌記。

〔一〕十年于茲矣：于，原作「予」，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野亭記

有詩

雲間沈鉉氏，世家爲郊關之外，其聚爲溪之上，皆壙垠之野。於先廬東介披藁蕝，蒔花竹，築亭四楹，中置文竹榻、白木几，筆床茶竈，棋枰書度，雜聚其次，時與一二同志友觴詠其中。顏其亭曰「野」，集賢趙公雍爲作篆善之，又介吾友陳栢謁余七者寮求記。予謂野非直郊外名也。聖人嘗以比仲由，而又欲從先進之野。蓋野而畔教，聖人所嫌。野而勝華，聖人所取。鉉之野何居？鉉曰：「某之野，郊外之名耳。烏知聖人之去取哉？雖然，聖人論野爲質，鉉將論野於趣乎？趣乎，非樂處於壙垠者能知乎？唐丞相裴公嘗堂於午橋而名野矣，是厭政於朝，思野於野，豈真知野之趣哉？知野之趣，莫孟真曜氏、魏仲先氏若也。鉉不敏，將尚友於孟、魏氏云。」予韙其言，又重栢之請，錄諸亭爲記。繫之詩曰：

孟郊得野趣，野有真曜廬。魏先得野趣，野有野堂居。雲間沈東氏，草衣傲野夫〔一〕。東屯田可種，西壤水可漁。門無索租吏，家有種樹書。野亭開草樹，野具集朋徒。試問朝市宅，傳舍不須臾。朝恩來鐵券，莫死已屬鏹。始知野亭野，廟堂如不如。

〔一〕草衣傲野夫：傲，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野政堂記

淞張中氏，海道相門參政公之三葉孫。學優而不仕，自號一村，又顏其所居堂曰「野政」。予過淞，中有請曰：「唐陳弘嗣嘗歎漢王丹之化行農野，舉聖人之言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弘嗣隱居武山，歲辟良田，時乘平肩輿，訪田更餉田畷，白露時降，新穀既登，則崇禮教，親九族，驩鄉黨。鄉黨有媮衣苟食，佩刀劍從事乎椎埋胙篋者，皆耻而弗爲。弘嗣氏之化，蓋亦不小於丹矣。予切慕之，故於耕舍扁「野政」，幸先生有以言之。」予聞中父仲甫公，能以孝友理家，而中有克以野政相之。君子之談政者，豈必被三公服坐政事堂發號施令，然後爲政乎？政之出於野者，覆優於彼之失於官者〔一〕。失官而失士，失士而失民，遂至於失身，其於無葬地也。而中之優者，無間於昆弟之言，無遺於宗族鄉黨之譽，委貺於後之嗣，而益光於前聞人，絜諸執政之失者〔二〕，其相越豈不萬萬乎？陳子昂推弘嗣於龐德公、鄭子真之流，爲作者五人之列。若中者，吾又將問之於五人者非當歟？中謝曰：「吾志弘嗣，敢望龐、鄭？請書諸舍以警云。」至正二十年二月初吉記。

〔一〕覆優於彼之失於官者：於官者，原作「者失官」，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絜諸執政之失者：絜，原作「潔」，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尚志齋記

有辭

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氣有猖狂暴悖〔一〕，人不得而制者，唯志足以制之；其闖躓衰退不能自立者，亦唯志足以率之。故又曰：「士尚志。」士而不尚志，其不爲猖狂暴悖載而遷、闖躓衰退靡而沒者，幾希矣。訓詁者曰：尚如尚服尚車之尚，蓋尊而主之之詞也。然人之志有不一也，論者以志道德賢人之志，上也；志功名壯士之志，次也；志貴富鄙夫之志，其下也。然則志貴於尚，而志不可以卑之而下也。夫多岐百出而南車壹，志之趨也；萬物俱流而金石獨止，志之定也。志失其趨，何以尚爲？不失其趨，然而弗底于定，又何以尚爲？吾北門之外，有青年而好學者曰施用和，生長市闖，不與其習俱，而獨從儒先生游，博習文藝，修省履行，且以「尚志」名其讀書之齋。予嘗領客邸齋所，市聲在門，市言在肆，而用和秉志弗遷，修習於其齋者自如也，非其志之不失其趨而底于其定者哉？吾知用和之克尚志不卑而下也，信矣，第未知賢人壯士之所決何如耳。用和曰：「功名時來則應之，人無予，我無取也。道德者，聖人之能事，吾所爲志之始而終焉者也。」吾爲之交手在額，曰：「懋哉，用和〔二〕！」推是志以往，然而不入於聖賢之域，則吾不知也。「用和出紙求識齋，遂書爲記。復繫之辭曰：

氣易我移，匪志曷持？道難我至〔三〕，匪志曷之？既持其移，卒造其至。尚其有大，於斯

者乎？

〔一〕氣有猖狂暴悖；猖，原作「倡」，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後文「猖狂」同。〔二〕懋哉用和：哉，原作「我」，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道難我至：至，原作「志」，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朱氏德厚庵記

華亭縣朱涇西，其里曰大興。有林麓魁然起，蔚然秀〔一〕，北帶乎九山，前襟泰川，茸柳之流〔二〕，環連壁合。鬱葱之氣，不沈不越，而物有鍾美。朱明仲之祖瑩寔在焉，自大父誠、父顯忠、祖妣沈氏、妣丘氏、庶母丘氏〔三〕，皆合葬其所。明仲既奉大事于其先，復立冢舍若干楹，捐田若干畝，命廬塚者掌之，以供歲祀事。祠曰昭明，昭其物也。齋曰肅敬，敬其事也。又取聖人終遠之訓〔四〕，總命其冢曰「德厚」。尚書公泰不花氏既爲篆而顏之，而又介予韓生奕來謁記。予爲之喟然曰：淞，澤國也〔五〕，無高陵燥壤爲民之終，《管子》：「陵爲之終。」往往人終其親，不委於水火〔六〕，則寄諸浮圖氏之室。雖衣冠仕族，或有不免，豈復以先德爲念，而戒懼於其終與於遠耶？間有權力家，知治丙舍以爲薄俗之悖，大抵文有餘而敬不足。至闕其珠玉華其藏，不惟亡益於教，誨人以奸，貽神以戮，吾不知其爲厚也。仲明，儒者也，知聖之教，而奉以罔墜。終易忽也，必慎以存焉；遠易絕也，必追以屬



焉。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吾心以之怵惕，以之焄蒿悽愴者，皆天也。吾心之天不沒于是，則吾親亦不沒于是。朱氏之慎也追也，天於己；而持以爲訓也，天於人。朱氏之德，吾知其可以惇俗之薄矣。抑聞朱氏之先，理家以義方爲首，故每焚香禱天，不願子孫富，願讀書而賢。仲明又喜聚書，不遠千里聘碩師教二子，雖盡傾橐金弗以計，其心可以對其先矣。今老矣，而修德弗倦，德益厚而福澤益潤，朱氏子孫其有名世者作矣，矧其教之力乎？立身揚名，以圖其孝之大者，以報德厚，是在朱氏子孫。吾未老，尚及見之，以徵予言之不誣也。己丑春三月記。

〔一〕有林麓魁然起蔚然秀：起蔚，原作「前」，據清抄全錄本改。

〔二〕茸渑之流：茸，原作「葺」，據清抄全

錄本改。

〔三〕庶母丘氏：原作「庶毋氏氏」，據清抄全錄本改。

〔四〕又取聖人終遠之訓：取，原作

「所」，據清抄全錄本改，文淵閣四庫本作「奉」。

〔五〕澤國也：澤，原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六〕不委

於水火：委於，原作「諸」，據清抄全錄本改。

## 碧雲軒記

四明俞南浦氏，僑居雪上。有才氣而不仕，讀書彈於一軒〔一〕，若無心於世者，而聞天下之魁杰士，則不遠道里願納交焉。其所居軒自號曰「碧雲」，嘗得待制清碧松公所隸古書一紙，而又謁予

爲之志。夫雲，天地潤氣也，神龍挾之以飛，不崇朝可以雨天下。然其慘舒消息不恒，肖象而變幻者不一，如輪如騎，如旒如蓋，如流水積石，如赤鳥白鵠<sup>〔二〕</sup>、蒼龍玉虹之狀，萬萬不可究極。自其忽而逝，倏而還，翩然而颺，凝然而止，則人且目之曰閑雲。突焉如峰，赤焉如火，費雷霆之軀策，空林樹之僊望，則目之曰旱雲<sup>〔三〕</sup>。至其引而自高，於風塵之表，海島之間，非烟非雲，作爲光怪，以動盪人目，則又曰卿雲。綵雲，三素五色之稱；而碧雲者，則五色之一耳。嘻，天下蒼生顛顛焉望之作霖，以甦枯注涸也，其於碧雲也，何有乎？何無不知世有長往，志登高眺遠，俯仰今昔，或有凝佇所思於交際契闊之間者，必於碧雲以見之。南浦氏不仕而有高世之志，而又喜交天下之魁人傑士，其悠然之意，不在是乎？抑予聞南浦有道術<sup>〔四〕</sup>，二十八宿在胸窟者，時出而化爲麒麟、鳳凰、蛟龍、猓狂<sup>〔五〕</sup>、狐狸、鳥雉之物，遊戲碧雲光怪中，爲人談天下之吉凶悔吝，聞之者推爲神人。則知南浦之碧雲，非塊然天外物也。今之士有食人之食而怠若事，惟便利其私圖，自謂誅堅穴固<sup>〔六〕</sup>，而不知天羅及焉。又有奮草萊，自粥大言<sup>〔七〕</sup>，亡治狀，冒儋珪組以充醢具者，其紛起未已。南浦氏見之，其亦俾二十八禽飛而語之於碧雲萬仞之下，其可也。南浦咲而援琴於軒，曰：「吾目且送吾雲矣，焉知許事<sup>〔八〕</sup>。」

〔一〕讀書彈於一軒：讀書彈，文淵閣四庫本作「靜讀書」。

〔二〕如赤鳥白鵠：如，原作「知」，據文淵閣四

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三〕則目之曰旱雲：旱，原作「早」，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抑予聞南浦有

道術：予，原作「子」，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猓狂：狂，四部叢刊本作「猓」。

〔六〕自謂誅堅穴

固：文淵閣四庫本作「自謂得計」。

〔七〕自粥大言：自粥，文淵閣四庫本作「出」。

〔八〕焉知許事：

「焉」上原衍「焉矣」二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 松月寮記

去秀之西門外三十里所〔一〕，其聚爲濮市，濮公子仲溫氏之世居焉。居有前後邸第、義庄塾，以教養里之才子弟。仲溫自幼從師學明經，既通《尚書》，後學《易》，又從余學《春秋》，兩充鄉試〔二〕，連不售。適又丁時變，遂法道士冠裳〔三〕，尋山澤間，欲挈妻子爲鹿門之舉。事未遂，則闢寮一所，植松數章，高秀蒼古，若深山木客之出在市廛。仲溫與之俯仰嘯咏，若友焉。天清氣明，月在松頂，仲溫彈獨絃琴松下，琴餘讀道書，作《遊仙吟》，不知身世在黃塵市，在白玉宮闕也，遂以「松月道人」自號。雲間盛懋氏既爲圖之，而又寄自作《松月》詩一解於余徵文以爲記。予爲論：積陰之氣，清而久者在天爲月，麗月之清於物之秀者，在木爲松。桃之得於月也清而妖，柳之得於月也清而盪，梧之得於月也清而淒，梅與竹之得於月也清而癯，惟清而秀，秀而已野者，松之得月以此。然得松月之得，而見諸名人者，自唐常建後，未聞其人焉。建之詩曰：「松際露微月，清光應爲君。」嘻，此建之得於松月者，未易與俗人道也。去之五百年，而仲溫氏復得見之得，而其詩有曰：「丈人夜開關，涼月在松頂。」此其得於松月之得者，奚減建也哉？嚮使仲溫氏蚤時壅官，或至五年十年，即不壅，不過汝趨

隸，唯以奉所氏，志不直達而性先有損，其及人境兩泰<sup>〔四〕</sup>，哦松哦月而有得哉？嘻，仲溫氏之彼此失得，其有能辨者已，書諸寮爲記。至正十三年七月七日七者寮諸叟記。

〔一〕去秀之西門外三十里所：三十，原作「州」，當爲「卅」之誤字，據清抄全錄本改。〔二〕兩充鄉試：試，原作「賦」，據清抄全錄本改。〔三〕遂法道士冠裳：法，原作「去」，據清抄全錄本改。〔四〕其及人境兩泰：境，原作「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有竹人家記

安陽韓君諤，築室於所居之浴鵝沱上，左右皆植竹，因顏其室曰「有竹人家」。一時名士大夫咸折行輩交其人<sup>〔一〕</sup>，至或載酒肴以抵其所。吳興趙雍爲作小篆之書，又爲作人家有竹之圖，余既賦詩圖之上，復遣書再四，以記請。宋蘇公軾曰：「不可居無竹，無竹令人俗。」至拄杖敲門，尋有竹人家。吾不知有竹之家，皆能真有其竹而免於俗者不也。嘻，公之得在竹耳，固不計人家之俗不俗，竹之能有不能有也<sup>〔二〕</sup>。今韓君之家，自命曰有竹，吾知其能有竹矣。一妄庸夫曰有竹居，而竹不爲其有也。吾試詰其所有，則謾言曰：「吾擊竹而歌，不啻擊珊瑚也。披竹而咲，不翅披琅玕也。簞筠而卧，不啻茵虎豹。煮萌而食，不翅庖羔豕也。」嘻，有竹如是，夫人而能有也。吾觀韓君虛中抱道，有竹其心；貞

標絕俗，有竹其性；善建不拔，有竹其本；離立不軌，有竹其朋。德音協鳳凰，或思沾霜露<sup>〔三〕</sup>，又有其應律之聲，格瑞之靈也。韓君之有竹若此，其亦異乎人之有者乎？不然，韓君之家，與妄庸人者同曰有竹，而竹不爲其有也。雖渭川千畝之富，徒以等燕秦之栗林、齊魯之麻臬而已耳<sup>〔四〕</sup>。竹何有於家，而家又何有於竹哉？然則韓君之有竹，不徒在其家也諗矣，書諸室爲記。至正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一〕一時名士大夫咸折行輩交其人：折，原作「擇」，據清抄全錄本改。

〔二〕竹之能有不能有也：竹，原

脫，據清抄全錄本補。

〔三〕或思沾霜露：原作「或思沾霜霜」，據文淵閣四庫本改，清抄全錄本作「孝思泣

霜露」。

〔四〕齊魯之麻臬而已耳：「之」字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春遠軒記

余曩居會稽，於清明之春，登秦望蓬萊諸峰，望數千里廣輪際海，而止一鱗介一條繇，與都人士女覲粧麗服，生長太平山川間，孰有荒陬遠鄙之問？因憮然嘆春之遠。後計偕上京師，得歸遊覽，度居庸，陟龍虎臺，下視齊魯晉宋、荆秦吳越之虛，民物熙然如在春臺者，了無畔岸，余復嘆春之尤遠，殆與皇元聲教同一遠也。自淮汝兵興，南北旌旗相望，於千里百里斥候之次，給繻而行，即抵墻壁，思昔之週四方、跨八表、窮目眇、足力弗既者，不可得已。雖然，不遠者，提封之迹也。一氣爲春

者，豈不遠哉？知春一氣之遠，則心之有春者，未嘗不與之遠也。雲間鍾和伯溫，築室干山之東麓，顏曰「春遠」，請記於余。其亦有感於今日之春，而不計其地之遠近者歟？不然，杜少陵嘗言，春遠矣，何獨於柴荆見之歟？是爲記。至正庚子五月朔旦〔一〕，東維叟書。叟者，李忠介公榜賜第二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也。

〔一〕至正庚子五月朔旦：旦，原作「且」，據四部叢刊本、文淵閣四庫本改。

### 春水船記〔一〕

滄水主人壯年桴于海，晚家居，結樓滄水之上，蓬然若舟，海水時抵階下，放目樓上，一白萬頃。人眠其蓬然者一葦耳，因命曰「春水船」。主人垂釣于枕，濯足于床，波與天上下，渚鳧汀鴈之相因依，不知船在水耶陸也。酒酣，仰卧其上，家童數十善爲越人擁楫之歌，主人又自歌小海，爲舉足扣舷以節之。水光天影，飛動几席，籟聲與潮汐作，殷殷在足底。滄洲仙有駕凌風舸以激水如箭者，彼徒以舸爲舸，而未知吾居之以不舸爲舸也。以爲舸，則未嘗去家；以爲居，則嘗有行色也。朝吳編，莫越戶，心無適而不可，又孰知吾船之纜之而住、負之而走也。昔者太公嘗以漁釣欺天下，而天下旋知之其舍魚也〔二〕，欲蓋而彰也。嘻，以爲非漁，則持竿五十年矣。以爲真漁，則未嘗得一漁焉。嘻，

太公固得於漁不漁之間者。容詰主船以爲真船，則居陸以爲非船，非箬笠之前皆漁樵推罵之地，又安知吾之在樓，非長乘舴艋也。今夫天一大春水，地一大船也，人在船不悟，悟者必在船之外，吾悟船獨不在外也。嘻，此不可與家人道也。春水如天，船在天耶？水邪？而況在樓邪？認吾船在樓，又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扣舷之謔曰：「滄之水兮如天<sup>〔一〕</sup>，叶。滄之屋兮如船。叶。水滔天兮以春，船之載兮薄夫天津。索吾船於津之表兮，吾得與秦初而爲隣。」客和之曰：「若有人兮舟爲家，叶。著土不住兮養空不驅。泰如我海兮，鴻龐我湖。吾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天倪舟之徒歟？」主人爲汝南殷德父氏，客爲鐵篋道人會稽楊維楨也。至正十年春三月三日記。

〔一〕《東維子文集》卷十七也有《春水船記》，且文字大同小異，今僅錄本篇，去其重複。

〔二〕而天下旋知

之其舍魚也：旋，原作「施」，據《東維子文集》卷十七《春水船記》改。

〔三〕滄之水兮如天：兮，原作「予」，

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 松月軒記

有詩

積陰之氣清而久者，在地爲水，在天爲月也。木得水而清之象滋焉，得月而清之氣麗焉。月一也，木之麗其清者，其材品則有不能不異者也。桃之得於月也清而妖<sup>〔一〕</sup>，柳之得於月也清而蕩，竹

之得於月也清而暉，梅之得於月者清而孤，荼蘼海棠之得於月也清而怨。惟清而桀而又秀也，松之得月以此。吳郡西門之外，其聚爲吾閩闔之闔，夫差王夏駕之所也。五方大估咸輳焉，爲積居之家者，比比耳。獨吾鄉人吳彥昇氏，居不離市，而門有散地數十弓，上有青松數十挺，高秀疏朗，若深山客將儔挈侶出飲乎市而盤礴于此也。天空氣清，月在松頂，彥昇或領客坐松下，仰見閭搏根株盤、白玉兔白，人世斧斤不可斲，已而顧影在地，萬籟在空<sup>〔二〕</sup>。鈞韶鳴而龍鸞舞也，不知身在此玉闕中與黃塵市，訖有得於松月者，名於其軒。少蓬李公嘗爲圖之，大蓬泰野公又爲篆額之，而又求文於予。予以素爲里閭<sup>〔三〕</sup>，不敢重違其情<sup>〔四〕</sup>，而彥昇之人品才氣，可以仕而不仕者，與夫尊師樂友，化龍斷之俗，翕然於禮義之趨者，又吾之素與。故爲之記，且復哦以詩曰：

丈人愛青松，手植西門內。風聲度玉笙，林影翻朱鷺。仙鬼夜讀騷，木客秋吟句。丈人燕坐餘，海月生東樹。

〔一〕桃之得於月也清而妖：「清」下原衍「之」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二〕萬籟在空：原作「籟籟在空」，

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予以素爲里閭：爲，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四〕不敢重違其情：不

敢，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水竹亭記<sup>(一)</sup>

吾里白湖方義門子弟，咸秀傑，名仕版，而予泳道父其尤者也。始泳道未遇貢舉時，實以才志自奮於京師，貴人咸品之，連延譽上所。即被內選，出司牢盆民。奏最，典大縣，細滿歸，泐水竹亭先廬，奉親之隙，出與賓客接，幅巾野服，命僮抱琴尊之亭所，相與把酒說詩文爲事<sup>(二)</sup>。窮亭淹速，一不以屬意，一時文章家多爲記詠。爲既充，又索叙引於友人楊維楨。維楨嘗聞其論曰：「某讀南史書，稱會心不必在遠<sup>(三)</sup>，翳然林木，即有濠濮之趣<sup>(四)</sup>，未嘗不嘆，以爲縉紳閥閱<sup>(五)</sup>、豪族大官，捐千金買佳園池<sup>(六)</sup>，崇美屋其中<sup>(七)</sup>，育以珍禽奇獸，樹以名卉異木，論其一時侈盛，平息侯之甲第無以喻其雄，河陽梓澤之形勝無以喻其浥也。然欲求一日之安於是，不能得也。故予一亭費甚約，規甚素，取諸水竹者甚廉，而其適安之樂，自謂過之百倍不翅也<sup>(八)</sup>。人有志於適安者，不敢如是耶？」余以泳道之言似矣<sup>(九)</sup>，又將有進於是者，何居？夫高上于埜，以草木水泉驕其君而不出者，狷者之爲也。既得志而患失之，退以竊狷者之樂以爲樂，又媮者之爲耳。媮與狷皆中行所不與，泳道於道務中行，則狷與媮不足告泳道者<sup>(一〇)</sup>。今夫水散也<sup>(一一)</sup>，有雨之德焉。積而厚也，有負載之功焉。君子觀於水也，思夫澤施於物者<sup>(一二)</sup>。竹有貫歲之節，不易地之性焉，君子觀於竹也，思夫貞一於己者。若是，則泳道之登高也，取諸物以贊乎己，以及乎物，至矣，又豈徒草木水泉之適云乎？泳道尚

以余言思之〔一三〕，以爲何如也？（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六）

- 〔一〕水竹亭記：記，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二〕相與把酒說詩文爲事：文，原作「父」，據傅增湘校記改。〔三〕稱會心不必在遠：心，原作「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翳然林木即有濠濮之趣：翳、濠，原作「醫」、「豪」，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以爲縉紳闕閱：縉紳，二字原缺；闕，原作「間」；據文淵閣四庫本補改。〔六〕捐千金買佳園池：千，原作「干」，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七〕崇美屋其中：原重「屋」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八〕自謂過之百倍不翅也：百，原作「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九〕余以泳道之言似矣：道，原作「適」，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一〇〕則猶與媮不足告泳道者：媮，原作「猶」，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一一〕今夫水散也：水，原作「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一二〕思夫澤施於物者：「澤」字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一三〕泳道尚以余言思之：原作「却詠道尚竹余言澤之」，據文淵閣四庫本刪改。

# 全元文卷一三一〇

楊維禎 二八

## 小桃源記

淞隱君陳衡父氏，世家在泖環之西，既遺其子東西第，又爲園池東西地間，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堂曰「清暉」，樓曰「明遠」，而又額其亭曰「小桃源」也。予嘗抵桃源所，所清絕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隱君且舉酒屬余以記請。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又以小云。據傳者言，則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事以爲高，而不可以入於中國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敞亟闕；其接也，陽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樂彼，吾何取乎哉？若小桃源之在隱君所也，非物引諸八荒之外。人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子弟，以職吾慈友也；交有朋儕戚黨，以職吾任與媼也。子孫之出仕于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

賢劣哉〔二〕？然而必以桃源名者〔三〕，張留侯非不知赤松氏之恍惚也〔四〕，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遊。」知之者以爲假之而去也，隱君亦將假之云耳。隱君齒既暮，而老將休矣，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猶以小云〔五〕。如伏翼者，小寄云耳，固不能絕俗大去已。或曰：淞俗信仙鬼，貴富家有駕海航，冀風一引至殊島，見瑤池母、東方生乞千歲果啖之，而隱君弗能從，此小桃源之名於淞也。併書爲記。

〔一〕隱君且舉酒屬余以記請：余，原作「如」，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賢劣

哉：述，原作「迷」，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然而必以桃源名者：必，原作「心」，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張留侯非不知赤松氏之恍惚也：忽，原作「惘」，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而猶以小云：猶，原作

「由」，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松室記

松江朱子肯，於其先廬之左治讀書之室，環植以松，故命室曰「松」。今且寄居於東山氏之西廡〔一〕，而未見偃蓋之植也，則命畫史圖居之松，以謁子柳上，曰：「此某之所謂松室〔二〕，而讀書誦詩於其下者也，願有記焉。雖吾遠去其鄉，得展圖攬記，將不悼其身不在松之室也。」予詰子肯：「誠何

取於松？豈子受性也獨正？抑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厥撫乎？將森森千丈，施之明堂大厦，有棟梁之材也？抑產茯苓<sup>〔三〕</sup>、結靈寶、辟百穀而食之，可以飛行如偃佺之倫乎？將異時托之灑掃，使家之人識其指之在也？抑要久歲月，精與化通，爲青蛇，爲赤龜，以怪駭人間世乎？子肯曰：「余孔子徒也，非仙釋之流。予絃誦於松室之下，知聖言有松之爲歲寒物也。如其心而不改柯易葉也<sup>〔四〕</sup>，吾烏知其他？雖然，余幸而生文明之代，知學孔氏學，而切有得於誦。余之立志<sup>〔五〕</sup>，豈不欲淑諸人而達天下也，故嘗夢松焉。吾十八年，其抑將爲公也邪？」子算子肯明年爲六十人，更十八寒暑爲太公望之齡。夢松協于夢熊，則吾將迎子於海之濱、江之上矣。子肯莞爾曰：「吾與其爲十八公，吾寧爲主人七松。」至正九年十月一日記。

〔一〕今且寄居於東山氏之西廡：「居」字上原衍「所」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二〕此某之所謂松室：某，原作「其」，據傳增湘校記改。〔三〕抑產茯苓：茯苓，原作「伏神」，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如其心而不改柯易葉也：柯，原作「柯」，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五〕余之立志：原作「余者其志」，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夏氏清潤堂記

雲間義門夏景淵氏，居同邑呂公之甥館。其館之中奧曰「清潤」<sup>〔一〕</sup>，蓋取晉人名樂、衛翁婿語

也。予與景淵爲昆弟交，既得翰林學士泰野公書其額，而遂求誌之文於予<sup>〔一〕</sup>。予惟物之清莫踰於水，詩人曰「清如玉壺冰」是也。器之潤莫踰於玉，傳者曰「溫而澤」是也。故皆得以比德君子也。當典午氏之世，行者方以放濁爲通，居者專以楊寂爲記，究求時君子比德於冰之清、玉之潤者，鮮矣。評者以樂、衛當之，吾嘗探其人焉，誤晉天下者，多清談之治術，而廣與王夷甫爲清談首，位極于台揆，竟以殞瑩然冰鏡之照人者，吾不知其與澄、胡毋輔之輩相隔幾何？衛叔寶自幼美風神，見者以爲玉人。中興名士推爲第一，而卒無裒於名教之敗，至於徙家而南，再獲美妃，終天厥生<sup>〔二〕</sup>，玉振江表，比於金聲中朝者，王輔嗣。同一寂寂，吾又不知永嘉之末曰正始音者，何取正始哉？一子之不能不愧德於冰玉者類此<sup>〔四〕</sup>。吾客呂公仲氏家，親識呂公之爲人高居潔己，行無瑕類，不與惡人交，不與狎士游，侍其坐，朗然明月之照席也，可謂善清也已。景淵天質純雅，有大器量，而不苟於小仕，與之交，昭昭然若飲醇酎，可謂能潤也已。以廣、玠之所名名厥居，廣、玠忝於時評，而景淵氏之翁婿豈有愧也哉<sup>〔五〕</sup>？雖然，清莫清於不自掩其疾，潤莫潤於及物之大。冰之出壑，潤徹中表，而瑕不自匿，此其清之至也。玉之在山，土石草木皆蒙清輝，此其潤之大也。呂公之清，吾知其至矣。景淵氏之潤，更以其物之大者推焉，則光映清門于弘且邃者<sup>〔六〕</sup>，非義門之傍澤歟？景淵氏曰：「善，敢不勉諸？請錄諸堂爲記。」

〔一〕其館之中奧曰清潤：「之」字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而遂求誌之文於予：予，原作「市」，據

文淵閣四庫本改。〔三〕終天厥生：天，原作「天」，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二子之不能不愧德於冰玉者類此：者，原作「音」，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而景淵氏之翁婿豈有愧也哉：愧，原作「醜」，據四部叢刊本改。〔六〕則光映清門于弘且邃者：邃，原作「遂」，據四部叢刊本改，文淵閣四庫本作「速」。

## 賓月軒記

呂輔公之長子名恒，字德常〔一〕，其燕處一室在居之西偏〔二〕，名之曰「賓月」。嘗觴于其所，遂以記請。余讀《堯書》命羲仲之文曰：「寅賓出日」〔三〕，又曰：「寅饑納日」。以賓饑之禮禮日者，謹昏旦之候，未聞以月，然在帝文告，歷日月而迎送之，則月亦在所賓矣。吁，此歷家說也，非吾達士之所賓也。吾達士所賓，自眺蟾主人賓於景祀之上，月固未受其賓也，而況黃星小兒欲窺於南鵠之枝乎？況苔閣塵榭欲以脂粉傲之乎？又況霓裳之聲帶鞞鼓，而欲假仙遊以即之乎？是皆賓之以爲主也。惟庾武昌之據床，劉晉陽之清嘯，李騎鯨之舉杯相屬，杜少陵之戀戀貂裘，粗賓主之一遇耳。嘻，賓常有也，而主不常有，茲數人之後，何其遇之闊如也〔四〕？五百餘年，而賓對之交始得於德常氏〔五〕，可以見遇合之難矣。吾愛德常人品光霽，尤愛其爲量靚深，時吐章句，流麗娟好。吾知月之愛德常，而適以爲主無疑也〔六〕。或有嘲曰：「德常賓月，月主德常，主無異情矣，而賓也有雲雨之翻覆，圓缺之差池，奈何？」德常曰：「爾何窺於賓主之淺也，先天不稚，後天不老者，非全月歟？而吾

神未嘗不與之俱，求吾賓者以神不以形。以形，賓在賓，主在主，以神，則吾蓋不知賓之在月，而主在吾矣。尚何以主客異邪？」或者曰：「然。」書諸軒爲記〔七〕。

〔一〕呂輔公之長子名恒字德常：名，原脫，「德」上原衍「長」字，據文淵閣四庫本補刪。〔二〕其燕處一室

在居之西偏：偏，原作「扁」，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余讀堯書命羲仲之文曰寅賓出日：文，原作「翁」；

日，原作「月」，皆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何其遇之闊如也：闊，原作「潤」，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而賓對之交始得於德常氏：對，文淵閣四庫本作「主」。〔六〕而適以爲主無疑也：疑，原作「短」，據

文淵閣四庫本改。〔七〕書諸軒爲記：軒，原作「數」，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碧梧翠竹堂記

至正八年秋，崑山顧君仲瑛於其居之西偏治別業一所〔一〕，架石爲山，竅土爲池，層樓複館，悉就規制。明年，中奧之堂成，顏曰「碧梧翠竹」，廼馳書數百里寄於友人楊維禎〔二〕，曰：「堂瞰金粟，沼枕湖山樓〔三〕，漁莊、草堂相爲僮介，蓋予玉山佳處之尤宏而勝者也。鴻生茂士，爲予記詠者多矣。茲堂之志，非名鉅手不以屬，敢有請？」予謂仲瑛愛花木，治園池，位置品列，曰桃溪，曰金粟，曰菊田，曰芝室，不一足矣。而於中堂焉，獨取梧竹，非以梧竹固有異於春妍秋馥者耶？人曰：梧竹，靈



鳳之所棲食者，宜資其形色，爲庭除玩。吁，人知梧竹之外者云耳。吾觀梧之華始於清明，葉落於立秋之頃，言曆者占焉。是其覺之靈者在梧，而絲絃琴瑟之材未論也〔四〕。竹之盛于秋而不徇秋零〔五〕，通于春而不爲春媚，貫四時而一節焉。是其操之特者在竹〔六〕，而籟簡笙篴之器未論也。《淮南子》曰：「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吾以淮南子爲知梧。記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吾以記禮者爲知竹。然則仲瑛之取梧竹也，蓋亦徵其覺之靈、操之特者？書以爲取諸物者法，毋徒資其形色之外云也。子韓子美馬少傅之辭曰〔七〕：「翠竹碧梧，能守其業者也〔八〕。」徒取形色之外，而不得其靈與特者，未必爲善守。仲瑛氏，吳之衣冠舊族也，有學而不屑於是。茲堂之建，將日與賢者處，談道禮義以益固其守者，其不以吾言取梧竹乎？書以復仲瑛，俾刻諸堂爲記。

〔一〕崑山顧君仲瑛於其居之西偏治別業一所：一，原脫，據《玉山名勝集》卷二補。〔二〕迺馳書數百里寄

於友人楊維禎：書，原脫；寄，原作「記」；據《玉山名勝集》卷二補改。〔三〕沼枕湖山樓：沼，原作「治」，

據《玉山名勝集》改，文淵閣四庫本的此句作「階映桃溪」。〔四〕而絲絃琴瑟之材未論也：絃，原脫，據文淵

閣四庫本補。〔五〕竹之盛于秋而不徇秋零：之盛，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六〕是其操之特

者在竹：其，原文漫漶；特，原作「時」；據文淵閣四庫本補改。〔七〕子韓子美馬少傅之辭曰：馬，原脫，

據《玉山名勝集》補。〔八〕能守其業者也：守，原作「妥」，據文淵閣四庫本及韓愈《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銘》改。

## 槐圃記

按《周禮》，朝士面槐，三公位也。槐何取於三公哉？豈其晝聶宵炕，一陰一陽之翕闢，而燮理之道見焉？故公所多植槐。齊之君主有犯槐之樹也，列公所尊，異乎群卉而不可與。凡條繇植于老農之圃者，比矣。故宋王祐氏手植三槐于庭，期其子孫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旦果相太宗，天下謂之「三槐王氏」。吁，槐之植私庭而遇如王氏者，天下亦尠矣。北庭文甫氏，家于杭之清波門，自其祖參政忽撒公樹槐三章于居之後苑，稍治園亭其中，名之曰「槐圃」。文甫氏彈琴讀書，或與客觴咏，必于圃之所，時時與客撫其樹曰：「嗟乎！是吾祖之手澤也，予後之人弗克負荷惟懼。其敢不封植是樹，如昔人之無忘角弓者，以無忘吾祖者耶？」客至圃者，愛其人必敬其樹，知其祖之待文甫氏者遠且大也，且咸爲之賦槐圃詩。吁，文甫氏能思其祖，愛其手植若是，其孝於家者可知矣。以其孝於家者，移忠於國，其光於祖者又可知已。文甫方強年，承參政公之澤，將以六品秩仕于朝矣。吾嘗交其人，識其負大器，且執謙而好學。忽氏子孫之爲三公者，豈下王氏哉？異日文甫居高位，面庭槐，若見爾祖之手植也，有不惕然者哉！槐以人而名，則圃以槐而重矣。天下謂之「三槐王氏」者，不屬之「三槐忽氏」乎？惟文甫以前人之所期，天下之所望者，勉之而已。至正己丑九月九日記。

## 光霽堂記

宋黃庭堅論春陵子周子之人品曰：「胸次灑落，如光風霽月。」談人物於孟軻氏後者，子周子也。《太極》、《通書》之著，異乎莊、列、荀、楊之撰，不由師傳，根極道要，以接夫千載不傳之緒。由其人品之高也，擬諸形容者無它，風月之光霽而已耳。後世不識周子，而求其人於光霽，可以識其人品焉。雲間任公子元朴，開園池於廬之西偏，蒔花竹其中，而命其堂所曰「光霽」，因友生馬琬求記於余。余謂元朴之光霽，其慕子周子歟？抑自胸次式符於子周子歟？嗚呼！一歲之晝夜，非無風與月也，而得諸光霽實難。今夫蓬蓬然而發乎噫氣，掉乎無方，迹之而無形，聽之若有鳴谷乎若盈，流手乎若行者，是風也，而光實形之，不光無以見風之至祥也。晶晶乎行乎太空，泰清乎天中，轉之而不窮，蝕之而不訐，死而胸、灰而眺、眺而中者，是月也，而霽實旌之，不霽無以見月之至白也。風之光，月之霽，蓋神之至秀，而時之至良也已。勝人韻士，韶暢高明，灑然凡塵之表者，不似之乎？吾於是有感矣，風月光霽少而翳冥多也，人光霽少而幽陰多也，世代光霽少而屯否多也。元朴光霽，獨取諸造物之多，得之心而應之境，誦詩讀書，暇而彈琴握槊，與客觴咏以爲樂，而不知世間萬物，有倅然而不適其情者<sup>〔一〕</sup>。嘻，風月在世，常也。而堂獨以「光霽」名之<sup>〔二〕</sup>，是雖晦冥陰雨相尋於無窮，而吾未嘗一日不光霽也。吁，夫人而似乎元朴也，子周子不足慕而已。世道之否者，可以復泰，和聲明之盛於古

也。客聞吾言，有喜而爲之歌者曰：「有光雖風，有霽雖月。我思其人，憂心惓惓。既見其人，我心則悅<sup>〔三〕</sup>。」又歌曰：「光之風兮英英，霽之月兮庚庚，風與翔兮月與萌。君子之心，既清且明。君子之樂，式和且平<sup>〔四〕</sup>。繫子仕子，莫之與京。」

〔一〕有悴然而不適其情者：有，原作「百」，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風月在世常也而堂獨以光霽名之：

常，名，原作「虫」、「所」，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我心則悅：則，原作「在」，據文淵閣四庫本

改。〔四〕式和且平：平，原作「乎」，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雙清軒記

華亭南去五十里爲胥浦，浦之東有隱君子居焉，曰倪益齋氏。吾嘗聞其人，而不及見之。今年，予至胥浦，而其人已隔世，見其二子，皆孝睦其家。孫曰權者，尤才賢，而善接師友。權之舍客次曰雙清軒，以予爲右客，常禮予以顓席，予亦時時領客造其所，不問主在無，一也。權與父伯玉君聞予至，急治茗具，茗餘，繼觴咏，已而相與抱琴至雙清所。當秋月正中，八窗夜闌<sup>〔一〕</sup>，游塵不興，草樹可數。爲予援琴三鼓，始以長清短清，申之以御風騎氣，其聲汨汨，如泉走絕壑，如游雲行太空，如珩珞相觸於升降揖遜之頃，疾徐高下，靡不中節。蓋月在琴，得月而愈清，軒之名雙清，非此耶？權既與

客賡唱雙清詩，而又屬余記。余愛權之賢，其有志於樂道者歟？惟樂道者而後忘世俗之樂，故其心灑然與迹俱清，不徒琴與月遭，而後得是清也。世之層臺複館，貯粉黛，莛笙竽，與淫朋狎伴爲留連荒亡、沉溺而不悟者，彼豈知天地之氣之清有託於物而存者乎<sup>〔一〕</sup>？而倪氏容膝之室，無黝堊丹漆之麗，其中惟經史圖畫、一二古鼎彝器皿而已。方其適於清也，衆喧俱息，百慮皆消<sup>〔二〕</sup>，方寸之間，湛然無世間一物之異，此非誠於樂道者能之乎？不然，吾懼權之清也，當琴與月遭則暫之，於月落琴移之際則失之。譬之泉焉，渴飲而甘之，而不能不爲醇酎之奪於異日也，可不懼哉？權起謝曰：「權或叛先生之教，有如月。」舉酒屬客，而自爲之歌曰：「氣之清兮魄之陰，器之清兮絃之琴。維軒有月，清明實臨。維敕有琴，和樂弗淫。我歌雙清，實獲我心。」併錄之以爲記。

〔一〕八窗夜闌：闌，原作「自」，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彼豈知天地之氣之清有託於物而存者乎：託，存，原作「記」、「於」，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百慮皆消：皆，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邵氏有竹居記

松地隸古揚域<sup>〔一〕</sup>，厥土卑濕沮洳。自禹決水注之海，然後民與草木得休養生息。其土性最宜竹，《禹貢》所謂「篠簜既敷」，可徵也。去松之南六里所，有村曰同安，仲謙邵氏居焉。邵氏自靜山君

由伊雒徙湖之長興，復自長興徙茲邑。仲謙即先廬斥而大之，左右皆植竹，因顏其室曰「有竹居」，翰林承旨張公夢臣嘗爲大書其居，太常胡公古愚既爲賦詩，復介吾友呂輔之請記於余。余曰：竹之爲物，詠於《詩》，有切磋琢磨之喻；載於《禮》，有釋回增美之喻。竹蓋異於凡卉草木矣。晉王子猷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宋蘇軾亦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也。非竹之比德君子，又何以能有於人哉？今仲謙氏居有竹，亦知有得於竹，而竹爲我之有乎？若其居有竹，而吾不能以有竹也，問其所，輒謾言曰：「吾吟竹風擊珊瑚也，吾掃竹月披琅玕也。」雲烟冰雪蔽虧刻<sup>(二)</sup>，無不全於竹也。好事者來，引之竹所，彈琴詠詩，或觴酒以爲樂。吁，有竹如是，夫人而能有之也。今夫虛中抱道，竹之心<sup>(三)</sup>；貞標絕俗，竹之性；獨建而不拔，竹之本；離立而不軋，竹之羽；四時寒暑，不改柯易葉，又其恒也；聲中律呂，協鳳凰之將鳴，又其德音也；啼而斑，泣而萌，動夫螿人孝子之思，是又其應物之靈也。故君子有取於竹，而必將有其有也。仲謙之得竹如此，斯能有竹之有也。不然，吾懼仲謙氏居曰「有竹」，竹不爲其有也。雖渭川千畝之富，徒與千戶侯等云爾。竹何有於居，居又何有於竹哉？吾問輔之氏，稱仲謙好德君子也。仲謙其克有其竹，不徒在居之云也，審矣。尚以吾言勉之。

〔一〕松地隸古揚域：揚，原作「楊」，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二〕雲烟冰雪蔽虧刻：雲，原作

「雪」，據四部叢刊本改。

〔三〕今夫虛中抱道竹之心：竹，原脫，據傅增湘校記改。

## 聚桂軒記

秀在宋爲文物之邦，至今士多興於學，處屨者亦類皆鴻生碩彥。由是屨之坊有曰「聚桂」者，而趙某氏世居焉，其子覲尤知尚文墨氏。蚤歲尊師取友，學經史，談道義，不間寒暑，且題其脩業之所曰「聚桂軒」。軒之前植桂成行，當秋清月高，花爛熳發，與客觴咏其下，悠然與桂相忘若友然。待制杜公本既爲書其顏，而又因司令濮樂閒氏來見，且以記請。予惟春而榮、秋而悴者木皆然，獨桂貫四時一致，不媚於春，不怵於秋。月窟清寒，其根托焉；風霜高潔，其英發焉，豈非卉之仙者乎？宜君子之比德於桂者衆也。古者以桂喻君子，如淮南小山之詞〔一〕，蓋傷賢者不得所，而招之以隱者也〔二〕。晉郤詵對武帝曰〔三〕：「臣射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則又高自標榜，而志於不隱者也。余未暇論天下士，即秀一郡，在宋則有莫氏五桂者，以一門五子皆明經擢第，天子賜其親以紫衣金節之華，故人比燕山之寶。我朝設科取士，則有若黃氏玘父子、俞氏鎮兄弟、洎蔡氏景行、陳氏允文、鮑氏、陸氏景龍、徐氏達道，歲登賢書，皆桂林之選也。繼諸君而來者，殆未已焉。覲固於諸君之文，讀而知之，或請業而師之已。他日偕計吏上春官，對策大廷，天子賜覲進士第，覲將爲桂之顯者〔四〕，追榮莫氏，以光夫士子之聲，豈得爲小山之陰乎〔五〕？聚桂文會方作於樂陶氏〔六〕，余嘗主評裁，而士之與是會者，人固以欲之桂待之矣〔七〕，覲其可以桂自隱哉？余故記聚桂，不惟勗覲，且以勗其同門同

志者云。

〔一〕如淮南小山之詞：小，原作「山」，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而招之以隱者也：以，原作「無」，文淵閣

四庫本改。

〔三〕晉郤詵對武帝曰：詵，原作「洗」，據《晉書·郤詵傳》改。

〔四〕覲將爲桂之顯者：

「將爲桂之顯者」六字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五〕以光夫士子之聲豈得爲小山之陰乎：

夫、小、陰，原作「欲」、「山」、「陽」，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六〕聚桂文會方作於樂陶氏：「聚桂文會方」五字

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七〕人固以欲之桂待之矣：「欲之桂待」四字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

本補。

## 桐香室記

秀濮氏某府君，居濮津之桐鄉，始居成聚，已而成市。其土廣而墳，無高山大谷之深阻，所植多嘉樹美箭。舊說有梧桐盛大，鳳凰常集其上，故鄉以名。余弱冠時游看，嘗識濮氏樂閒公之折節下士，尤切切教子弟，不遠千里而聘名師。其子仲溫好學不倦，題其脩業之所曰「桐香」，又取詩人李長吉語以名也。後余在吳，無有爲典市官者，日中與市者相質劑，夜則歸誦書石轅，且嘗遺書於余〔一〕，道其所志，欲請業焉，則知爲仲溫。余訝其人生紈綺家，且既仕，而又志學若此，非賢者能之乎？已



而仲温棄官還家，尊師取友，以卒其業。時余在雲間，仲温又介余友鮑君仲孚招徠予，公觴余知止堂上，仲温退侍余桐香室中，相與榜讎經籍，商論文墨爲事。濱別，請室記。昔離騷子著書天下，香草以比有德之君子，傷香草立愛而不芳者有以，而未聞以桐。蓋卉之弗靈於性者，不穠於色則烈於香，不烈於香則厚於實而已耳。惟桐性靈，花之折、葉之落，占曆者以之，而其枝之所傾，有以集鳳凰，材之所取，又有以中琴瑟。詩人者以香屬之，殆不可與？凡卉之臭味同議矣，故曰桐之香，鳳之待也。嘻，桐之香，鳳之集，德香而爵祿聚，理之所必至者。仲温植其德以植桐然，自拱把之日，無牛羊斤斧之戕，勢不至干霄蔽日不止也。根益深，蔭益大，香益遠，吾見仲温膺爵祿也，天子賜進士第起身，以顯揚其親，以展布其平日師友之學，可計日而候已。故余樂爲記桐香，使人知桐香非直爲待鳳之具，實濮氏之德之符也。繫之辭曰：梧桐生矣，在濮之陽。桐之香只，繫鳳之翔。繫鳳之翔，惟君子之鄉<sup>(一)</sup>。梧桐培只，在濮之除。桐之香只，伊德之符。伊德之符，維君子之居。

〔一〕且嘗遺書於余：遺，原作「道」，據傅增湘校記改。

〔二〕惟君子之鄉：惟，原作「雖」，據文淵閣四庫本

改，四部叢刊本作「維」。

## 明誠齋記

淞之南五十里，其中水曰大柳，水清而土墳。環柳而居者，多聞家著族，歲治土田給貢賦外，不遠千里聘名師教子弟<sup>〔一〕</sup>，最者曰朱、陳、邵、呂。有曰武叔者，蓋邵氏之佳子弟也<sup>〔二〕</sup>。予嘗聞武叔兄文伯高爽而好學<sup>〔三〕</sup>，一時功夫樂與之游，不知又有武叔競爽焉。武叔事父兄各極其道，事師尤不遺於禮，且聞脩業之所題曰「明誠」，益以暇日誦書史其中，所以交當世之賢人君子必此焉游息<sup>〔四〕</sup>，而聲色狗馬之好一不以經意，鄉之先達無不器許之。間從外舅倪伯玉君來見，且請言以著「明誠」。余喜淞子弟多嗜學，而邵氏，余不無棄取<sup>〔五〕</sup>。然極其至而論，則聖人之道，一誠也；天地之運，一誠也。天地一息不誠，天地之運歇。聖道一日不誠，聖人之道消。聖法天，賢法聖，明此爾。誠者誠此爾，聖而無不明，孔子之徒是也。賢明而無不誠，顏曾之徒是也。明則知，誠則行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sup>〔六〕</sup>。」非明之始事乎？「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sup>〔七〕</sup>。」非誠之終事乎？譬諸過都者<sup>〔八〕</sup>，必知道所由，陸轅太行，水航滄汝，不惑於天下之旁岐斷港<sup>〔九〕</sup>，然後星行夜宿，積日累月，蘄于達而後止，此非明誠始終之教歟？故明誠之功，極于天地位，萬物育，聖人之道于是焉與造化同流。於乎，至矣！武叔即予說以合中庸之論而用力焉。余他日究子所成，以徵子學之不自欺者，的不予妄也。大師道而光祖德者，不在武叔？之祖爲翠岩老人者，余所愛敬也；其師東岡先生，余所友

也〔一〇〕。武叔歸而質之，以爲何如？

〔一〕不遠千里聘名師教子弟：名，原作「多」，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有曰武叔者蓋邵氏之佳子弟也：

武、佳，原作「五」、「圭」，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予嘗聞武叔兄文伯高爽而好學：文，原作「父」，據文淵

閣四庫本改。〔四〕所以交當世之賢人君子必此焉游息：游，原作「浙」，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五〕余

不無棄取：棄，原作「言」，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六〕可與幾也：可，原作「所」，據《周易》改。〔七〕可

與存義也：可，原作「所」，據《周易》改。〔八〕譬諸過都者：過，原作「偏」，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九〕不惑於天下之旁岐斷港：旁岐，原作「勞岐」，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一〇〕余所友也：友，原作「有」，

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溪居琴樂軒記

古樂器之存，惟琴。琴，蓋古聖人有道之器，而至樂存焉。故顏淵得聖人之道，而託之琴也。陶潛得聖人之趣，亦託琴也。師曠、嵇康、阮瞻之徒，非不工於琴，藝而已耳。道也，趣也，其樂內也，聲有可也，無可也。藝者，其樂外也，聲不得而無哉！松陵曹某氏闢室一所，前俯六溪，暇日鼓琴於其口，題曰「溪居琴樂」，問從陟百經氏來謁記。予惟琴雖古樂，今之琴絕與古反矣。古人樂於內，今之

樂於外也。善琴者，有猗蘭、白雪、離鸞、舞鶴、御風騎古操之製也〔一〕，不知古操之製，古道之所託也。今之紈袴小生、笄珥婦女以勞爲學者，往往務爲新聲以悅今耳，是列雅於鄭衛之音，何有乎古聖人之至樂哉？予嘗聽氏琴已，曹氏獨好純古淡泊之音，寬於內好，足以舒焦衰湮鬱之疾，則於顏之道、陶之趣，其得否未外知，然的非樂於聲紈袴小生、笄珥婦女者比也〔二〕。不樂於聲，則於樂道，似矣。抑吾聞伯牙氏之學於連成是也，置之絕島之間，觀風水之湧洞，山林之杳，鳥悲獸號之慘，情一移而琴遂最天下。曹氏之居溪上也，流水終日灑灑鳴階除，聞若金石交作，而清奏鈞韶也。高陵大埠，烟雲晦靄，在窗戶外，其朝夕之變不同也，即物象之變而寫之於琴，吾知其符連成子之教矣。吁，是道也，又豈紈袴小兒、笄珥婦女以吟猱攫醜習於工師之樂學以爲樂者哉？子它日拏舟過溪上，聽太古之音，以見聖人於穆然頹然之間，尚當爲汝賦其樂云。

〔一〕有猗蘭白雪離鸞舞鶴御風騎古操之製也：「猗」、「風」，原作「倚」、「夙」，據四部叢刊本改。〔二〕其得否未外知然的非樂於聲紈袴小生笄珥婦女者比也：「未外」至「於聲」，文淵閣四庫本作「即於此中寓之非後世」。

## 桂隱記

至正九年春，予赴璜溪呂氏塾之賓塾，與其仲氏德昭甫隣。德昭甫闢室居之西偏，植桂數十本，

顏之曰「桂隱」。嘗觴予桂隱所，因求記。余謂山林之士，托草木之芳以隱者多矣。或以菊，或以蒲，或以瓜，或以松，或以竹，以梅，以橘，以李，以槐者，不一足也，而以桂託隱者鮮聞<sup>(一)</sup>。德昭甫其亦有慕於劉安氏之小山者乎？安輕國位，與山澤之儒游，八公之徒爲賦小山之詞，其《招隱》有曰：「山氣籠崑石嵯峨，溪谷蘄崑水增波。猿狖群嘯虎豹嘯，攀援桂樹聊淹留<sup>(二)</sup>。」知桂之所記，在岩谷斗僻之地，足以爲君子隱所也。今德昭甫之居，無石之嵯，谷之岩，猿狖群居而虎豹曹也。桂之列在庭，其途人所見，且引好事人抵其所，得爲小山之詞之隱乎？德昭曰：「吾取桂以德，不取桂以地。」故曰：桂因地生，不因地桂。且桂，月窟之產也，兔公蟾母之所託以爲隱者，固非人間世之所得有。間有在人間世者，不幸爲墨卿詞客，資之爲決科取祿計，遂名爲科籍，豈桂本志哉？歌隱于小山者，必于桂是言。蓋知桂者無如小山矣，桂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無信而改德易行也。吾有志於桂如是，何暇計隱之山不山也哉！抑予聞小山之詞招隱耳，非有隱也。德昭甫尊德樂義，雖老而好學不倦<sup>(三)</sup>。吾見中朝之士，方有續騷歌而招德昭者，德昭其得終隱於桂乎<sup>(四)</sup>？是年九月十日記。

〔一〕而以桂託隱者鮮聞：託，原作「記」，據四部叢刊本改。

〔二〕攀援桂樹聊淹留：樹，原作「拔」，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雖老而好學不倦：倦，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四〕德昭其得終隱於桂

乎：終，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案，原文似作「樂」字。

## 水南軒記

家華亭長柳之陽，其里曰胥浦，世以孝友之行修于家，而以義方教子弟者〔一〕，曰陸宗敬氏。即其居之偏，而顏之「水南」者，則其彥功燕處之所也〔二〕。陸氏自吳婁侯遜開迹華亭，大司馬抗有平國功，一子曰機曰雲，又以文章著稱於世〔三〕，且姓其小字於山川，故子孫氏至今千有餘年，猶魁然以人門爲淞聞族。士衡之詩曰：「髣髴谷水陽〔四〕。」谷水即長柳也，蓋其生之所樂，去之異鄉而不忘歸，志不遂，卒有感於華亭之清暎也〔五〕。嘻，谷水不遷，亭鶴自語，里人至今思而悲之。今彥功有先之序在谷陽〔六〕，而名其軒曰「水南」，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舞襦之童，又有賢師良黨之際〔七〕，樂其樂而不知世有崇高權貴、炎冷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倚於高山流水之外，同志相過，索其人於水之南，相與論道名理爲事〔八〕，此豈紈袴少年之情哉？可以稱二陸之鄉之賢俊氏。賢彥功賞隨其師黃公子謁余璜溪，其識其人，高朗有雅量，吾已喜其爲陸氏佳子弟，矧又成之以賢師友之學？抑余宗敬有才而不得究於高年，其報在子孫，彥功當有以顯其先矣。嘻，綿華事之世澤，補遐祖之初志，其又不在彥功乎？彥功以余言勉之而已。

〔一〕而以義方教子弟者：以，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則其彥功燕處之所也：所，四部叢刊本作

「地」。〔三〕又以文章著稱於世：稱，文淵閣四庫本作「名」。 〔四〕髣髴谷之陽：陽，原作「易」，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五〕卒有感於華亭之清暎也：暎，文淵閣四庫本作「嘯」。 〔六〕今彥功有先之序在谷陽：陽，原作「易」，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七〕又有賢師良黨之際：又，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八〕相與論道名理爲事：論，原作「南」，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耕閒堂記

予嘗評閒矣，有仕而閒，有耕而閒，有游於仕農之外而閒。游於仕農之外者，其閒不容於先王之世，吾置而勿論也。若既仕而丐閒者，事若優而情或有未知，則閒亦謾爾。惟耕有餘力而後閒，迹若苦而情優，非世俗之間有所矯激而後得者比已。雲間倪仲玉氏，不仕而歸農，名其所居堂爲「耕閒」。農之暇，雞肥豕蕃，家所釀穀，作春輔會，不閱月而熟。仲玉作輔會，必與親戚故舊相共之，迨極夫琴歌笑詠之樂而後止<sup>〔一〕</sup>，胸中廓然無一物之留，戶內外熙熙然無一世故之撓，非吾所謂「迹若苦而情至優，非世俗之間有所矯激而後得者」耶？仲玉且自記曰：吾祖從御史大夫，其亦農耳。其勞至帶經而鋤，計其閒，不如吾之耕餘。及其耕而仕也，閒益不得。假吾之閒，不廢於耕，而經亦不廢於吾子孫，吾非太平之幸民、先德之慶裔歟？余客呂氏塾<sup>〔二〕</sup>，而仲玉之堂爲余塾南隣，且嘗與觴豆堂上<sup>〔三〕</sup>，遂以記請。《甫田》之詩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穀我士女。」余亦將休矣，買田三柳上，

與子孫爲耕耦，暇則與子孫拊格相擊土鼓，以祀先齋之祖，而且有以式穀吾之士女也，豈非《甫田》詩人之樂哉？爾祖得失，吾又何議？仲玉喜而起，自歌曰：「仕而閒，其志煩，其情艱；其情而閒，其志安，其體胖乎？吁嗟閒先于吾，豈以耕之寬易仕之慳乎？」

〔一〕必與親戚故舊相共之迨極夫琴歌笑詠之樂而後止；相共之迨，原作「而作堂工」，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余客呂氏塾：客，原作「容」，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三〕且嘗與觴豆堂上：上，原作

「工」，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舊時月色軒記

松陵陸子敬氏，吳大族也。宋景咸間，子敬之先嘗築候老堂於分湖之北，壘石爲山，樹梅成林，日與魁人碩彥觴咏爲樂。没百餘年，而子敬克守其業，又葺所居之軒，名之曰「舊時月色」，取姜白石詞語也，書來以此記請。予惟古今人幾生幾滅〔一〕，古今月幾圓幾缺。人有古今之殊，而月未始有古今也。月與天地一，無窮之運，亘萬古猶一日也。人不與月存，則謂人舊而月新。月不與人生，則又謂月舊而人新也。白石爲范石湖氏出仕于朝，歸老于家也，時異事改，求昔日之所見者，惟月在梅耳。持酒相對，悅如遇故人於數十年後，豈不有舊月之感哉？子敬是之不忘其先，見月於梅，如見



其先，宜其同一感也。然草木以時計，閱歲而一新舊也；堂池以歲計，閱世而一新舊也。月，一古今而無敝<sup>〔一〕</sup>，故體有盈虛，而卒莫之消長；時有升降，而卒莫之始終也。豈一草一木一池臺之新舊，而得爲月之新舊乎<sup>〔二〕</sup>？雖然，天地一物也。月一天地，一物也。其生無死，蓋亦有數焉。朔而載明于西，晦而終魄于東，此月之生死候一旦暮耳。先天而生明之根，後天而及魄之極，此月之一大生死，亦一旦暮。而善觀月之生死，可以知屈伸之義矣。吁，是豈石湖氏觚墨之客所能言哉？異時予將泝三江，過垂虹，訪子敬之所居，呼酒酌東軒上，歌長庚之詩以問月，自玄黃判而月生者今幾年？以今人而能存古月者復幾何人？君當酌月而壽我，我固中舊客也。

〔一〕予惟古今人幾生幾滅：前「幾」，原作「鞏」，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一古今而無敝：今，敝，原作「之」、「被」，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而得爲月之新舊乎：新，原作「轉」，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東阿所記

按《隴西志》，東阿谷在醉仙山，隱者所棲也。氣清境勝，草木繁蕪，此少陵杜氏屢見于歌咏而不厭也。其詩有曰：「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陵蓋以其景比之桃源矣。松之南里曰璜溪，溪之上馮生濟世家焉。生於廬之東又治讀書室，顏之曰「東阿」。夫東阿去秦地數百里，而生以之名者，取

景同，不取地同也。地有水竹之美，在璜之東隩，軒又東嚮，謂之「東阿」固宜。當夫朝陽方升，萬景焜耀，鳴雞在樹喔喔然，白鶴蒼鷺與文勅鳥在水者泛泛然。陽陂打蔬者數十品，瘦地少粟者五種熟。高人逸士，時過其所。詬租更叫囂東西村，如隔島外也，未知居東阿數十家者，比生何若哉？昔少陵氏之咏東阿，非實居也。使少陵實從東阿遭世擾攘，妻子流離，拯死之不贍，雖有東阿，能一日居乎？今生生於全盛之時〔一〕，又無仕宦東西之榮，優游焉，誦詩讀書於阿之所，暇則杖策溪上，觀片雲雙鳥，其悠然自得，蓋與東阿之詩人同一遠意，而非衆人之所能測識矣。夫彈絲有得，不必琴臺。流觴有水，不必蘭亭〔二〕。東阿有隱者之東，又何必曰醉仙之谷哉？書諸解爲記，又爲賦詩曰：「問君讀書所，我所在東阿。東阿何所有？水竹陰陂陲。鶯羽飛隼雉，長頸鳴鴛鴦。離離原上蕨，濯濯池中荷。桃源在人世〔三〕，豈必陽山阿？今日有良會，同志式相過。擷我園中蔬，具酒旨且多。請君考吾槃，和我軒中歌。」

〔一〕今生生於全盛之時：盛，原作「然」，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流觴有水不必蘭亭：「水」、「亭」，原作

「東」、「諸」，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桃源在人世：桃源，原作「桃桃源」，衍一「桃」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 中山堂記

秀，澤國也，出郭無山。許可久氏居城東門外，顧書其堂楣於「中山」，介予友陳德初見予舍次，且請記。惟洛爲地中，而嵩山天下之中山也。可久家去洛凡幾何里？隔嵩凡幾何山？烏睹太室少室三十六之峰乎？可久曰：吾家許由君，實隱中山。繇龍門南，有山高丈，四絕，諸峰下立，如引頸仰其峰之高者，至今字之曰許云。孔子生魯稱殷人，太公仕周不忘乎營丘，重本也。吾不居洛，而稱洛中山，豈徒慕中山也哉？嗚呼！重本，若可久氏者可已。雖然，吾嘗病君家許由君悻悻然獨潔其歸，不肯入堯舜之道，非盛時所望也。吾聞天地扶輿，英淑之氣聚于中州，而州中之山，惟嵩當之。王治將興，嵩必爲降祉生英佐，故詩人歌之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中山之利于時若此，可久追本中山，其徒尚夫遂歟〔一〕？抑有以應詩人之歌歟？是爲記。

〔一〕其徒尚夫遂歟：遂，文淵閣四庫本作「遯」。

## 遂初堂記

構李東去六十里爲鸚湖，又航湖而南六七里，爲趙君初心之家。君故宗正子姓也，嘗以今選異等，遇知天曆大臣涼國公，轉官至羅羅斯甸宣慰都事，循是而往，躡高據要，可計日待。君顧自畫之，行年六十而以老自休，稍爲園池，樹堂其中，曰「遂初」，因余友劉漢傑請記。余既高君之尚，遂弗辭。人心之良，莫良於其初，而有不能良者，蝕其初焉耳。故君子論心，恒尚初，雖既老而貴乎遂也。晉孫興公負一時清名，嘗自賦《遂初賦》<sup>(一)</sup>，弗克遂，強預家國事，取專政者嫌薄。君年六十<sup>(二)</sup>，未致事，一旦若悟五十九之非，執政者方倚用之，而君且休矣<sup>(三)</sup>。精神志慮倦爲也<sup>(四)</sup>，有視存利祿若涕唾，盡分田四子，而家督者受政。君勝日挾侍者數人，與鄉之宦而歸者，往還扁舟間。好事者時載酒戶外，君握手堂上<sup>(五)</sup>，說舊時典故，辨古先名理驩甚，慷慨激烈，發爲歌詩，比之晉士取人嫌薄而訖不遂初，蓋異日道也。且其言曰：「堂之築，固以休予老而遂吾初<sup>(六)</sup>，而吾初之遂者，實將以竟吾母夫人之驩，奈何堂成而母逝矣！今吾雖若顓堂以居，而不知吾心之恒有母也。嗟乎！與生俱生者，愛親之仁，而初心之至也。又未知晉士之初有是不也？是可記已。又從而歌之：鸚之湖兮清且腴，溉我田疇兮烏鹵爲畬<sup>(七)</sup>。出有航兮，食有魚。歸歟歸歟，我親我娛。親雖逝兮，我心在廬。遂吾遂兮，我心之初。遂兮，烏知其餘。」

〔一〕嘗自賦遂初賦：下「賦」字原作「詩」，據《晉書·孫綽傳》改。〔二〕君年六十：原作「君年六十六」，據上下文刪改。〔三〕而君且休矣：君，原作「居」，據四部叢刊本改。〔四〕精神志慮倦爲也：倦，原作「卷」，據文意改。〔五〕君握手堂上：握，原作「掘」，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六〕固以休予老而遂吾初：予，原作「子」，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七〕溉我田疇兮爲鹵爲畚：畚，原作「禽」，據傅增湘校記改。

## 晚軒記

秀有苧水世家爲戚秉肅，以「晚」自命所居之軒，且告予曰〔一〕：「某之名軒，非其以苧水宜晚之景也。某不幸幼爲膏梁兒〔二〕，重不幸早孤，以冠齒當家督。里中豪少我弱我，攻取者四面至，而學日與家落。孔子謂『三十而立』，今踰去其年，而吾未之有立也，不其晚乎？故名以自儆，幸先生有以教我。」夫物脆於早而固於晚，脆則薄，固則厚，物之理也。人之成器，何獨不然？故老氏有言「大器晚成」，名言也。子不觀夫藜藿與榎楠豫章乎？藜藿之生，煥煥然一日拔數寸，而其材不可以爲櫨。榎楠豫章，長歷七年而後一覺，而其用可舟楫、梁棟。速成者其功劣，晚成者其功大，其象已乎？誠有志於器之成也，何嫌於晚乎？余交秉肅氏，得詳其性行才質，皆晚之器。世之士多尚狎和，而秉肅獨以介；尚巧言詐行，而秉肅獨以直；尚險奔而污竟，而秉肅獨以夷以潔也，是得晚之道也。然彼以速爲功者，足高於連嶼列壻之間，峻躋而極誨，自謂高鳥快駿不能踰，不知足一躓則盲，

妄擿墮顛，隕於陷穽，而不知有援而救之者，則其爲速莫晚甚焉。余之進若晚，而他日功成名立，訖爲大器，則彼之速者莫我追也已。子以余言勉之，余未老，且將卜隣苧水上，尚及見子之成於晚也。

〔一〕且告子曰：告，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某不幸幼爲膏粱兒：某，原作「其」，據文淵閣四庫

本改。

### 顧氏永思冢舍記〔一〕

襄陽顧必有之六世祖宋大八將府君某，與其曾大父興能府君某，大父檢閱府君某，暨傍親墓林在越諸暨花山鄉之文山。至正六年夏四月辛酉，必有又葬其妣孫夫人于域次〔二〕。既葬，作室於墓左之南若干步，以奉先世及妣孫夫人神主。俾邑人何壽者亭之，凡春秋祭祀冢舍之政皆有著式，室大小凡五間。既成，名之曰「永思冢舍」〔三〕，蓋取諸《下武》詩「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也。而又因吳興沈自誠氏見予吳門，特記。惟孝之爲義大矣，爲人子者，生盡其愛敬，死盡其哀戚，可謂孝矣。然親在則禮興，親沒則哀戚之情日遠而日忘者，人之常也。非資如大舜，爲純孝之至，則不能終其身而慕焉。故君子設教，懼其久而或忘也。爲墓於郊而封溝之〔四〕，爲廟於家而嘗禘之，爲哀爲忌而悲哀之，所以致其思，思存則親雖遠，其能忘乎？或曰：「墓祭之禮，君子所弗予也。」予惟謂親之手澤口

氣在器物者，尚能動其思慕，致其哀戚而不忍用也，況冢墓親之體魄所在乎？升高而望松楸下丘隴，而行墟墓之間，榛棘凄然，霜露時降，君子於此，其有不戚然動其思者乎？思之永，則親之沒雖百歲之久，猶一日也。吾聞顧君者，親喪不忘，常廬居於冢側。會有四方之事，又治精舍以守之，可謂永慕之至者。其先有永慕亭在墓下，思敬亭在墓南八十步，皆爲祭享所。歲久傾圮，今舍名「永思」，蓋亦無忘先亭而繩其義者歟？嗚呼！顧氏子孫雖遠去墳墓，散處於四方也，然於其親，色未嘗絕乎目也，聲未嘗絕乎耳也，志意嗜欲未嘗忘乎心也。其於永思之義，庶幾其無忝已！是爲記。

〔一〕按本篇若干「冢」字，原皆作「冢」，據四部叢刊本改。

〔二〕必有又葬其妣孫夫人于域次：人，上原衍

「子」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刪。

〔三〕名之曰永思冢舍：名，原作「若」，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

刊本改。

〔四〕爲墓於郊而封溝之：於，原作「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思亭記

姑胥王斌氏早孤，事其母買謹甚。爲無錫州屬吏，迎其母就養。每雞鳴起，溫言色朝其母始出，夕復。夕，母躬上食，母扣吏事，斌白所行。善，母說；即不善，母爲減眠食。斌母體順，其行事益畏恭。母病，斌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侍藥食〔一〕。母沒，斌執喪哀慟骨立。吳俗葬其親以火，斌惻然追

傷其父不及營輓穴，衰經具棺<sup>〔一〕</sup>，葬母閭門外之原<sup>〔二〕</sup>，復築亭原上，名曰「思」，服踰祥酒，哀哀泣如始喪，且跣來乞余以記其所不忘者。余謂後山陳氏，嘗記甄君之思矣。雖然，陳以目視其心之思，推其戒於不肖者異思，時爲庸人言之爾。君子者不然，霜露既降，君子履而愴焉；雨露既濡，君子履而惕焉。思其親居處，思其親笑語，又思其親所嗜所樂。思其存，存則著，著存之至，若將見之，此君子無時而無其親者也。無時而無其親，雖親在九土，不在九土，故思非物自外至者，根中出者。思根中出，不在登高而望松梓下丘隴以行墟墓而後有之也<sup>〔四〕</sup>。夫物之係於見不見者，存亡以目。而存不係於見而不見者，其惟思乎<sup>〔五〕</sup>？嗚呼，此君子之孝思也。斌事親有至性，又志乎學古者，其於君子之孝思庶矣。若曰見亭始思亭，去則思去<sup>〔六〕</sup>，思不能存，終勤以慎行。夫身以圖榮其親，豈君子望於其親？君子望於斌乎？斌起，拜言曰：「斌不肖，敢不恭敬先生教，以終君子之孝云。」（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七）

〔一〕斌衣不解帶目不交睫侍藥食：「衣」至「侍」九字，原作「即給體不解衣睫待」，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斌惻然追傷其父不及營輓穴衰經具棺：「營」至「具」六字，原作「甌其窶黃腸其」，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葬母閭門外之原：葬，原作「葵」，閭，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補。〔四〕不在登高

而望松梓下丘隴以行墟墓而後有之也：墟，原作「虛」，據文意改。〔五〕其惟思乎：思，原作「忠」，據文淵

閣四庫本改。〔六〕去則思去：上「去」字，原作「云」，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全元文卷一三一一

楊維禎 二九

## 竹林七賢畫記

右七賢畫一卷〔一〕，四明梅氏之作，施景芳氏之藏也。七人，落筆而書一，閣筆而思者二，捩髭者二，擁鼻者一，背負床而面仰空者一〔二〕。非遊心於嶰谷君山〔三〕，則湘水之斑斑〔四〕，淇澳之漪漪者歟？按史，七人者，譙國嵇康，河南山濤，琅琊王戎，陳留阮籍，阮咸，河內向秀，沛國劉伶也。共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者是也。予嘗約史評之，顯用於時者，濤與戎也。濤司人物之銓者十年，粗稱得人，然所甄拔，隨上意向後先，則未爲忠直。戎徒善談論於子房、季札之間〔五〕，位總鼎司而惟務苟媚〔六〕，及晉亂〔七〕，乃欲慕蘧伯玉之爲人，至於握牙籌、鑽李核，其鄙有不足言者。他如秀，始有箕山之志，而之洛〔八〕，爲時主所譏〔九〕。伶專以酒爲務，酒德之頌，乃其失德之自著也。咸又縱情越禮，有不忍言者。惟康以才俊氣豪，而不免東市之及，海內之士無不痛之。籍廣武之嘆，蓋以英

雄自命，不在劉項之下，慨然有濟世之志者也。使二子誠得時行志，顧未知其所究者何如耳。然吾又悲夫典午氏之養賢，不在朝而在林也。夫國無仁賢則國空虛〔一〇〕，典午氏之國，不亦虛矣乎？而後世又使李、孔、韓、裴之徒，相與跡其遺於竹林之後，其果慕之而樂見者歟〔一一〕？賢之而樂聞者歟？嘻。至正八年春二月三日誌〔一二〕。

〔一〕右七賢畫一卷：卷，原作「局」，據明弘治刻本改。

〔二〕背負床而面仰空者一：負，原作「胡」，據明弘治刻本改。

治刻本改。

〔三〕非遊心於嶰谷君山：君，明弘治刻本作「耶」。

〔四〕則湘水之斑斑：原脫「斑」字，

據弘治刻本補。

〔五〕戎徒善談論於子房季札之間：善，原作「苦」，據明弘治刻本改。

〔六〕位總鼎司

而惟務苟媚：位，原脫，據明弘治刻本補。

〔七〕及晉亂：晉，原作「醫」，據明弘治刻本改。

〔八〕而之

洛：之洛，明弘治刻本作「又入洛」。

〔九〕為時主所譏：譏，原作「機」，據明弘治刻本改。

國無仁賢則國空虛：虛，原脫，據明弘治刻本補。

〔一一〕其果慕之而樂見者歟：慕，原作「竹」，據文淵閣

四庫本改，傅增湘校記作「行」。

〔一二〕至正八年春二月三日誌：明弘治刻本「誌」上有「會稽楊維禎」

五字。

## 聽雪齋記

金華戴君良過睦，謁余官次。明旦，復持卷來，曰：「良所齋室〔一〕，鄉先生柳道傳公嘗書「聽雪」

以顏之，未得記而公卒，且令良有請於吾子，幸吾子賜之言。」予重違柳公契闊意，而且嘉良之切切於雪，爲之言曰：雪，一也，聽有不一焉。僵而聽，卧戶之士。羈而聽，被鍊之夫。業而聽，又甕牖之儒、蓬廬之漁耳。戴君氣盛志廣，而才甚長，見時顯貴人咸喜而與之進出，鄉遊通都，且將北上京國，有風雲之會。而於雪也，奚能效前所陳者聽邪？抑聽雪以聲，固不如聽雪以理者之爲聽之深也。今夫雪也，出玄而生白，似化；藏於密而散彌六合，似道；將集而霰先焉，似幾；陰澗而合，見暘而消，似時；匿瑕藏疾，似量；無論穹卑夷險，一稱物以施狀，似平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戴君反之在己，不在雪也，則其取數於聽者，不既多矣乎？不然，吾懼之所聽者，卧戶之飢士，被鍊之戍夫，牖之窮儒，蓬之寒漁而已耳，何取柳先生之屬於雪者哉？君起謝曰：「良固知聽雪以聲，固不若聽雪以吾子之教也。五洩之麓，敞廬在焉。遊將歸矣，請書爲記。」

〔一〕良所齋室：齋，原作「齊」，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 蔣氏凝碧軒記

吳興蔣君廷實屏居太湖之陽，築室數楹，開小軒爲游息之所。軒瞰翠竹之林，林外湖水縈帶，湖上之勝，於是爲最。遂以水竹故，名軒曰「凝碧」，徵余記。余謂水之爲物，止而通。竹之爲物，虛以

直，惟有德者肖之。君爲吳興望族，不以貴爲樂，而隱於寂寞之濱，如野夫田叟。更種竹千個，列于讀書之軒，軒外日見鷗夷子所游三萬六千頃之森茫，仰觀湖中山七十二峰之秀。風飄沙鳥，雲煙變態，集爲一几案之具。而君朝游於此〔一〕，夕息於此，水竹之姿凝於一碧者，蓋野夫田叟不足以知之，而盡在君之肺腑矣。其見於筆墨，爲詩爲畫者，一凝碧之所發也。雖然，凝碧之樂於耳目者淺也，吾意蔣君之所慕者，凝碧之所性也。方其開軒，見湖與天上下萬頃一碧，撓之不濁，澄之不清，甚而流注之潤，綿亘三州于數百里外，其及物之澤，不可算也矣。君子體之，止而能通者，不於是而得乎？坐軒而對竹，本固末茂〔二〕，貫四時而不改柯易節，千仞而不回不撓，君子用之虛而能直者，不於是而得之乎？吾嘗過軒所，愛君年方妙而好學弗倦，軒中左右陳列，皆古今書史。又日與士大夫切劘講肄，周旋於水竹之間，攄幽發粹，是宜行益高，道益茂。既宏乎其內，必揚乎其外。吾懼其閒居之樂，不果於凝碧之地矣〔三〕。若夫留連光景於几席之間，放肆詩酒於禮法之外，則非予之所望於蔣者也。

〔一〕而君朝游於此：朝，原作「潮」，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本固末茂：末，原作「未」，據文意改。

〔三〕不果於凝碧之地矣：碧，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石林茅屋記

維陽劉士衡，有宅區在井邑之中，而扁其燕處之室曰「石林茅屋」。客抵其所，咸訝其矯誣，曾無

異乎索車水中、求魚木末也。士衡則曰〔一〕：「吾井邑其居，山林其心也。」太原趙子期既爲作小篆書其顏，而又因武夷蔣思文來吳求志於予。予謂世之人於可欲所在，未嘗不奔而逐、逐而得〔二〕，或至決性命而後厭止。山林枯寂，非欲之在，掇之弗去，非心遊於逐物之外者〔三〕，不能取人之所不取也。士衡宅市井爭奪之場，而獨取人之不取於爭奪之外。吁，若士衡者，豈誠市井之人哉？予因士衡之遊心，將以誘夫見欲而未化者也。夫石林茅屋在大山硯谷之所，其去士衡之居，計其道里之勞，莫知其若干舍也〔四〕。而士衡以一遊心得之，若身倚枯株，首載斷茨，不知華吾堂者爲金碧朱紫，遠吾亭池者爲珍木異卉也。嘻，使移是心於玉山珠海，則玉山珠海人吾帑；移是心於玉堂金馬，則玉堂金馬列吾舍，是揭鑑招景、開谷納聽之象也。而士之能悟士衡之悟者，或寡矣，故予重言也。使見欲而未化者，知天下之尤物〔五〕，足以易吾之境者，皆士衡之石林茅舍也，書其言爲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一〕士衡則曰：士，原作「上」，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二〕未嘗不奔而逐逐而得：逐逐，原作

「遂遂」，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三〕非心遊於逐物之外者：逐，原作「遂」，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莫知其若干舍也：干，原作「于」，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五〕知天下之尤物：物，原作

「松」，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蒼筠亭記

毗陵路義道，由鄉選司檣史子姑蘇會府，年勞滿而因家焉。舍東築亭爲宴游所，亭前樹竹數十挺，蒼翠人几案，翛然林下風也。吳興趙雍爲書「蒼筠」名其顏，義道屢觴予亭之所，遂徵記。余謂竹之爲物，草木耳。然有異於草木，登聖賢之經傳者，其德也。故詠於《詩》者曰：「瞻彼淇澳，綠竹漪漪。有斐君子，如切如磋。」此衛之詩人以竹之色<sup>(一)</sup>，興武公切磋之德也。記於《禮》者曰：「如竹箭之有筠<sup>(二)</sup>，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此禮君子，又以竹之筠喻夫中貞外韌之德也。竹之見於《詩》《禮》者如此，則古之君子取於竹者有在矣。世之取於竹者，異乎君子之取直玩物之私爾，若晉之七賢、唐之六逸是也。甚至遺落世事，蔑棄禮法，相與沉湎景光，以爲曠達，是竹亡資於人，人覆累乎竹也。吁，竹之所見如此，世道之不幸抑甚矣<sup>(三)</sup>。今義道之取於竹也，抑取《詩》《禮》之所取者歟？抑徒聚其七賢六逸之逸游者歟<sup>(四)</sup>？吾聞義道，自其祖以來，三世以《詩》《禮》傳其家<sup>(五)</sup>。義道方延海內師，以訓其子於是亭也，左右圖史，客至相與談道義，顧瞻筠之蒼然者，出於條蔕榮瘁之外，不啻若友然，則知其取於竹者在，《詩》《禮》之所記錄而咏歌者，諗矣。使凡今之人<sup>(六)</sup>，一庭一戶，有取於竹者，皆如義道焉，其不爲世道之幸乎哉<sup>(七)</sup>？書諸亭爲記。至正八年春二月初吉。

〔一〕此衛之詩人以竹之色：之詩，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二〕如竹箭之有筠：有筠，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三〕世道之不幸抑甚矣：不，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四〕抑徒聚其七賢六逸之逸游者歟：聚，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傳其家：禮，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六〕使凡今之人：凡今，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使，四部叢刊本無。

〔七〕其不為世道之幸乎哉：幸乎，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 李氏全歸庵記

昆陽李靖民氏，既葬其考蒙齊公于鹿山先塋之附，其冢舍曰「全歸」，蓋取公垂終語以名瘞石〔一〕，且既銘，顧「全歸」未有記者〔二〕，以之屬予曰：「吾子辱與某友，幸慈而畀之言，不唯其不肖孤之光，先子有之，將不悼其齡不六十也〔三〕。」予唯曾子之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四〕。又曰：「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然其全有二焉，全體也，性行也。性行弗全而謂體全，其全弗當也。曾子之啓手足全也，而慎五孝以恐恐乎慮辱其身以及其親者〔五〕，全之至也。按銘者言〔六〕，公生宋末，年十三丁改物之會，不幸大軍掠之以北，遂為帥者偉兀氏家兒。服其巾裳，習其語言文字，越七年始獲南旋，而母夫人逝矣。公泣血追服，葬祭皆如禮甚。又十年，朝廷開國字

學諸郡，公以通國字，首爲本郡學教授<sup>〔七〕</sup>。居官六年，記試絃之史譯<sup>〔八〕</sup>，實創於公，書上，吏部將改調，而公無仕志，且尋隱竹林，期盡其餘齡。屬纊不亂，語諸子不及家事，惟誦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又曰「全吾生以歸之」<sup>〔九〕</sup>，期從先人於九京也。公之始末如此。或者病其出與處迕，行於性乖，謂之全，果合子輿氏之訓乎？余曰：「孝有幸不幸，父母俱存，室家胥慶，服勤以終養，不服闔，不臨危，以保其遺體，此人子之至願。及變故猝至<sup>〔一〇〕</sup>，不獲保有其身，而隔截其親，此人子之不幸也。公之不幸，丁虜身，樂正子之不幸，丁創足也，公之不幸，曾何傷於孝乎？追服葬祭之盡其禮，曾何慚於性之全乎？君子道貫精粗，行周隱顯，公之史譯成而身退，仕止久速之各適其可也，又何慚於行之全乎？若是，則公之奉身兢兢，獲歸全於地下，從先人者，非徒以全體爲幸也矣。」靖民聞言，起再拜曰：「吾先子之全歸，微斯文<sup>〔一一〕</sup>，幾不免。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不肖孤敢不重幸<sup>〔一二〕</sup>？請勒諸石爲記，尚有以儆吾後之全，世世無忝云。至正八年九月己未記。」

〔一〕蓋取公垂終語以名粹石：取，原作「耻」，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粹，文淵閣四庫本作「鏤」。

〔二〕且既銘顧全歸未有記者：既，文淵閣四庫本作「繼之以」。全歸，文淵閣四庫本無。〔三〕將不悼其齡

不六十也：悼，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四部叢刊本作「憚」。〔四〕可謂孝矣：謂，原文漫漶，據文淵

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五〕而慎五孝以恐恐乎慮辱其身以及其親者：以，原作「哉」，據文淵閣四庫本

改。〔六〕按銘者言：銘，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七〕首爲本郡學教授：首，文



淵閣四庫本作「者」。郡，原作「群」，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上句「朝廷開國字學諸郡」之「郡」字，改同此。〔八〕記試絃之史譚：記，原作「託」，據四部叢刊本改。〔九〕全吾生以歸之：全，原作「金」，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一〇〕及變故猝至：猝，原作「猝」，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一一〕微斯文：微，原作「徵」，據文淵閣四庫本、傅校本改。〔一二〕不肖孤敢不重幸：幸，文淵閣四庫本無。

## 張氏瑞蘭記

蘭，主者香也，其生或與神明通。晉羅威家，其庭或生蘭，史因以爲德行之感。然則蘭不期生而自生者，非偶然也必矣。吳人張雲景氏，葬其親於武丘靈壽岡之原，斬草治墳，見叢蘭一種，獨秀於荒蕘茅棘之間，實青烏氏點穴之所也，亦豈非孝感所及〔一〕，天有以假之爲牛眠馬蹄之兆耶？蓋吳中土風，無論貴賤，家親死，悉棄於火。夫火尸乃三代治惡逆之罪，以示陵遲而絕之人類也，奈何吳之人子舉惡逆之刑，以待其親，而曾無天誠之痛耶？景雲氏獨能痛其親，拔去惡習，營善地以藏其親，躬負土成墳，廬墓者三月而不忍去。其情有不合於天者耶？宜天有以托諸草木以表之也。父老謂余曰：「蘇之有蘭，皆市之於他所，靈岩、天平雖名山，皆無蘭茁其中，雖植之不生也。」信其言，則景雲氏得蘭於藏親之地，其爲孝感之符也，信矣哉！其友從倫圖其蘭于卷，又請余記，於是乎書。至正八年四月四日。

〔一〕亦豈非孝感所及；及，原文漫衍不清，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 怡雲山房記

有詩

山中雲，閑物也，而未始閑也。自其閑而觀之，則貞白子之所謂「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者是已。自其不閑者觀之，則釋子萬之所謂「雲去作霖雨，不似老僧閑」者是已。昆易魯倫甫居有東山之勝，自其王父糧料院公爲園池甲其里，東山之雲，英英然被林壑者，倫甫又取而爲几案之物，其怡然自悅，不翅世之所樂乎金玉朱紫、婦女狗馬之有乎其前者也，於是自命其山房曰「怡雲」，而謁記於余。余固未知魯甫氏之雲，其貞白子之所云者乎？釋子萬之所云者乎？魯甫氏曰：「範也，聞物之有性，太極也。物之有動靜，陰陽也。而其徵莫顯於雲。惟雲根於極也，故其體有消滅、有斂散也〔一〕。而互動靜乎陰陽，故其神用有膚寸之合、不崇朝之雨也。儋嵯之人以儲芋生熟識週歲，流求之人以月生死識晦朔，取於物者粗爾。余以雲之根識極，動靜識陰陽，則余之怡然有得者，豈徒積金山中宰相之爲怡者哉？」予聞其言，而知魯甫氏之聞道於雲也，道在是而雲之怡不必閑也，不必不閑也〔二〕，遂登其語爲記。而復繫之以詩曰：

東山之雲英英叶汪兮，積白雪倚曾冰叶邦兮，吾與雲靜時行而藏兮。東山之雲靈靈兮，友風伯子雨工兮，吾與雲動時止而通兮。

〔一〕有斂散也：散，原作「蔽」，據傅增湘校記改。  
〔二〕不必不閒也：原作「雲之不必也」，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村樂堂記

吳人朱仲明氏居閩關三橋之西，面大河，官橋賈舶日憧憧過乎其前〔一〕，堂之背則又退爲園，堂與甲更接保社，時時杖履，可往還也。於是名其堂爲「村樂」，既自蒙書其顏，而又張古碑墨于四辟，曰臨江張仲氏之記也。仲明以仲記非本室語，屢觴余堂之所，集姻合友以樂其所樂者樂余，而請爲之記。余惟君子非造道不足以言樂，非知樂之有在不足以得道，樂可以聲音笑貌云乎哉？今夫富貴利達之爲樂，順而易；貧賤之爲樂，逆而難也。不知貴富利達之樂，其樂也以人，村之樂也以天〔二〕。以人樂，夫人而能樂也，以天樂，非與同我者弗能也。惟其樂與天相似也，則君子之樂不獨在村已。窮而樂以村者，此樂也；達而樂天下者，此樂也。故樂之有在，不在窮與通也。吁，村樂之樂又豈村而已哉？仲明嘗遣其子奎，游子門以問道，父子之樂乎村者，知協以天，則吾必謂之知道也已矣。書諸堂以爲記。

〔一〕官橋賈舶日憧憧過乎其前：過，原作「故」，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村之樂也以天：村，原作「材」，

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善慶堂記

有詩

至利在天爲一元，在人爲百善，故善必有慶和之致也。然庸人爲善與君子異，君子安處善而慶自至，庸人徼慶而爲善。慶非彼徼而得之也。徼者，慶之叛也，二者公私相去不能以取，故天下之慶，不得於庸人一時竊取之私，而得於君子日用善行之積也。孔子於《坤》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子不以善小而不爲，惟善小而必爲，故其積也日登焉，若山日倚焉，若海積之厚者，慶之長也。故曰「有餘慶」。崑之張君景罡，築室吳之陰<sup>(一)</sup>，夏駕之陽。歲聘碩師教子弟其中，日交接賢相友，治酒事必升堂，講古飲禮，黃髮番番，文哀班班，青紳翠卯，沓列後前，自以爲宋獻魏國公後百年餘澤，尚演爲四世相望之慶，故名其堂曰「善慶」。番陽周伯溫父爲大書顏之，而未有記之者，景罡既觴予堂之所，且遂徵記。予以崑古膠邑也，其俗競節物，信機祥，雖世家大姓，咸尚佛鬼<sup>(二)</sup>，繳福田爲利，未見有以詩書禮義爲務，而得餘慶之長，合孔子之言者也，今於張氏之門見之。於乎！張氏之慶，必復其始，當有子孫名世者作矣，故予樂畀之文<sup>(三)</sup>。

鐵江沈沈，其流長深。奕奕新堂，有書有琴。有橋在高，有梓于陰。君子慶只，少伊氏之覃。宜爾家屋，和樂且湛。鐵江湯湯，其流深長。奕奕新堂，鳳鳴于陽。左書右琴，其椅其桐。

君子戾止<sup>〔四〕</sup>，嘉賓式燕以慶叶。子孫樂只，壽考不忘。

〔一〕築室吳之陰：吳，原作「兵」，據傳增湘校記改。〔二〕咸尚佛鬼：佛，上原衍「物」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文淵閣四庫本「鬼」上有「事」字。〔三〕故予樂畀之文：文，原作「久」，據四部叢刊本改，文淵閣四庫本作「文曰」。〔四〕君子戾止：戾，四部叢刊本作「居」。

## 嘉樹堂記

吳之練圻有隱君子家，爲恕齋強氏。其先八世祖某，自汴居吳，遂爲吳人，手樹嘉木一本于中庭，在志曰雖栖子，俗云皂莢者。其根抵母堂背，蓋困困然蔽風暑，色理堅緻<sup>〔一〕</sup>，不爲螻螳所近。其閱歲已二百，榦益碩大，枝葉亦華，實益美茂，於是強氏子姓繁衍亦且二百餘指<sup>〔二〕</sup>，而有食君之祿者矣。余過其家，見其樹而知其先德之覃於後者未已也。恕齋持觴爲予壽，且請記。予聞諸傳，季孫宿有嘉樹，爲韓宣子所美。吾不知其樹何樹，宿曰：「何不封植此樹<sup>〔三〕</sup>，以無忘《角弓》之詩。」遂賦《甘棠》。夫季氏子孫爲魯公室，斧斤樹之封植，其德敢比《召南》哉？宣子蔑魯媚季，其嘉季者果樹乎？世澤如甘棠之後，若孔子之檜，田氏之荆，王氏之槐是已，此非其子孫一時封植之功也。一本之深，百世之下固有若神明護持者在焉，非偶然也。嘻，孔子之檜，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如田氏、王氏

爾可矣。田氏、王氏不得而見之，若今強氏之植，非田氏之荆、王氏之槐也歟？非所謂嘉樹而有光傳記者歟？夫前人所種，斯收於後人。後人所培，又以固前人之本。恕齋伯仲皆清修好學，尊德而尚義，周人之意，高至於捐金粟以助國費，而利祿之心未嘗入焉。其於樹所培者厚矣，前人植之，後人培之，一元之氣，雖母百世而可也，豈直八世十世而已？抑余聞梁甘露降皂莢樹，世有幽宜，書載虞晚折枝事施報尤捷，果信也。強氏義施之報，吾將慶甘露之降是樹。

〔一〕色理堅緻：緻，原作「緻」，據四部叢刊本改。〔二〕於是強氏子姓繁衍亦且二百餘指：繁衍，原作「緜行」，據

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三〕何不封植此樹：何，原文漫漶，據四部叢刊本補，文淵閣四庫本作「敢」。

## 小桃源記

隱君顧仲瑛氏〔一〕，其世家在谷水之上，既與其仲爲東西第，又稍爲園池，西第之鹵仍治屋廬其中，名其前之軒曰「問潮」，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又後之館曰「文會」，亭曰「書畫舫」，合而稱之則曰「小桃源」也。仲瑛才而倦仕，樂與賢者居，而適以賢居余。余抵崑，仲瑛必迎余桃源所。所清絕如在壺天，四時花木晏溫，常如二三月時，殆不似人間世也。余既預讌而落空，仲瑛且出文木板，求余誌榜屋顏。余聞天下稱桃源，在人間世者武陵也、天台也，而伏翼之西洞文有

小者云。據傳者言，武陵有父子無君臣，天台有夫婦無父子也。方外士好引其可以爲高，而不可以入中國聖人之訓。矧其象也，暫敞亟闕，其接也，陽示而陰諱之。使人想之如恍惚幻夢然，不能倚信。雖曰樂土若彼，吾何取乎哉？若今桃源之在顧氏居，非將託之引諸八荒外也。人有親，以職吾孝也；出有弟，以職吾友也；交有朋儕戚黨，以職吾任與媼也。子孫之出仕于時者，又有君臣之義，以職吾忠與愛也。桃源若是，豈傳所述武陵、天台者可較劣哉？然而，必桃源名者，留侯非不知赤松子之恍惘也，而其言曰：「吾將棄人間事，從之游。」知之者以爲假之而去也，仲瑛氏亦將假之焉云爾。仲瑛齒雖強而志則休矣，其桃源其休之所寄乎？而猶以爲小云。如伏羲者，小寄云耳，固不能大絕俗而去已。或曰：崑俗信仙鬼甚，貴富家有駕航，冀風一引至殊島，見瑤池母、東方生乞千歲果啖之，而顧氏家弗能從，此小桃源之名於崑也。仲瑛聞予前說，喜中其志，又聞後說，而喜人之億其中也，并書爲記。至正八年秋七月甲子。

〔一〕隱君顧仲瑛氏：君，原作「居」，據四部叢刊本改。瑛，原作「英」，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下「仲瑛」同此。

## 玉山佳處記

崑隱君顧仲瑛氏，其世家在崑之西、界溪之上，既與其仲爲東西第，又稍爲園池別墅，治屋廬其

中，名其前之軒曰「桃源」，中之室曰「芝雲」，東曰「可詩齋」，西曰「讀書舍」，後之館曰「碧梧翠竹」，亭曰「種玉」，合而稱之，則曰「玉山佳處」也。予抵崑，仲瑛氏必居予佳之所<sup>(一)</sup>，且求諗勝屋顏。按郡至崑山縣，華亭陸氏祖所窆。生機、雲時，人因以玉出崑而名山。崑邑山，本號馬鞍，出奇石似玉，煙雨晦明，時有佳氣如藍田焉，故人亦呼曰「玉」，又曰「崑」。而仲氏之居，去玉是舍遠，奚以佳名哉？山之佳，在去山之外者得之，山中之人未知也。如唐之終南隱者，與司馬道人指山之佳，身固在山數百里之外也。雖然，終南之嘉，終南之隱者未知也，偕佳爲捷仁之途，千古慙德，至于今山無能掩焉。若仲氏之有仕才而素無仕志，幸有先人世祿生產，又幸遭逢盛時，得與名人韻士日相優游於山西之墅，以琴尊文賦爲吾弗遷之樂，則玉山之佳，非仲瑛氏弗能領而有之。吁，與鍾南隱者，可以辨其佳之誣不誣矣。予嘗論山不能重人，而人重之耳。望以剡子重，荆以卞和重，峴以羊叔子重，紫金以八公氏重。他日，崑之重，既以陸氏玉之重，又不以仲瑛氏乎？不然，山以玉名者衆矣，若鄜、若灌，若龍城、若中巴、若滇也，雪水、上饒、山陰、星沙、橫浦，皆未嘗無玉之稱也<sup>(二)</sup>。求佳之賴人而重者如仲瑛氏，則玉之稱山者，毋亦土石之阜焉，爾君子有何取哉？仲瑛謝曰：「瑛何修而得比古哲人，竊勉焉，以無辱先生之云也。」遂錄諸堂爲誌。書者泗水楊某<sup>(三)</sup>，篆者京兆杜本也。至正八年春正月既望之三日記。

〔一〕仲瑛氏必居予佳之所：居，原作「君」，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皆未嘗無玉之稱也：原重「無」字，



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三〕書者泗水楊某：楊，原作「楊」，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 書畫舫記

隱居顧仲瑛氏，居婁江之上，引婁之水入其居之西小墅爲桃花源，廁水之亭四楹，高不踰墻仞，上蓬下板，旁櫺翼然似艦窗。客坐卧其中，夢與波動盪，若有繼而走者。予嘗醉吹鐵篴其所，客和小海之歌，不異扣舷者之爲。中無他長物，唯琴瑟筆硯，多者書與畫耳。近以米芾氏所名「書畫舫」命之〔一〕，而請誌於予。予喟然曰：「自人文潔於有熊氏後〔二〕，世變不已而有書，又不已而有繪事。書一形，而鬼夜哭；繪一著，所采色盲人之目矣。子欲還治古則〔三〕，唯恐書日煩，繪日密，又何顛之以爲名，與米芾氏爭途於江淮上乎？聖人取《易》之《渙》〔四〕，剡木爲舟，將以利天下之不通耳。又豈爲子輩好名者設，資之以侈書與畫哉？求書於書，求畫於畫，固不若求書畫於象先也。君試與客仰以觀星文之經緯，俯以察地理之脉絡，是大寶書也。遠以眺三神山之出沒乎海濤，近以鑑五湖之煙霏，七十二峰之空翠，四時朝暮景狀一同，又大畫苑也。書耶？畫耶？屬之芾耶？我之屬也。」隱君笑曰：「書畫若是，舫將安屬？」曰：「大地表裏皆水也，大羅境界一渣之浮，急旋水中央而人不悟，悟者必在旋之外也〔五〕。吁，天一大瀛也，地一大舫也。至人者以道爲身，人乎無窮之門，超乎無初之垠，斯有以見大舫於舫之外，子能從之乎？」隱君謝曰：「甚矣！子之言幾於道，予知居舫而不

擬聞大道於舫之外也。」書諸舫爲記。

〔一〕近以米芾氏所名書畫舫命之：畫舫，原作「畫訪」，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二〕自人文潔於有熊氏後：熊，原作「態」，據傅增湘校記改。

〔三〕子欲還治古則：古，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

叢刊本補。

〔四〕聖人取易之渙：原重「之」字，據文意刪。

〔五〕悟者必在旋之外也：悟，原缺，據文

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 信齋記

吳下張生本，既以信呼於人，又字其所居室，而求記於予。予謂信之爲義大矣，天地一日不信〔一〕，日月星辰不順行，陰陽寒暑舛差錯盪，而生之之類息。嗟夫，天地不能一日外夫信，人參天地而不信，得乎？孔子論信，嘗以之重食。人一日不食，百骸未廢；一日不信，百行終身廢矣。故君子寧一日無食，不一日無信。秦法吏立百金木南門，示信立而後令有以行。秦法吏不能外夫信，矧不爲秦吏者乎？今之吏以聖賢自謂，而有不能信於人者，謂非秦吏罪人，得乎？生治《春秋》學，吾聞《春秋》以斷事爲信之符也。生將有位以治民矣，惟《春秋》之斷，以斷民信之用大矣。予懼生之視信者，輕也。故以孔子之言，《春秋》之教，參乎天地不能以外夫信者語之。生之父，予之友也，請以

予說質之。（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一八）

〔一〕天地一日不信：日，原作「月」，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全元文卷一三一二

楊 維 禎 三〇

## 呂氏真賞樓記<sup>(一)</sup>

淞之樓居者以萬數，而獨呂氏之樓爲高等。淞之山以百數，而獨九山之峰爲特秀。樓去九山數千里，近而青出樓者董尺寸耳。呂氏之子恂從予游，時節觴予，必於樓是登，請名於予，予名之曰「真賞」，且併永言以記<sup>(二)</sup>。陶處士於南山，非日日見之，而一日忽見於籬落之間，其曰「悠然」者，真賞也。王馬曹於西山，非日日得之，而一日忽得於柱頰之頃，其曰「致爽」者，亦真賞也。真賞，貴於偶會，固不貴於常得也。山之賞，猶女色之賞耳<sup>(三)</sup>。自其真而言，解佩饋漿之頃，蓋有慕之而不足者。自其厭而言，則朝越白而暮趙黛，而有爲之前者矣。故曰：真賞貴於偶會，而不貴於常得也。世之愛山，一也。在陶、王爲真賞，在謝康樂則荒矣。康樂於山愛之，屢而厭之，至其伐山開逕，自始寧至臨海，汲汲焉求之如弗得，是今日之得，無以鑒於前日也。天下之名山，無往不有，是謝公之嗜<sup>(四)</sup>，

無往而不足。計其一生山水間，敝敝焉不得一日以休，則謝公之勞，無以償其得矣，是真實不得之效也。吁，陶之悠然，王之爽然也，使日而得之，人人而知之，又何以爲真賞不傳之秘哉？客登呂氏樓者，猶嫌樓之未盡有山也，予以其求山者謝耳，而未知陶、王之真賞也。故書其樓爲賞，而又爲之誌其說云。

〔一〕呂氏真賞樓記：真賞樓，原作「樓真賞」，據傅增湘校記改。

〔二〕且併永言以記：永，四部叢刊本作

「求」。〔三〕猶女色之賞耳：猶，原作「有」，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是謝公之嗜：公，原作「然」，據

文淵閣四庫本改。

## 移春亭記

吳之練川強彥栗氏，治水亭於何之庄。雜蒔花木其間，諸卉未花而有先春而拆者，群花已翻而有逗春而留者。吾嘗領客造彥栗，必飲食予其所，且俾侍觴者，侍硯徵亭名而并記之請。予命之曰「移春」〔一〕，客有辨者曰：「黃金白璧、珠綺女婦，一切玩好之具，世有權力者，可不趾而移也。春非黃金白璧、珠綺女婦、玩好之物，而曷以移云哉？」予爲莞爾曰：「客何見之闕乎？自催花有檄，春不在春，而在人也久矣。春來而來，春去而去，四時代謝之春也。春移而移，春留而留，吾司之於花

木之間，固有出於天時物候之外者，春不在春，而在我也。子何見之闡乎？「彦栗起，觴予酒曰：『某嘗患春不易得，又患得之易失也。聞先生之言，吾之患蔑。』」予曰：「未也，憂年壽者恒懼去日之速，而來日之無幾也。則將游之外，取大椿之年爲吾春也，是徂之易暮而朝也〔一〕，曾何益乎？春未至也，我將至之；春之盡也，我將遲之。至之遲之，春暮移而有移者若是，則年暮之引而有引者，不如是乎？」彦栗謝曰：「吾因移春而得養生之道，請錄其說爲記。」

〔一〕予命之曰移春：春，原作「而」，據傳增湘校記改。

〔二〕是徂之易暮而朝也：是，四部叢刊本作「且」。

又，四部叢刊本「易」下有「春」字。

## 竹近記

物之近於人者亦衆矣，而近之物有嫩惡，則善敗隨之，故君子慎所近也。世之溺於近而敗者，聲色也，貨財也，博奕飲酒也，禽獸草木妖及奇伎巧宦之物皆是也。近愈甚，敗愈不可勝言。聖人於小人女子誠其近，餘類可推也。嘻，近哉！近哉！可不慎哉！吾里姚生智，獨以其近者在於竹，而名其讀書之齋。竹之爲物，見於《禮》，詠於《詩》，而配德於君子者也。生近於君子之物，則與世之近而敗者異矣〔一〕。吾固未占生之善效何如也，吾見生之執謙問道，似竹之虚心也。孝義根於心而道

生，似竹之不撥其本也。險夷不貳其行，似竹之歷寒暑而不改柯易葉也。其爲詞賦，鏘然有金石聲，似竹之著鳳鳥而叶于律者也。則生之取於竹而善其德也有矣，宜其於竹也，左之右之，以爲近，而一日不可以謾也。雖然，竹特有似於君子之德者耳，生於似君子之德者近之如是，而況其人真有君子之德者乎〔一〕？生遊四方，求君子之人而邇密之，其進德又可量也乎！書「竹近」之扁者，實南臺御史李公好古，與生爲忘年友之書也〔二〕。李公蓋吾所謂君子之德之人，生與之遊，得其近已。李公由南端業羽儀於天朝，生階而上之，吾且見生之獲近清光於明天子已，竹得已久稽乎生也哉！書諸室以爲記。至正八年十一月廿八日。

〔一〕則與世之近而敗者異矣：敗，原作「販」，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二〕而況其人真有君子之德者乎：況，原作「向」，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與生爲忘年友之書也：忘，原作「忌」，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 來德堂記

莊子正氏，吳興之衣冠舊族也，蚤年嘗遊於張息堂、龍麟洲、甘梅坡諸先生之門。極其學之所究，學成而連試有司，連黜之，迺喟然曰：「吾學之利，果不得施於人乎？君子存心於愛人，不得爲

良相，願爲良醫。」遂又游藝於岐黃氏之家，而名其醫室爲「來德」之堂。吳人感其德者，既爲歌詠之，而又徵記於余。余謂十年之計，種之以木；百年之計，來之以德。木未有不種而植，德未有不施而來者。木計歲以近，德計歲以遠。計近者，庸衆人之所能知，而計遠者，非知道君子不能至也。子正氏蒼髯皓髮，已爲五六十歲人。不得於仕而借施於醫，德果報於百年之遠也〔一〕，則莊氏子孫，其有食其報者歟？雖然，予聞宋許叔微氏取科名於陳樓之間，喝六作五，以符神人之夢者，以醫有功德耳。叔微之德施於人，而來即在其身，是醫之來不俟有年之後也。叔微之事信，則子正氏之來德速矣。喝六作五之報，吾其無望於子正乎哉！子正尚以吾言勉之。

〔一〕德果報於百年之遠也：於，四部叢刊本作「以」。

### 清如許記

去姑蘇西北一百里所，其聚爲虞山，又三十里爲黼山。黼山之陽，曹氏世居焉。曹氏繇武惠王後六世孫某扈駕南渡，其五世孫爲今南沙處士文貴，始居黼陽。南沙不仕，善治貲，居而復散，鄉之人胥賴焉〔二〕。子孫食指以千數，占仕籍者十有二三，有名某者爲武略三世孫。生三歲而父喪，母夫人張氏力教育底于成。某日奉觴豆壽其母高節堂上，又稍爲園池以娛其親，以及其宗戚賓客之謙



樂，名其池亭曰「清如許」。門客自眉山師餘、永嘉鄭采而下，賦詩若干人，持其成卷來，重請予記。予惟「清如許」，考亭朱氏之詩語，以興夫學者之心源也。人之賢不肖，天下事理亂成敗，皆係諸心源，故君子之學先焉，心源之所自來，爲撓不濁，爲不舍晝夜，此源之所爲清而遠也。某也學朱氏學，先治其源，則清如許之契要蓋得之矣。源益治，流益清，推諸行事，在隱爲夷齊之聖，在仕爲伯夷之賢。曹氏之澤，不益衍乎哉！曹氏自武惠德被四海，南沙不仕，善猶及其鄉，節堂之行義，又有以光繼前武而淑及後人，其澤五世至于十世，雖百世而不替者，固亦有其來之自矣。予既得曹氏之學於清如許，因知曹氏之澤清且遠者，方來而未艾也，於是乎書。若其一亭臺之工，一禽魚木石之珍怪，賦詠者能言之，抑末爾，故略不書。某字志明，幼以孝聞，長博古意文雅，善爲歌詩，仕至江陰州司理云。

〔一〕鄉之人胥賴焉：胥，原作「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按「疋」同「胥」。

## 熙春堂記

長洲縣繇金浮崦東南行四十里，抵六直甫里，其地爲吳王茂苑也。至今民樂耕釣，居有水木園池之勝，鄰里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識市區官寺者。張氏彥明之家在焉。彥明氏自晉高士翰至大流處士，士居是者，若干世矣。彥明豈弟樂易，孝友之風行於家，薰於里〔一〕，余嘗入吳訪天

隨子故宅，因與天隨孫廣過其里，彥明治酒食觴余於熙春堂上。余既爲賦熙春詩，明日，以記請。予聞老氏言，治古之民，熙熙然若登春臺，蓋至德之世，君民之分雖下，而情未嘗不與民並也。故其君南面之樂，民有春臺之娛，耕而食，鑿而飲，含哺而嘻，鼓腹而遊，不知帝力之加於我，此春臺熙熙之效也，余猶及於彥明氏之家見焉。熙春既名，遂使延頸舉踵，指甫里曰：「某所樂土也，樂土有某賢士也。」吏食君祿而治民，使民不得其熙然者，不愧張氏乎？吾方怪吏近民，使民日畏，畏而怒焉。人大畏傷陽，大怒毗陰，陰毗陽傷，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熙然之春無時而得矣。徒蹙蹙焉求其迹以治也。摘群以爲禮，盪溫以爲樂，又頡滑解垢以爲之教，不知熙然之情，其離也遠矣。誠使近民者得張氏，其人以熙然之風推之民也，則熙然之治，其獨爲一家之春乎？故余爲張氏記「熙春」，併以識有民社者之愧云。至正己丑春三月三日。

〔一〕薰於里：薰，原作「熏」，據傅增湘校記改。

### 存拙齋記〔一〕

山東麴子益，因余友方仲仁，來請曰：「走不佞〔二〕，少輒有大志，以爲取功名如取地芥，已而落魄不偶，嘗薄仕於宣政屬曹，不能與世之巧宦者相追逐，故歸而求諸拙，采杜拾遺之句，自號曰「存

拙」，且以顏子齋居之室<sup>〔三〕</sup>，敢乞先生一言白余所存者。」余曰：「少陵非存拙也，因拙以存道耳。子益之所存者，在拙乎？在道乎？苟在道，則雖愚必明，拙爲不拙之拙，而大巧出矣。故老氏子之言曰「大巧若拙」，老氏子之所謂拙，非杜少陵之所謂拙乎<sup>〔四〕</sup>？」予嘗慨世之功人，深中而險側，秉外而便佞，以笑爲怒，以諛爲詈，以恭爲嫚，以信爲欺，奸僞橫流，不知紀極，豈知巧之極者，拙之階與？吾觀世之善仕、善賈、善醫、善百工奇伎<sup>〔五〕</sup>，大抵巧之弄而拙之成其效，至於己軀老家而曾無怨艾<sup>〔六〕</sup>，是知拙之存者道之在，道在而四體無不喻，萬物無不備，其爲效也，孰多孰寡哉？子益之拙愈存而道愈明，則知聖人之道得於顏子之愚，曾子之魯者。愚非真愚，魯非真魯也，顏、曾之道，果在子益。子益之拙，又豈真拙哉？書諸室爲記。

〔一〕題目中「記」字底本原缺，據四部叢刊本補。

〔二〕走不佞：走，文淵閣四庫本作「某」。

〔三〕且以顏

子齋居之室：子，原作「子」，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非杜少陵之所謂拙乎：杜，原作「壯」，據文淵閣四庫

本改。

〔五〕善百工奇伎：善，上原衍「五」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六〕至於己軀老家而曾無怨艾：己

軀老家，文淵閣四庫本作「心勞身死」。

## 青雲高處記

橋李北去四十里所爲青雲，橫極大陸，漁梁農舍，星分而棋布。東鳳山九點，與西楊諸峰出沒于

烟霏空翠中，雨晴暮旦<sup>〔一〕</sup>，慘舒異狀，臨之以層樓，可一覽而有者，實爲李氏青雲高處也。李氏觀復以里爲青雲，而其大父又號雲岩，故樓以名。予友茅山外史張君雨，嘗爲書其扁，而又以其弟佐從予游<sup>〔二〕</sup>，介之以徵記。予謂雲之爲物多變已，而名亦隨之。外頰而內青，謂喬；具五色而昭瑞於靈臺之上，謂之卿；沛然而雨，謂之油；突然而作，示颺風之兆，謂之砲；卷舒無心，使人望之而不肯從龍以雨，天下謂之白。至其脫林石，升天衢，通鴛鴻之羽翼，近日月之光華，枯槁之士，仰之以爲不可及者，則始謂之青雲。雲岩公有志澤物，而不偶於世，其所謂雲，不過陶靖節之無心、弘景之自怡者耳。某雖不敏，竊有志於與世驅馳，安知吾異日不凌青直上，副吾居之高也邪？然則是樓也，李氏言志券也，匪徒據勝覽之要，以爲高也。雖然，君子身居朝廷則思利其民者，在家則思仁其族與其鄉者。觀復登斯樓也，見竟有秋啼飢，冬號寒，官府鬱塞而無所白者，使之有以得其生而抒其情，是即青雲之覃物也，又何必高有其位，始得爲青雲之澤邪？觀復未任，以余言勉之可也。

〔一〕雨晴暮旦：旦，原作「且」，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而又以其弟佐從予游：弟，原作「第」，據文淵閣

## 素行齋記

邢臺張生叔溫氏，以「素行」顏其讀書之齋。叔溫天資廉靖古茂，雖侍父宦南方爲六品秩公子，而朝齏暮鹽，讀書不少輟。從師取友，恂恂然退謹如鄒魯者。諸生以常情論之，叔溫當華齡爲貴介公子，宜其衣狐腋裘，日乘千金馬，挾彈平康間，與代之河朔少年相追逐，不以爲過。而叔溫不爾，曰：「吾讀書未舉有司，一布衣生耳。一言一動，奚敢放而僻，以干大戾，以貽其親之憂。」此其素行之一也。叔溫侍父在淞，以嘗從游於予，且命舟五湖上，招予至素行所，見其室中所蓄，惟折脚几席<sup>〔一〕</sup>、破琴一床，經史子書凡若干卷藏敗壁間<sup>〔二〕</sup>，他無長物以爲娛者<sup>〔三〕</sup>。予駭之曰：「生侍父，典大縣，食厚祿，而素行若是，是誠能行己之素者已。」《中庸》言：「素位而行，以見君子之道。」泛應曲當，無時而不在，無往而不達，故其道也，雖易世而無存亡<sup>〔四〕</sup>，易地而無得喪，非聖哲不能，故曰民鮮久矣。今叔溫行貧賤於父典大縣之時，非希賢希聖、自信之篤者，不至是。抑素行之目，有富貴貧賤，則夷狄患難之不同。舜之貧賤，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及富貴則被袵鼓琴若固有之。孔子欲居九夷，則曰「何陋之有」，及遭患難，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若是者，皆素行之至的也。舜，人也，孔子，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叔溫尚勉之，而異時以公卿之器，達而在上也，行乎富貴之素者，亦今日素行之推耳。吾未老，尚及見之。

- 〔一〕惟折脚几席：席，原作「籍」，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經史子書凡若干卷藏敗壁間：藏，原作「厶」，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部叢刊本作「耳」。
- 〔三〕他無長物以爲娛者：娛，原作「族」，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四〕雖易世而無存亡：雖易，亡，原作「易然」，「已」，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筆耕所記

吳興錢德鉉流寓淞上，揭讀書之室曰「筆耕所」。余客淞，至其所，見其一室如穿破舟，上穿下洳，折脚鐺鬻，若無出煙之寶。予爲之啞焉笑曰：「目不容辨黍麥乎？」不操橐耜，不踐畎畝之塗泥，恃三寸穎以代耕所，亦非其所已。」德鉉起而對曰：「吾筆之不停，猶農之耕不輟也。所非吾所，且不輟吾耕；所苟得所，其敢輟吾耕乎？所弗得所，是農之不幸，遇石田，用力多而得報寡。所得其所，是農之幸，而遇汶陽之腴，用力寡而得報多矣。吾其敢以所非所，而廢一日之耕乎？」予躓之曰：鹵莽而耕者，鹵莽而報。蔑裂而芸者，蔑裂而報。耕患不力爾，何患不得其所哉？抑子之耕也，筆不如目，目不如心，目以耕乎外，大地之謂；心以耕乎內，寸地之謂也。放而大，斂而寸，而後耕之以筆耕哉？筆耕得其所哉。耕得其所〔一〕，無往而非吾託筆之地，又何有小大肥磽之辨哉？抑記禮者有曰：「禮以耕之，義以植之，學以耨之，仁以聚之，樂以安之。」耕之外曰植，曰耨，曰聚，曰安，皆筆耕道也，子尚勉之〔二〕。德鉉起，拜手曰：「聶之耕也，倘得其所，又得其道，豈惟妻子無飢，

雖使天下無莠，夫其可也。」四月八日在雲間陳氏邸寫。

〔一〕目不容辨黍麥乎：目，原作「自」，據四部叢刊本改。

〔三〕子尚勉之：子，原作「予」，據文意改。

〔二〕耕得其所：耕，原作「者」，據文淵閣四庫本

## 改過齋記

至正九年春，予游淞之明日，邢臺張叔溫攜數客來見，中一人昂然長，癯然清，言議風發可畏。問爲誰，則曰：「袁景文氏也。」明日，景文來請曰：「凱先世繇錦城僑茲之，先子可潛翁以詩鳴淞中。先子蚤世而凱尚幼，力自樹立，頗知讀書屬文。既長，益有志於學，然偏質剛愎，不能齷齪與里閭浮沉，且又不能隱人善惡，時時立物論爲臧否，於是與俗寡諧，人亦以此相詆，若有所不容者。今年歲已強矣，欲改是過，故自顏其燕居之所曰「改過」，而日自省焉。敢求先生一言以戒吾過，引吾不及，以底于聖人之道。」予駭然異之曰：「人以過自諱者，滔滔是也，而未有過自揭而求改者。聖如仲尼而幸聞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古之聖賢未嘗以過自諱，此其所以爲聖爲賢也。《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又曰：「褻友剛克，強弗友柔克。」若子之過，非沈潛也，非褻友也，其過於高明、強弗友者乎？以柔克之，則三者之過無過矣。然柔闌茸頹墮之謂，執雌牧卑轉剛而善之謂也，

謝上別程子十年而能不矜，劉忠定別溫公七年而能不妄<sup>〔一〕</sup>，子信能知過而改，異時復見子松陵之上，昔之剛愎者柔矣<sup>〔三〕</sup>，臧否者嘿矣，是子之信能改過也。由此而之顏子不二過之域，是不難。景文起謝曰：「疾疾者多矣<sup>〔四〕</sup>，藥石我者惟先生一人，敢不再拜如先生教？」遂書諸齋爲記。

〔一〕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剛，上衍「克」字；明，原作「宗」，據文淵閣四庫本及《尚書·洪範》刪改。

〔二〕劉忠定別溫公七年而能不妄：能不，原作「不能」，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昔之剛愎者柔矣：者，

原重復，據四部叢刊本刪，文淵閣四庫本「柔」上有「多」字。〔四〕疾疾者多矣：疾，四部叢刊本作「疚」。

## 敬聚齋記

雲間衛子剛，扁其藏修之所曰「敬聚齋」。余客茲土，子剛首謁見，明日，以敬聚齋來請記<sup>〔一〕</sup>。予曰：昔曰季贊卻缺之言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子剛慕卻缺之敬曰季之言，足以修身也，故以名之。吾聞剛王大父山齋，以言德著稱，官至永嘉別駕，晚年讀《易》有得，著書若干卷行于時。子剛大父立禮公，隱德不仕，閉戶養高者二十餘年，人慕而不可見如丹崖青壁。子剛之敬、之德、之聚，蓋有所本矣，而又以「敬聚」名齋，日修習其中，且從儒先生治《書》《詩》《經》學，著之聿牘<sup>〔二〕</sup>，蔚然有章，此非德之所以聚于德，而發爲英華者歟？然子剛，貴介子弟也。一日之間，聲色過乎前，便佞



隨乎後，狗馬珠玉之好，雜然集乎中。所以應之者，或不能不顛冥於造次之頃<sup>〔三〕</sup>，則敬以欲而敗者不少矣。子剛益能疏濶而心，澡雪而精神，視不牽色<sup>〔四〕</sup>，聽不牽聲，談不牽味，芳不牽臭，日引而月長之，其所以聚其德者，尚可量也哉？郤缺子，一出丁也，因敬而階乎仕，滅其先惡，爲晉國軍大夫，矧子剛素承先德以積敬，又當國家文明之運，異時不遇知己則已，苟一遇焉，其不居高位，食祿爲時名卿乎？區區春秋一國之士，又曷足儷子剛乎？子剛尚以吾言勉之而已。

〔一〕以敬聚齋來請記：齋，原作「弓」，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著之聿櫛：聿，四部叢刊本作「筆」。

〔三〕或不能不顛冥於造次之頃：顛冥，文淵閣四庫本作「置」。

〔四〕視不牽色：不，原作「而」，據文淵閣

四庫本改。

## 安雅堂記

去淞之西一舍近曰泖，去泖之西三里近曰蒸溪，蒸溪之上，有世家曰曹繼善氏。其先自宋文恭公後五世孫，其繇溫之許瑋家于淞，今子姓有稱貞素處士者，余未識之，其從子繼善。繼善且邀余至其所居堂，堂以「安雅」名，蓋侍書學士虞公集之大書也。應奉陳公旅既爲堂文，而猶以其言未竟，復徵予言。余讀荀卿子<sup>〔一〕</sup>，因論君子小人，注錯之當與過也，遂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sup>〔二〕</sup>，以喻君子之

安乎雅。以是爲非，知能材性然也，注錯習俗之節異焉耳。君子之安於雅，非習之專且素，能爾乎？繼善，博雅君子也，非雅不言，非雅不動，非雅不視聽，蓋亦習而專，專而素，而於注錯之間當而安矣。不然，吾懼繼善之於雅，強越兒而安楚，強楚兒而安越，其得謂之安乎哉？帝堯之史曰「安安」，臯陶之謨曰「安止」，論者以聖人安於自然，志君子之雅學者，使注錯之當而安，如越楚人之安越楚也，去聖人之安，其隔幾何哉？抑予觀郭、謝之事，而有以明習俗之節。林宗之巾偶爲雨墊<sup>〔三〕</sup>，而人效之爲墊角；安石鼻不幸病塞<sup>〔四〕</sup>，而人效之爲擁吟。彼非不知巾之雨墊而鼻之病寒<sup>〔五〕</sup>，亦安於名流之習焉耳。繼善出仕於首教之地矣，安雅之雅不唯淑己，且將及人。誠能使其人之慕繼善，如人慕郭、謝，則繼善之雅，所漸者易矣，所覃者廣矣，豈獨以之名堂哉？惟繼善勉之。

〔一〕余讀荀卿子：荀，原作「苟」，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二〕楚人安楚：後「楚」字上原衍

「喻」字，據文淵閣四庫本刪。

〔三〕林宗之巾偶爲雨墊：巾，原作「中」，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四〕安

石鼻不幸病塞：安，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五〕彼非不知巾之雨墊而鼻之病寒：巾，原作「中」，據文

淵閣四庫本改。

## 邵氏享德堂記

松之西折而南曰釣灘<sup>〔一〕</sup>，釣灘之南大柳，大柳之支流，又南趨而東曰楊港，邵氏之族居焉。踞

居之北一里所，水四面合，中起林阜者，實邵公翠岩處士之兆也。公生前自營窳，仍築冢舍而構亭，其前爲薦裸之地，且誠諸子曰：「冢舍地卑濕，林木疏理易朽壞，我百歲後必亟葺之。」及茲未四十年，而亭已弊。某且老，痛念父言在耳，重以本支日蕃，展拜之地隘，於是一撤其弊而新之。凡若干楹，視舊規加闊且崇如，於某年某月某日迄，是年某月某日告成。取古語「陰德享榮以及子孫」者，名堂「享德」焉。公之曾孫煥，以嘗與予遊，遂將父命來請記。言禮者墓下廬不祭，必反虞於廟，自廟制廢，而上冢之禮實重於漢之人，余嘗議之矣。禮不墓祭者，以體魄爲無知；虞而反廟者，以魂之爽者在焉。夫蓍株龜甲，朽有年歲，而狎者出焉。謂體魄爲無知，可乎？孔子之冢孔里，魯子孫世世祠之不廢，則知漢人展墓之禮，爲愛之切、厚之至也。吾聞邵氏自翠岩公而始大。公天質深厚，不事表襮，雖善理生，致富饒，而絕去侈靡之習。敦行孝謹，而仁及乎宗族姻友，里稱爲德人長者無間。嘗建書院瑁湖上，祠先聖像其中，立義塾于鄉，割己田若干畝教養里中兒，構三徑橋以濟病涉。公之修德于己，而覃于人者如此，宜堂以「享德」名。德厚流長而澤及乎子孫，公之德也，豈止榮享一己而止哉！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祠。吾知邵氏之德施于前，子孫食其報于後，享有世德者遠矣。雖然，人之種德如藝樹，然老人種之，少者用之，然少者不又爲後人種之？吾知其用有時而爲之矣。爲子孫者<sup>二</sup>，其可視先澤自怠自修乎？公之子某，既克家如公。而孫某又尊德樂義，光于前聞人。曾孫某且篤孝明經，嘗選于里矣。使益勤不怠，則世種其德，而世世享焉。邵氏之後益昌而大，蓋可占矣。《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邵氏之先以之。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邵氏之子孫以之。

〔一〕松之西折而南曰鈞灘；西，原作「鹵」，據四部叢刊本改。  
〔二〕爲子孫者：爲，原作「人」，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部叢刊本「人子」作「人之」。

### 不礙雲山樓記

予嘗北渡揚子，訪金山之勝，而不知淞之南又有所謂大金、小金，出沒於雲海之中，如壺嶠之在弱流外也。至正九年春，余抵淞之張溪，溪之東有大族爲楊竹西氏居之，南偏其樓曰「不礙雲山」。竹西讌于樓之上，窻戶四闢，萬頃之雲，兩鼇之島，皆自獻于眉睫之下，其所名也固宜。竹西且舉酒屬予，以記請。予謂雲山之奇觀，不得於近而得於遠。遠非至高至明之境，無以得之。有其境矣，而非至高至明之人，則亦無以得之也。竹西脫去仕累，歸討幽事，稍爲園池亭榭以自娛，以及其客之好事者。是境爲高〔一〕，人副地勝，雲山之觀，雖然遠在萬島之外，猶將有之，況去不五十里者乎？然覽雲山以自粗也，而覽雲山以微，則小是也。今夫雲之大也，膚寸而起，塞乎六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及其細也，退藏於密，莫得而迹焉，是雲之動，未嘗無靜也。今夫山之小也，一拳石之多；及其大也，草木生焉，寶藏興焉，是山之靜，未嘗無動也，此非會之于心不能。竹西風日佳時，岸巾樓上，手揮五

絃之餘，與一二解人談至理，既以八窻不礙者闢于目，復以八荒不礙者洞于心，雲山之觀盡矣、備矣。竹西愜然若有得，起，舉酒而自歌曰：「海之雲兮油油，雨我田兮有秋。海之山兮離離，障我流兮東之。」又歌曰：「雲之動兮躑躑，吾與雲動兮，動而不遷。山之靜兮層層，吾與山靜兮，靜而不停。」併錄其歌以爲記。（以上明正嘉刻本《束維子文集》卷一九）

〔一〕是境爲高：爲，原作「人」，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全元文卷一三三三

楊 維 禎 三二

## 建德路重修兜率寺記

寺在郡治西二百步，按《圖志》，建於唐神龍初，名中興，景龍元年改龍興，開元中改開元，宋大中祥符元年始改今名。人呼陳尊宿道場者，唐末有僧道明居之，一時緇素居重，加性尊宿，太守陳操師尊之，事見《傳燈》。宋南渡，紹興五年，虜宿兵于寺<sup>〔一〕</sup>，寺燬。十七年，郡守蘇公簡至，天申節齋禱，歲必出郊詣烏龍寺，昕夕靡便，遂呼寺僧祖照者，經畫土木事。十九年寺復興，事見龍圖學士羅汝楫記。距今幾二百年，幸脫寇燹，而妄庸者居之，視逆旅舍不翅，支房別院盡化草莽，惟大佛殿與宿鍾之樓僅支風雨<sup>〔二〕</sup>。至正十五年，鳳山僧真如師來主寺席，嘆曰：「予不遇蘇使君，五百年尊宿道場，其過遂廢已乎！」力以起廢爲己任，坐役遠近大家，善散其宿居，以相吾成績。經始是年之冬，越二年春告成。大殿鍾樓因舊之外，山門兩廡、法堂戒壇，與夫庖庫圍溷皆出鼎建，莊嚴三佛大像僉侍者

六，湧壁金翠、供張之具一一完整。師介予友童原謁文爲記。予方悼世梗化者，伏尸至數十百里，割膾醢肉餒鴟鴞狗鼠者，皆基於衆生一念之烈。師以梵化行三吳，吳人爭歸之，貧者投力，巧者投技，貴富者投金粟，土木之輸盡良材密石，金碧之區，遂爲一方冠。可爲師之化利能也，而又有大者焉。吾聞法王妙利，延被有情，不嚴而威，不疾而速，我朝所以殖西教配鬯廟也。遲去聲其效於必世百年之久而未得也，何師能以大法王力，圓融一切法性，成就一切福德，消惡氛於江表，除青癘於海濫，使萬年皇圖有以繫中興治統，非徒以兜率之龍光，亦師之道有以振本教矣。師聞言曰：「善哉！大哉！請勒諸石以爲記。」師名儒氏子，自幼讀書，神解過人。長從五結山佛曰禪師講道要，禪師每屈，且嘆曰：「吾道東矣！」繫之偈曰：

佛現諸王身，身住百佛刹。建無萬化利，普遍河沙界。悟此化利者，是爲大知識。一念生豺狼，父子化敵國。霄光晝晦冥，生齒盡凋耗。兜率世教師，佐我國王化。山木與魚鱉，咸歸大佛道。無有一兇孽，非我王衆生。無有一衆生，非我佛眷屬。而況護國者，山君與海王。我誦一切法，皆隨有應現。窮樓與廣殿，如降兜率宮。供張與飲食，迺至種種有。金帛競走奔，天龍互旋繞。我若遇天險，天險自然安。我若遇劫火，劫火自消滅。一切大功用，乃至不可議。我偈非強說，得之毗沙尸。稽首兜率尊，證我說真諦。

〔一〕虜宿兵于寺：文淵閣四庫本作「有兵宿於寺」。

〔二〕惟大佛殿與宿鍾之樓僅支風雨：支，原作「友」，

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郡安寺重建佛殿記

吳興郡安禪寺，在子城東北，按《圖志》<sup>〔一〕</sup>，創於唐光啓中，刺史李師悅國郡人，舍地而建。乾寧中，賜額居尼。宋南渡<sup>〔二〕</sup>，嘉泰中廢。禮恭惠王趙師揆徙之郡城東北，至紹定而燬，主僧清復建。入國朝爲至元二十一年，又燬。時例主僧梁溪師，始買寺之南距一百步吳氏廢宅，轉爲寺。已而無咎師來，法堂與僧廬粗完，而大佛寶殿實未建也。至正七年，法真師來，當徭煩逋積之餘，齋魚不鳴，法龍不吼，比丘尼徒有持鉢而去者。師乃力振清規，大擲浮費，又不憚數百里艱苦，持疏于蘇秀雲門之間，而檀施以歸。既而，郡吏民咸有助，一椽一瓦，朝累暮積，以至周足。遂經始於是年之秋，越明年春落成。殿宇凡若干楹，土木丹漆，備極壯麗，金姿寶相，以及供張之具，一一完好。復以餘力展山門之隘，起庫樓之缺，山門左右，重翼兩廡，凡前所未及者，至是而完矣。師以同姓府判公由辰爲其父之姪，而府判嘗謂予同仕于台，遂介府判孫桐生來求記。辭不可，則爲之言曰：「釋之爲教，本以勸愚俗，匹夫匹婦逃租徭以入浮屠者，不難也。而世家鉅族，有投筭落采脫洗染，着以歸於究竟，非其真智正覺的若有所見，其能安於是乎？不則滅倫裂紀，不能免世教之儀。予聞師筭年即有禪性，蓋善根之宿植也。二十遂辭親出世，插草爲宮，講第一義，悟衆生之於餘，聞者莫不悲喜踴



躍<sup>〔三〕</sup>，如弱喪有歸，遂能大勸于時<sup>〔四〕</sup>，而化瓦礫爲寶坊，知其不難也<sup>〔五〕</sup>。夫佛之爲言覺也，將以覺群生。沙門之言息也，將以息欲而歸于見性。師演其教，悉能啓群迷爲正覺，轉惑見爲真智，而無吾世教滅倫裂紀之議<sup>〔六〕</sup>。若爾，非有功於象教者乎？請以是言復於師，俾刻諸石爲記。」師本郡趙氏子，傳心於天池信元翁，悟庵其自號云。至正十年十月初吉。

〔一〕按圖志：志，原作「寺」，據四部叢刊本改。

〔二〕宋南渡：宋，原作「中」，據四部叢刊本改。

〔三〕悟衆生之於餘聞者莫不悲喜踴躍：「悟」至「聞」七字，文淵閣四庫本作「凡衆生之有知覺」。

〔四〕遂

能大勸于時：于，原作「子」，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五〕知其不難也：知，四部叢刊本無。

〔六〕而無吾世教滅倫裂紀之議：議，文淵閣四庫本作「儀」。

## 鷄足山安定蘭若記

去桐廬縣東三十里有山，自孫天子象峰南下，蜿蜒盤礴爲岷，爲嶼，嶼曰鷄籠，高不過百仞，蟠不過一牛鳴地，中突仙人座，東龍西虎，關鍵重疊，蓋桐廬之甲勝也。至正甲申，松峰禪師憶過此，忽啞爾笑曰：「西毒國迦葉師座地，有復至此耶？吾自水頂跌足<sup>〔一〕</sup>，猶以未愜高勝，吾舍是何之？」遂駐錫此山，還名鷄足，結茅四寒暑，學佛者歸之如市，檀施日不乏絕。里人孫道富子蘭斥地以歸，鍾

文、周寧、李郁、孫弘又相與力成之，由是起建大殿，方丈有所，講法有堂，棲禪有室，以及二門兩廡、庫院庖廂，歷不十年而以次悉舉。鷄足之荒，峨然象王一窟矣。額曰「定安」，取鷄足一飛一止義也。江浙平章慶童爲之書，樹石廡西，將有所紀，必求文章家登載，而未獲其人。余客馮氏義門，師介大馮君士頤徵記。余聞古佛徒之開迹也，類以垢面毀體，攻苦敷淡爲之本<sup>〔一〕</sup>，插草爲宮，擊鉢爲食。馴至蛇虎穴伏轉金碧之區，鬼物悲嘯，換鍾鼓之境<sup>〔二〕</sup>，此豈世之庸妄人所能爲哉？今之庸妄者，托浮屠以規免王徭，志與吾民爭秋毫利。高至於樹黨王公，玉食而騎遊，珍寶綺繡、子女狗馬過於大姓名。吁！其於古佛初意，何如耶？求其人於古佛徒如憶者，宜世以爲絕俗高等之人，吾徒君子亦所樂與也。師，袁州宜春人，彭氏，名法憶，字無念，號松峰。初禮陝西藥佛山無極信，復恭江西絕學和尚，識而得其道云。辭曰：

伊彼西人，教及東土。布五色雲，如一味雨。鷄足飛來，身毒國所。伽黎不懷，火寒冰暑<sup>〔四〕</sup>。迺樹法幢，鷄足之剛。鍾鼓孔殷，梵言孔揚。雲棟鱗輯，風簷羽翔。揭名定安，赫有慧光。猗無念佛，爲法出世。我力精猛，爾役聲勢。然火智燈，千光勿替。上申國釐，何千萬歲。

〔一〕吾自水頂跌足：跌足，原作「跌足」，據文淵閣四庫本改；四部叢刊本作「跌之」。  
〔二〕攻苦敷淡爲之本：苦，原作「吾若」，據傅增湘校記改。  
〔三〕換鍾鼓之境：境，原作「竟」，據四部叢刊本改。  
〔四〕火

寒冰暑：冰，四部叢刊本作「水」。

## 隆福寺重修寶塔并復田記

去華亭縣之北二舍近，其聚爲青龍鎮，鎮之南寺曰隆福，創於唐天寶間。寶塔七級，凡若干尺，造於長慶間。其徒邵文知、俞文富之所募緣也。重修於宋慶曆，閱二百餘年，風雨之所經，兵燹之所更，土木殆不支矣。主僧普善覽其敗瓴斷礎，不無愴然者，迺發弘願，白千里之大族。宣慰使司任公仁發獲答其請，始損貲營建<sup>〔一〕</sup>，實大德之三年也。致和元年，公之子賢德繼厥志。至正三年，公之孫士質先述其事<sup>〔二〕</sup>，而後締構之精，莊嚴之麗，日光霞景出雲雨上<sup>〔三〕</sup>，佛牙秘藏，登崇寶輪，人天鬼神，瞻仰贊嘆。力餘及於大佛殿東西兩廡，皆撤而一新。又假錢若干萬緡，爲復其所失田三十頃<sup>〔四〕</sup>。然後象設有所栖，其徒有所食飲，而寺之敝稍振，舊觀薦復。遂狀顛末，介其鄉士王元來請曰：「寺塔爲一郡推<sup>〔五〕</sup>，古佛牙之所寄，蘇塗之顛，時出光景現相，載在寺紀。今幸任氏三世經營，而壞始復完，願有言以侈之。」予惟先王之創民宇也，室奧以庇生，竅竊以送死，堅而爲墻垣城郭，高而爲臺榭覽觀之所，亡聞乎累浮屠之製。釋氏書謂佛滅後，鐵輪王造塔八萬四千，一日夜神役也。中國倣之，或以佛骨、以舍利、以金玉神像。唐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在焉，三十年輒一開，開則歲豐人安，天子爲遣中使迎之。今塔爲佛牙所在，吾不知若干歲可開，開抑何應。塔之成壞實有數，靈

物之開闢當有時。塔之崇，非徒靡吾民力以視外觀而已也。余嘗悼象教之徒，未有一毛利益人，而蚩蚩焉惟仰於人以給，吾氓之辛苦墊隘者，望風而趨，其徒益繁，則仰於人者益廣。主其教者，既有以假佛之化現堅固相，出大光明也以崇厥居。而復有以慮其仰給者，而圖長其食土，教由是而展布，茲非其徒不之善於彼者乎？若普善者是已。吾聞普善攻苦敷淡，業既成，而行亦有以動乎人，與古佛師躬勞辱而有成者相師法，比今之避農賦佛逃以偷生者，其賢不肖相萬萬已。彼尸居素食，務治其荒唐之說，以爲竟祖教，而訖無益於教之殿最，人目之爲高，吾居之普善之蠹而已耳。書其說畀之，使其人知所懼而，且勿忘其居食之自則。安知後人之無致力於其所未備者如普善，施德於將來者如任氏云。相其役者，耆德曰寶、曰秀、曰慶、曰福，知事曰通、曰吉、曰喜、曰俊也。任君士質元朴，居家以孝義聞，便利及人者，不獨浮屠氏也。至正九年九月八日記<sup>〔六〕</sup>。

〔一〕始損費營建：費，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二〕公之孫士質先述其事：先，原作

「光」，據四部叢刊本改。〔三〕日光霞景出雲雨上：光霞，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四〕爲復其所失田三十頃：十，四部叢刊本作「千」。〔五〕寺塔爲一郡推：推，原作「堆」，據四部叢刊本

改。〔六〕至正九年九月八日記：九年，文淵閣四庫本作「元年」。

## 惠安禪寺重興記

秀之惠安寺，在郡治西二百五十步，按《郡志》，梁蕭王捨宅爲寺以居尼，唐光化賜名興善，世以夏臘主寺事，宋祥符元年改今額。紹興七年，刺史王公浚明請於朝，始更十方禪刹，命主僧眉山道立者來，具見信安劉阜民記。我朝至正戊子，寺以民火延燬，赤地無餘。高昌觀師領寺事，道風法器，素爲四衆依嚮。悼法筵之地，一旦化爲葵麥之虛，徒衆或浮寄他舍，觀發弘誓，以興復爲己任，不跡權貴之門，不役耕作之力，盡棄祖父所遺資。是年之秋，即經始法堂、方丈爲芑風日地。越三年而將得，不募而至者檀施如干，鳩工治材，而大佛寶殿、山門兩廊，備極雄麗，齋房、庖庫，各以序爲。三聖寶相、十八應真護法大神之像，莊嚴殊特。所用供帳什伯之具，一一完好。規置堅定，披攘經營者，凡歷七年而訖于成。其徒某狀其寺之廢興本末，及師之履行，介予老友潛居徐公來請記。予爲之喟然曰：「天下廢式摩那之教於惠安，而觀汶起其廢也，數豈偶然哉？吁，觀貴胄青閨之秀也，一誓不轉，作殊勝事若此。使觀爲丈夫身，有祿位于世，其扶危起仆，功之書于筭者，可勝道哉？抑余聞金色女之教，不以祝顛髮住阿蘭若爲出家，而以發大精進，悟佛知見，一切解脫究竟爲出家，蓋以法界爲居，大空爲相，而土木金碧之區，其成其壞關乎世教者，有不得涉吾無壞無成之舍矣。余嘉觀之功，能汶既廢之宮，而又因其教以示佛學之本。庶有以振宗風於既往，衍淨社於將來者，不窮也。」

觀字無相，鑑空其號也，吉安路達魯花赤忽都海牙公之孫、安陸府同知蠻子海牙公之子，幼即有禪性，不茹葷血。元統元年，授皇太后旨，賜金襴袈裟，落筭髮，受戒具。至正七年，承行院劄，主本寺法席，嗣于本寺隱岩靜顯師云。十三年秋七月六日記。

〔一〕其成其壞關乎世教者：乎，原作「于」，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方丈室記

儒之座云丈席，釋之室云方丈，仙之山亦云丈乎？丈乎，其三教之所度而則者乎〔一〕？東谷上人有室在治之惠因所〔二〕，而以「方丈」顏其名，來見予姑蘇舍次。出方丈圖，請曰：「陸之天台，與海之方丈並。予出世，幸在天台，況所居山有金鰲玉几之勝，黃石仙之所留題，宋高皇之所託足也。至今，金鰲背上之詩，爲惠因山川草木之光，故吾室以「方丈」名，蓋不自知其逃佛而仙，招仙而佛也。西游淮吳且數年，一室之勝，未嘗不笈其圖以行，而未有列仙儒之言以志也。先生愛予厚，幸有以志而詠歌之。方丈不在海嶠而在吾室，不在吾室而在吾行橐矣。」予在台時，嘗窮勝踐，過惠因所，時上人方脫胎九齡也。今予髮已種種，漂泊道路，慨念宿境，不翅若在弱流三萬外也〔三〕。上人歸，其得無辭訊其山川之靈乎？辭曰：

東方山之羅絡兮<sup>〔四〕</sup>，緹赤城之盤紆。瓊臺方廣鬱以出沒兮，聚仙佛之所廬。薄東海之嵬岸兮，架金梁之凌虛。哀靈修之播遷兮，來仙伯以導輿<sup>〔五〕</sup>。赤子兮如魚，紛望思兮鼎湖。嗟山川其如昨兮，眇風景其愁予<sup>〔六〕</sup>。望海屋兮渠渠，輓飛鸞兮以爲車。上下風雨兮出入太初，下視弱水兮黃塵滿區。仙耶？釋耶？吾不知其何誰兮？羌從汝兮歸諸。

〔一〕其三教之所度而則者乎；三，原作「二」，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東谷上人有室在治之惠因所；

治，原作「治」，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三〕不翅若在弱流三萬外也；明弘治刻本作「不翅在弱

流之方外也」。〔四〕東方山之羅絡兮：方，原作「萬」，據明弘治刻本改。〔五〕來仙伯以導輿：仙伯，

明弘治刻本作「群仙」。〔六〕眇風景其愁予：予，明弘治刻本作「兮」。

## 清溪亭記

吳之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岩道人，喜讀吾儒書，多識前言往行，一時士大夫樂與之游。嘗築亭寺之西偏，臨水之濱，蒔花竹其傍，故士大夫過寺者必訪松岩，而松岩設酒茗，必之乎亭之所。亭之賦詠且將成卷矣，然亭不以松岩名，而必名「清溪」者，蓋「清溪」，其師正一之號也<sup>〔一〕</sup>。予未來吳時，聞清溪君以吾儒寄迹墨氏，而不縛墨氏律，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命，非蔬筍衲流所能窺

也。及來吳，而清溪已逝，及見其徒如松岩者，能不忘其師，去之十餘年，而號猶存於新之亭，非其學得於吾儒重本之義，能若是乎？宜吾徒之樂交其人，而華其亭以賦詠也。抑又聞寺有宋南渡僧曰林酒仙者，居院不事熏修梵唄，惟酒是嗜，手持鐵鍵槌<sup>〔一〕</sup>，日遊市間，不問酒主名，夜即卧酒壚底，酒家爭供以酒，以爲聖師云。若清溪之爲師弟子者，得微猶有林聖師之遺風乎！嘻，吾於是而自感者已。今之爲浮屠氏，以絕倫理、屏葷酒<sup>〔二〕</sup>，若槁項黃馘之流，日誦經鈔若干萬言，以爲得佛之道，而不知去道益遠，而脫解禪縛，如林酒仙之徒，乃得稱聖。烏乎！習浮屠氏之法者，可以辯其要矣。亭創於至正丙戌夏，成於是年之秋，明年秋七月記<sup>〔四〕</sup>。

〔一〕其師正一之號也：正，明弘治刻本作「止」。

〔二〕手持鐵鍵槌：鐵，明弘治刻本作「鉢」。

〔三〕以

絕倫理屏葷酒：理，原脫，據明弘治刻本補。

〔四〕明年秋七月記：明弘治刻本作「明年二月賜進士出身承

事郎首台州路天台縣尹兼勸農事會稽楊維禎記」。

## 竹雪齋記

至正八年冬，積慶主僧臻上人於顧野王讀書堆之南，闢一室以燕居所，環種以竹。上人每讀書其中，至雪夜見八窗玲瓏、一室洞白，上人必披五文衲、戴白氎笠，或徙倚竹下，吟嘯自若，遂名其居



曰「竹雪」。明年冬，介友生馬琬尋予三泖之上，以記請。予曰：「竹者，至剛至虛之物也。剛則不屈於物，虛則具道於體。雪之爲物，又至清至白之所形也，清不自蔽其惡，白不受涅之緇也。方天地閉塞時，竹獨秉後凋之操，而玄冥之靈特困焉。雪與竹若相軋，而不知其適相得也。上人於二物者，又適相遭於一室，宜其取諸物者，有得於其剛與虛、青與白也。嘻，竹微雪，無以章其秀之特。雪微竹，無以比其清之敵。吾聞上人貞而白者也，微雪與竹，則又何以表見其人哉！竹雪之相軋，庸衆人之所得而知。竹雪之相資者，非上人之協之而誰邪？雖然，即無於有竹也〔一〕，人有於無雪也。春至雷作而萬角突，立有於無也。金鳥一睨而萬狀立〔二〕，解無於有也。無乃道之宗、極之根也。上人學浮屠，浮屠氏之學以靜虛爲宗，空無爲體，上人心不爲欲回，道不爲物損，是能備竹之剛而虛，瑕不自匿，涅不自緇〔三〕，是能備雪之清而白矣。推而極之，以至於聲臭之泯然，則靜虛空無者，將有得於二物之表，上人以爲何如？」俾琬復上人，書諸室爲記。

〔一〕即無於有竹也：於，明弘治刻本作「而」。〔二〕金鳥一睨而萬狀立：萬，原作「方」，據明弘治刻本改。

〔三〕瑕不自匿涅不自緇：瑕，傅增湘校記作「毅」，四部叢刊本作「嗽」。後「自」字，原作「是」，據明弘治刻本改。

## 望雲軒記

余遊海上，得浮屠友三人，曰：靜庵鎮、大明煜、天鏡淨也。淨修長書一通，贄余之見於靜庵所。

越三日，又微致其所主院淨土招提。入其門，草莽立棟宇，吾知其有才也。升其室，緇徒斤斤魚貫立，詔以吾聖人之書，知其有學也。已而，燕客望雲軒上，求一言白其所以望者。叩其以，則曰：「吾非王譎客之望於吳會者。淨有白髮母在黃龍之澹寧，先人故廬不得迎以待<sup>〔一〕</sup>。此望雲者，即狄孝子之登太行而注射其目者也<sup>〔二〕</sup>。」余聞而異之曰：「金仙氏之教，超於萬有之外，而淨之有其親於天性者，不得以真無誣之，吾又知其性之與吾儒合也。狄孝子之忠於國、仁於民者，孝之推也。淨推其孝，移忠於君、移敬於長、移義於宗族、移任恤於嫗友，覃乎民社<sup>〔三〕</sup>，則望雲者又何異於狄孝子哉？宋有稱緇衣相者，曰慧琳氏，權至杭時宰直，假清虛以資燕譚，且以誤人家國，又何望淨於琳也哉？」至正二十年夏五月四日。

〔一〕先人故廬不得迎以待：人，原作「又」，據四部叢刊本改。〔二〕即狄孝子之登太行而注射其目者也：射，原作「射」，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三〕覃乎民社：民，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 半雲軒記 有詩

雲間鑑上人，住胥浦之無住精舍，受法於金陵休居叟禪師。休君命其所居軒曰「半雲」，集賢趙

公雍爲之書，而又介吾徒尚賢謝君，來見余黃溪書舍，請一言以爲誌。余讀宋僧顯萬詩曰：「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逐行雨，回頭不似老僧閑。」怪萬之有心於閑，不如無心之雲之閑也。雲之卷舒，晴雨皆出於無心。故雨人間，其施也沛然，則爲出山之雲；雨足，而其體也悠然，則爲在山之雲。施也，體也，雲何容心於其間哉！萬笑雲之出，而以不出之閑驕於雲也，萬豈知雲者哉？今上人號古心，而上無住之庵，是契心迹於雲者也。半雲之命於其師，知古心之足以朋雲於賓主間也，雲豈敢以勞耻於古心，而古心又豈敢以閑驕其雲也哉？余以是言復古心，古心曰唯唯，遂書爲誌。又繫之詩曰：

我有山中屋，與雲相半之。雲去何所去，雲歸何所歸。雲靜我心住，雲動我意飛。一動與一靜，陰陽互根依。是爲古心法，我儒不能非。

## 海屋記

談海屋者，以海上有山，山上有金銀宮闕，限以黑弱水三萬。麻姑云，東海三變爲桑田，則知海屋有時而廢。及觀海屋丈人掌計籌海塵，籌充棟兩間弊，丈人海屋又最靈而壽者乎！吁，吹萬物皆有弊，惟幻無所與造，亦無所與弊，故知夸仙談道，不如浮圖氏之善言幻也。九峰古鼎上人，以「海屋」自命其丈室。人間九峰非海島，又室非鮫室，屋何贅字於海？上人謂：吾四大觀皆幻，求吾屋

必海，如牛渚犀見登州臺觀，殆老妪尼之見焉耳，何以稱丈夫佛爲清遠玄虛之神乎？晉許榮曰：「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之求浮屠道，以老妪尼之見，雖吾戒羸法不能竟，況欲造清遠玄虛之界乎？詣極於幻，其清遠玄虛庶矣。君其不信，吾將與汝約淳芒與苑風，觀于東溟小白花之岩，見金沙婦出一幻相，如牛渚犀見登州臺觀。光景魁磊，非煙非塵，謂之幻乎？不幻乎？「會稽大瀛子聞其言」<sup>〔一〕</sup>，而躑之曰：「海屋之幻，豈上人然？吾纍仙伯見已久矣。」上人曰：「何見？」曰：「麟之屋、珠之宮，美人兮在中，乘文魚以相從，不知橫波兮衝風」<sup>〔二〕</sup>，此豈可與老妪尼輩道乎？」上人起，作和南禮曰：「幸子雄文錄諸海屋，以告迷而詰者。」已而，上人呼三辰，酒起憂赤金鉢，自歌海屋之歌曰：「煙飛九點三山覆，搏桑吹灰點若木。海籌甲子計瀛縮，大溟不死尸不宿。八柱靈波腐鼈足，震旦東傾不動屋。」并錄爲記。

〔一〕會稽大瀛子聞其言：子，原作「于」，據傅增湘校記改。

〔二〕不知橫波兮衝風：波兮，原文漫漶，據文

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 小蓬萊記

有詩

按《越乘》，鏡水之上有山曰卧龍，如海湧鼈脊。郡宅據其顛，唐人居之，以蓬萊自侈山水樓臺之

勝，竊比於真宮道院，是以假觀求蓬萊者也。雪水之上，子城之中，有道士宮曰玄好，無玉崑丹丘醴泉餌草之異，聞人師構一軒其中〔一〕，而亦以「小蓬萊」自命，此非假觀也，而以真幻求乎蓬萊者也。嘻，東方生記蓬萊者幻十三境云耳。萬有形皆幻也，以幻示幻，所以爲靈仙之教之神也。子合神觀於馮閼乎，方壺員嶠，不啻几案物也〔二〕，又安有弱水三萬里之隔哉！吾試與子言幻：黃初平得仙，金華山中之石皆羊也，其兄初起眼眼未換，因見石而未見羊，初平叱石，石皆起成羊數萬頭，此非神幻之至也耶。然見師之小蓬萊者，惟初平能見之，不者皆初起之見金華山白石者耳。見羊者，小可也，大可也。見石者，大小無一而可也。師曰：「唯，請書諸軒爲記，使世眼覩予小蓬萊者，茲文爲之大圓之鏡也。」且係以詩曰：

蓬萊在何許，渺在東海虛。其迴五千里，上有神人居。山川異百奧，風俗如三吳。仙官示狡獪，百丈神千軀。世人尋地脉，弱流墊輕壺。徒聞羨門往，漫役君房愚。孰爲靈仙府，乃是尺寸廬。燕坐吾玉几，天游我非車。揮斥九清表，飄然隘中區。豈知蓬大小，不識無真無〔三〕。

〔一〕聞人師構一軒其中：構、中，原作「居」、「在」，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二〕不啻几案物也：「不」至

「也」，原作「不几案物啻也」，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三〕不識無真無：底本除「真」字外，四字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鳴鶴軒記

道士徐中孚，居錢唐宗陽之西廡，嘗從游邵庵虞先生。先生名其軒曰「鳴鶴」，蓋取諸《易·中孚》之繇也，而廬歐陽太史又爲記之，繇之義盡矣，又復求余文。余聞鶴之鳴，亦多變也已。其鳴之信，則警夜分；鳴之遠，則聞九天；鳴之奇，則晝夜六時中律呂；至其鳴之神，則空中語纍纍之詩，豈直鳴內和外，見象《中孚》之義哉？抑余有感鶴者，不能不爲中孚通也。唐光和詩人，嘗悼鶴以飽食易天真，至爭腐鷄鶩前，狎群鳥鳶之內，乘大夫軒遂有祿位，則玉音沉乎其無聞矣。嗚呼！利令智昏<sup>〔一〕</sup>，非惟吾之物爲然<sup>〔二〕</sup>，靈禽亦爾。中孚於鶴，其勿飽之過，而昏其靈也。浮丘伯曰，鶴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與鳳凰且共鳴聖人之盛。中孚學仙者，果爾，其有時而見其鳴聖人之盛，而惜余不及諗諸千六百年之後也<sup>〔三〕</sup>。中孚其能以長年訣授予不<sup>〔四〕</sup>？

〔一〕利令智昏：智，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非惟吾之物爲然：吾，原作「倍」，據四部叢刊本改。

文淵閣四庫本「吾之」作「蠢」。 〔三〕而惜余不及諗諸千六百年之後也：惜余不及，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

庫本補。 〔四〕中孚其能以長年之訣授予不：不，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玄霜臺記

雲間劉煉師某，築月臺于廬之西，楣曰「玄霜」<sup>〔一〕</sup>，請於箕尾叟曰：「幸先生費辭以記。」叟曰：「生物不窮<sup>〔二〕</sup>，以臧夫造化之母者，吾取夫太陰之精。太陰，天地交媾之先數也<sup>〔三〕</sup>。在卦，陰含陽坎象也，坎爲月，中一畫，真陽也，萬物之生資此而後成，故仙家指爲玄霜。玄天也，天地初交，生物之始，猶未離夫天，故稱玄霜。見霜也，如玄露初凝，如絳雲漸積，如瑞雲不流。蓋元氣結成，純乎生生之英，結之爲霜，化之爲液，散於萬物，賴以成質。是故木有三鑽則爲火，絞之則爲水<sup>〔四〕</sup>，坎津也。木得水，以行曲直之性<sup>〔五〕</sup>，無水則枯矣。木有三滅則化土，離象也。真陰存乎其中，水道也，土無水則地脉竭矣。金有三擊則爲火，鎔之則成汁，水象也。金無水，則不能從革矣。天無水則不雨<sup>〔六〕</sup>，地無水則不雲，人無水則神弊，天下之物無一不資夫水。水位於坎，寓於月象，而爲玄霜。非至精無以造是玄，非至道無以凝是玄。彼日繁霜則盡零。炎霜夏飛，損物以行肅殺者，謂霜之名則可，謂玄則不可。故玄也，惟太陰之精當之。吾嘗登是臺，薄筮上覆，曲欄旁植，空一窗以接太虛之境，淡方寸以生魄之際，化槁木之形如玉毫之相，吾將與汝蟬蛻穢濁，而游乎太清矣，子能從之乎？」是爲記。

（以上明初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二〇）

- 〔一〕 楣曰玄霜：楣，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二〕 生物不窮：窮，原作「射」，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三〕 天地交媾之先數也：媾，原作「搆」，據四部叢刊本改。 〔四〕 絞之則爲水：絞，四部叢刊本作「紋」。
- 〔五〕 以行曲直之性：直，原作「宜」，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六〕 天無水則不雨：不雨，四部叢刊本作「不能雨」。下「不雲」亦同。



# 全元文卷一三一四

楊維禎 三二

## 天風海濤樓記

吳閭關之西，其地清曠平衍，去海僅若千里〔一〕，有築層樓與海湧峰之小吳軒相埒者。其主或招海內豪客燕處其上，八窻洞闢，近見風濤洶湧在足底，樓若浮而逝也。主酌客以酒，曰：「景若是，能無言乎？」客亦醉酒於主人曰：「樓惡名？」主曰：「未有以名，敢請。」客遂稱「天風海濤」，主以爲然，並以記請。客曰：壯天聲者風也，而不知大塊之噫者聖也；壯地險者濤也，而不知層瀾之積者信也〔二〕。故聖於陰陽莫如風，信於晝夜莫如濤。風之生於天，執之而不得，逐之而不及，惡究乎聖哉？濤之出於海，禦之而不止，激之而不回，惡察夫信哉？天地噫而爲風，陰陽以之韜萬物也；江海積而爲濤，晝夜以之準萬古也。風之聖，濤之信，大矣！至矣！及天風與海濤相薄也，蓬蓬然起，歛乎土囊，填乎太空，不終日而萬里若一，磅礴相射，與激水之濤相軋，吞天沃日，走貔貅而吼犀

兕，獸駭于野，龍拔于淵，極天下之神觀無出此。吁，海濤不揚而安乎淵靜<sup>〔三〕</sup>，天風不振而安順乎和<sup>〔四〕</sup>，委天下之神觀<sup>〔五〕</sup>，曷有焉<sup>〔六〕</sup>？惟人亦然。厄於窮巷，逃于深谷，患難奸其外，煩懣忍其中，然而厄與鬱相遭<sup>〔七〕</sup>，而激諸意氣之頡頏，發諸悲歌之感慨，而天下稱奇，曰大丈夫固不可以無奇也<sup>〔八〕</sup>。而奇不生於奇生於變<sup>〔九〕</sup>，故不銳變，無以知其奇；不銳奇，無以見神也。嗚呼！戶牖之小，萬頃寓焉，可謂奇矣。抱奇志者，亦將於此一爽乎<sup>〔一〇〕</sup>！

〔一〕去海僅若千里：干，原作「于」，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二〕而不知層瀾之積者信也：層，原作「曾」，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三〕海濤不揚而安乎淵靜：安乎，文淵閣四庫本無。〔四〕天風不振而安順乎和：天，四部叢刊本作「大」。安順乎和，文淵閣四庫本作「和平」。〔五〕委天下之神觀：委，文淵閣四庫本作「欲極」。〔六〕曷有焉：曷，文淵閣四庫本作「奚」。〔七〕然而厄與鬱遭：文淵閣四庫本無此句。〔八〕曰大丈夫固不可以無奇也：不可以無奇，文淵閣四庫本作「如是」。〔九〕而奇不生於奇生於變：而，文淵閣四庫本作「雖然」。〔一〇〕「戶牖」至「一爽乎」：自「小」至「乎」二十字，原脫，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錫老堂記

華亭環南六十里爲胥川，有老人曰殷純父氏者，年八十餘，略無衰憊態<sup>〔一〕</sup>。老人失子而得女

二，其長婿曰顧審之氏〔二〕，居老人甥舒以終養，且名老人燕處之堂曰「錫老」，蓋私賀老人之高年〔三〕，而假魯人頌禱之詞以爲意也。吁，養外舅氏若審之氏者，亦可謂恭也已矣。審之以老人之姪孫奎受業予門，遂因奎請錫老記。予讀《魯頌·泮水》之章，其詞曰「永錫難老，順彼長道」。難老者，難若出於天錫，不知固有難老之道，而有以爲錫之耳，故曰順彼長道。老人寔以之。老人者〔四〕，既無多男子以休其愛憎，家又饒樂，素無服食窘其寒飢，晚又求清靜術樂之〔五〕，以遺棄夫嗔喜愛慾、朝市之勢要聲利也，皆其難老之繇，而詩人所謂長道者也。抑吾於老人之錫者，有感焉者。昔者必戲、神農氏之民〔六〕，暝之蹊蹠，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氏之民，職職植植弗夭，是以難老。後世之俗不然，剗文之煩稱也，機譎之互確也，百狀俱作，萬怪橫生，水竭山崩，宵光晝冥，石言犬獾，夏霜冬雷，罔不繆盭，是以有父終其子、兄終其弟者，求老人之善自養夫長道，謂黃帝、堯舜氏之民兆歟！今聖天子疾民之偷劇僞，還淳思，納斯民於春臺熙皞之域，以黃唐玄德格于上下，旁通于四裔〔七〕，四裔之民，不言而自化。錫老之福，且家至而戶達，何啻老人氏一堂而止哉！吾將與人聯茵並几，酌春酒堂上，彈琴吹竹，歌上古大庭氏之風以待。遂俾奎復于老人，刻諸堂爲記。

〔一〕略無衰憊態：略，原作「無」，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其長婿曰顧審之氏：婿，原作「債」，據傅增湘

校記改。

〔三〕蓋私賀老人之高年：高年，四部叢刊本作「年高」。

〔四〕老人者：四部叢刊本作「老

者」。

〔五〕晚又求清靜術樂之：晚，四部叢刊本無。

〔六〕神農氏之民：神，原作「晨」，據文淵閣四庫

本改。〔七〕旁通于四裔：于，原作「干」，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 江聲月色樓記

浙江秋濤之壯、秋月之英相上下，月之英至秋分而極盛，濤之聲亦至秋分而極壯。濤與月，一氣之得，故江聲、月色爲天下兩奇絕也。江水流溢而東南行〔一〕，其溺爲湘湖。湖之陽，岐壽諸峰戟而筆立，腋江肘湖而襟諸峰之秀者，則韓氏惟新之樓有焉。元統元年秋，惟新氏嘗觴于樓之上，請予名樓，予命之爲「江聲月色」，而記則未遑也。惟新氏去世且十有餘年，而其孫奕來從予游，猶知致祖初志，以記請。嗚呼！世之言聲色之樂者有矣。楚眉衛頰〔二〕，春韶月秀，狎憑而昵茵，爭憐而競悅，悲絲烈筦，朋從旅進，鳳鸞嘯而鶯燕鳴，引吭而諧調者，若出金石，此世之所謂聲色，而人人之甚欲者。不知甚欲，必有甚惡，故曰狂夫樂焉，智士哀焉。然則聲色之寄於俄然漠然之物，而無其甚欲甚惡之累，不爲樂之至也哉！今夫江之聲，實以潮鳴乎天下，其疾而來也如風雨，其突怒如雷霆；其却而遠也，如松風笙鶴，人不以爲聲，而爲聲之至也。月之與潮相得而勝也，其動如銀汞〔三〕，其起如金城，其鋪而平也如積雪千里，人不以爲色，而爲色之絕也。茲非悟其妙之微，殆未可與耳遇目觸者同日道也。吾留吳下，久不見江月雄觀，秋且分矣，業將與生買舟大泖口，泝吳江，抵海門，夜泊湘南，據胡床樓上，以攬有樓之奇觀，曰聲曰色，探天地之大秘藏也。則凡天籟之有聲，皆吾韶鈞天

文；地象之有色，皆吾之西子南威也。嗚呼！樓之聲色若是，取之無竭，用之無禁，而嗜之無荒，是真樓之大秘藏，而爾祖之樂以終其身，而且以遺爾子孫傳世之玩於無窮期者乎！生歸，試誦吾言於父兄間，爾祖有靈，必以予言爲信。

〔一〕江水流溢而東南行：水，原作「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二〕楚眉衛頰：頰，四部叢刊本作「殖」。

〔三〕其動如銀汞：汞，原作「永」，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改。

### 舒嘯臺記

雲間謝仲允氏甥館在石湖之陰，館之左介植花木爲藥，治園堂其中，命之曰「舒嘯」名，客至允必延致于是。今年春，嘗觴予軒所，酒酣，爲予作蘇門之音，且以志請。按《說文》，嘯者蹙口成聲也，古詩人以嘯與歌並言，則知嘯亦蹙口之歌耳，不無五音之協。五音協，則金石絲竹可被。時允出名姬童鸞者佐酒，吾將以玉笛尋其聲，座客擬馬相如爲樂府，命之曰「紫鸞回」，然采其音，付童鸞歌之，以備晉成氏子《嘯賦》之闕也。雖然，吾聞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宮荒則君驕，商跛則宮壞，角亂則其民怨。嘯協於宮，使予聞之，溫舒而廣大；協於商於角，使予聞之方正而好義，惻隱而好仁<sup>〔一〕</sup>。吁，此允之心聲也，不知代之君驕宮壞而民怨也，第未知聞蘇門鸞鳳者亦有是乎？人不知其心聲之得，

則又烏知其嘯之舒者，闔敞和平，不媿晉處士者耶？抑予聞劉越石在晉陽清嘯，胡騎聞之，悽然而退，嘯之感人者又如斯。今西北之寇閉塞關梁，允能以越石之嘯慷慨激烈者，使風雲動搖、煙塵猝起，又孰畏乎關梁之孽哉？允勿靳是。擬相如者又當作爲《出塞》、《入塞》以繼短簫鏡之曲也。嘯之舒哉，不亦遑哉！

〔一〕惻隱而好仁：仁，原作「人」，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讀書堆記

予入淞，首慕顧野王讀書堆者，在亭林蒼翠間，未果往也。上海釋慧自稱野王氏後，介其師去東老人來請曰：「居之在介關室，蓄古今書數千百卷，貽其嗣達、妙，襲名於讀書堆，敢丐一言以記。」記未及。今年予遊鶴沙，順流下黃龍江，抵滄海觀濤，泊舟古精藍下，主僧出肅客，迺慧也，見其二子，即妙、達也。夜分張燈叙舊話，遂爲援筆誌書堆。夫書之能藏者不難，能讀者難。能讀者不難，能用者難也。書藏而不讀，與無書等；讀而不用，與不讀等。張茂先藏書至卅乘〔一〕，而茂不善厥終。李贄華載書數萬卷，亦無裒於僂身。非有書而不善讀，讀而不善用者與？代之衣冠家，有積書如秘府，至再世三世憎與書隔，甚至售爲聲伎資。吁，可悼也已！若慧之書堆高潔亭林，磨水火而堆不

毀，經兵革而堆不遷，使達也妙也，又能翱翔於堆，窮探力取以爲修業地，非書之善藏而有善讀者歟？第未知達與妙之善讀、讀之善用者何如耳<sup>〔二〕</sup>。宋聰道師善讀書，一覽即掛書梁上<sup>〔三〕</sup>，人叩則曰：「書貴行！復何讀？」此方外士讀書法也，惟二子以之。至正二年夏四月廿六日。

〔一〕張茂先藏書至卅乘：卅，原作「世」，據傅增湘校記改。

〔二〕讀之善用者何如耳：用者，原文漫漶，據

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三〕一覽即掛書梁上：掛書梁上，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補。

## 夢蝶軒記

有客三人者，過夢外夢道人談夢。一客曰：「吾夢爲玄駒<sup>〔一〕</sup>。」一客曰<sup>〔二〕</sup>：「吾夢爲蜩唐。」一客曰：「吾不夢達魔，而爲達魔者所以夢<sup>〔三〕</sup>。」起自歌曰：「巴中老人蠹仙橘，化爲達魔無處覓。隨風一夜到漆園，果入南華鬼無迹<sup>〔四〕</sup>。」蜩唐者亦歌曰：「腹育出戶出宮桂，風爲食芳露爲飲。月令老翁候我占，識候能鳴復能瘖。」玄駒者亦歌曰：「大槐王臺臺九沓，兗州一怒成烏合。有時東海去觀黿，焉能死我鮫鮫甲。」道人曰：「夢玄駒者，志富貴者也，不知緣几登釜<sup>〔五〕</sup>，尋人飲食，而有焚如之慘，富貴何在哉？夢蜩唐者，志清高者也，不知吉羌執翳而搏，其後黃鵠又從而利之，使漆園丈人捐彈而返走，清高何在哉？惟達魔夢我者，亦不知我之夢達魔，則志於物化，與物忘彼我，殆與造化游，

與大道冥者也。古之人得之者，惟南華真人也。」予弟子文璧氏持縹文冊來曰：「此某夢蝶軒集也，請先生一語。」遂書此以遺之。夢外夢道人者，會稽楊維禎也。

〔一〕吾夢爲玄駒：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二〕一客曰：一客，原文漫漶，據文淵閣

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三〕而爲達魔者所以夢：達摩者所，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四〕果人南華鬼無迹：果，原文漫漶，據四部叢刊本補。

〔五〕不知緣几登釜：釜，四部叢刊本作「至」。

## 真仁堂記

雲間陸和伯〔一〕，自其先公某〔二〕，五世爲良醫，其藥區爲真仁之堂〔三〕，未得儒先生之言以記〔四〕。和伯因予友呂輔之氏見，且請記。夫仁，一惻隱之良心〔五〕，出於天，而素無僞者也。然世之行仁者，則有誠不誠辨也〔六〕。梁惠王移民移粟，非不仁，而其心在於鬬土地，則非飢民爲也〔七〕。宋襄公不禽二毛，非不仁，而其志在於求諸侯，則非老人爲也。若是而言仁，君子謂之僞，可也。仁之誠者，必若禹、稷、湯、武而後可。禹視人溺如己溺，稷視人飢如己飢，湯不忍人之塗炭，武不忍四海之荼毒，此誠於仁者也。吁，此聖人達而在上事也。和伯不仕者也，不有顏子之仁乎？顏子願得明王而輔相之〔八〕，其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此顏子之仁未達禹稷也，故孟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陸氏



世隱於醫，而其仁之真積者當厚矣。使繼之者有一念之僞，則豈得爲真仁也哉？和伯學岐黃之外，習吾聖人書，能充之以顏子之學，善無伐，則善無僞矣；勞無施，則勞無僞矣。無僞而仁，有以同乎天下矣。老人之老，無以異乎吾之老；幼人之幼，無異乎吾之幼；備萬物於吾身，無以異乎吾之同胞兄弟也。吁，其爲人也，誠矣！至矣！雲間之疲癯殘疾、困而無告於人者，尚有出於陸氏之仁之外歟？夫子語顏淵曰「天下與仁」，吾亦將屬和伯云。書諸室爲記。

〔一〕雲間陸和伯：雲，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二〕自其先公某：自，原作「目」，據文淵

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三〕其藥區爲真仁之堂：區爲，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

〔四〕未得儒先生之言以記：得，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五〕一惻隱之良心：惻，原缺，

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六〕則有誠不誠辨也：後「誠」，原缺。辨，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

補。〔七〕則非飢民爲也：民爲，原缺，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八〕顏子願得明王而輔相

之：王，四部叢刊本作「主」。

## 海峰亭記

吾鐵門有貞秀生者，其爲人爽朗有奇氣，玄格高情，恒在物外，每登高遠眺，若見東方生所稱三

神山，歷歷在眼底。築亭鳳洲上，名之曰「海峰」。余遊海巫山，生邀過鳳洲，登其亭，與之談仙家久視事，因以記請。按東方朔書，謂海之東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周迴五十里，隔弱水三萬里，非蜚仙不能到。審是，則三山不惟不可到，亦非世眼所能覲也。錢惟演賦《遠山》詩，有「秀出海三峰」之句，亦想像而賦之耳。惟演不能有諸目，貞秀顧欲有諸亭，亭果有海峰乎無也？秀曰：「吾得海外三峰奇觀於眼之所無者，求於神而不求於迹也。此非道與神合，心與化並者，不能得之。得之，則海峰不在海而在吾亭，不在吾亭而在吾方寸藏密之地耳。奚知有三萬弱水之隔哉？」予聽其言而錄之。座客有誦《海峰》之謠<sup>〔一〕</sup>，而被之琴者，歌曰：

神峰在何處，云在東海虛。下負六鰲首，上托群仙居。世人尋地脉，弱水墊輕羽平聲。高人坐燕上，天游以蜚車。揮斥九清表，飄然隘中區。笑呼一蓬粒，貯在壺公壺。

並錄爲記。生名沐，姓錢氏，自號瓊臺仙吏云<sup>〔二〕</sup>。

〔一〕座客有誦海峰之謠：客，原文漫漶，據文淵閣四庫本、四部叢刊本補。〔二〕自號瓊臺仙吏云：吏，四部叢刊本作「史」，當是。

## 靜學齋記

吳人張氏性之，以岐黃氏之術爲學，而東陽柳先生扁其燕處之齋爲「靜學」。閱三年，目予宗伯

振君，求余文爲記。予叩靜之說於岐黃氏之書，性之曰：「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與時偕行。譚而不治，是謂至治，非靜無以得之也。」子曰：「此非君子之靜學也。諸葛武侯之言『非靜無以致遠』，又曰『躁不能以理性』，此靜學旨也。靜句〔一〕，躁君也。性之其有意於理性，舍躁之君，治之以何哉？性無有不善，理之則從，亂之則凶，性從必生，性惡必殃，自然理也。性之以岐黃氏之術，務於生人靜學之地，其必有得生之本者歟？本得，則道無不生矣。雖然〔二〕，抑吾又有進於是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之之初，不容說也。愚者昧之，聖人復之，爲大道之宗、萬物之本也。非虛無之境、寂滅之鄉、窈窈冥冥之物也。感而通之，靜之微也，動之機也。嘻，使靜而不機，動也奚以資生？動而不根，靜也奚以資始？老氏之言，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蓋與吾言性者近矣。性之既知靜學以理之，復知靜根以機之，黃老氏養生之道尚有大於是者乎？」唯。遂書諸齋，以爲張氏「靜學」志。至正七年冬十月初吉記。

〔一〕靜句：句，原作正文，據文淵閣四庫本改作小字注文。

〔二〕雖然：然，原作「無」，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游庵記

古者四民各有所處，士處間燕，工處官府，商處市井，農處田野，毋使雜居，見異物而遷焉。此四

民之居有定止，而業有顛能也。後代民始有出於四業之外者，則曰游民。游民不得容於先王之世，而後世縱焉。此四民之有專能者寡矣。予方措於是，而客有以「游庵」爲名，且徵文於予者，曰劉子輿氏也。子輿以居無定止，而名庵曰「游」，其子輿之不幸不生於先王之世乎？抑幸而不生於先王之世，得不專四民之業而由於游也。子輿氏好學之士也，以游自由而不得比於先王之民，是棄人也，烏得爲士乎？子輿之游，游其居，未嘗游其業也。蓋子輿幼時侍大父居某所，長而侍父居某所，親歿而廬災，今又徙秀之廣陳所，未知老而歸也迄于何所，望望乎如浮屠人之寄四方。仲尼固曰東西南北之人也，此游庵說也。嗚呼！戚施直罇、蓬蔕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曠司火，古者疾人猶不致於游，而且爲官師所材而職其能若是。子輿氏鍾美天質，懷抱利器，而又敏於問學，其官師之所不裁者乎？其不得比夫先代之游民〔一〕，而棄之也諗矣！惜吾位下官，弗遑稱似其人也，故重言之。

〔一〕其不得比夫先代之游民：其，四部叢刊本無。

## 五湖宅記

海虞繆仲素新治鉅艦，列几格置琴書其中，筆床茶竈相左右，容客可數十人，時時遨湖海間，且命其名曰「五湖宅」。吾嘗與之讌是宅于具區之上，仲素將觴，有請曰：「吾宅五湖，倏東忽西，動而

未嘗動，止而未嘗止，寔玄真子之隣也！曾不知世間有百萬買宅之宅。先生既止子宅，得無言乎？予笑曰：「異哉！子之宅其宅也。今夫一畝之宮，一區之宅，必相陰陽，度原隰，未聞卜水，吾因子宅有感矣。王侯邸第之相甲也，其穹焉如天，深焉如海，食客數千百指，粉黛之人填樓而砌閣〔一〕，風雨不動，安若泰山，自謂享於身，傳及於後之人無窮也，而近不十年二十年，遠不二世三世，宅已姓於他矣。豈若子之宅，若動而能靜，若危而能安，若邇而能遠，而且免傳舍之累也哉！然物莫大於宇宙，而尤莫大於心。善論心者謂之寸宅，拓寸而大，天地不能容。太虛吾室也，八荒吾庭也，日月吾扃牖也。視子之宅，五湖一粟而已耳。子之四海一漚而已耳。能由五湖以卒返斯宅也，居其居如鈞天廣居，下睇地間渠渠夏屋，真蝸殼哉！況湖之一粟乎？」仲素憮然若有所得，醜酒臨風起而自歌曰：「水之國兮秋秋，水之宅兮浮浮。招玄真以友兮，鷗夷之與遊。」又歌曰：「太虛兮吾序，八荒兮吾隅。居丹臺之廣居兮，吾不知宅之所如。」併錄爲記。

〔一〕粉黛之人填樓而砌閣：閣，原作「國」，據文淵閣四庫本改。

## 書烏馬沙侯德政記後

契世則以所著《烏侯梅前州政績碑》示余，中叙禦畬寇一事尤詳。余未識烏侯，而世則之文可徵

也，因撫卷嘆曰：自罷侯置守，而吏之識守土義者尠矣。古者諸侯分土，受之於君，傳之於祖，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郡縣一裂，吏卒三歲一易，疆場有變，輟望風引去，間有與城社共存亡者，非出於其人之天性，則學問之力也。烏侯奉天子命守梅城，數千里外，衆委敵而奔〔一〕，而侯獨誓與城社共存亡，外攘虎狼，卒完其境。往來羅、李二寇弄兵南徼，至動三省兵，禽獮草薶而後已。使守汀漳吏有烏侯者在焉，則又何致狼藉城保，爲吾民荼毒哉！子思居武城，有越寇至，盍去諸，子思曰：「伋去，君誰與守？」烏侯能爲子思之所爲，其亦有得於學問者，不誣矣。推此節也，爲畫邑之蠟、睢陽之張、平原之顏，扶豎世教以利國家者，固同一義也。烏乎！烏侯之志節，其可畏已哉！文士頌其績者衆矣，而守土之義未有發焉，余故特發之。至正十年六月廿日書。

〔一〕衆委敵而奔：敵，原作「敵」，據四部叢刊本改。

### 書錢氏世科記後

爵位之禪有延於數世者，而文藝之傳及三葉者寡矣，豈非爵位固本於世澤，而文藝之濟美尤得於世德之至難者乎？通川錢氏，在宋淳熙迄于咸淳，四世以經學領鄉薦者若干人，擢春官第者二人〔二〕，世科之盛猶未艾也。而又有經學領延祐丁巳之薦，於是人本朝且五十年矣。錢氏之澤，何其

長也歟！吾聞其鄉人俞日華氏曰：「錢氏之先曰聲遠公，曰景高公者，皆能當寇盜時守衛其鄉，又力城通川，民免渡江避兵之患，其鄉民到于今思之。」嗚呼！此固錢氏之世德歟！有世德者，子孫必顯，理之常也。雖然，今觀世之顯子孫<sup>〔一〕</sup>，顯以貴富，不知務德而蓄于身以及其家者多矣<sup>〔二〕</sup>。則固不若子孫之文且賢爲顯爲可久也。此余讀《錢氏世科記》而慕之，又爲之著其說云<sup>〔四〕</sup>。（以上明正嘉刻本《東維子文集》卷二一）

〔一〕擢春官第者二人：官，原文漫漶，據明弘治刻本補。〔二〕今觀世之顯子孫：今，明弘治刻本作

「予」。〔三〕不知務德而蓄于身以及其家者多矣：蓄，明弘治刻本作「蓄」。〔四〕又爲之著其說

云：著，明弘治刻本作「若」。

## 書負蝨傳後

可繼隼鷄錄縞鳳議作一類。

余讀柳子厚《負蝨傳》，而未見其人。及讀《元魏志》，胡太后幸絹藏，從者百餘人，使人各稱力取之，尚書令李崇、王融負之過重<sup>〔一〕</sup>，顛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負，使空去。若崇、融二子，非魏之負蝨也耶？若胡后者，蓋愚弄兩蝨蟲，豈非柳傳之明證哉？予在陸見金倉氏破陸，有李淵郁者首入陸庫，腰負白金若干錠，過重交道上，屢仆不能起，人知其負也，遂斫腰放其負去。吁，若李

全元文卷一三三四 楊維禎 三二

五二〇

氏者，又柳傳之大癡蠅者與！（清文淵閣四庫本《東維子集》卷二一）

〔一〕尚書令李崇王融負之過重；「王」上原衍「章」字，據傳增湘校記刪。



ISBN 7-80643-820-3  
I · 218 定價：43.00圓